

白話史記

[汉]司马迁◎著
台湾六十教授◎合译 台静农◎序言

[全译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五帝本纪

黄帝，是少典部族的子孙，姓公孙名叫轩辕。他一生下来，就很有灵性，出生不久就会说话，幼年时聪明机敏，长大后诚实勤奋，成年以后见闻广博，对事物看得清楚。

轩辕时代，神农氏的后代已经衰败，各诸侯互相攻战，残害百姓，而神农氏没有力量征讨他们。于是轩辕就习兵练武，去征讨那些不来朝贡的诸侯，各诸侯这才都来归从。而蚩尤在各诸侯中最为凶暴，没有人能去征讨他。炎帝想进攻欺压诸侯，诸侯都来归从轩辕。于是轩辕修行德业，整顿军旅，研究四时节气变化，种植五谷，安抚民众，丈量四方的土地，训练熊、罴、貔（ｐí，皮）、貅（ｘｉū，休）、□（ｃｈū，初）、虎等猛兽，跟炎帝在阪泉的郊野交战，先后打了几仗，才征服炎帝，如愿得胜。蚩尤发动叛乱，不听从黄帝之命。于是黄帝征调诸侯的军队，在涿鹿郊野与蚩尤作战，终于擒获并杀死了他。这样，诸侯都尊奉轩辕做天子，取代了神农氏，这就是黄帝。天下有不归顺的，黄帝就前去征讨，平定一个地方之后就离去，一路上劈山开道，从来没有在哪儿安宁地居住过。

黄帝往东到过东海，登上了丸山和泰山。往西到过空桐，登上了鸡头山。往南到过长江，登上了熊山、湘山。往北驱逐了荤粥（ｘūｎ　ｙù，薰玉）部族，来到釜山与诸侯合验了符契，就在逐鹿山的山脚下建起了都邑。黄帝四处迁徙，没有固定的住处，带兵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设置军营以自卫。黄帝所封官职都用云来命名，军队号称云师。他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诸侯国。这时，万国安定，因此，自古以来，祭祀鬼神山川的要数黄帝时最多。黄帝获得上天赐给的宝鼎，于是观测太阳的运行，用占卜用的蓍（ｓｈī，师）草推算历法，预知节气日辰。他任用风后、力牧、常先、大鸿等治理民众。黄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与亡的原因，按照季节播种百谷草木，驯养鸟兽蚕虫，测定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收取土石金玉以供民用，身心耳目，饱受辛劳，有节度地使用水、火、木材及各种财物。他做天子有土这种属性的祥瑞征兆，土色黄，所以号称黄帝。

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建立自己姓氏的有十四人。

黄帝居住在轩辕山，娶西陵国的女儿为妻，这就是嫘祖。嫘祖是黄帝的正妃，生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后代都领有天下：一个叫玄嚣，也就是青阳，青阳被封为诸侯，降居在江水；另一个叫昌意，也被封为诸侯，降居在若水。昌意娶了蜀山氏的女儿，名叫昌仆，生下高阳，高阳有圣人的品德。黄帝死后，埋葬在桥山，他的孙子，也就是昌意的儿子高阳即帝位，这就是颛顼帝。

颛顼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他沉静稳练而有机谋，通达而知事理。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以充分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往北到过幽陵，往南到过交阯，往西到过流沙，往东到过蟠木。各种动物植物，大神小神，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没有不归服的。

颛顼帝生的儿子叫穷蝉。颛顼死后，玄嚣的孙子高辛即位，这就是帝喾。

帝喾高辛，是黄帝的曾孙。高辛的父亲叫㑹极，㑹极的父亲叫玄嚣，玄嚣的父亲就是黄帝。玄嚣和㑹极都没有登上帝位，到高辛时才登上帝位。高辛是颛顼的侄子。

高辛生来就很有灵气，一出生就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他普遍施予恩泽于众人而不及其自身。他耳聪目明，可以了解远处的情况，可以洞察细微的事理。他顺应上天的意旨，了解下民之所急。仁德而且威严，温和而且守信，修养自身，天下归服。他收取土地上的物产，俭节地使用；他抚爱教化万民，把各种有益的事教给他们；他推算日月的运行以定岁时节气，恭敬地迎送日月的出入；他明识鬼神，慎重地加以事奉。他仪表堂堂，道德高尚。他行动合乎时宜，服用如同士人。帝喾治民，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风雨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顺从归服。

帝喾娶陈锋氏的女儿，生下放勋。娶𠙵訾（ｊū ｚī，居资）氏的女

儿，生下挚。帝喾死后，挚接替帝位。帝挚登位后，没有干出什么政绩，于是弟弟放勋登位。这就是帝尧。

帝尧，就是放勋。他仁德如天，智慧如神。接近他，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仰望他，就像云彩一般覆润大地。他富有却不骄傲，尊贵却不放纵。他戴的是黄色的帽子，穿的是黑色衣裳，朱红色的车子驾着白马。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帝尧命令羲氏、和氏，遵循上天的意旨，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历法，谨慎地教给民众从事生产的节令。另外命令羲仲，住在郁夷，那个地方叫旸（ｙáｎｇ，阳）谷，恭敬地迎接日出，分别步骤安排春季的耕作。春分日，白昼与黑夜一样长，朱雀七宿（ｘｉù，秀）中的星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仲春之时。这时候，民众分散劳作，鸟兽生育交尾。又命令羲叔，住在南交，分别步骤安排夏季的农活儿，谨慎地干好。夏至日，白昼最长，苍龙七宿中的心宿（又称大火）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仲夏之时。这时候，民众就居高处，鸟兽毛羽稀疏。又命令和仲，居住在西土，那地方叫做昧谷，恭敬地送太阳落下，有步骤地安排秋天的收获。秋分日，黑夜与白昼一样长，玄武七宿中的虚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仲秋之时。这时候，民众移居平地，鸟兽再生新毛。又命令和叔，住在北方，那地方叫做幽都，认真安排好冬季的收藏。冬至日，白昼最短，白虎七宿中的昴（ｍǎｏ，卯）宿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据此来确定仲冬之时。这时候，民众进屋取暖，鸟兽长满细毛。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置闰月的办法来校正春夏秋冬四季。帝尧真诚地告诫百官各守其职，各种事情都办起来了。

尧说：“谁可以继承我的这个事业？”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通达事理。”尧说：“哼！丹朱么，他这个人愚顽、凶恶，不能用。”尧又问道：“那么还有谁可以？”驩兜说：“共工广泛地聚集民众，做出了业绩，可以用。”尧说；“共工好讲漂亮话，用心不正，貌似恭敬，欺骗上天，不能用。”尧又问：“唉，四岳啊，如今洪水滔天，浩浩荡荡，包围了高山，漫上了丘陵，民众万分愁苦，谁可以派去治理呢？”大家都说

鲧可以。尧说：“鲧违背天命，毁败同族，不能用。”四岳都说：“就任用他吧，试试不行，再把他撤掉。”尧因此听从了四岳的建议，任用了鲧。鲧治水九年，也没有取得成效。

尧说：“唉！四岳：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谁能顺应天命，接替我的帝位？”四岳回答说；“我们的德行鄙陋得很，不敢玷污帝位。”尧说：“那就从所有同姓异姓远近大臣及隐居者当中推举吧。”大家都对尧说：“有一个单身汉流寓在民间，叫虞舜。”尧说：“对，我听说过，他这个人怎么样？”四岳回答说；“他是个盲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愚昧，母亲顽固，弟弟傲慢，而舜却能与他们和睦相处，尽孝悌之道，把家治理好，使他们不至于走向邪恶。”尧说：“那我就试试他吧。”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两个女儿身上观察他的德行。舜让她们降下尊贵之心住到妫（ｇｕī，规）河边的家中去，遵守为妇之道。尧认为这样做很好，就让舜试任司徒之职，谨慎地理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人民都遵从不违。尧又让他参与百官的事，百官的事因此变得有条不紊。让他在明堂四门接待宾客，四门处处和睦，从远方来的诸侯宾客都恭恭敬敬。尧又派舜进入山野丛林大川草泽，遇上暴风雷雨，舜也没有迷路误事。尧更认为他十分聪明，很有道德，把他叫来说道：“三年来，你做事周密，说了的话就能做到。现在你就登临天子位吧。”舜推让说自己的德行还不够，不愿接受帝位。正月初一，舜在文祖庙接受了尧的禅让。文祖也就是尧的太祖。

这时，尧年事已高，让舜代理天子之政事，借以观察他做天子是否合天意。舜于是通过观测北斗星，来考察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是否有异常，接着举行临时仪式祭告上帝，用把祭品放在火上烧的仪式祭祀天地四时，用遥祭的仪式祭祀名山大川，又普遍地祭祀了各路神祇。他收集起公侯伯子男五等侯爵所持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五种玉制符信，选择良月吉日，召见四岳和各州州牧，又颁发给他们。二月，舜去东方巡视，到泰山时，用烧柴的仪式祭祀东岳，用遥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接着，他就召见东方各诸侯，协调校正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音律和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修明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规定诸侯用五种圭壁、三种彩缯，卿大夫用羊羔、大雁二种动物，士用死雉作为朝见时的礼物，而五

种圭璧，朝见典礼完毕以后仍还给诸侯。五月，到南方巡视；八月，到西方巡视；十一月，到北方巡视：都像起初到东方巡视时一样。回来后，告祭祖庙和父庙，用一头牛作祭品。以后每五年巡视一次，在其间的四年中，各诸侯国君按时来京师朝见。舜向诸侯们普遍地陈述治国之道，根据业绩明白地进行考察，根据功劳赐给车马衣服。舜开始把天下划分为十二个州，疏浚河川。规定根据正常的刑罚来执法，用流放的方法宽减刺字、割鼻、断足、阉割、杀头五种刑罚，官府里治事用鞭子施刑，学府教育用戒尺惩罚，罚以黄金可用作赎罪。因灾害而造成过失的，予以赦免；怙恶不悛、坚持为害的要施以刑罚。谨慎啊，谨慎啊，可要审慎使用刑罚啊！

驩兜曾举荐过共工，尧说“不行”，而驩兜还是试用他做工师，共工果然放纵邪僻。四岳曾推举鲧去治理洪水，尧说“不行”，而四岳硬说要试试看，试的结果是没有成效，所以百官都以为不适宜。三苗在江、淮流域及荆州一带多次作乱。这时舜巡视回来向尧帝报告，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以便改变北狄的风俗；把驩兜流放到崇山，以便改变南蛮的风俗；把三苗迁徙到三危山，以便改变西戎的风俗。把鲧流放到羽山，以便改变东夷的风俗：惩办了这四个罪人，天下人都悦服了。　尧在位七十年得到舜，又过二十年因年老而告退，让舜代行天子政务，向上天推荐。尧让出帝位二十八年后逝世。百姓悲伤哀痛，如同死了生身父母一般。三年之内，四方各地没有人奏乐，为的是悼念帝尧。尧了解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贤，不配传给他天下，因此才姑且试着让给舜。让给舜，天下人就都得到利益而只对丹朱一人不利；传给丹朱，天下人就会遭殃而只有丹朱一人得到好处。尧说：“我毕竟不能使天下人受害而只让一人得利”，所以最终还是把天下传给了舜。尧逝世后，三年服丧完毕，舜把帝位让给丹朱，自己躲到了南河的南岸。诸侯前来朝觐的不到丹朱那里去却到舜这里来，打官司的也不去找丹朱却来找舜，歌颂功德的，不去歌颂丹朱却来歌颂舜。舜说“这是天意呀”，然后才到了京都，登上天子之位，这就是舜帝。

虞舜，名叫重华。重华的父亲叫瞽叟，瞽叟的父亲叫桥牛，桥牛的父亲叫句（ｇōｕ，勾）望，句望的父亲叫敬康，敬康的父亲叫穷蝉。穷蝉的父亲是颛顼帝，颛顼的父亲是昌意：从昌意至舜是七代了。自从

穷蝉为帝之后一直到舜帝，中间几代地位低微，都是平民。

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瞎子，舜的生母死后，瞽叟又续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象，象桀骜不驯。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把舜杀掉，舜都躲过了；赶上有点小错儿，就会遭到重罚。舜很恭顺地侍奉父亲、后母及后母弟，一天比一天地忠诚谨慎，没有一点懈怠。

舜，是冀州人。舜在历山耕过田，在雷泽打过鱼，在黄河岸边做过陶器，在寿丘做过各种家用器物，在负夏跑过买卖。舜的父亲瞽叟愚昧，母亲顽固，弟弟象桀骜不驯，他们都想杀掉舜。舜却恭顺地行事，从不违背为子之道，友爱兄弟，孝顺父母。他们想杀掉他的时候，就找不到他；而有事要找他的时候，他又总是在身旁侍候着。

舜二十岁时，就因为孝顺出了名。三十岁时，尧帝问谁可以治理天下，四岳全都推荐虞舜，说这个人可以。于是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来观察他在家的德行，让九个儿子和他共处来观察他在外的为人。舜居住在妫水岸边，他在家里做事更加谨慎。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因为自己出身高贵就傲慢地对待舜的亲属，很讲究为妇之道。尧的九个儿子也更加笃诚忠厚。舜在历山耕作，历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地界；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都能推让便于捕鱼的位置；在黄河岸边制做陶器，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二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大都市了。见了这些，尧就赐给舜一套细葛布衣服，给他一张琴，为他建造仓库，还赐给他牛和羊。瞽叟仍然想杀他，让舜登高去用泥土修补谷仓，瞽叟却从下面放火焚烧。舜用两个斗笠保护着自己，像长了翅膀一样跳下来，逃开了，才得以不死。后来瞽叟又让舜挖井，舜挖井的时候，在侧壁凿出一条暗道通向外边。舜挖到深处，瞽叟和象一起往下倒土填埋水井，舜从旁边的暗道出去，又逃开了。瞽叟和象很高兴，以为舜已经死了。象说：“最初出这个主意的是我。”象跟他的父母一起瓜分舜的财产，说：“舜娶过来尧的两个女儿，还有尧赐给他的琴，我都要了。牛羊和谷仓都归父母吧。”象于是住在舜的屋里，弹着舜的琴。舜回来后去看望他。象非常惊愕，继而又摆出闷闷不乐的样子，说：“我正在想念你呢，想得我好心闷啊！”舜说：“是啊，你可真够兄弟呀！”舜还像以前一样待奉父母，友爱兄弟，而且更加恭

谨。这样，尧才试用舜去理顺五种伦理道德和参与百官的事，都干得很好。

从前高阳氏有富于才德的子孙八人，世人得到他们的好处，称之为八恺，意思就是八个和善的人。高辛氏有有才德的子孙八人，世人称之为“八元”，意思就是八个善良的人。这十六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保持着他们先人的美德，没有败落他们先人的名声。到尧的时候，尧没有举用他们。舜举用了八恺的后代，让他们掌管土地的官职，以处理各种事务，都办得有条有理。舜又举用了八元的后代，让他们向四方传布五教，使得做父亲的有道义，做母亲的慈爱，做兄长的友善，做弟弟的恭谨，做儿子的孝顺，家庭和睦，邻里真诚。

从前帝鸿氏有个不成材的后代，掩蔽仁义，包庇残贼，好行凶作恶，天下人称他为浑沌。意思是说他野蛮不开化。少皞氏也有个不成材的后代，毁弃信义，厌恶忠直，喜欢邪恶的言语，天下人称他为穷奇，意思是说他怪异无比。颛顼氏有个不成材的后代，不可调教，不懂得好话坏话，天下人称他为梼杌，意思是说他凶顽绝伦。这三族，世人都害怕。到尧的时候，尧没有把他们除掉。缙云氏有个不成材的后代，贪于饮食，图于财货，天下人称之为饕餮，意思是说他贪得无厌。天下人憎恨他，反他与上面说的三凶并列在一起称为四凶。舜在四门接待四方宾客时，流放了这四个凶恶的家族，把他们赶到了边远地区，去抵御害人的妖魔，从此开放了四门，大家都说没有恶人了。

舜进入山林的时候，遇到暴风雷雨也不迷路误事，尧于是才知道了凭着舜的才能是可以把天下传授给他的。尧年纪大了，让舜代行天子之政，到四方去巡视。舜被举用掌管政事二十年，尧让他代行天子的政务。代行政务八年，尧逝世了。服丧三年完毕，舜让位给丹朱，可是天下人都来归服舜。禹、皋陶（ｙáｏ，姚）、契、后稷、伯夷、夔（ｋｕí，奎）、龙、倕、益、彭祖，从尧的时候就都得到举用，却一直没有职务。于是舜就到文祖庙，与四岳商计，开放四门，了解勾通四方的情况，他让十二州牧讨论称帝应具备的功德，他们都说要办有大德的事，疏远巧言谄媚的小人，这样，远方的外族就都会归服。舜对四岳说：“有谁能奋发努力，建立功业，光大帝尧的事业，授给他官职辅佐

我办事呢？”四岳都说：“伯禹为司空，可以光大帝尧的事业。”舜说：“嗯，好！禹，你去负责平治水土，一定要努力办好啊！”禹跪地叩头拜谢，谦让给稷、契和皋陶。舜说：“好了，去吧！”舜说：“弃，黎民正在挨饿受饥，你负责农业，去教他们播种百谷吧。”舜说：“契，百官不相亲爱，五伦不顺，你担任司徒，去谨慎地施行五伦教育，做好五伦教育，在于要宽厚。”舜又说：“皋陶，蛮夷侵扰中原，抢劫杀人，在我们的境内外作乱，你担任司法官，五刑要使用得当，根据罪行轻重，大罪在原野上执行，次罪在市、朝内执行，同族人犯罪送交甸师氏处理；五刑宽减为流放的，流放的远近要有个规定，按罪行轻重分别流放到四境之外、九州之外和国都之外。只有公正严明，才能使人信服。”舜问：“那么谁能管理我的各种工匠？”大家都说垂可以。于是任命垂为共工，统领各种工匠。舜又问：“谁能管理我山上泽中的草木鸟兽？”大家都说益行。于是任命益为朕虞，主管山泽。益下拜叩头，推让给朱虎、熊罴。舜说：“去吧，你行。”就让朱虎、熊罴做他的助手。舜说：“喂，四岳，有谁能替我主持天事、地事、人事三种祭祀？”大家都说伯夷可以。舜说：“喂，伯夷，我任命你担秩宗，主管祭祀，要早晚虔敬，要正直，要肃穆清洁。”伯夷推让给夔、龙，舜说：“那好，就任命夔为典乐，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要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厉，刚正却不暴虐，简捷却不傲慢；诗是表达内心情感的，歌是用延长音节来咏唱诗的，乐声的高低要与歌的内容相配合，还要用标准的音律来使乐声和谐。八种乐器的声音谐调一致，不要互相错乱侵扰，这样，就能通过音乐达到人与神相和的境界啦。”夔说：“呣，我轻重有节地敲起石磬，各种禽兽都会跟着跳起舞来的。”舜说：“龙，我非常憎恶那种诬陷他人的坏话和灭绝道义的行为，惊扰我的臣民，我任命你为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旨命，报告下情，一定要诚实。”舜说：“喂，你们二十二个人，要谨守职责，时时辅佐我做好上天交付的治国大事。”此后，每三年考核一次功绩，经过三次考核，按照成绩升迁或贬黜，所以，不论远处近处，各种事情都振兴起来了。又根据是否归顺，分解了三苗部族。

这二十二人个个成就功业：皋陶担任大理，掌管刑法，断案平正，人们都佩服他能按情据实断理；伯夷主持礼仪，上上下下能都够礼让；垂担任工师，主管百工，百工都能做好自己的工作；益担任虞，主管山

泽，山林湖泽都得到开发；弃担任稷，主管农业，百谷按季节茂盛成长；契担任司徒，主管教化，百官都亲善和睦；龙主管接待宾客，远方的诸侯都来朝贡；舜所置十二州牧做事，禹所定九州内的民众没有谁违抗。其中禹的功劳最大，开通了九座大山，治理了九处湖泽，疏浚了九条河流，辟定了九州方界，各地都按照应缴纳的贡物前来进贡，没有不恰当的。纵横五千里的领域，都受到安抚，直到离京师最远的边荒地区。那时，南方安抚到交阯、北发，西方安抚到戎、析枝、渠廋、氐、羌，北方安抚到山戎、发、息慎，东方安抚到长、鸟夷，四海之内，共同称颂帝舜的功德。于是禹创制《九招》乐曲歌颂舜的功德，招来了祥瑞之物，凤凰也飞来，随乐声盘旋起舞。天下清明的德政都从虞之物，凤凰也飞来，随乐声盘旋起舞。天下清明的德政都从虞舜帝开始。

舜二十岁时因为孝顺而闻名，三十岁时被尧举用，五十岁时代理天子政务，五十八岁时尧逝世，六十一岁时接替尧登临天子之位。登位三十九年，到南方巡视，在南方苍梧的郊野逝世。葬埋在长江南岸的九嶷山，这就是零陵。舜登临帝位之后，乘着有天子旗帜的车子去给父亲瞽叟请安，和悦恭敬，遵循为子之孝道。又把弟弟象封在有鼻为诸侯。舜的儿子商均不成材，舜就事先把禹推荐给上帝。十七年后舜逝世。服丧三年完毕，禹也把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就跟舜让给尧的儿子时的情形一样。诸侯归服禹，这样，禹就登临了天子之位。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分别在唐和虞得到封地，来奉祀祖先。禹还让他们穿自己家族的服饰，用自己家族的礼乐仪式。他们以客人的身份拜见天子，天子也不把他们当臣下对待，以表示不敢专擅帝位。

从黄帝到舜、禹，都是同姓，但立了不同的国号，为的是彰明各自光明的德业。所以，黄帝号为有熊，帝颛顼号为高阳，帝喾号为高辛，帝尧号为陶唐，帝舜号为有虞。帝禹号为夏后，而另分出氏，姓姒氏。契为商始祖，姓子氏。弃为周始祖，姓姬氏。

太史公说：学者们很多人都称述五帝，五帝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尚书》只记载着尧以来的史实；而各家叙说黄帝，文字粗疏而不典范，士大夫们也很难说得清楚。孔子传下来的《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读书人有的也不传习。我曾经往西到过空桐，往北路过涿鹿，

往东到过大海，往南渡过长江、淮水，所到过的地方，那里的老前辈们都往往谈到他们各自所听说的黄帝、尧、舜的事迹，风俗教化都有不同，总起来说，我认为那些与古文经籍记载相符的说法，接近正确。我研读了《春秋》、《国语》，它们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发都很明了，只是人们不曾深入考求，其实它们的记述都不是虚妄之说。《尚书》残缺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但散轶的记载却常常可以从其他书中找到。如果不是好学深思，真正在心里领会了它们的意思，想要向那些学识浅薄，见闻不广的人说明白，肯定是困难的。我把这些材料加以评议编次，选择了那些言辞特别雅正的，著录下来，写成这篇本纪，列于全书的开头。

殷本纪

的始祖是契（xiè,谢），他的母亲叫简狄，是有娀（sōng，松）氏的女儿，帝喾（kù，酷）的次妃。简狄等三个人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掉下一只蛋，简狄就拣来吞吃了，因而怀孕，生下了契。契长大成人后，帮助禹治水有功，舜帝于是命令契说：“现在老百姓们不相亲爱，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间五伦关系不顺，你去担任司徒，认真地施行五伦教育。施行五伦教育，要本着宽厚的原则。”契被封在商地，赐姓子。契在唐尧、虞舜、夏禹的时代兴起，为百姓做了许多事，功业昭著，百姓们因而得以安定。

契死之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后，儿子相土继位。相土死后，儿子昌若继位。昌若死后，儿子曹圉（yǔ，语）继位。曹圉死后，儿子冥继位。冥死后，儿子振继位。振死后，儿子微继位。微死后，儿子报丁继位。报丁死后，儿子报乙继位。报乙死后，儿子报丙继位。报丙死后，儿子主壬继位。主壬死后，儿子主癸继位。主癸死后，儿子天乙继位。这就是成汤。

从契到成汤，曾经八次迁都。到成汤时才又定居于亳，这是为了追随先王帝喾，重回故地。成汤为此写了《帝诰》，向帝喾报告迁都的情况。

成汤在夏朝为方伯（一方诸侯之长），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葛伯不祭祀鬼神，成汤首先征讨他。成汤说：“我说过这样的话：人照一照水就能看出自己的形貌，看一看民众就可以知道国家治理得好与不好。”伊尹说：“英明啊！善言听得进去，道德才会进步。治理国家，抚育万民，凡是有德行做好事的人都要任用为朝廷之官。努力吧，努力吧！”成汤对葛伯说：“你们不能敬顺天命，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概不宽赦。”于是写下《汤征》，记载了征葛的情况。

伊尹名叫阿衡。阿衡想求见成汤而苦于没有门路，于是就去给有莘氏做陪嫁的男仆，背着饭锅砧板来见成汤，借着谈论烹调滋味的机会向成汤进言，劝说他实行王道。也有人说，伊尹本是个有才德而不肯做官

的隐士，成汤曾派人去聘迎他，前后去了五趟，他才答应前来归从，向成汤讲述了远古帝王及九类君主的所做所为。成汤于是举用了他，委任他管理国政。伊尹曾经离开商汤到夏桀那里，因为看到夏桀无道，十分憎恶，所以又回到了商都亳。他从北门进城时，遇见了商汤的贤臣女（ｒǔ，汝）鸠和女房，于是写下《女鸠》、《女房》，述说他离开夏桀重回商都时的心情。

一天成汤外出游猎，看见郊野四面张着罗网，张网的人祝祷说：“愿从天上来的，从地下来的，从四方来的，都进入我的罗网！”成汤听了说：“嗳，这样就把禽兽全部打光了！”于是把罗网撤去三面，让张网的人祝祷说：“想往左边走的就往左边走，想向右边逃的就向右边逃。不听从命令的，就进我的罗网吧。”诸侯听到这件事，都说：“汤真是仁德到极点了，就连禽兽都受到了他的恩惠。”

就在这个时候，夏桀却施行暴政，荒淫无道，还有诸侯昆吾氏也起来作乱，商汤于是举兵，率领诸侯，由伊尹跟随。商汤亲自握着大斧指挥，先去讨伐昆吾，转而又去讨伐夏桀。商汤说：“来，你们众人，到这儿来，都仔细听着我的话：不是我个人敢于兴兵作乱，是因为夏桀犯下了很多的罪行。我虽然也听到你们说了一些抱怨的话，可是夏桀有罪啊，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如今夏桀犯下了那么多的罪行，是上天命令我去惩罚他的。现在你们众人说：‘我们的国君不体恤我们，抛开我们的农事不管，却要去征伐打仗。’你们或许还会问：‘夏桀有罪，他的罪行究竟怎么样？’夏桀君臣大徭役，耗尽了夏国的民力；又重加盘剥，掠光了夏国的资财。夏国的民众都在怠工，不与他合作。他们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夏王的德行已经到这种地步，现在我一定要去讨伐他！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来奉行上天降下的惩罚，我会重重地奖赏你们。你们不要怀疑，我绝不会说话不算数。如果你们违抗我的誓言，我就要惩罚你们，概不宽赦！”商汤把这些话告诉传令长官，写下了《汤誓》。当时商汤曾说“我很勇武”，因此号称武王。

夏桀在有娀氏旧地被打败，奔逃到鸣条，夏军就全军崩溃了。商汤乘胜追击，进攻忠于夏桀的三（ｚōｎｇ，宗），缴获了他们的宝器珠

玉，义伯、仲伯二臣写下了《典宝》，因为这是国家的固定财宝。商汤灭夏之后，想换掉夏的社神，可是社神是远古共公氏之子句龙，能平水土，还没有谁比得上他，所以没有换成，于是写下《夏社》，说明夏社不可换的道理。伊尹向诸侯公布了这次大战的战绩，自此，诸侯全都听命归服了，商汤登上天子之位，平定了天下。

成汤班师回朝，途经泰卷时，中（ｈｕǐ，悔）作了朝廷的诰命。汤废除了夏的政令，回到国都亳，作《汤诰》号令诸侯。《汤诰》这样记载：“三月，殷王亲自到了东郊，向各诸侯国君宣布：‘各位可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努力办好你们的事情。否则，我就对你们严加惩办，那时可不要怪罪我。’又说：‘过去禹、皋陶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立了功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当时他们东面治理了长江，北而治理了济河，西面治理了黄河，南面治理了淮河，这四条重要的河道治理好了，万民才得以定居下来。后稷教导民众播种五谷，民众才知道种植各种庄稼。这三位古人都对民众有功，所以，他们的后代能够建国立业。也有另外的情况：从前蚩尤和他的大臣们在百姓中发动暴乱，上帝就不降福于他们，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有过的。先王的教诲，可不能不努力照办啊！’又说：‘你们当中如果有谁干出违背道义的事，那就不允许他回国再当诸侯，那时你们也不要怨恨我。’”汤用这些话告诫了诸侯。这时，伊尹又作了《咸有一德》，说明君臣都应该有纯一的品德；咎单作了《明居》，讲的是民众应该遵守的法则。

商汤临政之后，修改的历法，把夏历的寅月为岁首改为丑月为岁首，又改变了器物服饰的颜色，崇尚白色，在白天举行朝会。

商汤逝世之后，因为太子太丁未能即位而早亡，就立太丁弟外丙为帝，这就是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逝世，立外丙的弟弟中壬为帝，这就是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逝世，伊尹就拥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帝。太甲，是成汤的嫡长孙，就是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为谏训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太甲帝临政三年之后，昏乱暴虐，违背了汤王的法度，败坏了德业，因此，伊尹把他流放到汤的葬地桐宫。此后的三年，伊尹代行政务，主持国事，朝会诸侯。

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悔过自责，重新向善，于是伊尹又迎接他回到朝廷，把政权交还给他。从此以后，太甲帝修养道德，诸侯都来归服，百姓也因此得以安宁。伊尹对太甲帝很赞赏，就作了《太甲训》三篇，赞扬帝太甲，称他为太宗。

太宗逝世后，儿子沃丁即位。沃丁临政的时候，伊尹去逝了。在亳地安葬了伊尹之后，为了用伊尹的事迹垂训后人，咎单作了《沃丁》。

沃丁逝世，他的弟弟太庚即位，这就是太庚帝。太庚逝世，儿子小甲即位；小甲帝逝世，弟弟雍己即位，这就是雍己帝。到了这个时候，殷朝的国势已经衰弱，有的诸侯就不来朝见了。

雍己逝世，他的弟弟太戊即位。这就是太戊帝。太戊任用伊陟（ｃｈì，治）为相。当时国都亳出现了桑树和楮（ｃｈǔ，储）树合生在朝堂上的怪异现象，一夜之间就长得有一搂粗。太戊帝很害怕，就去向伊陟询问。伊陟对太戊帝说：“我曾经听说，妖异不能战胜有德行的人，会不会是您的政治有什么失误啊？希望您进一步修养德行。”太戊听从了伊陟的规谏，那怪树就枯死而消失了。伊陟把这些话告诉了巫咸。巫咸治理朝政有成绩，写下《咸艾（ｙì，义）》、《太戊》，记载了巫咸治理朝政的功绩，颂扬了太戊帝的从谏修德。太戊帝在太庙中称赞伊陟，说不能像对待其他臣下一样对待他。伊陟谦让不从，写下《原命》，为的是重新解释太戊之命。就这样，殷的国势再度兴盛，诸侯又来归服。因此，称太戊帝为中宗。

中宗逝世，儿子中丁继位。中丁帝迁都于隞（ａｏ 熬）。后来河亶（ｄàｎ，旦）甲定都于相，祖乙又迁至邢。中丁帝逝世，他的弟弟外壬即位，这就是外壬帝。这些曾有《仲丁》加以记载，但现已残佚不存。外壬帝逝世后，他的弟弟河亶甲即位，这就是河亶甲帝。河亶甲时，殷朝国势再度衰弱。

河亶甲逝世，他的儿子祖乙即位。祖乙帝即位后，殷又兴盛起来，巫咸被任以重职。

祖乙逝世，他的儿子祖辛帝即位。祖辛帝逝世，他的弟弟沃甲即

位，这就是沃甲帝。沃甲逝世，立沃甲之兄祖辛的儿子祖丁，这就是祖丁帝。祖丁逝世，立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这就是南庚帝。南庚帝逝世，立祖丁帝的儿子阳甲，这就是阳甲帝。阳甲帝在位的时候，殷的国势衰弱了。

自中丁帝以来，废除嫡长子继位制而拥立诸弟兄及诸弟兄的儿子，这些人有时为取得王位而互相争斗，造成了连续九代的混乱，因此，诸侯没有人再来朝见。

阳甲帝逝世，他的弟弟盘庚继位。盘庚即位时，殷朝已在黄河以北的奄地定都，盘庚渡过黄河，在黄河以南的亳定都，又回到成汤的故居。因为自汤到盘庚，这已是第五次迁移了，一直没有固定国都，所以殷朝的民众一个个怨声载道，不愿再受迁移之苦。盘庚见此情况，就告谕诸侯大臣说：“从前先王成汤和你们的祖辈们一起平定天下，他们传下来的法度和准则应该遵循。如果我们舍弃这些而不努力推行，那怎么能成就德业呢？”这样，最后才渡过黄河，南迁到亳，修缮了成汤的故宫，遵行成汤的政令。此后百姓们渐渐安定，殷朝的国势又一次兴盛起来。因为盘庚遵循了成汤的德政，诸侯也纷纷前来朝见了。

盘庚帝逝世，他的弟弟小辛即位，这就是小辛帝。小辛在位时，殷又衰弱了。百姓们思念盘庚，于是写下了《盘庚》三篇。小辛帝逝世以后，他的弟弟小乙即位，这就是小乙帝。

小乙帝逝世，他的儿子武丁即位。武丁帝即位后，想复兴殷朝，但一直没有找到称职的辅佑大臣。于是武丁三年不发表政见，政事由冢宰决定，自己审慎地观察国家的风气。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得到一位圣人，名叫说（ｇｕè，悦）。白天他按照梦中见到的形象观察群臣百官，没有一个像是那圣人。于是派百官到民间去四处寻找，终于在傅险找到了说。这时候，说正服刑役，在傅险修路，百官把说带来让武丁看，武丁说正是这个人。找到说之后，武丁和他交谈，发现果真是位贤圣之人，就举用他担任国相，殷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因而用傅险这个地名来作说的姓，管他叫傅说。

有一次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野鸡飞来登在鼎耳上鸣叫，

武丁为此惊惧不安。祖己说：“大王不必担忧，先办好政事。”祖己进一步开导武丁说：“上天监察下民是着眼于他们的道义。上天赐给人的寿运有长有短，并不是上天有意使人的寿运夭折，中途断送性命。有的人不遵循道德，不承认罪恶，等到上天降下命令纠正他的德行了，他才想起来说‘怎么办’。唉，大王您继承王位，努力办好民众的事，没有什么不符合天意的，还要继续按常规祭祀，不要根据那些应该抛弃的邪道举行各种礼仪！”武丁听了祖己的劝谏，修行德政，全国上下都高兴，殷朝的国势又兴盛了。

武丁帝逝世，他的儿子祖庚帝即位。祖己赞赏武丁因为象征吉凶的野鸡出现而行德政，给他立庙，称为高宗，写下了《高宗肜（ｒóｎｇ，荣）日》和《高宗之训》。

祖庚帝逝世，他的弟弟祖甲即位，这就是甲帝。甲帝淫乱，殷朝再度衰落。

甲帝逝世，他的儿子廪辛即位。廪辛逝世，他的弟弟庚丁即位，这就是帝庚丁。庚丁逝世，他的儿子武乙即位，这时，殷都又从亳迁到了黄河以北。

武乙暴虐无道，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称它为天神，跟它下棋赌输赢，让旁人替它下子。如果天神输了，就侮辱它。又制作了一个皮革的囊袋，里面盛满血，仰天射它，说这是“射天”。有一次武乙到黄河和渭河之间去打猎，天空中突然打雷，武乙被雷击死。武乙死后，他的儿子太丁帝即位。太丁帝逝世，他的儿子乙帝即位，乙帝即位时，殷朝更加衰落了。

乙帝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低贱，因而启不能继承帝位。乙帝的小儿子叫辛，辛的母亲是正王后，因而辛被立为继承人。乙帝逝世后，辛继位，这就是辛帝，天下都管他叫“纣”，因为谥法上“纣”表示残义损善。

纣天资聪颖，有口才，行动迅速，接受能力很强，而且气力过人，能徒手与猛兽格斗。他的智慧足可以拒绝臣下的谏劝，他的话语足可以

掩饰自己的过错。他凭着才能在大臣面前夸耀，凭着声威到处抬高自己，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比不上他。他嗜好喝酒，放荡作乐，宠爱女人。他特别宠爱妲己，一切都听从妲己的。他让乐师涓为他制作了新的俗乐，北里舞曲，柔弱的歌。他加重赋税，把鹿台钱库的钱堆得满满的，把钜桥粮仓的粮食装得满满的。他多方搜集狗马和新奇的玩物，填满了宫室，又扩建沙丘的园林楼台，捕捉大量的野兽飞鸟，放置在里面。他对鬼神傲慢不敬。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用酒当做池水，把肉悬挂起来当做树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

纣如此荒淫无度，百姓们怨恨他，诸侯有的也背叛了他。于是他就加重刑罚，设置了叫做炮格的酷刑，让人在涂满油的铜柱上爬行，下面点燃炭火，爬不动了就掉在炭火里。纣任用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个美丽的女儿，献给了纣，她不喜淫荡，纣大怒，杀了她，同时把九侯也施以醢（ｈǎｉ，海）刑，剁成肉酱。鄂侯极力强谏，争辩激烈，结果鄂侯也遭到脯（ｆǔ，斧）刑，被制成肉干。西伯昌闻见此事，暗暗叹息。崇侯虎得知，向纣去告发，纣就把西伯囚禁在羑（ｙǒｕ，有）里。西伯的僚臣闳（ｈóｎｇ，宏）夭等人，找来了美女奇物和好马献给纣，纣才释放了西伯。西伯从狱里出来之后，向纣献出洛水以西的一片土地，请求废除炮格的酷刑。纣答允了他，并赐给他弓箭大斧，使他能够征伐其他诸侯，这样他就成了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就是西伯。纣任用费仲管理国家政事。费仲善于阿谀，贪图财利，殷国人因此不来亲近了。纣又任用恶来，恶来善于毁谤，喜进谗言，诸侯因此越发疏远了。

西伯回国，暗地里修养德行，推行善政，诸侯很多背叛了纣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子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等到西伯攻打饥国并把它灭掉了，纣的大臣祖伊听说后既怨恨周国，又非常害怕，于是跑到纣那里去报告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们殷国的寿运了。不管是能知天吉凶的人预测，还是用大龟占卜，都没有一点好征兆。我想并非是先王不帮助我们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以致自绝于天，所以上天才抛弃我们，使我们不得安食，而您既不揣度了解天

意，又不遵循常法。如今我国的民众没有不希望殷国早早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显示你的威灵？灭纣的命令为什么还不到来？’大王您如今想怎么办呢？”纣说：“我生下来做国君，不就是奉受天命吗？”祖伊回国后说：“纣已经无法规劝了！”西伯昌死后，周武王率军东征，到达盟津时，诸侯背叛殷纣前来与武王会师的有八百国。诸侯们都说：“是讨伐纣的时候了！”周武王说：“你们不了解天命。”于是又班师回国了。

纣更加淫乱，毫无止息。微子曾多次劝谏，纣都不听，微子就和太师、少师商量，然后逃离了殷国。比干却说：“给人家做臣子，不能不拚死争谏。”就极力劝谏。纣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于是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心来观看。箕子见此情形很害怕，就假装疯癫去给人家当了奴隶。纣知道后又把箕子囚禁起来。殷国的太师、少师拿着祭器、乐器，急急逃到周国。周武王见时机已到，就率领诸侯讨伐殷纣。纣派出军队在牧野进行抵抗。周历二月初五甲子那一天，纣的军队被打败，纣仓皇逃进内城，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跑到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赶到，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竿上示众。周武王又处死了妲己，释放了箕子，修缮了比干的坟墓，表彰了商容的里巷。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承续殷的祭祀，并责令他施行盘庚的德政，殷的民众非常高兴。于是，周武王做了天子。因为后世人贬低帝这个称号，所以称为王。封殷的后代为诸侯，隶属于周。

周武王逝世后，武庚和管叔、蔡叔联合叛乱，周成王命周公旦诛杀他们，而把微子封在宋国，来延续殷的后代。

太史公说：我是根据《诗经》中的《商颂》来编定契的事迹的，自成汤以来，很多史实材料采自《尚书》和《诗经》。契为子姓，他的后代被分封到各国，就以国为姓了，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等。孔子曾经说过，殷人的车子很好，那个时代崇尚白色

秦本纪

秦的祖先，是颛顼帝的后代孙女，名叫女修。女修织布的时候，有一只燕子掉落一颗蛋，女修把它吞食了，生下儿子，名叫大业。大业娶了少典部族的女儿，名叫女华。女华生下大费，大费辅助夏禹治理水土。治水成功后，舜帝为表彰禹的功劳，赐给他一块黑色的玉圭。禹接受了赏赐，说：“治水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也是因为有大费做助手。”舜帝说：“啊！大费，你帮助禹治水成功！我赐你一副黑色的旌旗飘带。你的后代将会兴旺昌盛。”于是把一个姓姚的美女嫁给他。大费行拜礼接受了赏赐，为舜帝驯养禽兽，禽兽大多驯服，这个人就是柏翳（ｙì，益）。舜帝赐他姓嬴。

大费生有二个儿子，一个名叫大廉，这就是鸟俗氏；另一个叫若木，这就是费氏。费氏的玄孙叫费昌，他的子孙有的住在中原地区，有的住在夷狄那里。费昌正处在夏桀的时候，他离开夏国，归附了商汤，给商汤驾车，在鸣条打败了夏桀。大廉的玄孙叫孟戏、中衍，身体长得很象鸟，但说人话。太戊帝听说了他们，想让他们给自己驾车，就去占卜，卦相吉利，于是把他们请来驾车，并且给他们娶了妻子。自太戊帝以后，中衍的后代子孙，每代都有功劳，辅佐殷国，所以嬴姓子孙大多显贵，后来终于成了诸侯。

中衍的玄孙叫中潏（ｊｕé，决），住在西部戎族地区，保卫西部边疆。中潏生了蜚（ｆēｉ，非）廉。蜚廉生了恶来。恶来力气大，蜚廉善奔跑。父子俩都凭才能力气事奉殷纣王。周武王伐纣的时候，把恶来也一并杀了。当时，蜚廉为纣出使北方，回来时，因纣已死，没有地方禀报，就在霍太山筑起祭坛向纣王报告，祭祀时获得一幅石棺，石棺上刻的字说：“天帝命令你不参与殷朝的灾乱，赐给你一口石棺，以光耀你的氏族。”蜚廉死后，就埋葬在霍太山。蜚廉还有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生了孟增。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幸，他就是宅皋狼。皋狼生了衡父。衡父生了造父。造父因善于驾车得到周缪王的宠幸。周缪王获得名叫骅骝、温骊、骅（ｈｕá，华）骝（ｌｉú，留）、騄（ｌù，禄）耳的四匹骏马，驾车到西方巡视，乐而忘返。等到徐偃王作乱时，造父给缪

王驾车，兼程驱赶回周朝，日行千里，平定了叛乱。缪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族人从此姓赵。自蜚廉生季胜以来经过五代直到造父时，才另外分出来居住在赵城。春秋晋国大夫越衰（ｃｕī，崔）就是他的后代。恶来革，是蜚廉的儿子，死得早。他有个儿子叫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大骆生了非子。因为造父受到周王的恩宠，他们都承蒙恩荫住在赵城，姓赵。

非子居住在犬丘，喜爱马和其他牲口，并善于饲养繁殖。犬丘的人把这事告诉了周孝王，孝王召见非子，让他在汧（ｑｉān，千）河、渭河之间管理马匹。马匹大量繁殖。孝王想让非子做大骆的继承人。申侯的女儿是大骆的妻子，生了儿子成，成做了继承人。申侯就对孝王说：“从前我的祖先是郦山那儿的女儿，她做了西戎族仲衍的曾孙胥轩的妻子，生了中潏，因为与周相亲而归附周朝，守卫西部边境，西部边境因此和睦太平。现在我又把女儿嫁给大骆为妻，生下成作继承人。申侯与大骆再次联姻，西戎族都归顺，这样，您才得以称王。希望您考虑一下吧。”于是孝王说：“从前伯翳为舜帝掌管牲畜，牲畜繁殖很多，所以获得土地的封赐，受赐姓嬴。现在他的后代也给我驯养繁殖马匹，我也分给他土地做附属国吧。”赐给他秦地作为封邑，让他接管嬴氏的祭祀，号称秦嬴。但也不废除申侯女儿生的儿子做大骆的继承人，以此来与西戎和好。

秦嬴生了秦侯。秦侯在位十年去世。秦侯生公伯。公伯在位三年去世。公伯生秦仲。

秦仲即位三年，周厉王无道，有的诸侯背叛了他。西戎族反叛周王朝，灭了犬丘大骆的全族。周宣王登上王位之后，任用秦仲当大夫，讨伐西戎。西戎杀掉了秦仲。秦仲即位为侯王二十三年，死在西戎手里。秦仲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叫庄公。周宣王召见庄公兄弟五人，交给他们七千兵卒，命令他们讨伐西戎，把西戎打败了。周宣王于是再次赏赐秦仲的子孙，包括他们的祖先大骆的封地犬丘在内，一并归他们所有，任命他们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住在他们的故地西犬丘，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叫世父。世父说：“西戎杀了我祖父秦仲，我不杀死戎王就决不回家。”于是率兵去攻

打西戎，把继承人的位置让给他弟弟襄公。襄公做了太子。庄公在位四十四年去世，太子襄公继位。襄公元年（前777），襄公把他妹妹缪嬴嫁给西戎丰王做妻子。襄公二年（前776），西戎包围犬丘，世父反击，最后被西戎俘虏。过了一年多，西戎放还世父。七年（前771）春，周幽王因宠爱褒姒（ｓì，似）而废除太子宜臼，把褒姒所生的儿子伯服立为继承人，周幽王多次举烽火把诸侯骗来京师，以求褒姒一笑，诸侯们因此背叛了他。西戎的犬戎和申侯一起攻打周朝，在郦山下杀死了幽王。秦襄公率兵营救周朝，作战有力，立了战功。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骚扰，把都城向东迁到洛邑，襄公带兵护送了周平王。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平王说：“西戎不讲道义，侵夺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赶走西戎，西戎的土地就归秦国。”平王与他立下誓约，赐给他封地，授给他爵位。襄公在这时才使秦国成为诸侯国，跟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又用黑鬃赤身的小马、黄牛、公羊各三匹，在西畤祭祀天帝。十二年（前766），他讨伐西戎，到达岐山时，在那里去世了。他生了文公。

文公元年（前765），文公住在西垂宫。三年（前763），文公带着七百名兵卒到东边去打猎。四年（前762），他们到达汧、渭两河的交会之处。文公说：“从前，周朝把这里赐给我的祖先秦嬴做封邑，后来我们终于成了诸侯。”于是占卜这里是否适宜居住，占卜的结果说吉利，就在这里营造起城邑。十年（前756），开始建造祭天地的鄜（ｆū，夫）畤，用牛羊猪三种牲畜举行祭祀。十三年（前753），开始设立史官记载大事，百姓大多受到教化。十六年（前750），文公派兵讨伐西戎，西戎败逃。于是文公就收集周朝的遗民归为己有，地盘扩展到岐山，把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十九年（前747），得到一块名叫“陈宝”的异石。二十年（前746），开始设立诛灭三族的刑罚。二十七年（前739），砍伐南山的大梓树，梓树中窜出一头大青牛逃进了丰水。四十八年（前718），文公的太子去世，赐谥号为竫（ｊìｎｇ，静）公。竫公的长子立为太子，他是文公的孙子。五十年（前716），文公去世，埋葬在西山。竫公的儿子登位，这就是宁公。

宁公二年（前714），宁公迁居到平阳，派遣军队征伐荡社。三年（前713），与西戎的一支亳（ｂō，伯）部落作战，亳王逃往西戎，于

是灭了荡社。四年（前712），鲁公子翚（ｈｕī，挥）杀死了他的君王隐公。十二年（前704），宁公攻打荡氏，攻了下来。宁公从十岁开始登上王位，在位十二年去世，葬在西山。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武公为太子；武公的弟弟德公，与武公是同母兄弟；宁公之妾鲁姬子生了出子。宁公去世后，大庶长弗忌、威垒和三父废掉太子，拥立出子为君主。出子六年（前698），三父等人又一起派人杀害了出子。出子五岁即位，在位六年被杀。三父等人又拥立了原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前697），征伐彭戏氏，到了华山下，住在平阳的封宫里。三年（前695），杀了三父等人，夷灭了他们的三族，因为他们杀了出子。郑国的高渠眯杀了他的君主昭公。十年（前688），攻打邽、冀戎两地的戎族，并开始在杜、郑两地设县，灭了小虢（ｇｕó，国）。

十三年（前685），齐国人管至父、连称等杀了他们的君主襄公，拥立公孙无知。晋国灭了霍、魏、耿三国。齐国雍廪杀死无知、管至父等人，拥立齐桓公。齐国、晋国成了强国。

十九年（前679），晋国的曲沃武公灭掉晋侯缗（mín，民），开始做了晋侯。齐桓公在鄄（ｊｕàn，倦）地称霸。

二十年（前678），秦武公去世，葬在雍邑平阳。这时开始用人殉葬，给武公殉葬的有六十六人。武公有个儿子，名叫白。白没有被立为君，被封在平阳。立武公的弟弟德公做了国君。

德公元年（前677），开始住进雍城的大郑宫。用牛羊猪各三百头在鄜畤祭祀天地。占卜居住在雍地是否适宜，占卜的结果是：后代子孙将到黄河边上去饮马。梁伯、芮（ｒｕì，锐）伯来朝见。二年（前676），开始规定伏日，杀狗祭祀以祛除热毒邪气。德公到三十三岁才登位，在位两年去世。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宣公，次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继位。

宣公元年（前675），卫国燕国攻打周王室，把惠王赶出朝廷，拥立王子穨（ｔｕí，颓）为帝。三年（前673），郑伯、虢叔杀死了王子

穨，送惠王返回朝中。四年（前672），秦国修建密畤。与晋国在河阳作战，战胜了晋军。十二年（前664），宣公去世。他生了九个儿子，没有一个继位，立了宣公的弟弟成公。

成公元年（前663），梁伯、芮伯来朝见。齐桓公征伐山戎，军队驻扎在孤竹。

成公在位四年去世。他有七个儿子，没有一个继位，立了成公的弟弟缪（mù，穆）公。

缪公任好元年（前659），缪公亲自率兵征伐茅津，取得胜利。四年（前656），从晋国迎娶了妻子，他是晋太子申生的姐姐。这年，齐桓公攻打楚国，打到邵陵。

五年（前655），晋献公灭了虞国和虢国，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傒（ｘī，奚），这是由于事先晋献公送给虞君白玉和良马以借道伐虢，虞君答应了。俘获了百里傒之后，用他做秦缪公夫人出嫁时陪嫁的奴隶送到秦国。百里傒逃离秦国跑到宛（ｙｕān，渊）地，楚国边境的人捉住了他。缪公听说百里傒有才能，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楚国不给，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傒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答应了，交出百里傒。在这时，百里傒已经七十多岁。缪公解除了对他的禁锢，跟他谈论国家大事。百里傒推辞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缪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缪公坚决询问。谈了三天，缪公非常高兴，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号称五羖（ｇǔ，谷）大夫。百里傒谦让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ｊｉǎn，简）叔，蹇叔有才能，可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我曾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向✉（ｚｈì，至）地的人讨饭吃，蹇叔收留了我。我因而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我得以躲过了齐国发生政变的那场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子穨喜爱牛，我凭着养牛的本领求取禄位，穨想任用我时，蹇叔劝阻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跟穨一起被杀；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实在是心里喜欢利禄和爵位，就暂时留下了。我两次听了蹇叔的话，都得以逃脱险境；一次没听，就遇上了这次因虞君亡国而遭擒的灾难：因此我知道蹇叔有

才能。”于是缪公派人带着厚重的礼物去迎请蹇叔，让他当了上大夫。

秋天，缪公亲自带兵攻打晋国，在河曲与晋交战。晋国骊姬制造了内乱，太子申生被骊姬所害，死在新城，公子重耳、夷吾出逃。

九年（前651），齐桓公在葵丘与各地诸侯会盟。

晋献公去世。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他的臣子里克杀了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死了卓子和荀息。夷吾派人请秦国帮他回晋国。缪公答应了，派百里傒率兵去护送夷吾。夷吾对秦国人说：“我如果真能登位，愿意割让晋国的河西八座城给秦国。”等到他回到晋国登上了君位，却派丕郑去向秦国道歉，违背了诺言，不肯给秦国河西八座城，并且杀了里克。丕郑听说此事，十分害怕，就跟秦缪公商议说：“晋国人不想要夷吾为君，实际上想立重耳为君。现在夷吾违背诺言而且杀了里克，都是吕甥、郤（ｘì，细）芮的主意。希望您用重利赶快把吕甥、郤芮叫到秦国来，如果吕、郤两人来了，那么再送重耳回国就方便了。”缪公答应了他，就派人跟丕郑一起回晋国去叫吕甥、郤芮。吕、郤等人怀疑丕郑有诈谋，就报告夷吾，杀死了丕郑。丕郑的儿子丕豹逃奔到秦国，劝缪公说：“晋国君主无道，百姓不亲附他，可以讨伐他了。”缪公说：“百姓如果不认为合适，不拥护晋君，他们为什么能杀掉他们的大臣呢？既然能杀死他们的大臣，这正是由于晋国上下还是协调的。”缪公不公开听从丕豹的计谋，但在暗中却重用他。

十二年（前648），齐国管仲、隰朋去世。

晋国大旱，派人来秦国请求援助粮食。丕豹劝说缪公不要给，要缪公趁着晋国荒歉去攻打它。缪公去问公孙支，公孙支说：“荒歉与丰收是交替出现的事，不能不给。”又问百里傒，百里傒说：“夷吾得罪了您，他的百姓有什么罪？”缪公采纳百里傒、公孙支的意见，最后还是给晋国粮食了。水路用船，陆路用车给晋国运去粮食，从雍都出发，源源不断地直到绛（ｊｉàｎｇ，降）城。

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请求晋国援助粮食。晋国就此事征求群臣的意见。虢射说：“趁着秦国闹饥荒去攻打它，可以大获成

功。”晋君听从了他的意见。十五年（前645）晋国发动军队攻打秦国。缪公也发兵，让丕豹率领大军，亲自前往迎击。九日壬戌日，与晋惠公夷吾在韩地交战。晋君甩下自己的部队独自往前冲，跟秦军争夺财物，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深泥里。缪公与部下纵马驱车追赶，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攻击缪公，缪公受了伤。这时，曾在岐山下偷吃缪公良马的三百多个乡下人不顾危险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被冲开，不仅使缪公得以脱险，反而又活捉了晋君。当初，缪公丢失了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一块儿把它抓来吃掉了，官吏捕捉到他们，要加以法办。缪公说：“君子不能因为牲畜的缘故而伤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人。”于是就赐酒给他们喝，并赦免了他们。这三百人听说秦国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在作战时，他们发现缪公被敌包围，都高举兵器，争先死战，以报答吃马肉被赦免的恩德。于是缪公俘虏了晋君回到秦国，向全国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我将用晋君祭祀上帝。”周天子听说此事，说“晋君是我的同姓”，替晋君求情。夷吾的姐姐是秦缪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就穿上丧服，光着脚，说：“我不能挽救自己的兄弟，以致还得让君上下命令杀他，实在有辱于君上。”缪公说：“我俘获了晋君，以为是成就了一件大事，可是现在天子来求情，夫人也为此事而忧愁。”于是跟晋君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给他换了上等的房舍住宿，送给他牛羊猪各七头，以诸侯之礼相待。十一月，送晋君夷吾回国；夷吾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派太子圉（ｙǔ，语）到秦国作人质。秦国把同宗的女儿嫁给子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黄河。

十八年（前642），齐桓公去世。二十年（前640），秦国灭了梁、芮二国。

二十二年（前638），晋公子圉听说晋君生病，说：“梁国是我母亲的家乡，秦国却灭了它。我兄弟众多，如果父君百年后，秦国必定留住我，晋国也不会重视我，而改立其他公子。”于是子圉逃离秦国，回到晋国。二十三年（前637），晋惠公去世，子圉即位为君。秦君对圉的逃离十分恼恨，就从楚国迎来晋公子重耳，并把原来子圉的妻子嫁给重耳。重耳起而推辞不肯，后来就接受了。缪公对重耳更加以礼厚待。二十四年（前636）春天，秦国派人告诉晋国大臣，要送重耳回国。晋国

答应了，于是派人护送重耳回到晋国。二月，重耳登位成为晋君，这就是晋文公。文公派人杀了子圉。子圉就是晋怀公。

这年秋天，周襄王的弟弟带，借助狄人的军队攻打襄王，襄王出逃，住在郑国。二十五年（前635），周襄王派人向晋国、秦国通告了发生祸难的情况。秦缪公率兵帮助晋文公护送周襄王回朝，杀死襄王的弟弟带。二十八年（前632），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军。三十年（前630），缪公帮助晋文公包围了郑国。郑国派人对缪公说：“灭掉郑国，其结果是使晋国实力增强，这对晋国是有利的，而对秦国却无利。晋国强大了，就会成为秦国的忧患。”缪公于是撤军，返回秦国。晋国也只好撤军。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去世。

郑国有个人向秦国出卖郑国说：“我掌管郑国的城门，可以来偷袭郑国。”缪公去问蹇叔、百里傒，两个人回答说：“路经数国地界，到千里之外去袭击别人，很少有占便宜的。再说，既然有人出卖郑国，怎么知道我国的人就没有把我们的实情告诉郑国呢？不能袭击郑国。”缪公说：“你们不懂得，我已经决定了。”于是出兵，派百里傒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率兵。军队出发的那天，百里傒、蹇叔二人对着军队大哭。缪公听说了，生气地说：“我派兵出发，你们却拦着军队大哭，这是为什么？”二位老人说：“为臣不敢阻拦军队。部队要走了，我俩的儿子在军队中也将前往；如今我们年岁已大，他们如果回来晚了，恐怕就见不着了，所以才哭。”二位老人退回来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的部队如果失败，一定是在殽山的险要处。”三十三年（前627）春天，秦国军队向东进发，穿过晋国，从周朝都城北门经过。周朝的王孙满看见了秦国的军队以后说：“秦军不懂礼仪，不打败仗还等什么！”军队开进到滑邑，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准备去周朝都城出卖，碰见了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说：“听说贵国要去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秦国的三位将军一起商量说：“ 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邑。滑邑是晋国的边境城邑。

这时候，晋文公死了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

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邑。”于是把丧服染成黑色，以方便行军作战，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晋军发起攻击，把秦军打得大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晋军俘获了秦军三位将军返回都城。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缪公的女儿，他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缪公对这三个人恨之入骨，希望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国国君能亲自痛痛快快地煮掉他们。”晋君答应了，放秦军三位将军归国。三位将军回国后，缪公穿着白色丧服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三人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傒、蹇叔的话，以致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拿出全部心力洗雪这个耻辱，不要松懈。”于是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俸禄，更加厚待他们。

三十四年（前626），楚国太子商臣杀了他的父亲楚成王，接替了王位。

秦缪公这时候再次派孟明视等率兵攻打晋国，在彭衙交战。秦军作战不利，撤军返回。

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由余，祖先是晋国人，逃亡到戎地，他还能说晋国方言。戎王听说缪公贤明，就派由余去观察秦国。秦缪公向他炫示了宫室和积蓄的财宝。由余说：“这些宫室积蓄，如果是让鬼神营造，那么就使鬼神劳累了；如果是让百姓营造的，那么也使百姓受苦了。”缪公觉得他的话奇怪，问道：“中原各国借助诗书礼乐和法律处理政务，还不时地出现祸乱呢，现在戎族没有这些，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岂不很困难吗！”由余笑着说：“这些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自上古圣人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相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于礼乐法度这些东西啊。而戎族却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了解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治理国家啊。”缪公退朝之后，就问内史王廖说：“我听说邻国有圣人，这将是对立国家的忧患。现在由余有才能，这是我的祸害，我该怎么办呢？”内

史王廖说：“戎王地处偏僻，不曾听过中原地区的乐曲。您不妨试试送他歌舞伎女，借以改变他的心志。并且为由余向戎王请求延期返戎，以此来疏远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同时留住由余不让他回去，以此来延误他回国的日期。戎王一定会感到奇怪，因而怀疑由余。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就可以俘获他了。再说戎王喜欢上音乐，就一定没有心思处理国事了。”缪公说：“好。”于是缪公与由余座席相连而坐，互递杯盏一块儿吃喝，向由余询问戎地的地形和兵力，把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命令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歌妓。戎王接受，并且非常喜爱迷恋，整整一年不曾迁徙，更换草地，牛马死了一半。这时候，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都不听，缪公又屡次派人秘密邀请由余，由余于是离开戎王，投降了秦国。缪公以宾客之礼相待，对他非常尊敬，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

三十六年（前624），缪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人，派他们率兵进攻晋国，渡过黄河就焚毁了船只，以示决死战斗，结果把晋国打得大败，夺取了王官和鄗（ｊｉāｏ，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晋国军队都据城防守，不敢出战。于是缪公就从茅津渡过黄河，为殽山战役牺牲的将士筑坟，给他们发丧，痛哭三天。向秦军发誓说：“喂，将士们！你们听着，不要吵嚷，我向你们发誓。我要告诉你们，古人办事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缪公反复思考自己不采纳蹇叔、百里傒的计谋而造成的过失，因此发出这样的誓言，让后代记住自己的过失。君子们听说这件事，都为之落泪，说：“啊！秦缪公待人真周到，终于得到了孟明等人胜利的喜庆。”

三十七年（前623），秦国采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增加了十二个属国，开避了千里疆土，终于称霸于西戎地区。周天子派召（ｓｈàｏ，绍）公过带着钲（ｚｈēｎｇ，征）、鼓等军中指挥用的器物去向缪公表示祝贺。三十九年（前621），秦缪公去世，安葬在雍。陪葬的人达一百七十七人，秦国良臣子舆氏名叫奄息、仲行、鍼虎的三个人也属陪葬者之列。秦国人为他们悲痛，并为此而作了一首题为《黄鸟》的诗。君子说：“秦缪公扩展疆土，增加属国，在东方征服了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了西戎，但是他没有成为诸侯的盟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死了就置百姓于不顾，还拿他的良臣为自己殉葬。古代有德

行的帝王逝世尚且遗留下好的道德和法度，而他没有做到这些，更何况还夺走百姓所同情的好人、良臣呢？由此可以断定秦国不可能再东进了。”缪公的儿子有四十人，他的太子[illegible]（ｙīｎｇ，嬰）继承王位，这就是康公。

康公元年（前620）。前一年，缪公去世的时候，晋襄公也去世了。晋襄公的弟弟叫雍，是秦国之女所生，住在秦国。晋卿赵盾想拥立他为君，派随会来接他，秦国派兵把雍护送到令狐。而晋国已立了襄公的儿子，反倒来攻打秦军，秦军战败，随会逃奔到秦国。二年（前619），秦攻打晋国，攻占了武城，为令狐之战报了仇。四年（前617），晋国攻打秦国，攻占了少梁。六年（前615），秦国攻打晋国，攻占了羁（ｊī，基）马。两军在河曲交战，把晋军打得大败。晋国人担心随会在秦国会给晋国造成祸患，就派魏雠（ｓｈòｕ，寿）余诈称叛晋降秦，与随会共谋返晋，用蒙骗手段笼住了随会，随会于是回到晋国。康公在位二十年去世，儿子共公继位。

共公二年（前607），晋国的赵穿杀了他的君主灵公。三年（前606），楚庄王强大起来，向北进兵，一直深入到洛邑，询问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图谋夺取周朝的政权。共公在位五年去世，儿子桓公继位。

桓公三年（前601），晋军打败秦军，俘虏了秦国的将领赤。十年（前594），楚庄王征服郑国，往北又在黄河岸上打败了晋军。就在这个时候，楚国称霸，召集各诸侯举行盟会。二十四年（前580），晋厉公刚刚即位，与秦桓公订立了以黄河为界的盟约。桓公回国后就背弃了盟约，与狄人合谋一块儿攻打晋国。二十六年（前578），晋国率领诸侯攻打秦国，秦军败逃，晋军一直追赶到泾水边上才返回。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景公继位。

景公四年（前573），晋国的栾书杀了他的君主厉公。十五年（前562），秦军救郑国，在栎（ｌì，力）邑打败晋军。这时候，晋悼公成为盟主。十八年（前559），晋悼公强大起来，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率领诸侯攻打秦国，打败了秦军。秦军败逃，晋兵在后面追赶，一直渡过泾水，追到棫林才返回。二十七年（前550），秦景公到了晋国，与晋

平公订立盟约，不久就背叛了盟约。三十六年（前541），楚国公子围杀了他的君主自立为王，这就是楚灵王。秦景公的同母兄弟后子鍼（zhēn，针）得宠，而且富有，有人说坏话诬陷他，他害怕被杀，就逃奔到晋国，带着锱重车上千辆。晋平公说：“您这样富有，为什么还要逃亡呢？”后子鍼回答说：“秦君无道，我害怕被杀害。想等到他的继承人登位再回去。”三十九年（前538），楚灵王强大起来，在申地与诸侯会盟，做了盟主，杀了齐国的庆封。景公在位四十年去世，儿子哀公继位。后子鍼又回到秦国。

哀公八年（前529），楚国公子弃疾杀了楚灵王，自立为王，这就是平王。十一年（前526）楚平王来迎娶秦女做太子建的妻子。回到楚国，平王见女子漂亮，就自己娶了她。十五年（前522），楚平王想杀死太子建，建逃跑了；伍子胥逃奔到吴国。晋国国君家族的权力削弱，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六个家族世代为晋卿，势力强大，想策动内战，因此好长时间秦、晋两国没有打仗。三十一年（前506），吴王阖闾（hé lǘ，合阳平吕）与伍子胥攻打楚国，楚王逃往随地，吴军于是进入郢都。楚国大夫申包胥来秦国告急求援，一连七天不吃饭，日夜哭泣。于是秦国就派兵车五百辆去援救楚国，打败了吴国军队。吴军撤走了，楚昭王才得以重回郢都。哀公在位三十六年去世。太子名叫夷公，夷公早死，没能继位，夷公的儿子继位，这就是惠公。

惠公元年（前500），孔子代理鲁国国相的职务。五年（前496），晋卿中行氏、范氏反叛晋国，晋君派智氏和赵简子讨伐他们，范氏、中行氏逃到齐国。惠公在位十年去世，儿子悼公继位。

悼公二年（前489），齐国大臣田乞杀了他的国君孺子，立孺子的哥哥阳生为君，这就是齐悼公。六年（前485），吴军打败齐军。齐国人杀了悼公，立他的儿子简公为君。九年（前482），晋定公与吴王夫差在黄池会盟，争做盟主，最终是让吴王占了先。吴国强盛，欺凌中原各国。十二年（前479），齐国田常杀了齐简公，立他的弟弟平公为君，田常当了国相。十三年（前478），楚国灭掉陈国。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去世，儿子厉共公继位。孔子在悼公十二年去世。

厉共公二年（前475），蜀人前来进献财物。十六年（前461），在

黄河旁挖掘壕沟。派兵两万去攻打大荔国，攻占了大荔王城邑。二十一年（前456），开始设置频阳县。晋国攻占了武城。二十四年（前453），晋国发生内乱，智伯被杀，把智伯的领地分给赵氏、韩氏、魏氏。二十五年（前452），智开带领邑人来投奔秦国。三十三年（前444），攻打义渠戎族，俘虏了戎王。三十四年（前443），发生日食。厉共公去世，他的儿子躁公继位。

躁公二年（前441），南郑邑反叛。十三年（前430），义渠来攻打秦国，到了渭南。十四年（前429），躁公去世，他的弟弟怀公继位。

怀公四年（前425），庶长晁和大臣围攻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名叫昭子，死得早，大臣们就拥立太子昭子的儿子为君，这就是灵公。灵公，是怀公的孙子。

灵公六年（前419），晋国在少梁筑城，秦军攻打晋国。十三年（前412），秦国在籍姑筑城。灵公去世，儿子献公没能继位，立子灵公的叔父悼子，这就是简公。简公是昭子的弟弟，怀公的儿子。

简公六年（前409），开始让官吏带剑。在洛水边挖了壕沟。在重泉筑城。十六年（前399），简公去世，儿子惠公继位。

惠公十二年（前388），儿子出子出生。十三年，攻打蜀国，攻占了南郑。惠公去世，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前385），庶长改从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回国，立他为君。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深渊。秦国在这以前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不协调，所以晋国的力量又强起来，夺去了秦国河西的土地。

献公元年（前384），废止了殉葬的制度。二年（前383），在栎阳筑城。四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十一年（前374），周朝太史儋（ｄāｎ，担），拜见献公说：“周与秦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秦分了出去，分开五百年后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将会有称霸统一天下的人出现。”十六年（前369），桃树冬天开了花。十八年(前

367），栎阳上空下了黄金雨。二十一年（前364），与魏国在石门交战，杀了魏兵六万人，天子送来绣有花纹的礼服祝贺。二十三年（前362），与魏国在少梁交战，俘虏了魏将公孙痤。二十四年（前361），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这时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

孝公元年（前361），黄河和殽山以东有六个强国，秦孝公与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并立。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筑起，沿洛河北上，北边据有上郡之地。楚国的土地从汉中往南，据有巴郡、黔中。周王室衰微，诸侯用武力相征伐，彼此争杀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象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孝公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并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于是便发兵东进，围攻陕城，西进杀了戎族的獂（ｈｕán，环）王。

卫鞅听说颁布了这个命令，就来到西方的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

二年（前360），周天子送来祭肉。

三年（前359），卫鞅劝说孝公实行变法，制订刑罚，在国内致力于农耕，对外鼓励效死作战，给以各种奖罚。孝公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甘龙、杜挚等人不同意，双方为此而争辩起来。最后孝公采用卫鞅的新法，百姓对此抱怨不休；过了三年，百姓反而觉得适应了。于是孝公任命卫鞅担任左庶长。此事记载在《商君列传》里。

七年（前355），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八年（前354），秦国与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胜利。十年（前352），卫鞅任大良造，率兵包围了魏国安邑，使安邑归服了。十二年（前350），修造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秦国就迁都到咸阳。把各个小乡小村合并为大县，每县设县令一人，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县。开辟田地，废除了井田制下的纵横交错的田埂。这时秦国东边的地界已经越过了洛水。十四年（前348），开始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十九年（前343），天子赐予霸主称号。二十年（前342），诸侯都来祝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会盟，朝见天子。

二十一年（前341），齐国在马陵打败魏国。

二十二年（前340），卫鞅攻打魏国，俘虏了魏公子卬（á n g，昂）。秦孝公封卫鞅为列侯，号为商君。

二十四年（前338），秦国与魏军在岸门作战，俘虏了魏国将军魏错。

秦孝公去世，儿子惠文君继位。这一年，杀了卫鞅。卫鞅刚在秦国施行新法时，法令行不通，太子触犯了禁令。卫鞅说：“法令行不通，根源起自国君的亲族。国君果真要实行新法，就要从太子做起。太子不能受刺面的墨刑，就让他的师傅代受墨刑。”从此，法令顺利施行，秦国治理得很好。等到孝公去世，太子登位，秦国的宗室大多怨恨卫鞅，卫鞅逃跑，于是定他有反叛之罪，最后处以五马分尸之刑，在都城示众。

惠文君元年（前337），楚国、韩国、赵国、蜀国派人来朝见。二年（前336），周天子前来祝贺。三年（前335），惠文君年满二十，举行冠礼。四年（前334），天子送来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齐国、魏国称王。

五年（前333），阴晋人犀首任大良造。六年（前332），魏国把阴晋送给秦国，阴晋改名为宁秦。七年（前331），公子卬与魏作战，俘虏了魏将龙贾，杀了八万人。八年（前330），魏国把河西之地送给秦

国。九年（前329），秦军渡过黄河，攻占了汾阴、皮氏。秦王与魏王在应邑会盟。秦军包围了焦城，使焦城归降了。十年（前328），张仪做了秦相。魏国把上郡十五县送给秦国。十一年（前327），在义渠设县。把焦城、曲沃归还给魏国，义渠国君称臣。把少梁改名为夏阳。十二年（前326），效仿中原各国，初次举行十二月的腊祭。十三年（前325），四月戊午日，魏君称王，即魏襄王；韩君也称王，即韩宣惠王。秦君派张仪攻取陕县，把那里的居民赶出去交给魏国。

三十四年（前324），改为后元元年。二年（前323），张仪与齐国和楚国的大臣在啮（ｎｉè，聂）桑会盟。三年（前322），韩国、魏国的太子前来朝见。张仪担任魏国国相。五年（前320），惠文王巡游到北河。七年（前318），乐池作了秦相。韩国、赵国、魏国、燕国、齐国带领匈奴一起进攻秦国。秦国派庶长疾与他们在修鱼交战，俘虏了韩国将军申差，打败赵国公子渴和韩国太子奂（ｈｕàｎ，换），杀了八万二千人。八年（前317），张仪再次担任秦相。九年（前316），司马错攻打蜀国，灭掉了蜀国。攻占了赵国的中都、西阳。十年（前315），韩国太子苍来作人质。攻占了韩国石章。打败了赵国的将军泥。攻占了义渠的二十五座城邑。十一年（前314），秦将樗（ｃｈū，初）里疾攻打魏国焦城，使焦城降服了。在岸门打败了韩军，杀了一万人，韩将犀首逃跑。公子通被封为蜀侯。燕军把君位让给他的大臣子之。十二年（前313），秦王与梁王在临晋会盟。庶长疾进攻赵国，俘虏了赵国将军庄。张仪任楚相。十三年（前312），庶长章在丹阳攻击楚国军队，俘虏了楚将屈丐，杀了八万人；又攻入楚国的汉中，夺取了六百里土地，设置了汉中郡。楚军包围了朝国的雍氏，秦国派遣庶长疾帮助韩国向东攻打齐国，又派到满帮助魏国攻打燕国。十四年（前311），攻打楚国，攻占了召陵。戎族的丹国、犁国向秦国称臣，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前来投降。

惠王去世，儿子武王继位。韩国、魏国、齐国、楚国、赵国都归服秦国。

武王元年（前310），武王与魏惠王在临晋会盟。杀了蜀相陈庄。张仪、魏章都离开秦国往东到魏国去了。秦军攻打义渠国、丹国、犁

国。二年（前309），开始设置丞相，樗里疾、甘茂分别担任左右丞相。张仪死在魏国。三年（前308），秦王与韩襄王在临晋城外会盟。南公揭去世，樗里疾担任韩相。武王对甘茂说：“我想开一条哪怕只能容车子通过的路，到达洛阳，看一看周王的都城，即使死了也不遗憾了。”那年秋天，派甘茂和庶长封攻打宜阳。四年（前307），攻占了宜阳，杀了六万人。渡过黄河，在武遂筑城。魏国太子来朝见。秦武王有力气，喜好角力，所以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ｙｕè，悦）都做了大官。武王说孟说举鼎比力气，折断了膝盖骨。八月，武王去世；孟说被灭族。武王娶魏国女子做王后，没有生儿子。武王死后，立了他的异母弟弟，这就是昭襄王。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姓芈（mǐ，米），称为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在燕国做人质，燕国人送他回国，他才得以继位。

昭襄王元年（前306），严君疾担任相。甘茂离开秦国到魏国去了。二年（前305），彗星出现。庶长壮和大臣、诸侯、公子造反，都被杀，牵连到惠文王后也不得善终。悼武王后离开秦国回魏国了。三年（前304），昭襄王举行冠礼，与楚王在黄棘会盟，把上庸还给楚国。四年（前303），攻占了蒲阪。彗星出现。五年（前302），魏王来应亭朝见，秦国又把蒲阪交还给魏国。六年（前301），蜀侯煇（ｈｕī，辉）反叛，司马错平定了蜀国。庶长奂攻打楚国，杀了两万人。泾阳君被抵押在齐国做人质。那一年发生了日食，白昼有如黑夜一样昏暗。七年（前300），攻占了新城。樗里子去世。八年（前299），派将军芈戎攻打楚国，攻战了新市。齐国派章子，魏国派公孙喜，韩国派暴鸢（ｙｕān，渊），一块儿进攻楚国的方城，俘获唐昧。赵国攻破了中山国，中山国君出逃，最后死在齐国。魏公子劲、韩公子长被封为诸侯。九年（前298），孟尝君薛文来秦国当丞相。庶长奂攻打楚国，攻占了八座城，杀了楚将景快。十年（前297），楚怀王来秦朝见，秦国扣留了他。薛文因为金受在昭王面前说了坏话，被免了相职。楼缓担任了丞相。十一年（前296），齐国、韩国、魏国、赵国、宋国、中山五国共同攻打秦国，军队开到盐氏就退了回去。秦国送给韩国、魏国黄河北边以及封陵的土地，与韩、魏讲和。这一年出现了彗星。楚怀王逃到赵国，赵国不敢收留，又让他回到秦国，不久他就死了，秦国把他送还给楚国安葬。十二年（前295），楼缓被罢免，穰（ｒáｎｇ，瓤）侯魏冉

担任丞相。秦国送给楚国五万石粮食。

十三年（前294），向寿进攻韩国，攻占了武始。左更白起攻打新城。五大夫吕礼出亡逃到魏国。任鄙担任汉中郡守。十四年（前293），左更白起在伊阙攻击韩国和魏国，杀了二十四万人，俘虏了公孙喜，攻克五座城。十五年（前292），大良造白起攻打魏国，攻占了垣城，又还给了魏国。进攻楚国，攻占了宛城。十六年（前291），左更错攻占了轵城和邓城。魏冉被免除丞相职务。把公子市（ｆú，伏）封在宛，公子悝（ｋｕī，亏）封在邓，魏冉封在陶，他们都成了诸侯。十七年（前290），城阳君来朝见，东周国也来朝见。秦国把垣城改为蒲阪、皮氏。秦王到了宜阳。十八年（前289），左更错攻打垣城、河雍，折断桥梁攻占了两地。十九年（前288），秦昭王称西帝，齐闵王称东帝，不久都又取消了帝号。吕礼回来自首。齐国攻破宋国，宋王逃到魏国，死在温地。任鄙去世。二十年（前287），秦王前往汉中，又到了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前286），左更错进攻魏国河内。魏国献出了安邑。秦国赶走城中的魏国居民，然后招募秦国人迁到河东地区定居，并赐给爵位，又把被赦免的罪人迁到河东。泾阳君被封在宛。二十二年（前285），蒙武攻打齐国。在河东设置了九个县。秦王与楚王在宛城会盟，秦王与赵王在中阳会盟。二十三年（前284），都尉斯离与韩国、赵国、魏国及燕国一起进攻齐国，在济水西岸打败齐军。秦王与魏王在宜阳会盟，与韩王在新城会盟。二十四年（前283），秦王与楚王在鄢城会盟，又在穰城会盟。秦国攻取魏国的安城，一直打到国都大梁，燕国、赵国援救魏国，秦军撤离。魏冉被免去丞相职务。二十五年（前282），秦攻占赵国两座城。秦王与韩王在新城会盟，与魏王在新明邑会盟。二十六年（前281），赦免罪人，把他们迁往穰城。侯魏冉恢复丞相职位。二十七年（前280），左更错攻打楚国。赦免了罪犯并把他们迁往南阳。白起攻打赵国，夺取代地的光狼城。又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通过蜀地攻打楚国的黔中，攻占下来。二十八年（前279），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攻占了鄢城、邓城，赦免罪人迁往那里。二十九年（前278），大良造白起进攻楚国，攻占了郢都，改为南郡，楚王逃跑了。周君来秦。秦王与楚王在襄陵会盟。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三十年（前277），蜀守张若进攻楚国，夺取巫郡和江南，设置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白起攻打魏国，攻占了两座

城。楚国人在江南反秦。三十二年（前275），丞相穰侯进攻魏国，一直攻到大梁，打败暴鸢，杀了四万人，暴鸢逃跑了，魏国给秦国三个县请求讲和。三十三年（前274），客卿胡阳进攻魏国的卷城、蔡阳、长社，都攻了下来。在华阳攻打芒卯，打败了他，杀了十五万人。魏国把南阳送给秦国请求讲和。三十四年（前273），秦国把上庸给了韩国和魏国，设立一个郡，让南阳被免罪的臣民迁往那里居住。三十五年（前272），帮助韩国、魏国、楚国攻打燕国，开始设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前271），客卿灶进攻齐国，攻占了刚、寿两地，送给了穰侯。三十八年（前269），中更胡阳进攻赵国的阏（ｙāｎ，烟）与，没有攻下。四十年（前267），悼太子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四十一年（前266）夏天，攻打魏国，攻占了邢丘、怀两地。四十二年（前265），安国君立为太子。十月，宣太后去世，埋葬在芷阳郦山。九月，穰侯离开都城到陶地去了。四十三年（前264），武安君白起攻打韩国，攻下九座城，杀了五万人。四十四年（前263），进攻韩国的南阳，攻了下来。四十五年（前262），五大夫贲（ｂēｎ，奔）攻打韩国，攻下了十座城。叶阳君悝离开都城前往封国，没有到那里就死了。四十七年（前260），秦国攻打韩国的上党，上党却投降了赵国，秦国因此去攻打赵国，赵国出兵反击秦军，两军相持不下。秦派武安君白起攻击赵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四十多万降卒全部被活埋。四十八年（前259）十月，韩国向秦献出垣雍。秦军分为三部分：武安君率军回国；王龁（ｈé，和）带兵攻打赵国的皮牢，攻了下来；司马梗率军向北，平定太原，全部占领了韩国的上党。正月，军队停止战斗，驻守在上党。这年十月，五大夫陵进攻赵国的邯郸。四十九年（前258）正月，增加兵力帮助五大夫陵。陵作战不力，被免职，王龁替代他带兵。这年十月，将军张唐攻打魏国，蔡尉把防守的地盘丢了，张唐回来就斩了他。五十年（前257）十月，武安君白起犯了罪，被免职降为士兵，贬谪到阴密。张唐进攻郑，攻了下来。十二月，增派军队驻扎在汾城旁边。武安君白起有罪，自杀而死。王龁攻打邯郸，没打下来　，撤军离去，返回投奔驻扎在汾城旁的军队。两个月以后，攻打魏军，杀了六千人，魏军和楚军落水漂流死在黄河中的有两万多人。又进攻汾城。接着又跟随张唐攻下了宁新中，把宁新中改名为安阳。开始修造蒲津桥。

五十一年（前256），将军摎（ｊ ｉū，纠）进攻韩国，攻占了阳

城、负黍，杀了四万人。攻打赵国，攻占了二十多个县，斩获首级九万。西周君武公背叛秦国，和各诸侯订约联合率领天下的精锐部队出伊阙进攻秦国，使得秦国与阳城之间的交通被阻断。秦国于是派将军摎进攻西周。西周君跑到秦国来自首，叩头认罪，愿意接受惩处，并全部献出他的三十六个城邑和三万人口。秦王接受了这些城邑和人口，让西周君回西周去了。五十二年（前255），周地的民众向东方逃亡，周朝的传国宝器九鼎运进了秦国。周朝从这时候起就灭亡了。

五十三年（前254），天下都来归服。魏国落在最后，秦国就派将军摎去讨伐魏国，攻占了吴城。韩王来朝见；魏王也把国家托付给秦国听从命令了。五十四年（前253），秦王在雍城南郊祭祀上帝。五十六年（前251）秋天，昭襄王去世，儿子孝文王登位。追尊生母唐八子为唐太后，与昭襄王合葬一处。韩王穿着孝服前来祭吊，其他诸侯也都派他们的将相前来祭吊，料理丧事。

孝文王元年（前250），大赦罪人，论列表彰先王的功臣，优待宗族亲属，毁掉王家的园囿。孝文王服丧期满，十月己亥日登位，第三天辛丑日去世，儿子庄襄王继位。

庄襄王元年（前249），大赦罪人，论列表彰先王的功臣，广施德惠，厚待宗亲族属，对民众施以恩泽。东周君与诸侯图谋反秦，秦襄王派相国吕不韦前去讨伐，全部兼并了东周的土地。秦国没有断绝周朝的祭祀，把阳人聚这块地盘赐给周君，让他来祭祀周朝的祖先。秦王派蒙骜进攻韩国，韩国献出成皋、巩县。秦国国界伸展到大梁，开始设置三川郡。二年（前248），秦王又派蒙骜攻打赵国，平定了太原。三年（前247），蒙骜进攻魏国的高都、汲县，攻了下来。蒙骜又进攻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攻占了三十七座城。四月间发生日食。王龁攻打上党，开始设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的军队反击秦军，秦军退到黄河以南。蒙骜打了败仗，解脱围困撤离了。五月丙午日，庄襄王去世，儿子嬴政登位，这就是秦始皇帝。

秦王嬴政登位二十六年才并吞了天下，设立三十六郡，号称始皇帝。始皇五十一岁去世，儿子胡亥登位，就是二世皇帝。三年（前207），诸侯纷纷起来反叛秦朝，赵高杀死二世，拥立子婴为皇帝。子

婴即位一个多月，诸侯杀了他，于是灭掉了秦朝。这些都记载在《始皇本记》中。

太史公说：“秦国的祖先姓嬴。他的后代分封各地，各自以所封国名作为姓氏，有徐氏、郯（ｔán，谈）氏、莒（ｊǔ，举）氏、终黎氏、运奄氏、菟（ｔú，途）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而秦国因为它的祖先造父封在赵城，所以是赵氏。

项羽本纪

项籍是下相人，字羽。开始起事的时候，他二十四岁。项籍的叔父是项梁，项梁的父亲是项燕，就是被秦将王翦所杀害的那位楚国大将。项氏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大将，被封在项地，所以姓项。

项籍小的时候曾学习写字识字，没有学成就不学了；又学习剑术，也没有学成。项梁对他很生气。项籍却说：“写字，能够用来记姓名就行了；剑术，也只能敌一个人，不值得学。我要学习能敌万人的本事。”于是项梁就教项籍兵法，项籍非常高兴，可是刚刚懂得了一点儿兵法的大意，又不肯学到底了。项梁曾经因罪案受牵连，被栎（yuè，悦）阳县逮捕入狱，他就请蕲（qí，齐）县狱掾（yuàn，愿）曹咎写了说情信给栎阳狱掾司马欣，事情才得以了结。后来项梁又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他和项籍一起逃到吴中郡。吴中郡有才能的士大夫，本事都比不上项梁。每当吴中郡有大规模的徭役或大的丧葬事宜时，项梁经常做主办人，并暗中用兵法部署组织宾客和青年，借此来了解他们的才能。秦始皇游览会稽郡渡浙江时，项梁和项籍一块儿去观看。项籍说：“那个人，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急忙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要满门抄斩的！”但项梁却因此而感到项籍很不一般。项籍身高八尺有余，力大能举鼎，才气超过常人，即使是吴中当地的年轻人也都很惧怕他了。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涉等在大泽乡起义。当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对项梁说：“大江以西全都造反了，这也是上天要灭亡秦朝的时候啊。我听说，做事情占先一步就能控制别人，落后一步就要被人控制。我打算起兵反秦，让您和桓楚统领军队。”当时桓楚正逃亡在草泽之中。项梁说：“桓楚正在外逃亡，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处，只有项籍知道。”于是项梁出去嘱咐项羽持剑在外面等候，然后又进来跟郡守殷通一起坐下，说：“请让我把项籍叫进来，让他奉命去召桓楚。”郡守说：“好吧！”项梁就把项籍叫进来了。呆了不大一会儿，项梁给项籍使了个眼色，说：“可以行动了！”于是项籍拔出剑来斩下了郡守的头。项梁手里提着郡守的头，身上挂了郡守的官印。郡守的部下大为惊慌，一

片混乱，项籍一连杀了有一百来人。整个郡府上下都吓得趴倒在地，没有一个人敢起来。项梁召集原先所熟悉的豪强官吏，向他们说明起事反秦的道理，于是就发动吴中之兵起事了。项梁派人去接收吴中郡下属各县，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部署郡中豪杰，派他们分别做校尉、候、司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被任用，自己来找项梁诉说，项梁说："前些日子某家办丧事，我让你去做一件事，你没有办成，所以不能任用你。"众人听了都很敬服。于是项梁做了会稽郡守，项籍为副将，去巡行占领下属各县。

这时候，广陵人召平为陈王去巡行占领广陵，广陵没有归服。召平听说陈王兵败退走，秦兵又快要到了，就渡过长江假托陈王的命令，拜项梁为楚王的上柱国。召平说："江东之地已经平定，赶快带兵西进攻秦。"项梁就带领八千人渡过长江向西进军。听说陈婴已经占据了东阳，项梁就派使者去东阳，想要同陈婴合兵西进。陈婴，原先是东阳县的令史，在县中一向诚实谨慎，人们称赞他是忠厚老实的人。东阳县的年轻人杀了县令，聚集起数千人，想推举出一位首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就来请陈婴。陈婴推辞说自己没有能力，他们就强行让陈婴当了首领，县中追随的人有两万。那帮年轻人想索性立陈婴为王，为与其他军队相区别，用青巾裹头，以表示是新突起的一支义军。陈婴的母亲对陈婴说："自从我做了你们陈家的媳妇，还从没听说你们陈家祖上有显贵之人，如今你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名声，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依我看，不如去归属谁，起事成功还可以封侯，起事失败也容易逃脱，因为那样你就不是为世所指名注目的人了。"陈婴听了母亲的话，没敢做王。他对军吏们说："项氏世世代代做大将，在楚国是名门。现在我们要起义成大事，那就非得项家的人不可。我们依靠了名门大族，灭亡秦朝就确定无疑了。"于是军众听从了他的话，把军队归属于项梁。项梁渡过淮河向北进军，黥布、蒲将军也率部队归属于项梁。这样，项梁总共有了六七万人，驻扎在下邳（pī，批）。

这时候，秦嘉已经立景驹做了楚王，驻扎在彭城以东，想要阻挡项梁西进。项梁对将士们说："陈王最先起义，仗打得不顺利，不知道如今在什么地方。现在秦嘉背叛了陈王而立景驹为楚王，这是大逆不道。"于是进军攻打秦嘉。秦嘉的军队战败而逃，项梁率兵追击，直追

到胡陵。秦嘉又回过头来与项梁交占，打了一天，秦嘉战死，部队投降。景驹逃跑到梁地，死在那里。项梁接收了秦嘉的部队，驻扎在胡陵，准备率军西进攻秦。秦将章邯率军到达栗县，项梁派别将朱鸡石、余樊君去迎战章邯。结果余樊君战死，朱鸡石战败，逃回胡陵。项梁于是率领部队进入薛县，杀了朱鸡石。在此之前，项梁曾派项羽另外去攻打襄城，襄城坚守，不肯投降。项籍攻下襄城之后，把那里的军民全部活埋了，然后回来向项梁报告。项梁听说陈王确实已死，就召集各路别将来薛县聚会，共议大事。这时，沛公也在沛县起兵，应召前往薛县参加了聚会。

居鄛（cháo，巢）人范增，七十岁了，一向家居不仕，喜好琢磨奇计，他前来游说项梁说："陈胜失败，本来就应该。秦灭六国，楚国是最无罪的。自从楚怀王被骗入秦没有返回，楚国人至今还在同情他；所以楚南公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三户人有，灭亡秦国的也一定是楚国'。如今陈胜起义，不立楚国的后代却自立为王，势运一定不会长久。现在您在江东起事，楚国有那么多将士如众蜂飞起，争着归附您，就是因为项氏世世代代做楚国大将，一定能重新立楚国后代为王。"项梁认为范增的话有道理，就到民间寻找楚怀王的嫡孙熊心，这时熊心正在给人家牧羊，项梁找到他以后，就袭用他祖父的谥号立他为楚怀王，这是为了顺应楚国民众的愿望。陈婴做楚国的上柱国，封给他五个县，辅佐怀王建都盱台（xūyí，虚宜）。项梁自己号称武信君。

过了几个月，项梁率兵去攻打亢父（gāngfǔ，刚甫），又和齐将田荣、司马龙且（jū，居）的军队一起去援救东阿，在东阿大败秦军。田荣立即率兵返回齐国，赶走了齐王假。假逃亡到楚国。假的相田角逃亡到赵国。田角的弟弟田间本来是齐国大将，留住在赵国不敢回齐国来。田荣立田儋（dān，担）的儿子田市为齐王。项梁击破东阿附近的秦军以后，就去追击秦的败军。他多次派使者催促齐国发兵，想与齐军合兵西进。田荣说："楚国杀掉田假，赵国杀掉田角、田间，我才出兵。"项梁说："田假是我们盟国的王，走投无路来追随我，我不忍心杀他。"赵国也不肯杀田角、田间来跟齐国做交易。齐国始终不肯发兵帮助楚军。项梁派沛公和项羽另外去攻打城阳，屠戮了这个县。又向西进，在濮阳以东打败了秦军，秦收拾败兵退入濮阳城。沛公、项羽就去打定陶。定

陶没有打下，又离开定陶西进，沿路攻取城邑，直到雍丘，打败秦军，杀了李由。然后回过头来攻打外黄，没有攻下。

项梁自东阿出发西进，等来到定陶时，已两次打败秦军，项羽等又杀了李由，因此更加轻视秦军，渐渐显露出骄傲的神态。宋义于是规谏项梁说：“打了胜仗，将领就骄傲，士卒就怠惰，这样的军队一定要吃败仗。如今士卒有点怠惰了，而秦兵在一天天地增加，我替您担心啊！”项梁不听，却派宋义出使齐国。宋义在路上遇见了齐国使者高陵君显，问道：“你是要去见武信君吧？”回答说：“是的。”宋义说：“依我看，武信君的军队必定要失败。您要是慢点儿走就可以免于身死，如果走快了就会赶上灾难。”秦朝果然发动了全部兵力来增援章邯，攻击楚军，在定陶大败楚军，项梁战死。沛公、项羽离开外黄去攻打陈留，陈留坚守，攻不下来。沛公和项羽一块儿商量说：“现在项梁的军队被打败了，士卒都很恐惧。”就和吕臣的军队一起向东撤退。吕臣的军队驻扎在彭城东边，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彭城西边，沛公的军队驻扎在砀（dàng，荡）县。

章邯打败项梁军队以后，认为楚地的军队不值得忧虑了，于是渡过黄河北进攻赵，大败赵军。这时候，赵歇为王，陈余为大将。张耳为国相，都逃进了钜鹿城。章邯命令王离、涉间包围了钜鹿，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钜鹿南边，筑起两边有墙的甬道给他们输送粮草。陈余作为赵国的大将，率领几万名士卒驻扎在钜鹿北边，这就是所谓的河北军。

楚军在定陶战败以后，怀王心里害怕，从盱台前往彭城，合并项羽、吕臣的军队亲自统率。任命吕臣为司徒，吕臣的父亲吕青为令尹。任命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统率砀郡的军队。

先前，宋义在路上遇见的那位齐国使者高陵君显正在楚军中，他求见楚王说：“宋义曾猜定武信君的军队必定失败，没过几天，就果然战败了。在军队没有打仗的时候，就能事先看出失败的征兆，这可以称得上是懂得用兵了。”楚怀王召见宋义，跟他商计军中大事，非常欣赏他，因而任命他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任次将，范增任末将，去援救赵国，其他各路将领都隶属于宋义，号称卿子冠军。部队进发抵达安阳，停留四十六天不向前进。项羽说：“我听说秦军把赵王包围在钜鹿

城内，我们应该赶快率兵渡过黄河，楚军从外面攻打，赵军在里面接应，打垮秦军是确定无疑的。”宋义说：“我认为并非如此。能叮咬大牛的牛虻却损伤不了小小的虮虱。如今秦国攻打赵国，打胜了，士卒也会疲惫；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疲惫；打不胜，我们就率领部队擂鼓西进，一定能歼灭秦军。所以，现在不如先让秦、赵两方相斗。若论披坚甲执锐兵，勇战前线，我宋义比不上您；若论坐于军帐，运筹决策，您比不上我宋义。”于是通令全军：“凶猛如虎，违逆如羊，贪婪如狼，倔强不听指挥的，一律斩杀。”又派儿子宋襄去齐国为相，亲自送到无盐，置备酒筵，大会宾客。当时天气寒冷，下着大雨，士卒一个个又冷又饿。项羽对将士说：“我们大家是想齐心合力攻打秦军，他却久久停留不向前进。如今正赶上荒年，百姓贫困，将士们吃的是芋艿掺豆子，军中没有存粮，他竟然置备酒筵，大会宾客，不率领部队渡河去从赵国取得粮食，跟赵合力攻秦，却说‘利用秦军的疲惫’。凭着秦国那样强大去攻打刚刚建起的赵国，那形势必定是秦国攻占赵国。赵国被攻占，秦国就更加强大，到那时，还谈得上什么利用秦国的疲惫？再说，我们的军队刚刚打了败仗，怀王坐不安席，集中了境内全部兵卒粮饷交给上将军一个人，国家的安危，就在此一举了。可是上将军不体恤士卒，却派自己的儿子去齐国为相，谋取私利，这次不是国家真正的贤良之臣。”项羽早晨去参见上将军宋义，就在军帐中，斩下了他的头，出来向军中发令说：“宋义和齐国同谋反楚，楚王密令我处死他。”这时候，将领们都畏服项羽，没有谁敢抗拒，都说：“首先把楚国扶立起来的，是项将军家。如今又是将军诛灭了叛乱之臣。”于是大家一起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项羽派人去追赶宋义的儿子，追到齐国境内，把他杀了。项羽又派桓楚去向怀王报告。楚怀王无奈，让项羽作了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都归属项羽。

项羽诛杀了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扬诸侯。他首先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二万人渡过漳河，援救钜鹿。战争只有一些小的胜利，陈余又来请求增援。项羽就率领全部军队渡过漳河，把船只全部弄沉，把锅碗全部砸破，把军营全部烧毁，只带上三天的干粮，以此向士卒表示一定要决死战斗，毫无退还之心。部队抵达前线，就包围了王离，与秦军遭遇，交战多次，阻断了秦军所筑甬道，大败秦军，杀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间拒不降楚，自焚而死。这时，楚军强大居诸侯之首，前来援

救钜鹿的诸侯各军筑有十几座营垒，没有一个敢发兵出战。到楚军攻击秦军时，他们都只在营垒中观望。楚军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士兵们杀声震天，诸侯军人人战慄胆寒。项羽在打败秦军以后，召见诸侯将领，当他们进入军门时，一个个都跪着用膝盖向前走，没有谁敢抬头仰视。自此，项羽真正成了诸侯的上将军，各路诸侯都隶属于他。

章邯的军队驻扎在棘原，项羽的军队驻扎在漳河南，两军对阵，相持未战。由于秦军屡屡退却，秦二世派人来责问章邯。章邯害怕了，派长史司马欣回朝廷去请示公事。司马欣到了咸阳，被滞留在宫外的司马门呆了三天，赵高竟不接见，心有不信任之意。长史司马欣非常害怕，赶快奔回棘原军中，都没敢顺原路走，赵高果然派人追赶，没有追上。司马欣回到军中，向章邯报告说：“赵高在朝廷中独揽大权，下面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如今仗能打胜，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战功；打不胜，我们更免不了一死。希望您认真考虑这情况！”这时，陈馀也给章邯写了封信，说：“白起身为秦国大将，南征攻陷了楚都鄢郢，北征屠灭了马服君赵括的军队，打下的城池，夺取的土地，数也数不清，最后还是惨遭赐死。蒙恬也是秦国大将，北面赶跑了匈奴，在榆中开辟了几千里的土地，最终也被杀害于阳周。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战功太多，秦朝廷不可能每个人都予以封赏，所以就从法律上找藉口杀了他们。如今将军您做秦将已三年了，士卒伤亡损失以十万计，而各地诸侯一时并起，越来越多。那赵高一向阿庚奉承，时日已久，如今形势危急，他也害怕秦二世杀他，所以想从法律上找藉口，杀了将军来推卸罪责，让别人来代替将军以免去他自己的灾祸。将军您在外时间长久，朝廷里跟您有嫌隙的人就多，有功也是被杀，无功也是被杀。而且，上天要灭秦，不论是智者，还是愚者，谁都明了。现在将军您在内不能直言进谏，在外已成亡国之将，孤自一人支撑着却想维持长久，难道不可悲吗？将军您不如率兵掉转回头，与诸侯联合，订立和约一起攻秦，共分秦地，各自为王，南面称孤，这跟身受刑诛，妻儿被杀相比，哪个上算呢？”章邯犹疑不决，秘密派军候始成，到项羽那里去，想要订立和约。和约没有成功，项羽命令蒲将军日夜不停地率兵渡过三户津，在漳河之南驻扎下来，与秦军交战，再次击败秦军。项羽率领全部军兵在汙（yú，于）水攻击秦军，把秦军打得大败。

章邯又派人来求见项羽，想订和约。项羽召集军官们商议说：“部队粮草不多，我想答应他们来订约。”军官们都说：“好。”项羽就和章邯约好日期在洹（huán，桓）水南岸的殷墟上会晤。订完了盟约，章邯见了项羽，禁不住流下眼泪，向项羽述说了赵高的种种劣行。项羽封章邯为雍王，安置在项羽的军中。任命司马欣为上将军，统率秦军担当先头部队。

部队到了新安。诸侯军的官兵以前曾经被征徭役，驻守边塞，路过秦中时，秦中官兵很多人对待他们不像样子，等到秦军投降之后，诸侯军的官兵很多人就借着胜利的威势，象对待奴隶一样地使唤他们，随意侮辱。秦军官兵很多人私下议论：“章将军骗我们投降了诸侯军，如果能入关灭秦，倒是很好；如果不能，诸侯军俘虏我们退回关东，秦朝廷必定会把我们父母妻儿全部杀掉。”诸侯军将领们暗地访知秦军官兵的这些议论，就报告了项羽。项羽召集黥布、蒲将军商议道：“秦军官兵人数仍很多，他们内心里还不服，如果到了关中不听指挥，事情就危险了，不如把他们杀掉，只带章邯、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yì，益）进入秦地。”于是楚军趁夜把秦军二十余万人击杀坑埋在新安城南。

项羽带兵西行，要去夺取平定秦地。到了函谷关，关内有士兵把守，没能进去。又听说沛公已经攻下了咸阳，项羽非常生气，就派当阳君等攻打函谷关。这样项羽才进了关，一直到戏水之西。当时，沛公的军队驻扎在霸上，没能跟项羽相见。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告诉项羽说：“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秦王子婴为相，珍奇宝物都占为己有了。”项羽大为愤怒，说：“明天准备酒食，好好犒劳士卒，给我把沛公的部队打垮！” 这时候，项羽有兵卒四十万，驻扎在新丰鸿门；沛公有兵卒十万，驻扎在霸上。范增劝项羽说：“沛公住在山东的时候，贪图财货，宠爱美女。现在进了关，财物什么都不取，美女也没亲近一个，看这势头他的志气可不小啊。我让人觇望他那边的云气，都呈现为龙虎之状，五色斑斓，这是天子的瑞气呀。希望您赶快进攻，不要错失良机！”

楚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叔父，一向跟留侯张良要好。张良这时正跟随沛公，项伯连夜驱马跑到沛公军中，私下会见了张良，把事情全

都告诉了他，想叫张良跟他一起离开。项伯说：“不要跟沛公一块儿送死啊。”张良说：“我是为韩王来护送沛公的，沛公如今情况危急，我若逃走就太不仁不义了，不能不告诉他。”张良于是进入军帐，把项伯的话全部告诉了沛公。沛公大为吃惊，说：“该怎么办呢？”张良说：“是谁给您出的派兵守关这个主意？”沛公说：“是一个浅陋小人劝我说：‘守住函谷关，不要让诸侯军进来，您就可以占据整个秦地称王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张良说：“估计您的兵力敌得过项王吗？”沛公沉默不语，过了一会说：“当然敌不过，那怎么办呢？”张良说：“请让我前去告诉项伯，就说沛公是不敢背叛项王的。”沛公说：“您怎么跟项伯有交情呢？”张良说：“还是在秦朝的时候，我们就有交往，项伯杀了人，我使他免了死罪。如今情况危急，幸好他来告诉我。”沛公说：“你们两人谁的年龄大？”张良说：“他比我大。”沛公说：“您替我请他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张良出去请项伯。项伯进来与沛公相见。沛公捧着酒杯，向项伯献酒祝寿，又定下了儿女婚姻。沛公说：“我进驻函谷关以后，连秋毫那样细小的东西都没敢动，登记了官民的户口，查封了各类仓库，只等着项将军到来。我所以派将守关，是为了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和意外的变故。我们日夜盼着项将军到来，哪里敢谋反啊！希望您详细转告项将军，我是绝不敢忘恩负义的。”项伯答应了，对沛公说：“明天可千万要早点来向项王道歉。”沛公说：“好吧。”于是项伯又乘夜离开，回到军营中，把沛公的话一一报告了项王。接着又说：“如果不是沛公先攻破关中，您怎么敢进关呢？如今人家有大功反而要攻打人家，这是不符合道义的，不如就此好好对待他。”项王答应了。

第二天一清早，沛公带着一百多名侍从人马来见项王，到达鸿门，向项王培罪说：“我跟将军合力攻秦，将军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却没想到我能先入关攻破秦朝，能够在这里又见到您。现在是有小人说了什么坏话，才使得将军和我之间产生了嫌隙。”项王说：“是您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怎么会这样！”项王当日就让沛公留下一起喝酒。项王、项伯面朝东坐，亚父面朝南坐。亚父也就是范增。沛公面朝北坐，张良面朝西陪侍着。范增好几次给项王递眼色，又好几次举起身上佩戴的玉块向他示意，项王只是沉默着，没有反应。范增起身出去，叫来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心肠太软，你进去上前献酒祝寿，

然后请求舞剑，趁机刺击沛公，把他杀死在坐席上。不然的话，你们这班人都将成为人家的俘虏啦。”项庄进来，上前献酒祝寿。祝酒完毕，对项王说：“君王和沛公饮酒，军营中没有什么可以娱乐的，就让我来舞剑吧。”项王说：“那好。”项庄就拔剑起舞，项伯也拔剑起舞，常常用身体掩护沛公，项庄没有办法刺击沛公。见此情景，张良走到军门，找来樊哙。樊哙问道：“今天的事情怎么样？”张良说：“很危急！现在项庄正在舞剑，他一直在打沛公的主意呀！”樊哙说：“这么说太危险啦！让我进去，我要跟沛公同生死！”樊哙带着宝剑拿着盾牌就往军门里闯。交叉持戟的卫士想挡住不让他进去，樊哙侧过盾牌往前一撞，卫士们仆倒在地，樊哙于是闯进军门，挑开帷帐面朝西站定，睁圆眼睛怒视项王，头发根根竖起，两边眼角都要睁裂了。项王伸手握住宝剑，挺直身子，问：“这位客人是干什么的？”张良说：“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王说：“真是位壮士！赐他一杯酒！”手下的人给他递上来一大杯酒。樊哙拜谢，起身站着喝了。项王说：“赐他一只猪肘！”手下的人递过来一只整猪肘。樊哙把盾牌反扣在地上，把猪肘放在上面，拔出剑来边切边吃。项王说：“好一位壮士！还能再喝吗？”樊哙说：“我连死都不在乎，一杯酒又有什么可推辞的！那秦王有虎狼一样凶狠之心，杀人无数，好象唯恐杀不完；给人加刑，好象唯恐用不尽，天下人都叛离了他。怀王曾经和诸将约定说‘先击败秦军进入咸阳，让他在关中为王。’如今沛公先击败秦军进入咸阳，连毫毛那么细小的财物都没敢动，封闭秦王宫室，把军队撤回到霸上，等待大王您的到来。特地派遣将士把守函谷关，为的是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和意外的变故。沛公如此劳苦功高，没有得到封侯的赏赐，您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要杀害有功之人。这只能是走秦朝灭亡的老路，我私下认为大王您不会采取这种做法！”一番话说得项王无话回答，只是说：“坐！坐！”樊哙挨着张良坐下来。坐了一会儿，沛公起身上厕所，顺便把樊哙叫了出来。

沛公出来后，项王派都尉陈平来叫沛公。沛公对樊哙说：“现在我出来，没有来得及告辞，怎么办？”樊哙说：“干大事不必顾及小的礼节，讲大节无须躲避小的责备，如今人家好比是刀子砧板，而我们好比是鱼是肉，还告辞干什么！”于是一行人离开那里，让张良留下来向项王致歉。张良问：“大王来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沛公说：“我拿来白璧一双，准备献给项王；玉斗一对，准备献给亚父。正赶上他们发怒，

没敢献上。您替我献上吧。”张良说：“遵命。”这个时候，项王部队驻扎在鸿门一带，沛公的部队驻扎在霸上，相距四十里。沛公扔下车马、侍从，脱身而走，他独自一人骑马，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手持剑盾，跟在后面徒步奔跑，从骊山而下，顺着芷阳抄小路而行。沛公临行前对张良说：“从这条路到我们军营，超不过二十里。估计我们到了军营，您就进去。”沛公等一行离开鸿门，抄小路回到军营，张良进去致歉，说道：“沛公酒量不大，喝得多了点，不能跟大王告辞了。谨让臣下张良捧上白璧一双，恭敬地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对，恭敬地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王问道：“沛公在什么地方？”张良答道：“听说大王有意责怪他，他就脱身一个人走了，现在已经回到军营。”项王接过白璧，放在座位上；亚父接过玉斗，扔在地上，拔出剑来撞碎了，说：“唉！项庄这班小子没法跟他们共谋大事，夺取项王天下的，一定是沛公了。我们这班人就要成为俘虏了！”沛公回到军中，立即杀了曹无伤。

过了几天，项羽率兵西进，屠戮咸阳城，杀了秦降王子婴，烧了秦朝的宫室，大火三个月都不熄灭；劫掠了秦朝的财宝、妇女，往东走了。有人劝项王说：“关中这块地方，有山河为屏障，四方都有要塞，土地肥沃，可以建都成就霸业。”但项王看到秦朝宫室都被火烧得残破不堪，又思念家乡想回去，就说：“富贵不回故乡，就象穿了锦绣衣裳而在黑夜中行走，别人谁知道呢？”那个劝项王的人说：“人说楚国人象是猕猴戴了人的帽子，果真是这样。”项王听见这话，把那个人扔进锅里煮死了。

项王派人向怀王禀报破关入秦的情况。怀王说：“就按以前约定的那样办。”于是项王给怀王一个徒具虚名的尊贵称号叫义帝。项王打算自己称王，就先封手下诸将相为王，并对他们说：“天下发动起义之初，暂时立诸侯的后代为王，为的是讨伐秦朝。然而身披坚甲，手持利兵，带头起事，暴露山野，三年在外，灭掉秦朝，平定天下，都是靠各位将相和我项籍的力量啊。义帝虽说没有什么战功，但分给他土地让他做王，本来也是应该的。”诸将都说：“好。”于是就分封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担心沛公据有天下，然而鸿门之会已经和解了，又不乐意违背当初的约定，怕诸侯背叛，于是暗中谋划道：“巴、蜀两郡

道路险阻，秦朝流放的人都居住在蜀地。”又说：“巴、蜀也算关中的地盘。”因此就立沛公为汉王，统治巴、蜀、汉中之地，建都南郑。又把关中分为三块，封秦朝三名降将为王以阻断汉王的东出之路。项王立章邯为雍王，统治咸阳以西的地区，建都废丘。长史司马欣，以前是栎阳狱掾，曾经对项梁有恩；都尉董翳，当初曾劝章邯投降楚军。因此，立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咸阳以东到黄河的地区，建都栎阳；立董翳为翟（dí，狄）王，统治上郡，建都高奴。改立魏王豹为西魏王，统治河东，建都平阳。瑕丘申阳，本是张耳宠幸的大臣，首先攻下河南郡，在黄河岸边迎接楚军，所以立申阳为河南王，建都洛阳。韩王成仍居旧都，建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平定河内，屡有战功，因此立司马卬为殷王，统治河内，建都朝歌。改立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一向贤能，又跟随项羽入关，因此立张耳为常山王，统治赵地，建都襄国。当阳君黥布做楚将，战功在楚军中一直属第一，因此立黥布为九江王，建都六县。鄱（pó，婆）君吴芮（ruì，锐）率领百越将士协助诸侯，又跟随项羽入关，因此立吴芮为衡山王，建都邾（zhū，朱）县。义帝的柱国共（gōng，恭）敖率兵攻打南郡，战功多，因此立共敖为临江王，建都江陵。改立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跟随楚军救赵，又随军入关，因此立臧荼为燕王，建都蓟县。改立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随楚军一起救赵，接着又随军入关，因此立田都为齐王，建都临菑（zī，滋）。当初被秦朝灭亡的齐王建之孙田安，在项羽渡河救赵的时候，曾攻下济水之北的几座城池，率领他的军队投降了项羽，因此立田安为济北王，建都博阳。田荣多次有背于项梁，又不肯率兵跟随楚军攻打秦军，因此不封。成安君陈余因与张耳抵牾抛弃将印而离去，也不跟随楚军入关，但他一向以贤能闻名，又对赵国有功，知道他在南皮，因此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番（pó，婆）君吴芮的部将梅鋗（xuān，宣）战功多，因此封他为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九个郡，建都彭城。

汉元年（前206）四月，诸侯受封已毕，在大将军的旗帜下罢兵，分别前往各自的封国。项王出了函谷关，来到自己的封国，派人去让义帝迁都，说：“古时候帝王拥有的土地是纵横各千里，而且一定要居住在河流的上游。”让使者把义帝迁徙到长沙郴（chēn，琛）县去。使者催促义帝起程，左右群臣渐渐叛离了他，项王于是秘密派衡山王、临江

王把义帝截杀于大江之中。韩王成没有军功，项王不让他到封国去，带他一起到了彭城，废为侯，不久又杀了他。臧荼到了封国，就驱逐韩广去辽东，韩广不听从，臧荼在无终杀了他，把他的土地并为己有。

田荣听说项羽改封齐王市到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非常愤怒，不肯把齐王迁往胶东，就占据了齐地，起而反楚，迎头攻击田都。田都逃往楚国。齐王市害怕项王，偷偷向胶东逃去，奔赴封国。田荣发怒，就追赶他，把他杀死在即墨。田荣于是自立为齐王，又向西进攻并杀死济北王田安，全部统治了三齐之地。田荣把将军印授给彭越，让他在梁地反楚。陈余私下派张同、夏说（yuè，悦）劝齐王田荣说：“项羽主持天下事，不公道。现在把以前的诸侯王都封在坏地方，而把他自己的群臣诸将都封在好地方，驱逐了原来的君主赵王，让他往北徙居到代地，我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听说大王您已起兵反楚，而且不听从项羽的不义之命，希望大王您接济我一部分兵力，让我去攻打常山，恢复赵王原有的地盘。我愿用我们的国土给你们齐国作屏障。”齐王答应了，就派兵赴赵。陈余发动三县全部兵力，跟齐军合力攻打常山，把常山王打得大败。张耳逃走去归附汉王。陈余从代地把原赵王歇接回赵国。赵王因此立陈余为代王。

这时候，汉王率军顺原路返回关中，平定了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兼并了关中，将要东进，齐国，赵国又都背叛了自己，非常生气。于是用以前的吴县令郑昌为韩王，抵挡汉军。命令萧公角等攻打彭越，彭越打败了萧公角等。汉王派张良去夺取韩地，并送给项王一封信说：“汉王失去了做关中王的封职，所以想要得到关中，若能遵循以前的约定，就立即停下来，不改再向东进。”又把齐、梁二地的反叛书送给项王，说：“齐国想要跟赵国一起灭掉楚国。”楚军因此就放弃了西进的打算，向北去攻打齐国了。项王向九江王黥布征调部队。黥布推托有病，不肯亲自去，只派部将率领几千人前往。项王因此怨恨黥布。汉二年冬天，项羽向北到达城阳，田荣也带领部队来与项羽决战。田荣没有打胜，逃到平原，平原的百姓把他杀了。项羽于是北进，烧平了齐国的城市房屋，全部活埋了田荣手下投降的士兵，掳掠了齐国的老弱妇女。项羽夺取齐地直到北海，杀死了许多人，毁灭了许多地方。齐国人聚集起来，一起造项羽的反。这时候，田荣的弟弟田横收集了齐军逃散的士

卒共有几万人，在城阳反击楚军。项王因此而停下来，但一连打了几仗都没打下。

这一年春天，汉王率领五个诸侯国的兵马，共五十六万人，向东进兵讨伐楚国。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就命令诸将攻打齐国，他自己又率领精兵三万人向南从鲁县穿过胡陵。四月，汉军已全部进入彭城，掳掠那里的财宝、美人，每天摆酒席大会宾客。项王引兵西行奔向萧县，从早晨开始，一边攻打汉军，一边向东推进，打到彭城，已是中午时分，把汉军打得大败。汉军四处逃散，前后相随掉进穀水、泗水，楚军杀了汉兵卒十多万人。汉兵向南逃入山地，楚军又追击到灵壁东面的睢水边上。汉军后退，由于楚军的逼挤，很多人被伤杀，汉军士卒十余万人都掉进睢水，睢水因被堵塞都不向前流动了。楚军把汉王里外围了三层。正在这个时候，狂风从西北方向刮起，摧折树木，掀毁房舍，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白天变成了黑夜，向着楚军迎面扑来。楚军大乱，队阵崩溃，这样，汉王才得以带领几十名骑兵慌忙逃离战场。汉王原打算从沛县经过，接取家眷向西逃　，楚军也派人追到沛县，去抓汉王的家眷；但汉王家眷已经逃散，没有跟汉王见面。汉王在路上遇见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带上车，一块儿西逃。楚军骑兵追赶汉王，汉王感到情况危急，就把孝惠帝、鲁元公主、推落车下，滕公夏侯婴每次都下车把他俩重新扶上车，这样推下扶上有好几次。滕公对汉王说：“虽然情况危急，马也不能赶得再快，可是怎么能把他们扔掉呢？”就这样，姐弟俩才得以脱险。汉王等人到处寻找太公、吕后，没有找见。审食其（yìjī，异基），跟随着太公、吕后抄小路走，也在寻找汉王，却偏偏碰上了楚军。楚军就带着他们回来，向项王报告。项王一直把他们留置在军中当作人质。

这时候，吕后的哥哥周吕侯为汉王带兵驻守下邑，汉王顺小路去投奔他，渐渐地收集汉军士卒。到荥阳时，各路败军都已会集在这里，萧何也把关中没有载入兵役名册的老弱人丁全部都带到荥阳，汉军重又大振。楚军从彭城出发，一路上经常借着胜利的威势追击败逃的汉兵。可是在荥阳南面的京邑、索邑之间与汉军打了一仗，汉军打败了楚军，楚军因此不能越过荥阳向西推进。

项王去援救彭城，追赶汉王到荥阳，这时田横也得以恢复了齐地，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汉王在彭城失败的时候，诸侯又都归附楚而背叛了汉。汉王驻扎在荥阳，筑起两边有墙的甬道，和黄河南岸相连接，用以取得敖仓的粮食。汉三年（前204），项王多次侵夺汉王的甬道，汉王粮食匮乏，心里恐慌，请求讲和，条件是把荥阳以西的地盘划归汉王。

项王打算接受这个条件。历阳侯范增说：“汉军容易对付了，如果现在把它放走而不征服它，以后一定会后悔的！”项王和范增立即包围了荥阳。汉王很担心，就用陈平的计策离间项王。项王的使者来了，汉王让人准备了特别丰盛的酒筵，端过来刚要进献，一见使者又装作惊愕的样子说道：“我们以为是亚父的使者，没想到却是项王的使者。”把酒筵重又撤回，拿来粗劣的饭食给项王使者吃。使者回去向项王报告，项王竟真的怀疑范增和汉王有私情，渐渐地把他的权力剥夺了。范增非常气愤，说：“天下事大局已定，君王您自己看着办吧。希望您把这把老骨头赐还给我，让我回乡为民吧。”项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范增启程走了，还没走到彭城，由于背上毒疮发作而身亡。

汉将纪信给汉王出主意说：“形势危急，请让我假扮成大王去替您诓骗楚兵，您可以趁机逃走。”于是汉王趁夜从荥阳东门放出二千名身披铠甲的女子，楚兵立即从四面围打上去。纪信乘坐着天子所乘的黄屋车，车辕横木左方插着有毛羽装饰的旗帜，说：城中粮食已经吃光了，汉王投降。”楚军一起欢呼万岁。汉王这时也带着几十名骑兵从城的西门逃出，逃到成皋。项王见到纪信，问道：“汉王在哪儿？”纪信说：“汉王已经出城。”项王把纪信烧死了。

汉王派御史大夫周苛、枞（cōng，聪）公、魏豹等把守荥阳。周苛、枞公商议道：“魏豹是已经叛变过的国家的君王，难以和他一块守城。”就一起杀了魏豹。楚军攻下荥阳城，活捉了周苛。项王对周苛说：“给我做将军吧，我任命你为上将军，封你为三万户侯。”周苛骂道：“你若不快快投降汉王，汉王就要俘虏你了，你不是汉王的对手。”项王发怒，煮死周苛，把枞公也一块儿杀了。

汉王逃出荥阳后，向南跑到宛县、叶（旧读shè，涉）县遇到九江

王黥布，一边行进，一边收集士兵，重又进入成皋，守在那里。汉四年（前203），项王进兵包围城皋。汉王逃走，一个人带着滕公出了成皋北门，渡过黄河，逃向修武，去投奔张耳、韩信的部队。诸将也陆续逃出成皋，追随汉王。楚军因此拿下成皋，想要西进。汉王派兵在巩县抵抗，阻断了楚军西进的去路。

这时候，彭越渡过黄河，在东阿攻打楚军，杀了楚国将军薛公。项王于是亲自率兵东进攻打彭越。汉王得到淮阴侯的部队，想要渡黄河南进。郑忠劝阻汉王，汉王才停止南进，在黄河北岸修筑营垒驻扎下来。汉王派刘贾率兵去增援彭越，烧毁了楚军的粮草辎重。项王继续东进，打败了刘贾，赶跑了彭越。汉王这时就率领部队渡过黄河，又拿下了成皋，在西广武扎营，就近取食敖仓的粮食。项王东击彭越，打败了刘贾，已经平定了东方，现在又回过头来西进，在东广武与汉军隔着广武涧扎下营来，两军各自坚守，持续了好几个月。

就在这个时候，彭越几次往返梁地，断绝了楚军的粮食，项王为此深感忧虑。他做了一张高腿案板，把汉王父亲太公搁置在上面，向汉王宣告说：“现在你如果不赶快投降，我就把太公煮死。”汉王说：“我和项羽作为臣子一块接受了怀王的命令，曾说‘相约结为兄弟’，这样说来，我的老子也就是你的老子，如果你一定要煮了你的老子，就希望你能分给我一杯肉汤。”项王大怒，要杀太公。项伯说：“天下事还不知道怎么样，再说要夺天下的人是不顾及家的，即使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只会增加祸患罢了。”项王听从了项伯的话。

楚、汉长久相持，胜负未决。年轻人厌倦了长期的军旅生活，老弱也因水陆运输而十分疲惫。项王对汉王说：“天下纷纷乱乱好几年，只是因为我们两人的缘故。我希望跟汉王挑战，决一雌雄。再不要让百姓老老小小白白地受苦啦。”汉王笑着回绝说：“我宁愿斗智，不能斗力。”项王让勇士出营挑战，汉军有善于骑射的楼烦，楚兵挑战好几次，楼烦每次都把他们射死。项王大怒，就亲自披甲持戟出营挑战。楼烦搭箭正要射，项王瞪大眼睛向他大吼一声，楼烦吓得眼睛不敢正视，两只手不敢放箭，转身逃回营垒，不敢再出来。汉王派人私下打听，才知道原来是项王。汉王大为吃惊。这　时项王就向汉王那边靠近，分别

站在广武涧东西两边互相对话。汉王一桩一桩地列举了项王的罪状，项王很生气，要和汉王决一战。汉王不听，项王埋伏下的弓箭手射中了汉王。汉王受了伤，跑进成皋。

项王听说淮阴侯韩信已经攻克了河北，打败了齐、赵两国，而且正准备向楚军进攻，就派龙且前去迎击。淮阴侯与龙且交战，汉骑将灌婴也赶来了，把楚军打得大败，杀了龙且。韩信趁此机会自立为王。项王听到龙且军败的消息，心里害怕了，派盱台人武涉前去游说淮阴侯，劝他联楚背汉，与楚汉三分天下。淮阴侯不听。这时候，彭越又返回梁地，断绝了楚军的粮食。项王对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说：“你们要谨慎地守住成皋，如果汉军挑战，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只要别让他们东进就行。十五天之内，我一定杀死彭越，平定梁地，回来再跟将军们会合。”于是带兵向东进发，一路上攻打陈留、外黄。

外黄起先不归顺。过了几天终于投降了，项王很生气，命令男子十五岁以上的全部到城东去，要把他们活埋了。外黄县令门客的儿子十三岁，前去劝说项王，说道：“彭越凭强力威胁外黄，外黄人害怕，所以才姑且投降，为的是等待大王。如今大王来了，又要全部活埋他们，百姓哪儿还会有归附之心呢？从这往东，梁地十几个城邑的百姓都会很害怕，就没有人肯归附您了。”项王认为他的话对，就赦免了准备活埋的那些人。项王东进睢阳县，睢阳人听到这情况都争着归附项王。

汉军果然多次向楚军挑战，楚军都没出来。汉军就派人去辱骂他们，一连五六天，大司马曹咎忍不住气愤，派兵渡汜水。士卒刚渡过一半，汉军出击，大败楚军，缴获楚军的全部物资。大司马曹咎、长史董翳、塞王司马欣等都在汜水边上自刎了。大司马曹咎，就是原来的蕲县狱椽，长史司马欣就是以前的栎阳狱吏，两个人都曾经对项梁有恩德，所以项王信任他们。这时候，项王在睢阳，听说海春侯的军队被打败了，就带兵往回赶。汉军当时正把楚将钟离昧（mèi，妹）包围在荥阳东边，项王赶到，汉军害怕楚军，全部逃入附近的山地。

这时侯，汉军士卒气盛，粮草充足，项王士卒疲惫，粮食告绝。汉王派陆贾去劝说项王，要求放回太公，项王不答应。汉王又派侯公去劝说项王，项王才跟汉王定约，平分天下，鸿沟以西的地方划归汉，鸿沟

以东的地方划归楚。项王同意了这个条件之后，立即放回了汉王的家属。汉军官兵都呼喊万岁。汉王于是封侯公为平国君，让他隐匿起来，不肯再跟他见面。说：“这个人是天下的善辩之士，他呆在哪国，就会使哪国倾覆，所以给他个称号叫平国君。”项王订约后，就带上队伍罢兵东归了。

汉王也想撤兵西归，张良、陈平劝他说：“汉已据天下的大半，诸侯又都归附于汉。而楚军已兵疲粮尽，这正是上天亡楚之时。不如索性趁此机会把它消灭。如果现在放走项羽而不打他，这就是所谓的‘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汉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汉五年（前202），汉王追赶项王到阳夏南边，让部队驻扎下来，并和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好日期会合，共同攻打楚军。汉军到达固陵，而韩信、彭越的部队没有来会合。楚军攻打汉军，把汉军打得大败。汉王又逃回营垒，掘深壕沟坚守。汉王问张良道：“诸侯不遵守约定，怎么办？”张良回答说：“楚军快被打垮了，韩信和彭越还没有得到分封的地盘，所以，他们不来是很自然的。君王如果能和他们共分天下，就可以让他们立刻前来。如果不能，形势就难以预料了。君王如果把从陈县以东到海滨一带地方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到穀城的地方给彭越；使他们各自为自己而战，楚军就容易打败了。”汉王说：“好。”于是派出使者告诉韩信、彭越说：“你们跟汉王合力击楚，打败楚军之后，从陈县往东至海滨一带地方给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的地方给彭相国。”使者到达之后，韩信、彭越都说：“我们今天就带兵出发。”于是韩信从齐国起行，刘贾的部队从寿春和他同时进发，屠戮了城父，到达垓下。大司马周殷叛离楚王，以舒县的兵力屠戮了六县，发动九江兵力，随同刘贾、彭越一起会师在垓下，逼向项王。

项王的部队在垓下修筑了营垒，兵少粮尽，汉军及诸侯兵把他团团包围了好几层。深夜，听到汉军在四面唱着楚地的歌，项王大为吃惊，说：“难道汉已经完全取得了楚地？怎么楚国人这么多呢？”项王连夜起来，在帐中饮酒。有美人名虞，一直受宠跟在项王身边；有骏马名骓（zhuī，追），项王一直骑着。这时候，项王不禁慷慨悲歌，自己作诗吟唱道：“力量能拔山啊，英雄气概举世无双，时运不济呀骓马不再往前闯！骓马不往前闯啊可怎么办，虞姬呀虞姬，怎么安排你呀才妥

善？”项王唱了几遍，美人虞姬在一旁应和。项王眼泪一道道流下来，左右侍者也都跟着落泪，没有一个人能抬起头来看他。

于是项王骑上马，部下壮士八百多人骑马跟在后面，趁夜突破重围，向南冲出，飞驰而逃。天快亮的时候，汉军才发觉，命令骑将灌婴带领五千骑兵去追赶。项王渡过淮河，部下壮士能跟上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了。项王到达阴陵，迷了路，去问一个农夫，农夫骗他说：“向左边走。”项王带人向左，陷进了大沼泽地中。因此，汉兵追上了他们。项王又带着骑兵向东，到达东城，这时就只剩下二十八人。汉军骑兵追赶上来的有几千人。项王自己估计不能逃脱了，对他的骑兵说：“我带兵起义至今已经八年，亲自打了七十多仗，我所抵挡的敌人都被打垮，我所攻击的敌人无不降服，从来没有失败过，因而能够称霸，据有天下。可是如今终于被困在这里，这是上天要灭亡我，决不是作战的过错。今天肯定得决心战死了，我愿意给诸位打个痛痛快快的仗，一定胜它三回，给诸位冲破重围，斩杀汉将，砍倒军旗，让诸位知道的确是上天要灭亡我，决不是作战的过错。”于是把骑兵分成四队，面朝四个方向。汉军把他们包围起几层。项王对骑兵们说：“我来给你们拿下一员汉将！”命令四面骑士驱马飞奔而下，约定冲到山的东边，分作三处集合。于是项王高声呼喊着冲了下去，汉军像草木随风倒伏一样溃败了，项王杀掉了一名汉将。这时，赤泉侯杨喜为汉军骑将，在后面追赶项王，项王瞪大眼睛呵叱他，赤泉侯连人带马都吓坏了，倒退了好几里。项王与他的骑兵在三处会合了　。汉军不知项王的去向，就把部队分为三路，再次包围上来。项王驱马冲了上去，又斩了一名汉军都尉，杀死有百八十人，聚拢骑兵，仅仅损失了两个人。项王问骑兵们道：“怎么样？”骑兵们都敬服地说：“正像大王说的那样。”

这时候，项王想要向东渡过乌江。乌江亭长正停船靠岸等在那里，对项王说：“江东虽然小，但土地纵横各有一千里，民众有几十万，也足够称王啦。希望大王快快渡江。现在只有我这儿有船，汉军到了，没法渡过去。”项王笑了笑说：“上天要灭亡我，我还渡乌江干什么！再说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西征，如今没有一个人回来，纵使江东父老兄弟怜爱我让我做王，我又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纵使他们不说什么，我项籍难道心中没有愧吗？”于是对亭长说：“我知道您是位忠厚长者，我

骑着这匹马征战了五年，所向无敌，曾经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掉它，把它送给您吧。”命令骑兵都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追兵交战。光项籍一个人就杀掉汉军几百人。项王身上也有十几处负伤。项王回头看见汉军骑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相识吗？”马童这时才跟项王打了个对脸儿，于是指给王翳说：“这就是项王。”项王说：“我听说汉王用黄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征求我的脑袋，我就把这份好处送你吧！”说完，自刎而死。王翳拿下项王的头，其他骑兵互相践踏争抢项王的躯体，由于相争而被杀死的有几十人。最后，郎中骑将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争得一个肢体。五人到一块把肢体拼合，正好都对。因此。把项羽的土地分成五块；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niè，聂）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全都投降了汉王，只有鲁县不降服。汉王率领天下之兵想要屠戮鲁城，但考虑到他们恪守礼义，为君主守节不惜一死，就拿着项王的头给鲁人看，鲁地父老这才投降。当初，楚怀王封项籍为鲁公，等他死后，鲁国又最后投降，所以，按照鲁公这一封号的礼仪把项王安葬在穀城。汉王给他发丧，哭了一通后才离去。

项氏宗族各旁枝，汉王都不加杀戮。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都属于项氏，汉王赐姓刘。

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可能是两个瞳人儿。又听说项羽也是两个瞳人儿。项羽难道是舜的后代吗？不然他的发迹怎么那么突然啊！秦朝搞糟了它的政令，陈涉首先发难，各路豪杰蜂拥而起，你争我夺，数也数不清。然而项羽并非有些许权柄可以凭藉，他趁秦末大乱之势兴起于民间，只三年的时间，就率领原战国时的齐、赵、韩、魏、燕五国诸侯灭掉了秦朝，划分天下土地，封王封侯，政令全都由项羽发出，自号为“霸王”，他的势位虽然没能保持长久，但近古以来象这样的人还不曾有过。至于项羽舍弃关中之地，思念楚国建都彭城，放逐义帝，自立为王，而又埋怨诸侯背叛自己，想成大事可就难了。他自夸战功，竭力施展个人的聪明，却不肯师法古人，认为霸王的功业，要靠武力征伐诸侯治理天下，结果五年之间终于丢了国家，身死东城，仍不觉

悟，也不自责，实在是太错误了。而他竟然拿“上天要灭亡我，不是用兵的过错”这句话来自我解脱，难道不荒谬吗？

吕太后本纪

吕太后是高祖贫贱时的妻子，生了孝惠帝和鲁元太后。到高祖做汉王时，又娶了定陶人戚姬，非常宠爱她，生了赵隐王刘如意。孝惠帝为人仁惠柔弱，高祖认为不象自己，常想废掉他，改立戚姬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因为如意象自己。戚姬得到宠爱，常跟随高祖到关东，她日夜啼哭，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取代孝惠帝做太子。吕后年纪大，经常留在家中，很少见到高祖，和高祖越来越疏远。如意被立为赵王之后，好几次险些取代了太子的地位，靠着大臣们的极力诤谏，以及留侯张良的计策，太子才没有被废掉。

吕后为人刚强坚毅，辅佐高祖平定天下，诛杀韩信、黥（ｑíｎｇ，情）布、彭越等大臣也多有吕后之力。吕后有两个哥哥，都是高祖的部将。大哥周吕侯吕泽死于战争，他的儿子吕台被封为郦（ｌì，丽）侯，吕产被封为交侯；二哥吕释之被封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甲辰日，高祖逝于长乐宫，太子承袭帝号做了皇帝。当时高祖有八个儿子：长子刘肥是惠帝的异母兄，被封为齐王，其余都是惠帝的弟弟，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被封为赵王，薄夫人的儿子刘恒被封为代王，其他妃嫔的儿子，刘恢被封为梁王，刘友被封为淮阳王，刘长被封为淮南王，刘建被封为燕王。高祖的弟弟刘交被封为楚王，高祖兄的儿子刘濞（ｂì，闭）被封为吴王。非刘氏的功臣鄱（ｐó，婆）君吴芮（ｒｕì，锐）的儿子吴臣被封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恨戚夫人和她的儿子赵王，就命令永巷令把戚夫人囚禁起来，同时派人召赵王进京。使者往返多次，赵国丞相建平侯周昌对使者说：“高皇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纪还小。我听说太后怨恨戚夫人，想把赵王召去一起杀掉，我不能让赵王前去。况且赵王又有病，不能接受诏命。”吕后非常恼怒，就派人去召周昌。周昌被召到长安，吕后又派人去召赵王。赵王动身赴京，还在半路上。惠帝仁慈，知道太后恼恨赵王，就亲自到霸上去迎接，跟他一起回到宫中，亲自保护，跟他同吃同睡。太后想要杀赵王，却得不到机会。孝惠元年（前194）十二月一天清晨，惠帝出去射箭。赵王年幼，不能早起。太后得知赵王独自

在家，派人拿去毒酒让他喝下。等到惠帝回到宫中，赵王已经死了。于是就调淮阳王刘友去做赵王。这年夏天，下诏追封郦侯吕台的父亲吕泽为令武侯。太后随即派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了哑药，扔到猪圈里，叫她“人猪”。过了几天，太后叫惠帝去看人猪。惠帝看了，一问，才知道这就是戚夫人，于是大哭起来，从此就病倒了，一年多不能起来。惠帝派人请见太后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再也不能治理天下了。”惠帝从此每天饮酒作乐，放纵无度，不问朝政，所以一直患病。

二年（前193），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都前来朝见。十月，有一天惠帝与齐王在太后面前宴饮，惠帝因为齐王是兄长，就按家人的礼节，请他坐上座。太后见此大怒，就叫人倒了两杯毒酒放在齐王面前，让齐王起来向他献酒祝寿。齐王站了起来，惠帝也站起来，端起酒杯要一起向太后祝酒。太后害怕了，急忙站起来倒掉了惠帝手里的酒。齐王觉得奇怪，因而没敢喝这杯酒，就装醉离开了席座。事后打听，才知道那是毒酒，齐王心里很害怕，认为不能从长安脱身了，非常焦虑。齐国的内史向齐王献策说：“太后只有惠帝和鲁元公主两个孩子。如今大王您拥有七十多座城，而公主只享食几座城的贡赋。大王如果能把一个郡的封地献给太后，来作公主的汤沐邑，供公主收取赋税，太后一定高兴，您也就不必再担心了。”于是齐王就献上城阳郡，为了讨好太后，并违背常礼尊自己的异母妹鲁元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很高兴，就接受了。于是在齐王在京的官邸摆设酒宴，欢饮一番，酒宴结束，就让齐王返回封地了。三年（前192），开始修筑长安城，四年（前191），完成了一半，五年（前190）、六年（前189）全部竣工。诸侯都来京聚会，十月入朝祝贺。

七年（前188）秋季八月戊寅日，惠帝逝世。发丧时，太后只是干哭，没有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任侍中，只有十五岁，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如今去世了，太后只干哭而不悲通，您知道这里的原因吗？”陈平问：“是什么原因？”辟强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顾忌的是你们这班老臣。如果您请求太后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领两宫卫队南北二军，并请吕家的人都进入宫中，在朝廷里掌握重权，这样太后就会安心，你们这些老臣也就能够幸

免于祸了。”丞相照张辟强的办法做了。太后很满意，才哭得哀痛起来。吕氏家族掌握朝廷大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于是大赦天下。九月辛丑日，安葬惠帝。太子即位做了皇帝，到高祖庙举行典礼，向高祖禀告。少帝元年（前187），朝廷号令完全出自太后。

太后行使皇帝的职权之后，召集大臣商议，打算立诸吕为王。先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高帝曾杀白马，和大臣们立下誓约，‘不是刘氏子弟却称王的，天下共同诛讨他’。现在如果封吕氏为王，是违背誓约的。”太后很不高兴。又问右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周勃等人回答：“高帝平定天下，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太后代行天子之职，封吕氏诸兄弟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后大喜，于是退朝。王陵责备陈平、周勃：“当初跟高帝歃（ｓｈà，厦）血盟誓时，你们难道不在吗？如今高帝去世，太后是临朝执政的女主，却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竟然纵容她的私欲，迎合她的心愿，违背与高帝立下的誓约，将来还有什么脸面见高帝于黄泉之下呢？”陈平、周勃说：“如今在朝廷上当面反驳，据理诤谏，我们比不上您；而要保全大汉天下，安定刘氏后代，您又比不上我们。”王陵无话可答。十一月，太后想要罢免王陵，就拜他为皇帝的太傅，夺了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于是就称病免职回乡了。吕后任命左丞相陈平做了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其（ｙìｊī，异基）做了左丞相。但左丞相审食其不管应该做的事情，而只是监督宫中事务，就象郎中令一样。审食其原先做过太后的舍人，曾随太后落入项羽军中，所以很得宠信。常常决断大事，朝廷大臣处理政务都要通过他来决定。吕后又追尊郦侯吕台的父亲吕泽为悼武王，想由此开头来封诸吕为王。

四月，太后准备封诸吕为侯，就先封高祖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去世，赐给她谥号为鲁元太后，封她的儿子张偃为鲁王。鲁王的父亲就是宣平侯张敖。封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刘章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封齐国的丞相齐寿为平定侯。封少府阳成延为梧侯。接着就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又想封诸吕为王，先封惠帝后宫妃子所生的儿子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山为襄阳侯，刘朝为轵（ｚｈǐ，只）侯，刘武为壶关侯。太后暗示大臣们，大臣们就请求封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

同意了。建成侯吕释之去世，继承侯位的儿子因为有罪而被废除，就封他的弟弟吕禄为胡陵侯，做为继承建成侯的后代。二年（前186），常山王刘不疑去世，封他的弟弟襄阳侯刘山为常山王，改名刘义。十一月，吕王吕台去世，谥为肃王，他的儿子吕嘉接替为王。三年（前185），无可记之事。四年（前184），吕后封她的妹妹吕嬃（Xū，须）为临光侯，封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又封了诸侯王的丞相五人为侯。

宣平侯张敖的女儿做孝惠皇后时，没有儿子，假装怀孕，抱来后宫妃子生的孩子说成是自己所生，杀掉他的母亲，立他为太子。惠帝去世，太子立为皇帝。后来皇帝略微懂事时，偶然听说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自己并不是皇后的亲生儿子，就口出怨言，说：“皇后怎么能杀死我的母亲却把我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呢？我现在还小，等长大成人后我就造反。”太后听说这件事以后很担心，害怕他将来作乱，就把他囚禁在永巷宫中，声称皇帝得了重病，左右大臣谁也见不到他。太后说：“凡是拥有天下掌握万民命运的人，应该象上天覆盖大地、象大地容载万物一样抚育百姓，皇帝有欢悦爱护之心安抚百姓，百姓就会欢欣喜悦地侍奉皇帝，这样上下欢悦欣喜的感情相通，天下就能太平。如今皇帝病重，经久不愈，以致神志昏乱失常，不能继承帝位供奉宗庙祭祀了，因此不能把天下托付给他，应该找人代替他。”群臣都叩头说：“皇太后为天下百姓谋划，对安定宗庙社稷的思虑极为深远，我们恭敬地叩头听命。”于是废了皇帝的帝位，太后又在暗中杀了他。五月丙辰日，立常山王刘义为皇帝，改名叫刘弘。没有改称元年，是因为太后在行使着皇帝的职权。改封轵侯刘朝为常山王。设置太尉的官职，绛侯周勃当了太尉。五年（前183）八月，淮阳王刘强去世，封他的弟弟壶关侯刘武为淮阳王。六年（前182）十月，太后说吕王吕嘉行为骄横跋扈，废掉了他，封肃王吕台的弟弟吕产为吕王。夏天，大赦天下。封齐掉惠王的儿子刘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前181）正月，太后召赵王刘友进京。刘友的王后是吕氏的女儿，刘友不喜欢她，而喜欢其他的姬妾，这个吕氏的女儿很嫉妒，恼怒之下离开了家，到吕后面前诽谤刘友，诬告刘友曾经说：“吕氏怎么能封王！太后百年之后，我一定收拾他们。”太后大怒，因此召赵王来

京。赵王到京后，太后把他安置在官邸里却不接见，并派护卫队围守着，不给他饭吃。赵王的臣下有偷着给送饭的，就被抓起来问罪。赵王饿极了，就作了一首歌，唱道：

“诸吕朝中掌大权啊，刘氏江山实已危；

以势胁迫诸王侯啊，强行嫁女为我妃。

我妃嫉妒其无比啊，竟然谗言诬我罪；

谗女害人又乱国啊，不料皇上也蒙昧。

并非是我无忠臣啊，如今失国为哪般？

途中自尽弃荒野啊，曲直是非天能辨。

可惜悔之时已晚啊，宁愿及早入黄泉。

为王却将饥饿死啊，无声无息有谁怜！

吕氏天理已灭绝啊，祈望苍天报仇冤。”

丁丑日，赵王被囚禁饿死，按照平民的葬礼，把他埋在长安百姓坟墓的旁边。

己丑日，发生日食，白昼变得跟黑夜一样。太后非常嫌恶，心中闷闷不乐，对左右的人说：“这是因为我啊。”

二月，改封梁王刘恢为赵王。吕王吕产被改封为梁王，但梁王没有去封国，留在朝廷担任皇帝的太傅。封皇帝之子平昌侯刘太为吕王。把梁国改为吕国。原来的吕国改名为济川国。太后的妹妹吕嬃有个女儿嫁给营陵侯刘泽为妻，刘泽当时担任大将军。太后封诸吕为王，怕自己死后刘泽作乱，于是就封刘泽为琅邪王，想借此来稳住他的心。

梁王刘恢改封为赵王后，心里不高兴。太后就把吕产的女儿嫁给赵王做王后。王后的随从官员都是吕家的人，专揽大权，暗中监视赵王，

赵王不能随意行动。赵王有个宠爱的姬妾，王后派人用毒酒毒死了她。赵王于是作诗四章，让乐工们歌唱。赵王内心悲痛，六月就自杀了。太后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赵王为了女人就连祭祀宗庙的礼仪都不要了，于是废除了他后代的王位继承权。

宣平侯张敖去世，封他的儿子张偃为鲁王，赐给张敖鲁元王的谥号。

秋天，太后派使者去告诉代王刘恒，想要改封他为赵王。代王辞谢了，表示愿意守卫边远的代国。

太傅吕产，丞相陈平等人向太后进言说，武信侯吕禄是上侯，在列侯中排在第一位，请求立他为赵王，太后同意，并追尊吕禄的父亲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刘建去世，他有一个姬妾生的儿子，太后派人把他杀了，燕灵王绝了后代，封国被废除。八年（前180）十月，立吕肃王的儿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吕通的弟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旬，吕后举行了除灾求福的祓（ｆú，福）祭，回来路过轵道亭时，看到一个东西象是一条黑狗，一下子撞到她的腋下，忽然又不见了。让人占卜，说是赵王刘如意在作祟，从此太后得了腋下疼痛的病。

吕后因为外孙鲁元王张偃年幼，又老早就死了父母，孤单势弱，就封了张敖前妾所生的两个儿子，封张侈为新都侯，张寿为乐昌侯，来辅佐鲁元王张偃。又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封吕荣为祝兹侯。宫中宦官担任令和丞的都封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旬，吕后病重，就任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王吕产统领南军。吕后告诫吕禄、吕产说：“高帝平定天下后，曾和大臣们立下誓约，说：‘不是刘氏子弟却称王的，天下共同诛讨他。’现在吕家的人被封为王，大臣们心中不平。我如果死了，皇帝年轻，大臣们恐怕要作乱。你们一定要握住兵仅，保卫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不要被人所制服。”辛巳日，吕后去世，留下诏书，赐给每个诸侯王黄金千斤。将、相、列侯、郎、吏等都按位次赐给黄金。大赦天下。以吕王吕

产为相国，以吕禄的女儿为皇后。

吕后安葬以后，用左丞相审食其做皇帝的太傅。

朱虚侯刘章有气概有勇力，东牟侯刘兴居是他的弟弟，二人都是齐哀王刘襄的弟弟，住在长安。当时，诸吕独揽大权，打算作乱，但他们畏惧高帝的老臣周勃、灌婴等人。未敢妄动。朱虚侯的妻子是吕禄的女儿，因此他私下里了解到诸吕的阴谋。他怕自己被杀，就暗中派人告诉他的哥哥齐王刘襄，想要让他发兵西进，诛杀诸吕自立为帝。朱虚侯自己准备在朝廷里联合大臣们作内应。齐王准备发兵，他的丞相不服从。八月丙午日，齐王准备派人诛杀丞相，丞相召（ｓｈào，邵）平于是造反，发动军队想要围攻齐王，齐王因此杀了丞相，接着发兵东进，诈夺了琅邪王刘泽的军队，然后把两支军队一并率领起来向西进发。此事在《齐悼惠王世家》中有记载。

齐王写信给各诸侯王说：“高帝平定天下后，分封子弟为王，悼惠王被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孝惠帝派留侯张良立我为齐王。孝惠帝逝世，吕后执掌朝权，年事已高，听信诸吕，擅自废掉和改立皇帝，又接连杀了刘如意、刘友、刘恢三个赵王，废除了梁、赵、燕三个刘氏封国，用来封诸吕为王，还把齐国一分为四。虽有忠臣进言劝谏，可是吕后昏乱糊涂听不进去。如今吕后逝世，而皇帝还很年轻，不能治理天下，本应依靠大臣、诸侯。可是诸吕却随意自己提高官职，聚兵率卒，增加威势，胁迫列侯、忠臣，假传皇帝之命，向天下发号施令，刘氏宗庙因此濒临危境。我率兵入京就是去杀不该为王的人。”朝廷知道后，相国吕产等人就派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齐王。灌婴到了荥阳，和将士们商议说：“诸吕在关中握有兵权，图谋颠覆刘氏，自立为帝。如果我打败齐国回去报告，就是给吕氏增了实力。”于是把军队留驻在荥阳，派使者告知齐王及各国诸侯，要和他们联合起来，等待吕氏发动变乱，再共同诛灭他们。齐王得知灌婴的打算以后，就带兵返回齐国的西部边界，等待按照约定行事。

吕禄、吕产想要在关中发动叛乱，但在朝廷他们害怕绛侯、朱虚侯等人，在外面他们害怕齐、楚二国的军队，又担心灌婴背叛他们，所以想等到灌婴的军队与齐王交战后再起事，所以犹豫不决。当时，名义上

是少帝弟弟的济川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以及吕后的外孙鲁元王张偃，都因年纪太小未去封国，住在长安。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各自带兵分居南北二军，他们都是吕家的人，列侯群臣都感到不能自保性命。

太尉绛侯周勃不能进入军营主持军务。曲周侯郦商年老有病，他儿子郦寄和吕禄要好。绛侯就跟丞相陈平商议，派人挟持郦商，让他儿子郦寄前去骗吕禄，说："高帝和吕后共同平定天下，刘氏被立为王的九人，吕氏被立为王的三人，都是大臣们商议过的，此事已通告诸侯，诸侯都认为这样合适。现在太后逝世，皇帝年轻，而您佩带着赵王的印，不赶快回去守卫封国，却担任上将军，率军留驻此地，让大臣诸侯们产生怀疑。您为什么不把将印归还给朝廷，把兵权交还给太尉呢？也请梁王归还相国印，和大臣们订立盟约，返回封国，这样齐国必然罢兵，大臣也能心里踏实，您也可以在千里封国高忱无忧地做您的王了，这是有利于子孙万代的好事呀。"吕禄果然相信了他的建议，准备交出将军印，把军队归还给太尉。派人把这事告知吕产和吕家的老人们，这些人有的认为可行，有的认为不行，意见不一，迟疑未决。吕禄信任郦寄，常和他一起出外游玩射猎。一次经过他姑姑吕嬃的府第，吕嬃大发雷霆，说："你做为将军却放弃军队，我们吕家如今就要没有容身之地了。"接着把所有的珠玉宝器都抛撒到庭堂下面，说："再也不替别人保存这些玩艺儿了。"

左丞相审食其被免职。

八月庚申日早晨，代理御史大夫职务的平阳侯曹窋（ｚｈú，竹），会见相国吕产商议事情。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出使回来，趁机责备吕产说："大王早不到封国去，现在即使想走，还走得成吗？"接着就把灌婴与齐楚联合，准备诛灭诸吕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吕产，催促吕产赶快进宫。平阳侯曹窋大体听到了这些话，立即跑去告诉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太尉想进入守卫吕后所居长乐宫的北军，因为长乐宫原为吕后所居，是诸吕的活动中心，而且北军力量较强，所以没能进去。襄平侯纪通主管符节，太尉就让纪通拿着符节，假传皇帝诏令，要让太尉进入北军。太尉又派郦寄和典客刘揭先去劝说吕禄："皇帝命太尉主管北军，

让您回封国去，还是赶快交出将军印，及早离开，不然，大祸将要临头了。”吕禄认为郦寄不会欺骗他，就解下将军印交给典客，把兵权交给太尉。太尉拿着将印进入军门，向军中发令：“拥护吕氏的袒露右臂，拥护刘氏的袒露左臂。”军中将士都袒露左臂拥护刘氏。太尉还没到北军时，吕禄已经交出将军印离开了军营，太尉于是统率了北军。

然而南军还在吕氏手里。平阳侯曹窋听到吕产的阴谋，告诉了丞相陈平以后，陈平就召来朱虚侯刘章，让他协助太尉。太尉派朱虚侯监守军门，命令曹窋通知未央宫卫尉：“不准放相国吕产进入殿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离开北军，就进入未央宫，准备作乱，但进不了殿门，在那里走来走去，徘徊不定。平阳侯担心不能取胜，就驱马跑去告诉太尉。太尉也担心不能战胜诸吕，没敢明言杀掉吕产，就派朱虚侯进宫，对他说：“赶快进宫保卫皇帝。”朱虚侯要求派兵，太尉给他一千多人。朱虚侯进入未央宫，就看见吕产已在宫中。到吃晚饭的时分，朱虚侯向吕产发起攻击，吕产逃走。这时狂风大作，吕产的随从官员一片混乱，无人再敢抵抗。朱虚侯率兵追赶吕产，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厕所中把他杀掉了。

朱虚侯刘章杀掉吕产后，皇帝派谒者手持符节前来慰劳。朱虚侯想夺过符节，谒者不肯。刘章就跟谒者同乘一辆车，凭借谒者手中的符节在宫中驱马奔跑，斩了长乐宫的卫尉吕更始。然后跑回北军向太尉报告。太尉起身向朱虚侯拜贺说：“我们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吕产，因为他身为相国，又掌握着南军，现在已经把他杀了，刘氏天下就安定了。”随即派人分头把吕氏的男男女女全部抓来，不分老少，一律斩杀。辛酉日，将吕禄抓获斩首，用鞭杖竹板打死吕嬃。又派人杀了燕王吕通，并废掉了鲁王张偃。壬戌日，恢复了皇帝太傅审食其左丞相的职务。戊辰日，改封济川王刘太为梁王，立赵幽王的儿子刘遂为赵王。派朱虚侯把诛杀诸吕的事情通知齐王，让他收兵。灌婴也从荥阳收兵回京。

朝廷的大臣们聚在一起秘密商量，说：“少帝以及吕（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都不是孝惠皇帝真正的儿子。吕后用欺诈的手段，把别人的儿子抱来谎称是惠帝的儿子，杀掉他们的生母，养

在后宫，让孝惠皇帝把他们认做自己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或者封为诸侯王，来加强吕氏的势力。如今已经把诸吕全部消灭了，却还留着吕氏所立的人，那么等到他们长大后掌了权，我们这班人就要被灭族了。不如现在挑选一位最贤明的诸侯王，立他为皇帝。”有人说：“齐悼惠王刘肥是高帝的长子，现在他的嫡子为齐王，从根儿上说，是高帝的嫡长孙，可以立为皇帝。”但大臣们都说：“吕氏就凭着他们是外戚而专权作恶，几乎毁了刘氏天下，害了功臣贤良。现在齐王外祖母家姓驷，驷钧是个恶人，如果立齐王为皇帝，那就又成了吕氏的天下。”大家考虑立淮南王刘长，又觉得他太年轻，外祖母家也很凶恶。最后大家说：“代王刘恒是现今高帝儿子中最大的了，为人仁孝宽厚。太后薄夫人娘家谨慎善良。再说，拥立最大的儿子本来就名正言顺，而且代王又以仁爱孝顺闻名天下，立他为帝合适。”于是就一起暗中派使者去召代王进京。代王派人推辞。使者再次前来，代王才带着随从人员乘坐六辆驿车进京。闰九月月末己酉日到达长安，住在代王的官邸。大臣们都前去拜见，把天子的玉玺奉上，一起尊立代王为天子。代王一再推辞，群臣坚决请求，最后才答应了。

车牟侯刘兴居说：“诛灭吕氏我没有功劳，请让我去清理皇宫。”就和太仆汝阴侯滕公夏侯婴一起入宫，到少帝面前说：“你不是刘氏的后代，不应立为皇帝。”接着回过头来挥手让少帝左右的卫士放下兵器离去。有几个人不肯，宦者令张泽说明情况，他们也把兵器放下了。滕公于是叫来车子，载着少帝出了皇宫。少帝问：“你们要带我到哪儿去？”滕公说：“出去找个地方住。”就让他住在少府。然后侍候着天子乘坐的法驾，到代王官邸迎接代王，向他报告：“宫室已经仔细清理完毕。”代王当天晚上进入未央宫。有十名谒者持戟守卫端门，喝问：“天子还在，你是什么人要进去？”代王叫过太尉，让太尉去向他们说明，这十个谒者就都放下兵器离去了。代王于是进入内廷执掌朝政。当天夜里，主管部门的官员分头到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和少帝的住处把他们杀死。

代王被立为天子，在位二十三年去世，谥号是孝文皇帝。

太史公说：孝惠皇帝和吕后在位的时候，百姓得以脱离战国时期的

苦难，君臣都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休养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安闲无为，吕后以女主身份代行皇帝职权，施政不出门户，天下却也安然无事。刑罪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少。百姓专心从事农耕，衣食富足起来了。

景帝本纪

孝景皇帝刘启，是孝文皇帝排行在中间的儿子。他的生母是窦太后。孝文皇帝在代国的时候，前一个王后有三个儿子，等到窦太后得宠，前一个王后去世，三个儿子也相继死亡，所以景帝得以继承帝位。

前元元年（前156）四月乙卯日，大赦天下。乙巳日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五月，下诏减去一半田租。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诏令群臣不必为此上朝拜贺。这年，匈奴侵入代地，朝廷与匈奴定约和亲。

二年（前155）春天，封原相国萧何的孙子萧系为武陵侯。规定男子满二十岁开始著于名籍服徭役。四月壬午日，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去世。景帝的儿子广川王刘彭祖、长沙王刘发都回自己的封国去了。丞相申屠嘉去世。八月，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出现在天空的东北方向。秋天，衡山一带下了冰雹，雹子最大的达直径五寸，最深的地方达二尺。火星逆向运行到北极星所处的星空。月亮从北极星星空穿过。木星在太微垣区域逆向运行。下诏设置南陵和内史、祋祤（ｄｕìｘǔ，对许）三个县。

三年（前154）正月乙巳日，大赦天下。流星出现在西方。天火烧掉了洛阳的东宫大殿和城楼。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和胶东王刘雄渠反叛，起兵向西进发。景帝为安抚反叛的诸侯王而杀了晁错，派遣袁盎通告七国，但他们仍不罢兵，继续西进，包围了梁国。景帝于是派了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率军讨伐，平定了叛乱。六月乙亥日，下诏赦免被打散逃亡的叛军和楚元王的儿子刘艺等参与谋反的人。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立皇子刘端为胶西王，刘胜为中山王，改封济北王刘志为淄川王，淮阳王刘余为鲁王，汝南王刘非为江都王。齐王刘将庐、燕王刘嘉都去世了。

四年（前153）夏天，立皇太子。立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日，大赦天下。闰九月，把易阳改名为阳陵。重新在水陆要道设置关

卡，用凭证方得出入。冬天，改赵国为邯郸郡。

五年（前152）三月，修建阳陵和渭桥。五月，拨钱二十万，招募民众迁居阳陵。从西边来的大风暴侵袭江都一带，毁坏城墙十二丈。丁卯日，景帝封姐姐长公主的儿子陈  为隆虑侯。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六年（前151）春天，封中尉卫绾为建陵侯，江都国丞相程嘉为建平侯，陇西郡太守公浑邪为平曲侯，赵国丞相苏嘉为江陵侯，前将军栾布为（ｓｈū，输）侯。梁王，楚王都去世了。闰九月，砍伐驰道两旁的树木，填平兰池。

七年（前150）冬天，废掉栗太子刘荣，封他为临江王。十一月最后一天，发生日食。春天,赦免和释放修建阳陵的囚犯和奴隶。丞相陶青被免职。二月乙巳日,任命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日，立胶东王的母亲为皇后;丁巳日,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叫彻。

中元元年（前149），封前御史大夫周苛的孙子周平为绳侯，前御史大夫周昌的孙子周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日，大赦天下，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废除不准商人、入赘女婿做官和不准犯过罪的官吏重新做官的法令。发生地震。衡山、原都地区下了冰雹，最大的达直径一尺八寸。

中元二年（前148）二月，匈奴侵入燕地，朝廷因而断绝与匈奴和亲。三月，下令召临江王刘荣来京问罪，刘荣畏罪，就在中尉郅（ｚｈì，至）都的府第中自杀了。夏天，立皇子刘越为广川王，刘寄为胶东王。分封了四个列侯。九月甲戌日，发生日食。

中元三年（前147）冬天，废除诸侯国中御史中丞一职。春天，匈奴的两个王率领自己的部众前来归降，都被封为列侯。立皇子刘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现在天空的西北方。丞相周亚夫被免职，任命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发生地震。九月最后一天戊戌日，发生日食。在京城的东都门外驻扎军队。

中元四年（前146）三月，修建德阳宫。发生大蝗灾。秋天，赦免修建阳陵的囚犯。

中元五年（前145）夏，立皇子刘舜为常山王。分封了十个侯。六月丁巳日，大赦天下，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全国发生严重涝灾。将诸侯国的丞相改称为相。秋天，发生地震。

中元六年（前144）二月己卯日，景帝亲自到雍县，在效外祭祀五帝庙。三月，下冰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都去世了。分别立梁孝王的儿子刘明为济川王，刘彭离为济东王，刘定为山阳王，刘不识为济阴王，把梁国一分为五。封了四个列侯。把廷尉这个官职改名为大理，将作少府改名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改名为都尉，长信詹事改名为长信少府，将行改名为大长秋，大行改名为行人，奉常改名为太常，典客改名为大行，治粟内史改名为大农。把主管京城仓库的大内定为二千石级的官员，设置左、右内官，隶属于大内。七月辛亥日，发生日食。八月，匈奴侵入上郡地区。

后元元年（前143）冬天，把中大夫令改名为卫尉。三月丁酉日，大赦天下，赐给民众每户户主爵位一级。赐给中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和诸侯国的相以右庶长的爵位。四月，下令特许民众聚会饮酒。五月丙戌日，发生地震，早饭时又震。上庸县地震连续了二十二天，城墙被震毁。七月乙巳日，发生日食。丞相刘舍被免职。八月壬辰日，任命御史大夫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后元二年（前142）正月，一天之内连续地震三次。郅都将军率军回击匈奴。下令准许民众聚会饮酒五日。诏令内史和各郡不准用粮食喂马，违者将其马匹收归官府。规定罪犯和奴隶穿很粗糙的七↰（ｚōｎｇ，宗）布衣服。禁止用马舂米。因为这一年粮食歉收，诏令全国节约用粮，严禁不到收获时节就把口粮吃完。减少驻京的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三月，匈奴侵入雁门郡。十月，把高祖陵墓长陵附近的官田租给农民耕种　　。发生大旱灾。衡山国、河东郡和云中郡发生瘟疫。

后元三年（前141）十月，太阳和月亮连续五天呈现红色。十二月

最后一天，打雷了。太阳变成紫色。五大行星倒转运行，在太微垣区域。月亮从太微垣星区穿过。正月甲寅日，皇太子刘彻举行加冠典礼。甲子日，孝景皇帝逝世。遗诏赐给诸侯王以下至平民应该继承父业的人每人爵位一级，全国每户一百钱。把后宫宫人遣散回家，并免除其终身的赋税。太子即位，这就是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的弟弟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把景帝的灵柩安葬在阳陵。

太史公说：汉兴以来，孝文皇帝广施恩德，天下安宁。到了孝景时代，不再担心异姓诸侯王的反叛了，然而晁错建议大力削夺同姓诸侯王的封地，使得吴、楚七国一同起兵反叛，联合向西进攻朝延。这是由于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晁错又没有采取逐步削减的办法。等到主父偃提出准许诸侯王分封自己的子弟为侯的建议，才使诸侯王的势力弱下来，天下终于安定了。这样看来，国家安危的关键，难道不在于谋略吗？

吴太伯世家第一

赵季 译注

【说明】《世家》为《史记》五体之一。司马迁从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出发，把各诸侯国看做辅佐中央政权的地方政治力量，希望他们能“忠信行道”，来维护中央集权的统一。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了他创立《世家》体例的目的：“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

《史记》中共有《世家》三十篇，其内容记载了自西周至西汉初各主要诸侯国的兴衰历史。《世家》之取名就是因为“王侯开国，子孙世袭”，也就是诸侯爵位封邑世代相传，故名《世家》。后人总结为“公侯传国则为世家”（《后汉书·班彪传》），“世家以纪侯国”（赵翼《廿二史札记》）。但司马迁并不局限于仅用《世家》记载开国传家的诸侯，例如陈涉身死国除而且无后，但因“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也确曾号为陈王，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司马迁为他写了《陈涉世家》。表明了司马迁为了真实反映历史现实，而灵活运用《世家》这一体例的现实主义精神。

《世家》的叙事方法，大体与《本纪》相同，即以编年之体记载列国诸侯之事。因此刘知几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关于《世家》一体是否为司马迁所创，以前学者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司马迁是“因袭前人”，如清代秦嘉谟说：“按《太史公书》宗《世本》，其创立篇目，如《本纪》，如《世家》，如《列传》，皆因《世本》”（《世本辑补·诸书论述》）。另一种认为司马迁是“凿空独创”，如宋代晁公武说：“《史记》一百三十篇，汉太史公续其父谈书，创为义例，起黄帝迄汉武获麟之岁，撰成十二《本纪》以叙帝王，十《表》以贯岁月，八《书》以纪政事，三二《世家》以叙公侯。”我们认为，司马迁所立《世家》一体，既非纯然“仿袭前人”，也

不可能“凿空独创”，而是在前人史书体例的基础上，加以融汇贯通因革损益，创立了《世家》之体。正如梁启超所说：“其《世家》、《列传》，既综雅记，亦采琐语，则《左传》、《国语》之遗规也”，但“太史公首创纪传体，为史界不祧之祖”（《中国历史研究法》）。

《世家》一体，由于符合我国古代社会裂土封侯世袭不替的现实，所以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汉书》以下曾有些纪传体史著取消《世家》改为《列传》，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赵翼《廿二史札记》）所以《世家》一体，后代史书也屡屡采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就撰有《世家》十卷，而《宋史》亦有《世家》六卷。有的虽改名目，其体例依然，如《晋书》之《载记》、《辽史》之《外记》。正如清代王鸣盛所言：“考《世家》之名，《晋书》改称《载记》，要皆不过小小立异，大指总在司马氏牢笼中”（《十七史商榷》）。可见《世家》一体的重要影响。

本篇名为《吴太伯世家》，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约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至吴王夫差亡国（前473），长达一千二百年的一部兴亡史。通过本篇，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吴国由弱而强、又由盛而衰的完整历程。篇中再现了吴楚、吴越以及吴与中原诸侯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也反映了吴国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王室斗争和君臣龃龉。

在本篇中，司马迁用“皮里阳秋”的史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歌颂了吴太伯、季札二人不慕权力避位让国的高风亮节，无疑是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喋血残杀的一种嘲讽和反拨。同时，通过描绘公子光弒王僚的历史场面，正面揭露和鞭挞了吴国王族成员之间同室操戈以谋王位的残忍行径。并且，通过对伍子胥尽忠报国反遭赐死的具体史实的生动描述，愤慨地批判了吴王夫差的昏暗不明，抒发了对专制社会中正直贤能之士“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人生悲剧无限的同情和不平。

本篇艺术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太史公从历史现实的真实出发，塑造了几个栩栩如生性格丰富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不是平面的概念演

绎，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多重性格立体组合。例如公子光这个形象，一方面司马迁写出了他的深沉有大志及精明干练：他善于择人，擢用了孙武、子胥这样的贤臣良将；他用人不疑，信任尊重敌国的亡臣如子胥、伯嚭等人。一方面又写出了他的阴鸷残忍，为了夺取王位不惜牺牲专诸去杀死自己的骨肉弟兄。又如夫差的形象，一方面写出他誓报国仇家恨的执着精神和西破强楚、南降於越、北威齐晋、称霸中原的巨大业绩，一方面又写出他好大喜功、拒谏饰非、暴戾寡恩的怪僻个性。二者都是很成功的艺术形象。

本篇艺术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史笔的成功运用。中国史传叙事以简洁为上。本来有关吴国的史实，在《左传》及《国语·吴语·越语》中记载很多，有些言论连篇累牍。作为断代史这样写或还可以，但《史记》作为通史必然不能容纳这么庞杂的内容。因此，司马迁以“博采”为基础，而以“善择”为主导，选取那些最生动最能反映吴国基本历史面貌的言论和事实，经过去粗取精的理解消化和艺术再创造，变为言约意赅的简洁叙述和传神对话，使全篇叙述不蔓不枝线索清晰，人物语言如从口出无不毕肖。譬如黄池之会晋吴争长一节，司马迁不但删去《国语》中吴王以甲兵三万围困晋军之事，而且高度压缩了吴王、晋公的对话。《国语》中吴王原话为：“天子有命，周室卑约，贡献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无姬姓之振也，徒遽来告。孤日夜相继，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晋众庶，不式诸戎、狄、秦、楚；将不长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国。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及，以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而司马迁却抓住要害，一言以蔽之，改为“于周室我为长！”言既简练而又得其神髓，可见出太史公运用语言的高度能力。

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又有一个具有圣德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象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果然继位，就是王季，昌后来也成为文王。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ｇōｕ，勾）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附顺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太伯。

太伯死，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仲雍死，其子季简继位。季简死，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其子周章继位。那时正值武王战胜殷纣，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是吴君，就此仍封于吴。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北边的夏都故址，就是虞仲，位列诸侯。

周章死，其子熊遂继位。熊遂死，其子柯相继位。柯相死，其子强鸠夷继位。强鸠夷死，其子余桥疑吾继位。余桥疑吾死，其子柯卢继位。柯卢死，其子周繇继位。周繇死，其子屈羽继位。屈羽死，其子夷吾继位。夷吾死，其子禽处继位。禽处死，其子转继位。转死，其子颇高继位。颇高死，其子句卑继位。这时晋献公灭掉了周北虞公，为的是开拓晋国版图、征伐虢国。句卑死，其子去齐继位。去齐死，其子寿梦继位。寿梦继位后吴国方始日益强大，自称为王。

从太伯创建吴国算起，到第五代时武王胜殷朝，封其后代为二国：其一为虞国，在中原地区，其一为吴国，在夷蛮地带。到第十二代时晋国灭掉了中原地区的虞国。又过了两代，夷蛮地带的吴国兴盛起来。总计从太伯至寿梦共传十九代人。

王寿梦二年（前584），楚国流亡在外的大夫申公巫臣怨恨楚国大将子反，逃到晋国，由晋出使吴国，教给吴国用兵之术和车战之法，让他儿子做吴国的行人之官，吴国从此开始与中原各国交往。吴国开始派兵征伐楚国。十六年（前570），楚共王征伐吴国，直至衡山。

二十五年（前561），王寿梦死。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次子叫余祭（ｚｈàｉ，寨），三子叫余昧，四子叫季札。季札贤能，寿梦生前也曾想让他继位，但季札避让不答应，于是让长子诸樊继位，总理诸种事务，代理执掌国政。

王诸樊元年（前560），诸樊服丧期满，要把君位让于季札。季札推辞说：“曹宣公死后，各国诸侯和曹国人都认为新立的曹君不义，想要立子臧为曹君，子臧离开曹国，以成全曹君继续在位。君子评论子臧说他‘能遵守节义’。您作为长子本是合理的继位人，谁敢干犯您呢！当国君不是我应有之节。我虽无能，也愿学习子臧那样的义举。”吴国人

坚持要立季札，他反而抛弃了家室财产去当农民，吴人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秋天，吴又征伐楚国，楚打败了吴军。四年（前557），晋平公方始继位。

十三年（前548），王诸樊死去。留下遗命把君位传给其弟余祭，目的是想按次序以兄传弟，一定要把国位最后传至季札为止，来满足先王寿梦的遗愿。而且因为兄弟们都赞赏季札让国的高风亮节，大家都想把国君之位让给别人，这样就能依次渐渐传到季札身上了。季札被封在延陵，因此号为延陵季子。

王余祭三年（前545），齐国相庆封获罪于齐，从齐逃到吴国来。吴王把朱方县赏赐给他作为奉邑，把公主嫁给庆封，庆封结果比原先在齐国还富有。

四年（前544），吴王派季札到鲁国聘问，季札要求欣赏一下周朝廷的音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唱《周南》和《召（ｓｈào，绍）南》，季札听后说：“美啊，从音乐中听出周朝王业基础已打好，但还未获得最后成功。曲中洋溢着虽辛劳但无怨言的情绪。”乐工又演唱《邶（ｐèｉ，佩）风》，《鄘（ｙōｎｇ，拥）风》、《卫风》。季札说“美啊，深沉哪，虽遭坎坷而其精神不陷于困顿颓唐，我听说卫康叔，卫武公的德行就是如此，这是《卫风》的歌曲吧？”乐工又演唱《王风》。季札说：“美啊，其情虽忧伤而不惧葸，这是周室东迁后的歌曲吧？”又演唱《郑风》。季札说：“歌声细琐反映出其国政令苛细，人民难以忍受，这个国家恐怕要率先灭亡吧？”又演唱《齐风》。季札说：“美啊，曲调弘大深远，真有大国之风。堪为东海一方表率，这是姜太公的遗风吧！国家的前途无可限量！”又演唱《豳（ｂīｎ，宾）风》。季札说：“美啊，曲调宽弘坦荡，欢快而不过分，这是周公东征的歌曲吧？”又演唱《秦风》。季札说：“这就叫做夏声。既然歌曲曲调能演进为夏声，国家也必会日益强大，大到极点，能达到周王朝创业的程度了吧？”又演唱《魏风》。季札说：“美啊，曲调弘阔，博大而又宽和，朴实平易，行此政教再辅以道德，就能使国君成为明主了。”又演唱《唐风》。季札说：“思虑深远啊，这是陶唐氏的流风遗韵吧？不然，怎能如此忧思深远呢？如非具有美德之人的后代，怎能达到这种水平！”又演唱《陈

风》。季札说：“国无良君，又怎么能长久不亡呢？”对于《郐（ｋｕàｉ，快）风》以下的地方乐调，季札没有加以评论。又演唱《小雅》。季札说：“美啊，满怀忧思，而无叛离之意，怨悱之情忍而不发，这是周德衰微时的乐曲吧？但还有先王遗民之情啊。”又演唱《大雅》。季札说：“乐曲宽缓啊，多么和谐安乐，旋律曲折优美但基调仍刚直有力，这是周文王美德的象征吧？”又演唱《颂》。季札说：“达到音乐的极致了。曲调刚直有力却无倨傲不逊之意，旋律婉曲优美却无过分曲折之憾，节奏紧密时却无迫促窘急之嫌，节奏舒缓时却无分离割断之弊，变化丰富而不淫靡，回还反复而不令人厌倦，表现悲哀恰到好处不显得愁苦，表现欢乐时恰到好处不流于放纵，其音如圣人之才，广用智慧而永不匮乏，如圣人之德宽弘而不侈大，如圣人之理民，施惠而不显耗费，征取而不陷贪婪，音乐暂时休止时却不陷于停滞，音乐流畅前进时却不虚浮无根。五声和谐，八音协调，节拍尺寸整齐，旋律遵循法度，象征着所有圣德之人的共同风度啊。”季札看到乐工表演的《象箾（ｘｉāｏ，消）》、《南籥（ｙｕè，月）》之舞，说“很美啊，但仍有微憾。”看到舞《大武》，说：“很美啊，周朝的盛德就如此吧？”看到舞《韶濩（ｈù，户）》，说：“真象征了圣人的弘大之德，尚有自愧之心，可见达到圣人标准之难啊。”看到舞《大夏》，说：“很美啊，为民辛劳而不以有德于民而自居，除了大禹谁还能做到呢？”看到舞《招（ｓｈáｏ，勺）箾》，说：“美德的巅峰啊，太伟大了，如上天覆盖万物，如大地无不承载，再好的德行，也不会比这乐舞所象征的舜的美德更高了。观乐可以停止了，如还有别的音乐，我不敢再欣赏了。”

季札离开鲁国，就出使到齐国。劝说晏平仲说：“你快些交出你的封邑和官职。没有这二样东西，你才能免于祸患。齐国的政权快要易手了，易手之前，国家祸乱不会平息。”因此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封邑与官职，所以在栾、高二氏相攻杀的祸难中得以身免。

季札离开齐国，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如见故人。对子产说：“郑国掌握政权的人奢纵欺人，大难将临，政权定落于你身上。你执政时，要小心地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将要衰败！”离开郑国后，季札到了卫国。非常欣赏蘧瑗（ｑúｙｕàｎ，渠院）、史狗、史鰌（ｑｉū，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君子很多，因此国家无

患。”

从卫国到了晋国，季札要住在宿（qì，戚）邑，听到鼓钟作乐之声，说：“奇怪！我听说有才无德，祸必加身。这孙文子正是为此得罪国君，小心翼翼尚恐不够，还可以玩乐吗？孙文子在这里，就如燕巢于帷幕之上那样危险。而且国君尚在棺中停殡未葬，难到可以作乐吗？”于是离开了。孙文子听说后，一辈子不再听音乐。

季札到晋国，欣赏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政权将要落到这三家吧。”临离开晋国时，对叔向说：“你要勉力而行啊！晋国国君奢纵而良臣又多，大夫很富，政权将落于韩、赵、魏三家。你为人刚直，定要慎思如何免于祸患。”

季札刚出使时，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嘴里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到中原各国去出使，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那宝剑还给谁呀！”季子说：“不对，当初我内心已答应了他，怎能因为徐君之死我就违背我自己的心愿呢！”

七年（前541），楚公子围杀死楚王夹敖而自立为王，就是灵王。十年（前538），楚灵王与诸侯盟会，以征伐吴国朱方县，为了诛惩齐庆封。吴国也攻楚国，占领楚国三个城邑后离开。十一年（前537），楚征伐吴，到雩娄。十二年（前536），楚又来伐吴，在乾溪驻军数日，最后败走。

十七年（前531），王余祭死去，其弟余昧继位。王余昧二年（前529），楚公子弃疾杀死楚灵王，自己代立为君。

四年（前527），王余昧死，想传位于其弟季札。季札避让，逃离开去。于是吴人说：“先王有令，兄死弟继位，一定传国给季子。季子现在逃脱君位，那王余昧成为兄弟中最后一个当国君的人。现在他死了，其子应代其为王。”于是立起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

王僚二年（前525），公子光率兵征伐楚国，打了败仗，把吴先王之舟也丢掉了。公子光害怕因此获罪，就偷袭楚军，又夺回了王舟才回军。

五年（前522），楚国流亡之臣伍子胥逃来吴国，公子光待以客礼。公子光是王诸樊的儿子。他一直认为，“我父亲兄弟四人，应该传国传到季子。现在季子不当国君，我父亲是最先当国君的。既然不传国于季子，我应当继承我父亲当国君。”他在暗中结纳贤士，想以之袭击王僚。

八年（前519），吴王派公子光征伐楚国，大败楚军，把原楚太子建之母从居巢接回吴国。借势北伐，打败陈、蔡的军队。九年（前518），公子光又征伐楚国，攻克楚国的居巢、钟离二城。当初，楚国边城卑梁氏有少女与吴边城女子争抢采摘桑叶，两个女子的家人气愤之下互相攻杀，两国边邑的官长听说后，一怒之下互相进攻，吴国边邑被灭掉。吴国闻之大怒，所以讨伐楚国，攻取居巢、钟离二城而还。

伍子胥刚逃至吴国时，向吴王僚陈说伐楚的益处。公子光说：“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所杀，他劝您伐楚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对吴国并无好处。”伍子胥这才明白公子光别有目的，子胥寻找到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介绍给公子光。光十分高兴，才把子胥当做宾客对待。子胥退居郊野耕作度日，来等待专诸大事成功。

十二年（前515）冬，楚平王死去。十三年（前514）春，吴王想借楚国有国丧而攻伐它，派公子盖（ｇě，葛）余、烛庸带兵包围楚国的六（ｌù，陆）、灊（ｑｉán，前）二邑，派季札出使晋国，来观察诸侯的动静。谁知楚国派奇兵绝其后路，吴兵被阻不能回国。这时吴公子光说：“此时机不可失。”告诉专诸说：“不寻找就不能得到。我是真正的国王后代，应当立为国君，我正是要追求这个。季子虽然回来，也不会反对我的。”专诸说：“杀死王僚的条件已经具备，国内只有他的老母幼子，而他两个弟弟率兵攻楚，被阻绝了归路。现在吴王境外被楚国所困扰，国内没有刚直忠诚之臣，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公子光说：“我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祸福与共。”四月丙子日，公子光把甲士埋伏于地下室之中，然后请王僚来宴饮。王僚派兵列于道旁，从王宫到公子

光之家，直至光家的大门、台阶、屋门、坐席旁，布满王僚的亲兵，人人手执利剑。王僚来到后，公子光假装脚疼，藏进了地下室，派专诸将匕首藏于烤全鱼的腹中，伪装上菜。专诸将鱼送至王僚前时，从鱼腹中取出匕首刺向王僚，左右卫士急用剑刺入专诸胸膛，但王僚已被杀死。公子光果真代立为吴王，就是吴王阖庐。阖庐任命专诸之子为卿。

季札回到吴国，说：“只要对先君的祭祀不废止，人民不至于没有国君，社稷之神得到奉祀，那就是我的国君。我敢怨责谁呢？　我只有哀悼死者，事奉生者，来对待天命安排。祸乱不是自己制造，就应听从新立之君，这是先人的原则啊。”于是季札到王僚的墓上，回报了自己完成外交任务的经过，痛哭王僚一番，之后回到朝廷中自己的位置等待新君之命。吴国公子盖余，烛庸带兵在楚军围困之中，听说公子光杀死王僚自立为王，就带领军队投降了楚国，楚王把他们封在舒地。

吴王阖庐元年（前514），任命伍子胥担任行人之官并参政议国事。楚王杀死了伯州犁，其孙伯嚭（ｐǐ，痞）逃亡到吴国，吴王任命他为大夫。

三年（前512），吴王阖庐与伍子胥、伯嚭领兵征伐楚国，攻取舒邑，杀了吴国逃亡的公子盖余、烛庸。阖庐计划顺势进攻楚国首都郢（ｙǐｎ ｇ，影），将军孙武说：“军民征战已很劳顿，现在不能攻打郢都，要等待时机成熟。”四年（前511），吴又伐楚，攻下六邑与潜邑。五年（前510），吴伐越，打败越军。六年（前509），楚国派子常囊瓦征伐吴国，吴君迎头痛击，在豫章大败楚军，攻下楚国居巢才班师回吴。

九年（前506），吴王阖庐询问伍子胥和孙武说：“当初你们说不能攻打郢都，现在情况如何？”二人回答说：“楚国大将子常贪婪，唐国、蔡国都恨他。大王您如一定大举伐楚，必须联合唐、蔡二国才能成功。”阖庐听从他们，出动全部军队，与唐国蔡国一道西进伐楚，来到汉水边上。楚国也发兵抵拒，双方隔水列阵。吴王阖庐之弟夫概欲战，阖庐不许。夫慨说：“大王已把军队委托于我，作战要抓住有利时机才是上策，还等什么！”于是带领其部五千人突袭楚军，楚军大败奔逃。吴王纵兵追击。及至郢都，一共交战五次，楚兵五次被打败。楚昭王逃

出郢都，跑到郧县。郧公之弟想杀死昭王，昭王又与郧公逃到随国。吴兵进入郢都。伍子胥、伯嚭从墓中挖出楚平王尸体加以鞭打，来报杀父之仇。

十年（前505）春，越王听说吴王兵驻郢都，国内空虚，举兵伐吴。吴国派另一支军队抗击越兵。楚国向秦国告急，秦国派兵救楚击吴，吴军败北。阖庐之弟夫概看到秦兵越兵同时打败吴兵，吴王又留在楚国不归，夫概就跑回吴国自立为吴王。阖庐闻知后，就领兵回吴，攻打夫概。夫概兵败逃往楚国。楚昭王才得以于九月返回郢都，而把夫概封在堂溪，就是堂溪氏。十一年（前504），吴王命太子夫差伐楚，攻取番邑。楚王恐惧，把国都从郢迁到都（ｒｕò，若）。

十五年（前500），孔子摄行鲁国相事。

十九年（前496）夏，吴兵伐越，越王句践带兵在檇（ｚùｉ，醉）李抗击。越兵派遣敢死队挑战，三次冲向吴阵，高呼口号，自杀于阵前。吴兵只顾观看这种奇怪放松防备，越兵趁势攻击，在姑苏大败吴兵。吴王脚拇指被越军击伤，军队退却七里。吴王此时伤重而死。临死前吴王阖庐命立太子夫差为王，对夫差说“你能忘记句践杀死了你的父亲吗？”夫差回答说：“不敢忘！”过了三年，吴终于报复了越国。

吴王夫差元年（前495），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吴国坚持军事训练，一直有报复越国之志。二年（前494），吴王出动全部精兵伐越，在夫椒大败越军，终于报了姑苏失败之仇。越王勾践只得带五千甲兵躲进会稽山，派出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请求媾和，愿以越国作为吴国的奴仆之国。吴王想允许，伍子胥劝谏说：“从前有过氏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灭掉夏后帝相。帝相的妻子后缗（ｍín，民）正在怀孕，逃到有仍国生下少康。少康当了有仍国的牧正之官。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国，有虞氏怀念夏之恩德，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并封给他纶邑，当时少康只有方圆十里的土地，只有五百部下。但以后少康收聚夏之遗民，整顿官职制度。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夏禹的业绩，祭祀时以夏祖配享天帝，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都收复如初。现在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那么强大，而勾践的实力大于当年的少康。现在不借此时机彻底消灭越国力量，反而又要宽恕

他们，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而且句践为人能坚韧吃苦，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悔不及。”吴王不听子胥之计，而听从太宰嚭之言，终与越国停战，两国订立和平盟约后，吴国撤军回国。

七年（前489），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死后大臣争夺权力，新立之君幼小无势，于是兴兵北伐齐国。伍子胥劝谏说：“越王勾践吃饭不设两样以上的菜肴，穿衣不用两种以上的颜色，吊唁死者，慰问病者，这是想到利用民众伐吴报仇啊。勾践不死，必为吴国大患。现在越国是我国的心腹大患，您却不注重，反而把力量用于齐国，岂非大错特错！”吴王不听，北伐齐国，在艾陵大破齐兵。兵至缯（ｚēｎｇ，增）邑，召见鲁哀公并索取百牢。季康子派子贡列举周礼来劝说太宰嚭，吴王才停止。于是吴王留下来略取齐、鲁两国南疆土地。九年（前487），为驺国讨伐鲁国，至鲁，与鲁定盟后离开。十年（前486），趁势伐齐而归。十一年（前485），又一次北伐齐国。

越王勾践带领越国群臣朝拜吴王，献上丰厚贡礼，吴王大喜。只有伍子胥心中害怕，说：“这是要丢掉吴国啊。”于是劝谏吴王说：“越国近在腹心之地，现在我国虽能战胜齐国，好比石头田地，没有用处。而且《盘庚之诰》说，乱妄之人只有消灭干净，商王朝才能兴旺。”吴王不听，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委托给齐国鲍氏，回报吴王。吴王闻说，大怒，赐给子胥属镂之剑令其自杀。子胥临死时说：“你们在我坟上种上梓树，让他们生长到可以制器的时候吴国就要灭亡了。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在吴都东门上，让我看到越国怎样灭掉吴国。”

齐国大夫鲍氏杀死齐悼公。吴王闻说，在军门外痛苦三日，乃从海上运兵攻齐。齐人打败吴军，吴王才领兵回国。

十三年（前483），吴王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橐（ｔｕó，驼）皋盟会。

十四年（前482）春，吴王北上与诸侯盟会于黄池，想称霸中原保全周室。六月丙子，越王勾践伐吴。乙酉，越兵五千人与吴兵交战。丙戌，俘获吴国太子友。丁亥，越军进入吴国。吴人向夫差报告失败的消

息，吴王害怕会盟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有人泄露消息，吴王怒斩七人于帐前。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夺盟主之位。吴王说：“在周室宗族中我的祖先排行最大。”晋定公说：“在姬姓诸国中只有我晋国当过霸主。”晋国大夫赵鞅发怒，要攻吴王，这才让晋定公当了盟主。吴王盟会已毕，与晋定公分手，想伐宋国。太宰嚭说：“你能打败宋国，但你不能留下来占有它。”于是领兵归国。吴国没有了太子，国内空虚，吴王在外很久，士卒疲惫，于是就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

十五年（前481），齐大夫田常杀死齐简公。

十八年（前478），越国更加强大。越王勾践率兵伐吴，大败吴兵于笠泽。楚国灭了陈国。

二十年（前476），越王勾践再次伐吴。二十一年（前475），越兵围困吴国。二十三年（前473）十一月丁卯，越国打败吴国。越王勾践想把吴王夫差流放甬东，给他万户人家，让他住在那里。吴王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奉越王。我后悔不听子胥之言，让自己陷到这个地步。”于是自杀而死。越王灭掉吴国，杀死了太宰嚭，因为他不忠于主上，然后引兵归国。

太史公说：孔子说过“太伯可以说是道德的巅峰，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人民都不知用什么言辞来称赞他才好。”我读《春秋》古文，才知道中原的虞国和荆蛮的句吴是兄弟啊。延陵季子的仁爱心怀，向慕道义终生不止，能够见微知著辨别清浊。啊，又是多么见多识广、博学多知的君子啊！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①，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②，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③，文身断发④，示不可用⑤，以避季历⑥。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⑦。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①圣：道德智慧臻于极致。②及：至。本句说：太王想让季历继承自己之位，季历再传子昌。③荆蛮：上古中原人泛称荆地之民为“荆

蛮”。④文：同“纹”。纹身断发，是古代吴越地区少数民族的习惯，即身上刺上花纹，头发剪短不束冠。⑤本句意为：表示不可再被任用。古代中原人的习惯道德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于父母的，不敢毁伤。太伯、仲雍断发纹身，破坏了这种习惯，自然不会再被立为国君。⑥本句说：把继位权避让给季历。⑦句吴：又作“勾吴”。“句”字无义，是当地语言的发声词。据《史记索隐》，句吴是太伯为当地所命之名。

太伯卒①，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②，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③，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④。

①卒：死。古代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大夫死为卒。但司马迁使用并不严格。②克：战胜。武王克殷，约在前1066年。此从范文澜《中国通史》。③君吴：做吴国国君。④诸侯：古代统称中央政权分封的各国国君。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强鸠夷立。强鸠夷卒，子余桥疑吾立。余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①以开晋伐虢也②。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①前655年，晋献公向虞国借道伐虢，灭虢后，返师灭虞。事详见《晋世家》及《左传·僖公二年、五年》。②开晋：拓展晋国疆土。

自太伯作吴①，五世而武王克殷②，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③；其一吴，在夷蛮④。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⑤，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⑥。

①作：创立。②世：代。③中国：上古指中原黄河流域一带，为华夏族聚居之地。④夷蛮：古代泛指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地区。⑤二世：共七十一年，即自前655年至前585年。⑥大凡：共计。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①，自晋使吴②，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③，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④。

①亡：逃亡。奔：逃跑。此处司马迁将事件次序前后误倒。应为申公巫臣先奔晋，后怨恨子反。其事件经过如下：郑穆公之女嫁陈国大夫，称夏姬。夏姬淫荡善迷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与之通奸。夏姬之子夏徵舒杀陈灵公而自立。前598年，楚庄王伐陈杀死夏徵舒，并想娶夏姬，楚将子反也想娶夏姬。楚大夫申公巫臣用大道理劝阻了二人，并暗令夏姬回郑国娘家。前589年，申公巫臣借出使齐国之机，到郑国携带夏姬逃亡到晋国。前582年，楚子重、子反怨申公巫臣，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怒，从晋国给二人写信说："你们作为臣子邪恶贪婪，滥杀无辜，我定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事详《左传·成公二年、七年》。②使：出使。前582年，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吴王寿梦极为欣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巫臣带了三十辆兵车至吴，留给吴十五辆，还留下射手和御手。教给吴国用车战之法，战阵知识，让吴国叛楚。③其子：即狐庸。④前570年，楚子重挑选精锐伐吴，攻克吴地鸠兹，至衡山。又命将邓廖带车士三百人、步兵三千人侵吴。吴人中间阻击，生浮邓廖，楚仅车士八十人、步兵三百人生还。事详《左传·襄公三年》。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①。

①摄：总持。当国：执政。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①，让位季札。季札谢曰②："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③，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④，谁敢干君⑤！有国⑥，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⑦。"吴人固立季札⑧，季札弃其室而耕⑨，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⑩。四年，晋平公初立。

①除丧：除去丧服，指服丧期已满。丧期为一年。②谢：辞绝。③成：成全。曹宣公阵亡后，公子负刍杀太子而自立。二年后，诸侯伐

曹，俘虏曹成公负刍，欲立子臧（负刍庶兄），子臧说：“过去典册曾说：‘圣人通达于节义，其次能保守节义，最下者丧失节义。’我做国君不合节义。我虽非圣人，岂敢不守节义！”于是离开曹国，逃到宋国。诸侯无法，放回曹成公负刍。事详《左转·成公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④义嗣：附合礼义的继承人。因诸樊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合于礼制。⑤干：触犯。⑥有国：据有国家。意指当国君。⑦附于：合于。⑧固：坚持。⑨室：家室财产。⑩此事不见于《楚世家》。据《左转·襄公十三年》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养叔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余祭①，欲传以次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①本句意为：诸樊留下遗命把王位传给其弟余祭。②传以次：按兄弟排行次序传国。

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①。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②，以女妻之，富在于齐。

①齐左相封杀右相崔抒，齐人乘庆封出猎袭破其家，庆封不能归，奔鲁，又奔吴。参见《齐太公世家》。②奉邑：以收取租税作为俸禄的封地。奉，同“俸”。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①，请观周乐②。为歌《周南》、《召南》③。曰：“美哉，始基之矣④，犹未也⑤。然勤而不怨⑥。”歌《邶》、《鄘》、《卫》⑦。曰：“美哉，渊乎⑧，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⑨，是其《卫风》乎？”歌《王》⑩。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⑾”歌《郑》⑿。曰：“其细已甚(13)，民不堪也(14)，是其先亡乎？”歌《齐》(15)。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16)。表东海者(17)，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18)。曰：“美哉，荡荡乎(19)，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20) ”歌《秦》(21)。曰：“此之谓夏声(22)。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23)。

曰：“美哉，泯泯乎(24)，大而宽(25)，俭而易(26)，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27)。”歌《唐》(28)。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29)。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30)，无讥焉(31)。歌《小雅》(32)。曰：“美哉，思而不贰(33)，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34)。”歌《大雅》。曰：“广哉(35)，熙熙乎(36)，曲而有直体(37)，其文王之德乎？”歌《颂》(38)。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39)，近而不逼(40)，远而不携(41)，迁而不淫(42)，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43)，用而不匮(44)，广而不宣(45)，施而不费，取而不贪(46)，处而不底(47)。行而不流(48)。五声和(49)，八风平(50)，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51)，曰：“美哉，犹有感(52)。”见舞《大武》(53)，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54)，曰“圣人之弘也(55)，犹有惭德(56)，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57)，曰：“美哉，勤而不德(58)！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箾》(59)，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60)，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①聘：诸侯之间派使节问候。②周乐：周王朝的音乐。鲁国因为是周公的封地，曾得到周成王颁赐的天子礼乐。参见《鲁周公世家》。③《周南》：从周南地区采集来的民歌乐调。《召南》：从召南地区采集来的地方乐调。④基：奠定基础。基之：指为周王朝的王业奠定基础。⑤未：指王业还未成功。⑥勤：辛劳。怨：怨恨。季札在听了音乐之后，对每一种音乐及其歌辞都要进行评论，而且要把它们与社会历史现象联系起来。⑦《邶》、《鄘》、《卫》：指自邶、鄘、卫三国采集的乐歌。⑧渊：深厚。⑨本句意为：卫康叔曾经历管蔡之乱，虽忧伤国家动乱，但仍协助王室监理商朝遗民。卫武公曾经历幽王褒姒之难，虽忧伤国家动乱，但仍带兵帮助王室平定戎人。他们的德行就象这歌曲声调一样，忧伤而不困顿。⑩《王》：从王地采集的地方乐调。€(11)本句意为这是周王室东迁洛邑以后的乐歌吧？ (12)《郑》：从郑国采集的地方乐调。(13)细：细琐。(14)本句意为：《郑风》音乐细琐，反映了郑国政令苛细，人民难以忍受。(15)《齐》：从齐国采集的地方乐调。(16)泱泱：深远弘大。(17)表：做表率。(18)《豳》从豳地采集的地

方乐调。(19)荡荡：宽弘坦荡。(20)周公之东：指周公东征，讨伐管蔡之乱。(21)《秦》：从秦国采集的地方乐调。(22)夏声：西方之声。即西周旧都之声。秦原为戎狄，现在变其音乐为夏声，是文化进步的表现，故下句说“能夏则大”。(23)《魏》：从魏国采集的乐歌。(24)泯泯：弘大声。(25)宽：宽和。(26)俭：简朴。(27)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作“明”，是。(28)《唐》：从唐国采集的地方乐调。(29)《陈》：从陈国采集的地方乐调。(30)《郐》：从郐国采集的地方乐调。(31)讥：评论。(32)《小雅》：雅乐是周王朝的正统音乐。《大雅》产生于西周，作者大都是贵族。在雅乐的演变发展中，逐渐掺杂进了地方乐调成分，称作《小雅》，其中有产生于东迁之后的作品。(33)贰：背叛。(34)先王：指周朝初期文、武、成、康等王。(35)广：音乐宽缓。(36)熙熙：和谐安乐。(37)曲而有直体：旋律虽然抑扬顿挫高下有致，基调却刚劲有力。(38)《颂》：宗庙祭祀乐歌。(39)诎：曲折。(40)近：指节奏紧密。逼：迫促。(41)远：指节奏疏缓。携：分离。(42)迁：变化。(43)荒：放纵。以上八句是通过对《颂》乐的直接描述来表达作者对它赞美之情。(44)以下四句用比喻的方式来说《颂》乐之渊深博大。用而不匮，指《颂》乐如圣人之才，智慧虽用而不匮乏。(45)本句意为：《颂》乐如圣人之德，宽弘而不侈大。(46)施而不费，取而不贪：指《颂》乐如同圣人之理民，施惠于民而不显耗费，征取于民而不过分贪婪。(47)处：音乐暂时休止。底：停滞，(48)流：虚浮无根。(49)五声：古代音乐的五个基本音阶：宫、商、角、徵、羽。(50)八风：八方之风。一说，八风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音。参看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中》。(51)《象箾》、《南籥（ｙｕè，月）》：皆为乐舞名，相传二者都是歌颂周文王的。箾即箫，籥是一种管乐器，形状似笛。(52)感：同“憾”。(53)《大武》：武王之乐舞，相传是周公所作。(54)《韶濩》：亦作《韶護（ｈù，户》、《大濩》，相传为商汤之乐舞。(55)弘：弘大。(56)惭德：行事有缺点而内心自愧。指汤曾伐桀并将其流放，在当时是以下伐上，所以这样说。(56)《大夏》：相传为禹之乐舞名。(57)不德：不自以为有德于民。(58)《招（ｓｈáｏ，勺）(59)》：又作《韶箾》、《大韶》，舜之乐舞名。(60)焘：覆盖。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①。无邑无政，乃免

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②。

①纳：交出。邑：封邑。政：政事职务。②栾、高之难：齐景公十四年，齐国大夫栾施、高强互相进攻。详见《左传·昭公八年》。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①。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②，难将至矣③，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④：“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二人友情甚笃，“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紵衣焉”。②此处指郑国大夫伯有。侈：奢华放纵，盛气凌人。史载“郑伯有耆（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官员早朝）至未已”。又载“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辞曰：‘楚、郑方恶（外交关系恶化），而使余往，是杀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你家世世代代都是办理外交事务的）。’子晳（公孙黑）曰：‘可则往，难则已，何世之有？’伯有将强使之。”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三十年》。③此难果然发生于次年。《左传·襄　　公三十年》。秋七月，伯有“又将使子晳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烧毁伯有的窟室）。伯有奔雍梁，醒而后知之，遂奔许”。“癸丑，晨，（伯有）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穿上铠甲）于襄库，以伐旧北门。驷带率国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④说：同“悦”。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①，闻钟声②，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③，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④，犹惧不足，而又可以畔乎⑤？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⑥。君在殡而可以乐乎⑦？”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①宿：通“戚”，地名，是卫国大夫孙文子的封邑。②《卫康叔世家》载此事详：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③辩：通“办”，指有才干智略，据《史记会注考证》。④夫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此处指孙文子。孙文子曾攻击卫献公，献公逃

到齐国。孙文子立卫殇公。后来孙文子又要求晋国扣押殇公，再立献公。参见《卫康叔世家》。季札认为孙文子的行为是“辩而不德”，而且得罪于国君。⑤畔：通“般”（ｐán，盘）”，怡乐。⑥燕巢于幕：比喻处境十分危险。⑦殡：停柩待葬。古人死后装殓入棺。并不立即埋葬。而是停放于堂之西阶，过一段时间再行下葬。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①！”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②！君侈而多良③。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①萃：集中。三家：指晋国赵、韩、魏三大夫之家族。②吾子：对对方的敬爱之称。郑玄《仪礼·士冠礼注》：“吾子，相亲之辞。吾，我也。子，男子之美称。”一般只用于男子之间。③良：此处指良大夫。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①。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②，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③。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④”

①过：造访。②上国：先秦时四夷之地称中原诸国为上国。③冢树：坟上所植的树木。冢，原指高大的坟墓，后泛指坟墓。④倍：通“背”，违背。

七年①，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②，是为灵王。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③，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④，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⑤。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⑥，楚师败走⑦。

①七年：误。按此年当为“吴王余昧三年”。《十二诸侯年表》：“吴余祭四年，守门阖杀余祭。”但《年表》于此年下继续以余祭五年之名纪年，直至十七年。至下年则记为“吴余昧元年”，共四年，显误。以下本段中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亦应分别为六年、七年、八年等。②弑：古称子杀父母、臣杀君为弑。③楚灵王会诸侯、伐吴朱方及诛庆封事，可参见《楚世家》及《左转·昭公四年》，记载甚详。④事

在其年冬天。《左转·昭公四年》载：“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⑤至雩娄：误。实际上此次楚已推进到雩娄以东数百里处的坻箕山。后楚军因失利，退军后命一队伍屯守雩娄。《楚世家》未载此事，此段史实，详见《左传·昭公五年》记载。⑥次：古时行军驻留某处两夜以上称为“次”。⑦《左传·昭公六年》详载其事前因后果如下：“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囗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囗泄而杀之。”

十七年①，王余祭卒②，弟余昧立。王余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③，王余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余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余昧之子僚为王。

①十七年：误，参见上段注①。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此事：“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杀之。” ③四年：误。王余昧在位十七年。司马迁把王余祭在位四年、王余昧在位十七年颠倒，故有此一连串年代错误。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①。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②，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③，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①事详《左传·昭公十七年》：“（吴楚）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及泉，盈其隧炭，阵以待命。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借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②其事详见《楚世

家》及《伍子胥列传》。③即：今。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①，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②。因北伐，败陈、蔡之师③。九年，公子光伐楚④，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⑤，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⑥。

①《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详载吴王僚及公子光共同率军伐楚，此处司马迁略言之。②居巢：应为“郧”。详见《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郧，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此处误，当为公子光），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③参见《陈杞世家》：“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管蔡世家》无载。④此事乃因楚国攻伐引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⑤争桑：抢采桑叶。⑥两都：指上文所说之钟离、居巢。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①。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②，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③。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①说：劝说。②为戮：被杀。③他志：别的志向。此处指想夺吴国王位。

十二年冬①，楚平王卒。十三年春②，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③！我真王嗣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⑤，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⑥，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⑦，光伏甲士于窟室⑧，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⑨，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⑩。公子光详为足疾(11)，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

(12)。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13)，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①应为“十一年冬”，参见《左传》及《十二诸侯年表》。　②十三年：应为“十二年”。《十二诸侯年表》：“吴僚十二年，公子光使专诸杀僚，自立。”③不索何获：是当时中原的一句成语，意为：不寻找就不会得到。④嗣：后代。⑤两公子：指盖余、烛庸，均为王僚同母弟。⑥骨鲠：正直刚强。⑦丙子：即丙子日。古代以天干、地支相配纪日。⑧窟室：地下室。⑨门阶户席：门，古代指院门。阶，堂前台阶。户，古代堂没有门，是敞开的。堂后面是室，户是室的门。席，古人没有椅子，地上铺席而坐。这是指从院门直到内室的位置。⑩铍（ｐī，披）：两面有刃的兵器。　(11)详：通“佯”。　(12)炙鱼：即烤全鱼。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当时往席上端食品的人要裸体在门外换上衣服，以示没有暗藏武器，才能进门。进门以后不能站立，只能膝行前进，执铍的士兵用兵刃在两旁触逼着他，才能把食品献到王僚手中。所以要在鱼中藏匕首才不会被发现。(13)匈：同“胸”。此指两旁士兵同时用铍刺入专诸胸膛。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①，民人无废主②，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③，哭僚墓，复位而待④。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①废祀：断绝祭祀。本句意为：公子光也是吴先君寿梦的后代，他做国君也不会废绝对祖先的祭祀，政权并没有易姓。言外之意是不反对公子光做国君。②废主：丧失君主。③复命：出使他国回来后向国君报告任务完成情况。这里是说季札是王僚派去晋国的，因此他到王僚坟上去向王僚复命。④指回到朝廷上自己的位置，等待新国君公子光的命令。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

①。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灊②。五年，伐越，败之③。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①二公子：即盖余、烛庸。②取此二地用的是伍子胥提出的疲劳战术。《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左传·昭公三十一年》："秋，吴人侵楚，伐夷，侵灊、六。楚沈尹戌帅师救灊，吴师还。楚师迁灊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③此为吴、越首次交兵，当越候允常之世。参见《越王句践世家》及《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①，而唐、蔡皆怨之②。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③。吴王阖庐弟夫概欲战，阖庐弗许。夫概曰："王已属臣兵④，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⑤，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郧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郧公奔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①子常贪婪至极，《国语·楚语下》载："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与之语，问蓄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令尹问蓄聚积实，如饿豺狼焉，殆必亡者也。'"　②唐、蔡怨楚之原因详见《左传·定公三年》："蔡昭候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弗与，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许之。饮先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蔡侯事类似，参见《管蔡世家》。　③据

《左传·定公四年》载，楚本可兵分两路破吴军，但因内部矛盾未果实行：“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遂、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史皇谓子常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④属：同“嘱”，委托，托付。⑤冒：干犯，此处指进攻敌人。⑥《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此次战役中夫概智勇双全极详：“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概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概王曰：‘所谓“臣义而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之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忧斗，况人乎？若不知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筥。五战，及郢。”⑦吴军入郢，楚昭王奔郧等事，其详可参见《楚世家》。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①，秦遣兵救楚击吴②，吴师败。阖庐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③，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概于堂溪，为堂溪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④。楚恐而去郢徙都。

①上年楚昭王逃离郢都，使申包胥去秦求援，七日不食哭于秦廷，秦终于发兵。参见《秦本纪》、《楚世家》及《伍子胥列传》。 ②秦发五百乘救楚，六月，败吴师于稷。参见《左传·定公五年》。 ③交：俱。④据《左传·定公六年》载：“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纍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与司马迁说异。

十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①，越因伐吴②，败之姑苏③，伤吴王阖庐指④，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

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⑤！”三年，乃报越。

①吴军对越人这种自杀式挑战很奇怪，所以看楞了神，疏于防备。②《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此战极详：“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阵容严整），使死士再禽焉（两次派越勇士冲吴阵并擒拿吴军前排战士），不动（吴阵不乱）。使罪人三行（越第三次派出犯人前进到吴军前），属剑于颈（罪人按剑于自己颈上），而辞曰：‘二君有治（治军之事，指打仗）臣奸旗鼓（干犯军令）。不敏于君之行前（行阵之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吴军注视这场面），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脚大拇趾），取其一屨。还，卒于陉，去檇李七里。”③一说“姑苏”二字为衍文，檇李为越地，距吴都姑苏二百里许，而吴军只退却七里。④《越王句践世家》载“射伤吴王阖庐”，系司马迁误记，实际是用戈击伤。⑤《左传·定公十四年》：“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较合理。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①，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②，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③，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④。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⑤。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⑥，有众一旅⑦。后遂收夏众⑧，抚其官职⑨。使人诱之⑩，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11)。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相(12)，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13)。

①越王闻夫差日夜练兵欲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兴兵伐吴，大夫范蠡谏，不听。夫差闻之方才发兵击越。参见《越王句践世家》。②因：通过。行成：诸侯国之间请求媾和。详细过程参见《越王句践世家》。文种贿赂伯嚭，又向夫差游说成功。③相传夏代分封，以国为姓（参见

《夏本纪》），有过氏、斟灌氏、斟寻氏既是古国名，又是指某姓之人。有过氏，即寒浞之子浇（áo，熬）之封国。相传夏启之孙夏后相亡国后，依附二斟，浇灭二斟国而杀其君，夏后相亦被灭亡。④有仍氏：古国名，乃后缗之娘家。⑤有虞氏：古国名，为舜之后代。⑥成：方圆十里。⑦旅：五百人为一旅。⑧收：聚集。⑨抚：治理。⑩据《左传·哀公元年》载伍子胥之语为“使女艾谍浇”，即派女艾为间谍打入浇的国家内部。(11)旧物：过去的事物。指夏失国前的典章制度国土等。(12)卒：终于。平：两国讲和。(13)盟：举行歃血仪式，订立盟约。据《国语·吴语》载，由于越人的巧妙言辞，最后连歃血仪式也未举行就撤兵了。本段所写的史实，与《国语》中的《吴语》、《越语上》略有出入。《国语》记载的过程更曲折详尽，可参看。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①，新君弱②，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③，衣不重采④，吊死问疾⑤，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缯，召鲁哀公而征百牢⑥。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⑦。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驺伐鲁⑧，至，与鲁盟乃去⑨。七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⑩。

①其详情参见《齐太公世家》。②新君：指齐国新立之君晏孺子，名荼。③重味：二种以上菜肴。④重采：二种以上的颜色。⑤越王句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事迹可参见《越王句践世家》。⑥牢：古代祭祀或宴会所用的牲畜，牛羊猪各一只为一牢。按《周礼》规定，宴会用牢之数，天子为十二牢，上公九牢，候伯七牢，子、男五牢。夫差为子爵，理应只供五牢。⑦据《左传·哀公七年》，夫差征要百牢，鲁大夫子服景伯与之应对，夫差不听，鲁人不得已，只好供给百牢。伯嚭又召见季康子，季康子认为不合礼教，命子贡辞绝。司马迁把这二事合为一事，当另有所据。⑧驺：通“邹”，又作“邾”。⑨此事《左传·哀公八年》记载极详：夫差将伐鲁之前，先询问二名大夫伐鲁利害，二人意见相反。吴遂伐鲁，克东阳，战于夷。后讲和定盟而还。不具引。⑩（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本段中年代事迹多有与《左传》、《国语》不合者，不具引。略举如下：一、夫差七年无伐齐事。二、败齐于艾陵当

在夫差十二年。三、会鲁于缯当在夫差八年。四、伐齐而归当在夫差十一年。。五、复北伐齐当在夫差十二年。按：司马迁或当另有所据，不然则为误记。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①。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②，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③。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④，令可为器⑤。抉吾眼置之吴东门⑥，以观越之灭吴也。”

①参见《伍子胥列传》。越人亦贿赂伯嚭以迷惑吴王。②《盘庚之诰》：即《尚书》中的《盘庚篇》。是商王盘庚告戒臣民的讲话记录。颠越无遗：意指不要放过坏人。颠，狂。越，超出法度。无遗，消灭干净没有漏网的。③属镂：剑之名。④树：种植。梓：一种落叶乔木，生长较快，古代多用来制器。⑤意指梓树成材可以制器时，吴国就要灭亡了。⑥抉：挖。

齐鲍氏弒齐悼公①。吴王闻之，哭于军　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②。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

①参见《齐太公世家》及《田敬仲完世家》，后者说：“鲍牧与齐悼公有隙（矛盾），弒悼公。”据《左传·哀公八年》，齐悼公已杀死了鲍牧。其中显有牴牾。《宴子春秋·谏上》有“田氏杀阳生（悼公名）”，较合当时齐国形势。②《左传·哀公十年》“徐承帅舟师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③吴王与鲁、卫会，非同时事。夏会鲁哀公于橐皋，秋会卫出公于郧。详见《左传·哀公十二年》。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①。六月（戊）〔丙〕子，越王句践伐吴②。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③。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④。吴王

曰：“于周室我为长⑤。”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⑥。”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⑦。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⑧，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①全：保。②《越王句践世家》载此次伐吴，越国共出动军队四万九千人。③此句应为“吴五千人与越战”。《左传·哀公十三年》详载战斗过程：“六月丙子，越子伐吴，为二遂（兵分两路），畴无余、讴阳自南方，先及郊。吴大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于姚自泓上观之。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其父被越人俘虏，故越人张其旗），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大子曰：‘战而不克，将亡国，请待之。’弥庸不可，属（集合）众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战，弥庸获畴无余，地获讴阳。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大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丁亥，入吴。”④长：诸侯盟会时举行歃血仪式，第一个歃血的为长，即盟主。⑤周室祖先，在吴太伯一代兄弟四人，吴国祖先太伯是长子，晋国祖先季历是四子。因此夫差说应该吴为盟主。⑥伯（ｂà，坝）：通“霸”，即诸侯盟主。晋自文公、襄公、悼公、平公都曾称霸。姬姓国中，只有晋国称过霸。春秋时其他称过霸的国家都不是姬姓，如秦穆公嬴姓、齐恒公姜姓、楚庄王熊姓等。⑦司马迁在《秦本纪》、《晋世家》及《赵世家》中，均说：“卒长吴。”与《左传·哀公十三年》、《国语·吴语》同。此处当是故存异说。《吴语》记黄池之会极详，可参看。⑧罢：通“疲”。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使）〔复〕伐败吴师于笠泽①。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②。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①《左传·哀公十七年》记笠泽之战如下：“三月，越子伐吴。吴子

御之笠泽，夹水而陈。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②吴败后，曾向越王请求媾和，句践欲许，范蠡谏，终于未答应吴国的请求。参见《越王句践世家》及《国语·吴语、越语》。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①”。余读《春秋》古文②，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③。呜呼，又时其闳览博物君子也④！

①无得：不能够。这里指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对太伯的颂赞。语出《论语·泰伯第八》。②《春秋》：东周时代鲁国的一部编年史书。③清浊：喻指善恶、治乱、贤愚等对立的范畴。本句尤指季札能通过观乐来知道国家的治乱兴衰。④闳览：见多识广。博物：博学多知。

鲁周公世家第三

赵季 译注

【说明】本篇内容主要是详细地记述了西周开国重臣周公的生平事迹，并择要记载了鲁国经历三十四代君主、历时一千余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周公是我国政治史、文化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帮助周武王开创了周王朝八百年的基业，从而也把我国的第一个文明社会形式推向了巅峰，为我国民族融合、政治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所制定的“礼乐行政”，对我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也具有开山的意义，至今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仍涓涓流淌着西周时代那种重伦理、轻逸乐、好俭朴、乐献身的君子风度和集体精神。司马迁对周公不但有一种深厚的景仰之情，而且把周公作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来学习仿效，要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贡献。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激动地回忆了父亲临终时的嘱托：“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可见，周公的榜样力量是激励司马迁完成《史记》创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地来看，周、孔所创立的儒家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泯灭个性，过于保守，强调等级，以及由此带来的繁缛的礼仪……凡此种种，要批判地对待。另外，司马迁对周公的极度褒扬之中，也表现出司马迁思想的局限，古人今人多有指出，兹不赘述。下面谈谈本篇在艺术上的特点。

在本篇中，作者正是饱含着激情来塑造周公形象的。作者用四分之一的篇幅，详尽赅赡地叙述了周公的一生：幼年时代的笃仁纯孝，平定管蔡分裂叛乱时的坚定果断，牺牲个人时的义无反顾，代理国政时的忍辱负重……作者用与主人公性格相一致的深沉有力的语言娓娓道来，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胸怀博大、深沉果断，为国家利益辛劳毕生、鞠躬尽瘁的高岸君子形象，感人至深。

另外，在本篇中作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客观提供的史料基础上，通过对鲁国历史盛衰的考察和记述，生动地再现了隐桓之事、庆父之乱、襄仲杀嫡立庶、三桓攻伐公室的真实历史画面，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也揭示了鲁国由盛而衰的必然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特地采用对比的手法，来揭露那些腐朽没落的统治者的丑恶本质。一是用周公的品德与鲁国后世无道君臣进行强烈对比，二是用鲁国的所谓“洙泗礼义之邦”的高雅招牌与鲁国后期统治者的淫乱、凶残、猥琐进行对比：从而尖锐深刻地揭露了某些统治者斤斤于揖让之节的表面形式、而行事则极尽其荒淫之欲诛杀之能的极度虚伪行径，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判断能力和高度现实主义精神。

周公旦，是周武王之弟。从文王还在世时，旦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武王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武王，处理很多政务。武王九年，亲自东征至盟津，周公随军辅助。十一年，讨伐殷纣，军至牧野，周公佐助武王，发布了动员战斗的《牧誓》。周军攻破殷都，进入殷王宫。杀殷纣以后，周公手持大钺，召公手持小钺，左右夹辅武王，举行衅社之礼，向上天与殷民昭佈纣之罪状。把箕子从临禁中释放出来。封纣子武庚禄父，命管叔、蔡叔辅助他，以承续殷之祭祀。遍封功臣、同姓及亲戚。封周公于少昊故墟曲阜，就是鲁公。但不让周公去自己的封国，而是留在朝延辅佐武王。

武王战胜殷纣的次年，天下统一之业尚未成功，武王患病，身体不安，群臣恐惧，太公和召公就想虔敬地占卜以明吉凶。周公说：“不可以令我们先王忧虑悲伤。”周公于是以自身为质，设立三个祭坛，周公向北站立，捧璧持圭，向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命史官作册文祝告说：“你们的长孙周王发。辛劳成疾。如果三位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以旦代替周王发。旦灵巧能干，多才多艺，能事奉鬼神。周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会事奉鬼神。但周王发受命于天庭，要普济天下，而且能使你们的子孙在人世安定地生活，四方人民无不敬畏他。他能使天赐宝运长守不失，我们的先王也能永享奉祀。现在我通过占卜的大龟听命于先王，你们若能答应我的要求，我将圭璧献上，听从您的吩咐。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圭璧收藏起来。”周公命史官作册文向太王、王

季、文王祝告要用己身代替武王发之后，就到三王祭坛前占卜。卜人都说吉利，翻开兆书一看　，果然是吉。周公十分高兴，又开锁察看藏于柜中的占兆书，也是吉象。周公即进宫祝贺武王说：“您没有灾祸，我刚接受三位先王之命，让您只需考虑周室天下的长远之计，别无他虑。此所谓上天为天子考虑周到啊。”周公把册文收进金丝缠束的柜中密封，告诫守柜者不许泄露。第二天，武王霍然痊愈。

后来武王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ｓｈì，式）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理国政，是怕天下人背叛周室，没法向我们的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交代。三位先王为天下之业忧劳甚久，现在才刚成功。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于是终究辅佐成王，而命其子伯禽代自己到鲁国受封。周公告诫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在全天下人中我的地位不算低了。但我却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这样还怕失掉天下贤人。你到鲁国之后，千万不要因有国土而骄慢于人。”

管叔、蔡叔、武庚等人果然率领淮夷造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于是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天降福瑞，唐叔得到二茎共生一穗的粟禾，献给成王，成王命唐叔到东部周公军队驻地赠给周公，写了《馈禾》。周公接受后，感激赞颂天子之命，写了《嘉禾》。东方安定后，周公回报成王，作诗赠给成王，其诗名为《鸱鸮》（ｃｈī ｘｉāｏ，吃消）。成王也未敢责备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在镐（ｈàｏ，浩）京朝拜武王庙，然后步行至丰京朝拜文王庙，命太保召公先行到洛邑勘察地形。三月，周公去洛邑营造成周京城，并进行占卜，得象大吉，于是就以洛邑为国都。

成王长大，能够处理国事了。于是周公就把政权还给成王，成王临

朝听政。过去周公代替成王治天下时，面向南方，背对扆（yǐ，椅）壁，接受诸侯朝拜。七年之后，还政于成王，周公面向北站在臣子之位上，仍谨慎恭敬如履薄冰。

当初，成王幼小时，有病了，周公就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祝告说：“王年幼没有主张，冒犯神命的是旦。”也把那祝告册文藏于秘府，成王病果然痊愈。到成王临朝后，有人说周公坏话，周公逃亡到楚国。成王打开秘府，发现周公当年的祈祷册文，感动得泪流满面，即迎回周公。

周公归国后，怕成王年轻，为政荒淫放荡，就写了亡到楚国。成王打开秘府，发现周公当年的祈祷册文，感动得泪流满面，即迎回周公。

周公归国后，怕成王年轻，为政荒淫放荡，就写了《多士》、《毋逸》。《毋逸》说：“做父母者，经历长久时期创业成功，其子孙骄奢淫佚忘记了祖先的困苦，毁败了家业，做儿子的能不谨慎吗？因此过去殷王中宗，庄重恭敬地畏惧天命，治民时严以律己，竞竞业业不敢荒废事业自图逸乐，所以中宗拥有国家七十五年之久。殷之高宗，久在民间劳碌，与小民共同生活，他即位后居丧，三年不言语，一旦说话就得到臣民拥戴，不敢荒淫逸乐，使殷国家安定，小民大臣均无怨言，所以高宗拥有国家五十五年。殷王祖甲，觉得自己并非长子，为王不宜，因此长时间逃避于民间，深知人民需要，他安定国家、施惠于民，不悔慢鳏寡孤独之人，所以祖甲拥有国家三十三年。”《多士》说：“自汤至帝乙，殷代诸王无不遵循礼制去祭祀，勉力向德，都能上配天命。后来到殷纣时，大为荒淫逸乐，不顾天意民心，万民都认为他该杀。”“周文王每天日头偏西还顾不上吃饭，拥有国家五十年。”周公写了这些用来告诫成王。

成王居于丰京，当时天下虽已安定，但周朝的官职制度尚未安排得当，于是周公写了《周官》，划定百官职责。写了《立政》，以利百姓，百姓欢悦。

周公在丰京患病，临终时说：“一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也谦让，最后把周公葬于毕邑，伴随

文王，来表示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臣。周公去世那年秋后，庄稼尚未收割，一场暴风雷霆，禾稼倒伏，大树连根拔起。王都的人十分害怕。成王和众大夫穿好朝服打开金縢之书，看到周公愿以己身代武王去死的册文。太公、召公和成王于是问史官和有关人员，他们说："确有此事，但过去周公命令我们不许说出去。"成王手执册文而泣，说："今后不要在笃行占卜了！过去周公为王室辛劳，但我年幼不理解。现在上天发威来彰明周公之德，现在我应设祭迎其神，亦合于我们国家之礼。"成王于是举行郊天之礼，果真天下雨，风向反转，倒伏之禾全部立起。太公、召公命国人，凡倒下的大树都扶起培实土基。当年大丰收。于是成王特淮鲁国可以行郊祭天和庙祭文王之礼。鲁国所以有周天子一样的礼乐，是因为褒奖周公的德行啊。

周公死时，其子伯禽早在以前接受封国，就是鲁公。鲁公伯禽当初受封至鲁，三年以后才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说："为何如此迟晚？"伯禽说："变其风俗，改其礼仪，要等服丧三年除服之后才能看到效果，因此迟了。"太公受封于齐国，五个月后就向周公汇报施政情况。周公说："为何如此迅速？"太公说："我简化其君臣之间的仪节，一切从其风俗去做。"等后来太公听说伯禽汇报政情很迟，叹息说："唉！鲁国后代将要为齐国之臣了，为政不简约易行，人民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民，人民必然归附。"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造反之事，淮夷、徐戎也一起兴兵造反。于是伯禽率军至肹（bì，必）邑讨伐之，写了《肹誓》，说："准备你们的战甲头盔，必须良好。不许毁坏牛栏马圈。马牛走失，奴隶逃跑，军士不得擅离职守去追捕，他人之马牛奴隶跑到自己处要归还。不许劫略侵扰，不许入户盗窃。鲁国西、南、北三方近郊远郊之人，备办粮草桢幹，不许缺少。甲戌日我军修筑工事征伐徐戎，不许届时不至，否则处以极刑。"发布《肹誓》后，就讨平徐戎，安定了鲁国。

鲁公伯禽死后，其子考公酋继位。考公四年死，其弟熙继位，就是炀公。炀公修建了茅阙们。六年炀公死，其子幽公宰继位。幽公十四年，其弟（bì，必）杀幽公自立为君，就是魏公。魏公五十年死，其子厉公擢继位。厉公三十七年死，鲁人立其弟具为君，就是献公。献公

三十二年死，其子真公濞（ｐì，僻）继位。

真公十四年（前841），周厉王为政无道，出逃于彘（ｚｈì，至）邑，周公、召公共同执政。二十九年（前827），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前826），真公死，其弟敖继位，就是武公。

武公九年（前817）春，武公和长子括、少子戏，西行朝拜周宣王。宣王喜欢戏，想立戏为鲁国太子。周之大夫樊仲山甫劝谏宣王说：“废弃长子而立少子，不符合于礼制；不符合礼制，必然触犯先王之命；触犯先王之命必被诛杀：所以发令不可违背礼制。命令难以实行，政令就没有权威；命令被实行而又违背礼制，人民将不服从主上。而下级服务于上级，年轻者服务于年长者，这才符合礼制。现在天子您立诸侯之继承人，而立其少子，是教给人民违犯礼制。如果鲁国遵从您的命令，诸侯也仿效而行，先王之命必然阻塞难行；如果鲁国不遵从您废长立少的命令，您必要诛伐鲁国，您就等于自己诛伐先王之命。那时您诛伐鲁国是错误，不诛伐也是错误，请您慎重考虑。”宣王不听，终于立戏为鲁太子。夏天，武公回鲁国后去世，戏继位，就是懿公。

懿公九年（前807），懿公之兄括的儿子伯御和鲁国人攻杀懿公，立起伯御为鲁相　。伯御在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死其君伯御，而询问鲁国公子中谁能启发训导诸侯，让他做鲁国嗣君。樊穆仲说：“鲁懿公之弟称，庄重恭谨敬事神灵，敬重长者；处理事务执行法规时，必定咨询先王遗训和正确经验，不干犯先王遗训，不抵触正确经验。”宣王说：“好，这样就能训导治理其民众了。”于是在夷宫立称为鲁君，就是孝公。此后，诸侯多有违抗王命的。孝公二十五年（前771），诸侯背叛周室，犬戎人杀死幽王。秦开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769），孝公死，其子弗湟继位，就是惠公。

惠公三十年（前739），晋人杀其君昭侯。四十五年（前724），晋人又杀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前723），惠公死，长庶子息代理政务，执掌君权，就

是隐公。当初，惠公正妻无子，其贱妾声子生儿子息。息长大后，惠公为息娶宋国女。宋女来到鲁国，惠公看她美丽就夺为自己的妻子。生下儿子允。惠公将宋女升为正妻，立允为太子。到惠公死时，因为允太幼小，鲁人共同让息代理国政，不叫作即位。

隐公五年（前781），在棠地观看捕鱼。八年（前715），与郑国交换天子所赐之封邑太山的枋（ｂｅｎｇ，崩）和许田，君子讥贬这件事。

十一年（前712）冬，公子挥向隐公献媚说：“百姓认为您当国君于民有利，您就不要代理而正式做国君吧。我请求您杀掉子允，您让我当国相。”隐公说：“先君有命在前。我是因为允幼小，所以代理国政。现在允已长大，我正营造菟（ｔù，兔）裘这个地方准备养老，再把国政交给子允。”公子挥害怕子允听到自己的话而杀他，反而向子允说隐公的坏话诬陷说：“隐公想正式做国君，除掉你，你要考虑此事。请允许我为你杀死隐公。”子允答应了。十一月，隐公将要祭祀钟巫之神，在社圃斋戒，住在　（ｗěｉ，伪）氏家中。公子挥派人在　氏家杀死隐公，而立子允为鲁君，就是桓公。

桓公元年（前711），郑国用玉璧换取天子赐给鲁的封邑许田。二年（前710），鲁君命把宋国赂送的鼎放入太庙，君子讥贬此事。

三年（前709），派公子挥到齐国接娶齐女为桓公夫人。六年（前706），夫人生下一子，其生日与桓公相同，所以起名叫“同”。同长大，为太子。

十六年（前696），桓公与诸侯在曹国盟会，讨伐郑国，支持郑厉公回国执政。

十八年（前694）春，桓公准备外出，与夫人一同去齐国。申（ｘū，需）谏止，桓公不听，于是去了齐国。齐襄公与桓公夫人私通。桓公知道了怒责夫人，夫人把桓公责骂之事告诉了齐侯。夏四月丙子日，齐襄公宴请桓公，桓公酒醉后，齐襄公命公子彭生抱住桓公，又命彭生折断桓公肋骨，桓公死于车中。鲁人告于齐人说：“我们国君畏

敬您的威严，不敢安居，到齐国修两国友睦之礼。礼成而人未归，罪责无法追究，只要求得到彭生以在诸侯面前洗掉丑闻。”齐人杀死彭生以向鲁解释。鲁国人立太子同为君，就是庄公。庄公之母桓公夫人于是留在齐国，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前689）冬，伐卫，武力支持卫惠公回国执政。

八年（前686）冬，齐公子纠逃亡来鲁国。九年（前685），鲁国想武力护送子纠返齐国为君，但落后于齐桓公，齐桓公发兵攻鲁，鲁国危急，只能杀了子纠，其臣召忽从死。齐人告知鲁国要生得管仲。鲁人施伯说：“齐想得到管仲，并非想杀他，而是将要任用他，他被任用后必为鲁之大患。不如杀死管仲，把他尸体给齐国。”庄公不听，把管仲押解到齐。齐人用管仲为相。

十三年（前681），鲁庄公和大夫曹沫（ｈｕì，会）在柯地与齐桓公盟会，曹沫武力劫持齐桓公，索要鲁被齐侵占的土地，盟誓后释放桓公。桓公想毁约，管仲谏止，终于归还给鲁国被侵之地。十五年（前679），齐桓公开始称霸于诸侯。二十三年（前671），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社祭。

三十二年（前662），当初，庄公修筑一台正好俯临党氏之家，庄公见其孟女，十分喜爱，答应立她为夫人，割破胳膊订下盟誓。孟女生子斑。斑长大后，喜爱梁氏之女，前去她家看她。一个名叫荦的养马人从墙外戏弄梁氏女。斑大怒，鞭打荦。庄公听说此事，说：“荦很有膂力，应杀掉他，这人不能打完后就放了。”斑未来得及杀荦。正适庄公有病。庄公有三个弟弟，长名庆父，次曰叔牙，幼名季友。庄公娶齐女为夫人名哀姜。哀姜无子，哀姜之妹名叔姜，生子名开。庄公正夫人无子，因喜爱孟女，想立其子斑为太子。庄公病，向其弟叔牙问谁可继承君位。叔牙说：“父死子继，兄死弟及，这是鲁国常规。现有庆父，可为嗣君，您担忧什么？”庄公嫌恶叔牙想立庆父，无人时又问季友。季友说：“我昌死也要立斑为君。”庄公曰：“刚才叔牙想立庆父，怎么办？”季友就以庄公名义命令叔牙在针巫氏家中待命，派针季强迫叔牙喝毒酒，向叔牙说：“你喝了这个，可以不杀你的后人；不然，你死了，你的后人也将被杀。”叔牙于是饮毒酒而死，鲁国立叔牙之子为叔

孙氏。八月癸亥日，庄公死，季友终于立子斑为君，合于庄公遗命。子斑有丧在身，住于党氏家。

当初庆父与哀姜私通，庆父想立哀姜妹之子开。结果庄公死后季友立斑为君，十月己未日，庆父派圉人荦在党氏家杀死鲁公子斑。季友逃到陈国。庆父终立庄公子开，就是名湣公。

湣公二年（前660），庆父与哀姜私通愈益严重。哀姜与庆父商量想杀死湣公而立庆父为鲁君。庆父派卜　（ｙǐ，椅）在武闱杀死湣公。季友闻知后，与湣公弟申从陈至邾，要求鲁人接纳申为鲁君。鲁人想杀庆父，庆父害怕，逃到莒。于是季友拥戴子申回到鲁国，立为国君，就是釐（ｘī，西）公。釐公也是庄公少子。哀姜害怕，逃到邾。季友送礼给莒人索要庆父，庆父被送回，季友派人杀庆父，庆父要求允许他流亡国外，季友不答应，派大夫奚斯哭着去告诉庆父。庆父听到奚斯的哭声，心中明白只好自杀而死。齐桓公听到哀姜与庆父淫乱危害鲁国，就从邾国把哀姜召回杀死，把她尸体送归鲁国，陈尸示众。鲁釐公求情后埋葬了哀姜。

季友母亲乃陈国之女，所以季友逃亡时去陈国，陈国帮助护送季友和子申。季友临降生时，桓公令人为之占卜，卜人说：“这是一个男孩，其名叫作‘友’，将来位于两社之间，定将成为公室重臣。季友死后，鲁国将衰。”到降生时，其掌中有纹路为‘友’字，就以友命名，取号叫成季。其后人就是季氏，庆父的后人为孟氏。

釐公元年（前659），把汶阳与（ｂì，必）邑封赐季友。季友为鲁相。

九年（前651），晋大夫里克杀死其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领鲁釐公讨伐晋国之乱，到达高梁而返，立晋惠公为君。十七年（前643），齐桓公死。二十四年（前636），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前627），釐公死，其子兴继位，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前626），楚国太子商臣杀其父成王，自立为君。三年

（前624），文公朝会晋襄公。

十一年（前616）十月甲午日，鲁人在咸大败狄人，俘虏长狄乔如，鲁大夫富父终甥用戈刺乔如之喉，杀死了他，把乔如的首级埋于子驹门，并以乔如二字为宣伯命名。

当初，宋武公之时，鄋（ｓōｕ，搜）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抵抗，在长丘击败狄人，俘获长狄缘斯。晋国灭掉路国时，俘获乔如之弟焚（ｆēｎ，焚）如。齐惠公二年（前607），鄋瞒伐齐，齐王子城父俘获其弟荣如，埋其首级于北门。卫人俘获其弟简如。鄋瞒因此终于灭亡。

十五年（前621），季文子到晋国出使。

十八年（前609）二月，鲁文公死。文公有两个妃子：长妃齐女是哀姜，生儿子恶和视；次妃是敬嬴（ｙínｇ，嬴），甚受宠爱，生子倭（ｗēｉ，危）。倭暗中笼络襄仲，襄仲想立倭为君，叔仲说不行。襄仲请求齐惠公，齐惠公刚即位，想拉拢鲁国，就答应了。冬十月，襄仲杀死恶与视而立倭为鲁君，就是宣公。哀姜回齐国，号哭而过闹市，说：“天哪！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市上人都跟着哭泣，鲁国人都称她为“哀姜”。从此公国室衰微，而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桓之族强盛起来。

宣公倭十二年（前597），楚庄王强大，围攻郑国。郑伯投降，后庄王又恢复郑封国的地位。

十八年（前591），宣公死，其子成公黑肱继位，就是成公。季文子说：“使我国杀嫡立庶失去诸侯支持的人，是襄仲。”襄仲立起宣公后，襄仲之子公孙归父备受宣公宠爱。宣公想除掉三桓，与晋国商量讨伐三桓。适值宣公死去，季文子怨恨公孙归父，归父逃到齐国。

成公二年（前589）春，齐国讨伐鲁国占据隆邑。夏季，成公与晋国大夫郤（ｘì，细）克联军在鞌（ānｎ，安）地大败齐顷公的军队，齐国归还占我之地。四年（前587），成公之晋国，晋景公不尊重成公。

成公想背叛晋国与楚联盟，有人谏止，才作罢。十年（前581），成公至晋国。晋景公死，晋人留下成公送葬，鲁人讳言此事，十五年（前576）鲁第一次与吴国来往，与吴王寿梦在钟离盟会。

十六年（前575），宣伯请求晋国，想让晋人杀掉季文子。因为季文子是节义之人，晋人没有答应宣伯的请求。

十八年（前573），成公死，其子午继位，就是襄公。这时襄公才三岁。

襄公元年（前572），晋人立悼公为君。去年冬季，晋大夫栾书杀其君厉公。四年（前569），襄公到晋国朝会。

五年（前568），季文子死。其家中无穿丝绸之妾，马棚中没有吃谷子的马，府中无金玉之器，就这样俭朴地做了三代国君的相。君子说：“季文子真是廉洁忠正啊！”

九年（前564），鲁国与晋国共同伐郑。晋悼公在卫国为襄公举行冠礼，季武子随从，辅助举行冠礼仪式。

十一年（前562），三桓氏分别掌握鲁国三军。

十二年（前561），朝会晋国。十六年（前557），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前552），朝会晋平公。

二十二年（前551），孔丘降生。

二十五年（前548），齐国大夫崔杼杀其君庄公，立庄公弟景公为齐君。

二十九年（前544），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鲁国，观周乐，能全部解说其意，鲁人十分敬重他。

三十一年（前542）六月，襄公死。其年九月，太子死。鲁人立襄公夫人妹齐归之子裯为鲁君，就是昭公。

昭公时年十九岁，还是幼稚顽皮。穆叔不想立他，说：“太子死，有他同母之弟可立为君，如无同母弟，才立庶子中的长子。年龄相同的就要择其才能，才能也相同则占卜以决定。现在裯不是嫡子，而且居丧时并不悲伤，反有喜色，若真的立了他，必为季氏之忧。”季武子不听，终于立裯为君。等到襄公下葬时，裯已因顽皮穿坏了三件丧服。君子说：“这人不得善终。”

昭公三年（前539），朝拜晋国到达黄河边，晋平公婉言拒绝，让昭公返回，鲁人以为耻辱。四年（前538），楚灵王要诸侯到申地盟会，昭公称病不去。七年（前535），季武子死。八年（前534），楚灵王建成章华台，召见昭公。昭公前往祝贺，灵王赐给昭公宝器；后又反悔，　又骗取回来。十二年（前530），昭公朝会晋国至黄河，晋平公又辞谢，昭公返回。十三年（前529），楚公子弃疾杀死其君灵王，自立为楚王。十五年（前527），昭公朝会晋国，晋人留下他给晋昭公送葬，鲁人以为耻辱。二十年（前522），齐景公与晏子在边境巡狩，顺便到鲁国询问礼制。二十一年（前521），昭公朝会晋国至黄河，晋国辞谢，昭公返回。

二十五年（前517）春，有鸲（ｑú，渠）鹆（ｙù，浴）鸟来鲁国巢居。师己说：“文公和成公有童谣说：‘鸲鹆来巢到鲁国，国君出居到乾侯。鸲鹆住进来，国君去野外。’”

季氏与郈（ｈòｕ，后）氏斗鸡，季氏给鸡装上护甲，郈氏给鸡爪套上金属套。季平子一怒之下侵犯郈氏，郈氏也愤恨季平子。臧昭伯之弟臧会曾造伪诬陷臧氏，后藏在季氏家中，臧昭伯因此拘禁季氏家人。季平子大怒，把臧氏家臣囚禁。臧氏与郈氏向昭公告难。昭公九月戊戌日攻伐季氏，进入其家。平子登台请求说：“您因听信谗言而不能细察我之过错大小，就来诛伐我，请允许我迁居到沂上。”昭公不答应。季平子又请求把自己囚禁于鄙邑，仍不答应。平子又请求带五乘车流亡国外，昭公还不答应。子家驹说：“您答应了吧。季氏掌握政权时间甚久，徒党极多，他们将合谋对付您。”昭公不听。郈氏说：“一定杀死季平子。”叔孙氏家臣戾对其徒众说：“季氏被灭亡或仍存在，哪样对我们有利？”大家都回答：“没有了季氏叔孙氏也不能存在。”戾说：“对，马

上救援季氏。”于是他们击败昭公军队。孟懿子听到叔孙氏战胜，也杀死郈昭伯。郈昭伯正作为昭公使节派往孟氏，所以孟氏抓住了他。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共同讨伐昭公，昭公于是逃亡。己亥日，昭公至齐国。齐景公说：“我给你两万五千户人及土地来接待你。”子家说：“怎么能放弃周公之业而做齐国臣子？”昭公作罢。子家说：“齐景公不讲信用，不如早去晋国。”昭公不从。叔孙见昭公回国，就去见季平子，平子叩头至地表示惶愧。开始他们想迎回昭公，孟孙、季孙后又反悔，于是作罢。

二十六年（前516）春，齐伐鲁，占领郓邑让鲁昭公居住。夏季，齐景公想武力护送昭公回国，命部下不得接受鲁国的礼物。鲁大夫申丰、汝贾许诺给齐大夫高盬（hé，何）、子将粟谷八万斗。子将就向齐侯说：“鲁群臣不服从鲁君，有奇怪现象。宋元公为鲁昭公到晋国求援，想支持昭公回国，死于途中。叔孙昭子请求让鲁君回国，无病而死。不知是上天抛弃鲁君，还是他得罪了鬼神？请您再等等看吧。”齐景公听从了他的话。

二十八年（前514），昭公到晋国，要求支持他回国为君。季平子贿赂晋国的六卿，六卿接受了季氏礼物，就去谏止晋君，晋君也就不再坚持，只让昭公居住在乾侯。二十九年（前513），昭公至郓邑。齐景公派人给昭公送信，信中称昭公为“主君”。昭公以之为耻辱，一怒之下又去了乾侯。三十一年（前511），晋人想支持昭公回鲁，召见季平子。季平子身着布衣赤脚而行，通过六卿谢罪。六卿替季平子说话，说：“晋国虽支持昭公，但鲁人不愿意。”晋君也就作罢。三十二年（前510），昭公死在乾侯。鲁人一同立起昭公之弟宋为君，就是定公。

定公即位时，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会灭亡吗？”史墨回答说：“不会。季友为鲁国立过大功，受封于鄫是国之上卿，至季文子、季武子时，累世增其功业。鲁文公死，东门逐杀嫡立庶，鲁国君丧失其权。权力掌在季氏手中，至今已历四代国君了。人民不知道他们的国君，这样的国君怎么能掌握国家！因此做国君的一定要慎守礼器爵号，不能给予别人。

定公五年（前505），季平子死。阳虎因私愤囚禁季桓子，季桓子

与他订立盟约，才被释放。七年（前503），齐国伐鲁，占领郓邑，阳虎住在那里作为自己的奉邑，在那里处理政务。八年（前502），阳虎想把三桓之家嫡子全部杀掉，改立起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庶子代替嫡子；阳虎派车接季桓子要杀掉他，季桓子用计脱身。三桓共攻阳虎，阳虎跑到阳关驻扎。九年（前501），鲁军讨伐阳虎，阳虎逃亡到齐，后又逃至晋国赵氏处。

十年（前500），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孔子主持礼仪。齐人想袭击定公，孔子按礼仪登阶而上，诛责齐国秦淫乐的乐人，齐侯害怕，未敢袭害定公，而且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来谢罪。十二年（前498），派仲由拆毁三桓家族的城墙，没收他们的铠甲武器。孟氏不肯拆毁其城，定公派兵攻伐，不能战胜而作罢。季桓子接受齐国的美女乐工，孔子离开鲁国。

十五年（前495），定公死，其子将继位，就是哀公。

哀公五年（前490），齐景公死。六年（前489），齐大夫田乞杀其君孺子。

七年（前488），吴王夫差强盛，伐齐，到缯地，向鲁国素要牛、羊、猪各一百　头。季康子派子贡说服吴王和吴太宰嚭（ｐǐ，痞），用礼制折服他们。吴王说：“我们是纹身的蛮夷之人，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于是停止索要。

八年（前487），吴国为邹国攻伐鲁，至城下，与鲁订盟约而离去，齐伐鲁，占领三邑。十年（前485），鲁伐齐国南部边境。十一年（前484），齐国又伐鲁。季氏任用冉有甚有成效，因此思念孔子，孔子就自卫国归返鲁国。

十四年（前481），齐国大夫田常在徐（ｓｈū，舒）州杀死齐君简公。孔子要求哀公出兵征伐田常，哀公不从。十五年（前480），派子服景伯为使节，子贡为副手，去至齐国。齐归还侵鲁之地。田常初为齐国相，想要亲睦诸侯，所以如此。

十六年（前479），孔子逝世。

二十二年（前473），越王句（ｇōｕ，勾）践灭掉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前468）春，季康子死。夏，哀公忧虑三桓之强，想借诸侯之力威胁之，三桓也怕哀公发难，因此君臣之间矛盾很深。哀公去陵阪（ｂǎｎ，板）游玩，路遇孟武伯，哀公说：“请问你，我能善终吗？”孟武伯回答说：“不知道。”哀公想借越国力量攻伐三桓。八月，哀公去陉氏家。三桓攻哀公，哀公逃亡至卫国，又离卫至邹，终于去至越国。鲁人又迎哀公回国，死于有山氏之家。其子宁继位，就是悼公。

悼公时代，三桓强盛，鲁国君反如小侯，比三桓之家还要卑弱。

十三年（前454），韩、赵、魏三晋灭掉智伯，瓜分其地为三家所有。

三十七年（前429），悼公死，其子嘉继位，就是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前408）死，其子显继位，就是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前376）死，其子奋继位，就是共　公　。共公二十二年（前353）死，其子屯继位，就是康公。康公九年（前344）死，其子匽（yǎn，掩）继位，就是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前315）死，其子叔继位，就是平公。此时六国皆自称为王。

平公十二年（前303），秦惠王死。二十年（前296），平公死，其子贾继位，就是文公。文公元年（前295），楚怀王死于秦国。二十三年（前273），文公死，其子雠继位，就是顷公。

顷公二年（前271），秦攻克楚国郢都，楚顷王向东迁都于陈。十九年（前254），楚伐鲁，战区徐州。二十四年（前249），楚考烈王伐灭鲁国。顷公逃亡，迁居到都外小邑，成为平民，鲁国祭祀灭绝。顷公在柯邑死去。

鲁国自周公至顷公，总计三十四代。

太史公说：我听说孔子曾说“鲁国的道德真是衰微至极了！洙水泗

水之间人们争辩计较不已。”看看庆父、叔牙和闵公即位之时，鲁国多么混乱不堪！隐公桓公交替之事；襄仲杀嫡立庶；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本是臣子，却亲身攻打昭公，以致昭公逃亡。他们虽一直遵循礼仪揖让之节，但实际行事又多么与此违背啊！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①，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②，用事居多③。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④。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　，以夹武王⑥，衅社⑦，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⑧。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⑨，以继殷祀⑩。遍封功臣同姓戚者⑾。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⑿，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①笃仁：忠厚诚实仁爱。　②辅翼：佐助辅弼。③用事：处理政务。④《牧誓》：周武王伐纣时，在牧野战役前发布的战斗动员令。誓词中的内容包括揭露殷纣的罪行和对自己部队战斗鼓励及作战要求。《牧誓》被收在《尚书》中。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载录了全文，对其中的古僻词语进行了改写，可参看。 ⑤把：手持。 钺：古代用于斫杀的金属兵器，其状如大斧，有穿孔可装柄。⑥夹：在左右辅助。⑦衅社：衅，杀牲血祭，社，地神。⑧箕子之因：殷纣淫乱暴虐，比干强谏，纣剖其心，箕子害怕装疯为奴，被纣囚禁。　⑨傅：辅助。但这种辅助又有教育及监视的意思。　⑩中国古代以子孙不断、祭祀不绝为光荣。作为有道之君王往往不灭绝敌方子孙祭祀，所以让武庚禄父继承对殷祖先的岁时香火祭祀。(11)戚：亲戚。　(12)虚：同“墟”，区域。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①，武王有疾，不豫②，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穆卜③。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④”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⑤，设三坛，周公北面立⑥，戴璧秉圭⑦，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⑧：“惟尔元孙王发⑨，勤劳阻疾⑩。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11)，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12)，敷佑四方(13)，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14)，四方之民罔不敬畏(15)。无坠天之降葆命(16)，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17)。今我其即命于元龟(18)，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

归(19)，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20)。”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21)，信吉。周公喜，开籥(22)，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23)。兹道能念予一人(24)。”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25)，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26)。

①未集：尚未成功。本句指天下统一之业尚未完全成功。 ②不豫：不安，不舒服。后代从这个典故引申，称天子有病为“不豫”。 ③穆卜：恭敬地占卜。此处的占卜是用火灼烧龟板，通过龟板上出现的纹路来预测吉凶。 ④戚：忧愁悲伤。先王：此处指周室祖先太王、王季、文王。 ⑤质：人质。此处指周公以自己身体为保证物来请求先王让武王恢复健康，由自己来代替武王去死。 ⑥北面：面朝北方，古代臣见君，要脸向北面以示尊敬。 ⑦戴：捧着。璧：一种圆环状的玉制礼器，其边宽为内孔直径的两倍。秉：手持。圭（ｇｕī，归）：古代一种长条形的玉制礼器，上端为三角形，下端正方。古代祭神时以璧为尊神的主要礼品，而以圭为陪献品。 ⑧策祝：将祈祷之辞写于简策之上而祝告于神。 ⑨元孙：长孙。本来武王发是文王之次子，但此时长子伯邑考已死，故称长孙。又因为武王虽是文王之子，但这里是向几代祖先祈祷，所以概括地称“孙”。⑩阻：遭到困厄。 (11)负子之责：责，同“债”。即欠子之债。全句意指：如果上天要求你们牺牲一个子孙，让他死去以便到天上事奉鬼神，即你们欠上天一个子孙，那么让我代替武王发去吧。 (12)指武王受天命于天帝之庭。 (13)敷：普遍。佑：佑护。四方：指天下。 (14)用：因而。定：安定。下地：指人间。 (15)罔：无。 (16)无：勿。坠：丧失。天之降葆命：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天命，指周部族取得天下的时运。葆，通“宝”。 (17)本句意为：如果我能代武王发去死，武王发必能使国运长久相传不绝，那么先王就会永远在周王室的宗庙里受到祭祀。有所依归：有地方能存身。 (18)即命：听命。元龟：大龟。 (19)归：通“馈”，奉送。 (20)屏：藏而不给。 (21)发书：翻开占兆书。 (22)籥（ｙｕè，月）：本为古代一种管状乐器，但古代的锁也是管状的，所以称锁为“籥”。(23)维：通“唯”。全句意为：现在您只要考虑周室天下的长远之计就可以了，不必再为自己的病担心。(24)念：考虑。予一人：古代天子自称“予一人”，此处指武王发。 (25)金縢匮：金丝缠束的柜子。縢：缠束。匮，同“柜”。 (26)有瘳：（ｃｈō

ｕ，抽）：病体痊愈。

其后武王既崩①，成王少，在强葆之中②。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③，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④。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⑤，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⑥，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⑦，一饭三吐哺⑧，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⑨。”

①崩：古代称天子之死为“崩”。②强葆：同“襁褓”。③畔：通“叛”。④践阼：登上帝位。阼，堂前两台阶中东面一个。宾主相见，客人走西面台阶，叫作“阶”，主人走东面台阶，叫做“阼”。天子主持祭祀时登阼，所以“阼”也指帝位。但周公并未即位，而只是代理天子之事，此处太史公是简略言之。摄：代理。行政：处理政务。当国：主持国家大权。 ⑤弗辟：不避让。辟，同“避”。 ⑥成周：完成周王朝稳定之大业。 ⑦沐：古代洗发为“沐”，洗身为“浴”。 ⑧哺：口中所含的食物。 ⑨以国骄人：认为自己是有封国的国君而看不起别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①。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②。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封殷祀。宁淮夷东上④，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⑤。

①淮夷：此少数部族，西周时居住在今淮河下游。 ②《大诰》：《尚书》篇名。周公东征之际对各国诸侯及官员所做的讲话。 ③放：流放。 ④宁：平定。 ⑤咸：都。 宗周：以周王室为宗主。

天降祉福①，唐叔得禾②，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④，作《馈禾》⑤。周公既受命禾⑥，嘉天子命，作《馈禾》⑦。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⑧。王亦未敢训周公⑨。

①祉：福。　②禾：粟谷之茎。③母：草木能结果实者为母，不结果实者为牡，结果实不饱满为童。颖：禾穗。　④馈：古代赠送食物叫作“馈”。于东土：当时周公东征未归，尚在东方。　⑤《馈禾》：已亡佚。⑥命禾：天子所赐之禾。⑦《嘉禾》：已亡佚。⑧《鸱鸮》：后被收在《诗经·豳（bīn，宾）风》中。是周公用象征的手法，写鸱鸮建巢之事，来隐喻自己的心迹。　⑨训：责备。据《毛诗》及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公摄政，管蔡流言，成王怀疑周公将篡位，因此周公东征之后，写《鸱鸮》诗说明管蔡不能不诛，成王亦虽然不悦，但未敢责备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①，至丰②，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③。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④。

①朝：朝拜。此处指成王到武王之庙朝拜，祈告营造成周洛邑之事。周：此指镐（hào，浩）京，武王之庙在此。　②丰：文王之庙所在地丰邑。至丰：去到文王庙祈告。③相土：堪察地形。　④国：建都。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①，南面倍依以朝诸侯②。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③。

①治：处理政务，管理国家。　②南面：面向南边。倍：背向着。依：通“扆”（yǐ，椅）：古代堂之后壁即室之前壁，壁上西边是牖（yǒu，有），东边是户（门），户牖（窗）之间为扆。古代天子接受朝拜，就背对扆，脸向南。③匔（gōng，工）匔：谨慎恭敬的样子。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①，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②。”亦藏其策于府③。成王病有廖。及成王事，人或谮周公④，周公奔楚⑤。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⑥。

①揃（jiǎn，剪）：剪断。蚤：通“爪”，指甲。沈：沉入水中。　②奸（gān，甘）：冒犯。　③府：储藏文书之处。　④谮（zè

n，去声“怎”）：说坏话诬陷别人。⑤奔：逃亡。反：同“返”。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①，乃作《多士》②，作《毋逸》③。《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④，自度治民⑤，震惧不敢荒宁⑥，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⑦。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⑧，作其继位⑨，乃有亮阴⑩，三年不言，言乃欢⑾，不敢荒宁，密靖殷国⑿，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13)，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14)，能保施小民(15)，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16)，帝无不配天者(17)。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18)，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19)，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①淫佚：荒淫放荡。 ②《多士》：今存于《尚书》中，是周公代替成王向殷遗民中的奴隶主阶级发表的诰令。《多士》并非告诫周成王之作，此句及后边的“《多士》称曰”一句当是衍文。③《毋逸》：今存《尚书》中，作《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讲话。④严：同“俨”，庄重的样子。恭：恭敬的意思。 ⑤自度：以法度自律。⑥震惧：小心谨慎常怀恐惧之心（害怕治理不好国家）。荒宁：荒废事业，自图逸乐。⑦飨：通“享”，享有。飨国：拥有国家。⑧小人：地位低下的劳动者。⑨作：始。 ⑩亮阴：指帝王居丧。 (11)言乃欢：指他一旦说话就很贤明，臣民非常喜悦。 (12)密：安。靖：定。(13)不义惟王：以自己做天子为不义。惟，为、是。《集解》引马融的话说：“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祖甲之父）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故曰‘不义惟王’。”(14)小人之依：小民所依靠的，指仁政。(15)保：安。施：惠。 (16)率：遵循（礼制）。明：勉。 (17)配天：指其德形能与上天的要求相符合。 (18)诞：大。厥：其。 (19)昃（zè，仄）：太阳偏西。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①，于是周公作《周官》②，官别其宜③。作《立政》④，便百姓。百姓说⑤。

①官政：官职制度。未次序：还未安排得系统、合理。 ②《周

官》：已亡佚。今存《伪尚书》中之《周官》乃假托周公之作。　③官别其宜：划分出每种官职合理的职责范围。　④《立政》：今存《尚书》中。主要向成王讲述天下安定以后，用人和理政方针。　⑤百姓：西周时对贵族阶级的总称。说：“同“悦”。

周公在丰，病，将没①，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②，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③。

①没：同“殁”，死。　②周文王墓也在毕，所以说陪从文王。　③予小子：天子自己的谦称，此处是成王口气。

周公卒后，秋未获①，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②。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穆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③，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④。岁则大孰⑤。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⑥。鲁有天子礼乐者⑦，以褒周公之德也⑧。

①获：收割庄稼。　②周国：周王都，此处指周都之人。　③朕小子：成王自己的谦称。④筑：培土并[redacted]坚实。⑤孰：同“熟”，丰收。⑥郊、祭文王：祭祀天帝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故称“郊”。只有天子才能祭天。这里周成王允许鲁国进行郊祭，是一种特殊的奖赏和荣誉。祭文王：指庙祭文王。鲁国得以庙祭文王，也是一种天子赐予的特殊荣誉。⑦本句意为：鲁国国君可以使用天子所使用的礼仪和乐舞。天子之礼乐，据《礼记· 明堂位》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⑧：褒：嘉奖。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①。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②，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

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①报政：汇报施政效果。②革：变革。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祭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①。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②，曰：“陈尔甲胄③，无敢不善。无敢伤牿④。马牛其风⑤，臣妾逋逃⑥，勿敢越逐⑦，敬复之⑧，无敢寇攘⑨，逾墙恒⑩。鲁人三郊三隧⑾，峙而刍茭、糗粮、桢幹⑿，无敢不逮(13)。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14)，有大刑(15)。”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①徐戎：古东夷部族之一，西周时居住在今淮河中下游，曾联合淮夷等抗周。又称“徐夷”。兴反：造反。 ②《肸誓》：今存于《尚书》中，作《费（ｂì，必）誓》。③胄：头盔。 ④牿：关牛马的圈栏。无敢伤牿：深意是保护好牛马以备作战时使用。⑤风：走失。 ⑥臣妾：男女奴隶。逋逃：逃跑。 ⑦越：远离。逐：追赶。 ⑧复：归还。 ⑨寇攘：劫掠侵扰。⑩逾墙恒：跳墙，指偷窃物品。(11)三郊三隧：古以城外为郊，郊外为隧。三郊三隧，此指鲁国西、南、北三方的近郊远郊之人。因东方面临徐戎，需要防守敌人。所以只向三郊三隧之人征发军用物资。 (12)峙：准备，备办。刍茭：牲口吃的草。糗粮：干粮。桢幹：筑土墙之工具，夹土之板叫“幹”，支持幹之木桩叫“桢”。 (13)逮：达到，此处指达到要求的物资数量。(14)及：到来 。(15)大刑：指死刑。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①。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②，子真公濞立。

①茅阙门：简称“茅门”，实际应为“雉门”。《说文·隹部》：“雉古文作。”或省为“弟”，与茅形近，而误为“茅”。诸侯有三门：库门、雉门、路门。外朝在雉门之外。因雉门两旁有高台，称作“阙”，故又名“茅阙门”。 ②本段所记之鲁国各君谥号及年代，因在我国历史记载正

式纪年以前，故与他书多分歧，今择其要一并录于下：考公酋，《世本》作“考公就”、“考公遒”。炀公熙六年卒，《汉书·律历志》作“六十年”。幽公宰，《世本》作“幽公圉”。魏公，《世本》作“微公弗”。献公三十二年卒，《汉书·律历志》作“五十年”。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①，共和行政②。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①奔：逃亡。　②共和行政：周厉王因国人暴动逃亡后，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史称“ 共和行政”。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①，犯王命，必诛之②：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③；行而不顺，民将弃上④。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诸侯⑤，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⑥；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①犯王命：干犯了周先王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 ②诛：诛灭。 ③政之不立：政令不能具有权威。　④弃上：不服从其统治者。　⑤建：立。 ⑥壅：阻塞不能通行。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①，以为鲁后②。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③，敬事耆老④；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⑤，不干所问⑥，不犯所（知）〔咨〕⑦。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⑧，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①道：同“导”，启发。顺：通“训”，教戒。 ②鲁后：鲁国君位的继

承人。 ③明神：敬神。 ④耆老：此处泛指老人。 ⑤遗训：此处指先王之遗训。咨：询问。固实：固，通“故”。故实即已往实践中的典型事例及其相应处理方法。 ⑥干：干犯。⑦犯：抵触。 ⑧夷宫：《集解》引韦昭注：“夷宫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庙。古者爵命（任命爵位）必于祖庙。”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大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②。

①周幽王二十一年（前771），申侯引犬戎人宗周攻杀幽王。 ②幽王死后，平王继位，秦襄公护送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弒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弒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①，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夫人无子②，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③，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①长庶子：古人称正妻所生为“嫡子”，妾所生为“庶子”。息虽为庶子，但在众嫡庶中年龄最大，称“长庶子”。因为他不是嫡子，所以按嫡长子继承制他不能为君，只能代理。 ②適：通“嫡”，正妻为嫡。 ③登：高升。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①。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②，君子讥之③。

①渔：渔人捕鱼。这句是指让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此举不合君礼。事详见《左传·隐公五年》。《谷梁传》亦谓“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 ②易：交换。事详《左传· 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因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同母弟，所以赐给郑国祊（ｂēｎｇ，崩）邑，令其在天子祭泰山时，郑国助祭。又因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时，想迁都于洛

邑，所以赐给周公洛邑附近的许田，以便鲁君朝见周王时住宿。后周天子泰山之祀废弃，故祊邑对郑国无用，又因祊远离郑国（祊在今山东费县附近），而许田（在今河南许昌附近）又远离鲁国，所以郑庄公想用郑之祊换鲁之许田。但天子所赐之邑不能随便交换，所以想出一个借口，说让鲁祭祀泰山，而郑祭祀周公（许田有周公庙）。此事至鲁桓公元年才交换完毕。　③君子讥之：指作史者评论此事时讥贬鲁郑二国擅自交换天子赐邑。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①："百姓便君②，君其遂立③。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④，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⑤："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⑥，齐于社圃⑦，馆于　氏⑧。挥使人弑隐公于　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①谄：巴结献媚。　②便君：以您当国君为合宜。　③遂：终。隐公本为代理，公子挥功他最终还是自立为君，不再让位于太子允。　④营：建造房屋。老：养老。　⑤谮：说坏话诬陷。　⑥钟巫：神名。鲁隐公祭钟巫的原因是，当鲁隐公还是公子时，在狐壤地方与郑国作战被俘。郑人把隐公囚禁在郑国大夫尹氏处。隐公买通尹氏，向尹氏家中所立钟巫之神的牌位祈祷，后与尹氏归鲁国，隐公就在鲁国也立起钟巫的神牌，经常祭祀，认为它有灵验。⑦齐：同"斋"，即斋戒，古人在祭祀前要整洁身心。《礼记·祭统》说："及时将祭，君子乃斋。……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指邪念），讫（禁绝）其嗜欲，耳不听乐。"社圃：园名。⑧馆：住宿。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①。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②，君子讥之。

①隐公八年时，郑已将祊邑给鲁国。本年郑国因为祊邑比许田小，故又加赠玉璧来补偿。交换祊邑与许田之事正式完成。可参见《春秋》及《左传》桓公元年记载。②宋之赂鼎：鼎名"郜（ｇàｏ，告）大鼎"。原为郜国所铸，宋灭郜，占有此鼎。鲁桓公二年时，宋国太宰华督杀其君殇公，立宋庄公，用郜大鼎贿赂鲁桓公，又给齐、陈、郑三国

礼物，争取支持。鲁桓公将此鼎放入太庙，鲁大夫臧哀伯谏止，公不听。其事经过及臧哀伯谏辞详见《左传·桓公二年》。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与曹，伐郑，入厉公①。

①郑厉公于桓公十五年被大夫祭（ｚｈàｉ，寨）仲所逼，出奔。本年春天，鲁桓公与宋公、蔡侯、卫侯在曹盟会，夏四月伐郑。想支持郑厉公归国执政，但未成功。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　谏止①，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②。公怒夫人③，夫人以告齐侯④。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⑤，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⑥，公死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　　，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⑦。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⑧，不敢归鲁。

①申　谏辞为："女有家（夫），男有室（妻），无相渎（轻慢）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见《左传·桓公十八年》。 ②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襄公之妹，二人通奸。 ③怒：谴责。④据《公羊传·庄公元年》，文姜向齐襄公说："鲁君说太子同不是他的儿子，而是齐侯的儿子。"齐襄公听了大怒。⑤飨：用酒食招待。 ⑥摺（ｌā，拉）其胁：摺，折断。胁：肋骨。⑦说鲁：向鲁国解释。 ⑧因：于是。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①。

①内：同"纳"，用武力支持某人归国为君。卫惠公因谗毁其兄卫太子伋，致被国人不容，出奔于齐。此次被诸侯武力支持回国。可参见《卫康叔世家》。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①。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②。鲁人施伯曰："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

尸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③。齐人相管仲。

①齐襄公被杀后国内大乱，襄公之子子纠母是鲁国之女，因此来避难并寻求援助。本段史实详见《齐太公世家》。 ②生致：得到活的。齐桓公抢在公子纠之前进入齐国，成为齐君。又听鲍叔牙建议，想任用管仲为齐相，故欲生致管仲。参见《齐太公世家》及《管晏列传》。③与：给。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会于柯，曹沫劫齐桓公①，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②。

①劫：劫持。事详见《刺客列传》。 ②观社：参观祭祀社神之活动。按齐国祭社，聚男女以游观，本身不合于周礼。鲁庄公去观看别国诸侯祭社，也不合于周礼。因此曹沫（ｈｕì，会）曾谏止，“公不听，遂如齐”事详见《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国语·鲁语上》。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①，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②。”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庄公娶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③，生子开。庄公无適嗣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⑤，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⑥，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命于针巫氏，使针季劫饮叔牙以鸩⑦，曰：“饮此则有后奉祀⑧；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①临：毗临。 ②置：赦免。 ③娣：妹。 ④適嗣：正妻之子。 ⑤继：父死子为君。及：兄死弟为君。 ⑥曩者：不久前。 ⑦鸩：毒酒。鸩相传是一种有毒的鸟，其羽毛泡成的毒酒也叫作“鸩”。 ⑧言外之意是不杀你的后人。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庆父竟立庄公子开，是为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　袭杀湣公于武闱。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①。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　。于是季友奉子申入②，立之，是为釐公。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③，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乃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④。鲁釐公请而葬之。

①请鲁：请求鲁国人。　②：奉：跟随。　③求庆父：要求把庆父引渡回鲁国。④戮：陈尸示众。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①，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②。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③，为公室辅④。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庆父后为孟氏也。

①亡：逃亡。　②佐送：帮助护送（季友和子申回鲁国）。　③位于两社之间，意指成为执政大臣。古诸侯库门之内、雉门之外为外朝，左右有周社、亳（ｂó，博）社。诸臣多于外朝处理政事。　④公室：即国君之家族。辅：辅佐之臣。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立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公①。

①据《左传》载，文公二年时晋国因为文公不朝晋，来鲁讨伐，文公去晋。晋君派阳处父与文公盟而辱文公。本年，晋人又认为去年做法太过火，所以重新进行盟约仪式。参见《〉左传·文公二年、三年》。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咸①，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舂其喉②，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③，以命宣伯④。

①翟：通“狄”，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 ②舂：通“冲”，直刺。③子驹之门：鲁国都北郭有三门，最西称子驹门。 ④此指用“乔如”来给叔孙得臣之子（宣伯）命名。按此次战胜翟人、追获长翟乔如，主要是鲁大夫叔孙得臣的功劳，当战斗时，得臣是主帅，富父终甥是车右（战车上位于右面保护主帅之人）的副手。详见《左传·文公十一年》。得臣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乔如”是为了纪念此战的胜利和自己的功绩。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①，司徒皇父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获长翟缘斯。晋之灭路，获乔如弟焚如。齐惠公二年，鄋瞞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瞞由是遂亡。

①鄋瞞：北方狄族一部落名。亦称“长狄（翟）”。相传其为防风氏之后代，夏商时称为汪芒氏，周代称为长狄氏。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①，生子倭。倭私事襄仲②，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倭，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③，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⑤，三桓强⑥。

①嬖（ｂì，必），爱：宠幸。 ②私事：事，本意为事奉。此处私事指暗中笼络。③不道：即无道。④恶、视为正妃所生，是嫡子：倭（ｗēｉ，危）是次妃所生，是庶子。所以说“杀適（嫡）立庶。” ⑤

卑：衰微。　⑥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形成的仲孙氏（庆父之后）、叔孙氏（叔牙之后）和季孙氏（季友之后）三个贵族家族。

宣公倭十二年，楚庄王强，围郑。郑伯降，复国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宣公欲去三桓①，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②，归父奔齐。

①去：除掉。②怨之：怨恨襄仲之子公孙归父。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①。夏，公与晋与郤克败齐顷公于鞌②，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③，乃不④。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⑤。十五年，始与吴王寿作梦会钟离。

①其详载于《左传·成公二年》。②指"齐晋鞌（ān，安）之战"，详参见《齐太公世家》。③谏者乃季文子。据《左传·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服从晋国），未可以贰（背叛）。《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岂）肯字（爱）我乎？'公乃止。"④不：同"否"。⑤此指《春秋》记事之笔法。鲁成公送葬是一种屈辱，所以《春秋》讳言此事，并连正常的"葬晋景公"都不记载。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文子有义，晋人弗许①。

①此事详载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宣伯与成公母穆姜私通，穆姜按宣伯之意强迫成公除掉孟献子、季文子及其家族。成公不同意，宣伯又向晋国大夫郤（ｘì，细）犨（ｃｈōｕ，抽）说二人坏话。当时季文子随成公与晋军在一起，宣伯想让晋人杀季文子，自己在国内杀孟献子。晋人囚禁季文子，晋大夫范文子说："季孙（季文子）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怎么向诸侯交代）？"晋人终于释放季文子。

十八年，成共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弒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①。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②。”

①三君：指鲁宣公、成公、襄公。 ②见《左传·襄公五年》所引君子之评论。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①，季武子从②，相行礼。

①冠：冠礼。古代童子长到成年须进行的一种礼仪。天子、诸侯十二而冠，襄公本年十二岁，应行冠礼。 ②据《左传·襄公九年》季武子说：“君冠（国君实行冠礼），必以祼（ｇｕàｎ，灌，以香酒酹地）享（通“飨”）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庙）处之。今寡君在行（道途之中），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借用诸设备）焉。”晋侯答应，到了卫国，借卫成公之庙及其钟磬而举行襄公冠礼。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①。

①此前鲁有二军，季武子想专权于鲁国，故增设一军，而由仲孙、叔孙、季孙三氏分别掌握。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

二十五年，齐崔杼弒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①。

①参见《吴太伯世家》中季札观乐事。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鲁人立齐归之子裯为

君，是为昭公。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①。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均择贤②，义钧则卜之③。今裯非適嗣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⑤，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⑥，三易衰⑦。君子曰：“是不终也⑧。”

①指昭公幼稚不庄重。　②钧：通“均”，相等。　③义钧：贤能相等。④裯为襄公妾所生，为庶子。　⑤戚：悲伤。　⑥襄公六月辛已死，十月癸酉葬，殡停约四个月。⑦衰（ｃｈī，崔）：同“缞”，丧服。四个月穿坏了三件丧服，说明昭公顽皮止极。⑧不终：不得善终。

昭公三年①，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②。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③，因入鲁问礼。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①据《十二诸侯年表》及《左传》，应为“二年”。　②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楚王赠昭公大屈之弓，又后悔，楚大夫见昭公，说：“以前齐、晋、越三国都想要此弓，楚王不给。现在您拿回去，要好好把守宝弓，防备三国起兵夺宝。”昭公害怕，把弓又还给楚王。　③竟：同“境”。

二十五年春，鸲鹆来巢①。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②：‘鸲鹆来巢，公在乾侯。鸲鹆入处，公在外野。’”

①鸲（ｑú，渠）鹆（ｙù，浴）：即八哥鸟。据《集解》引《周礼》、《公羊传》之语，当时认为鸲鹆一般不到济水以北，而且穴居。现鸲鹆到了北方的鲁国而且巢居，是一种反常的自然现象。②童谣详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①，郈氏金距②。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励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之氏③，匿季氏④，葬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⑤。臧、励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许。请囚于鄪，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和谋。”弗听。励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励昭伯。励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⑥。”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⑦。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后悔，乃止。

①芥：通“介”，护甲。　②金距：在鸡爪上装金属套。距，鸡爪。③伪谗：造伪诬陷。　④匿季氏：藏于季氏之家。　⑤老：大夫之家臣。⑥社：古以二十五家为一社。　⑦顿首：叩地而拜。形容季平子由于把国君赶走而觉不安。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郓而居昭公焉。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①。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②。宋元公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愿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①庾（ｙǔ，雨）：古代容量单位，十六斗为一庾。②有异：有许多怪现象。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①。季平子私于晋六卿②，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③。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④。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⑤，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①人：流亡在外的国君归国为君。　②私：贿赂。　③“自”字应据《六国年表》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删。此乃齐景公称鲁昭公为“主君”。“主君”是对大夫的称谓，齐侯把昭公视同一个大夫，因此昭公以为耻。　④去：至。《六国年表》作“之”，去往之意。⑤跣：赤脚。⑥因：通过。

定公立，赵简子问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鄪为上卿　　，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①。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②。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③，不可以假人④。”

①世：累世。　②四君：指鲁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③器：车辆服饰等，代表着人的地位等级。名：指爵号。　④假：给予。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①，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②。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③；载季桓子将杀之④，桓子诈而得脱。三桓共攻阳虎⑤，阳虎居阳关。九年，鲁伐阳虎⑥，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

①私怒：因私愤而发怒。②据《左传·定公七年》，春，齐国归还鲁国的郓和阳关二邑，阳虎占为自己的奉邑，在那里处理政务。夏，齐又伐鲁。③更：改。所善：关系密切的。　④其事详载于《左传·定公八年》。阳虎想借在蒲园晏请季桓子之机杀之。林楚驾车载桓子，桓子说服林楚同人孟孙氏家避难。　⑤事详见《左传·定公八年》。　⑥详见《左传·定公九年》。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①。齐欲袭鲁君②，孔子以礼历阶③，诛齐淫乐④，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⑤。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⑥，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

①行相事：做盟会的司仪。　②据《齐太公世家》，齐景公怕孔子做鲁国相，鲁国称霸，因此用犁　（ｃｈú，除）之计，想在盟会之时

让莱夷之人奏乐，借机俘获鲁君。 ③历阶：拾级而上。 ④诛：斩。此指斩奏淫乐之夷人。⑤谢过：谢罪。 ⑥堕（ｈｕｉ，灰）：毁。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①。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屈之。吴王曰：“我文身②，不足责礼。”乃止。

①百牢：牛、羊、猪各一百头。 ②文身：即“纹身”。纹身断发是古代吴越的蛮夷之俗，吴王强调这一点，为自己的越礼行为辩解。

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①，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①功：成效。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①，适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①介：副手。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①，故君臣多间②。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③。子宁立，是为悼公。

①作难：发难。 ②间：仇隙。 ③有山氏：即陉氏。

悼公之时，三桓胜①，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①胜：兴盛。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①，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②，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①《六国年表》作“三十二年”，与《汉书·律历志》合，当是。②当以《六国年表》作“二十三年”。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七）〔元〕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雠立，是为顷公。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①，为家人②，鲁绝祀③。顷公卒于柯。

①下邑：都城以外为小邑。 ②家人：平民。 ③绝祀：祭祀灭绝。此处指亡国。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斮斮如也”①。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②，而行事何其戾也③？

①斮（ yǎn，掩）斮：争辩的样子。 ②从：遵守。 ③戾：背反。

管蔡世家第五

赵季 译注

【说明】司马迁在本书《太史公自序》一篇中介绍了本篇的主要内容和作者意图。他说：“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太妊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本篇主要叙述周武王之弟管叔、蔡叔事迹及蔡、曹二国的兴灭历程，兼及武王兄弟的概括介绍。

西周立国，实行以血缘关系维系统治的宗法制度，即把王室宗族分封为诸侯国，作为辅弼国王统治的政治力量。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旦摄政，引起了管叔、蔡叔的怀疑不满。他们利用自己封地内殷族余民的力量叛周，后被武力平息。在本篇里，司马迁既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批评了管叔蔡叔的分裂行为，又委婉辩证地指出了二人叛国的真实思想根源：“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司马迁没有象那些极端的卫道者一样，把管蔡之乱完全归咎于管蔡个人品质的顽劣，表现出太史公尊重史实、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和具有真知灼见的高度史识。

其次，本篇通过对曹、蔡两国几度兴亡的简练叙述，生动地再现出这两个小国在激烈兼并形势下的窘迫处境，以及两国统治阶级内部弒杀无已的尖锐斗争。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剧烈动荡和破国亡家相继的残酷现实。

另外，本篇不拘成法，体圆用神，笔有繁简，表明了司马迁对历史编纂体例的灵活运用。本篇名为“世家”，原应记载流传数世的诸侯。太史公却把伯邑考、成叔武、霍叔处、冉季载、管叔鲜等无后或其后人不明的都连带介绍。一是因为这些人与蔡叔度、曹叔振铎均为武王兄弟；二来这些人又不同于武王的其他两个弟弟周公旦、卫康叔那样传国久远。从有利于记叙史实的角度看，把这些有一定联系（兄弟关系）而又史实不多、影响不大的人物论列在一起，以免失考，体现了太史公在结构设计上的匠心：以介绍十兄弟起，以管蔡之乱承，然后分述蔡曹两国以结。篇中照应十兄弟的下落。全篇脉络清晰、井然有序。

管叔鲜和蔡叔度，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一母同胞的兄弟共有十人。他们的母亲名叫太姒，是文王的正妻。她的长子是伯邑考，以下依次是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振、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最小的是冉季载。十兄弟中只有武王发和周公旦德重才高，是辅助文王的左膀右臂，所以文王不立伯邑考，而立次子发为太子。文王死后，太子发即位，就是武王。这以前伯邑考已经死了。

武王战胜商朝的纣王、平定天下以后，大封功臣和兄弟。于是把管地分封给叔鲜，把蔡地分封给叔度；并让二人做纣子武庚禄父的相，一起治理殷族遗民。把鲁地分封给叔旦，同时让叔旦做周王朝的相，故称周公。叔振铎封于曹　地，叔武封于成地，叔处封于霍地。当时康叔和冉季载年龄幼小，未受分封。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周公旦掌握国家大权。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的作为不利于成王，于是扶持武庚一起叛乱。周公旦按成王旨意征伐叛军，诛斩武庚，杀死管叔而流放蔡叔，流放时只给了蔡叔十乘车和刑徒七十人为随从。又把南朝遗民分为二部：宋地一部分封给微子启，以接续殷人香火；卫地一部，命康叔做卫国国君，就是卫康叔。又把冉地分封给季载。冉季、康叔品行美善，因此周公举报康叔为周王的司寇，冉季做司空。二人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美名传于天下。

蔡叔度流放后死去。其子名胡，胡一改其父旧行，尊德向善。周公听说后，举荐他做鲁国的卿士，鲁国大治。周公向成王建议，又把胡封在蔡地，以行蔡叔的岁时祭祀之礼，就是蔡仲，其余五叔各回封国，没有在周朝廷做官的。

蔡仲死，其子蔡伯荒继位。蔡伯荒死，其子宫侯继位。宫侯死，其子厉侯继位。厉侯死，其子武侯继位。武侯时，周厉王丢了王位，逃到彘地，周公、召公共同执政，有许多诸侯背叛周室。

武侯死，其子夷侯继位。夷侯十一年（前827），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前810），夷侯死，其子釐（ｘī，西）侯所事继位。

釐侯三十九年（前771），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周室衰落东迁。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前762），釐侯死，其子共侯兴继位。共侯二年（前760）死，其子戴侯继位。戴侯十年（前750）死，其子宣侯措父继位。

宣侯二十八年（前722），鲁隐公即君位。三十五年（前715），宣侯死，其子桓侯封人继位。桓侯三年（前712年），鲁国人杀了鲁隐公。二十年（前695），桓侯死，其弟哀侯献舞继位。

哀侯十一年（前684），先前，哀侯从陈国娶的夫人，这一年，息侯也从陈国娶了夫人，息夫人出嫁路过蔡国，哀侯表现极不尊重。息侯怒，请求楚文王：“你带兵来征伐我国，我向蔡国求救，蔡兵必来援救，楚国借机攻打蔡国，必获胜利。”楚文王照计而行，把蔡哀侯俘获带回楚国。哀侯被扣留在楚九年，死于楚国。共在位二十年，蔡人拥立哀侯之子肸（xī，西）为国君，就是缪（mù，木）侯。

缪侯把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夫人。十八年（前657），齐桓公和夫人蔡女乘船游玩，夫人使劲晃船，桓公制止她，她还是晃个不停。桓公大怒，把她送回娘家却并不断绝关系。蔡侯也很生气，把其妹嫁了别人。齐桓公一怒之下讨伐蔡国；蔡国大败，缪侯被俘，齐国向南进军至楚国邵陵。后来诸侯替蔡侯向齐桓公道歉，齐桓公才放蔡侯回国。二十九年（前646），缪侯死，其子庄侯甲午继位。

庄侯三年（前643），齐桓公死。十四年（前632），晋文公在城濮大败楚军。二十年（前626），楚国太子商臣杀其父成王，代立为君。二十五年（前621），秦穆公死。三十三年（前613），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前612），庄侯死，其子文侯继位。

文侯十四年（前598），楚庄王讨伐陈国，杀夏徵舒。十五年（前597），楚围郑国，郑君投降，楚国又释放郑君。二十年（前592），文侯死，其子景侯固继位。

景侯元年（前591），楚庄王死。四十九年（前543），景侯给太子

般从楚国娶来媳妇，景侯又与儿媳通奸，太子杀死景侯，自立为君，就是灵侯。

灵侯二年（前541），楚公子围杀国君郏（ｊｉá，阳平“家”）敖自立为楚王，就是灵王。九年（前534），陈国司徒招杀死陈哀公。楚国派公子弃疾占领陈国，陈国灭亡。十二年（前531），楚灵王借口蔡灵侯杀父，诱骗蔡灵侯到申地，预先埋伏甲兵，用酒宴招待灵侯。灵侯醉后被楚人杀死，跟随灵侯的七十名士兵也遭刑受害。楚灵王又命公子弃疾围住蔡国。十一月，楚灭掉蔡国，任命弃疾做蔡公。

楚灭蔡三年后，楚国公子弃疾杀了楚灵王，代其为君，就是平王。平王找到蔡景侯的小儿子庐，立为蔡国国君，就是平侯。这一年，楚国也恢复了陈国。楚平王刚即位，打算亲近诸侯，所以让陈、蔡国君的后人继君位。

平侯九年（前522）死，蔡灵侯的孙子东国打跑平侯之子，自立为国君，就是悼侯。悼侯的父亲是隐太子友。友本是灵侯太子，平侯继位后杀了隐太子友。因此平侯一死，隐太子的儿子东国就攻打平侯的儿子，自立为君。悼侯三年（前519）死，其弟昭侯申继位。

昭侯十年（前509）时去朝见楚昭王，带着两件漂亮皮衣，一件献给昭王，一件自己穿。楚国令尹子常想要蔡昭侯那一件，昭侯不给。子常就向楚昭王说昭侯的坏话，把昭侯扣留在楚国达三年之久。后来蔡昭侯知其中原因，就把自己那件皮衣献给子常，子常接受皮衣后，才向楚王建议把昭侯放回国。蔡侯回国后赶到晋国，请求晋国帮助蔡国攻楚。

十三年（前506）春，昭侯和卫灵侯都在邵陵盟会。蔡侯私下要求周大夫苌弘把蔡国在盟会上的位次排在卫国前面。卫则派史鰌（ｑｉū，秋）陈说卫康叔德高功大，于是卫国排位先于蔡国。夏天，蔡国按晋国意愿灭掉沈国，楚王大怒，发兵攻蔡。蔡昭侯派其子去吴国做人质，请吴国发兵共伐楚国。冬天，蔡侯与吴王阖闾攻破楚国，进入楚都城郢。因蔡侯痛恨子常，子常心中害怕，逃到郑国。十四年（前505），吴国撤军，楚昭王光复楚国。十六年（前503），楚国令尹计划攻蔡报仇，在向民众鼓动时泣不成声，蔡昭侯听说后十分恐惧。二十六

年（前493），孔子到蔡国。楚昭王讨伐蔡国，蔡侯恐慌，向吴国告急。吴王认为蔡国都城距吴国太远，要求蔡侯将其国都迁得离吴国近一些，以便于出兵相救；蔡昭侯也不与大夫商量，暗中答应了。于是吴国出兵救蔡，并把蔡国都城迁到州来。二十八年（前491），昭侯要去朝见吴王，蔡国大夫们怕他再次迁都，就指使一个名叫“利”的盗贼杀死昭侯，然后又杀掉利以推诿杀君之罪，于是拥立昭侯之子朔为国君，就是成侯。

成侯四年（前487），宋国灭掉曹国。十年（前481），齐国的田常杀死国君齐简公。十三年（前478），楚国灭掉陈国。十九年（前472），成侯死，其子声侯产继位。声侯十五年（前457）死，其子元侯继位。元侯六年（前451）死，其子侯齐继位。

侯齐四年（前447），楚惠王灭掉蔡国，蔡侯齐出逃，蔡国从此祭祀断绝，国家灭亡，比陈国晚灭亡三十三年。

伯邑考的后人不知分封何处。武王发的后人是周王，有《本纪》记载。管叔鲜叛乱被杀，没有后代。周公旦的后人是鲁国君主，有《世家》记载。蔡叔度的后人是蔡国君主，有《世家》记载。曹叔振铎的后人是曹国君主，有《世家》记载。成叔武的后人不知下落。霍叔处的后人分封于霍地，后被晋献公灭掉。康叔封的后人是卫国君主，有《世家》记载。冉季载的后代下落不明。

太史公说：管叔、蔡叔造反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但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天下的人都怀疑周公，全仗成叔、冉季等同母兄弟十人的辅助，才使天下诸侯共尊周室，所以把他们的事迹附记在《世家》内。

曹叔振铎是周武王之弟，武王战胜商纣后，就把曹地分封给叔振铎。

叔振铎死，其子太伯脾继位。太伯死，其子仲君平即位。仲君平死，其子宪伯侯继位。宪伯侯死，其子孝伯云继位。孝伯云死，其子夷伯喜继位。

夷伯二十三年（前842），周厉王逃往彘地。

夷伯三十年（前835）死，其弟幽伯强继位。幽伯九年（前826），其弟苏杀死幽伯，自立为国君，就是戴伯。戴伯元年（前825），周宣王已即位三年。戴伯三十年（前796）死，其子惠伯兕（ｓì，寺）继位。

惠伯二十五年（前771），周幽王被犬戎杀死，王室东迁，越发衰微，诸侯纷纷背叛王室。秦国在这一年开始被列为诸侯。

惠伯三十六年（前760）死，其子石甫继位，其弟武杀掉石甫代立为君，就是缪公。缪公三年（前757）死，其子桓公终生继位。

桓公三十五年（前722），鲁隐公继位为君。四十五年（前712），鲁人杀死隐公。四十六年（前711），宋国的华父督杀死宋殇公和大夫孔父。五十五年（前702），楚桓公死，其子庄公夕姑继位。

庄公二十三时（前679），齐桓公开始做诸盟主，称霸天下。

三十一年（前671），庄公死，其子釐公夷继位。釐公九年（前662）死，其了昭公班继位。昭公六年（前656），齐桓公战胜蔡国，顺势进军至楚国邵陵。九年（前653），昭公死，其子共公襄继位。

共公十六年（前637），原先时，晋公子重耳逃亡时经过曹国，曹共公对待他很不礼貌，甚至想看重耳那长得连在一块的肋骨。曹大夫釐负羁劝止，共公不听，釐负羁只得暗中对重耳表示友好。二十一年（前632），晋文公重耳讨伐曹国，把曹共公掳回晋国，却命令军队不得骚扰釐负羁一族所居之地。有人劝晋文公：“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连异姓国家都帮助他们重新复国；现在您却囚禁曹君，消灭同姓国家。这样做，以后怎能号令诸侯？”晋文公才又把曹共公释放。

二十五年（前628），晋文公死。三十五年（前618），曹共公死，其子文公寿继位。文公二十三年（前595）死，其子宣公强继位。宣公十七年（前578）死，其弟成公负刍（ｃｈú，除）继位。

成公三年（前575），晋厉公攻伐曹国，俘获曹成公带回晋国，第二年又放归。五年（前573），晋国大夫栾书、中行偃指使程滑杀死晋厉公。二十三年（前555），成公死，其子武公胜继位。武公二十六年（前529），楚公子弃疾杀死楚灵王，代立为君。二十七年（前528），武公死，其子平公须继位。平公四年（前524）死，其子悼公午继位。这一年，宋、卫、陈、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

悼公八年（前516），宋景公即位。九年（前515），曹悼公去宋国朝会，被宋囚禁；曹国大臣拥立悼公之弟野为君，就是声公。悼公最终死在宋国，后来归葬于曹。

声公五年（前510），曹平公之弟通杀声公自立，就是隐公。隐公四年（前506），曹声公之弟露又杀隐公自立，就是靖公。靖公四年（前502）死，其子伯阳继位。

伯阳三年（前499），曹国都城里有一人做梦，梦见许多君子站在社宫那里商议灭掉曹国；曹叔振铎制止了他们，让他们等待公孙强，众君子答应了叔振铎的要求。做梦者天亮后找遍了曹国，也没有公孙强这个人。做梦者就告戒他的儿子：“我死以后，你听说公孙强执掌政事，一定离开曹国，免遭祸事。”等到伯阳即位后，喜好射猎。六年（前496），曹国有个农夫公孙强也喜好射猎，猎得白雁献给伯阳，大谈射猎之道，借此商问政事。伯阳高兴之极，非常宠幸公孙强，命他做司城来处理政务。做梦者之子听说后，逃离了曹国。

公孙强向曹伯陈说称霸诸侯的主张。十四年（前488），曹伯听从公孙强的主意，背叛晋国，进犯宋国。宋景公攻曹，晋国不救。十五年（前487），宋灭掉曹，抓曹伯阳和公孙强回宋杀掉，曹国就灭亡了。

太史公说：我通过探究曹共公不听信贤人釐负羁却宠幸后宫美女三百人高乘轩车的事，得知共公不树德政。至于曹叔振铎托梦于人，岂不是想延长曹国命运吗？无奈公孙强却不好好治理国家，曹叔振铎的祭祀香烟终于灭绝了。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姒，文王正妃也①。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②，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③。及文王崩而发立④，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⑤。

①正妃：古代王侯之妻称“妃”，正妃即王侯之正妻。 ②昆弟：兄弟。 ③舍：放弃。 古代王位采取嫡长子继承制，文王本应立伯邑考为太子，但因次子发贤能，故文王放弃长子而立次子为太子。 ④崩：古代帝王死称“崩”。 立：帝王或诸侯即位称“立”。 ⑤卒：死。《礼记·曲礼》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但《史记》中并不严格区分，天子也死也称“卒”或“死”，如“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厉王死于彘”。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①。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②，治殷遗民③。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①封：古代帝王以土地、爵位赐人。 ②相：辅佐。 ③治：统治。遗民：亡国之民。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①。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②，乃挟武庚以作乱③。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④，杀管叔，而放蔡叔⑤，迁之⑥，与车十乘⑦，徒七十人从⑧。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⑨；其一封康叔为卫君⑩，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11)，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12)，皆有令名于天下⑬。

①专：专权。 王室：古代中央政权，即朝廷。此指周王朝。 ②为：行为。 本句意为，管蔡二叔怀疑周公专权的做法是想篡夺成王的王位。 ③挟：胁迫。 作乱：制造叛乱。 ④承：秉奉。 本句说的是周公东征，平定管蔡叛乱之事，详见《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 ⑤放：流放。 ⑥迁：放逐。 ⑦与：给。 乘：四匹马拉一辆车为一乘。 ⑧

徒：犯罪服劳役之人。 从：跟随。 ⑨祀：祭祀。古人重视子孙传世长久，祭祀香火不绝。此指周公虽诛武庚，仍以殷王族的支系微子封于宋，使殷族祭祀不至于断绝。⑩君：诸侯国的君主。(11)驯行：善行。(12)佐：辅助。⑬令名：美好的声誉。

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①，率德驯善②。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③，鲁国治④。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余五叔皆就国⑤，无为天子吏者。

①行：行为。 ②率：遵循。 驯：顺服。 ③举：选用。 ④治：社会安定太平。 ⑤余五叔：《索隐》认为五叔指管、蔡、成、曹、霍、误。按管叔已诛，蔡叔流放而死，不能就国。而且原文“是为蔡仲。余五叔皆就国”，已把蔡仲列于五叔之外。五叔似指曹、成、霍、康、冉。冉季虽不以叔名，此处连带概言之。此时五人先后分就封地，皆回各国。至于康叔为司寇、冉季为司空，是成王长大后、周公已归政时的事。见《卫康叔世家》“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 就国：归国。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①，诸侯多叛周。

①共和行政：公无前841年，周厉王因平民暴动逃离首都，周公、召公共同执政，号称“共和执政”。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①，周室卑而东徙②。秦始得列为诸侯③。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①周幽王宠幸褒姒而废太子及申后，申后父申侯联合缯国、犬戎攻

幽王，杀死在骊山下。　②周室：周王朝的中央政权。卑：衰微。　东徙：周平王时，将首都由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迁往洛邑（今河南洛阳）。　③本句指，秦国原来列为诸侯，周平王东迁，秦襄公护送有功，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①。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②。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

哀侯十一年，初③，哀侯娶陈④，息侯亦娶陈。息夫人将归⑤，过蔡，蔡侯不敬⑥。息侯怒，请楚文王⑦："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⑧。"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⑨，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⑩。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

①前722年，鲁隐公以庶子身份摄政，详见《鲁周公世家》。古史《春秋》从这一年开始记事。②弑：古代称子杀父母或臣杀君为"弑"。前712年，鲁公子翚杀隐公，详见《鲁周公世家》。　③初；当初，原先。指"哀侯娶陈"之事发生在以前，并非在本年。④娶陈：娶陈国女为妇。　⑤归：出嫁。　⑥不敬：指不礼貌的行为。事见《左传·庄公十年》：息夫人出嫁经过蔡国，蔡侯说："这是我的小姨子啊！"让息夫人停下相见，行为轻佻。⑦请：要求。⑧功：成效。⑨遏：滞留。⑩凡：总共。

缪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①。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②，夫人荡舟③，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④。蔡侯怒，嫁其弟⑤。齐桓公怒，伐蔡；蔡溃⑥，遂虏缪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诸侯为蔡谢齐⑦，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缪侯卒，子庄侯甲午立。

①女弟：妹妹。②戏：游玩。③荡：摇晃。④归：使归。此处指齐桓公把蔡女轰回娘家。绝：断绝（婚姻关系）。⑤弟：即前文所说的蔡侯之女弟。⑥溃：败散。⑦谢：道歉。

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土伐陈，杀夏徵舒。十五年，楚围郑，郑降楚，楚复[illegible]之①。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①[illegible]（ｓｈì，士）：通“释”，释放。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①。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弒其王郏敖而自立，为灵王。九年，陈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弒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②，醉而杀之③，刑其士卒七十人④。令公子弃疾围蔡⑤。十一月，灭蔡⑥，使弃疾为蔡公⑦。

①通：通奸。　此二句是追述景侯四十九年以前的事。两年以前，郑大夫子产评论蔡景侯：“做国君却与儿媳妇通奸，没有做父亲的样子，必遭其子之殃。”详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②伏甲饮之：埋伏下武士后，让蔡侯饮酒。 蔡侯去申地以前，蔡国大夫曾劝阻说：“楚王贪婪而不守信用，只恨我蔡国不服。现在给我们重礼而且甜言蜜语，这是引诱我们。不如别去申地。”蔡侯不听，终于遇害。详见《左传·昭公十一年》。 ③醉而杀之：并非当时杀死。据《左传·昭公十一年》载：三月丙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 ④刑：用肉刑或杀害。⑤据《左传·昭公十一年》，四月公子弃疾帅师围蔡。 ⑥灭蔡：《春秋·昭公十一年》载，冬十一月丁酉，楚师灭蔡，俘获隐太子友至楚，杀之并用做祭祀的贡品。司马迁则认为隐太子友被蔡平侯所杀。当是根据不同的记载或传说。参见下文注释。 ⑦蔡公：《正义》说：“蔡之大夫也。”其意指蔡公并非蔡国君。楚灭蔡以后，把蔡国当成自己的领地。楚自称王，蔡公就是大夫，属楚王管辖。

楚灭蔡三岁①，楚公子弃疾弒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②，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③。

①三岁：即前529年。蔡灵侯十二年（前531）楚灭蔡，前530年蔡无国君，弃疾为蔡公，司马迁以此年为蔡平侯元年（前529），司马迁

作平侯二年。平侯共在位八年死，司马迁作“平侯九年卒”。　②求：寻找。　蔡景侯少子庐：一说为景侯曾孙、灵侯孙、隐太子友之子。参见《集解》引《世本》。司马迁采用异说。③后：后代。

平侯九年卒①，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②，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③，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①平侯在位其实只有八年（前529前522）。　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与司马迁说法不同。《左传》为：楚臣费无极向东国索取贿赂，并向蔡国人说：“平侯之子朱现为蔡国君，但不听楚国命令，楚王将立东国为蔡君。你们如不主动按楚王意思去做，楚国一定要攻伐蔡国。”蔡人恐惧，于是驱逐平侯子朱，立东国为君。朱向楚王诉说此事，楚王本想讨伐蔡国，又因费无极作梗，东国遂立。司马迁当是采取异说。③《左传·昭公十一年、二十一年》两次说隐太子是被楚灵王所杀。司马迁当别有所据。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献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与。子常谗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①。

①《左传·定公三年》载此事更详，现录于下：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蔡人闻之，固请，而献佩与子常。子常朝，见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礼不毕，将死。”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沉，曰：“余所有及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晋，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而请伐楚。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①。蔡侯私于周苌弘以求长于卫②；卫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③，乃长卫。夏，为晋灭沈④，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⑤，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⑥。楚怨子常，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十六年，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蔡⑦，蔡昭侯惧⑧。二十六年，孔子如蔡⑨。楚昭王伐蔡

⑩，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11)。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12)。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⑬；已而诛贼利以解过⑭，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

①会：盟会，是许多诸侯的联席会议，有一国为盟主，需要进行在神前的歃（ｓｈà，煞）血仪式：即杀牲取血，塗口旁或含口中，以示信用。歃血次序以先为尊。　②长于卫：指歃盟次序在卫侯之前。蔡国因自己的祖先蔡叔是卫侯祖先康叔的哥哥，所以要求次序在前。　③史鰌:《左传》作“祝佗”。二人皆字子鱼，疑司马迁误。祝佗之言大意为：“先王都尚德不尚年，康叔虽比蔡叔小，但康叔做过周司寇，蔡叔未做过朝官，而且蔡叔曾参预叛乱谋犯王室。而且晋文公践土之盟也是先卫后蔡。”详见《左传·定公四年》。 ④邵陵之会，沈国未参加，晋国命蔡国讨伐。四月，蔡大夫公孙姓带兵灭沈，把沈国国君嘉俘获至蔡国杀掉。事详见《左传·定公四年》。 ⑤其子：名乾。《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蔡侯因之，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 ⑥《左传·定公四年》载：“冬，蔡侯、吴子、唐侯共伐楚。……五战，及郢。” ⑦令尹：指当时楚国令尹子西。 ⑧此事《十二诸侯年表》作十七年，言“子西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⑨孔子在蔡事迹，可参见《孔子世家》。其最重要者为，陈、蔡二国大夫率领徒役围孔子于郊外，孔子断粮。　⑩应为昭侯二十五年事，参见《十二诸侯年表》。《左传·哀公元年》曾详载此事：春，楚国为报吴、蔡以前破国之仇，率陈、随、许三国围蔡。楚军距蔡都一里筑起堡垒，墙一丈厚两丈高。围攻九昼夜，蔡人男女列队出降。楚人命蔡迁于长江以北、汝河以南，蔡人权且答应。⑪此为楚军撤兵后之事。《左传·哀公元年》：“蔡于是乎请迁于吴。”杜预注：“楚既还，吴人更叛楚就吴。为明年蔡迁州来传。”　⑫此事详见《左传·哀公二年》：“吴洩庸如蔡纳聘，而稍纳师。师毕人，众知之。蔡侯告大夫，杀公子驷以说。哭而迁墓。冬，蔡迁于州来。”杨伯峻注：“蔡侯欲迁于吴，故与吴谋，因聘而纳吴师。诸大夫不欲迁者，蔡侯杀公子驷以向吴解说，于是无人敢阻止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618页） ⑬《孔子世家》说：“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变迁，公孙翩射杀昭公。”《左传·哀公四年》也记载此事：“春，蔡昭公将如吴。诸大夫恐其又迁也，承公孙

翩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进。文之锴（ｋǎｉ，凯）后至，曰：‘如墙而进，而杀二人。’锴执宫而先，翩射之，中肘；锴遂杀之。放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ｘū，须）。”所以（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三十五引梁玉绳说：“此‘利’字误；《索隐》以利为贼名，妄。”此处当为司马迁笔误。 ⑭解过：赎错，此处指推诿杀君之罪。

成侯四年，宋灭曹。十年，齐田常弒其君简公。十三年，楚灭陈。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①，蔡遂绝祀②。后陈灭三十三年。

①亡：逃亡。 ②绝祀：宗庙祭祀断绝，象征亡国。

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①。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②。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③。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④。成叔武，其后无所见⑤。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⑥。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⑦。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⑧。

①本纪：指《周本纪》。 ②世家：指《鲁周公世家》。 ③世家：即指本篇。 ④世家：即指本篇。 ⑤叔武封于成，又作“郕”。《春秋》隐公五年，卫师入郕。隐公十年，齐人郑人入郕。庄公八年，（鲁）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文公十二年，郕伯来奔。皆有传。但不知其国君名字、谥号及年代世系。 ⑥前661年，晋献公灭霍。参见《十二诸侯年表》及《晋世家》。 ⑦世家：指《卫康叔世家》。 ⑧《国语·周语》中富辰在周襄王十七年（前636）曾提到冉季之国灭亡由于郑姬。可见前此其国已亡。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①，是以诸侯卒宗周②，故附之世家言。

①拂：通“弼”，辅佐。 ②卒宗周：终于以周王朝为宗主。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强立，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载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载伯卒，子惠伯兕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①。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缪公。缪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

①畔：通“叛”。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四十六年①，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②。

①四十六年：应为“四十七年”，参见《十二诸侯年表》。 ②霸：通“伯”，做诸侯的盟主。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①，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②。釐负羁谏③，不听，私善于重耳④。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虏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闾⑤。或说晋文公曰⑥：“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⑦；今君囚曹君，灭同姓⑧，何以令于诸侯？”晋乃

复归共公。

①事在共公十五年。《十二诸侯年表》列此事于十六年，亦误。详见杨伯峻考证（《春秋左传注》第407页）。 ②骈胁：肋骨长得连成一块。 ③谏：劝止。 《国语·晋语四》详载其谏辞如下：负羁言于曹伯曰：“夫晋公子在此，君之匹也，不亦礼焉？”曹伯曰：“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谁不过此！亡者皆无礼者也，余焉能尽礼焉！”对曰：“臣闻之：爱亲明贤，政之干也。礼宾矜穷，礼之宗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国君无亲，以国为亲。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晋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实建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废亲。今君弃之，不爱亲也。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从之，可谓贤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贤也。谓晋公子之亡，不可不怜也。比之宾客，不可不礼也。失此二者，是不礼宾、不怜穷也。守天下之聚，将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阙。玉帛酒食，犹粪土也，受粪土以毁三常，失位而阙聚，是之不难，无乃不可乎？君其图之。”公弗听。 ④善：友好。事详载《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如下：（重耳）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釐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⑤宗族闾：同族人聚居的里巷。 ⑥说：劝说。 ⑦指齐桓公于前659、658两年中，，率诸侯把遭狄人破灭的卫国、邢国恢复起来。齐国是姜姓，卫邢二国是姬姓。详见《左传·僖公元年、二年》。 ⑧晋曹二国均为姬姓，灭曹即是灭国姓之国。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强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①。

①负刍杀宣公太子自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认为负刍是宣公庶子，近是。《左传·成公十三年》详载其事如下：曹宣公卒于师。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诸侯乃请讨之。晋人以其役之劳，请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公子欣时之字）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告罪，且请焉。乃反，而致其邑。

成公三年①，晋厉公伐曹，虏成公以归②，已复释之③。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顷）〔须〕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岁，宋、卫、陈、郑皆火。

①成公三年：应为“成公二年”。参见《十二诸侯年表》。 ②《左传·成公十五年》详载其事如下：春，会于戚，讨曹成公也。执而归诸京师。……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③曹成公被释放在成公三年。详见《左传·成公十六年》：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而又讨我寡君，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无乃有罪手？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君唯不遗德、刑，以伯诸侯，岂独遗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复请于晋。晋侯谓子臧：“反，吾归而君。”子臧反，曹伯归。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①。悼公死于宋，归葬。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②。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

①声公：《十二诸侯年表》作“襄公”，恐非。《集解》引除广曰：“一作‘声’”。 ②《世本》及《春秋》作悼伯卒，弟露立，谥靖公，无声公、隐公记载。《索隐》认为是二书失载，司马迁不误。近是。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①，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强，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亡，尔闻公孙强为政②，必去曹，无离曹祸③。”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④。六年，曹野人公孙强亦好田弋⑤，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⑥。伯阳大说之⑦，有宠，使为司城听政⑧。梦者之子乃亡去。

①社宫：诸侯祭祀地神之处。　②为政：主持政事。　③离：通“罹”，遭到。④田弋：射猎。⑤野人：农夫。⑥访：商问。⑦说：同“悦”。⑧听政：处理政事。

公孙强言霸说于曹伯①。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宋②。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强以归而杀之③。曹遂绝其祀。

①霸说：成就霸业的主张。　②背晋干宋：背叛晋国，干犯宋国。③《左传·哀公八年》载此事曲折如下：春，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师待之。公闻之，怒，命反之，遂灭曹，执曹伯阳及司城强以归杀之。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①，乃乘轩者三百人②，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③？如公孙强不修厥政④，叔铎之祀忽诸⑤。

①寻：探究。　②乘轩者三百人：据《晋世家》载“美女乘轩者三百人”，可知这里指美女乘轩，极言曹共公之奢侈荒淫生活。轩，供大夫以上所乘坐的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　③引：延长。　④如：奈，无奈的简说法。厥：其。⑤忽：灭绝。

宋微子世家第八

王连升 译注

【说明】商朝末年，商纣王荒淫无道，庶兄微子启、箕子和王子比干谏而不听，微子逃走、箕子佯狂为奴。王子比干以强谏故，被剖腹而死。孔子称他们为“殷之三仁”。 周武王灭商后，访微子与箕子，并找到了他们。本篇所记即周武王问箕子洪范九等、微子建宋及宋国的兴衰史。

箕子在回答武王询问时说道：天子如果英明、谦恭、通达、能深谋远虑、政务清明，那么，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便会都具备，并按一定规律发生，庄稼就会茂盛，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安定。否则，天子如果急躁、糊涂、狂妄、贪图享乐，那么，雨、晴、暖、寒、风五种自然现象就要违反常规发生，或一种现象过多，或一种现象极缺，年成就歉收，人民就贫困，国家就动乱。在君主有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时代，这种天人感应、天责思想无疑对君主是个约束，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限制君主恶行的无限膨胀，引导君主积善成德、施行仁政、广布恩惠，监督君主检查过失、改正错误。这种天责思想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常常起作用。例如，宋湣公九年，宋国洪水成灾，湣公就曾自责说，这是因为他不能侍奉鬼神，造成政治不修明的缘故。汉成帝时，水灾，火灾、日蚀、地震、陨星坠落等等连续发生，成帝便认为“天著变异，以显朕郵，朕甚惧焉”，并多次发布诏令，让群臣、公卿“陈朕过失、无有所讳”。汉哀帝时，发生水灾、地动后，哀帝也自责道：“　　朕之不德，民反蒙辜，朕甚惧焉。”并“赐死者棺钱，人三千”，“民无出今年租赋”等等。当然，这种天责思想的效用也极有限，在那些无法无天、昏庸无道的君主在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殷纣就上不畏天、下不畏民、不采纳长者老者的意见，一味沉溺于酒宴之中，只知迷恋女色。步纣王后尘、被诸侯称为“桀宋”的宋君偃竟用牛皮袋盛着血悬挂起来射击，称为“射天”。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无所畏惧、为所欲为、残害直言相谏的忠良，都得到应有的惩罚。

读过该篇，掩卷之后仍使人不能忘怀的悲愤来自于比干的惨死。比

干认为君主有过，臣应用死直言规劝，才能免使百姓受害。但纣王丧尽天良地杀死比干，挖出心验证圣人是否“心有七窍”。比干死得何其惨痛、悲壮！他的死绝非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他的死更加暴露了纣王的残忍，使人们认清纣王的真正面目。在浩浩荡荡的历史进程中，这样无畏的忠良屡见不鲜。他们用生命、用鲜血在漫长黑暗的专制主义道路上树起一座座鲜亮闪烁的路标，指示人们推翻暴君统治、迈上新的里程。

宋襄公为了保全仁义，在战斗中坐失一个又一个良机，终于落得大败而归、身受重伤而死的结局。这种蠢猪式的仁义成为后人的笑柄，确是空前绝后的。

微子开是殷朝帝乙的长子，帝纣的同母兄。商纣即位后，统治黑暗，不务国政，淫佚奢侈，微子多次进谏，纣都不听。等到祖伊因周西伯昌修行德政，灭亡(ｑí，齐)国后，担忧灾祸降落殷朝，便又来奉告纣王。纣王却说：“我生有命，难道不是在天吗？这能把我怎么样呢？”于是微子估计纣王至死也不能清醒，打算一死了之，或离开纣王，自己又无法决断，便去询问太师、少师说：“殷朝已经没有清明的政治，不能很好地治理四方。我们的祖先在上世贡献了才力，取得了成功，纣王在当今竟一味沉溺于酒宴之中，唯妇人之言是从，扰乱败坏汤王的德政。殷朝上下大大小小都热哀于草野盗窃、犯上作乱，而朝廷大臣也互相仿效，违法乱纪，使得人人有罪，自然他们的爵禄也就无法继续下去。朝廷既乱，百姓便各起于四方，互为仇敌，天下失去了协和的局面。现在，殷朝丧失国典，如同乘船渡河找不到渡口。殷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微子继续说：“太师，太师，我将何去何从呢？我们的殷朝还能保住吗？你们无意告诫我，我如陷于不义，那么怎么办呢？”太师顺着说道：“王子啊，天帝降临灾祸灭亡殷朝，殷纣上不畏天、下天畏民，又不采纳长者老者的意见。今天，殷朝臣民竟违背和诬秽神祇(ｑí，齐)意旨。现在，假使真能救治殷朝，国家治理好了，即使自己死了，国家还得不到治理，那就不如远走他乡。”于是，微子离开了殷朝。

箕子是纣的亲属。纣王最初制作象牙箸时，箕子就悲叹道：“他现在制作象牙箸，将来就一定还要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就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已有。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也必将从这里开始，国家肯

定无法振兴了。”由于纣王淫佚无度，箕子进谏，纣王仍不听。有人说：“可以离开了。”箕子说：“作人臣的向君主进谏，君主置之不理，便离他而去，这是张扬君主的恶行，哗众取宠于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所以人们传颂他的曲子为《箕子操》。

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属，看到箕子进谏，君主不听，去做了奴隶，就说：“君主有罪过，而不能用死直言规劝，百姓将受害，那百姓有什么罪呢！”于是，就直言进谏纣王。纣王大怒道：“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真是这样吗？”于是，纣王杀死比干，挖出他的心来验证。

微子说：“父子是骨肉情，臣主是义理连。所以父亲如果有过错，儿子屡次劝不听，就应随之而号哭；人臣如果屡次规劝，君主不听，那么从义上讲，人臣应该远离君主了。于是，太师、少师就劝告微子离去，微子便远行了。

周武王讨伐纣王，战胜殷朝，微子便手持自己的祭器来到军门。他露出右臂，两手绑在背后，左边让人牵着羊，右边让人拿着茅，跪在地上前行求告武王。于是武王就释放了微子，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

武王封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让他来继承殷朝的祭祀，并派管叔、蔡叔辅佐他。

武王灭亡殷朝后，便去访问箕子。

武王说：“唉！上天默默地安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我却不知道上天定民的常理次序。”

箕子回答说：“早先鲧堵塞大水，扰乱了上天五行的规律，上帝就怒气冲冲，天道大法九类常理因此败坏。鲧被杀死，禹就接续而兴起。上天赐给禹天道大法九种，常理因而有了顺序。

“这九种大法，一叫五行，二叫五事，三叫八政，四叫五纪，五叫皇极，六叫三德，七叫稽疑，八叫庶征，九叫任用五福，而让人畏使用六极。

“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的自然常性是滋润万物而行下，火的常性是炎热旺盛而上升，木可弯曲变直，金可销熔变形，土可耕种收获。滋润下物产生水卤有咸味，火光上升烧焦物体作苦味，木成曲直作酸味，金销熔变形有辣味，土地种收百谷有甜味。

“五事：一是仪容，二是言语，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维。仪容应严肃恭敬，言语应使人心悦诚服，观察要明察秋毫，听闻要明辩是非，思维要通达周密。仪容恭敬，百姓就严肃；言语使人信服，国家就能治理；观察能明察秋毫，就不会受骗；听闻聪慧，臣民就会进其谋画；思维通达，事情就成功。

“八政：一是粮食，二是财贷，三是祭祀，四是营建，五是教化，六是除奸，七是宾赞，八是军事。

“五纪：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

“至高无上的准则：天子应建立准则，聚集这种幸福，布施给自己的臣民，臣民们就拥护天子制定的准则，天子也可以要求臣民遵守这些准则。凡是臣民都不允许结党营私，人们不结成私党，就会把天子建立的准则当作至高无上的。凡是臣民，都要为天子谋虑，为天子办事，要求自己遵守天子制定的原则。你要这样考虑，虽然臣民的作为有时与你的原则不协调，但只要未达到犯罪程度，天子就要容忍他。假如有人谦恭地说：“我喜欢你的原则，你就赐给他幸福。如此，人们便会完全遵守你的原则。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却畏惧高贵显赫的人。对有能力有作为的人，你应善于任用他们，国家便会繁荣昌盛。凡是那些被任用的，都应使他们有爵位有俸禄。假如你不能使官吏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些人就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那些不喜欢你建立的原则的人，你虽然赏赐给他幸福，他对你的国家也没有好处。你不要偏颇不公平，应遵循先王的法则办事。你不要有个人的好恶，沿着先王的道路前进。你不要为非作歹，要遵循先王的正路行事。你不要偏私，不要结交朋党，那么，圣王的道路就会宽广。不结党，不偏私，圣王的道路就会清明可辨。你不要违反王道，不要冒犯原则，圣王的道路就正直。你要会集那些按原则办事的人，那么，臣民们就都能归向你的原则。所以说，天子

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应当经常遵守，就是天子的教导也要符合上帝的意旨。凡是臣民，也应把天子宣布的法则当作至高无上的，按照这个原则行事，就是亲附天子了。所以说，天子应当象做百姓的父母一样，来做天下臣民的君主。

“三德：一是端正人的曲直，二是刚能取胜，三是柔能取胜。要想使天下平安，就要端正人的曲直，对那些强硬不友好的人，就应用刚硬态度战胜他们，对那些友好的人就应用柔和态度对待他们，对乱臣贼子，就必须强硬，对高明君子，就必须柔和。只有国君才能授人爵位赏有俸禄，只有国君才能主持刑罚，只有国君才能享有美食。臣子无权授人爵位赏人俸禄，无权主持刑罚，无权享有美食。臣子如果也能授人爵位赏人俸禄，也能主持刑罚，也能享有美食，就会给你的王室带来危害，给你的国家带来灾祸。人们就会因此行为不合王道，百姓就会因此犯上作乱。

“解决疑难的办法是选择擅长卜筮的人，任用他们分别用龟甲或蓍草占卜。命令他们进行卜筮，卜筮的征兆有的象下雨，有的象雨后初晴，有的象云气连绵，有的象雾气蒙蒙，还有兆相交错，有的明正，有的象隐晦，卦象共七种。前五种用龟甲占卜，后两种用蓍草占卜，对复杂多变的卦象加以推演研究。任用这些卜筮之人，如果三个人占卜就信从两个人的话。你如果遇到重大的疑难问题，就首先独自深思熟虑，然后与卿士商量，与百姓商量，最后用卜筮来决断。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卿士同意，百姓同意，这就叫大同，那么你本人就健康强壮，子孙也将大吉大利。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卿士不同意，百姓不同意，这就是吉。卿士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你不同意，卿士不同意，这也是吉。百姓同意，龟卜同意，草占同意，你不同意，卿士不同意，这还是吉。你同意，龟卜同意，草占不同意，卿士不同意，百姓不同意，在境内办事就会吉，在境外办事就有凶险。龟卜、草占与人们的意见都违背，静守就会吉利，行动就会有凶险。

“各种征兆：或是雨，或是晴，或是暖，或是寒，或是风，这五种自然现象都应按时发生。如果五种自然现象都具备，并能按一定规律出现，庄稼就茂盛。如果一种现象过多发生，就会歉收。如果一种现象缺

乏了，同样也要歉收。关于美好的征兆：天子谦恭，天就按时下雨；天子政务清明，阳光就会充足；天子英明，温暖就会按时到来；天子深谋远虑，寒冷就会应时而生；天子通达，风就会按时刮过。各种凶恶的征兆：天子狂妄，雨水就会过多；天子僭越差错，天就会干旱；天子贪图享乐，天气就会过分炎热；天子暴虐急躁，天就会过分寒冷；天子昏暗不明，大风就刮个不止，天子决策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年，卿士管理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月，官吏办事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天。年、月、日都没有异常，各种庄稼就会生长茂盛，政治就会清明，贤能的人就会得到提拔，国家就会平安稳定。相反，年、月、日出现了异常，庄稼就长不好，政治就昏暗，贤能的人就受压抑，国家就会动乱，百姓象星辰，有的星辰喜好风，有的星辰喜好雨。日月按规律运行，便产生了冬夏。月亮如果顺从星辰，那么有时就会多风，有时就会多雨。

“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有，三是平安，四是有美德，五是善终。六种灾祸：一是早死，二是多病，三是多愁，四是贫穷，五是丑陋，六是懦弱。”

武王听完箕子的一番陈述，就把朝鲜封给箕子，未让他作臣民。

后来，箕子朝拜周王，经过故都殷墟，感伤于宫室毁坏坍塌、禾苗丛生，箕子十分悲痛，想大哭一场，但不行；想小声哭泣，又感到近于女人的性格，于是触景生情吟出《麦秀》诗，诗中说：“麦芒尖尖啊，禾苗绿油油。那个小子啊，不和我友好！”所谓小子，就是纣王。殷的百姓看到这首诗，都为之泣下。

武王驾崩后，成王还年少，周公旦代理行政掌握国家政权。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旦，就与武庚作乱，想攻打成王、周公。周公借用成王的命令诛杀武庚、管叔，放逐了蔡叔，又让微子开管理殷地，以继续殷先祖的事业，并作《微子之命》告诫他，国名为宋。微子本来就仁义贤能，代替武庚后，殷的百姓十分拥戴他。

微子开去世后，立他的弟弟衍为国君，这就是微种。微种去世后，儿子宋公稽即位。宋公稽去世后，儿子丁公申即位。丁公申去世后，儿子湣公共即位。湣公共去世后，弟弟炀公熙即位。炀公即位后，湣公有

儿子鲋祀杀死炀公夺取君位，并宣布说：“我应当即位。”这就是厉公。厉公去世后，儿子釐公举即位。

釐公十七年（前841），周厉王逃跑到彘。

二十八年（前831），釐公去世后，儿子惠公即位。惠公四年（前827），周宣王即位。三十年（前801），惠公去世，子哀公即位。哀公于元年（前800）去世，子戴公即位。

戴公二十九年（前771），周幽王被犬戎所杀，秦国开始被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前766），戴公去世，儿子武公司空即位。武公的女儿做了鲁惠公的夫人，生下了鲁桓公。十八年（前748），武公去世，儿子宣公力即位。

宣公的太子名与夷。十九年（前729），宣公生病了，把君位让给弟弟和说：“父亲死了，儿子继位，哥哥死了，弟弟继位，是天下普遍的道义。我要立和为国君。”和多次谦让，最后才接受。宣公去世后，弟弟和即位，这就穆公。

穆公于九年（前720）病重，对大司马孔父说：“先君宣公舍弃太子与夷而把君位让给我。我永生不能忘怀。我死后，一定立与夷为国君。”孔父却说：“大臣们都希望立公子冯(ｐíｎｇ，　凭)！”穆公说：“不要立冯，我绝不能辜负宣公。”于是穆公派冯出使郑国并居住在那里。八月庚辰日，穆公去世，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即位，这就是殇公。君子听到这种情况后说：“宋宣公可以算是知人善任了，立自己的弟弟为国君保全了道义，然而自己的儿子也还是终于享有了国家。”

殇公元年（前719），卫公子州吁杀死自己的国君完，自己立为君主，想得到诸侯的支持，便派人告诉宋国君说：“冯在郑国，一定是后患，你可以和我共同讨伐他。”宋答应了，和卫共同攻打郑国，军队打到东门便返回了。第二年（前718），郑国讨伐宋国，还报“东门役”的仇恨。那以后，诸侯多次来进犯宋国。

九年（前711）的一天，大司马孔父嘉的美貌夫了外出，路遇太宰华督，华督看中嘉的夫人，竟目不转睛地盯住她。华督贪图孔父妻，就让人在国中扬言说：“殇公即位十年，竟打了十一次大仗，百姓苦不堪言，这都是孔父的罪过，我要杀死孔父以安定人民。”当年，鲁人杀死自己的国君隐公。十年（前710），华督杀死孔父，夺了他的妻子。殇公很生气，于是华督又杀死殇公，从郑国迎回穆公儿子冯并立他为君王，这就是庄公。

庄公元年（前710），华督作宰相。九年（前702），逮捕了郑国的祭（ｚｈàｉ，债）仲，要挟他立突做郑国国君。祭仲答应了，终于立突为国君。十九年（前692），庄公去世，儿子湣公捷即位。

湣公七年（前685），齐桓公即位。九年（前683），宋国洪水成灾，鲁国派臧文仲到宋国慰问，湣公自责说：“因为我不能事奉鬼神，政治不清明，所以发生了大水。”臧文仲认为这话很对。这话实际是公子子鱼教导湣公的。

十年（前682）夏天，宋国讨伐鲁国，在乘丘作战，鲁国活捉了宋国南宫万。宋人请求释放万，南宫万回归宋国。十一年（前681）秋天，湣公与南宫万出猎时作博戏，南宫万与湣公争道，湣公很生气，侮辱了他，说：“最初我很敬重你，今天，你只不过是鲁国的一个俘虏。”南宫万勇武有力，痛恨湣公这样说，于是抓起棋盘把湣公杀死在蒙泽。大夫仇牧听说这件事，带着武器来到公门。南宫万迎击仇牧，仇牧门齿碰到扉上死了。南宫万又杀死太宰华督，就改立公子游作国君。各位公子逃奔到萧邑，公子御说逃奔到亳（ｂó，伯）。南宫万的弟弟南宫牛带领军队包围了亳。冬天，萧邑大夫和宋都逃来的公子们联合击杀了南宫牛，并杀死新立的国君公子游，而立湣公弟弟御说，这就是桓公。南宫万逃奔到陈国。宋国派人贿赂了陈。陈国人巧使美人计用醇酒灌醉了南宫万，用皮革把他裹上，送回宋国。宋国人对南宫万施以醢（ｈǎｉ，海）刑。

桓公二年（前680），诸侯讨伐宋国，到了宋都郊外就离开了。三年（前679），齐桓公开始称霸。二十三年（前659），卫国把公子毁从齐国迎回，并立他为国君，这就是卫文公。文公的妹妹是宋桓公的夫

人。这一年，秦穆公即位。三十年（前652），宋桓公病重，太子兹甫谦让自己的庶兄目夷继承君位。桓公虽然认为太子之意合乎道义，但最终未同意。三十一年（前651）春，桓公去世，太子兹甫即位，这就是宋襄公。襄公让自己的哥哥目夷做宰相。桓公还未安葬，齐桓公就在葵丘会见各国诸侯，襄公前去赴会。

襄公七年（前644），宋地陨星坠落如雨，和雨一块降下，六只鹢(ｙì,亿）退着飞行，因为风太大了。

八年（前643），齐桓公去世，宋国想与各诸侯结盟相会。十二年（前639）春天，宋襄公要在鹿上结盟，向楚国提出请求，楚人答应了他。公子目夷进谏说：“小国争当盟首，是灾祸。”襄公听不进目夷的劝告。秋天，各诸侯在盂与宋公聚会结盟。目夷说：“灾祸难道在此吗？国君的欲望太过分了，怎么受得了呢！”果然，楚拘捕了宋襄公以讨伐宋国。冬天，诸侯再次在亳相会，楚释放了宋公。子鱼说：“灾祸还没有结束呢。”十三年（前638）夏天，宋国讨伐郑国。子鱼说：“灾祸就在这里了。”秋天，楚国为援救郑国而讨伐宋国。襄公要出战。子鱼进谏说：“天抛弃商很久了，不可以战。”冬天，十一月，襄公在泓水与楚成王作战。楚军渡河未完时，目夷就劝说：“彼众我寡，要趁他们渡河时攻打他们。”襄公不听目夷的意见。等到楚军渡完河还未排列成阵势时，目夷又建议：“可以攻打了。”襄公却说：“等他们排好阵势再打。”楚军阵势排好，宋军才出战。结果宋军大败，襄公大腿受伤。宋国人都怨恨襄公。襄公辩解说：“君子不能乘人之危，不能攻打未列好阵势的军队。”子鱼说：“打仗胜了就是功劳，说些空洞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真的按襄公说的做，就当奴隶服侍别有算了，何必还打仗呢？”

楚成王救郑成功，郑国热情款待他。成王离开时，娶了郑君两个女儿回楚。叔瞻说：“成王不懂礼节，难道能寿终正寝吗？讲究礼节内外无别，从这里就知道他绝对不能成就霸业了。”

这一年，晋公子重耳路过宋国，襄公因为被楚国打伤，想得到晋援助，于是厚礼重耳，赠送给重耳八十匹马。

十四年（前637）夏天，襄公终于死于泓水之战时的腿伤，儿子成

公王臣即位。

成公元年（前636），晋文公即位。三年（前634），宋国背弃楚国盟约与晋友好，因为宋曾对文公有过恩德。四年（前633），楚成王讨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五年（前632）晋文公救援宋国，楚军退去。九年（前628），晋文公去世。十一年（前625），楚太子商臣杀死自己的父亲成王即位。十六年（前620），秦穆公去世。

十七年（前619），成公去世。成公的弟弟御杀死太子和大司马公孙固，自己立为国君。宋人杀死国君御，拥立成公小儿子杵臼，这就是昭公。

昭公四年（前616），宋在长丘打败长翟缘斯。七年（前613），楚庄王即位。

九年（前611），昭公昏庸无道，百姓不归附他。昭公的弟弟鲍革很贤惠，又能礼遇下士。先前，襄公夫人想与公子鲍私通，未能如愿，于是就帮助鲍对国人布施恩惠。公子鲍收于华元的推荐作了右师。昭公出猎时，夫人王姬让卫伯杀死昭公杵臼，弟弟鲍革即位，这就是文公。

文公元年（前610），晋国率领诸侯讨伐宋国，谴责宋杀死了国君。但听说文公已被立为国君，就退兵了。二年（前609），昭公儿子靠文公的同母弟弟须和武公、缪公、戴公、庄公、桓公后代的支持作乱，文公便诛杀了他们，赶走武公、缪公后代。

四年（前607）春天，楚让郑讨伐宋国。宋国派华元作统帅，郑国打败了宋国，囚禁了华元。华元在作战初曾杀羊犒劳士兵，他的车夫没有吃到羊羹，所以十分怨恨，便驾着车跑到郑军中，所以宋军失败，华元被囚。宋国用一百辆兵车、四百匹毛色漂亮的马赎回华元。这些东西还未完全送到楚国，华元就逃了回来。

十四年（前597），楚庄王包围了郑国。郑伯投降了楚国，楚国又解围而去。

十六年（前595），楚国使者路过宋国，宋国因有前仇，就逮捕了

楚国使者。九月，楚庄王包围宋都。十七年（前594），楚国包围宋都达五月之久，城内告急，无粮可吃，华元便在一天夜里暗中会见楚国将领子反。子反告诉庄王。庄王问：“城中怎么样？”子反回答：“城内人劈开人骨作柴烧，交换幼子果腹。”庄王说：“这话是真的呀！我军也只有两天的口粮了。”楚国由于讲求信义，就退兵了。

二十二年（前589），文公去世，儿子共公瑕立为国君。宋国第一次实行厚葬。君子讥笑华元没有尽到为臣的职责。

共公十年（前579），华元与楚将重友好，又与晋将栾书友好，因此与晋楚都结了盟。十三年（前576），共公去世。华元做右师，鱼石做左师。司马唐山杀死太子肥，又打算杀死华元，华元要逃亡到晋国，鱼石阴止了他，到了黄河又折回来，杀死了唐山。于是，立共公小儿子成，这就是平公。

平公三年（前573），楚共王攻下宋国的彭城，把彭城封给宋国左师鱼石。四年（前572），诸侯共同杀死鱼石，而把彭城归还给宋国。三十五年（前541），楚公子围杀死自己的国君即位，这就是灵王。四十四年（前532），平公去世，儿子元公佐即位。

元公三年（前529），楚公子弃疾杀君即位，做了平王。八年（前524），宋国发生火灾。十年（前522），元公不讲信用，用欺骗手段杀死许多公子。大夫华氏、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逃奔到宋国，看见华氏等人互相攻伐作战，便离开宋国跑到郑国。十五年（前517），因为鲁昭公在外居住躲避季氏，元公便替他四处求情回鲁国，半路上元公去世，儿子景公头曼（ｗàｎ，万）即位。

景公十六（前501），鲁国阳虎逃奔到宋国，后又离开。二十五年（前492），孔子路过宋国，宋国司马桓魋(ｔūｉ，推)讨厌孔子，想杀死他，孔子换上平民服逃出宋国。三十年（前487），曹背叛宋国，宋国讨伐曹国，晋国未去救援，于是宋国君灭亡了曹国，占据了曹国。三十六年（前481），齐国田常杀死国君简公。

三十七年（前480），楚惠王灭亡了陈国，火星侵占了心宿星区。

心宿区是宋国的天区，景公十分担忧。司星子韦说：“可以把灾祸移到相国身上。”景公说：“不行，相国象是我的手足。”子韦又说：“可以移到百姓身上。”景公说：“也不行，国君靠的就是百姓。”子韦又说：“可以移到年成上。”景公说：“更不行，年成歉收，百姓贫困，我做谁的国君！”子韦说：“天虽高远却能听到下界细微的声音，您有这三句国君应该说的话，火星应该移动了。”于是仔细观测火星，火星果然移动了三度。

六十四年（前453），景公去世。宋公子特杀死太子即位，这就是昭公。昭公是元公的曾孙。昭公的父亲是公孙纠，纠的父亲是公子褍（ｄｕāｎ，端）秦，褍秦就是元公的小儿子。景公杀死昭公的父亲公孙纠，所以昭公怨恨太子，便杀死他，自己即位。

昭公四十七年（前404）去世，儿子悼公购由立为国君。悼公八年（前396）去世，儿子休公田即位。休公田二十三年（前373）去世，儿子辟公辟兵即位。辟公三年（前370）去世，儿子剔成即位。剔成四十一年（前329），剔成的弟弟偃袭击剔成，剔成失败逃到齐国，偃自立宋国国君。

君偃十一年（前318），自己号为王。东面打败齐国，攻下五座城；南面打败楚国，侵占三百里地；西面打败魏国，和齐魏结成怨家。君偃用牛皮袋盛着血，悬挂起来用箭射它，称为“射天”。君偃只知沉缅于酒色之中。凡是规劝提意见的大臣，君偃一律射死。于是诸侯们都称他为“桀宋”。“宋君偃又步纣王后尘，为所欲为，不可不杀。”诸侯要求齐国讨伐宋国。王偃即位四十七年（前282），齐湣王与魏、楚讨伐宋国，杀死王偃，灭亡了宋国，瓜分了宋地。

太史公说：孔子说过“微子走了，箕子成为奴隶，比干进谏被杀，殷朝有三位仁者。”《春秋》讥讽宋国的动乱从宣公废掉太子让自己的弟弟即位开始，国家不安定达十代之多。襄公时，修行仁义，想做盟主。他的大夫正考父称赞他，所以追述契、汤、高宗时代殷朝兴盛的原因，写了《商颂》。宋襄公在泓水吃了败仗之后，有的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感叹当时中原地区的国家缺少礼义，所以表彰他，因为宋襄公具有礼让精神。

微子开者①，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②。纣即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沈湎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仇。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③，如之何其？"太师若曰④："王子，天笃下灾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⑤。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①微子开：《尚书·微子之命》云命微子启代殷后。今此名开，是避讳汉景帝的名。　②庶兄：《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妻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也。　③颠跻：《集解》曰："跻犹坠也。恐颠坠于非义，当如之何也。"　④若：顺。　⑤神祇（ｑì，齐）：天曰神，地曰祇。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①，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②。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③。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④，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⑤。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则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⑥，遂行。

①说：通"悦 ②被：通"披"； 详：通"佯"。 ③《箕子操》：《风俗通义》曰："其道闭寒忧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灾遇害，

困厄穷迫，虽怨恨失意，犹守礼义，不惧不慑，乐道而不改其操也。”④争：通“诤”，直言相劝。 ⑤刳(ｋū，枯)：剖开而挖空。 ⑥太师、少师：《集解》曰：“太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也。”《集解》又云：“时比干已死，而云少师者似误。”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①，肉袒面缚②，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①造：往，到。 ②肉袒面缚：《索隐》云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缚者，缚手于背而面向前也。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子曰：“于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鯀堙鸿水①，汩陈其五行②，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illegible]③。鯀则殛死④，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下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⑤。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⑥，用傅锡其庶民⑦，维时其庶民于女极⑧，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⑨，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⑩，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鳏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11)，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12)。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13)，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14)。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15)，内友柔克(16)，沈渐刚克(17)，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18)。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19)。

“稽疑(20)：择建立卜筮人(21)。乃命卜筮，曰雨，曰济(22)，曰涕(23)，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24)。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25)，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26)。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27)。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28)。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29)。

“庶征：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30)。一极备，凶。一极亡(31)，凶。曰休征(32)：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暘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33)：曰狂，常雨若；曰僭(34)，常暘若；曰舒，常奥若；日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维岁(35)，卿士维月，师尹维

日。岁月日时毋易，百谷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36)，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37)，五曰考终命(38)。六极(39)：一曰凶短折(40)，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41)，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僮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①鸿：通“洪”。②汩(ｇū，骨)：扰乱。③(ｄù，妒)：败坏。④殛(ｊí，极)：诛戮。⑤历数：推算岁时节候。⑥时：通“是”。⑦傅：通“敷”，布。 锡：赐也。⑧女：通“汝”，你。⑨有：通“又”。 猷(ｙóｕ，犹)：谋划。⑩离：通“罹”，遭受。 咎：罪责。(11)羞：进。(12)平(ｂｉàｎ，辨)平：当作“■”，清明可辨貌。(13)夷：通“彝”，一定的法则。(14)近：益，增加。(15)支：顺。(16)内：《索隐》曰内当为燮，和。(17)沈：通“沉”。渐：通“潜”。沉、潜，均有在下的意思，当指劳动人民。(18)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集解》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关诸侯也。”“作福，专爵赏也。作威，专刑罚也。玉食，珍美也。”(19)僭忒：逾越常规，心怀恶念。(20)稽：通“乩”，旧时迷信者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能为人决疑治病，预示吉凶。(21)卜筮：《集解》云：”龟曰卜，蓍曰筮。(22)济：通“雾”，兆象雨止。(23)涕：《尚书》作“■”，兆象气络绎不绝。(24)衍忒：推演变化。(25)大同：《集解》曰：“大同于吉”。(26)子孙其逢吉：《集解》曰：“动不违众，故后世遇吉也。”(27)吉：《集解》曰：“此三者皆从多，故为吉。”(28)作内吉，作外凶：《集解》曰：“此逆者多，以故举事于境内则吉，境外则凶。”(29)用静吉，用作凶：《集解》云：“安以守常则吉，动则凶。”“龟筮皆与人谋相违，人虽三从，犹不可以举

事。”　(30)奥(ｙù，郁)：通“燠”，暖。　庑：通“芜”，草盛。(31)：通“无”。(32)休：旧指美善。(33)咎：灾祸。(34)僭：差失。(35)眚(ｓｈěｎｇ，省)：过失。(36)畯：通“俊”。(37)攸：所。(38)考：老。(39)极：惩罚的意思。　(40)凶短折：《集解》云：“未龀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41)渐渐：麦芒之状。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①。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②。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杀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左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①当国：掌握国家政权。②微种：一说微仲乃微子末之子。

宣公有太子与妻。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

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妻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杀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于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①。”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后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好，出，道遇太宰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②，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③，而十一战④，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 ⑤，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孔父，取其妻⑥。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①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据《左传·隐公四年》载，宋公子冯欲与宋殇公争君位，当宋殇公即位后，公子冯便出奔郑国。“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于是州吁便以除掉公子冯为由派使者劝告宋国与自己共同讨伐郑国。 ②利：贪图。 ③殇公：为谥号，死后称之，此处“殇”字当省。 ④十一战：《集解》曰：“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邬田；四战，邬郑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菅；八战，宋、卫人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 ⑤是岁：鲁隐公被杀在宋殇公八年，不当在此年。 ⑥取：通“娶”。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①，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②，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③。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④。

十年夏，宋伐鲁⑤，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⑥，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⑦，遂以局杀湣公于

蒙泽⑧。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博牧，牧齿著门阖死⑨。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⑩。

①九年：执郑之祭仲当在宋庄公十年。九年误。　②十九年：庄公十八卒，无十九年。③吊：慰问遭遇不幸。④公子子鱼：据《左传·庄公十一年》，子鱼当为子鱼之父御说。子鱼至僖公八年始见《左传》，距此尚三十余年矣。　⑤十年：宋伐鲁当在宋湣公八年。十年误。　⑥博：通“簙”，古代一种博戏。⑦病：痛恨。⑧局：棋盘。⑨阖：《集解》曰：“阖，门扇。”⑩醢（ｈǎｉ，海）：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毁于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①。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②。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陨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鹢退蜚③，风疾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④，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己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⑤！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⑥；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十四年夏⑦，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①女弟：妹妹。　②目夷：字子鱼。　③蜚：通“飞”。　④陈：通“阵”。　⑤何常言与：《集解》一云“尚何言与”。　⑥享：通“飨”。　⑦十四年：当作“二十四年”。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①，以有德于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于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②。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于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①倍：通“背”。背弃。　②鲍革：“革”字为衍文，即公子鲍。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缪之族①。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②。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③，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①出武、穆之族：《左传·文公十八年》载此事为："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此将戴、庄、桓三族亦为作乱者，误也。 ②执楚使：据《左传·宣公十四年》当作"杀楚使者。"《楚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亦"杀楚使者。" ③围宋五月：据《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载当作"围宋九月。"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奔，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奔，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①，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②。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③。心，宋之分野也④。景公忧

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⑤，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⑥，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⑦，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公孙纠，纠父公子褊秦，褊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①二十五：孔子过宋在二十二年，此处误。 ②微服：旧时帝王、官吏为了隐藏自己的身分而改装平民的服装。 ③荧惑：即火星。守：甲星侵占乙星通常所在的天区。 心宿：二十八宿之一。 ④分野：我国古代的一种迷信说法，将天空星宿分为十二次，配属于各国，用以占卜吉凶。 ⑤候：观察。 ⑥六十四年：《表》记景公卒于前451年，在位共六十六年，实误。 ⑦公子特：“特”当作“得”。

昭公四十七年卒，予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①，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②，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③。齐湣王与魏、楚伐宋④，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他。

①取五城：《战国策·宋策》载“齐拔宋五城”，此处误为宋取五城。以下载“南败楚”事亦有误。 ②县：通“悬”。 ③王偃立四十七年：《六国年表》言前286年齐灭宋，君偃在位应为四十三年。 ④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此说仅见于此，《六国年表》及各《世家》皆言齐湣王灭宋，未言魏、楚参与。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

公之时，修行仁之，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①，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①正考父：正考父曾佐戴、武、宣诸公，在襄公以前百余年，此处言“正考父美之”云云，实误。

楚世家第十

安砚方 译注

【说明】根据司马迁的说法，楚国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楚人的祖先之一重黎曾为帝喾的火正，因有功，被命为祝融。以后其弟吴回继之。吴回第六子季连，芈(mǐ，米)姓，是楚人的直接祖先。季连的后裔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蛮，给予子男之田的爵位，定都在丹阳，是周初重要的异姓诸侯，与周之同姓诸侯鲁、卫、晋、齐等共事周成王。周夷王时，周王室衰微，而楚国却有发展，其首领熊渠借口为蛮夷，不用中国之号谥，便称自己的儿子为王。进入春秋之后，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依然称“公”之时，熊通不顾周王的反对，亦自称武王，即楚武王，楚国的叛逆性格比较突出。春秋末年孔子修《春秋》，不容忍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在《春秋左传》中将楚王皆贬称“子”。

楚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春秋时，与吴、越关系紧张，曾一度被吴国打败，进入战国后，虽有吴起相楚悼王的改革（见《吴起列传》），但由于旧贵族势力强大，不久即夭折。楚国的发展道路是很曲折的，最终为秦国所灭。《楚世家》记述了楚国从兴盛到灭亡的完整历史。从文化方面讲，楚国产生了象屈原、宋玉那样的大文学家，也产生了象老子、庄子那样博大精深的思想家，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政治方面讲，楚国对人们有启发、有借鉴的也比较多。楚庄王的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还“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即使如此，伍举也入谏了。庄王居然左手怀抱郑国美女，右手怀抱越国美女，置座于歌妓舞女之中。伍举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是什么鸟？”庄王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但庄王仍旧习不改，淫乐更甚。于是苏从又冒死进谏，他视“杀身以明君”为自己的夙愿，终使庄王受到教育，幡然悔悟，竟“罢淫乐，听政”，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杀死几百罪　人，擢升数百贤人，任用良臣伍举、苏从，“国人大悦”。

楚庄王听取忠良的正面进谏而使国家强盛了，楚平王却轻信谣言，疏远骨肉、残害忠良。可见，在集权专制的封建时代，尽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其左右也能发挥作用。而在无健全法律、无强大机构制约君主权力的封建社会，左右发挥作用的好坏、正误便完全决于君主及其左右人的个人品质、德行的好坏了。贤明的君主能勤奋听政、结交贤才、集思广益、兼听兼信、实行改革，国家政治自然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社会因此而出现过盛世。反之，昏庸的君主无视政事、寻欢作乐、暴虐无道、偏听偏信，国家政治自然昏暗，百姓遭殃。认真清除封建时代这种腐朽思想和专制行为，仍然是思想文化战线上不忽视的一个工作。

晋国的叔向曾分析楚共王太子子比有五难：一没有贤才辅佐，二没有主要力量支持，三没有长远谋划，四没有人民拥护，五没有崇高品德，因此不能享有国家。果如叔向言，子比为王才十余日。相反，晋文公是贤君，具备好的德行，“从善如流、施惠不倦”，“好学不倦”，能结交贤才作为心腹、左膀右臂，爱到国内外力量的支持，百姓相从而归附他。这样，他不仅享有国家，且在治国中也获得突出的成功，终于称霸于诸侯。叔向所言的五难，从反面给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献出了计策，对今人来讲，也具有主启迪意义。

楚国的祖先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高阳生下了称，称生下了卷章，卷章生下了重黎。重黎成为帝喾（ｋù，酷）高辛氏的火正，很有功绩，能使光照天下，帝喾赐予他祝融的称号。共工氏发动内乱，帝喾让重黎诛杀作乱者但未杀尽。帝喾就在庚寅那一天杀死了重黎，让他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也去任火正之职，仍称之为祝融。

吴回生下陆终。陆终有六个儿子，都是母亲腹裂而生。长子叫昆吾，次子叫参胡，三子叫彭祖，四子叫会人，五子叫曹姓，六子叫季连，季连姓芈，是楚国王族的祖先。昆吾在夏商时曾经做侯伯，桀时被汤灭亡。彭祖在殷朝时曾经做侯伯，殷朝末年，彭祖被灭。季连生下了附沮，附沮生下了穴熊。他的后代中途衰落。有的在中原，有的在蛮夷，史书未能记载下他们的世系。

周文王的时候，季连的后代有一支叫鬻熊。鬻熊如同儿子般侍奉文王，早死。他的儿子叫熊丽。熊丽生下了熊狂，熊狂生下了熊绎。

熊绎处在周成王时代，成王要举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把熊绎封到楚蛮，封给他子男爵位的田地，姓羋，住在丹阳。楚子熊绎和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共同侍奉成王。

熊绎生下了熊艾，熊艾生下了熊  （dàn，但），熊生下了熊胜。熊胜让弟弟熊杨作继承者。熊杨生下了熊渠。

熊渠有三个儿子。在周夷王的时候，周王室衰落，有的诸侯不肯朝覲(jìn,近)天子，诸侯间互相攻伐。熊渠很得长江、汉水一带民众的拥戴，就出兵攻打庸、杨粤，一直打到鄂地。熊渠说：“我在蛮夷地区，不必和中原各国的名称谥号一样。”于是他就封自己的长子熊康作句（gōu，勾）亶（dàn，但）王，二儿子熊红作鄂王，小儿子熊执疵做越章王，都在长江沿岸楚蛮地区。等到周厉王时，由于厉王暴躁狂虐，熊渠担心他来攻打楚国，也就去掉了自己的王号。

熊渠的继承者是长子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逝世后，次子熊挚红即位。挚红死，他的弟弟杀了他即位，这就是熊延。熊延生下了熊勇。

熊勇（前841），周人挑起内乱，攻打厉王，厉王逃到彘。熊勇于十年（前837），逝世，弟弟熊严继承王位。

熊严于十年（前828），逝世。熊延有四个儿子，长子叫伯霜，二子叫仲雪，次子叫叔堪，小儿子叫季徇。熊严逝世。长子伯霜即位，这是熊霜。

熊霜元年（前827），周宣王刚即位。熊霜于六年（前822）逝世，三个弟弟争着即位。仲雪死了，叔堪逃亡，到濮避难，小弟弟季徇即位，这是熊徇。熊徇十六年（前806），郑桓公刚刚被封到郑。二十二年（前800），熊徇逝世，儿子熊咢即位。熊咢于九年（前791）逝世，儿子熊仪即位，这就是若敖。

若敖二十年（前771），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都向东迁移，秦襄

公开始成为诸侯。

二十七年（前764），若敖逝世，儿子熊坎即位，这就是霄敖。霄敖于六年（前758）逝世，儿子熊眴（ｘùｎ，殉）即位，这是蚡（ｆéｎ，坟）冒。蚡冒十三年（前745），晋国开始动乱，因为曲沃的缘故。蚡冒于十七年（前741）逝世。蚡冒的弟弟熊通杀死蚡冒的儿子即位，这就是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前724），晋国曲沃庄伯杀死了宗主国国君晋孝侯。十九年（前722），郑伯的弟弟段挑起内乱。二十一年（前720），郑国侵占天子的田地。二十三年（前718），卫国人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桓公。二十九年（前712），鲁国人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隐公。三十一年（前710），宋国的太宰华督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殇公。

三十五年（前706），楚国讨伐随国。随国君说：“我没有罪过。”楚王说：“我处在蛮夷地区。今天诸侯们都背叛王室互相侵伐，互相攻杀。我有军队，想凭此参与中原的政事，请求周王室尊奉我的名号。”随国人替他到周王室请求尊号，周王室不答应，随国人回来向楚国报告。三十七年（前704），楚熊通大怒说：“我的祖先鬻熊是文王的老师，很早死去。周成王提拔我的先公，竟只赐予子男爵位的田地，让他住在楚地，蛮夷部族都顺服，可是周王不加封爵位，我只好自称尊号了！”于是他自称武王，和随国人订立盟约后才撤军。从此便开始垦殖濮地并占有它。

五十一年（前690），周王召见随侯，责备他让楚国君称王。楚武王很生气，认为是随侯背叛了自己，便攻打随国。武王在行军路上病死，楚国才停止进军。武王的儿子文王熊赀即位，楚国开始迁都到郢。

文王二年（前688），楚国攻伐申国经过邓，邓人说：“楚王很容易捕获。”邓侯没有答应。六年，楚国讨伐蔡国，俘虏了蔡哀侯后回国，不久又释放了他。楚国强盛起来，欺凌长江、汉水流域的小国，小国都很畏惧楚国。十一年（前679），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强大。

十二年（前678），楚国讨伐邓国，灭亡了邓国。十三年（前

677），文王逝世，儿子熊艰即位，这是庄敖。庄敖于五年（前672），想杀死自己的弟弟熊恽，熊恽逃到随国，与随人袭击杀死了庄敖即位，这就是成王。

成王恽于元年（前671），刚刚即位就向百姓布施恩惠道德，在诸侯中恢复旧时的友好关系。派人向天子进贡，天子赏赐给他祭祀的肉。说：“镇抚你们南方夷越地区的动乱，不要侵犯中原。”于是楚国扩地到方圆千里。

十六年（前656），齐桓公派军侵犯楚国，一直到陉山。楚成王让将军屈完率军抵御，与桓公结盟。桓公责备楚成王没有向周王室交纳贡品，楚成王答应了他，他才撤军离楚。

十八年（前654），成王率军向北讨伐许国，许国国君脱去上衣露出胳膊请罪，楚成王才释放了他。二十二年（前650），楚国讨伐黄国。二十六年（前646），楚国灭亡了英国。

三十二年（前639），宋襄公想与诸侯结盟相会，叫楚国参加。楚王生气地说：“叫我去，我将以友好的态度前往，趁机袭击侮辱他。”于是，楚王出兵到了盂，逮捕侮辱了宋公，不久又让他回国。三十四年（前638），郑文公南下朝拜楚王。楚成王向北攻打宋国，在泓水打败宋军，射伤了宋襄公，襄公不久便因伤而死。

三十五年（前637）晋公子重耳经过楚国，成王按招待诸侯客的礼节款待了重耳，并赠送重耳很多礼物，又把他护送到秦国。

三十九年（前633），鲁僖公向楚国请求出兵讨伐齐国，楚国派申侯率军攻打齐国，夺下谷邑，把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谷地。齐桓公的七个儿子都逃到楚国，楚国全部拜他们为上大夫。楚国灭亡了夔，因为夔不祭祀祝融、鬻熊的缘故。

夏天，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救援宋国，楚成王只好作罢回归楚国。将军子玉请求继续作战，成王说：“重耳在外逃亡多年，终于能够回到晋国，是上天在兴发他，不能阻挡。”子玉坚决请

战，于是楚成王只给他很少的军队就离去了。晋国果然在城濮打败子玉。楚成王很生气，杀死了子玉。

四十六年（前626），起初，成王打算确立商臣为太子，告诉了令尹子上。子上说：“国君你还年轻，　又有很多庞爱的妻妾，如果确立了再废弃，国家将会发生乱子，楚国立的太子常常在年少的。况且商臣毒蜂眼豺狼音，是很残忍的人，不宜立他为太子。”楚王不听，终于立了商臣。后来楚王又想立儿子职，而废弃太子商臣。商臣听到一点儿风声可是还没有证实，便告诉自己的老师潘崇说：“怎么才能得到确实的情况呢？”潘崇说：“款待成王宠爱的江芈姬，但不要尊敬她。”商臣听从了他的计谋。江芈生气地说：“君王想杀掉你立职为太子是应该的。”商臣告诉潘崇说：“确实了。”潘崇问：“您能侍奉职吗？”商臣回答：“不能！”“能逃跑吗？”商臣又回答：“不能。”“能杀死君王吗？”商臣回答道：“能。”冬季十月，商臣让宫里的卫兵包围了成王，成王请求吃过熊掌后再死，商臣不答应，丁未这一天，成王上吊自杀。商臣即位，这就是穆王。

穆王即位后，把自己的太子宫赐予潘崇，让他作太师，主持国家事务。穆王三年（前623），灭亡了江国。四年（前622），灭亡了六国、蓼国。六、蓼国君是皋陶的后裔。八年（前618），楚讨伐陈国。十二年（前614），穆王逝世。儿子庄王侶即位。

庄王即位三年，从未向国内发布过任何政令，日日夜夜寻欢作乐，还向国内下了道诏令：“有敢进谏的格杀勿论！”伍举入宫进谏。庄王左手怀抱郑姬，右手怀抱越女，坐在歌舞乐人中间。伍举说：“希望向您进献一个隐语。”接着又说：“有一只鸟落在土山上，三年不飞不鸣，这是什么鸟呢？”庄王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下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过了几个月，庄王更加淫佚放纵。苏从大夫就入宫进谏。楚庄王说：“你没有听到我的诏令吗？”苏从回答说：“舍身而使您贤明，这是我的夙愿。”楚王于是就停止淫佚作乐，开始处理政务，杀死了几百个罪人，擢升了几百个有功之臣，任用伍举、苏从管理政务，举国上下十分拥护。当年楚国灭亡庸国。六年（前608），楚国讨伐宋国，得到五百辆战车。

八年（前606），楚国讨伐陆浑戎，到达洛，在周都郊外阅兵。周定王派王孙满犒劳楚王。楚王向王孙满询问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加答说：“统治国家在于道德不在于宝鼎。”庄王说：“你不要倚仗九鼎！楚国只要销毁刀剑上的刃尖便可以铸成九鼎。”王孙满说：“ 啊呀！君王忘记这些了吗？过去虞夏昌盛时，边远的国家都来朝贡，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金属，铸成九鼎，其上绘了许多山川物体，各种怪异之物都具备，好让百姓知道怪异为害情况。桀道德败坏，鼎便被迁到殷朝，殷延续了六百年。殷纣王残暴狂虐，鼎又被迁到周朝。如果天子道德美好，鼎虽然很小却重得移不动；如果天子道德败坏，鼎即使再重也容易移动。过去，周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鄏（ｊｉá ｒǔ，夹辱），占卜说可以传世三十代，立国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意旨。如今周王室虽然衰微，但上天的意旨难以改变。问鼎轻重，确实不可以啊。”楚王这才撤军回国。

九年（前605），楚庄王让若敖氏做宰相。有人在庄王面前中伤他，他怕被杀，反而攻击庄王，庄王杀死了若敖氏整个家族。十三年（前603），楚国灭亡了舒国。

十六年（前598），楚国讨伐陈国，杀了夏征舒。因为征舒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所以楚国杀死了他。攻下陈国后，楚国就把它划作自己的县。群臣都庆贺胜利，只有申叔时刚从齐国出使归来不庆贺。庄王问他为什么，申叔时回答说：“俗语说，牵着牛笔直地走到人家田里，田的主人抢走了牛。牵牛走入人家田里确实不对，但抢走牛不也太过分了吗？当然，庄王您是因为陈国动乱才率领诸侯们攻伐它，明明是有理攻伐它，但贪婪地把它划归为自己的一个县，这怎么能在天下发布命令呢！”庄王于是又恢复了陈国后代的地位。

十七年（前597），春天，楚庄王包围了郑国，三个月攻下它。从皇门进入郑都，郑伯脱去上衣露出胳膊牵着羊迎接庄王说：“我不为上天所保佑，不能侍奉您，您因此发怒，来到我国，这是我的罪过。我怎敢不唯命是听！您把我遗弃到南海吧，或者把我当奴隶赏赐给诸侯，我也唯命是听。假若您不忘记周厉王、宣王、郑桓公、武公，不断绝他们国家的祭祀，让我侍奉您，这是我的心愿，我也不敢有如此的奢望。只是大胆地向您表白一下。”楚国的大臣们都说：“君王不要答应他。”庄

王说：“郑国君能这样谦卑，就一定能任用自己的百姓，怎么可以断绝他的祭祀呢！”说完，庄王亲自举起军旗，左右的人指挥军队，率军退后三十里驻扎下来，于是答应与郑国国君讲和。郑大夫潘尪（ｗāｎｇ，汪）来订立盟约，子良到楚国当人质。夏季六月，晋国救助郑国，与楚国大战，在黄河畔楚国大败晋军，楚国一直打到衡雍才回国。

二十年（前594），楚国包围了宋都，因为宋国杀死了楚国使者。楚国包围宋都达五个月之久，都城内粮食吃尽，人们互换亲子骨肉而食，劈开人骨当些烧。 宋国的华元出城向楚军讲明实情。庄王说：“这是君子啊！”于是撤军离去。

二十三年（前591），庄王逝世，儿子共王审即位。

共王十六年（前575），晋国讨伐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共王救援郑国。楚军与晋军在鄢陵交战，晋军打败楚军，射中共王的眼睛。共王传呼将军子反。子反贪杯、随从𠂤阳谷向子反劝酒，子反竟喝得酩酊大醉。共王生气了，射死子反，撤军回国。

三十一年（前560），共王逝世，儿子康王招即位。康王即位十五年（前545）逝世，儿子员即位，这是郏敖。

康王有宠爱的弟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于三年（前542），让自己的叔父、康王弟弟公子围做令尹，主管军事。四年（前541），公子围出使郑国，途中听说楚王生病就返回楚国。十二月己酉这一天，公子围进宫询问楚王病情，竟用帽带勒死楚王，又杀死楚王的儿子莫和平夏，派使者到郑国报丧。伍举问使者道：“谁将即位？”使者回答：“寡大夫公子围。”伍举更正说：“共王的儿子公子围是长者。”子比逃到晋国，公子围即位，这是灵王。

灵王三年（前538）六月，楚国派使者通知晋国，想与诸侯相会。诸侯都到楚国的申邑聚会。伍举说：“从前夏启有钧台宴飨，商汤有景亳诰命，周武王有盟津誓师，成王有岐阳会猎，康王有丰宫朝觐，穆王有涂山相会，齐桓公有召陵会师，晋文公有践土结盟，您打算使用哪种礼仪？”灵王说：“使用齐桓公的。”当时郑国的子产在场，而晋、宋、

鲁、卫都未参与申之会。灵王与诸侯订立盟约后，面露骄色。伍举说：“桀因有仍相会，有缗背叛他。纣王因黎山相会，东夷背叛他。幽王因太室盟约，戎、翟背叛他。您要慎重思虑结局呀！”

七月，楚国率诸侯军讨伐吴国，包围了朱方。八月，攻下朱方，囚禁了庆封，杀尽庆封家族。楚国拿庆封示众说：“大家不要仿效齐国庆封杀死自己的国君，欺凌自己的幼君。挟制各位大夫与自己盟誓。”庆封反唇相讥说：“不要学习楚共王的庶出之子公子围杀死自己的国君——哥哥的儿子员却代替员即位！”于是灵王派人立即杀死了庆封。

七年（前534），灵王建成了章华台，下令安置逃亡者在里面服役。

八年（前533），楚王派公子弃疾率军灭亡了陈国。十年（前531），楚王召来蔡侯，灌醉后杀死了他。让弃疾平定蔡国，令他作陈、蔡的地方官。

十一年（前530），楚王讨伐徐国以恫吓吴国。灵王驻扎在乾谿等待伐徐的消息。灵王说：“齐、晋、鲁、卫，他们受封时都接受了宝器，只有我国没有。今天我派使者到周把鼎要来作为分封的宝器，周王室会给我吗？”析父回答说：“他会给君王的！过去我们的先王熊绎远在偏僻的荆山，乘坐简陋的车子，身穿破衣烂衫，居住在草莽地区，跋山涉水侍奉天子，曾把桃木弓、棘枝箭进贡给周王室。齐国君是周王的舅父；晋和鲁、卫国君是周王同母弟弟。因此，他们都有宝器，唯独楚国没有。周王室今天和那四个国家都侍奉您，将对您唯命是从，怎么敢吝惜鼎呢？”灵王说：“过去，我们远祖伯父昆吾住在原来的许国，今天郑国人贪婪地占据那块田地，不给我，现在我去要回，他们将给我吗？”析父回答说：“周王室不吝惜鼎，郑国怎么敢吝惜田呢？”灵王又说：“过去诸侯们都认为我国地处偏远而畏惧晋国，今天我扩大加固陈、蔡、不羹的城池，那里都备有一千辆战车的兵力，诸侯们怕我吗？”析父回答说：“很怕呀！”灵王高兴地说：“析父善谈往古的事啊！”

十二年（前529）的春天，楚灵王在乾谿作乐，舍不得离去。百姓

们苦于徭役。当初，灵王在申与诸侯会师时，曾侮辱了越国大夫常寿过，杀死了蔡国大夫观起。观起的儿子观从逃到吴国，他劝吴王讨伐楚国，挑拨越国大夫常寿过与越国的关系，要他挑起内乱，做吴国的间谍。派人假借公子弃疾的命令从晋国召回公子比，到了蔡国，想与吴国、越国军队袭击蔡国。让公子比会见弃疾，并在邓与弃疾结盟。于是，入宫杀死灵王的太子禄，拥立子比为楚王，任命公子子皙做令尹、弃疾做司马。先清除了王宫，观从又率领军队到乾谿，向楚国官兵宣布说："楚国已经拥立新王了。先返回国都的，恢复他们的爵、封邑、田地、房屋。后返回的一律流放。"楚国官兵一听都逃的逃、散的散，纷纷离开灵王返回国都。

灵王听到太子禄被杀的消息，竟失神跌倒在车下，说："人们爱自己的儿子也都如此吗？"侍者说："还要超过您。"灵王说："我杀别人的儿子也太多了，能不落到这步田地吗？"右尹说："请您到国都郊外听从国人的处置吧。"灵王说："众人的怒气不可冒犯。"右尹说："暂且到大县避一避，再向诸侯们请兵吧。"灵王说："诸侯们将都要背叛我的。"右尹又说："暂且逃到诸侯国听听大国国君的意见。"灵王说："大福不能再次降临，只不过是自取侮辱罢了。"于是灵王想乘船进入鄢城。右尹估计灵王决不会听从自己的建议，担心与灵王一块被杀，也离开灵王逃跑了。

灵王于是独自在山中徘徊，村民们没有敢收容灵王的。半路，灵王遇见过去在宫里的涓人，对他说："你替我找口饭吃吧，我已经饿了三天了。"涓人说："新王刚刚下达诏令，有敢给您送饭并与您一起逃亡的诛灭三族，何况我也无处寻食。"灵王便头枕涓人大腿睡下。涓人用土块来代替，抽出自己的腿逃走了。灵王醒后找不见涓人，饿得竟不能坐起。芋地地方官申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的父亲曾经两次触犯王法，灵王都赦免了他，恩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他到处寻找灵王，终于在釐泽找到饿昏的灵王，事奉灵王一直到自己的家中。夏季五月癸丑这一天，灵王在申亥家逝世，申亥让两个女子殉葬，并安葬了灵王。

这时楚国虽然已经拥立公子比为楚王，却怕灵王再一次返回，又未曾听到灵王死去的消息，所以观从对新王子比说："不杀死弃疾，即使

拥有整个国家也还要遭受灾难。”楚王说：“我不忍心杀他。”观从说：“别人可忍心杀你啊。”新王不听从，观从就离去了。弃疾回到国都后，都城的人每每夜里都很惊恐，说：“灵王进城了。”乙卯日那天夜间，弃疾让撑船的人在长江岸边奔走呼号说：“灵王来了！”都城的人们更加惊惧。弃疾又让曼成然告诉新王子比和令尹子皙说：“灵王到了！都城的人将要杀死你们，司马将要来到了！您尽早想个办法吧，不要自取侮辱。众人的怒气就像洪水与大火，那是无法解救的。”新王和子皙就自杀了。丙辰日，弃疾即位做了楚王，改名为熊居，这是平王。

平王靠诈骗的方法杀死两个君王自己即位，恐怕都城的人们和诸侯背叛自己，就对百姓布施恩惠。归还陈、蔡两国的地盘，并让两国原来国君的后代即位，如过去一样，归还了侵占郑国的土地。对国内百姓抚恤安慰，修明政务。吴国因楚国动乱，抓获楚国五位将帅回国。平王对观从说：“满足你的欲望。”观从想作卜尹，平王答应了他。

当初，共王有五个宠爱的儿子，没有嫡长子可立，就遥祭山川群神，请求神灵决断继承人，让他主持国务。共王暗中与巴姬在祖庙里埋了块玉璧，叫五位公子斋戒后进入祖庙。康王跨璧而过，灵王的手肘放在玉璧上，子比、子皙都远离玉璧。平王年幼，别人抱着他跪在璧玉上行礼，正好压在璧玉的襻（ｐàｎ，盼）上。因此，康王因为年长即位了，君位传到他的儿子便丧失；公子围做了灵王，结果被杀；子比只做了十几天君王，子皙未能即位，又都被杀。这四个公子都继绝后代了，唯独弃疾最后继位，就是平王，终于继续了楚国的祭祀，这和神灵所预示的完全符合。

当初，子比从晋国回国，韩宣子问叔向说：“子比能成功吗？”叔向答道：“不能成功。”宣子说：“楚国人和子比都厌恶楚王，要求立新君，如同生意人牟取高利一样，怎么能不成功呢？”叔向答道：“谁跟子比相好，谁跟子比共仇恨呢？夺取王位有五难：有宠爱的但无贤才，是一难；有贤才却无国内支持力量的响应，是二难；有支持力量却无长远谋划是三难；有长远谋划却无人民拥护，是四难；有人民拥护却无德行，是五难。子比在晋国十三年了，没听说晋国楚国跟随他的人有学识渊博的，可以说他没有贤才了；家族尽失，亲人背叛，可以说他没有支

持力量了；没有可乘之机却轻举妄动，可以说他没有长远的谋划；一辈子羁旅在外，可以说他没有人民的拥护了；逃亡在外，国内人却没有爱戴他的迹象，可以说他没有德行了。灵王暴虐，无所顾忌，可以说是自取灭亡，子比五难具备，竟敢杀死国君，谁能帮助他呢？享有楚国的，可能是弃疾吧？弃疾统治陈地、蔡地，方城山为外属。在他统治的区域没有任何邪恶民生，盗贼隐遁，不敢妄动，他决不因个人的欲望去违背民心，因此百姓毫无怨言。祖先神灵保若他，人民信任他。羋氏发生内乱，排行在末位的一定继位，这是楚国的常例。子比的官职，不过是右尹；论他的贵宠，无非是个庶子；与神灵的意旨，却又差得很远；百姓不怀念他，他将凭什么即位呢？”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的吗？”叔向回答：“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被釐公所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ｘí，席）朋的辅佐，有莒国、卫国作外援，有高氏、国氏作内应。他听从正确意见象流水一样，对百姓不倦怠地布施恩惠。他享有君位，不也应该吗？过去我们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被献公宠爱。他好学不倦。年仅十七岁，就结交五位贤才，有先大夫子全、子犯做心腹，有魏犨（ｃｈōｕ，抽）、贾佗作左膀右臂，有齐国、宋国、秦国、楚国作外援，有栾、郤、狐、先作内应。文公逃亡十九年，返国的志向十分坚定。因惠公、怀公丧失民心，百姓都互相跟随心向文公，这样，文公享有国家，不也应该吗？子比没有什么可给予百姓的，又得不到外援，离开晋国时，晋国人不护送；返回楚国，楚国人不迎接。凭什么享有国家呢！”子比当王果然没有长久，最终即位的是弃疾，正如叔向所预言的一样。

平王二年（前527），委派费无忌到秦国灵太子建娶妻。这个女子貌美过人，还没到达楚都时，无忌先一步赶回，怂恿平王：“秦国女子倾国倾城貌，您可自己留下，再为太子另寻一位。”平王听从了无忌的劝说，终于自己娶了秦女，生下熊珍。又为太子娶了另一位女子。当时伍奢是太子的太傅，无忌是少傅。无忌不被太子宠爱，常常中伤诽谤太子建。太子建当时十五岁了，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也不被平王宠幸，平王渐渐地更加疏远太子建了。

六年（前523），平王让太子建住在城父，戍守边界。无忌又日夜在平王面前中伤太子建说：“就因我把秦国女子送到您的后宫，太子便

十分怨恨我，亦不可能对您没有怨气，您也要略加防备啊。况且太子住在城父，专揽兵权，对外结交诸侯，而且时时想打进国都。”平王便把太傅伍奢叫来责备一番。伍奢心知这是无忌造谣的结果，就说：“君王您为什么因为一个小人而疏远亲生骨肉呢？”无忌说：“今天不制服伍奢，后悔就晚了。”于是平王就囚禁了伍奢。让司马奋扬召太子建回来，想杀死太子。太子听到风声，逃到了宋国。

无忌说：“伍奢有两个儿子，不杀死他们将成为楚国的祸害。为什么不以免除他们父亲的死罪为条件把他们召来，这样他们必定回楚。”于是，平王派使者对伍奢说：“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召回，你就可以活命，否则必处死。”伍奢说：“伍尚为人正直憨厚，敢为节义而死，慈爱孝悌忠义，听说回楚可以免除父亲的死罪，必然回来，不顾惜自己的性命。伍胥为人聪慧而有谋略，勇猛而喜功，知道回来必死无疑，便肯定不会回来。可是，成为楚国未来忧患的必定是这个儿子。”于是，平王派人去叫他们，说：“你们回楚国，我就赦免你们父亲的死罪。”伍尚对伍胥说：“听到父亲可以免死却不回去，那是不孝；父亲被杀，作儿子的如不想方设法报仇，那是无谋划；估计能力去成就大事，那才是智慧。你快走吧，我将回楚国一死了之。”伍尚就回楚国了。伍胥拿起弓箭，走出房间去见使者，说：“父亲有罪，为什么叫儿子回去呢？”说完，将拉弓射击使者，使者掉头就跑，伍胥便逃到了吴国。伍奢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伍胥跑了，楚国危险了。”楚国就杀死了伍奢和伍尚。

十年（前519），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居巢，暗中与吴国有来往。吴国派公子光讨伐楚国，打败陈国、蔡国军队，带走太子建的母亲，楚国很害怕，加固了郢都。先前，吴国的边城卑梁和楚国的边城钟离有两个小孩争夺桑树，两家因此发生争吵互相攻打，钟离人杀死了卑梁人。卑梁大夫很生气，派城里的守军攻打钟离。楚王听到后也很生气，派军占据了卑梁。吴王听到后大怒，也派出军队，让公子光借太子建母亲家在楚国为由而攻打楚国，一举攻下了钟离、居巢。楚国十分畏惧，便又加固了郢都。

十三年（前516），平王逝世。将军子常说：“太子珍还年幼，况且他的母亲就是以前太子建应当娶的。”想立令尹子西为王。子西是平王

庶出的弟弟，但很仁义。子西说：“国家有固定的法则，改立其他王就要动乱，谈论这件事就要招来杀身之祸。”于是楚国拥立太子珍，这是昭王。

昭王元年（515），楚国众人不喜欢费无忌，因为他的中伤使太子建逃亡，并杀死了伍奢父子和郤（ｘì，戏）宛。郤宛的同宗伯氏的儿子嚭（ｐī，批）和子胥都逃到了吴国，吴军多次侵伐楚国，楚国人更加怨恨无忌了。楚国令尹子常杀死了无忌取得众人的欢心，众人才高兴。

四年（前512），吴国的三位公子逃到楚国，楚国赐封给他们土地用以抵御吴国。五年（前511），吴国讨伐并攻下了楚国的六、潜。七年（前509），楚国派子常讨伐吴国，吴国在豫章把楚国打得大败。

十年（前506）的冬季，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和唐国、蔡国共同讨伐楚国，楚国大败，吴军于是进入郢都，掘开平王墓污辱平王尸体，因为伍子胥的缘故。吴军侵来，楚国派子常率军迎击，两军隔着汉水摆开阵势。吴国打败子常军，子常逃到郑国。楚军溃散，吴军乘胜追逐楚军，五次交锋后，吴军兵临郢都。己卯日，昭王逃跑。庚辰日，吴军开进郢城。

昭王逃到云梦。云梦人不知道是昭王，射伤了昭王。昭王又逃到郧（ｙúｎ，云）国。郧公的弟弟怀说：“平王杀死了我们的父亲，今天我杀死他的儿子，不也可以吗？”郧公阻止怀，可是又担心怀杀昭王，就和昭王逃到随国。吴王听说昭王赴随，立即进击随国，对随人说：“被封到长江、汉水之间的周王室的子孙们，都被楚国消灭了。”随君想杀死昭王。昭王的随从子綦（ｑí，其）就把昭王隐藏到非常秘密的地方，然后自称是昭王，对随人说：“把我送给吴王吧。”随人便问卜把昭王交给吴国这件事，不吉利，于是，向吴王推辞说：“昭王逃跑了，已经不在随国了。”吴王强求派人到随国搜索昭王，随人不同意，吴人只好停止进击离开随国。

昭王逃出郢都时，曾派申鲍胥向秦国请求救援。秦国派了五百辆战车救助楚国，楚国也聚集残余士兵，和秦军共同反击吴国。十一年（前

505），六月，在稷打败吴军。恰好吴王的弟弟夫概见到吴王的士兵伤残败退，于是逃回吴国，自立为王。阖闾听到这个情况，立即率军撤离楚国，回国去攻打夫概。夫概失败，逃到楚国，楚国把他封到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亡了唐国。九月，昭王回到了郢都。十二年（前504），吴国又攻打楚国，攻下了番。楚王很害怕，离开郢城，并把都城迁到北边的鄀。

十六年（前500），孔子做了鲁国宰相。二十年（前496），楚国灭亡了顿国、胡国。二十一年（前495），吴王阖闾讨伐越国。越王句践射伤吴王，于是吴王死去。吴国因此怨恨越国不再向西攻打楚国了。

二十七年（前489）的春天，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救助陈国，驻军在城父。十月，昭王病倒在军中。天空有红色云霞象鸟一样，围绕太阳飞翔。昭王向周太史询问吉凶，太史说：“这对楚王有害，可是能够把灾祸移到将相身上。”将相听到这句话，就请求向神祷告，自己代替昭王，昭王说：“将相如同我的手足，今天把灾祸移到手足上，难道能够免除我的病吗？”昭王不同意。占卜病因，认为是黄河在作祟。大夫们请求祭祷河神。昭王说：“自从我们先王受封后，遥祭的大川不过是长江、汉水，黄河神我们不曾得罪过。”昭王没有答应大夫们的请求。孔子在陈国，听到这些话，说：“楚昭王通晓大义啊。他没有失去国家，太应该了！”

昭王病重，就把各位公子大夫召来说：“我不才，使楚军一再受辱，今天竟能够寿终正寝，是我的幸运。”昭王推让自己的大弟公子申做楚王，公子申不答应。又推让二弟公子结，结也不答应。于是又推让三弟公子闾，三弟曾推辞五次，最后，才答应做楚王。楚军将要与吴军交战，庚寅这一天，昭王在军中逝世。子闾说：“昭王病重时，放弃自己的儿子即位，却推让大臣们做王，我所以答应昭王，是用来宽慰昭王的心意的，当今昭王逝世，我怎么敢忘记君王的一片好心呢？”于是与子西、子綦商量，秘密派出军队堵塞道路，迎接越女的儿子章，拥立他为王，这是惠王。然后停止进军，返回国内，安葬了昭王。

惠王二年（前487），子西把平王太子建的儿子胜从吴国叫来，授他为巢县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喜好军事而且能礼遇士人，想为父亲报仇。六年（前483），白公向令尹子西请求出兵讨伐郑国。当初，白公的父亲太子建逃到郑国，郑国杀死了他，白公只好逃到吴国，子西又叫他来，所以白公仇视郑国，才想讨伐郑国。子西答应了，但没给他派军。八年（前481），晋国讨伐郑国，郑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子西救助郑国，子西救郑后接受郑的贿赂离开了郑国。白公胜很生气，立即就和敢死的勇士石乞等人在朝堂上袭击杀死了令尹子西、子綦，趁机劫持了惠王，把他囚禁在高府，想杀死他。惠王的随从屈固背着惠王逃到昭王夫人的宫殿。白公自己登位作了楚王。一个月后，恰巧叶公来救助楚国，楚惠王手下人和叶公一起攻击白公，杀死了他。惠王才恢复王位。当年，楚国灭亡了陈国，将其划归为楚国一个县。

十三年（前476），吴王夫差强大起来，欺辱齐国、晋国，讨伐楚国。十六年（前473），越国灭亡了吴国。四十二年（前447），楚国灭亡了蔡国。四十四年（前445），楚国灭亡了杞国。与秦国讲和。这时越国已灭亡了吴国，可是不能统治长江、淮北地域。楚国向东部侵占，把地盘扩展到泗水一带。

五十七年（前432），惠王逝世，儿子简王中即位。

简王元年（前431），向北攻打灭亡了莒国。八年（前424），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开始成为诸侯。

二十四年（前408），简王逝世。儿子声王当即位。声王六年（前402），强盗杀死了声王，儿子悼王熊疑即位。悼王二年（前400），三晋来讨伐楚国，打到乘丘就返回了。四年（前398），楚国讨伐周朝。郑国杀死了子阳。九年（前393），楚国讨伐了韩国，夺下了负黍。十一年（前391），三晋来讨伐楚国，在大梁、榆关打败了我国。楚国给秦国送了厚礼，与秦讲和了。二十一年（前381），悼王逝世，儿子肃王臧即位。

肃王四年（前377），蜀国讨伐楚国，攻下兹方。于是楚国修建扞关口抵抗蜀军。十年（前371），魏国攻下我国鲁阳。十一年（前

370），肃王逝世，肃王无子，便立弟弟熊良夫为王，这就是宣王。

宣王六年（前364），周天子祝贺秦献公。秦开始又强大起来，可是三晋更加强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其强盛。三十年（前340），秦国把商地封给卫鞅，　向南进犯楚国。当年，宣王逝世，儿子威王熊商即位。

威王六年（前334），周显王把祭祀文王、武王的福肉送给秦惠王。

七年（前333），齐国孟尝君的父亲田婴欺骗楚国，楚成王讨伐齐国，在徐州打败齐军，而且要挟齐国一定驱逐田婴。田婴害怕了，张丑欺骗楚王说：“楚王之所以在徐州战胜了，是因为齐王没任用田盼子。盼子为齐国立了功，百姓们也服从他。田婴无能而任用申纪。申纪这个人，大臣们都不拥护他，百姓也不服从他，所以楚王您才战胜了齐军。今天楚王要驱逐婴子，　婴子被赶走，齐王就一定重用盼子。那么齐王就又要整顿军队再来与楚王您交战了，这对您绝对没有好处。”楚王便不再提出驱逐田婴的要求。

十一年（前329），威王逝世，儿子怀王熊槐即位。魏国听说楚国有国丧，就讨伐楚国，夺取了陉山。

怀王元年（前328），张仪开始作秦惠王的国相。四年（前325），秦惠王刚称王。

六年（前323），楚国派柱国将军昭阳率军攻打魏国，在襄陵打败魏国，夺取魏国八个城邑。楚国又调军攻打齐国，齐王十分担心，陈轸恰好替秦国出使齐国，齐王说：“怎么对付楚国？”陈轸说：“君王不要担忧，请您允许我让他撤军。”于是陈轸立即到楚军中去会见昭阳，说：“我想听听楚国的军功法，打败敌军杀死敌将的有功之臣，将赏赐什么？”昭阳说：“授予上柱国将军的官职，封给上等爵位，让他手执珪玉。”陈轸说：“楚国还有比这个更尊贵的赏赐吗？”昭阳说：“令尹。”陈轸说：“今天您已经做了令尹，这是楚国最高的官位。我请您允许我打个比方。有人赠给自己的舍人们一杯酒，舍人们说：‘几个人喝

这杯酒，不够喝的，请大家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就赏给谁这杯酒。’一个人说：‘我先画好了。’举起酒杯站起身又说：‘我能给蛇添上足。’等到他为蛇画好足时，后于他画好蛇的人夺过他的酒一饮而尽，说：‘蛇本无足，今天你替它添上足，这就不是蛇了。’今天您身为楚相，来攻打魏国，已打败魏军杀死魏将，没有比这再大的功劳了，可是官职爵禄不可能再增加；假使打不胜，您将要殉职丢爵，给楚国造成不好的声誉，这就是画蛇添足。您不如率军返楚对齐施恩施德，这就是永处高位的策略啊！”昭阳说：“好吧！”于是率军离开齐国。

燕、韩国国君开始称王。秦国派张仪与楚、齐、魏相会，在啮桑订立盟约。

十一年（前318），苏秦与山东六国约定合纵共同攻打秦国，楚怀王为纵长。大军打到函谷关，秦国出兵迎击，六国军都先后撤军，其中齐军在最后。十二年（前317），齐湣王战胜赵、魏联军，秦国也战胜韩军，与齐国争当首领。

十六年（前313），秦国想讨伐齐国，可是楚国正和齐国合纵亲善，秦惠王担心这种情况，就扬言免掉张仪相国职，让张仪去会见楚王，对楚王说：“我国君王最喜欢的无过于楚王您，即使我特别希望做看门小厮的主人，也无过于大王；我国君王最憎恨的无过于齐王，即使我最憎恨的也无过于齐王。可是大王您却与他关系密切，所以我国君王不能侍奉您，这让我也不能为您做看门小厮了。如果楚王能为我关闭关口与齐国断交，那么今天您就派使都跟从我去秦领取秦曾夺取的楚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地，如此，就会削弱齐国势力了。这样，您便可以北方削弱齐国，西方对秦有恩德，并增加商於六百里土地的财富，这真可谓一箭三雕了。”怀王十分高兴，于是把国相的玉玺赠给张仪，每天为他摆开酒宴，宣称“我又得到我的商於了。”大臣们都祝贺，唯独陈轸表示伤痛。怀王说：“为什么？”陈轸回答说：“秦国所以看重您君王，那是因为您与齐王友好亲善。今天还未得到商於之地就先断绝齐交，是孤立楚国的作法。秦国又如何要看重孤立无援的我国呢，一定要轻视楚国的。如果秦国先交出商於，尔后我们再与齐断交，那么，秦国的计谋就无效了。如果我们先与齐断交，尔后再去索取商於，那我们一定要被张

仪所欺骗。您如果被张仪所欺骗，一定怨恨他。怨恨他，就等于西边兴起了秦国的忧患，北边断绝了齐国的友好。西边有秦的忧患，北边又与齐断交，那么，韩、魏两国的军队一定来攻打。所以我在伤痛。”楚王不听陈轸的意见，于是派一位将军到秦国去接受商於了。

张仪回到秦国，假装醉酒摔倒在车下，声称生病，三个月未露面，楚国也不能得到商於之地。楚王说：“莫非张仪认为我与齐的断交还不够彻底吗？”于是又派勇士宋遗到北边去辱骂齐王。齐王很生气，折断楚国的符节与秦国友好了。秦齐联合完毕，张仪才上朝，对楚国将军说：“你怎么还没接受土地呢？从某处到某处，方圆有六里呢。”楚国将军说：“我受命来接受的是六百里，没听说六里。”立即返楚向怀王汇报。怀王十分生气，将要派军讨伐秦国。陈轸又说：“伐秦不是上策。不如趁机用一座名城贿赂秦国，联合秦国讨伐齐国，这就能把从秦国丢失掉的，又从齐国补偿过来了，如此，我国还可保全。当今，您已与齐国断交，又兴师追究秦国欺骗之罪，这就等于我们让秦齐友好引来天下的大军，我国一定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啊。”楚王仍不听从陈轸的建议，于是又与秦国断交，派军向西边攻打秦国。秦国也派军迎击楚军。

十七年（前312）的春天，楚军在丹阳与秦军交战，秦军把我军打得大败，斩杀八万名士兵，俘虏楚国大将军屈匄（ｇàｉ，盖），偏将军逢（ｐáｎ ｇ，旁）侯丑等七十多人，又夺取了汉中的各郡县。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

十八年（前311），秦国派出使者又与楚约定亲善，并把汉中的一半地盘分给楚以求和解。楚王说：“愿意得到张仪，不想得到土地。”张仪听到楚王的话，请求赴楚。秦王说：“楚王正想抓住你才心满意足呢，怎么办？”张仪说：“我与楚王的大臣靳尚友好，靳尚又很受楚王宠幸的夫人郑袖的信任，楚王对郑袖百依百顺，况且我以前出使楚国时违背了割商於于楚的约定，今天秦楚交战有了仇恨，我不亲自去向楚国道歉就不能消除仇恨。再说大王您健在，楚国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果真楚国杀死我，只要对秦国有利，也正是臣子的愿望。”张仪于是出使楚国

了。

张仪到达楚都后，怀王不见他，并囚禁了张仪，要杀死他。张仪暗中贿赂靳尚，靳尚替他向怀王请求说：“您拘捕张仪，秦王一定生气。天下诸侯看到楚国失去了秦国的友好，必定轻视您。”靳尚又对楚王夫人郑袖说：“秦王非常喜欢张仪，可是楚王想杀死他，现在秦王将要用上庸的六个县贿赂楚国，把美人送给楚王，把宫中善于歌舞的美女送给大王当侍女。楚王看重地盘，秦女也必定得到楚王的宠爱，那么夫人一定受排斥了。夫人不如在楚王面前说句好话释放张仪算了。”郑袖终于在楚王面前替张仪说了情释放了张仪。张仪放出后，怀王很客气地款待张仪，张仪又借机劝说楚王背叛合纵盟约，与秦国联合亲善，相约两国结为婚姻。张仪离开楚国后，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归来，进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死张仪？”怀王这才后悔，派人去追赶张仪，已经来不及了。这一年，秦惠王逝世。

二十六年（前309），齐湣王想做合纵首领，憎恶楚国与秦国的联合，就派使者给楚王一封信道：“我担心楚王不曾考虑尊贵的称号。今天秦惠王死了，武王即位，张仪逃到魏国，武王任用樗里疾、公孙衍，可是楚国还是服从秦国。樗里疾与韩国友好，公孙衍与魏国亲善，楚国一定服事秦国，韩国、魏国就害怕，一定会借这两个人的力量与秦国联合，那么燕国、赵国也服事秦国。四国争服事秦国，那么楚国就成了秦国的一个郡县了。楚王为何不知我协力收服韩、魏、燕、赵，和他们合纵一起尊崇周王室，以便按兵养民，号令天下？天下没有人敢不乐意听从您的，您也将功成名就了。那时，楚王率领诸侯共同讨秦国，一定能打败　秦国。楚王您便可以夺下武关、蜀、汉地区，占有吴国、越国的财富，专享长江、东海的利益，韩国、魏国割给您上党，西部逼近函谷关，那么楚国将比现在强大百万倍。况且大王您被张仪欺诈，丧失汉中地，大军在蓝田受挫，天下人没有不替您怀愤怒的。今天您竟想先服事秦国！望您仔细考虑吧。”

楚王正想与秦国联合，见到齐王的书信，犹豫不决，交给群臣们议论。有的说与秦联合，有的说听从齐国的意见。昭睢说：“君王虽然从东边的越国得到地盘，但不足以雪耻。您不如与齐国、韩国深交以抬高

楼里疾的权位，这样，您才能得到韩国、齐国的支持要回地盘。秦国在宜阳打败韩国，可是韩国还服事秦国，是因为先祖墓在平阳，秦国的武遂距平阳只有七十里，因此韩国尤其畏惧秦国。否则，秦国攻打三川，赵国攻打上党，楚国攻打黄河外，韩一定灭亡。楚国救助韩国，也不能让韩免遭灾难，可是名义上保存韩国的确是楚国。韩国已从秦国夺得武遂，凭借黄河、西山屏障，它所要报答恩德的都不如楚国厚，我认为韩国一定要急切服事楚王。齐国所以信任韩国，是因为韩公子昧是齐国国相。韩国已从秦国夺得武遂，大王再好好亲善它，使它凭借齐国、韩国的力量抬高楼里疾的地位，楼里疾得到齐国、韩国的支持，他的主人就不敢抛弃他了。今天楚国又可以帮助他，楼里疾一定向秦王说情，把侵占楚国的土地归还楚国。”于是怀王答应了他，终于不与秦联合，而联合齐国并与韩国友好。

二十四年（前305），楚国背叛齐国联合秦国。秦昭王刚即位，就用厚礼贿赂楚国。楚国去秦国迎娶女子。二十五年（前304），怀王赴秦与秦昭王订立盟约，在黄棘定约。秦王把楚国上庸归还给楚国。二十六年（前303），齐国、韩国、魏国因为楚国违背了合纵亲善而与秦国联合，三国联合讨伐楚国。楚国让太子到秦国当人质请求救助。秦国就派客卿通率军救助楚国，三国才率军离去了。

二十七年（前302），秦国一位大夫私下与楚太子殴斗，楚太子杀死了他逃回楚国。二十八年（前301），秦国就和齐国、韩国、魏国共同攻打楚国，杀死楚国大将唐昧，攻下了楚国重丘离去。二十九年（前300），秦又攻打楚国，把楚军打得大败，杀死两万楚兵，杀死楚国将军景缺。怀王惊恐，就派太子到齐国做人质求得和解。三十年（前209），秦国又攻打楚国，夺取了八座城市。秦昭王给楚王一封国书说：“当初我和您结拜为弟兄，在黄棘盟约，太子作人质，关系十分融洽。太子杀死我的要臣，竟不道歉就逃走了，我确实愤怒之至，便派军侵占您的边境。今天听说您让太子到齐国做人质求得和解。我国和楚国监近接壤，本来就结成了婚姻，互相亲善友好很长时间了。当今秦楚关系恶化，就无法号令诸侯。我希望和您在武关相会并盟约，订立盟约后再分离，这是我的愿望。我冒昧地告诉您这个想法。”楚怀王看到秦王的信，很担心。想赴会，又担心受骗；想不去，又担心秦王发怒。昭雎

说：“君王不要前去，应派军队加固边境的防守啊。秦国乃是虎狼之国，不能相信，他有吞并诸侯的野心。”怀王的儿子子兰劝怀王前往，说：“为什么断绝与秦王的友好？”于是怀王去会见秦昭王。楚王一到，秦兵就关闭了武关，于是劫持怀王到咸阳，秦王在章台会见怀王，对待怀王就象对待附属国的臣子一般，不用平等的礼节。楚怀王大怒，后悔没听昭睢的劝告。秦王扣留的楚王，要挟楚国割让巫、黔中的郡县给秦国。楚王想只订盟约，秦王想先得到地盘。楚王生气说：“秦国欺诈我，又强迫要挟我割让地盘！”没有再答应奏王。秦王因此扣留了楚王。

楚国大臣十分担心，互相商议说：“我们的君王留在秦不能回来，秦王要挟我们割地，太子又在齐国做人质，如果齐国、秦国联合谋划，那么楚国就要灭亡了。”于是想拥立在国内的怀王的儿子。昭睢：“君王与太子都在诸侯国受困，今天又违背君王的命令另立庶子，那是不合适的。”于是蒙骗齐国，派使者到齐国报丧。齐湣王对国相说：“不如扣留太子以便求取楚国的淮北。”国相说：“不行，郢中如果立了君王，我们就空留人质并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不义的事了。”有人说：“不对。郢中如果立了君王，正好借机和新王做个交易说：‘您给我们下东国，我们就替您杀死太子，否则，将和秦、韩、魏三国联合拥立太子。’这样，下东国一定就到手了。”齐王终于采用国相的计策送回了楚国太子。太子横回楚后，被立为君王，这就是顷襄王。于是楚人通告秦国说：“依赖社稷的神灵，我国有君王了。”

顷襄王横元年（前298），秦国要挟怀王却得不到地盘，楚国立了君王对付秦国，秦昭王很生气，派军出武关攻打楚国，把楚军打得大败，杀死楚国五万士兵，夺取了析邑等十五座城离开楚国。二年（前297），楚怀王逃跑了，秦国发觉后，封锁了通往楚国的道路，怀王害怕，就从小路到赵国借路回楚。赵主父在代，他的儿子惠王刚刚即位，代行赵王的职事，胆子小，不敢收容楚王。楚王想跑到魏国，秦兵追上了他，楚王只好和秦国使者又回到秦国。这时，怀王生了病。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在秦国去世。秦国把他的灵柩送回楚国。楚国人都哀怜怀王，象悲掉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诸侯们从此看到秦王不正直。秦楚断交了。

六年（前293），秦国派白起攻打韩国，在伊阙获大胜，杀死韩国二十四万士兵。秦王写给楚王一封国书说：“楚国背叛了秦国，秦国将率领诸侯军攻打楚国，决一雌雄。希望您重整军队，以便痛快地打一场。”楚国顷襄王很担心，便打算再跟秦国讲和。七年（前292），楚国到秦国迎接新妇，秦楚又讲和了。

十一年（前288），齐王秦王各自称帝，一个月后，又把帝改为王。

十四年（前285），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友好相会，议和结亲。十五年（前284），楚国和秦国、韩国、赵国、魏国共同攻打齐国，夺取了淮北。十六年（前283），楚王与秦昭王在鄢友好相会。那年秋季，又和秦王在穰相全。

十八年（前281），楚国有一位喜好用微弓细绳射中北归大雁的人，顷襄王听说后，把他叫来询问射中的经验。他回答说：“我喜好射小雁、小鸟，这是小箭的作用，怎么值得向大王说呢？况且凭着楚国广袤的土地，凭借大王的贤明，所射中的绝非仅仅是这些小雁、小鸟。过去三王射取道德的尊号，五霸射取好战之国。所以，秦、魏、燕、赵是小雁；齐、鲁、韩、卫是小野鸭；邹、费、郯、邳是小鸟。其余的就不值得去射了。看见这六双小鸟，您怎么射中呢？您为何不用圣人作弓，以勇士作箭，看准时机张弓去射取呢？那么，这六双小鸟，您就可以用口袋装回宫了。这种乐趣绝非一朝一夕的欢乐，这种所获也绝非野鸭小雁一类猎物。您早晨张开弓箭去射击魏国大梁南部，射伤他的右臂直接牵动韩国，那么中原地区的通路就断绝了，上蔡各郡县就不攻自破了。返身再射击圉的东面，砍断了魏国的左臂，再向外射击定陶，那么魏国东部就放弃了，大宋、方与两个郡县就攻下了。况且魏国被砍断左膀右臂，就会倾倒坠落了；正面攻击郯国，就能夺取并占有大梁。您在兰台收拢弓箭，在西河饮马，安定了魏国的大梁，这是第一次射箭的欢乐。如果您对于射箭确实喜好不厌倦，那就拿出宝弓，换上石制箭头和新绳，去东海射击有钩喙的大鸟，转身回来重新修筑长城作为防线，早晨射取东莒，晚上射取次丘，夜里夺取即墨，转身占据午道，那么就能得到长城的东边，太山的北边也就攻下了。西边与赵国接境，北边达到

燕，这样，楚、赵、燕三国就象鸟张开翅膀，不用盟约就形成了合纵。您到北边可以游观燕国的辽东，到南国边可以登山遥望越国的会稽，这就是再次射箭的欢乐。至于泗上的十二国诸侯，左手牵引，右手拍打，就可以在一个早上占有它们。现在秦国打败韩国，实际成了长久的忧患，因为秦国夺取韩国许多城都不能据守；秦国讨伐魏国没有功效，打击赵国反而又担忧，那么秦魏的勇气力量用尽了，原来楚国失去的汉中、析、郦便可以复得归为己有了。楚王您拿出宝弓，换上石制箭头和新绳，涉足⊕（mén g，盟）要塞，等待秦国疲倦，就可以得到山东、河内，使楚国完整。这样，就能慰劳百姓，休养士兵，您就可以面向南称王了。所以说，秦国是只大鸟，背靠大陆居住，面向东方屹立，左面靠近赵国的西南，右面紧挨楚国的鄢郢，正面对着韩国、魏国，妄想独吞中原，它的位置处于优势，地势又有利，展翅翱翔，方圆三千里，可见秦国不可能单独缚住而一夜射得了。”此人想以此激怒襄王，因此用这些话回答楚王。襄王果然又叫来和他详谈，于是他就说：“先王被秦国欺骗，客死在外国，怨恨没有比这再大的了。现在，因为一个普通人有怨恨，还有用一个国家作为报复对象的，这就是白公、吴子胥。当今，楚国方圆五千里，拥有百万大军，本来足以驰骋于千里原野，却坐而待毙，我以为大王不会这样做。”于是，顷襄王派使者出使诸侯国，重新约定合纵，以便讨伐秦国。秦听到这个消息，派军来攻打楚国。

楚国想和齐国、韩国联合讨伐秦国，借机图谋周朝。周王赧派武公对楚国宰相昭子说：“三国使用武力来分割周都郊野以便于运输，并向南运送宝器尊崇楚王，我认为不对。杀诸侯共同尊奉的君王，让世代相传的君王作臣民，大国一定不亲近它。凭借人多威胁力单势薄的周室，小国一定不顺服它。大国不亲近，小国不顺服，既不可以获得威名，又不可以获得实利。威名实利都不能获得，就不应该动用武力去伤害百姓。如果有图谋周朝的名声，就无法向诸侯发布号令。”昭子说：“图谋周朝是无中生有。即使如此，周朝为什么不能图谋呢？”武公回答道：“不拥有五倍于敌的军力不发起攻击，不拥有十倍于守敌的力量不能围城。一个周朝相当于二十个晋国，您是知道的。韩国曾经动用二十万兵力包围晋国城邑，但最后遭受耻辱，精兵锐卒战死，普通士兵受伤，晋城也未被攻占。您未拥有百倍于韩的兵力却图谋周朝，这是天下

人都明了的。您与两周结下了怨仇，伤害了礼仪之邦邹鲁人的心，与齐国绝交，在天下失掉声誉，你这样做很危险了。您危害两周是增强韩国的实力（三川为韩国所有），方城以外一定会被韩所侵夺。怎么能知道这种结局呢？西周的地盘，截长补短，方圆不过一百里。西周名誉上是天下诸侯共同尊奉的君主，实际上全部占有它的土地也不足以使国家强大，全部占有它的百姓也不足以增强军力。即使不攻打它，名誉上还是杀害君主。可是好事的的君主，喜功的臣子，发号施令使用兵力，未曾不始终把矛头指向周朝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看见祭器在周，想占有祭器却利令智昏忘记杀害君主的罪名。今天，韩国要把祭器搬到楚国，我担心天下人因为祭器仇恨楚国。我请给您打个比方。虎肉腥臊，它的爪牙有利于防身，人们还逮捕它呢。假如让大泽中的麋鹿披上老虎皮，人们逮捕它一定万倍于虎了。占有楚国土地，足以使国家强大；谴责楚国的名声，足以使君主尊贵。今天，您将要诛杀天下诸侯共同尊奉的君王，占有三代传下来的宝器，独吞九鼎，傲视所有的君王，这不是贪婪是什么？《周书》说的‘要想在政治上起家，不要道先倡乱’，所以祭器如南移到楚国，大军就会接踵而至。”于是楚国放弃了原有的计划。

十九年（前280），秦国讨伐楚国，楚军大败，割让上庸、汉北地给秦国。二十年（前279），秦国大将白起攻占了楚国的西陵。二十一年（前278），秦国大将白起又攻占了楚国的郢，烧毁了先王墓夷陵。楚襄王的军队溃散了，不能再战，退到东北部保守在陈城。二十二年（前277），秦国又攻下了楚国的巫郡、黔中郡。

二十三年（前276），襄王聚集东部的士兵，共有十多万，又向西攻取秦国攻下的长江畔的十五座城池划为郡县，抵拒秦国。二十七年（前272），楚派三万人帮助三晋攻打燕国。楚又和秦国讲和，让太子到秦国做人质。楚国让左徒到秦国侍奉太子。

三十六年（前263），顷襄王生病了，太子逃回楚国，秋天，顷襄王逝世，太子熊元即位，这是考烈王。考烈王任用左徒为令尹，把吴封给他，号称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前262），把州给了秦以求与秦讲和。这时楚国更加

衰弱。

六年（前257），秦国包围了邯郸，赵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遗将军景阳救助赵国。七年（前256），楚国打到新中。秦军离去。十二年（前251），秦昭王逝世，楚王让春申君到秦国吊唁。十六年（前247），秦庄襄王逝世，秦王赵政即位。二十二年（前241），楚国与诸侯国共同讨伐秦国，形势不利而撤军了。楚国向东迁都到寿春，叫郢。

二十五年（前238），考烈王逝世，儿子幽王悍即位。李园杀死了春申君。幽王三年（前235），秦国、魏国讨伐楚国。秦国宰相吕不韦逝世。九年（前229），秦国灭亡了韩国。十年（前228），幽王逝世，同母弟犹即位，这是哀王。哀王即位两个多月，哀王的哥哥负刍的党徒袭击杀死了哀王，拥立负刍做楚王。当年，秦国俘获了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前227），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二年（前226），秦国派将军讨伐楚国，大败楚军，夺去了十多座城池。三年（前225），秦国灭亡了魏国。四年（前224）秦国大将军王翦在蕲（qí，其）打败楚军，杀死将军项燕。

五年（前223），秦国大将王翦、蒙武攻进楚都，俘虏了楚王负刍，灭亡了楚国，在楚地设置三个郡县。

太史公说：当楚灵王在申会合诸侯，杀死齐庆封，修筑章华台，要索取周王室九鼎的时候，他志向高远，把天下都看得很小；等到在申亥家饿死时，却被天下人所耻笑。操守、品行都未得到，实在可悲！人们对权势，能不谨慎吗？弃疾以制造内乱而即位，宠幸秦国女子，也太过分了，几乎再度使国家灭亡！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①,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②。其长一曰昆吾③；二

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④，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⑤。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死⑥。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①融：明。 ②坼（ｃｈè，彻）：分裂，裂开。 ③长一：据梁玉绳说《史记志疑》云：“长”与“一”不宜连文。 ④中微：中途衰落。 ⑤纪：通“记”。 ⑥蚤：通“早”。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旭。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𩦋，熊𩦋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①，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②。”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③。

①微：衰落。 ②谥：古代帝王及官僚死后，统治阶级所给予的表示褒贬的称号。 ③去：除掉。

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执红立。挚红卒，其弟弒而代立①，曰熊延②。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

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①挚红卒，其弟弒而代立：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既云红卒，则非弒矣。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弒，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①。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弒主国晋孝侯②。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弒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弒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弒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③，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④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⑤，而王为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⑥。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⑦。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①曲沃：东周初年，晋昭侯封桓公叔于此，从此引起内乱。详见《晋世家》。 ②主：掌管、主持。 ③敝甲：破旧的铠甲，指军队。谦词。 ④观：参与、观察。 ⑤率：顺服。 ⑥数：列举罪状。 ⑦罢：停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①”，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②，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艰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③，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④，楚许之，乃去。

①楚王易取：《左传·庄公六年》载：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弗许云云，事载颇详。太史公于《楚世家》取《左传》而变其辞。“楚王易取”，即指三甥请杀楚子。 ②陵：欺侮。 ③胙：祭祀用的肉。 ④周之赋：向周交纳的贡品。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①，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②。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③，而厚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谷，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子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①肉袒：去上衣，露肢体。谢：道歉，表示服顺。 ②二十六年，灭英：当作二十四年黄。③飨：用酒食款待人。

夏，代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①，天子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②。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③，而又多内宏，绌乃乱也④。楚国之举常在少者⑤。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⑥，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⑦，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⑧。”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⑨？”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①反：通“返”。　②诛子玉：此与《晋世家》载“子玉自杀”而死不同，实乃均奉成王之命耳。详见《晋世家》可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③齿未：指年岁尚少。　④绌：通“黜”。废弃。　⑤举：立。　⑥忍：《集解》曰“言忍为不义”。　⑦审：详查，细究。　⑧信：确实。　⑨能行大事乎：《集解》云：“谓弒君。”

穆王立，为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侶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①。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②。”曰：“有鸟在于阜③，三年不蜚不鸣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⑤。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①伍举：伍举在康、灵之世，事庄王者乃其父伍参，此与《伍子胥

列传》同误。　②隐：《集解》曰“‘隐’谓隐藏其意。”　③阜（ｆù，副）：土山。④蜚：通“飞”。⑤说：通“悦”。

八年，伐陆浑戎，观兵于周郊①。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②。楚王问鼎小大轻重③，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④！楚国折钩之喙⑤，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⑥。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⑦。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⑧，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①观兵：检阅军队。　②劳：犒劳。　③鼎：即九鼎，古代传国的重宝。　④阻：倚仗。　⑤钩：剑一类的兵器。喙（ｈｕì，会）：指刀剑上的刃尖。　⑥神奸：鬼神怪异之物。　⑦载祀：《集解》曰：“载祀者，犹言年也。”⑧休明：美好清明。

十六年，伐陈，杀夏征舒。征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①，牵牛径人田②，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今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③，曰：“孤不天④，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⑤，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⑥，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⑦。”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⑧，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⑨。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王衡雍而归。

①鄙语：俗语。 ②径：笔直走。 ③逆：迎。 ④不天：不为天所保佑。 ⑤敝邑：称自己国家的谦词。 ⑥宾：通“摈”。遗矣，排斥。 ⑦布：展开，铺开，引申为表白。 ⑧麾：通“挥”。指挥。 ⑨平：议和。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①，城中食尽，易子而食②，析骨而炊③。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①五月：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五月乃九之误。 ②易：交换。 ③析：劈柴。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豎陽谷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①，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弒之②，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于郑③。伍举问曰：“谁为后④？”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①射杀子反：据《晋世家》载：王怒，让子反，子反死。 ②绞：《集解》曰：“以冠缨绞之。③赴：通“讣”。为楚王之死讣告郑国。④《左传·昭公元年》载：“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意即伍举问使者关于继位人的措辞该如何说。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律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①，康王有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②。”时郑子产在焉。于是晋、宋、鲁、卫不往③。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

之会，有缯叛之。纡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④！”

①蒐（ｓōｕ，搜）：打猎。 ②此指用齐桓公召陵之礼。详见《齐太公世家》。 ③晋、宋、鲁、卫不往：据《左传·昭公四年》云，申之会，不往者鲁、卫、曹、邾四国也，此改曹、邾为晋、宋妄也。 ④慎终：谨慎仔细地考虑结果。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徇①，曰：“无效齐庆封弒其君而弱其孤②，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弒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于是灵王使（弃）疾杀之③。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④。

①徇：对众宣示。 ②弱：欺凌。 ③疾：赶快。 ④内：通“纳”。收容。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谿以待之①。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②。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③，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④，荜露蓝蒌以处草莽⑤，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⑥。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⑦；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公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受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⑧，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受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⑨，赋皆千乘⑩，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①次：驻扎。 ②不：通“否”。 ③分：指分器。古代帝王分赐诸侯世代保存的宗庙宝器。 ④辟：通“僻”。偏僻。 ⑤荜（ｂì，毕）露：简

陋的车子；蓝蒌：通“褴褛”。衣服破烂不堪。 ⑥桃弧棘矢：桃木制的弓，棘枝制的箭。共：通“供”。 ⑦母弟：同母所生的弟弟。 ⑧昆武曾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 ⑨大城：扩大加固城池。 ⑩赋：兵。古代以田赋出兵，所以谓兵为赋。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谿，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①，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②，为吴间③。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④，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人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⑤，观从从师于乾谿，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⑥。后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①僇：侮辱。 ②间：离间。 ③间：间谍。 ④矫：假借。 ⑤除王宫：指驱除灵王的亲信。除：清除。 ⑥爵邑：爵位，封地。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①，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②。”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只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俱死，亦去王亡。

①投：跌倒。 ②大县：《左传·昭公十三年》作“大都”，义同。指大的都邑。

灵王于是独仿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①，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饷王从王者②，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之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③：“吾父再犯王命④，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①鋗人：同“涓人”。《集解》曰：“今之中涓也。”主管清洁打扫的

人员。 ②饷：用食物款待。 ③芋尹：有两解：一指芋邑的大夫；一指管理芋园的官。④再犯：两次触犯。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渭初王比曰①：“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从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①初王：子比在位时间很短，死后没给谥号，故曰：“初王”。

平王以诈弒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①，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②。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③。”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④，乃望祭群神⑤，请神决之，使主社稷⑥，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室内⑦，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⑧。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弒；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①存恤：慰问救济。 ②率：通“帅”。 ③恣：听任，任凭。 ④適：通“嫡”。 ⑤望：古代祭祀山川的专名。 ⑥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旧时因用作国家的代称。⑦室：太室，指祖庙。 ⑧纽：装在器物上以备提携悬系的襻儿。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①？”对曰：“不就②。”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③，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④，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

衅而动⑤，可谓无谋矣；为羁终世⑥，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弒君⑦，谁能济之⑧！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⑨。苛慝不作⑩，盗贼伏隐，私欲不违(11)，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羋姓有乱，必季实立(12)，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13)，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14)。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15)。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16)，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①济：成功。 ②就：成。 ③市贾：商人。 ④主：依靠力量。 ⑤衅：间隙，可乘之机。⑥羁：作客在外。 ⑦涉：经历。 ⑧济：帮助。 ⑨君：统治。 ⑩慝（ｔè，特）：邪恶。 (11)私欲不违：《集解》曰：“不以私欲违民心。” (12)季：排行最小的。 (13)从善如流：听从好的像流水一样。 (14)弥：更加。 (15)民从而与之：《正义》曰：“以惠、怀弃民，故民相从而归心于文公。” (16)施：给予。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①。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②：“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③。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④，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

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①取：通“娶”。 ②说（ｓｈｕì，税）：劝说。 ③稍：逐渐； 益：更加。 外：疏远。 ④擅：专，独揽。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①，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②，知也③。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④，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⑤。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⑥。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①矜：崇尚。 ②度（ｄｕó，夺）：估计、图谋。任：担当，承担。 ③知：通“智”。 ④属：佩、系。 ⑤开：暗通。 ⑥城：此作动词，修筑加固。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①，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②，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③，楚封之以扞吴④。五年，吴伐取楚之六、

灊。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⑤，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①说：同“悦”。　②数：屡次。　③三公子：《索隐》曰：“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离。此言三公子，非也。”④嚭：通“捭”。抵御。⑤迎：迎击。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①：“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①谢：推辞。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于秦，秦以东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公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二十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句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①，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②，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

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③。其不失国，宜哉！”

①此时昭王军城父，距周室近，故至王城问周太史。　②股肱：喻君王左右得力的臣子。③通：通晓。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①，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②，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③。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涂④，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①天寿：天年，自然的寿数。　②据《左传，哀公六年》注云：三公子皆昭王兄，此弟误。③广：宽慰。　④伏师：秘密行军。涂：通“途”。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天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先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①，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余，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②；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①高府：楚王别宫。一说楚府库名。②正：长，统治、管辖。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①。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②。郑杀子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①《史记志疑》引《疏证》曰："楚简王八年三家皆初立，未列为诸侯也。《周本纪》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韩、赵、魏为诸侯，是年为楚声王五年，盖后二十二年。"　②楚伐周：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大事记》曰以"郑"为"周"，字之误也。《年表》亦云"败郑师，围郑。郑人杀子阳。"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王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①，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②

①搏：通"抚"。安抚、慰勉。　②取：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取"当作"败"。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原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①。”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②，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③，此持满之术也④。”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①执珪：楚爵功臣，赐以珪，谓之执珪。一说，战国时，楚国设置的最高爵位名。 ②遗：赠送。卮：古代酒器。 ③德：施恩惠。 ④持满：谓处在盛满的地位。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啮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①，楚怀王为从长②。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缗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③，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后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④。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

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⑤，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①苏秦：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是时苏秦已死四年，约六国以伐秦者李兑也，此误。从：通“纵”。　②从长：六国合从之长。　③从亲：合纵亲善。④门阑：门框。⑤责：责求，索取。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①，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②，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③，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①详：通“佯”。②见命：受命。③悉：全部。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于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①，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

聘楚王②，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③。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缗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④，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⑤，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卒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⑥，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⑦，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挫蓝田⑧，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①恶：仇恨。　②聘：古代出嫁、娶妇皆曰聘。　③媵（ yìn g，硬）：随嫁，也指随嫁的人。　④张仪走魏：据梁玉绳《史记志疑》云：当秦昭王时，仪死已久，走魏作“死魏”。 ⑤案：通“按”。按住，停止。 ⑥私：私自享有。 ⑦薄：迫近。 ⑧挫：拆伤，挫败。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①。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疾②，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民。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③。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昧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疾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①下：交下。 ②重：重视。 ③疾：急切，迅速。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①，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②，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而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③。"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胡章台，如蕃臣④，不与亢礼⑤。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⑥。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①倍：通"背"。 ②客卿：指在本国作官的他国人。 ③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④蕃臣：蕃通"番"。蕃臣指附属国的大臣。 ⑤亢礼：同"抗礼"。谓以彼此平等之礼相待。⑥要：要挟。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睢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①，齐缗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②'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

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至，立为王，则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①诈赴于齐：指诈言怀王薨。②市：作交易。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①。赵王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②。秦楚绝。

①间道：小道。②直：正直。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①，得一乐战。”楚顷襄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①饬（ｃｈì，斥）：整顿。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余，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①，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鴐雁②，罗□③，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④。昔者三王以弋道德⑤，王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鴐雁也；齐、鲁、韩、魏者，青首也⑥；骀、费、郯、邳者，罗□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⑦，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⑧，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⑨。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圉之东⑩，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

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11)；膺击郯国(12)，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缴兰台(13)，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14)，则出宝弓，■新缴(15)，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16)，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17)，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布𠂤(18)，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19)，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20)，则秦魏之勇力屈矣(21)，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新缴，涉⊕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22)，膺击韩魏，垂头中国(23)，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𠂤，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24)，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遗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①缴（ｚｈｕó，酌）：系在箭上的生丝绳，射鸟用。 ②鵹雁：小雁。 ③罗□：小鸟，野鸟。 ④弋：取。直：特，但。 ⑤三王：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⑥青首：头有青毛的小野鸭。 ⑦鸟六双：《索隐》曰：以此喻下文秦赵等十二国，故云六双。 ⑧昔：通“夕”。 ⑨凫：泛指野鸭。 ⑩还：饶。 (11)颠：颠覆，引申为灭亡。 (12)膺：胸脯，此指正面。 (13)繒：屈曲，此指收拢。 (14)戈：用绳系在箭上射。 (15)■：射鸟用的石制箭头。 (16)盖：覆盖。 (17)顾：反转。 (18)𠂤：同“翅”。 (19)萦：缠绕。拂：击。 (20)病：担忧、患苦。 (21)屈（ｊｕé，决）：竭、穷尽。 (22)傅：通“附”。附着。 (23)垂头：《索隐》曰“垂头犹申颈也。言欲吞山东。” (24)万乘：万辆兵车，指大国。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①。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②，臣以为不然。夫弒

共主③，臣世君④，大国不亲；以从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⑤。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税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所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⑥。虽无攻之，名为弒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弒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⑦，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⑧，吞三翮六翼⑨，以高世主，非贪而河？《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⑩。

①图：图谋。 ②南器：指向南迁移宝器。器，鼎之类。 ③共主：诸侯共同尊奉的君主。这是周自谓也。 ④世君：世代相传的君主。 ⑤伤民：伤害百姓，具体言之为起兵也。 ⑥劲：强。 ⑦诎：谴责。 ⑧居：占有。传器：《索隐》曰：“谓九鼎也。” ⑨三翮（hé，核）六翼：《索隐》曰：“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⑩辍：停止。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以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国邯郸，赵告急楚，楚遗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①。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①李园杀春申君：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担忧。赵人李园将其妹献给春申君，其妹怀孕后，李园与她谋划说服春申君，将她献给考烈王。不久，她果然生下个儿子，这就是幽王。考烈王死后，李园怕春申君泄露真情而更加骄横，便杀死春申君以灭口。详见《春申君列传》。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①。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楚）郡云。

①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荆轲，卫国人。受燕太子丹的委托，携带夹有匕首的燕国督亢地图及秦国大将、秦王的仇人樊於期的头作为礼物，赴秦宫献给秦王。献礼时，荆轲向秦王展示地图，图穷匕首见。荆轲拿起匕首刺杀秦王不中，被杀。详见《刺客列传》。次年，秦国攻破燕国，燕太子丹被父亲燕王喜所杀。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①，甚乎哉，几再亡国②！”

①嬖：宠爱，宠幸。 ②几：几乎。

郑世家第十二

安砚方 译注

【说明】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周幽王时，身为周王室司徒的郑桓公，看到西周行将灭亡，就在太史伯的建议下，将财产、部族、宗族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ｇｕó，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地区）。两年后，犬戎杀死周幽王，并杀郑桓公。继位的郑武公攻灭郐和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郑武公以和郑庄公相继为周平王卿士，且能控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在春秋初年的历史上，郑国甚为活跃。但以后由于内乱叠起，国势逐渐衰弱，于公元前375年为韩国所灭。《郑世家》向人们介绍了这个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子产对于郑国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子产知识渊博，以礼治政，仁义爱人，善于辞令。他在为郑国卿之时，使郑国免于失败。当子驷弒杀公并“欲自立为君”时，公子子孔又派尉止去杀子驷而“欲自立”，这时，子产说：“子驷为不可，诛之，今之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从而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无休止的内乱，安定了郑国。郑君“封子产以六邑”，子产反复谦让，只“受其三邑”。在郑“执政者侈”的环境中，子产的行为能可贵的。因此，当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时，有的公子不得不进谏说：“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可见，是子产保存了郑国。子产多次随从郑出使晋、楚大国，并郑君会见各国诸侯，搞好外交，使郑国在复杂的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子产曾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当郑国发生火灾，郑君“欲禳之”时，子产建议：“不如修德。”因而当子产去世后，“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由衷的崇敬。

《左传》还记载了子产最著名的主张，即“不毁乡校”。“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建议子产“毁乡校”，但子产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恶以防凶。岂不遽

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允许人们随意议论“执政之善否”，这对统治者来说，就已经十分不易了，而子产身居卿相之高位，居然主动提出这种主张，并保留乡校；从人们的议论中，择善行之，择恶改之，这对统治者来说，就是更上一层楼了。而子产决心实施这一措施，并深刻认识到，只有行于忠善才能最终减少怨恨。向人们施展权威固能防止怨恨，制止议论，但这却如同“防川”，终有一天“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让自己把人们的议论当作苦口良药，从而调整政策，修正错误。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具有这样的高明见解，实为凤毛麟角。子产的主张、论断、见解也可算作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子产的记载甚少，这的确是个缺憾。

郑国在不长的历史中还产生了具有爱国行为的商人弦高。“秦谬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弦高急中生智，拿出自己做生意用的十二头牛慰劳秦军，秦谬公竟误以为郑国早已获得秦军偷袭的消息而作好迎战的充分准备，便急率军回国。弦高的爱国行为使郑国免遭一场灭顶之灾。

郑桓公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到郑地。封了三十三年，百姓都喜爱他。幽王任命他为司徒。他使周朝百姓和睦相处，百姓都十分高兴，黄河、洛水流域的人们都思念他。在他做司徒一年的时候，因为幽王宠爱褒姒，朝迁政事废弃不顾，问题积重难返，有些诸侯背叛了幽王，于是桓公询问太史伯说：“王室灾难深重，我怎么才能死里逃生呢？”太史伯回答说：“只有洛水东、黄河南可以安居。”桓公问：“为什么？”太史伯回答说：“那一带邻近虢国、郐国、虢国、郐国的国君既贪婪又喜好占小便宜，百姓不顺从他们。现在，您是司徒，百姓都热爱您，您如真的请求住在那一带，虢国、郐国国君看到您正当权，会很容易地分给您土地。您如真的住在那一带，虢国、郐国的百姓都是您的百姓了。”桓公：“我想到南边的长江流域住，怎么样？”太史回答说：“过去祝融替高辛氏掌管火，功劳甚大，但他的后代在周朝也没有兴盛起来，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王室衰弱，楚国一定兴盛。楚国如果兴盛，对郑国绝对没有好处。”桓公说；“我想住在西方，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那里的百姓既贪婪又

好利，难以久居。”桓公说：“周王室衰弱，哪国将兴盛呢？”太史伯回答说：“齐、秦、晋、楚吧？齐国，姓姜，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助尧掌管仪制度。秦国，姓嬴，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助舜使很多部落顺服。至于楚国祖先，也都曾为天下人建立了功业。周武王战胜纣王后，成王把唐封给叔虞，那里山川险阻，凭这些有德的后代与衰弱的周室并存，晋国也一定能兴盛了。”桓公说：“好吧。”于是急速向幽王请示，把他的百姓迁移到洛水东部，虢、郐国国君果然向他贡献出十座城邑，他终于建立了郑国。

二年（前771），犬戎在骊山下杀死了幽王，也杀死了桓公。郑人拥立桓公的儿子掘突，这是武公。

武公于十年（前761），娶了申侯的女儿做夫人，叫武姜。武姜生下太子寤生，生时是难产，等到生下后，夫人不喜欢寤生。后来武姜又生下小儿子叔段，生段时是顺产，夫人十分喜爱叔段。二十七年（前744），武公生病了，夫人向武公请求，想立段为太子，武公未答应。当年，武公逝世了，寤生即位，这是庄公。

庄公于元年（前743），把他的弟弟叔段封到京城，号称太叔。祭（ｚｈàｉ，债）仲说：“京城大于国都，不可以封给弟弟。”庄公说：“武姜想这样，我不敢反对。”叔段到了京，整顿军备，与他的母亲武姜阴谋袭击郑都。二十二年（前722），叔段果然袭击了郑都，武姜做内应。庄公派军攻打叔段，段逃跑公又攻打京城，京城的人们都背叛了叔段，叔段面对无奈逃跑到鄢。鄢邑的百姓溃逃了。叔段不得已逃亡到共国。于是庄公把他的母亲武姜迁徙到城颍，发誓说：“不到黄泉，不与她见面。”过了一年多，庄公又后悔自己说过的话，很想念母亲。颍谷的考叔向庄公献礼，庄公赐给她食物。考叔说：“我有老母，请您把食物赐给我的母亲吧。”庄公说：“我很思念我的母亲，但又厌恶违背誓言，怎么办呢？”考叔说：“控条地道到有泉水处，你们母子就可见面了。”于是庄公依照他的办法，终于见到母亲。

二十四年（前720），宋缪公逝世，公子冯（ｐíｎｇ，凭）逃到郑国。郑国侵夺周室田地，攫取了田里的庄稼。二十五年（前719），卫国州吁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桓公即位，与宋国联合讨伐郑国，因为郑国接

纳了公子冯的缘故。二十七年（前717），郑君才朝拜周桓王，桓王对郑攫取庄稼一事很生气，没有按礼仪对待他。二十九年（前715），庄公生气周桓王没有礼遇自己，故意用祊（ｂēｎｇ，崩）与鲁国交换了靠近许国的鲁国的田地。三十三年（前711）宋国杀死了孔父。三十七年（前707），庄公不朝拜周桓王，桓王率领陈、蔡、虢、卫国讨伐郑国。庄公和祭仲、高渠弥出兵迎击，大败桓王的军队，祝聃射中了桓王的手臂。祝聃请求继续追击桓王，郑庄公阻止他说：“侵犯长者尚且要遭到责难，何况欺辱天子呢？”于是祝聃才停止追击。庄公深夜派祭仲询问桓王的箭伤。

三十八年（前706），北戎讨伐齐国，齐国派使者向郑国求援，郑国派太子忽领军救援齐国。齐（ｘī，西）公想把女儿嫁给太子忽。忽辞谢说：“我国是个小国，不宜和齐大国相匹配。”当时，祭仲与太子在一起，规劝太子答应娶亲，说：“我们郑国国君有很多宠爱的姬妾，太子得不到太国的援助将不能即位，三位公子都可以成为国君。”祭仲所说的三位公子，有太子忽，及他的弟弟突，小弟弟子亹（ｗěｉ，伟）。

四十三年（前701），郑庄公逝世。当初，祭仲很受庄公宠信，庄公让他作上卿，庄公让祭仲为自己迎娶了邓国美女，生下了太子忽，所以祭仲立忽为君，这就是昭公。

庄公又曾娶宋国的雍氏女子，生下厉公突。雍氏女子很受国君宠爱。宋庄公听说祭仲拥立忽，就派人把祭仲骗来逮捕了他，威胁他说：“不立突为君，将处死你。”宋国君也逮捕了突求取贿赂。祭仲答应了宋国，并与宋国君盟誓。他准备带着突回国，拥立突为国君。昭公忽听说祭仲因宋国的要挟拥立自己的弟弟突为国君，九月丁亥日，忽逃到了卫国。己亥日，突来到郑都即位，这是厉公。

厉公四年（前697），祭仲专权。厉公提心此事，暗中让祭仲的女婿纠杀死祭仲。雍纠的妻子是祭仲的女儿，她知道此事后，问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一位更亲。”母亲说：“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却可以有很多选择的！”祭仲女就把此事告诉了祭仲，祭仲反而杀死了雍纠，并暴尸于闹市上。厉公对祭仲无可奈何，对雍纠却很生气，说：“与妇

人商量，死本来就活该了，”夏季，厉公被赶到边界的栎邑居住。祭仲迎来了昭公忽，六月乙亥日，忽又回到郑都即位了。

秋季，郑厉公依靠邑的人杀死了栎邑大夫单伯，于是就定居在栎邑。诸侯们听说厉公逃跑了，就讨伐郑国，但没有战胜郑国就离去了。宋国赠给厉公很多军队，让他在栎邑坚守防备，郑国因此也不再讨伐邑。

昭公二年（前695），从昭公做太子时，父亲庄公就想拜高渠弥为上卿，太子忽厌恶高渠弥，庄公不听忽的意见，终于让渠弥做了卿。等到昭公即位，渠弥担心昭公杀害自己，冬季十月辛卯日，渠弥与昭公出外打猎，在郊野射杀了昭公。祭仲与渠弥不敢接纳厉公，便改立昭公的弟弟子亹做国君，就称子亹，他没有谥号。

子亹元年（前694）七月，齐襄公在首止会合诸侯，郑子亹赴会，高渠弥辅佐，跟从子亹前往，祭仲借口有病没去。祭仲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齐襄公做公子时，子亹曾经与他相斗过，双方结仇，等到诸侯相会时，祭仲请求子亹不要去。子亹说：“齐国强大，厉公又住在栎，假使我不去，齐就会率领诸侯攻打我，并让厉公回到国都。我不如前往，去了为什么一定受辱呢，而且，又为何一定落到象你所设想的那步田地呢！”子亹终于前往了。祭仲担心齐国会杀死子亹及随从，所以声称有病。子亹到了首止，也未向齐侯道歉，齐侯十分生气，就设下伏兵杀死了子亹。高渠弥逃回了郑国，与祭仲商议，把子亹的弟弟公子婴从陈国叫来拥立成国君，这是郑子。这一年，齐襄公让公子彭生趁鲁公酒醉摧折其肋骨杀死了鲁桓公。

郑子八年（前686），齐国管至父等人作乱，杀死了自己的国君襄公。十二年（前682），宋国人万长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湣公。这年，郑国祭仲去世了。

十四年（前680），从前随郑厉公突逃亡在栎邑的人派人诱骗动持了大夫甫假，要挟甫帮助厉公回国都复位。甫假说：“赦免我，我替你杀死郑子让你回到国都。”厉公与他订立盟约后，才释放了他。六月甲子日，甫假杀死了郑子和他的两个儿子，并迎来厉公突，突从栎又回来

即位。当初，在郑都南门城内有一条蛇与城外一条蛇争斗，城内的蛇死去。过了六年，厉公果然又回来了。厉公回到郑都后就责备自己的伯父原说：“我失去了国家到都外居住，伯父却无意接纳我，也太过分了。”原说：“事奉国君不能有二心，这是做人臣的本分。我知道罪过了。”说完竟自杀身亡。厉公于是又对甫假说：“你事奉国君有二心。”于是杀死了他。临死甫假后悔地说：“对郑子的大德不去报答而有此下场，实在是应该啊！”

厉公突复位后元年（679），齐桓公开始称霸。

五年（前675），燕国、卫国与周惠王的弟弟颓一起讨伐周惠王，惠王逃到温，弟弟颓即位为周王。六年（前674），惠王向郑国告急，厉公率军攻打周王子颓，未打胜，于是厉公与周惠王一起撤回郑国，惠王住在栎。七年（前673）的春天，郑厉公与虢叔共同袭击杀死了王子颓，护送惠王到周都。

秋季，厉公逝世，儿子文公踕（ｊｉé，洁）即位。厉公刚刚即位四年，就逃到栎居住，在栎住了十七年，又回到郑都，在位七年，与逃亡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前656），齐桓公率军打败了蔡国，于是攻打楚国，一直打到召陵。

二十四年（前649），文公有一个名叫燕姞（ｊí，吉）的贱妾，梦到天帝给她一株兰草说：“我是伯儵（ｙóｕ，由）。我是你的祖先。用这株兰草做你的儿子，兰草有浓烈醇正的香气。”燕姞把此梦告诉文公，文公便与她同房了。并赠送她兰草作为凭证。于是燕姞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兰。

三十六年（前637），晋公子重耳路过郑国，郑文公没有礼待他。文公的弟弟叔詹说：“重耳是贤人，又与咱们同姓，受穷困经过您处，您不能对他无礼。”文公说：“诸侯中逃亡的公子路过此处的有很多，怎么都能按礼招待他们呢！”叔詹说：“您如果不礼待他，就杀死他，不杀，他假使返回国内，就是郑国的忧患了。”文公不听从叔詹的意见。

三十七年（前636）的春天，晋公子重耳返回晋国，即位了，这就是晋文公。秋季，郑国攻入滑国，滑国唯郑命是听，不久，滑国又亲附卫国，于是郑国又攻打滑国。周襄王让伯服替滑国说情，郑文公怨恨惠王曾逃到栎，是文公的父亲厉公护送惠王回朝复位的，但惠王却没有赏赐厉公爵位俸禄，又怨恨襄王亲附卫国，滑国，所以文公不听从襄王为滑国的说情反而囚禁了伯服。襄王十分生气，联合翟人攻打郑国，没有获胜。冬季，翟人攻打周襄王，襄王逃到郑国，郑文公让襄王住在池（ｆàｎ，泛）。三十八年（前635），晋文公把周襄王送回成周。

四十一年（632），郑国帮助楚国攻击晋国。因晋文公当年路过郑，郑对他无礼，所以郑国背叛晋国帮助楚国。四十三年（前630），晋文公与秦缪公共同包围郑都，讨伐郑君帮助楚国攻打晋国，以及文公路过郑君的无礼罪行。当初，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五个宠爱的儿子，都因罪早死。郑文公厌恶子瑕，赶走了各位公子。子兰逃到晋国，跟从晋文公包围郑都。当时子兰事奉晋文公很恭敬，晋文公十分宠幸他。他在晋暗中活动，借机要求回郑做太子。晋国这时想得到叔詹并杀死他。郑文公很害怕，不敢对叔詹说，叔詹听到这个情况，告诉郑君说：“我曾对您说，要杀死重耳，您却不听从我的意见，晋国终于成为我国的忧患了。可是晋国之所以包围郑都就是因为我，我死了而能赦免郑国，这是我的心愿。”于是叔詹自杀了。郑人把叔詹尸首送给晋国。晋文公说：“一定想见一下郑君，污辱他后再离去。”郑人担心这件事，就派人私下对秦国说：“打败了郑国对晋国有好处，并非对秦国有利。”秦军听后才撤军。晋文公送子兰到郑国做太子，借机通报了郑国。郑国大夫石癸说：“我听说姓姞的女儿是后稷的元配，她的后裔应当有兴发的，子兰的母亲就是他的后裔。况且夫人的儿子都已不在世了，剩下的儿子没有比得上兰贤能的。现在晋国包围郑都很急迫，晋国替子兰请求回郑，没有比这个条件更好的了！”于是郑国答应了晋国，与晋国订立盟约，终于立子兰为太子，晋军才撤走。

四十五年（前628），郑文公逝世了，子兰即位，这是缪公。

缪公元年（前627）的春天，秦缪公派三位将军率军想攻打郑国，到了滑国，遇上郑国商人弦高，弦高诈称奉郑君之命用十二头牛犒劳秦

劳，所以秦军没再继续进军就回国了，晋军在崤打败秦军。当初，郑文公逝世后，郑国都城的卫戍官缯贺把郑国的内情出卖给秦国，所以秦军才来攻打郑国。三年（前625），郑国派军跟从晋国攻打秦国，在汪打败秦军。

楚国太子商臣杀死了自己的父亲成王即位。二十一年（前607），楚国与宋国华元攻打郑国。华元宰羊犒劳士兵，却未给自己的驾车者羊斟肉食，羊斟恼怒把车赶到郑国，郑国囚禁了华元，宋国用重金赎回华元而华元早已逃走。晋国让赵穿率军攻打郑国。

二十二年（前606），郑缪公逝世，儿子夷即位，这是灵公。

灵公元年（前605）的春天，楚国献给灵公鼋。子家、子公将要朝拜灵公，子公的食指颤动了一下，对子家说：“我的手指曾动过，一定要吃珍异食物了。”等到入宫后，见到灵公进食鼋汤，子公笑道：“果然如此。”灵公问子公为何笑，子公把以上情况告诉了灵公。灵公叫他过去，却唯独没把汤给他喝，子公很生气，手指在汤里沾了一下尝了尝就出了宫。灵公很生气，想杀死子公。子公与子家商义先下手。夏季，他们杀死了灵公。郑人想立灵公的弟弟去疾，去疾谦让说：“一定让贤能的人即位，而我去疾无才能；一定按长少顺序即位，那么公子坚比我年长。”坚是灵公的弟弟，去疾的哥哥。于是就立了子坚为君，这是襄公。

襄公即位后，将要把缪氏家族斩尽杀绝。缪氏是杀死灵公的子公的家族。去疾说：“一定要杀死缪氏家族，我也将要离开郑国了。”襄公这才停止。并任命缪氏都为大夫。

襄公元年（前604），楚国生气郑国接受了宋国贿赂释放了华元，攻打郑国。郑国背叛楚国，与晋国亲近。五年（前600），楚国又攻打郑国，晋国来救助郑国。六年（前599），子家去世，郑都的人们又赶出了子家家族，因为他杀死了灵公。

七年（前598），郑国与晋国在鄢陵结盟。八年（前597），楚庄王因为郑国与晋国结盟，来讨伐郑国，包围郑都三个月，郑国献出国都投

降了楚国。楚王从皇门入了城，郑襄公脱去上衣露出胳膊手牵着羊迎接楚王说：“我不能在边城事奉您，让您生气地来到我国国都，这是我的罪过。我不敢唯命是听。你把我流放到江南，把郑赐给诸侯，我也唯命是听。如果君王没有忘记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可怜他们，不忍心断绝他们的祭礼，您就给我不毛之地，使我又能够事奉你，这是我的愿望，可是我不是敢有所希望。我只不过冒昧地表露我的真心，对您将唯命是听。”庄王为些让军队退却三十里后驻扎下来。楚国大臣们说：“我们千里迢迢人郢来到这里，官兵们也长久地劳苦了。现在已经打下的国家又放弃，为什么？”庄王说：“我们之所以讨伐，是讨伐不驯服的国君。今天人家已经服服贴贴了，还有什么要求的呢？”楚军终于撤去。晋国听说楚国攻打郑国，派军救援。晋军出发时，晋国意见不统一，犹不决所以来迟了，等到到了黄河，楚军已经离去。晋国将帅有的想渡河追击，有的想班师回国，但终于渡过黄河。庄王听说后，反转身攻击晋军。郑国反而帮助楚国，在黄河上把晋军打得大败。十年（前595），晋国又来攻打郑国，因为它反对晋却亲近楚国。

十一年前（594），楚庄王讨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晋景公想派军救助宋国，伯宗进谏晋君说：“上天正兴助楚国，不能攻打楚。”晋国于是找到一位壮士是霍国人解扬，字子虎。晋国让解扬欺骗楚国，让宋国不要投降，解扬路过郑国，郑国和楚国关系亲密，就逮捕解扬献给楚国。楚王赏赐给解扬一份厚礼并与他立约，让他说反话，叫宋国赶快投降，楚王多次要挟解扬，解扬才勉强答应。于是楚王让解扬登上观望敌军的巢车，让他向宋军喊话。但解扬竟违背与楚人的相约，传达了晋君给他的命令，大声喊：“晋国正聚集全国的军队来援救宋国，宋国虽然形势紧迫，但千不要投降楚国，晋军马上就要赶到了！”楚王一听非常生气，将要杀死解扬。解扬说：“国君以制定命令为本分，臣民以执行命令为讲信用。我接受我国国君的命令出国办事，宁死也不以让君命受损。”庄王说：“那么，你已经答应了我，尔后又背叛，你的信用在哪儿呢？”解扬说：“我所以答应您，就是想用来完成我国国君的命令。”解扬将要受刑时，回头对楚军说：“做人臣的不要忘记竭尽忠诚尔后去死！”楚王的弟弟们都进谏楚王赦免解扬，于是楚王赦免了他，让他回晋国。晋国授予他上卿。

十八年（前587），襄公逝世，儿子悼公 **B**（mì，秘）即位。

悼公元年（前586），许灵公到楚国中伤郑国，悼公便让弟弟（ｇǔｎ，滚）去楚自我申辩。申辩不成功，楚国囚禁了。于是郑悼公来晋讲和两国言归于好。与楚国子反有交情，子反说情把放回郑国。

二年（前585），楚国攻打郑国，晋军来救助。当年，悼公逝世，郑国立悼公的弟弟，这是成公。

成公三年（前582），楚共王说：“对郑成以来说，我是有恩德的。”便派人来郑与成公订立盟约。成公暗中与楚国结盟了。秋季，成公朝拜晋国，晋说：“郑国暗中与楚讲和了”，逮捕了成公。并派栾书攻打郑国。四年（前581）的春季，郑国担心晋国来包围，公子如便立成公的哥哥 （ｘū，需）做国君。当年四月，晋国听说郑国又立了新君，就让成公回国了。郑人听说成公回国，又杀死了 迎接成公。晋军撤去。

十年（前575），郑国背叛了与晋国的盟约，与楚国结了盟。晋厉公很生气，派军攻打郑国。楚共王救助了郑国。晋楚在鄢陵交战，楚军失败了，晋军射伤楚共王的眼睛，双方才停战离去。十三年（前572），晋悼公攻打郑国，驻军在洧（ｗěｉ，伟）上。郑军据城守卫，晋军也离去了。

十四年（前571），成公逝世，儿子挥即位，这是釐公。

釐公五年（前566），郑国国相子驷朝拜釐公，釐公没有礼遇他。子驷十分生气，让厨师用毒药杀死了釐公，向诸侯们报丧说“釐公患了急证病故。”立釐公儿子嘉，嘉当年五岁，这是简公。

简公元年（前565），公子们商议想杀死国相子驷，子驷发觉了，反而把公子们全部杀死了。二年（前564），晋国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结为盟好，晋国才离去。冬季，郑国又与楚国订立盟约。子驷被杀，所以又亲近晋又亲近楚。三年（前563），宰相子驷想自己立为国君，公子子孔派尉止杀死了宰相子驷代替了他。子孔又想自立为国君。子产

说：“子驷自立是不行的，所以你杀了他，今天你又仿效他，这样，内乱就没有平息的那一天了。”于是子孔听从了子产的意见，仍然只做了郑简公的国相。

四年（前562），晋国生气郑国与楚国订立盟约，攻打郑国，郑国又与晋国结盟。楚共王救援郑国，打败了晋军。简公想和晋国讲和，楚国又囚禁了郑国使者。

十二年（前554），简公对国相子孔专揽大权很愤慨，杀死了子孔，让子产做上卿。十九年（前547），简公到晋，给卫君说情让他回国，并把六个邑封给子产。子产辞让，只接受了三个邑。二十二年（544），吴国派延陵季子到郑国，延陵季子与子产一见如故，对子产说：“郑国执政的人多邪行，灾难将要降临，大权将落到你手中。你如果当政，一定按仪治国；否则，郑国将惨败。”子产厚遇了季子。二十三年（前543），各位公子竞争宠爱互相残杀，又想杀死子产。有的公子进谏说：“子产是仁爱之人，郑之所以能生存就是因为子产，千万不要杀死他！”公子们才罢手。

二十五年（前541），郑国派子产到晋国，询问平公的病情。平公问：“我占卜后说是实沈、台骀作崇，史官不了解他们的来历，冒昧地请问他们是什么神？”子产回答说：“高辛氏有两个儿子，长子叫阏伯，二子叫实沈，两人住在大森林里，互相不容，每天拿着干戈互相征伐，尧帝不喜欢他们，于是让伯迁到商丘住，主持祭祀辰星，商人因此沿袭下来，所以辰星称为商星，尧帝让实沈到大夏住，主持祭祀参（ｓｈēｎ，身）星，唐人因此沿袭下来，服侍夏朝、商朝，唐的末世君主叫唐叔虞。当武王夫人邑姜正怀大叔时，曾梦见天帝对夫人说：“我让你的儿子叫虞，就把唐封给他，委托他祭祀参星，在那里繁育后代。”等到大叔生出后，手掌心的纹理象“虞”字，于是用虞命名了。等到周成王灭亡了唐后，就把唐封给了大叔。所以参星是晋国的星宿。从这了解到，实沈是参星神。过去金天氏有个叫昧的后裔，做水官长，生了允格、台骀。台骀能继承前辈的官职，很好地疏通了汾水、洮水，给大泽修筑堤防，住在太原。颛（ｚｈｕāｎ，专）顼（ｘū，须）帝因此嘉奖了他，把汾水封给他。沈、姒、蓐、黄国实际掌管着他的祭祀。现在，晋国统

治了汾水流域，灭亡了这一带的国家。从这里看，台骀是汾水、洮水神。可是，这两位神灵都不会危害您的身体，对于山河神，在发生水旱灾时应祭祀，对于日月星辰神，在雪霜风雨不按时令来到时应祭祀；您有病，那是饮食哀乐女色所造成的。”平公及叔向到子产这番议论后称赞说：“对，您真不愧为知识渊博的君子！”送给子产丰厚的礼物。

二十七年（前539）的夏天，郑简公去朝拜晋君。冬季，郑国怕楚灵王强大，又朝拜楚国，子产都跟从了。二十八年（538），郑君生病，派子产会见诸侯，与楚灵王在申订立盟约，楚王杀死了齐国庆封。

三十六年（前530），简分逝世了，儿子定公宁即位。秋季，定公朝拜了晋昭公。

定公元年（前529），楚国公子弃疾杀死了国君灵王自立为君，这是平王。平王想在诸侯中做仁义道德之事，把灵王侵占郑国的土地都还给了郑国。

四年（前526），晋昭公逝世了，晋国的六卿强盛起来，国家力量减弱了。子产对韩宣子说：“执掌政权一定凭仁义道德，不要忘记政权巩固的原因。”

六年（前524），郑国发生火灾，定公想祭祷消灾。子产说：“不如修行德政。”

八年（前522），楚国太子建逃到郑国。十年（前520），太子建与晋国商议袭击郑国。郑国杀死了太子建，太子建的儿子逃到吴国。

十一年（前519），定公到了晋国。晋与郑商议，杀死周王室 作乱的臣子，送敬王回周。

十三年（前517），定公逝世了，儿子献公虿（ｃｈàｉ，去声，柴）即位。献公十三年（前510）逝世，儿子声公胜即位。正在这时候，晋国六卿强盛了，侵夺郑国领土，郑于是衰落了。

声公五年（前496），郑国相子产逝世，郑人都哭泣，悲悼他如同

悲悼自己的亲人。子产是郑成公的小儿子。为人仁慈关怀别人，事奉君王忠诚老实。孔子曾经路过郑国，与子产亲如兄弟。听到子产死去，孔子悲哭道：“子产的仁爱，真是古代的遗风啊！”

八年（前493），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反叛晋国，晋向郑国告急，郑国救助他们。晋国因而攻打郑国，在铁把郑军打得大败。

十四年（前487），宋景公亡了曹国。二十年（前481），齐国田常杀死了自己的国君简公，田常做了齐国国相。二十二年（前479），楚惠王灭亡了陈国。孔子逝世了。

三十六年（前465），晋国知伯讨伐郑国，攻取了九个城邑。

三十七年（前464），声公逝世了，儿子哀公即位。哀公八年（前455），郑人杀死了哀公立了声公的弟弟丑为国君，这是共公。共公三年（452），三晋消灭了知伯。三十一年（前424），共公逝世了，儿子幽公即位。幽公元年（前423），韩武子讨伐郑国，杀死了幽公。郑人立了幽公的弟弟为国君，这是　公。

公十五年（前408），韩景侯讨伐郑国，攻取了雍丘。郑国修筑了京城。

十六年（前407），郑国讨伐韩国，在负黍打败了韩军。二十年（前403），韩、赵、魏成为诸侯国。二十三年（前400），郑国包围了韩国的阳翟。

二十五年（前398），郑君杀死了国相阳。二十七年（前396），子阳的党羽一起杀死了　公骀，立了幽公的弟弟乙为国君，这是郑君。

郑君乙即位两年，被郑国占领的负黍的人反叛，使负黍回归韩国。十一年（前385），韩国讨伐郑国，夺下了阳城。

二十一年（前375），韩哀侯灭亡了郑国，吞并了郑国。

太史公说：有句俗话说：“用权势和利害使关系密切的，权势利害

终止了，关系就疏远了。”这句话说得是甫瑕。甫瑕虽然靠劫持杀死了郑子接纳厉公回国，但厉公终于背叛了他并杀死了，与晋国的里克有什么区别呢？象荀息那样坚守节操，即使死了也不能保住奚齐。所以说，变乱的产生，原因也是很多的呀！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①。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②，周民皆说③，河洛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④。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⑤？”太史伯对曰：“独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⑥，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于周未有兴者，楚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⑦。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⑧。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⑨，东徙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⑩。

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①庶弟：《集解》云：“《年表》云母弟。” ②和集：同“和辑”；和协安抚。 ③说：通“悦”。 ④畔：通“叛”。 ⑤逃死：死里逃生。⑥用事：当权。 ⑦典礼：制度和礼仪。 ⑧怀柔：旧指统治者用政治手段笼络人心，使之归服。 ⑨卒：通“猝”。急速，突然。 ⑩据《国语》等载，桓公死幽王之难，其子武公与平王东徙，卒定下邑之地以为国，河南新郑是也。然则桓公始谋，非身得也。武公始国，非桓公也。武灭虢、郐、非王徙之而献邑也。十邑中八邑各为其国，非虢、郐之地，无由献之也。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①，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②，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③，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④，毋相见也。"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在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⑤，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①寤生：逆生。寤通"忤"。武姜生太子脚先出母体，难产，故名之曰寤生。 ②国：国都。 ③缮：修补。 ④黄泉：指人死后伏葬的地穴。下句"穿地至黄泉"的黄泉则是指地下的泉水。 ⑤恶：厌恶。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卫州吁弑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①。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请从之②，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①与鲁祊（bēng，崩）、许田：《索隐》曰："许田，近许之田，鲁朝宿之邑。祊者，郑所受助祭太山之汤沐邑。郑以天子不能巡宋，故以祊易许田，各从其近。"详见《鲁周公世家》注。 ②从：追逐。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①，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②，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③。"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④，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

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⑤，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安。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⑥，曰："不立突，将死。"亦执以求赂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是要弟突⑦，九月（辛）[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①北戎：部族名，即山戎。 ②釐：通"僖"。 ③敌：匹敌。 ④取：通"娶"。 ⑤娶：迎娶。 ⑥执：逮捕。 ⑦要：要挟。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①。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②。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无奈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成居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于栎，郑以故亦不伐栎。

①专：专擅。 ②阴：暗中。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子，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引子亹为君，是为子亹也，无谥号①。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②，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乃会诸侯，祭仲请子亹无行。子亹曰："齐强，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③。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④，且又何至是！"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亹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亹。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亹弟公子地陈而

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①谥：古代帝王及官僚死后，按生前的事迹，由统治阶级所给予的表示褒贬的称号。 ②相：辅佐。 ③内：通“纳”。 ④遽：“讵”。岂，何。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乱，弑其君襄公。二十年，宋人长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入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①。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于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②，诚然哉？”

①职：本分，职分。 ②重德：大德，厚德。

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击惠王弟颓伐王①，王出奔温，立弟颓为王。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颓，弗胜，于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颓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踕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①据《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初，王姚得宠于庄王，生子颓。子颓有宠， 国当他的老师。惠王即位后，夺取了 国的圃作为自己的圃，夺了近于王宫的边伯的房产，又夺了子禽祝跪与詹父的田地，还没收了膳夫石速的俸禄。所以 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借着苏氏反对王室而作乱。秋天，五大夫奉子颓之命讨伐惠王，未取胜，逃到温。苏子又奉子颓之命逃到卫国。卫师、燕师共同讨伐周朝。冬，立子颓。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后蔡，遂伐楚，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姞，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①，兰有国香②。”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③，而予之草兰为符④。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⑤，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⑥，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犒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服。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国。

①而：通“尔”，你。 ②国香：极为浓烈的香气。后称兰花为国香。③幸：宠爱。 ④符：凭证。 ⑤反：通“返”。⑥与：亲附。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①。公怒，溉逐群公子②。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和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③。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④。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靠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⑤，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余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

①据《左传·宣公三年》载，五子中二人以罪见杀，一人早卒，一人为楚酖死，其一子瑕见存，文公恶之，则非五人俱有宠也，亦非皆以罪早死也。蚤：通“早”。 ②溉：《集解》曰：“溉，一作‘瑕’。”由此可见，瑕即子瑕，“溉”当属上。 ③僇：通“戮”，杀。 ④自杀：据《晋世家》载：叔詹未尝自杀。 ⑤元妃：君主或诸侯的“元配”。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败秦兵于汪①。

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杀羊食士②，不与其御羊斟，怒以弛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③。

二十二年，郑缪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①败秦兵于汪：据梁玉绳《史记志疑》载，晋败秦彭衙，取秦汪邑，两事也，此误合为一。 ②食（ｓì，四）士：犒劳士兵。 ③赵穿：当作赵盾。

灵公元年春；楚献黿于灵公①。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②，必食异物。”及人，见灵公进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笑故，具告灵公③。灵公召之与子家谋先。夏，弒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由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①黿：俗名脚鱼，又名团鱼。 ②佗（ｔｕō，托）：同“他”。 ③具：通“俱”，都，完全。 ④《左传·宣公四年》曰“染指于鼎”。

襄公立，将尽去缪氏。缪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缪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①，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

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族，以弒灵之也。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②，郑襄公肉袒  羊以迎③，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社稷，锡不毛之地④，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⑤，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来持两端⑥，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⑦，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反晋而亲楚也。

①纵：释放。 ②皇门：郑国城门。 ③ ：通"牵"。④锡：赐。 ⑤布：陈述。 ⑥持两端：犹豫不决。 ⑦率：通"帅"。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①，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诓楚6②，令宋毋楚。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言，令宋趣降③，三要乃许。于是登解扬楼车④，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晋君命曰⑤："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命为义⑥，臣能承命为信⑦。爱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⑧。"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赦解扬使归。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 **B** 立。

悼公元年，公恶郑于楚，悼公使弟于楚自讼。论不直⑨，楚囚。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私于楚子反，子反言归于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是为成公。

①开：开拓，扩大。 ②诓：骗。 ③趣（ｃù，促）：赶快。 ④楼车：古代兵车之一种，即没有望楼用以了望敌人的战车。又称“巢车”，状高如鸟巢，用以瞭望敌人。 ⑤致：传达，表达。 ⑥制命：制定与发布命令。⑦承命：接受并贯彻命令。 ⑧陨：坠落。 ⑨直：伸。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①，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　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　，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背晋盟，盟于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

①平：讲和。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①，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②。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朱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伐之。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③，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④。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

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及止。

①使厨人药杀鳣公：《年表》云：“子驷使贼夜杀鳣公。”②赴：报丧。③侈：邪行。④厚遇：厚待。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崇，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也①，日操于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②，迁阏伯于商丘，主辰③，唐人是因④，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⑤，唐人是因，服事夏、商⑥，其季世曰唐叔虞⑦。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已：‘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⑧。’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⑨。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味，为玄冥师⑩，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11)，宣汾、洮(12)，障大泽(13)，以处太原。帝用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实守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灾◉之(14)；日月辰之神，则雪霜雨不时◉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乃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

①能；亲善。 ②臧：善。 ③主：主持祭祀；辰：指心宿，二十八宿之一。 ④因：沿袭。 ⑤参（ｓｈēｎ，身）：参宿，二十八宿之一。⑥服事：诸侯定期进贡，各依服数以事天下。 ⑦季世：末世。⑧属：通“嘱”。托付；蕃：繁殖。 ⑨国：古代侯王的封地，此为动词。 ⑩师：长也。 (11)业：继承。 (12)宣：发泄，疏通。 (13)障：修筑堤防。(14)◉：古代禳灾之祭。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强，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①，与楚灵王盟于申，诛齐庄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强，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②。子产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虿立。以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是时，晋六卿强，侵六郑，郑遂弱。

①据《春秋·昭公四年》载，郑伯会于申，无病使子产事。 ②禳：祭祷消灾。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①！”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于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于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是为 公。

①《集解》曰：“子产见受，有古人遗也。”

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弒　公驷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①，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①合：融洽。

魏世家第十四

支菊生 译注

【说明】本篇记述战国时期魏国的世系及其兴衰。文中多简短记事，但在魏文侯、魏惠王和安釐(ｘī，西)王三代记事颇详。因为魏之兴在文侯之世，魏之衰从惠王开始，而安釐王的失策加速了魏的灭亡。由于作者紧紧抓住了魏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所以全文篇幅虽长，但纲目清晰，有条不紊，平而不淡，时有波澜。

魏文侯是战国初期颇有声望的国君。他礼敬贤人，以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为师；重用贤士，文臣有李克、西门豹，武将有军事家吴起。文侯支持李克实行政治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的国家。作者没有具体记述文侯的政绩，但引述了秦国人对魏文侯的看法：“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借敌国的看法来评价人物，这种评价更有客观性，胜过作者的主观评价。对李克的改革也没有具体记述，而是记载了他的两段谈话，中心是选相的五条标准。这两段谈话已充分显示了这位政治家品格与才干。通过记言来表现人物是司马迁写人的主要手法之一。

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文中主要通过记事表现其为人。他在位三十六年，前十八年靠文侯打下的基础，与诸侯交战互有胜负；后十八年则连连败绩。一次是伐赵，被齐国派田忌、孙膑用计大败于桂陵；再一次是伐韩，又被田忌、孙膑大败于马陵；另一次是被商鞅率秦军打败，尽失河西之地。这几次大败使魏国兵力耗尽，国力空虚。惠王到晚年似乎有所觉悟，想广招贤士以挽回败局，但为时已晚。孟子的一席话给惠王作了总结：“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尖锐地指出魏惠王的失败是只顾争利，不施仁义的结果。引用名人的话来评价人物，比作者直接评价更具有权威性。

对安釐王的记述篇幅较长，将近全文的三分之一。主要内容不在记事，而是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安釐王的严重失策。首先是通过苏代对安釐王的批评指出了“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的道理。

其次是通过秦国大臣中旗对形势的分析指出，魏如能与韩联合起来，其力量是不可轻视的。最后记述了无忌反对魏王伐韩的谈话，这段谈话长约千言，对亲秦之害、存韩之利的分析极为精辟。三段谈话虽然出自不同人之口，但连系起来恰似一篇完整的谈话，层层深入地揭示了问题的要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选择与安排是颇具匠心的。

篇末的论赞，后人多所指摘，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太史公愤激之极的反语。如果我们把这里所说的“天”理解为大势所趋，形势发展的必然，是否更贴近太史公的本意呢！

魏氏的祖先是毕公高的后代。毕公高和周天子同姓。武王伐纣之后，高被封在毕，于是就以毕为姓。他的后代中断了封爵，变成了平民，有的在中原，有的流落到夷狄。他的后代子孙有个叫毕万的，侍奉晋献公。

晋献公十六年（前661），赵夙驾车，毕万为车右护卫，去征讨霍、耿、魏，把它们都灭了。献公把耿封给赵夙，把魏封给毕万，二人都成了大夫。主管占卜的卜偃说：“毕万的后代一定很兴旺。‘万’是满数；‘魏’是高大的名称。用这样的名称开始封赏，这是上天对他的赞助。天子所统治的叫做兆民，诸侯所统治的叫做万民。如今封他的名称是大，后边又跟着满数，他一定会拥有民众。”当初，毕万占卜侍奉晋君的吉凶，得到屯(ｚｈūｎ，阴平“准”）卦变为比卦。辛廖推断说：“吉利。屯卦象征坚固，比卦象征进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吉利的呢？将来必定繁盛兴旺。”

毕万受封后十一年，晋献公去世，他的四个儿子互相争夺君位，晋国内乱。而毕万的子孙越来越多，随他们的国名称为魏氏。毕万生了武子。魏武子以魏氏诸子的身份侍奉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二十一年的时候，魏武子跟随重耳外出流亡，十九年之后回国，重耳即位为晋文公，让魏武子承袭魏氏后代的封爵，升到了大夫的地位，他的官府设在魏邑。魏武子生了悼子。

魏悼子把官府迁到了霍邑。他生了魏绛。

魏绛侍奉晋悼公。悼公三年（前570），同诸侯盟会。悼公的弟弟杨干搞乱队列，魏绛杀了杨干的仆人羞辱他。悼公怒冲冲地说：“会合诸侯是以此为荣的，如今却侮辱我的弟弟！”将要诛杀魏绛。有人劝说悼公，悼公才作罢。后来终于任用魏绛执政，派他去同戎、狄修好，戎、狄从此亲近依附晋国。悼公十一年，悼公说：“自从我任用了魏绛，八年之中，九次会合诸侯，戎、狄同我们合睦，这全靠您的努力呀！”赐给魏绛乐器和乐队，魏降三次辞让，然后才接受了。魏绛把官府迁到安邑。魏绛去世后，谥号是昭子。他生了魏嬴，魏嬴生了魏献子。

魏献子侍奉晋昭公。昭公去世后，晋国的六卿强盛起来，公室衰微下去。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韩宣子告老，魏献子主持国政。晋国宗族祁氏和羊舌氏互相诽谤，六卿把他们诛杀了，收回他们的全部封地分为十个县，六卿分别派他们的儿子去十县为大夫。魏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同任晋国的卿。

此后十四年，孔子在鲁国代理宰相。再过四年，赵简子由于晋阳之乱，同韩氏、魏氏一起攻打范氏和中行氏。魏献子生了魏侈，魏侈同赵鞅一起攻打范氏和中行氏。

魏侈的孙子是魏桓子，他和韩康子、赵襄子一起讨伐除灭了知伯，并瓜分了他的领地。

桓子的孙子是文侯魏斯。魏文侯元年（前424），正是秦灵公元年。魏文侯和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烈王同时。

文侯六年，在少梁筑城。十三年，派子击去围攻繁和庞两地，迁出那里的百姓。十六年，进攻秦国，在临晋、元里筑城。

文侯十七年，攻灭中山国，派子击在那里驻守，让赵仓唐辅佐他。子击在朝歌遇到了文侯的老师田子方，他退车让路，下车拜见。田子方却不还礼。子击就问他说：“是富贵的人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

傲慢呢？”田子方说：“也就是贫贱的人对人傲慢罢了。诸侯如果对人傲慢就会失去他的封国，大夫如果对人傲慢就会失去他的家。贫贱的人，如果行为不相投合，意见不被采纳，就离开这里到楚、越去，好像脱掉草鞋一样，怎么能和富贵者相同呢！”子击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向西进攻秦国，到郑国就回来了，在雒阴、合阳筑城。

文侯二十二年（前403），魏国、赵国、韩国被承认为诸侯。

文侯二十四年，秦军攻伐魏国，打到了阳狐。

文侯二十五年，子击生子㬎(ymg，英)。

文侯师从子夏学经书，以客礼对待段干木，经过他的乡里，没有一次不凭轼敬礼的。秦国曾想进攻魏国。有人说：“魏君对贤人特别敬重，魏国人都称赞他的仁德，上下和谐同心，不能对他有什么企图。”文侯因此得到诸侯的赞誉。

任命西门豹为邺郡郡守，因而河内号称清平安定。

魏文侯对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寡人说：‘家贫就想得贤妻，国乱就想得贤相’。如今要安排宰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您看怎么样？”李克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替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替亲近的人谋划。我的职责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面对此事就不要推辞了。”李克说：“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缘故。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就足能决定谁当宰相了，何需等我李克呢！”文侯说：“先生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经决定了。”李克快步走出去，到翟璜家中拜访。翟璜说：“今天听说君主召见先生去选择宰相，结果是谁当宰相呢？”李克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气得变了脸色，他说：“就凭耳目的所见所闻，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将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内地最忧虑的是邺郡，我推荐了西门豹。君主计划要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灭以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fù，付)。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克说：“您向您的君主

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来谋求做大官吗？君主询问安排宰相‘不是成子就是翟璜，两个人怎么样？’我回答说：‘这是您不注意考察的缘故。平时看他亲近哪些人，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就足能决定了，何需我李克呢？’因此就知道魏成子要做宰相了。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都奉为老师。您所推荐的那五个人，君主都任他们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迟疑徘徊后再拜说：“我翟璜是个浅薄的人，说话很不得当，我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塌，堵塞了黄河。

文侯三十二年，魏军攻伐郑国。在酸枣筑城。在注城打败秦军。三十五年，齐军攻占了魏国的襄陵。三十六年，秦军侵入魏国的阴晋。

文侯三十八年，魏军攻秦，在武下被打败，魏俘虏了秦将识。这一年，文侯去世，子击即位，这就是武侯。

魏武侯元年（前386），赵敬侯刚刚即位，公子朔作乱，没有成功，逃到了魏国，与魏军一起袭击邯郸，魏军失败后撤离。

武侯二年，在安邑、王垣筑城。

武侯七年，魏军进攻齐国，打到了桑丘。九年，狄人在洨水打败魏军。魏侯派吴起进攻齐国，打到了灵丘。齐威王刚刚即位。

武侯十一年（前376），魏与韩、赵三国瓜分了晋国领土，消灭了它的后代。

武侯十三年，秦献公迁都栎阳。十五年，魏军在北蔺打败赵军。

武侯十六年，魏军进攻楚国，占领了鲁阳，武侯去世，子[illegible]即位，这就是惠王。

惠王元年（前370）。当初，武侯去世的时候，子䗪和公中缓争做太子。公孙颀(ｊí，齐)从宋国到赵国，又从赵国到韩国，对韩懿侯说：“魏䗪与公中缓争做太子，您也听说这件事了吧？如今魏䗪得到了王错的辅佐，拥有上党，来就算半个国家了。趁这个机会除掉他，打败魏国是一定的，不可失去这个机会。”懿侯很高兴，就跟赵成侯合兵一起攻魏国，在浊泽交战，魏国大败，魏君被围困。赵侯对韩侯说：“除掉魏君，让公中缓即位，割地后我们退兵，对我们有利。”韩侯说：“不能这样。杀死魏君，人们必定指责我们残暴，割地退兵，人们必定指责我们贪婪。不如把魏国分成两半，魏国分为两国，不会比宋国、卫国还强，我们就永远也不会有魏国的祸患了。”赵侯不听。韩侯不高兴，带领部分军队连夜离去。魏惠王所以没有死，魏国没有被分裂的原因，就在于韩、赵两家的意见不和，如果听从一家的意见，魏国就一定被分裂了。所以说“君主死了没有嫡子继承，这个国家就可能被攻破”。

惠王二年，魏军在马陵打败韩军，在怀邑打败赵军。三年，齐军在观城打败魏军。五年，魏王与韩侯在宅阳相会。筑武堵城。魏军被秦军打败。六年攻占了宋国的仪台。九年，在浍水进攻并打败了韩军。魏军在少梁与秦军交战，秦军俘虏了魏将公孙痤，并夺取了庞城。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孝公即位。

惠王十年，魏军攻占了赵国的皮牢。彗星出现。十二年，白天陨星坠落，有声响。

惠王十四年，魏王与赵侯在鄗邑相会。十五年，鲁国、卫国、宋国和郑国的君主来朝见魏惠王。十六年，魏惠王与秦孝公在杜平相会。侵占了宋国的黄池，宋国又把它夺回去了。

惠王十七年，魏军与秦军在元里交战，秦军攻占魏国的少梁。魏军包围赵国的邯郸。十八年，魏军攻下邯郸。赵国向齐国请救兵，齐国派田忌、孙膑救赵，在桂陵打败了魏军。

惠王十九年，诸侯联合包围魏国的襄陵。修筑长城，固阳成为要塞。

惠王二十年，魏国把邯郸归还赵国，魏王与赵侯在漳水之滨会盟。二十一年，与秦君在彤相会。赵成侯去世。二十八年，齐威王去世。中山君任魏国宰相。

惠王三十年，魏军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告急。齐宣王用孙子的计策，进击魏国援救赵国。魏国于是大量发兵，派庞涓率领，让太子申做上将军。魏军经过外黄的时候，外黄徐子对太子申说："我有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说："可以让我听听吗？"徐子说："本来就想要呈献给您的。"他接着说："太子亲自领兵攻齐，即使大胜并占领莒地，富也不过就是拥有魏国，贵也不过就是做魏王。如果不能战胜齐国，那就会万世子孙也不能得到魏国了。这就是我的百战百胜的方法。"太子申说："好吧，我一定听从您的意见回国去。"徐子说："太子虽然想回去，已经不可能了。那些劝太子打仗，想从中得利的人太多了。太子虽然想回去，恐怕不可能了。"太子于是想回去，他的驾车人却说："将军领兵刚出来就回去，和打败仗是一样的。"太子申果然同齐军作战，在马陵战败。齐军俘虏了魏太子申，杀死了将军庞涓，魏军终于大败。

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一起进攻魏国，秦将商鞅诈骗并俘虏了魏国将军公子卬，然后又袭击夺取了他的军队，打败了魏军。秦国任用商鞅，东边的领土到了黄河，而齐国、赵国又屡次打败魏国，安邑又靠近秦国，于是魏国就把都城迁到大梁。公子赫被立为太子。

惠王三十三年，秦孝公去世，商鞅从秦国逃出来投奔魏国，魏人恼怒，不收留他。三十五年，魏王与齐宣王在平阳南边相会。

惠王屡次遭受军事上的失败，就用谦恭的礼节和优厚的礼物来招纳贤人，邹衍、淳于髡(kūn，昆)、孟轲都来到魏国。梁（魏）惠王说："寡人没有才能，军队三次在国外受挫折，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因而空虚，以致使祖先的宗庙社稷受到羞辱，寡人非常惭愧。老先生屈尊亲临敝国朝廷，将用什么方法使我国得利呢？"孟轲说："君主不可以像这样谈论利益。君主想得利，那么大夫也想得利；大夫想得利，那么百姓也想得利，上上下下都来争利，国家就危险了。作为一国君主，讲仁义就行了，为什么要讲利呢？"

惠王三十六年，再次与齐王在甄邑相会。这一年，惠王去世，他的儿子襄王即位。

襄王元年（前334），魏王与诸侯在徐州相会，是为了互相称王。襄王追尊他的父亲惠王为王。

襄王五年，秦军在雕阴打败魏国龙贾率领的军队四万五千人，并围困魏国的焦城和曲沃。魏国把河西之地割给秦国。

襄王六年，魏王与秦王在应城相会。秦军夺取魏国的汾阴、皮氏和焦城。魏军征讨楚国，在陉山打败了楚军。七年，魏国把上郡全部给了秦国。秦军占领了魏国的蒲阳。八年，秦国把焦城、曲沃归还魏国。

襄王十二年，楚军在襄陵打败魏军。各诸侯国的执政大臣与秦相张仪在啮(ｎｉè，聂)桑相会。十三年，张仪任魏国宰相。魏国有女子变成男子。秦军攻取了魏国的曲沃、平周。

襄王十六，襄王去世，他的儿子哀王即位。张仪又回到秦国。

哀王元年（前318），五国联合攻秦，没有胜利就撤兵了。

哀王二年，齐军在观津打败魏军。五年，秦国派椓(ｃｈū，出)里子攻取魏国的曲沃，并在岸门赶跑了犀首公孙衍。六年，秦国派人来魏国立魏公子政为太子。魏王与秦王在临晋相会。七年，魏军进攻齐国。同秦军一起征讨燕国。

哀王八年，魏军进攻卫国，攻克两座城邑。卫国国君非常忧虑，魏大夫如耳去见卫君，他说：“让我去使魏国收兵，并免去成陵君，可以吗？”卫君说：“先生果真能做到，我愿意世世代代以卫国侍奉先生。”如耳见了成陵君说道：“从前魏军攻赵，断绝羊肠坂，攻克阏与，准备割裂赵国，把它分为两半，可是赵国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魏国是合纵的盟主。如今卫国已濒临灭亡，将向西方请求侍奉秦国。与其由秦国来解救卫国，不如由魏国来宽释卫国，这样，卫国一定会永远感激魏国的恩德。”成陵君说：“是的。”如耳又去见魏王说：“臣曾去进见卫君。卫国本来是周王室的分支，它虽号称小国，但宝器非常多。如今国

家濒临危难，可是宝器还不献出来，原因是他们心里认为进攻卫国或宽释卫国都不由大王做主，所以宝器即使献出来也一定不会到大王手里。臣私下里猜测，最先建议宽释卫国的人，一定是接受了卫国贿赂的人。”如耳出去后，成陵君进来，照如耳所说的话拜见魏王。魏王听了他的意见，撤回了魏军，同时也免去了成陵君的职位，终身不再见他。

哀王九年，魏王与秦王在临晋相会。张仪、魏章都归附魏国。魏国宰相田需去世，楚国唯恐张仪、犀首或薛公做魏相。楚国宰相昭鱼对苏代说：“田需死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三人中有一人要做魏相了。”苏代说：“那么做宰相的是谁对您才有利呢？”昭鱼说：“我想让魏国太子亲自做宰相。”苏代说：“请允许我为您北上，一定会让他做宰相。”昭鱼说：“怎么办？”苏代回答说：“您来做梁王，请让我向梁王游说。”昭鱼说：“你怎么说？”苏代回答说：“我从楚国来，昭鱼非常担忧，他说：‘田需去世了，我恐怕张仪、犀首、薛公三人中有一人要做魏相了。’我说：‘梁王是一位贤君，一定不会让张仪做宰相。张仪做了宰相，一定会偏向秦国，不助魏国。犀首做了宰相，也一定偏向韩国，不助魏国。薛公做了宰相，也一定偏向齐国，不助魏国。梁王是一位贤君，一定会知道这样对魏国不利。’魏王会说：‘那么寡人应该让谁做宰相呢？’我说：‘不如让太子亲自做宰相。太子亲自做宰相，这三个人都会认为太子不是长期任宰相，都将尽力让他们原来的国家侍奉魏国，想借此得到丞相的地位。以魏国的强大，再加上三个大国的辅助，魏国一定会安定的。所以说不如让太子亲自做宰相。’”于是北上见到魏王，把这些话告诉他。魏国太子果然做了宰相。

哀王十年，张仪去世。十一年，魏王与秦武王在应城相会。十二年，魏太子到秦国朝拜。秦军来进攻魏国的皮氏，没有攻克就撤兵了。十四年，秦国把秦武王王后送回魏国。十六年，秦军攻下魏国的蒲反、阳晋和封陵。十七年，魏王与秦王在临晋相会。秦国把蒲反还给魏国。十八年，魏国与秦国联合攻楚。二十一年，魏军与齐军、韩军联合在函谷关打败秦军。

哀王二十三年，秦国又把河外之地以及封陵还给魏国，同魏国讲和。哀王去世，他的儿子昭王即位。

昭王元年（前295），秦军攻占魏国襄城。二年，魏军与秦军交战，魏军失利。三年，魏国帮助韩国进攻秦国，秦将白起在伊阙打败二十四万韩魏军。六年，魏国把河东四百里土地让给秦国。芒卯因善用诡诈之计被魏国重用。七年，秦军攻下魏国大小城邑六十一处。八年，秦昭王亲自称西帝，齐湣王自称东帝，过了一个多月，都重新称王收回了帝号。九年，秦军攻克魏国新垣、曲阳两城。

昭王十年，齐国灭了宋国，宋王死在魏国的温邑。十二年，魏国与秦、赵、韩、燕共同攻伐齐国，在济西把齐军打败，齐湣王出外逃亡。燕军单独进入临淄。魏王与秦王在西周国相会。

昭王十三年，秦军攻下魏国的安城。军队到了大梁，又撤离了。十八年，秦军攻陷楚国的郢都，楚王迁都到陈城。

昭王十九年，昭王去世，他的儿子安釐(ｘī，西)王即位。

安釐王元年（前276），秦军攻下魏国两座城。二年，又攻下魏国两座城，陈兵大梁城下，韩国派兵来援救，把温邑让给秦国求和。三年，秦军攻下魏国四座城，斩杀四万人。四年，秦军打败魏军和韩军、赵军、杀死十五万人，赶跑了魏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求把南阳让给秦国求和。苏代对魏王说：“想升官的是段干子，想得到土地的是秦国。如今大王让想得土地的人控制官印，让想升官的人控制土地，魏国的土地不送光了就不会终结。况且用土地侍奉秦国，就好像抱着干柴去救火，柴不烧完，火是不会灭的。”魏王说：“那是当然了，尽管如此，可是事情已经开始实行，不能更改了。”苏代回答说：“大王没见过玩博戏的人所以特别看重枭子的缘故，是由于有利就可以吃掉对方的子，无利就停下来。如今大王说‘事情已经开始实行，不能更改了’，大王使用智谋怎么还不如博戏时的用枭呢？”

安釐王九年，秦军攻下魏国怀邑，十年，在魏国作人质的秦国太子死了。十一年，秦军攻下魏国的鄗丘。

秦昭王对左右侍臣说：“现在的韩、魏和他们初起时比，哪个阶段强？”回答说：“不如初起时强。”秦王说：“现在的如耳、魏齐和从前的

孟尝君、芒卯相比，谁更贤能？”回答说：“如耳、魏齐不如孟尝君和芒卯。”秦王说：“靠孟尝君和芒卯的贤能，率领韩、魏的强兵来进攻秦国，还未能把寡人怎么样呢。如今由无能的如耳、魏齐率领疲弱的韩、魏军队来攻打秦国，他们不可能把寡人怎么样也是很明显的了。”左右侍臣都说：“太对了。”中旗倚着琴却回答说：“大王对天下形势的估计错了。当初晋国六卿掌权的时候，智氏最强，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又率领韩、魏的军队在晋阳围攻赵襄子，决开晋水淹灌晋阳城，只剩下三版高没有淹没。知伯巡察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在车右陪侍。知伯说：‘我起初不知道水也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如今才知道了。’既然晋水可以淹灌晋阳，汾水自然也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绛水也可以淹灌韩都平阳。于是魏桓子用臂肘碰一碰韩康子，韩康子也用脚碰一碰魏桓子，两人在车上用肘和脚暗中示意，结果知氏的领土被瓜分，知伯身死国亡，被天下人嘲笑。如今秦兵虽然较强，但不会超过知氏；韩、魏虽然较弱，但还是要胜过当初在晋阳城下的时候。现在正是他们用肘和脚暗中互相联合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于是秦王有些惊恐。

齐、楚两国联合起来攻魏，魏国派人到秦国求救，使臣络绎不绝，可是秦国的救兵却不来。魏国有个叫唐睢(ｊū，居)的人，九十多岁了，对魏王说：“老臣请求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一定让秦国的军队在我离秦之前出发。”魏王再拜，就准备好车辆派他前去。唐睢到秦国，入宫拜见秦王。秦王说：“老人家疲惫不堪地远路来到秦国，太辛苦了！魏国来求救已是多次了，寡人知道魏国的危急了。”唐睢回答说：“大王既然已经知道魏国的危急却不发救兵，我私下以为是出谋划策之臣无能。魏国是有万辆战车的大国，之所以向西侍奉秦国，称为东方藩属，接受秦国赐给的衣冠，春秋两季都向秦国送祭品，是由于秦国的强大足以成为盟国。如今齐、楚的军队已经在魏都的郊外会合，可是秦国还不发救兵，也就是依仗魏国还不太危急吧。假如到了特别危急的时候，它就要割地来加入合纵集团，大王您还去救什么呢？一定要等到危急了才去救它，这是失去东边一个作为藩属的魏围，而增强了齐和楚两个敌国，那么大王您有什么利益呢？”于是秦昭王马上就发兵援救魏国，魏国才恢复了安定。

赵国派人对魏王说：“为我杀了范痤，我们愿意献出七十里土地。”魏王说：“好。”于是派官吏去逮捕范痤，包围了他的家但还没有杀他。范痤因而上了屋顶骑在屋脊上，对使臣说：“与其用死范痤去作交易，不如用活范痤去作交易。如果把我范痤杀死了，赵国却不给大王土地，那么大王将怎么办呢？所以不如与赵国先把割让的土地划定了，然后再杀我。”魏王说：“很好。”范痤于是给信陵君上书说：“范痤是过去魏国免职的宰相，赵国用割地为条件要求杀我，而魏王竟听从了，如果强秦沿用赵国的办法对待您，那么您将怎么办？”信陵君向赵王进谏之后范痤被释放了。

魏王因为秦国曾经援救的缘故，想要亲近秦国，攻伐韩国，以便收回原来的土地。信陵君无忌对魏王说：

秦人和狄戎的习俗相同，有虎狼一样的心肠，贪婪凶狠，好利而不讲信用，不懂得礼义德行。如果有利，连亲戚兄弟也不顾，好像禽兽一样，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他们不曾施厚恩，积大德。所以太后本是秦王的母亲，却由于忧愁而死去，穰(ｒáｎｇ，阳平“让”)侯是秦王的舅父，功劳没有比他大的，可是竟然把他驱逐了；秦王两个弟弟没有罪过，却一再被削夺封地。这是对亲戚尚且如此，何况对仇敌之国呢？如今大王与秦国共同攻伐韩国就会更加接近秦国的祸害，臣特别感到迷惑不解。大王不懂此理就是不明，君臣没有来向您奏闻此理就是不忠。

如今韩国靠一个女人辅佐一个幼弱的君主，国内有大乱，外边要与秦魏的强兵交战，大王以为它还会不亡吗？韩国灭亡后，秦国将要占有原来郑国的土地，与大梁相邻，大王以为能安宁吗？大王想得到原来的土地，就要依靠和强秦的亲近，大王以为这会有利吗？

秦国不是一个安分的国家，韩国灭亡后必将另起事端，另起事端必定要找容易的和有利的目标，找容易的和有利的目标必定不去找楚国和赵国。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越大山跨黄河，穿过韩国的上党去进攻强大的赵国，这是重复阙与那一仗的失败，秦国一定不会这样的。如果取道河内，背向邺城和朝歌，横渡漳水、滏水，与赵军决战于邯郸郊外，这就会遇到知伯那样的灾祸，秦国又不敢这样做。进攻楚国，要取道涉谷，行军三千里，去攻打冥阨关塞，走的路太远，攻打的地方太难，秦

国也不会这样做的。如果取道河外，背向大梁，右边是上蔡、召陵，与楚军在陈城郊外决战，秦国又不敢。所以说秦国一定不会进攻楚国和赵国，更不会进攻卫国和齐国了。

韩国灭亡之后，秦国出兵的时候，除去魏国就没有可进攻的了。秦国本来已占有怀邑、茅邑、邢丘，如在垝津筑城逼近河内，河内的共城、汲邑必定危险；秦国据有郑国故地，得到垣雍城，决开荥泽，水淹大梁，大梁必定失陷。大王的使臣去秦已成过失，而又在秦国毁谤安陵氏，秦国早就想诛灭它了。秦国的叶阳、昆阳与魏国的舞阳相邻，听任使臣毁谤安陵氏，听任安陵氏被灭亡，秦军就会绕过舞阳北边，从东边逼近许国故地，这样南方一定危急，这对魏国无害吗？

憎恶韩国、不喜爱安陵氏是可以的，可是不担心秦国不爱南方那就错了。从前，秦国在河西晋国故地，离大梁有千里之远，有黄河及高山阻挡，有周与韩把它隔开。自从林乡一战到现在，秦国七次进攻魏国，五次攻入囿中，边境城邑都被攻陷，文台被毁，垂都被烧，林木被砍伐，麋鹿被猎尽，国都接着被围。秦军又长驱到大梁以北，东边打到陶、卫两城的郊外，北边打到平监。丧失给秦国的，有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几十个，名都几百个。秦国还在河西晋国故地，离大梁一千里的时候，祸患就已经如此了。又何况让秦国灭了韩国，据有郑国故地，没有黄河大山阻拦它，没有周和韩间隔它，离大梁只有一百里，大祸必定由此开始的。

从前，合纵汉有成功，是由于楚、魏互相猜疑，而韩国又不可能参加盟约。如今韩国遭受战祸已有三年，秦国使它屈从同它媾和，韩国知道要亡了可是不肯听从，反而送人质到赵国，表示愿做天下诸侯的先锋与秦国死战。楚国、赵国必定集结军队，他们都知道秦国的贪欲是无穷的，除非把天下各诸侯国完全灭亡，使海内之民都臣服于秦国，它是绝不会罢休的。因此臣愿意用合纵的主张报效大王，大王应尽快接受楚国和赵国的盟约，挟持韩国的人质来保全韩国，然后再索取个地，韩国一定会送还。这样做军民不受劳苦就可得回旧地，其功效要超过与秦国一起去进攻韩国，而且没有与强秦为邻的祸害。

保存韩国、安定魏国而有利于天下，这也是上天赐给大王的良机。

开通共城、宁邑到韩国上党的道路，让这条路经过安成，进出的商贾都要纳税，这就等于魏国又把韩国的上党做为抵押。如果有了这些税收就足能使国家富足。韩国必定要感激魏国、爱戴魏国、尊崇魏国、尊崇魏国、惧怕魏国，韩国一定不敢反叛魏国，这样，韩国就成为魏国的郡县了。魏国得到韩国作为郡县，卫、大梁、河外必然能安定。如果不保存韩国，东西二周、安陵必定危险，楚国、赵国大败之后，卫国、齐国就很害怕，天下诸侯都向西奔赴秦国去朝拜称臣的日子没多久了。

安釐王二十年，秦军围困邯郸，信陵君无忌假传王命夺得将军晋鄙的军队去救援赵国，赵国得到保全，无忌也因此留在赵国。二十六年，秦昭王去世。

安釐王三十年，无忌返回魏国，率领五国军队进攻秦国，在河外打败秦军，赶跑了秦将蒙骜。那时魏国太子增在秦国作人质，秦王发怒，要囚禁魏太子增。有人替太子增对秦王说：“公孙喜本来对魏相说过：‘请用魏军快速攻秦，秦王一怒，必定要囚禁太子增。这又会使魏王发怒，再攻打秦国，秦国必定要伤害太子增。’现在大王要囚禁太子增，这是公孙喜的计谋得逞了。所以不如厚待太子增而与魏国交好，让齐国、韩国去猜疑魏国。”秦王这才取消了囚禁太子增的打算。

安釐王三十一年（前246），秦王政开始即位。

安釐王三十四年，安釐王去世，太子增即位，这就是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去世。

景湣王元年（前242），秦军攻下魏国二十座城，设置为秦国的东郡。二年，秦军攻下魏国的朝歌。卫国迁到野王。三年，秦军攻下魏国的汲邑。五年，秦军攻下魏国的垣地、蒲阳、衍邑。十五年，景湣王去世，他的儿子魏王假即位。

魏王假元年（前227），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被秦王发觉了。

魏王假三年（前225），秦军水淹大梁，俘虏了魏王假，终于灭了

魏国，设置为郡县。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大梁的旧城址，那里的人说：“秦军攻破大梁，是引鸿沟之水淹灌大梁，经过三个月城被毁坏，魏王请求投降，于是灭亡了魏国。”议论的人都说，由于魏王不重用信陵君的缘故，国家削弱以至于灭亡。我认为不是这样。天意正是让秦国平定海内，它的功业尚未成，魏国即使得到像阿衡一样的贤臣辅佐，又有什么用呢？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毕公高与周同隆①。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②，为庶人，或在中国③，或在夷狄④。其苗裔曰毕万⑤，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⑥，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⑦；魏，大名也⑧。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⑨。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⑩，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①这句是指毕公高与周天子同出一祖，故同姓。《索隐》认为，按《左传》的说法，毕公是周文王之子。　②绝封：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封爵被中断。　③中国：指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　④夷狄：古代称东部的少数民族为夷，称北部的少数民族为狄。这里是泛指外族所居之地。　⑤苗裔：后代，子孙。　⑥右：指车右。古代战车上乘三人，御者在中，尊者在左，护卫者在右。　⑦满数：古代计数以万为满数。　⑧魏：通“巍”，所以下文云“大名地”。名，名称，名词。　⑨《屯》之《比》：《屯》封变为《比》卦。古代的占筮方法中的一种方式，先求出本卦，然后改变其中一爻，即变为另一卦，称为“变卦”，或称“之卦”。《屯》卦的卦画是，把最下面的阳爻（—）变为阴爻（－－），即变为《比》卦。⑩屯固比入：“屯”的义是草木萌生之艰难。草木长成后则坚实牢固，所以说“屯固”；“比”有顺从、亲近、依附等义，所以说“比入”。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①，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②，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③。晋献

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④。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⑤。魏绛僇辱杨干⑥。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⑦，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⑧，然后受之。徙治安邑⑨。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嬴。嬴生魏献子。

①四子：指晋献公的四个儿子奚齐、悼子（或称卓子）、夷吾和重耳。四子争立事详见卷三十九《晋世家》。　②世：后代。弥：更加。③诸子：儿子们，子弟们。　④重耳出亡事详见卷三十九《晋世家》，或《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⑤乱行：搞乱了军队的行列。⑥僇辱：侮辱，羞辱。"僇"通"戮"。这一句《左传·襄公三年》和《晋世家》的记载都是"魏绛戮其仆"。当时魏绛任军司马，杀杨干的仆从等于羞辱杨于。　⑦翟：通"狄"。　⑧三让：古代帝王登位、大臣受封赏都要行三让之礼以示谦逊。⑨治：王都、诸侯府第或地方官署所在地。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强，公室卑①。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②，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后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③，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④。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①公室：春秋战国时诸侯家族或诸侯国的政权称为"公室"。②老：告老，退休。　③晋阳之乱：晋定公十五年（前497），中行寅、范吉射

攻赵鞅，赵鞅退保晋阳，晋军包围晋阳。后来晋定公又派人攻中行氏和范氏，最后中行寅、范吉射败逃。其事详见卷四十三《赵世家》和卷三十九《晋世家》。④赵鞅：即赵简子。

桓子之孙曰文侯者①。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②。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③。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④。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illegible]然⑤，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⑥。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illegible]。

①文侯都：《集解》《索隐》据《世本》认为"都"应为"斯"。卷十五《六国表》亦作"斯"。②出：迁出。③傅：辅佐。④拜见。⑤[illegible]：同"屣"，鞋。⑥怿：高兴。

文侯受子夏经艺①，客段干木，过其闾②，未尝不轼也③。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④，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⑤。

①经艺：六经又称六艺，"经艺"即指经书。又，解说经书之学也称"经艺"。②闾：里巷的大门，也指里巷。③轼：这里是指在车上扶

轼表示敬意。轼，车前的横木。 ④贤人是礼：礼敬贤人。 ⑤河内：春秋战国时期称黄河以北地区为河内。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孝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①，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②，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③，富视其所与④，达视其所举⑤，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⑥，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⑦，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⑧？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⑨，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⑩？”翟璜逡巡再拜曰(11)：“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①成，即魏成子；璜，即翟璜。 ②阙门：古代宫殿前两边建有楼观，两楼观之间即为阙，或称阙门。也代指宫殿。 ③居：平时。 ④与：交往。 ⑤达：得志，显贵。 ⑥卜：选择。 ⑦西河：指黄河以西的地区，相当于今陕西省东部。 ⑧比周：结党营私。比，勾结；周，亲密。 ⑨千钟：指俸禄很多。钟，古容量单位，十釜为一钟，一釜为六斗四升。 ⑩恶：怎么，哪里。 (11)逡巡：犹疑徘徊。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①。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立，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②，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浍。使吴起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十五年，败赵北蔺。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illegible]立，是为惠王。

①壅：堵塞。　②公子朔：卷十五《六国年表》、卷四十三《赵世家》均作“公子朝”。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illegible]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illegible]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illegible]得王错，挟上党①，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②，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③。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④，其国可破也”。

①挟：拥有。 ②说：同“悦”。 ③围：这里是被围的意思。 ④適：同“嫡”。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浍。与

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①。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鄗。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②。十六年，与秦孝公会（社）[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③。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④。

①见：同“现”。 ②郑：即韩。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新郑，所以韩也称郑。 ③田忌、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解救了赵国，并在桂陵大败魏军，这是古代著名战例之一。详见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和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④中山君：魏文侯攻灭中山国，命其子为中山君。《索隐》又说其弟为中山君。本句所说的中山君为何人，不详。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①。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②。”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③。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④。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⑤：“将出而还，与北同⑥。”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⑦。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①魏伐赵，赵告急齐：这两句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作“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正义》认为《世家》之文有误。 ②效：呈献，进献。 ③益：增加，超过。 ④啜汁：饮残汤剩饭，比喻趁机得利。啜，尝，饮；汁，汤。 ⑤御：驾驭车马的人。 ⑥北：败，败逃。

⑦败于马陵：孙膑用计大败魏军于马陵，魏将庞涓自杀。其事详见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参见《田敬仲完世家》。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①，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②，魏怒，不入③。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于军旅④，卑礼厚币以招贤者⑤。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⑥。梁惠王曰："寡人不佞⑦，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⑧，寡人甚丑之⑨。叟不远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⑩，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11)，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12)！"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①商君：即商鞅。商鞅诈骗魏公子卬并袭夺魏军事，详见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②亡秦：从秦国逃出。归：归顺，投靠。 ③入：接纳，收留。 ④被：遭受。 ⑤币：礼物。 ⑥梁：魏国迁都大梁后又称梁国。 ⑦不佞：无能，不才，古人自谦之词。佞，才能。 ⑧宗庙：古代帝王或诸侯祭祀祖先之处。社稷(ｊì，计)：帝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祭坛。社，土神；稷，谷神。宗庙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因而常代指国家。 ⑨丑：惭愧，羞耻。 ⑩辱：屈尊。幸：亲临。"辱幸"是对人表示尊敬之词。 (11)庶人：平民。 (12)为：表疑问的语气助词。以上梁惠王与孟子的谈话与《孟子》书中所记略有出入，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①。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陉山。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啮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②。张仪复归秦。

①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惠王生前已自称王，死后无需追尊。 ②关于惠王、襄王、哀王世系，《集解》引荀勖(x ù，旭)据《竹书纪年》认为，惠王三十六年改元，改元后（按：史书通称后元）十七年年惠王卒。又据《世本》说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索隐》也引《世本》说襄王生昭王，无哀王。但《索隐》又认为《魏世家》本文“纪事甚明，盖无足疑”。而是《世本》和《竹书纪年》都把哀王一代遗漏了。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①，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椉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②。六年，秦(求)[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卫君患之。如耳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③？”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④，拔阏与，约斩赵⑤，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⑥。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卫⑦不如以魏□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卫故周室之别也⑧，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卫者必受卫者也⑨。”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①五国：指韩、魏、楚、赵、燕。五国攻秦事，参见卷五《秦本纪》。 ②走：赶走。犀首：官名。当时公孙衍任此官。 ③成陵君：魏

国大臣。　④羊肠：地名，指太行山之羊肠坂。　⑤约：准备。斩：分割。　⑥从主：合纵盟约的盟主。从，同“纵”。旧读阴平。　⑦[illegible]（shì，式）：通“释”，解救。⑧别：分支。⑨受卫：指接受卫国的贿赂。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①。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②。”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③，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④。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⑤。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⑥，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①害：怕。薛公：即孟尝君田文。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魏武侯时的宰相也叫田文，魏襄王时魏文子为相，二人都与孟尝君同名。《战国策》就误把文子当作了薛公，并把孟尝君奔魏说成相魏。《史记》沿袭了《战国策》的错误。当时孟尝君正任齐相，他奔魏的事发生在魏昭王十一、二年间。　②说：游说。　③长主：贤君。　④右秦左魏：偏向秦国，看轻魏国。古人以右为尊、为上，左则反之。故称所重者为右，所轻者为左。　⑤得丞相玺：即得到丞相的职位。玺：印章。　⑥三万乘之国：三个大国。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万辆战车的诸侯国为大国。乘，辆。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①。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②。哀王卒，子昭王立。

①秦武王娶魏女为后，武王在位四年死，武王后无子，所以秦国把她送回魏国。　②河外：战国时各国所称河外，因其所在位置不同而不尽相同。魏国所称河外是指黄河以西和以南地区。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①。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②。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余，皆复称王归帝③。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④。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⑤。燕独入临菑。与秦王会西周⑥。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⑦。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①我军：指韩、魏两国军队。　②诈：智诈，即善用诡诈之计。重：被重用。　③归帝：收回帝号。秦、齐称帝，不久又收回帝号事，详见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④宋王：名偃，为暴君，人称“桀宋”，齐国因而征讨他。详见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及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　⑤齐湣王曾趁燕国内乱侵伐燕国，燕昭王即位后立志复仇。二十余年后，燕国力渐强，遂以乐毅为统帅，与秦、楚、韩、赵、魏联合伐齐，齐国几乎灭亡。是战国史上的著名事件。文中遗漏了楚国。详见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及卷八十《乐毅列传》。　⑥西周：战国时的一个小诸侯国，在洛阳以西。⑦前278年，秦将白起率军攻破楚国都郢，楚顷襄王逃至陈城，楚国从此一蹶不振。详见卷四十《楚世家》。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①：“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②，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③，薪

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④，便则食⑤，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鄗丘。

①苏代：《战国策·魏策三》作孙臣。②制：控制。③薪：柴。④博：博戏，古代一种下棋的游戏。枭：博戏时掷骰子得上采为枭。或云骰子上刻有枭形。博戏的方法已失传，大约是用五个骰子和若干棋子，掷一次骰子，走一棋子，掷得枭采就可以吃对方的棋子。 ⑤食：指吃对方的棋子。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强？”对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而对曰①：“王之料天下过矣②。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③。知伯行水④，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⑤。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⑥，韩康子履魏桓子⑦，肘足接于车上⑧，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强，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⑨。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愿王之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①中旗：或曰官名，或曰人名。冯：同“凭”。 ②过：错。 ③湛(jiān，坚)：浸，淹没。版：古代筑墙用的木版，一版高八尺，或曰高二尺。 ④行水：巡视水情。行，巡察。 ⑤参乘：车上陪乘的人。古代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参乘在右。 ⑥肘：用肘碰。 ⑦履：用脚踩。 ⑧这一句表示韩康子和魏桓子通过肘足相碰已是心照不宣。 ⑨贤：胜过。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①，而秦救不

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余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②。唐睢到，入见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③，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④。”唐睢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⑤。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⑥，受冠带⑦，祠春秋者⑧，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⑨。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是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⑩。魏氏复定。

①冠盖相望：指使者或官吏在路上往来不断。冠，这里专指官吏的礼帽；盖，古代车上伞状的车篷。 ②约：备办。 ③丈人：对老人的尊称。芒然：疲倦的样子。 ④已：同“矣”。 ⑤无任：不胜任，无能。 ⑥藩：属国。 ⑦冠带：衣帽。带，衣带，代指衣服。 ⑧祠春秋：指春秋两季向秦国致送祭祀用品。祠，祭祀。 ⑨与：盟国。 ⑩遽：急速。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①，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②，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③，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④，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⑤。

①危：屋脊。 ②市：买卖，交易。 ③有如：假如。 ④袭：因袭，沿用。 ⑤出：释放。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①：

秦与戎翟同欲，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③。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④；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⑤；两弟无罪⑥，而再夺之国⑦。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雠之国乎⑧？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⑨，内有大乱，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邺⑩，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11)，王以为利乎？

①无忌：即信陵君。按：无忌，《战国策·魏策三》作朱己，《荀子·强国篇》杨倞注引《史记》作朱忌，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注云：“疑当以朱己为是。”以下大段文字与《战国策》所载基本相同，可参阅。 ②戾：(ｌì，力)：凶狠，残暴。 ③施厚：厚施恩惠。 ④这两句指的是，秦昭王生母宣太后，因昭王听从范雎建议而被废黜，不久就忧伤而死。见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 ⑤以上三句指的是，穰侯魏冉曾为秦国屡立战功，因他是宣太后之弟，所以昭王听从范雎建议，把他逐出秦国。 ⑥两弟：指秦昭王同母弟泾阳君和高陵君。 ⑦夺：削去。 ⑧仇雠：仇敌。 ⑨这句指的是，当时韩桓惠王年幼，其母后代行执政。 ⑩邺：在此句中不可解。《战国策·魏策三》、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均作“邻”，《索隐》也认为作“邻”字为宜。 (11)负：依仗。

秦非无事之国也①，韩亡之后必将更事②，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③，是复阏与之事④，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⑤，倍邺、朝歌⑥，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⑦，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荥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⑧，秦之欲诛之人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⑨，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⑩，南国必危(11)，国无害（已）[乎]？

①无事：不生事端。 ②更事：再生事端。 ③绝：越过，穿过。 ④阏与之事：前270年，秦攻韩，包围阏与，赵国派赵奢率军救韩，大败秦军。见卷四十三《赵世家》。 ⑤道：取道。 ⑥倍：通“背”。 ⑦城：

筑城。或认为“城”上缺“安”字，应为地名“安城”。 ⑧出：指出访秦国。过：过失。恶：诽谤，中伤。 ⑨舞阳：当时为魏地。 ⑩许：指春秋时许国故地。 (11)南国：许在魏国之南，故称南国。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①，有周、韩以间之②。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③，边城尽拔，文台堕④，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⑤。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⑥。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⑦。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①阑：阻挡。 ②间：隔开。 ③囿中：《索隐》和《正义》都解作地名，即圃田泽。 ④堕(ｈｕī，灰)：同“隳”，毁坏。 ⑤国：国者。 ⑥平：或作“乎”。 ⑦以上两句《战国策》作“大县数百，名都数十。”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①，识亡不听②，投质于赵③，请为天下雁行顿刃④，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赵）[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⑤。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于共、宁，使道安成，出入赋之⑥，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⑦。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乡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⑧。

①桡：屈从。讲，讲和，媾和。 ②这句是说韩国知道要灭亡了可是不肯听从秦国。 ③投质：送人质。 ④雁行：像大雁那样成行成列地前进。顿刃：把兵器用坏，比喻死战。“顿”通“钝”。 ⑤效：致送。 ⑥出入：指商贾的出入。赋：收税。 ⑦质：抵押。 ⑧乡：同“向”。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①，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齐、韩。"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卒。

①矫：假托，诈称。这里指假传王命。信陵君救赵事详见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卫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①。

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①荆轲刺秦王事详见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太史公史：吾适故大梁之墟①，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②，曷益乎③？

①墟：故城，废址。②阿衡：即伊尹，商代的贤臣。③曷：何。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支菊生 译注

【说明】公元前386年，齐国世卿田和取代了姜姓国君，成为齐国的新主，从此齐国就由姜姓国变为田姓国。田氏先祖最早来到齐国的是田完（即陈完），他的谥号是敬仲，因名本篇为《田敬仲完世家》，简称《田完世家》。史书又常称此后的齐国为田齐，所以也称本篇为《田齐世家》。

齐国在春秋时就是个强国，春秋后期渐趋衰落，但根基并未动摇，所以田氏代齐之后，很快又成了战国时代的强国。本篇前半主要记述田氏代齐的过程，以简短记事为主。后半则使用以人物代记事的方法，既突出了人物，又完成了记事任务，一举两得。

齐威王是本篇中较为突出的人物，作者选择了几个重要事例表现了他的不同寻常。一是严明赏罚。对即墨大夫的重赏，对阿大夫的烹杀，一举震慑了全国，官吏们不敢再文过饰非，使齐国大治。二是重用贤才。文中记述了一段齐威王与梁惠王的谈话，梁惠王以有十枚照夜珠自诩，而齐威王却把自己的贤臣良将视如珍宝，鲜明的对比，突出了齐威王对人才的重视。三是善于听取臣下意见。威王和邹忌议论鼓琴与治国，同大臣讨论是否救赵等，都表现了他的这个特点。

齐宣王是齐国的又一位重要人物。这里突出了他的两件大事，一是任用田忌、孙膑，大败魏军于马陵，使齐国威震一时；二是“喜文学游说之士”。这第二件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举。齐宣王对文学游说之士“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让他们“不治而议论”，使稷下先后集中了学士“数百千人”，临淄成了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齐宣王对文化史的这一贡献是应该肯定的。

齐湣王是本篇记述的另一个重点。他曾有过一番作为，放弃东帝的称号，征讨宋国的暴君等，都提高了齐国的威望。但他骄傲轻敌，燕相乐毅率五国军队来攻，齐国几乎灭亡。这次惨败使齐国一蹶不振，虽有

襄王五年时的田单复齐，但齐国的衰亡已无法挽回了。

本篇还涉及到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邹忌是着墨较多的一个。他通过鼓琴与齐威王论治国之道，淳于髡（ｋūｎ，昆）讽以微言，他能应答如响，都显示出他具有辅国的大才。但他当权后却使用不光彩的手段陷害田忌，又表现了他的权势欲。其他人物虽着墨不多，也都各具特色。

篇末，太史公认为，田氏代齐“非必事势之渐然”，而似乎是在遵循着当初占卜的预兆。既否定历史发展的趋势，又宣扬迷信，古今不少学者对此予以批评是完全应该的。

陈完是陈厉公陈他（ｔｕō，托）的儿子。完初生的时候，周太史正好路过陈国，陈厉公请他给陈完卜卦，卜得的卦是《观卦》变为《否（ｐǐ，匹）卦》，太史说：“卦辞的意思是：观看国家的风俗民情，利于做君王的上宾。这是说他将取得陈国君位拥有国家吧？也许是不在陈国而在他国吧？或者是不应验在他人身上，而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如果是在他国，必定是姜姓国。姜姓是帝尧时四岳的后代。事物不可能是两个同时强大，陈国衰落后，他这一支将要昌盛起来吧！”

厉公是陈文公的小儿子，他的母亲是蔡国女子。文公去世后，厉公的哥哥陈鲍即位，这就是桓公。桓公和弟弟陈他不同母。趁桓公生病的时候，蔡国人替陈他杀死了公陈鲍和太子陈免，立陈他为君，这就是厉公。厉公即位以后，娶蔡国之女为妻。这个蔡女和蔡国人通奸，常常回蔡国去，厉公也经常去蔡国。桓公的小儿子陈林怨恨厉公杀死了他的父兄，就让蔡国人诱骗厉公并把他杀了。陈林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庄公。所以陈完不能立为国君，只是陈国大夫。厉公的被杀，是由于为淫乱而出国，所以《春秋》里说“蔡人杀陈他”，这就是指责他的罪恶。

庄公去世后，弟弟杵臼即位，这就是陈宣公。宣公二十一年（前672），杀死了太子御寇。御寇和陈完相友爱，恐怕灾祸牵连到自己，所以陈完逃奔齐国。齐桓公想要任他为卿，他推辞说：“我这个寄居在外的小臣有幸能够免除种种负担，已经是您给我的恩惠了，不敢再担当这么高的职位。”齐桓公让他任管理百工的工正。齐懿仲想把女儿嫁给

陈完为妻，为此事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说：“这叫做凤凰飞翔，和谐的鸣声锵锵。有妫（ｇｕī，归）氏的后代，将在姜氏那里成长。五代之后就要昌盛，和正卿的地位一样。八代之后，地位之高没人比得上。”他终于把女儿嫁给陈完为妻。陈完逃到齐国的时候，齐桓公已在位十四年了。

陈完去世后，谥号是敬仲。敬仲生了穉（ｚｈì，志）孟夷。敬仲到齐国之后，把陈氏改为田氏。

田穉孟夷生了湣孟庄，田湣孟庄生了文子须无。田文子侍奉齐庄公。

晋国大夫栾逞在晋国作乱，逃奔到齐国来，齐庄公给他优厚的待遇。晏婴和田文子劝谏，庄公不听。

田文子去世，他生的儿子是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气，侍奉齐庄公，很受宠信。

无宇去世，他生的儿子是武子开和釐（ｘī，西）子乞。釐子田乞侍奉齐景公，是大夫，他向百姓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收进，赐给百姓粮食时用大斗，暗中向百姓施以恩德，而齐景公也不加禁止。因此田氏得到齐国的民心，他们家族越来越强大，百姓心向田氏。晏子多次向景公进谏，景公不听。不久晏子到晋国出使，他与叔向私下里说：“齐国的政权最终要归到田氏的手里呀。”

晏婴去世后，范氏和中行氏在晋国反叛。晋国加紧追击他们，范氏和中行氏向齐国请求借粮，田乞想作乱，要在诸侯中结党，于是对齐景公说：“范氏和中行氏多次对齐国有恩德，齐国不能不救他们。”齐国就派田乞去救援，并且给他们送去了粮食。

齐景公的太子死了，景公有个宠姬叫芮子，芮子生的儿子叫荼。景公生病时，让他的宰相国惠子和高昭子立儿子荼为太子。景公去世后，高、国两位宰相立荼为国君，这就是晏孺子。可是田乞不高兴，想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阳生平时和田乞关系很好。晏孺子即位后，阳生

逃奔鲁国。田乞假装侍奉高昭子和国惠了，每次上朝都替参乘在车上陪侍。并且说：“起初各位大夫都不想立孺子。孺子即位后，您两位任宰相，大夫们人人自危，图谋作乱。”田乞又骗大夫们说：“高昭子很可怕呀，趁他还没动手我们先干吧！”大夫们都依从他。田乞、鲍牧和大夫们领兵进入宫廷，攻击高昭子。昭子听说后，与国惠子去救国君。国君的军队失败了。田乞的部下去追国惠子，惠子逃到莒（ｊǔ，举），于是又返回去杀高昭子。晏婴的儿子晏圉（ｙǔ，雨）逃奔鲁国。

田乞派人到鲁国，迎回阳生。阳生回到齐国，藏在田乞家中。田乞邀请大夫们说：“田常的母亲有祭祀后留下的酒食，请各位赏光来聚会饮酒。”大夫们都来田氏家饮酒。田乞把阳生装在口袋里，放在中央的座位上，饮宴中，田乞打开口袋，放出阳生，他说：“这才是齐国的国君呀。”大夫们都俯身拜见。即将订盟拥立阳生，田乞编谎话说：“我是与鲍牧合谋一起拥立阳生的。”鲍牧怒冲冲地说：“大夫们忘记景公的遗命了吗？”大夫们想反悔，阳生就叩头说：“看我可以就立我，不可以就算了。”鲍牧恐怕灾祸落到自己身上，就重新说：“都是景公的儿子，怎么不可以呢！”终于在田乞家中立阳生为国君，这就是悼公。于是派人把晏孺子迁到骀，并且杀死了孺子荼。悼公即位后，田乞任宰相，独揽齐国政权。

四年之后，田乞去世，他的儿子田常接替了职位，这就是田成子。

鲍牧和齐悼公不和，杀死了悼公。齐国人共同拥立悼公的儿子壬，这就是简公。成子田党与监止一起任左右相，辅佐简公。田常心中忌妒监止，因为监止受简公宠信，他的权力不能除去。于是田常就重新使用他父亲釐子的措施，用大斗把粮食借出，用小斗收回。齐国人唱歌颂扬他说：“老太太采芑（ｑǐ，起）菜呀，送给田成子！”齐国大夫上朝，御鞅向简公进谏说：“田常、监止不可两立，请君主来选择吧！”简公不听。

子我是监止的同族，平时与田氏不和。田氏的远房同族田豹侍奉子我而受宠。子我说：“我想把田氏的直系子孙都杀光，让你来接续田氏宗族。”田豹说：“我只是田氏的远房啊。”子我不听。不久田豹对田氏说：“子我将要诛灭田氏，如果田氏不先下手，灾祸就要来了。”子我住

在简公的宫里，田常兄弟四人也乘车到了宫中，想杀了我。子我闭门。简公正与宠妃在檀台饮酒作乐，就想攻打田常。太史子余说：“田常不敢作乱，他是要为国除害。”简公才停止了。田常出宫后，听说简公发努，恐怕自己要被杀，想出外逃亡。田子行说：“迟疑不决，是事业的大敌。”田常于是攻击了我。子我率领他的部下进攻田氏，不能取胜，只能外出逃亡。田氏的部下追赶并杀死了子我和监止。

简公出逃，田氏的部下追到徐州把简公捉住了。简公说：“早听御鞅的话，也不会受到这样的灾难。”田氏的部下恐怕简公恢复君位后会杀他们，就把简公杀了。简公即位四年被杀。于是田常让简公的弟弟骜即位，这就是平公。平公即位后，任田常为宰相。

田常杀了简公以后，害怕各国诸侯联合诛杀自己，就把侵占鲁国、卫国的土地全部归还。西边同晋国、韩氏、魏氏、赵氏订约，南方与吴国、越国互通使臣，建立功德，施行赏赐，亲近百姓，因此齐国重又安定。

田常对齐平公说：“施行恩德是人们所希望的，由您来施行；惩罚是人们所厌恶的，请让臣去执行。”这样做了五年，齐国的政权都归田常把持了。于是田常把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中较强盛的全部诛杀了，并分割齐国从安平以东到琅邪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封地。他的封地比齐平公享有的邻地还要大。

田常挑选身高七尺以上的齐国女子做后宫姬妾，姬妾达一百多人，并且让宾客侍从随便出入后宫，不加禁止。到田常去世的时候，姬妾生下七十多个儿子。

田常去世后，他的儿子襄子田盘接替他的职位，任齐国宰相。田常的谥号是成子。

田襄子做齐宣公宰相后，晋国韩、赵、魏三家杀死知伯，瓜分了他的领地。襄子也让他的兄弟和本族人都去做齐国大小城邑的大夫，与三晋互通使臣，几乎已经拥有齐国。

襄子去世后，他的儿子庄子田白继承父位。田庄子辅佐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前413），齐国进攻晋国，攻毁黄城，围困阳狐。第二年，进攻鲁城、葛邑和安陵。再一年，夺取鲁国一城。

田庄子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公田和继承父位。田太公辅佐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前408），齐国夺取鲁国的郕（ｃｈéｇ，成）城。第二年，齐宣公与郑国人在西城相会。齐国攻伐卫国，攻占了（ｇｕàｎ，贯）丘。宣公五十一年（前405），齐宣公去世，田会在廪丘反叛。

齐宣公去世后，他的儿子康公贷即位。贷即位十四年，沉溺于酒色，不理政事。太公田和就把他迁到海滨，只给一座城做食邑，以便供给对其祖先的祭祀。第二年，鲁军在平陆打败齐军。

再过三年，齐太公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相会，请求成为诸侯。魏文侯就派使臣报告周天子和各国诸侯，请求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准许这一请求。齐康公十九年（前386），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朝正室，开始纪元年。

齐侯太公田和在位二年去世，他的儿子桓公田午即位。桓公午五年（前380），秦国、魏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田午召集大臣商议说：“早去救它好，还是晚去救它好？”驺（ｚōｕ，邹）忌说：“不如不救。”段干朋说：“如果不救，韩国失败就要并入魏国，不如去救它。”田臣思说：“您的计谋错了！秦、魏进攻韩国，楚、赵一定去救它，这是上天把燕国送给齐国。”桓公说：“好极了！”于是暗中告诉韩国使者一定去援救，并把它送走。韩国自以为得到了齐国的救兵，因而与秦、魏交战。楚赵两国知道以后，果然发兵救援。齐国趁机出兵袭击燕国，占领了桑丘。

桓公六年，援救卫国。桓公去世，他的儿子威王因齐即位。这一年，原来的齐康公去世，断绝了后代，封地都归田氏所有。

齐威王元年（前378），三晋趁齐国有丧事来进攻灵丘。三年，韩、赵、魏灭晋后并瓜分了它的土地。六年，鲁国进攻齐国，攻入阳关。晋国进攻齐国，打到博陵。七年，卫国进攻齐国，夺取薛陵。九

年，赵国进攻齐国，占领甄（ｊｕàｎ，倦）城。

威王开始即位以来，不理国事，把政事交给卿大夫办理，九年之间，各国诸侯都来讨伐，齐国人不得太平。于是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您治理即墨，毁谤您的言论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野得到开发，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公事，齐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这是由于您不会逢迎我的左右以求得赞扬啊！”于是，封给他一万户食邑，又召见阿城大夫对他说：“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每天都能听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田野荒废，百姓贫苦。从前赵军进攻甄城，你未能援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也不知道。这是你用财物贿赂我的左右来求得赞扬吧！”当天就烹杀了阿城大夫，并把左右曾经吹捧过他的人也都一起烹杀了。于是发兵往西边进攻赵、卫，在浊泽打败魏军并围困了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出观城来讲和。赵国人归还了齐国的长城。于是齐国全国震惊，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努力表现出他们的忠诚。齐国得到很好的治理。诸侯听到以后，不敢对齐国用兵有二十多年。

驺忌子由于善弹琴而进见齐威王，威王很喜欢他，并让他住在宫中的右室。没多久，威王正在弹琴，驺忌子推门就进来说：“琴弹得好极了！”威王突然不高兴，离开琴手按宝剑说：“先生只看到我的样子，还没有认真观察，怎么能知道弹得好呢？”驺忌子说：“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这是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手指勾弦用力，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发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而不相干扰，象征四时：我由此能知道您弹得好。”威王说：“你很善于谈论音乐。”驺忌子说：“何止是谈论音乐，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都在其中啊！”威王又突然不高兴说：“如果谈论五音的调理，我相信没有比得上您的。如果是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又怎么能在琴弦之中呢？”驺忌子说：“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勾弦用力但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弹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回环往复而不乱，是由于政治昌明；连贯而轻快，是由于保了将亡之国：所以说琴音调谐就能保天下太平。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相像的了。”威王说：“好极了。”

骆忌子进见威王才三个月就接受了相印。淳于髡见了他说：“您真会说话呀！我有些浅薄的相法，愿在您面前陈述。”骆忌子说：“恭敬地接受教诲。”淳于髡说：“侍奉国君能周到无误，你的身名就都能兴盛；如果稍有不周或失误，身名都要毁灭。”骆忌了说：“恭敬地接受指教，我要把您的话谨记在心。”淳于髡说：“用猪油涂抹棘木车轴，是为了使它润滑，然而，如果轴孔是方形的就无法转动。”骆书子说：“谨受指教，我要小心地在国君左右侍奉。”淳于髡说：“拿胶粘用久了的弓干，是为了粘合在一起，然而胶不可能把缝隙完全合起来。”骆忌子说：“谨受指教，我要使自己依附于万民。”淳于髡说：“狐皮袄即使破了，也不能用黄狗皮去补。”骆忌子说：“谨受指教，我要小心地挑选君子，不让小人混杂在其中。”淳于髡说：“大车如果不较正，就不能正常载重；琴瑟不把弦调好，就不能使五音和谐。”骆忌子说：“谨受指教，我要认真制订法律并监督奸猾的官吏。”淳于髡说完后，快步走出，到门外对他的仆人说：“这个人，我对他说了五条隐语，他回答我就像回声的响应一样，这个人不久必定要受封啊！”过了整一年，威王把下邳封给骆忌子，封号是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齐王与赵王在平陆相会。二十四年，齐王与魏王在郊外一起打猎。魏王问道：“大王也有宝物吗？”威王说：“没有。”魏王说：“像寡人的国家这样小，也还有能照亮前后各十二辆车的直径一寸的夜明珠十颗，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怎么能没有宝物呢？”威王说：“寡人当作宝物的与大王不同。我有个大臣叫檀子的，派他镇南城，楚国人就不敢向东方侵犯掠夺，泗水之滨的十二诸侯都来朝拜。我有个大臣叫盼子的，派他镇守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有个官吏叫黔夫的，派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到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到西门来祭祀，以求神灵保佑不受攻伐，搬家去追随他的有七千多家。我有个大臣叫种首的，派他戒备盗贼，结果就道不拾遗。这些都将光照千里，岂只是十二辆车呢！”魏惠王心中惭愧，败兴离去。

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包围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救赵好还是不救赵好？”骆忌子说：“不如不救。”段干朋说：“不救就是不义，并且对我们不利。”威王说：“为什么呢？”段干朋回答说：“魏国并吞邯郸，这对齐国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救赵，军队驻

在赵国郊外，这就使赵国不被攻伐而魏军也会完好无损。所以不如向南进攻魏国的襄陵使魏军疲惫，邯郸即使被攻下，我们也可以利用魏国的疲惫使它受挫。”威王听了他的计谋。

后来成侯驺忌与田忌关系不好，公孙阅对成侯驺忌说：“您为什么不考虑伐魏？那样，田忌一定领兵。如果战胜有功，那是您的计谋正确；如果打不胜，田忌不是向前死战就是向后败北，他的命就在您的手里了。”于是成侯向威王建议，派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被攻克，齐国趁机起兵进攻魏军，在桂陵大败魏军。于是齐国成为诸侯中最强的国家，自称为王，来号令天下。

威王三十二年，威王杀了他的大夫牟辛。

威王三十五年，公孙阅又对成侯驺忌说：“您为什么不让人拿黄金十斤到街上去占卜，说‘我是田忌的人。我们三战三胜，声威满天下。想要做大事，是吉利还是不吉利？’”问卜的人走了以后，就派人逮捕为他占卜的先生，在威王那里验证问卜之辞，田忌听说之后，就率领他的部下袭击临淄，捕捉成侯，没有取胜就逃跑了。

威王三十六年，齐威王去世，他的儿子宣王辟彊即位。

宣王元年（前342），秦国任用商鞅。周天子把霸主的称号送给秦孝公。

宣王二年，魏国进攻赵国。赵国与韩国友好，一起攻打魏国，赵国不利，在南梁战败。宣王召回田忌恢复他原来的职位。韩国向齐国求救。宣王召集大臣商议说：“早去救援好还是晚去救援好？”驺忌子说：“不如不救。”田忌说：“如果不救，韩国就要失败而并入魏国，不如早去援救它。”孙膑说：“如果韩、魏的军队尚未疲惫就去援救，那就是我们代替韩国受魏军的攻击，回过头来反倒听从韩国的指挥。况且魏国已有攻破韩国的打算，韩国就要亡国，必定要到东边来向齐国告求救兵。我们趁机与韩国结下亲密的关系，又可晚一些去利用魏军的疲惫，这样就能有更大的利益并得到受人尊敬的名声。”宣王说：“很好。”于是暗中告诉韩国使者并把他送走。韩国由于依仗齐国救援，结果五战都

失败了，只好向东把国家托付给齐国。齐国趁势出兵，派田忌、田婴为统帅，孙膑为军师，进击魏国以救援韩、赵，并在马陵大败魏军，杀死魏将庞涓，俘虏了魏太子申。此后，三晋的君主都由田婴引见，在博望朝拜齐王，盟誓之后离去。

宣王七年，齐王与魏王在平阿以南相会。第二年，又在甄城相会。魏惠王去世。再一年，齐宣王与魏襄王在徐州相会，诸侯互相称王。宣王十年，楚军包围齐国的徐州。十一年，齐国与魏国攻伐赵国，赵国决黄河水淹齐国、魏国的军队，齐、魏退兵。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爱博学和能言善辩的士人，像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一流的七十六人，都赐给府第，封为上大夫，让他们不处理政事而专门议论学术。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士又多起来了，将近数百以至上千人。

宣王十九年，齐宣王去世，他的儿子湣王田地即位。

湣王元年（前323），秦国派张仪与各国执政大臣在啮（ｎｉè，聂）桑相会。三年，湣王把田婴封在薛。四年，湣王从秦国迎娶他的夫人。七年，齐国与宋国攻打魏国，在观泽把魏军打败。

湣王十二年，齐国攻打魏国。楚国围攻韩国的雍氏，秦国打败楚将屈丐。苏代对楚国大臣田轸说：“臣有事愿拜见您，这件事非常完满，会使楚国对您有利，成功了是福，不成功也是福。今天我站在门口，有人说到魏王曾对韩冯（ｐíｎｇ，平）、张仪说：‘煮枣将要失陷，齐军又来进犯，您二位来救寡人就可以不败；不来救寡人，寡人就无能为力了。’这只是婉转之辞。秦、韩的军队不向东救魏，十几天之后，魏国就要转变策略，韩国追随秦国，秦国驱逐张仪，拱手侍奉齐、楚，这样，您的事就成功了。”田轸说：“怎么才能使秦、韩军队不向东进呢？”苏代回答说：“韩冯救魏的言辞，一定不会对韩王说‘我是为了魏国’，必定说‘我将用秦、韩的兵力向东打退齐、宋，我趁势聚合三国的军队，利用屈丐战败后的疲备，向南要求楚国割地，韩国失去的旧地一定能全部收回。’张仪救魏的言辞，一定不会对秦王说‘我是为了魏国’，必定说‘我将用秦、韩的兵力向东抵挡齐、宋，我将聚合三国的军队，

趁屈丐战败后的疲惫，向南要楚国割地，名义上是为保存将亡的国家，实际上是攻伐三川之后返回来，这是王者的事业。’您让楚王给韩国土地，让秦国控制两国议和，您对秦王说‘请让楚国给韩国土地，而大王可以在三川一带施逞威风，韩国的军队没有动用就从楚国得到了土地。’韩冯向东发兵的言辞会怎样对秦国说呢？他说‘秦国不用兵就得到了三川，进攻楚国、韩国、使魏国受到困窘，魏国便不敢向东联齐，这样就孤立了齐国’。张仪向东发兵的言辞会怎样说呢？他说‘秦国、韩国想得到土地却按兵不动，声威震动了魏国，魏国不想失去和齐、楚的关系也就有所凭借了。’魏国转就对秦国、韩国的态度，争着侍奉齐国和楚国，楚国正想得到魏国侍奉而又不想给韩国土地，您让秦国、韩国不用兵就能得到土地，这是对两国有大恩德啊。秦韩两国国王受韩冯、张仪的威胁，向东发兵以便使魏国顺服，您可以常常持胜券去责问秦、韩，这样就使秦、韩两国喜欢您而厌恶张仪用的本钱太多了。”

湣王十三年，秦惠王去世。二十三年，齐军和秦军在重丘击败楚军。二十四年，秦国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二十五年，把泾阳君送回秦国。孟尝君薛文到秦国，立即任秦国宰相，不久又逃离秦国。二十六年，齐国与韩国、魏国一起进攻秦国，到函谷关驻扎军队。二十八年，秦把河外之地给韩国以求和，三国军队撤去。二十九年，赵国人杀了他们的主父。齐国帮助赵国灭了中山国。

湣王三十六年，齐湣王自称东帝，秦昭王自称西帝。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在章华东门拜见齐王。齐王说：“嘿，好啊，您来了！秦国派魏冉送来了帝号，您认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对臣的提问太仓卒了，而祸患的生产常常是不明显的。希望大王接受帝号，但不要马上就准备称帝。秦国称帝后，如果天下安定，大王再称帝，也不算晚。况且在争称帝名时表示谦让，也没什么关系。如果秦国称帝后，天下都憎恶他，大王也就不要称帝，以此收拢天下人心，这是很大的本钱。况且天下并立两帝，大王认为天下是尊崇齐国呢，还是尊崇秦国呢？”湣王说：“尊崇秦国。”苏代说：“如果放弃帝号，天下是敬爱齐国呢，还是敬爱秦国呢？”湣王说：“敬爱齐国而憎恨秦国。”苏代说：“东西两帝订立盟约进攻赵国有利，还是讨伐宋国的暴君有利？”湣王说：“讨伐宋国的暴君有利。”苏代说：“盟约是均等的，可是与秦国一起称帝，天下只

尊崇秦国而轻视齐国，放弃了帝号，天下就会敬爱齐国而憎恨秦国，进攻赵国不如讨伐宋国的暴君有利，所以希望大王明确地放弃帝号以收拢天下人心，背弃盟约，抛开秦国，不与秦国争高低，大王要利用这个时机攻下宋国。占有宋国，魏国的阳地也就危急了；占有济水以西，赵国的阿地以东一带就危急了；占有淮水以北，楚国的东部就危急了；占有陶、平陆，魏都大梁的城门就被堵塞了。放弃帝号而用讨伐宋国暴君的事代替，这样，国家地位提高，名声受人尊崇，燕国、楚国会因形势所迫而归服，天下各国都不敢不听从齐国，这是像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义举呀。名义上敬重秦国的称帝，然后让天下人都憎恨它，这就是所谓由卑下变为尊贵的办法。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于是齐国放弃帝号，重新称王，秦国也放弃了帝位。

湣王三十八年，齐国讨伐宋国。秦昭王发怒说：“我爱宋国和爱新城、阳晋是一样的。齐国的韩聂和我是朋友，可是却进攻我所爱的地方，为什么呢？”苏代为齐国对秦王说：“韩聂进攻宋国，就是为了大王。齐国强大，再有宋国的辅助，楚、很必然恐慌，恐慌就一定向西侍奉秦国，这样，大王不用一兵，不伤一卒，不用费事就会使魏国割让安邑，这就是韩聂告求于大王的。”秦王说：“我担心齐国很难看透，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这怎么解释呢？”苏代回答说：“天下各国的情况能让齐国都知道吗？齐国进攻宋国，它知道侍奉秦国应该有万乘之国的力量辅助自己，不向西侍奉秦国，宋国也就不会安定。中原那些白发的游说之士都绞尽脑汁想离间齐、秦的联合，那些驾车纷纷向西奔驰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去谈论和齐国交好的；那些驾车纷纷向东奔驰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去谈论同秦国交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不想让齐、秦联合。为什么三晋与楚那么聪明而齐、秦那么愚蠢呢？三晋与楚联合一定要商议进攻齐、秦，齐、秦联合一定要谋划进攻三晋及楚。请大王根据这种情况决定行事吧！”秦王说：“好吧！”于是齐国就去讨伐宋国，宋王出逃，死在温城。齐国在南方占据了楚国的淮水以北土地，在西边侵入了三晋，还打算吞并周室，立为天子。泗水一带的诸侯如邹、鲁等国的国君都向齐国称臣，各国诸侯都很恐惧。

湣王三十九年，秦国来进攻齐国，攻下城邑九座。

湣王四十年，燕、秦、楚及三晋合谋，各用派出精兵来进攻齐国，在济水以西打败齐军。齐王的军队溃散退却。燕将乐毅于是攻入齐都临淄，全部掠取了齐国收藏的珍宝礼器。湣王出逃到卫国，卫国国君打开王宫让他居住，向他称臣并供给他用具。湣王却很傲慢，卫国人就去侵扰他。湣王只得离开卫国，跑到邹国、鲁国，表现出傲慢的神气，邹、鲁的国君都不收留他，于是又跑到莒。这时楚国派淖（ｎàｏ，闹）齿领兵救援齐国，因而就辅佐齐湣王，结果淖齿竟把湣杀了，并与燕国一起瓜分了侵占齐国的土地和掠夺的宝器。

湣王遇害之后，他的儿子法章更名改姓去莒太史敫的家中当佣人。太史敫的女儿感到法章的相貌不凡，认为他不是平常之人，怜爱他因而时常愉着送他一些衣食，并且和他私通了。淖齿离开莒城之后，莒城里的人和齐国逃亡的大臣聚在一起寻找湣王的儿子，想要立他为齐王。法章先是害怕他们要杀害自己，过了很久，才敢自己声言“我就是湣王的儿子”。于是莒人共同让法章即位，这就是襄王。由于拥有莒城而向齐国各地布告：“新王已经在莒即位了。”

襄王即位后，立太史氏的女儿为王后，称为君王后，生了儿子名建。太史敫说：“女儿不经媒人而私自嫁人，不能算我的后代，她玷污了我们的家风。”他就终身不与君王后见面。君王后贤惠，并不因为父亲不见她的缘故就失掉了做子女的礼节。

襄王在莒住了五年，田单依靠即墨军民打败了燕军，到莒迎接襄王，回到临淄。齐国原有的土地全部重新归属齐国。齐王封田单为安平君。

襄王十四年（前270），秦军进攻齐国的刚寿。十九年，襄王去世，他的儿子田建即位。

齐王建即位六年，秦国进攻赵国，齐、楚去救它。秦国盘算说：“齐、楚援救赵国，如果他们关系亲近，我们就退兵；如果他们不亲近，我们就进攻它。”赵国没有粮食，请求齐国支援粟米，齐国不答应。周子说：“不如答应它以便使秦兵撤退，不答应它秦兵就不会撤退，这样就使秦国的计谋得逞，而齐、楚的计谋失败了。况且赵国对于

齐、楚来说，就是屏障啊，好像牙齿外面有嘴唇一样，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受寒。今天赵国灭亡，明天祸患就该到齐国、楚国了。而且救赵的事，应该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救赵、是高尚的义举；使秦兵退却，可以显扬威名。仗义解救将亡的国家，扬威退却强秦的军队，不尽力去做这件事而专注于吝惜粮食，为国家出谋划策的人错了。”齐王不听劝谏。秦军在长平打败了赵国的四十多军队，接着就包围了邯郸。

齐王建十六年（前249），秦国灭亡周室。齐国君王后去世。二十三年，秦国设置东郡。二十八年，齐王到秦国朝拜，秦王政在咸阳设酒宴款待。三十五年，秦国灭亡韩国。三十七年，秦国灭亡赵国。三十八年，燕国派荆轲刺杀秦王，秦王发觉了，杀死了荆轲。第二年，秦军攻破燕都，燕王逃跑到辽东。再一年，秦国灭亡魏国，秦军驻扎在历下。四十二年，秦国灭亡楚国。第二年，俘虏了代王嘉，杀死燕王喜，灭亡燕国。

齐王建四十四年（前221），秦国进攻齐国。齐王听从宰相后胜的计谋，不交战就率军投降秦国。秦国俘虏了齐王建，把他迁到共城。终于灭亡齐国改为一郡。天下由秦统一，秦王政建立称号叫做皇帝。起初，君王后有贤德，侍奉秦国比较谨慎，与诸侯相交有信用，齐国又处在东部海滨，秦国日夜进攻三晋、燕、楚，这五国面对秦国的进攻只有分别谋求自救，因此齐王建在位四十多年没有遭受战祸。君王后一去世，后胜做了齐国宰相，他接受了秦国间谍的许多金钱，派很多宾客到秦国，秦国又给他们很多钱，宾客们都回来进行反间活动，劝说齐王放弃合纵而归向秦国，秦国因此能灭亡五国。五国灭亡后，秦军终于攻入临淄，百姓没人敢反抗。齐王建于是投降，被迁到共城。所以齐国人抱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攻秦，听信奸臣及宾客的话以致亡国，人们编了歌唱道：“松树呢，还是柏树呢？让王建住到共城的不是宾客吗？”意思是痛恨王建使用宾客不注意审察。

太史公说：大概孔子晚年喜欢读《易经》。《易经》作为一学问，从有形无形的物象中预知未来，道理很深奥，如果不是博古通今明智达理的人，谁能专注于它呢！所以周太史为田敬仲完卜卦，能占卜到十代

以后；到田完逃奔齐国，懿仲为他卜卦也是如此。田乞和田常所以接连杀害两们国君，独揽齐国政权，不一定是事情的形势逐渐发展到了这样地步，大概像是要遵循或符合占卜的预兆吧！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①。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②：“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③。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④。物莫能两大，陈衰，此昌乎？”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⑤。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⑥。

①陈厉公他：《索隐》及请梁玉绳《史记志疑》都认为厉公名跃，是陈桓公之子，与《陈杞世家》中的利公跃实为一人。陈他，又名五父，在位不满一年，所以没有谥号。参见《左传》桓公五年、六年、十二年及庄公二十二年经传原文以及杜预注、孔颖达疏。　②《观》之《否（ｐǐ，匹）》：《观》卦变为《否》卦。古代占卜方法中的一种方式是，先求出本卦，然后改变其中的一爻，即变为另一卦，称为“变卦”，或称“之卦”。这里的《观》卦即为卦，其卦画是。把自下往上数第四爻的阴爻（--）变为阳爻（一），即变为《否》卦。 ③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是《观·六四》的爻辞。光，风俗、风情；利用，利于；宾于王，做君王的上宾。 ④四岳：相传尧时分管四方诸侯的官称为四岳。《齐太公世家》说，吕尚的先祖曾为四岳，因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吕，赐姓姜。 ⑤及桓公病……为厉公：据《左传·桓公五年》载，陈桓公死后，其弟陈他杀桓公太子免而代之，不是蔡人杀太子免。 ⑥厉公之杀……罪之也：据前注，厉公名跃，与陈他并非一人，《春秋》所说的“蔡人杀陈他”，是指责陈他杀太子免夺取君位，不是指责厉公跃。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御

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担①，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完②，卜之，占曰："是谓凤凰于蜚③，和鸣锵锵④。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⑤。"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⑥。

①羁旅：寄居作客。　②齐懿仲：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懿仲是陈国大夫，不是齐人。　③蜚：同"飞"。　④锵锵：这里是指凤凰的鸣声。　⑤京：大，高。　⑥以陈字为田氏：《索隐》说："陈田二字声相近，遂以为田氏。"《正义》说："敬仲既奔齐，不欲称本国故号，故改陈字为田氏。"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陈氏改为田氏是春秋以后的事，不是陈完奔齐之后立即改为田氏。

田穉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粟）〔禀〕予民以大斗①，行阴德于民②，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①禀（ lǐn，凛）：官方赐给粮食。 ②阴德：暗中施恩。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

不说①，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②，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始大夫曰③："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生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④，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孺子）〔圉〕奔鲁⑤。

①说：同"悦"。 ②参乘：此指在车上右边护卫或陪侍的人。 ③绐（dài，代）：欺骗。④公室：春秋战国时诸侯的家族或其政权称为公室。这里指国君的住处。 ⑤晏圉（yǔ，雨）奔鲁：据《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奔鲁的是晏婴的儿子晏圉。司马迁误作晏孺子。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①，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②，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③。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④："可则立之，不可则己。"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专齐政。

①常之母：田常之母，即田乞之妻。鱼菽之祭：鱼、豆之类的祭品。这里是谦称备有简便的菜肴。 ②橐：口袋。 ③伏谒：谒见尊者，伏地而通姓名。 ④顿首：叩头。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郤①，弒悼公②。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④，归乎田成子⑤！"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①郤（xì，戏）：同"郤"。嫌隙，因猜疑而产生的仇怨。 ②弒悼

公：《左传·哀公八年》记载的是悼公杀死了鲍牧，两年后齐人杀死悼公。　③害：妒忌。　④妪：老年妇女。芑（qǐ，岂）：一种野菜，可食。另指一种谷类植物。　⑤归乎田成子：按，田成子是田常的谥号，生前是不可能有的。这里称谥号，显然不是民歌的原貌。《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也记载了这首民歌："讴乎，其已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与《史记》所记不同，可见其流传中有所变化的痕迹。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①，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②，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③，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④，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余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⑤，事之贼也⑥。"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⑦，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已，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①《索隐》及清梁王绳《史记志疑》都认为子我就是监止，司马迁误为二人。　②適。同"嫡"。这里指直系亲族。　③舍：住宿。　④如：到……去。⑤需：迟疑。⑥贼：败坏，害。⑦蚤：通"早"。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①。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②，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③。及田常卒，有七十余男。

①食：食邑，即领地。　②七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尺约合今22—23厘米，七尺约相当于今1.55米—1.60米。　后宫：原指妃嫔居住之所，常借代为妃嫔或姬妾。③舍人：亲近侍从。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①，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②。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代鲁、葛及安陵③。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④。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郚。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⑤， 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⑥，纪元年。

①三晋：指晋国的韩、赵、魏三家贵族。　②且：将近，几乎。以：通“已”。③葛：《六国年表》作“莒”。安陵：《六国年表》作“安阳”。　④《索隐》据《竹书纪年》认为，庄子之后还有悼子，因在位时间短，所以史书未录。　⑤海上：海边。　⑥列于周室：列名于周王朝，表示被正式承认为诸侯。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①。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②：“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③，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齐、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

桑丘④。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⑤。是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①和卒，子桓公午立：《索隐》引《竹书纪年》云：“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ｙǎｎ，演；又读ｓｈàｎ，善）立。后十年，齐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为公。”据此，田和死后，不是田午而是田剡继位。十年后，田午杀死田剡和孺子喜才即位为桓公，时当在前374年。司马迁在本篇中漏掉了田剡一代。 ②齐国君臣讨论出兵救援他国问题在本篇中出现不只一次，威王二十六年讨论救赵问题，宣王二年也是讨论救韩问题，这三次都有邹忌参加，并且情节和语言均相类似。可能是作者把不同史料中的类似记载都写入了本篇。《索隐》认为：“其辞前后交互，是记史者听取各异，故不同耳。” ③折：挫折，失败。 ④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因，趁机。按，此事与上述史实无关。杨宽《战国史·附录三》认为，齐国趁秦、魏攻韩，赵、楚救韩之机，起兵伐燕一事，应在齐宣王六年。司马迁误把此事和周安王二十二年“齐代燕取桑丘”的事并为一谈。 ⑤《索隐》据《竹书纪年》认为，桓公卒、威王立应在桓公十九年（前357）。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①，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②。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③，民人给④，官无留事⑤，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⑥。”是日，烹阿大夫⑦，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兵于齐二十余年。

①治：治理，管理。下文的“治”是安宁、安定的意思。 ②毁：诽谤。 ③辟：开辟。这里指田地的开垦。 ④给：丰足。 ⑤留事：指积压公事。 ⑥币：礼物。厚：厚赠。 .⑦烹：煮杀。古代的一种酷刑。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①，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②，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③，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④，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⑤，相也；攫之深⑥，𠂤𠂤之愉者⑦，政令也；钧谐以鸣⑧，大小相益⑨，回邪而不相害者⑩，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11)。”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12)，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13)？”驺忌之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14)，所以存亡也(15)：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①须臾：片刻。 ②勃然：发怒变色。 ③容：或许，大概。 ④浊：形容琴声宽缓。以：而。 ⑤廉折：指乐声高亢，节奏明快。 ⑥攫：用手指勾拨琴统，是古琴弹奏的指法。 ⑦𠂤𠂤（ｓｈì，士）：通“释”。指放开琴弦。愉：《索隐》：“音舒也。” ⑧钧谐：调谐，和谐。 ⑨相益：互相补助，引申为互相增色。 ⑩回邪：不正，曲折。害：妨害。(11)弭：顺服，安定。 (12)五音：古代音乐以宫、商、角、徵、羽为五音，五音常为音乐的代称。纪：调理。 (13)丝桐：指古琴。古琴琴体多用桐木，弦用丝弦，故称丝桐。 (14)连：连贯。径：快捷。 (15)存亡：使将亡或已亡之国得以复存。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①，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②，请谨毋离前③。”淳于髡曰：“猱膏棘轴④，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⑤。’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⑥，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⑦。”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

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骀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译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⑧，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骀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⑨，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⑩，其应我若响之应声(11)，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12)，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①得全全昌：据《索隐》注解，得全，指人臣事君之礼周全无失；全昌，指身与名都能昌盛。 ②令：命令，这里是指教的意思。 ③谨毋离前：据《索隐》，这是指谨记指教，不离心目之前。 ④猏膏：猪油。猏，同“豨”。猪。棘轴：棘木制作的车轴。 ⑤运：运转。方穿：方形的轴孔。穿，孔。以上三句以方圆之不合喻君臣不合。 ⑥胶：用胶粘。昔干：放旧的弓干。 ⑦傅：通“附”。附着。罅（ｘｉà，下）：裂缝。 ⑧较：同“校”。校正。 ⑨趋：小步快走。 ⑩微言：隐微之言，隐语。 (11)响：回声。 (12)朞年：周年。朞，同“期”。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①。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②。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③，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④，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⑤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　勿救？”骀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⑥，邯郸拔而乘魏之弊⑦。”威王从其计。

①魏王：指魏惠王，又称梁惠王。田：打猪。 ②泗上十二诸侯：指泗水之滨的一些小诸侯国，如邹、鲁、宋等。 ③以上两句，《集解》引贾逵曰：“齐之北门西门也。言燕赵之人畏见侵伐，故祭以求福。” ④备：戒备，防范。 ⑤怿：喜欢，高兴。 ⑥弊：疲困。 ⑦乘：

利用。

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①：“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②，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③。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④。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⑤，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之所⑥。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犇⑦。

三十六年， 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⑧。

①公孙阅：《战国策·齐策一》作公孙[illegible]（hàn，汉）。 ②前死：向前死战。北：败北，败逃。 ③田忌、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解救了赵国，在桂陵大败魏军，这是古著名战例之一。详见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参见卷四十三《赵世家》、卷四十四《魏世家》。 ④大夫：《集解》、《索隐》及清梁玉绳《史记志疑》都认为“大夫”似应作“夫人”。 ⑤大事：这里指夺取权位。 ⑥验：验证。 ⑦犇：同“奔”。《史记志疑》认为，田忌出奔在宣王二年马陵之战以后，司马迁在这里是因袭了《战国策》记载的错误。 ⑧辟彊：《史记》中“彊”字经常出现，大多同“强”字。这里作为人名，音义同“疆”。按，据《竹书纪年》，威王卒，宣王立应在前319年。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①。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②。宣王召田忌复故位③。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④：“不如勿救。”田忌曰⑤：“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⑥：“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

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⑦。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⑧。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⑨，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帅）〔师〕⑩，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11)，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于博望，盟而去。

①致：送。伯：通“霸”。诸侯的盟主。 ②魏伐赵……战于南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这几句记述有误，应改为“魏伐韩，赵与魏亲，共击韩。赵不利，则于南梁。韩氏请救于齐。” ③召田忌复故位：《史记志疑》认为，前有田忌出奔的误记，因而这里又出现复位的误记。 ④驺忌子曰：《战国策·齐策一》记载的这段文字中没有驺忌子。又《索陌》引王劭说，此时驺忌已死去四年。 ⑤田忌：《战国策》作张（同“丐”）。 ⑥孙子：即孙膑。《战国策》作田臣思。 ⑦顾：回头，反而。 ⑧愬（ s ù，诉）：告诉，诉说。 ⑨承：通“乘”。趁，利用。⑩师：军师。(11)大败之马陵：孙膑用计，在马陵大败魏军。详见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①。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②，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③。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④，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⑤。

①魏惠王卒年，史书所记不一，详卷四十四《魏世家》襄王十六年注。 ②列第：不同等级的住宅。 ③不治：不理政事。 ④稷下学士复盛：桓公午开始在稷下设学宫，招纳学士。到宣王时最盛，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中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⑤湣王地：或名遂。按，据《竹书纪年》，宣王卒，湣王立应在前301年。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啮桑。三年，封田婴于薛。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①：“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②，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③，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④。’此特转辞也⑤。秦、韩之兵毋东，旬余，则魏氏转韩从秦⑥，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⑦，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委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齐宋，冯因抟三国之兵⑧，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⑨，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⑩，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11)，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12)，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13)’。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韩之王劫于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14)，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15)，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多资矣(16)。”

①苏代谓田轸：以下这段谈话又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定为《苏秦谓陈轸章》，文字略有出入。陈轸，即田轸。 ②完：圆满。 ③煮枣：地名。 ④弗能拔：无法制止被攻陷。帛书“拔”作“枝（支）”。 ⑤转辞：宛转之辞。 ⑥魏氏转：魏国转变策略。 ⑦交臂：拱手。 ⑧抟：统率。 ⑨三川：指韩国，因其境内有黄河、伊水、洛水，故称。⑩制和：控制两国议和。 (11)施：施威。 (12)案：同“按”。抑止。 (13)资：本钱。 (14)劫：威胁。徇（ｘúｎ，旬）：顺从。 (15)左券：古代契约分为左右两片，左片称左券，由债权人收执，作为索偿的凭据。后常用“执左券”比喻有成功的把握。 (16)张子：张仪。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二十四年，秦

使泾阳君质于齐①。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②，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③。齐佐赵灭中山。

①质：作人质。　②河外：战国时一般指黄河以南为河外。　③主父：赵武灵王把王位传给儿子后，自称主父。后游沙丘，被公子成围困，饿死。详见卷四十三《赵世家》。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①，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②，而患之所从来微③，愿王受之而勿备称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④。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⑤，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⑥？”王曰：“代桀宋利。”对曰：“夫约钧⑦，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⑧，无争重⑨，而王以其间举宋⑩。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阿东国危(11)；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12)。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13)，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14)，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①致帝：送来帝号。　②卒：通“猝”。仓猝，突然。　③微：隐微，不明显。　④无后：不晚。　⑤释帝：放弃帝号。　⑥桀宋：宋君偃荒淫暴虐，人称桀宋。见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⑦钧：通“均”。　⑧倍：通“背”。宾：同“摈”。抛弃。　⑨争重：争高低。　⑩间：空子，时机。举：攻克。　(11)阿：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战国策》作“河”，这里误作“阿”。　(12)梁门不开：魏都不梁的城门无法打开。这句连上句意思是，占有陶和平陆就等于堵塞了大梁东出的门户。　(13)贷：代。(14)形服：迫于形势而归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

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褥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①，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②。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③，伏式结轨西驰者④，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轨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①从：同“纵”。合纵。衡：通“横”。连横。 ②宋治：宋国管辖的地方。 ③中国：春秋战国时称中原地区为中国。游敖之士：即游士、游说之士。敖，游逛。积智：积聚智谋，处心积虑。 ④伏式结轨（z h é，哲）：形容乘车往来不断。式，同“轼”，东前横木；结轨，车辙在路上交错，轨，通“辙”。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①，败我济西。王解而却②。燕将乐毅遂入临淄③，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④。湣王不逊，卫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⑤，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鹵器⑥。

①诸侯伐齐事，卷五《秦本纪》、卷四十三《赵世家》、卷四十四《魏世家》及卷四十五《韩世家》的记载中没有楚国。 ②解：溃散。③乐毅率五国军队伐齐事，详见卷八十《乐毅列传》。 ④共：同“供”。供给。 ⑤内：收容，接纳。同“纳”。 ⑥鹵：通“掳”。掠夺。按，据《竹书纪年》，湣王在位十七年，司马迁误记为四十年。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①。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②，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

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③：“王已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④。”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⑤，迎襄王于莒，入临淄。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①庸：同“佣”。 ②恒人：常人。 ③保：占有、拥有。 ④世：一代。 ⑤田单用火牛阵破燕军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战例。详见卷八十二《田单列传》。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①。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②，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③。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④，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⑤。遂围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⑥。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⑦。四十二年，秦灭楚。明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

①过：错。 ②扞（hàn，汉）蔽：屏障。扞，同“捍”。 ③奉：捧着。沃：浇水。釜：锅。 ④务：致力。 ⑤长平之役，秦将白起大破赵军，坑杀赵降卒四十余万。详见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 ⑥荆轲

刺秦王事，详见卷八十六《刺客列传》。⑦次：停留，驻扎。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于秦①，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②，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③，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④。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⑤。

①壹并：统一。壹，全；并，合、兼并。 ②间：间牒。 ③反间：在敌方内部进行离间、分化活动。 ④格：抗拒。 ⑤疾：憎恨。详：审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①，幽明远矣②，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③，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④，盖若遵厌兆祥云⑤。

①术：学问，技能。 ②幽明：指《周易》中所说的无形和有形的物象。幽，隐微、不明。远：深。 ③比：接连。犯：冒犯，伤害。 ④渐然：逐渐如此。 ⑤厌：合。兆祥：占卜所得的预兆。

附记：本篇中所记桓公午、威王、宣王及湣王数代，其系年与《竹书纪年》有较大出入，并与《孟子》、《战国策》的记事不合。清代以来的学者大多认为司马迁记载有误，一是桓公午之前遗漏了齐侯剡（在位九年），二是桓公午在位十九年误为六年，这样就是把威王、宣王和湣王的年代提前了二十二年，把湣王在位应为十七年拉长为四十年。按《竹书纪年》推算，桓公午应在前374—357年，威王应在前356—320年，宣王应在前319—301年，湣王应在前300—284年。本篇译文中涉及这四代君王的年代，仍按原文推算公元前年代，以便与《六国年表》相一致，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注解中则对上述问题分别予以说明。为使

读者对此问题有较全面的了解，特附记如上。限于本书体例，不便详细引述有关考证资料，读者可参阅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杨宽《战国史》、陈梦家《六国纪年》等著作。

陈涉世家第十八

宋尚斋 何 平 译注

【说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战国二百多年的纷争局面，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统一之后，他又采取了一些厚今薄古的措施，进行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封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中国历史的前进起到了进步的作用。

但是，秦始皇为了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加重了对农民的削和压迫。沉重的赋税、繁重的徭役和残酷的刑罚，逼得广大农民走投无路。终于在公元前209年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各地纷纷响应，使这次起义迅速发展成燎原大火。陈胜、吴广虽在起义后不久身死，但各地纷起响应的起义部队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陈涉世家》是记这次起义的领袖陈涉、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具体、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的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不愧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本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肪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议，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

的过程、轰轰烈烈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按《史记》体例，“世家”是王侯的传记，陈涉不属王侯，也把他列入“世家”，这是因为司马迁认为：“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敢于为陈涉立传，并破格将其事迹列入“世家”，表明他对陈涉历史地位及起义作用的重视和肯定，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

陈胜，是阳城人，字涉。吴广，是阳夏人，字叔。陈涉年轻的时侯，曾经和别人一起被雇用耕田，一次当他停止耕作走到田埂上休息时，感慨恼恨了好一会儿，说：“假如谁将来富贵了，大家相互不要忘记了。”和他一起受雇佣的伙伴们笑着回答说：“你是被雇给人家耕田的，哪能富贵呢？”陈涉叹息着说：“唉！燕子、麻雀这类小鸟怎么能理解大雁、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征调居住在里巷左边的贫民去防守渔阳，一共有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编入这次征发的行列之中，当了屯长。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法津规定是都该杀头的。陈胜、吴广就商量说：“如今逃走也是死，起义干一番大事业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陈胜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皇上的缘故，皇上派他领兵在外地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害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躲藏了起来。现在假使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民发出起义的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于是他他就去占卜吉凶，占卜的人知道他们的意图，说道：“你们的事都能成，能够建功立业。然而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了吗？”陈胜、吴广很高兴，揣摩占卜人所说向鬼神问吉凶的意思，说：“这是教我们先在众人中树立威望。”于是就用朱砂在一块白绸子上写了“陈胜王”三个字，塞

进别人用网捕来的鱼肚子里。戍卒买鱼回来煮着吃，发现了鱼肚中的帛书，对这事自然觉得很奇怪了。“陈胜又暗中派吴广到驻地附近一草木丛生的古庙里，在夜里点燃起篝火，模仿狐狸的声音叫喊道：”大楚兴，陈胜王。“戍卒们在深更半夜听到这种鸣叫声，都惊恐起来。第二天早晨，戍卒中到处议论纷纷，都指指点点地看着陈胜。

吴广一向关心别人，戍卒中很多人愿为他效劳出力。押送队伍的县尉喝醉了酒，吴广故意多次扬言要逃跑，以激怒县尉，惹他当众侮辱自己，借以激怒众人。那县尉果然鞭打吴广，县尉又拔出佩剑，吴广奋起夺剑杀死了县尉。陈胜帮助他，合力杀死了两个县尉。随即召集属下号召说：”各位在这里遇上大雨，大家都误了期限，误期按规定要杀头。即使不被杀头，但将来戍边死去的肯定也得十之六七。再说大丈夫不死便罢，要死就要名扬后世，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祖传的吗！“属下的人听了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心甘情愿地听凭差遣。“于是就假冒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举行起义，以顺应民众的愿望。大家都露出右臂作为标志，号称大楚。他们又筑起高台来宣誓，用将尉的头作祭品。陈胜任命自己做将军，吴广做都尉。首先进攻大泽乡，攻克后又攻打蕲（ｑｉ，奇）县。蕲县攻克后，就派符离人葛婴率兵攻取蕲县以东的地方。一连进攻铚、酂、苦柘（ｚｈè，这）、谯几个地方，都攻克了。他们一面进军，一面不断补充兵员扩大队伍。等行进到了陈县的时候，已拥有兵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步卒好几万人。攻打陈县时，那里的郡守、县令正好都不在，只有留守的郡丞领兵与起义军在城门下作战。结果郡丞兵败身死，于是起义军就进入城中占领了陈县。过了几天，陈胜下令召集掌管教化的三老和地方豪杰都来开会议事。与会的人都说：”将军您身披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讨伐无道昏君，诛灭暴虐的秦王朝，重新建立了楚国的政权，论功劳应该称王。“陈涉于是就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在这个时候，各个郡县受不了秦朝官吏暴政之苦的人，都逮捕宣判他们官吏的罪状，把他们杀死来响应陈涉。于是就以吴广为代理王，督率各将领向西进攻荥阳。命令陈县人武臣、张耳、陈馀去攻占原来赵国的辖地，命令汝阴人邓宗攻占九江郡。这时候，楚地几千人聚集在一起起义的，多得不计其数。

葛婴到达东城，立襄强为楚王。葛婴后来听说陈胜已自立为王，接着就杀了襄强，回来向陈胜报告。一到陈县，陈胜就杀了葛婴。陈胜命令魏人周市北上攻取原属魏国的地方。吴广包围了荥阳。李由任三川郡守，防守荥阳，吴广久攻不下。陈胜召集国内的豪杰商量对策，任命上蔡人房君蔡赐做上柱国。

周文，是陈县有名的贤人，曾经是项燕军中的占卜望日官，也在楚相春申黄歇手下做过事，他自称熟习用兵，陈王就授给他将军印，带兵西去攻秦。他一路上边走边召集兵马，到达函谷关的时候，有战车千辆，士兵几十万人，到了戏亭时，就驻扎了下来。秦王朝派少府章邯赦免了因犯罪而在骊山服役的人、以及家奴所生的儿子，全部调集来攻打张楚的大军，把楚军全给打败了，周文失败之后，逃出了函谷关，在曹阳驻留了两三个月。章邯又追来把他打败了，再逃到渑池驻留了十几天。章邯又来追击，把他打得惨败。周文自杀，他的军队也就不能作战了。

武臣到达邯郸，就自立为赵王，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召骚任左、右丞相。陈王知道后非常生气，就把武臣等人的家属逮捕囚禁了起来，打算杀死他们。上柱国蔡赐说：“秦王朝还没有灭亡就杀了赵王将相的家属，这等于是又生出一个与我们为敌的秦国来。不如就此封立他好些。”陈王于是就派遣使者前往赵国去祝贺，同时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中软禁起来，又封张耳的儿子张敖做成都君，催促赵国的军队速进军函谷关。赵王武臣的将相们商议说：“大王您在赵国称王，并不是楚国的本意。等到楚灭秦以后，一定会来攻打赵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派兵向西进军，而派人向北攻取原来燕国的辖地以扩大我们自己的土地。赵国南面据黄河天险，北面又有燕、代的广大土地，楚国即使战胜了秦国，也不敢来压制赵国。如果楚国不能战胜秦国，必定就会借重赵国。到时候赵国趁着秦国的疲敝，就可以得志于天下了。”赵王认为说得有道理，因而不向西出兵，而派了原上谷郡卒史韩广领兵北上去攻取燕地。

燕国原来的贵族豪杰劝告韩广说：“楚国已经立了王，赵国也已立了王。燕国地方虽然小，过去也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希望将军您

自立做燕王。”韩广回答说：“我的母亲还留在赵国，使不得。”燕人说：“赵国现在正西面担忧秦，南面担忧楚，他的力量不能来限制我们。况且以楚国的强大，都不敢杀害赵王将相的家属，赵国又怎敢杀害将军您的家属呢？“韩广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于是就自立做了燕王。过了几个月，赵国派人护送燕王的母亲及其家属来到了燕国。

在这个时候，到各地去攻城占地的将领，数不胜数。周市北上攻城掠地到达了狄县，狄县人田儋（ｄāｎ，丹）杀死了狄县县令，自立为齐王，凭借齐地的力量来反击周市。周市的军队溃散了，退回到了魏地，打算立魏王的后代宁陵君咎做魏王。其时咎在陈王那里，不能回到魏地去。魏地平定以后，大家想共同拥立周市做魏王，周市不肯接受。使者先后五次往返于陈王与周市之间，陈王乃答应立宁陵君咎做魏王，遣送他回到魏国去。周市最后做了魏国的相。

将军田臧等人一起谋划说：”周文的军队已经溃散，秦国的军队早晚就要到来，我们包围荥阳城久攻不下，如果秦国的军队到来，一定会被打得大败。不如留下少量的部队，足以守住荥阳就可以了，把其余精锐的军队全部拿来迎击秦军。现在代理王吴广骄横，又不懂用兵权谋，这样的人无法和他商量议事，不杀了他，我们的计划恐怕会被搞坏。“于是他们就假冒陈王的命令杀掉了吴广，把吴广的头献给了陈王。陈王就派使者赐给田臧楚令尹的大印，任命他做上将军。田臧就派部将李归等人驻守荥阳城，自己带了精锐的部队西进到敖仓迎战秦军。双方交战时，田臧战死，军队溃散。章邯领兵趁机到荥阳城下来攻打李归这些人，打败了他们，李归等人战死。

阳城人邓说（ｙｕè，月）领兵驻扎在郯城（按：当是郯城。见原文注释），被章邯部将所带的一支部队击败，邓说率军溃逃到陈县。铚人伍徐率兵驻扎在许县，也被章邯的军队击溃了他。伍徐的军队都溃散逃到了陈县。陈王杀了邓说。

陈胜刚刚自为王时，陵县人秦嘉、铚县人董緤、符离人朱鸡石、取虑（ｑｉū，ｌǔ，秋闾）人郑布、徐县人丁疾等都单独起兵反秦，他们领兵把东海郡守名叫庆的围困在郯城。陈王听说后，就派武平君畔做将军，督率郯城下的各路军队。秦嘉拒不接受这个命令，自立为大司马，

讨厌隶属于武平君畔。便告诉他的军吏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得军事，不要听他的！”接着就假托陈王的命令杀死了武平畔。

章邯打败伍徐以后，接着进攻陈县，陈王的上柱国房君蔡赐战死了。章邯又领兵进攻驻守在陈县西面的张贺部队。陈王亲自出来督战，结果楚军还是战败，张贺阵亡。

十二月，陈王退到了汝阴，在回到下城父时，他的车夫庄贾杀了他投降秦军。陈胜死后安葬在砀（ｄàｎｇ，荡）县，谥号叫隐王。

陈王从前的侍臣吕臣将军组织了一支青巾裹头的“苍头军”，从新阳起兵攻打陈县，攻克后，杀死了庄贾，又以陈县为楚都。

当初，陈王刚到陈县的时候，曾命令铚县人宋留领兵去平定南阳，再进兵武关。宋留攻占了南阳之后，传来了陈王被杀的消息，于是南阳又被秦军夺了回去。宋留不能进入武关，就往东到了新蔡，不料又遇上了秦军，宋留带着部队投降了秦军。秦军押解宋留到了咸阳，将他五马分尸示众。

秦嘉等人听说陈王的军队已经兵败逃走了，就立景驹做了楚王，率兵到了方与，准备在定陶附近袭击秦军。于是派公孙庆出使齐国去会见齐王田儋，想联合他一同进兵。齐王说：“听说陈王战败了，至今生死不明，楚国怎么能不来向我请示就自立为王呢？”公孙庆说：“齐国不请示楚国而立王，楚国为什么要向齐国请示才能立王呢？何况楚是首先起义反秦的，理当号令天下。”田儋杀死了公孙庆。

秦的左右校尉率领部队再次进攻陈县，并占领了它。将军吕臣失败逃跑后，重新集结兵马。并与当年在鄱（ｐó，婆）阳为盗后被封为当阳君的黥（ｑíｎｇ，情）布所率领的军队联合起来，又攻击秦左右校尉的军队，在青波把他们打败了，再度以陈县为楚都。这时正好项梁立楚怀王的孙子名叫心的做了楚王。

陈胜称王总共六个月的时间。当了王之后，以陈县为国都。从前一位曾经与他一起雇佣给人家耕田的伙计听说他做了王，来到了陈县，敲

着宫门说：“我要见陈涉。”守宫门的长官要把他捆绑起来。经他反复解说，才放开他，但仍然不肯为他通报。等陈王出门时，他拦路呼喊陈涉的名子。陈王听到了，才召见了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走进宫殿，看见殿堂房屋、帷幕帐帘之后，客人说：“夥颐！陈涉大王的宫殿高大深邃啊！”楚地人把“多”叫做“夥”，所以天下流传“夥涉为王”的俗语，就是从陈涉开始的。这客人在宫中出出进进越来越随便放肆，常常跟人讲陈涉从前的一些旧事。有人就对陈王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胡说八道，有损于您的威严。”陈王就把来客杀死了。从此之后，陈王的故旧知交都纷纷自动离去，没有再亲近陈王的人了。陈王任命朱房做中正，胡武做司过，专门督察群臣的过失。将领们攻占了地方回到陈县来，命令稍不服从，就抓起来治罪，以苛刻地寻求群臣的过失作为对陈王的忠心。凡是他俩不喜欢的人，一旦有错，不交给负责司法的官吏去审理，就擅自予以惩治。陈王却很信任他们。将领们因为这些缘故就不再亲近依附他了。这就是陈王所以失败的原因。

陈胜虽然已经死了，他所封立派遣的侯王将相终于灭掉了秦王朝，这是由于陈涉首先起义反秦的结果。汉高祖时，在砀县安置了三十户人家为陈涉看守坟墓，到现在仍按时杀牲祭祀他。

褚先生说：地形险阻，是便于用来固守的；武器装备和法制规章，是便于统治国家的。但这些还不是最可靠的。先王以仁义道德作为治国的根本，而把巩固边塞、制定法律条文看成枝叶，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听贾谊说道：

秦孝公占据崤山和函谷的险固地势，拥有整个雍州地区，君臣牢固把守，随时窥视着周王朝的政权，大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劲头儿，并吞八方极远之地的心气儿。就在这个时候，商鞅辅佐秦孝公，对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于耕种纺织，整治攻守的武器，对外用连横的策略使诸侯们互相争斗。于是秦国像两手相合那样容易毫不费力地取得了黄河以西的大片土地。

“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接了秦孝公的治国事业，遵循着先人留下来的策略，向南面夺取了汉中，向西南夺取了巴蜀，向东面割得了肥沃的土地，向北面夺得了冲要险阻的郡邑。诸侯们

因此而恐惧惊慌，相会结盟商量对策来削弱秦国。他们不吝惜珍贵的财宝和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人才。采取合纵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支援，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公子，都英明智慧而忠诚信义，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才，尊重贤者而器重士人。他们互相约定实行合纵联合抗秦，破坏秦国的连横策略，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等国的有关人士。于是六国的人才，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些人替他们策划；有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ｙｕè，月）毅这些人沟通他们的意见；有吴起、孙膑、带他、兒（ｎí，泥）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些人统率他们的军队。诸侯们曾经用相当于秦国十倍的土地，百万的大军，攻打函谷关而进击秦国。秦国开关迎敌，九国的军队反逃跑而不敢前进。秦国没有耗费一个箭头，而天下的诸侯却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合纵解散，盟约破坏，各自争相割地贿赂秦国。秦国有充余的力量来利用诸侯的弱点，追赶逃亡败走的敌人，杀得他们横尸百，流的血把大盾牌都漂浮起来；秦国趁着有利的形势，方便的时机，分割土地山河，因而强国请求臣服，弱国前来朝拜称臣了。

“延续到秦孝文王、庄襄王的时候，他们在位的时间短暂，国家没有什么事。

“到了秦始皇，发扬六代传下来的功业，像驾车似的挥动长鞭来驾御各诸侯国，吞并了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灭亡了六国诸侯，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而控制天下，手持刑杖来鞭笞天下的人民，声威震慑四海。向南方夺取了百越的土地，把它设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长们，低着头，用绳子拴住自己的脖子来投降，把自己的性命交给秦王朝的下级官吏掌握。于是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万里长城，作为边疆上的屏障来防守，把匈奴向北驱赶了七百多里；匈奴人不敢到南边来牧马，兵士也不敢搭起弓箭来报仇。于是废除了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了诸子百家的著作，以图使老百姓愚昧无知；他还毁坏各地的名城，杀戮豪杰，收集天下的武器集中到咸阳，熔化刀剑和箭头，铸成十二个金属人像，来削弱天下人民的反抗力量。然后依凭华山当作城墙，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依据亿丈高的华山，临守着深险莫测的黄河，作为守卫的险要之地。良

将拿着强弓，防守冲要的地方，可靠的大臣带领精干的士兵，摆列着锋利的武器，严厉盘查过往的行人是谁。天下已经平定，秦始皇的心中，自以为关中的坚固，是千里金城，可以作为子子孙孙万世当皇帝的基业了。

“秦始皇死了以后，他的余威还震慑着远方。然而陈涉是一个用破瓮作窗户，用草绳拴门轴的穷苦人家的子弟，是耕田的人，是供人役使的人，是被征发戍守边境的人。他的才能比不上一般平常的人，既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明，也没有陶朱、猗（ｙī，依）顿那样的富有，置身在戍卒的行列之中，兴起在乡野之间，带领着疲乏散乱的戍卒，统率着几百个人，转身攻打秦国，砍下木棍做武器，高举竹竿为旗帜，天下的人就像风云那样迅速汇集起来，像回响那样应声而起，挑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崤山函谷关以东的英雄豪杰一齐起来，就把秦王朝推翻了。

“再说，那秦王朝的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土地，崤山函谷关的险要坚固，还像从前一样。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宋、卫、中山的国君尊贵；锄耙戟柄，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征发戍守边地的民众，并不比九国的军队强大；深谋远虑，行军与指挥作战的本领，也比不上先前六国的那些才智之士。但是成功失败完全不同，；功业完全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假使拿崤山、函谷关以东各国诸侯来跟陈涉量量长短，比比大小，比较一下他们的权威，衡量衡量他们的实力，那简直不能够同年而语，相提并论。然而秦国当初凭借很小的地方，发展为有万辆兵车的强国，进而控制了其它八州，使来与它地位相同的诸侯国都来向秦国朝拜称臣，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后把天地四方当作家，把崤山、函谷关当作宫墙。可是陈涉一个人首倡起义，秦王朝的七代宗庙就被毁坏，连秦王子婴也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的人所讥笑，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不施行仁政，而攻取天下和后来防守天下的形势是不同的啊。”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①，辍耕之垄上②，怅恨久之③，曰：“苟富贵④，无相忘⑤。”庸者笑而应曰⑥：“若为庸耕⑦，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⑧：“嗟

乎⑨，燕雀安知鸿之志哉⑩！”

①尝：曾经。 佣耕：被雇用去给人耕田。佣，受人雇佣的人。 ②辍：停止。 之：往。 垄：田埂。 ③怅恨：失意的烦恼。 ④苟：如果。 ⑤无：通“毋”，不要。 ⑥庸：同“佣”，被雇用的人。 ⑦若：你。 ⑧太息：长叹。 ⑨嗟乎：感叹的声音，相当于今语“唉”。 ⑩燕雀：泛指小鸟。这里比喻见识短浅的人。鸿：大雁。 鹄：天鹅。这里用“鸿鹄”比喻志向远大的人。

二世元年七月①，发闾左适戍渔阳②，九百人屯大泽乡③。陈胜、吴广皆次当行④，为屯长。会天大雨⑤，道不通，度已失期⑥。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皆谋曰：“今亡亦死⑦，举大计亦死⑧，等死⑨，死国可乎⑩？”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11)。吾闻二世少子也(12)，不当立(13)，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14)，上使外将兵(15)。今或闻无罪(16)，二世杀之(17)。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18)。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19)，为天下唱(20)，宜多应者(21)。”吴广以为然(22)。乃行卜(23)。卜者知其指意(24)，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25)！”陈胜、吴广喜，念鬼(26)，曰：“此教我先威众耳(27)。”乃丹书帛曰：“陈胜王”(28)，置人所罾鱼腹中(29)。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30)。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31),夜篝火(32)，狐鸣呼曰(33)：“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34)，卒中往往语(35),皆指目陈胜(36)。

①二世元年：即公元前209年。 ②发闾左：征调贫民百姓。 闾左，秦时贵右贱左，富者居住在闾右，贫者居在闾左。闾，里巷的大门。适（ｚｈé，折）：同“谪”，因有罪被发遣。 ③屯：驻扎。 ④皆次当行：按照征发的编排次序，都应当前往。 次，编次。 ⑤会：正赶上。 ⑥度（ｄｕó，夺）：估计。 失期：误期，过了期限。过了期限。 ⑦亡：逃亡。 ⑧大计：干大事。指起义。 举，发动。 ⑨等死：同样是死。 ⑩死国：为国家大事而死。 (11)苦秦：即“苦于秦”，受秦统治之苦。 (12)少子：小儿子。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的第十八子。 (13)立：立为皇帝。 (14)数谏：屡次进谏。 故：缘故。 (15)上：指秦始皇。 将兵：统率军

队。指扶苏奉秦始皇之命和蒙恬领兵北防匈奴。 (16)或闻：有人听说。 (17)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巨鹿），胡亥勾宦官赵高、丞相李斯伪造遗诏，逼扶苏自杀。事详卷六《秦始皇本纪》。 (18)怜之：爱戴他。怜，爱。 (19)诚：假如。 诈：假托。 (20)唱：同“倡”，倡导，号召。 (21)宜：应该。 (22)然：对。 (23)行卜：去占卦。卜，占卦，古人预测吉凶的一种方法。 (24)指意：意图。指，同“旨”。 (25)这句的意思是说，然而你们向鬼神问过吉凶吗？ (26)念鬼：思索“卜之鬼”的意思。 (27)威众：指在群众中取得威信。 (28)丹书帛：即“以丹书于帛”，用朱砂在白绸子上写。书，写。 (29)罾（ｚēｎｇ，增）：鱼网。这里是用鱼网捕到的意思。 (30)固：本来。 以：同“已”。 (31)间：这里指暗中。 次所：行军时临时驻扎的地方。 丛祠：树木隐蔽的庙。 (32)篝火：在竹笼里点着火。篝，竹笼。这里作动词用。 (33)狐鸣：指假装狐狸叫。 (34)旦日：明天。 (35)往往：常常，到处。 语：议论。 (36)指目：指着看。目，这里作动词用，注视。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①。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②，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③。尉剑挺④，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⑤，而戍死者固十六七⑥。且壮士不死即已⑦，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⑧！”徒属皆曰：“敬受命⑨。”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⑩。袒右(11)，称大楚。为坛而盟(12)，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13)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14)，车六七百乘(15)骑千余，卒数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16)，独守丞战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如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17)。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18)，伐无道(19)，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20)，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21)。

①为用：即“为其所用”的省略。 ②忿恚（ｈｕì，惠）恼怒。 ③笞：鞭打。 ④剑挺：剑拔出鞘。挺，拔。 ⑤藉：假使。 弟：但。毋：不。 ⑥固：本来。 十六七：十分之六七。 ⑦已：止。 ⑧宁：难道。种：这里是“祖传”的意思。 ⑨敬：谨。 ⑩民欲：人民的愿望。 (11)袒

（ｔǎｎ，坦）右：解衣露出右臂，做为起义的标志。 (12)盟：指宣誓立约。 (13)徇：巡行。这里特指率军队巡行各地，使之降服。 (14)比：等到。 (15)乘：辆。古时一车四马叫做“乘”。 (16)守令：指郡守和县令。陈是郡治所在，故有太守和县令。 (17)三老：秦代掌管教化的乡官。秦，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豪杰：指有声望势力的地主绅士大户。 会：集会。 计事：议事。 (18)身披（ｐī，劈）坚执锐：亲自穿着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被，同“披”。 (19)无道：指不义的暴君。 (20)社稷：“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以古代国君都祭祀土地神和谷神，后来社稷就用做国家的代称。 (21)张楚：含有“张大楚国”的意思。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①，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②，监诸将以西击荥阳③。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④，不可胜数⑤。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⑥，因杀襄强，还报⑦。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⑧，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⑨。

①刑：判罪。 长吏：长官。 ②吴叔：即吴广。 假王：代理的王。 ③监：监督，率领。 ④楚兵：指楚地的起义军。 为聚：结成一伙。聚，集合在一起。 ⑤不可胜数：数不清。 ⑥陈王：即陈胜。 ⑦还报：回去向陈胜汇报。 ⑧征：召请。 ⑨房君：蔡赐的封号。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①，事春申君②，自言习兵③，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④，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⑤。秦令少府章邯郦山徒、人奴产子生⑥，悉发以击楚大军⑦，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⑧，止次曹阳二三月⑨。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①视日：占卜日子吉凶的官。②事：供职，做事。春申君：战国时楚相黄歇的封号。③习兵：熟习兵法。④关：指函谷关。⑤军：驻扎。焉：在这里。⑥免：免除。郦山徒：指发配在骊山服劳役的人。郦，今

作“骊”。奴产子生：家人奴婢所生的儿子。⑦悉：完全。⑧走：逃跑。⑨次：驻扎。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①，欲诛之。柱国曰②：“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③。不如因而立之④。”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⑤，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⑥。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⑦，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⑧，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⑨。赵南据大河⑩，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11)，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12)。

①捕系：逮捕拘禁。②柱国：指蔡赐。③这句的意思是，这样做又制造出一个像秦国那样的敌国来。④因而：就此。⑤徙：迁移。⑥趣：通“促”，催促。亟：急，赶快。⑦王王：前一个“王”字是名词，指武臣，后一个“王”字是动词，称王的意思。⑧这句的意思是，最好的计策莫过于不向西方（指秦国）出兵。⑨使使：前一个“使”字是动词，“派遣”的意思；后一个“使”字是名词，“使者”的意思。⑩大河：指黄河。(11)乘：趁。弊：疲乏。(12)故：原来。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①：“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②，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③，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④，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⑤。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⑥。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⑦。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⑧，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⑨。

①燕故贵人：过去燕国的贵族。②万乘之国：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

家，指大国。③方：正在。④居数月：过了几个月。⑤奉：护送。⑥以齐：指凭借齐的力量。⑦之：到……去。⑧五反：指往返了五次。反，同“返”。⑨卒：终于。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①，秦兵旦暮至②，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③，足以守（荧）〔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④，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⑤，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⑥。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①周章：即上文中的周文。②旦暮至：早晚就要到。③遗：留下。④兵权：指用兵的计谋策略。⑤矫王令：假传陈王的命令。矫，假托。⑥敖仓：秦代在敖山上筑仓储粮，所以叫敖仓，也叫敖庾。故地在今河南郑州西北氓山上。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①，章邯别将击破之②，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①郯：在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当时章邯的军队并没有到达那里，不当在郯交战。“郯”当为“郏（ｊｉá，夹）”字之误。郏，在今河南郏县，与邓说家乡阳城临近。②别将：章邯所率的其他将领。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緤（ｘｉè，谢）、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①，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②。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③，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④，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⑤。告军吏曰⑥：“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⑦，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①皆特起：都各自起兵反秦。特，单独。②守庆：东海郡守名字叫

庆。③畔：武平君的字。④不受命：指不接受命令。⑤恶：厌恶。⑥军吏：军中做具体工作的下级官佐。⑦不知兵事：不懂得军事。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①。陈胜葬砀，谥曰隐王②。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③，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④。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⑤。

①御：驾车的人。②谥：古人有名位的人死后，按其生平事迹给予的称号。隐：有功业未显使人哀伤之意。③仓头军：以青巾裹头的军队。④这句的意思是，又使陈地归楚国所有。⑤车裂：古代的一种酷刑，用五马分尸。徇：这里是示众的意思。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①。使公孙庆使齐王②，欲与并力俱进③。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④！"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⑤，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①定陶下：指定陶城下。②使齐王：出使到齐王那里。齐王，指田儋。③并力：全力。进：进军。④安得：怎么能够。⑤首事：指首先起兵反秦。⑥令：号令。

秦左右校复攻陈①，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②，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③。

①左右校：即左、右校尉，次于将军的军官。这里指他们所率领的军队。②鄱盗：黥布在陈胜起义前曾在鄱阳一带的长江中为盗，故称"鄱盗"。相收：指吕臣与黥布的军队互相联合。③怀王孙心：楚怀王

的孙子，名心。

陈胜王凡六月①。已为王，王陈②。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③，之陈④，扣宫门曰⑤："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⑥。自辩数⑦，乃置⑧，不肯为通⑨。陈王出，遮道而呼涉⑩。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11)。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12)！涉之为王沈沈者(13)！"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14)，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15)，言陈王故情(16)。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17)，轻威(18)。"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19)，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20)。诸将徇地，至(21)，令之不是者(22)，系而罪之(23)，以苛察为忠(24)。其所不善者(25)，弗下吏(26)，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27)，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28)。

①王：称王。凡：总共。②王陈：即"王于陈"，在陈地做王。③故人：旧相识，老朋友。④之陈：到陈地去。⑤扣：敲。⑥宫门令：守卫宫门的官。⑦辩数：反复解说。⑧乃：才。置：放开。⑨为通：即"为之通"，替他通报。⑩遮道：拦路。(11)这句的意思是，陈胜和他同乘一辆车回去。(12)夥颐：意思是"真多呀"。夥：多。颐，语气助词，相当于"呀"。(13)沈沈：形容宫室高大深邃，富丽堂皇。(14)夥涉为王：这是当时流传的口头语，意思是一朝得志就变得十分阔气。(15)发舒：放肆，随便。(16)故情：过去的事情。(17)颛：通"专"。妄言：胡说。(18)轻威：轻视威严，有损于威严。(19)引去：自动离开。引，退。(20)司：同"伺"，暗中探查。(21)至：到陈地汇报工作。(22)令之不是者：命令他而不顺从的。不是，不以为然，不顺从。(23)系：拘捕。罪之：把他判罪。(24)苛察：苛刻地寻求过失。(25)其所不善者：指与朱房、胡武关系不好的人。(26)下吏：交给执法官吏。(27)置遣：设置派遣。竟：终于。(28)血食：享受祭祀。古时祭祀要宰杀牲畜作祭品，所以叫"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①；兵革刑法②，所以为治

也。犹未足恃也③。夫先王以仁义为本④，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⑤，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⑥：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⑦，拥雍州之地⑧，君臣固守，以窥周室⑨。有席卷天下⑩，包举宇内(11)，囊括四海之意(12)，并吞八荒之心(13)。当是时也，商君佐之(14)，内立法度，务耕织(15)，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16)。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17)。

①为固：当作坚固的屏障。②兵革刑法：指武器装备和法制规章。恃：依靠。④以仁义为本：把仁义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⑤固塞文法：坚固关塞，文饰法律条文。枝叶：指次要的事情。⑥贾生：贾谊。以下文字引自贾谊的《过秦论》上篇。在文字上与卷六《秦始皇本纪》所引偶有不同，本注不一一列举。⑦殽：同“崤”，指崤山。函：指函谷关。⑧拥：据有。⑨窥：暗中察看，伺机而取。周室：指周王朝。⑩席卷：像卷席子一样卷起来。(11)包举：全部占有。(12)囊括：像装在口袋里一样包括进去。囊，口袋。(13)八荒：八方荒远之地，也指天下。(14)商君：指商鞅。佐之：指辅佐秦孝公。(15)务：致力，从事。(16)连衡：即“连横”，战国时代与“合纵”针锋相对的一种外交策略。即使秦以外的六国分别西向事秦以便各个击破的策略。斗诸侯：使诸侯相斗。(17)拱手：两手相合，这里形容毫不费力。

“孝公既没①，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②，因遗策③，南取汉中，西举巴蜀④，东割膏腴之地⑤，收要害之郡⑥。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⑧，以致天下之士⑨。合从缔交⑩，相与为一(11)。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12)，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13)，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14)。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15)，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16)。尝以什倍之地(17)，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18)。秦人开关而延敌(19)，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20)。秦无亡矢遗镞之费(21)，而天下固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22)，追亡逐北(23)，伏尸百万，流血漂

橹(24)，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①没：同“殁”，死。②蒙故业：承接旧业。③因遗策：沿袭前代国君遗留下来的策略。因：沿袭，因循。④举：攻取。⑤膏腴（ｙú，余）之地：指肥活的土地。⑥收：收取。要害之郡：指那些地势险要，在军事、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区。⑦谋弱秦：谋划削弱秦国的势力。⑧爱：吝惜。⑨致：招纳。⑩合从：即“合纵”。战国时代与“连横”针锋相对的一种外交策略，即东方六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的策略。从，同“纵”。(11)相与为一：互相结盟，成为一体。(12)知：同“智”。(13)约从连横：意思是相约合纵，拆散秦国的连横。(14)兼：聚合。宋、卫、中山：战国时的三个小诸侯国，秦统一前，已分别为其他诸侯国所灭。(15)通其意：沟通他们的意见。(16)制其兵：统率他们的军队。(17)什倍：十倍。(18)仰关：指攻打函谷关。仰，亦作“卬”。(19)延：引进。(20)九国：指上文所说的齐、楚、燕、韩、赵、魏、宋、卫、中山。遁逃：逃跑。(21)镞（ｚú，族）：箭头。(22)制其弊：利用诸侯的弱点。(23)追亡逐北：追击失败逃亡的敌人。北，打了败仗往回跑。(24)橹（ｌǔ，鲁）：盾牌。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①，享国之日浅②，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③，振长策而御宇内④，吞二周而亡诸侯⑤，履至尊而制六合⑥，执敲朴以鞭笞天下⑦，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⑧，以为桂林，象郡⑨，百越之君俛首系颈⑩，委命下吏(11)。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12)，却匈奴七百余里(13)，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14)，士亦不敢贯弓而抱怨(15)。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16)，以愚黔首(17)。堕名城(18)，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鐇(19)，铸以为金人十二(20)，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21)，因河为池(22)，据亿丈之城(23)，临不测之谿以为固(24)。良将劲弩(25)，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26)，陈利兵而谁何(27)。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28)，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29)。

①施（ｙì，义）：延续。②享国：指国君在位三年。浅：时间不长。③奋：发扬。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余烈：遗留下来的功业。④这句的意思是，挥动长鞭来驾

御天下。比喻秦始皇用武力来征服各国。⑤二周：东周和西周，为周赧（ｎǎｎ，上声“南”）王分封的两个小国。西周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被灭，东周于庄襄王元年（前249）被灭。并吞二周实际都在秦始皇执政之前。亡诸侯：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⑥履：踏，登。至尊：指帝位。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1年称“始皇帝”。六合：指天地四方，即天下。⑦敲朴：木杖一类的刑具。短的叫“敲”，长的叫“朴”。鞭笞：鞭打。⑧百越：也称“百粤”。⑨以为：即“以之为”。⑩俛（ｆǔ，府）首：低头听命。俛：同“俯”。系颈：颈上系绳。(11)委命下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委，交付。(12)藩篱：篱笆。这里引申为“屏障”的意思。(13)却：打退。(14)牧马：放牧马匹。这里比喻侵掠或骚扰。(15)贯（ｗānｎ，弯）弓：拉满弓。贯，通“弯”。(16)燔百家之言：指焚书。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民间所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详见卷六《秦始皇本纪》。燔，焚烧。(17)黔首：秦始皇称帝后规定对百姓的称呼。(18)堕（ｈｕī，灰）：毁坏。(19)销：把金属熔化。锋鎩（ｄí，敌）泛指兵器。锋，刀刃。鎩，箭头。(20)金人：铜人。古代以铜制作兵器。秦始皇曾下令收集全国的兵器运到咸阳，铸成钟鐻和十二个铜人，放在宫中，以防止人民的反抗。见卷六《秦始皇本纪》。(21)践：踏；登。这里是“凭借”的意思。华：指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22)因：依据。河：黄河。池：护城河。(23)亿丈之城：指华山。(24)不测之谿：指黄河。谿同“溪”。(25)劲弩：强劲的弓。弩，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的弓。(26)信臣：可靠的臣子。精卒：精干的士兵。(27)陈利兵：摆列着锋利的武器。意谓戒备森严。谁何：即谁，这里指盘问行人是谁。(28)金城：形容城墙坚固。(29)万世之业：意思是传之万代的家天下。秦始皇曾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见卷六《秦始皇本纪》。

“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①。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②，甿隶之人③，而迁徙之徒也④。材能不及中人⑤，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⑥，俛仰阡陌之中⑦，率罢散之卒⑧，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⑨，天下云会响应⑩，赢粮而景从(11)，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12)。

①殊俗：风俗不同的地方，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②瓮牖绳枢：形容房子简陋，极言陈涉出身贫寒。瓮牖，用破瓮做窗户。绳枢，用绳子拴门轴。③甿（méng，萌）隶，指出身微贱。甿，同“氓（méng，萌）”耕田的农夫。隶，隶卒。迁徙之徒：指被征发服役的人。⑤材能：即“才能”。中人：一般人。蹑足：置身。行伍：指军队。⑦阡陌：田间小路。南北的叫阡，东西的叫陌。这里泛指田野。⑧罢（pí，皮）：通“疲”，疲困。⑨揭：举。⑩云会响应：像风云那样汇集起来，像回音那样应声而起。(11)赢粮：担着粮食。赢，担负。景（yǐng，影）同“影”，影子。(12)山东：指崤山以东，即原六国之地。

“且天下非小弱也①；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②。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③； 耰棘矜④，非铦于句戟长铩也⑤；适戍之众⑥，非俦于九国之师也⑦；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⑧，非及乡时之士也⑨。然而成败异变⑩，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长(11)，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12)。然而秦以区区之地(13)，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14)，百有余年矣(15)。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16)，身死人手(17)，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18)，而攻守势之异也(19)。”

①且：再说。②自若：跟过去一样。③非尊于：并不比……更尊贵。④ ：即“锄”。耰：无齿的耙。棘：同“戟”。矜：戟的柄。⑤铦：锋利。铩：长矛。⑥适（zhé，折）同“谪”。⑦俦：同类。⑧道：办法。⑨乡：同“向”。⑩成败异变：成功失败，大不相同。(11)度（duó，夺）长絜大：量量长短，比比大小。度、絜，均指测量。(12)同年而语：犹同日而语。相提并论的意思。(13)区区：小的样子。(14)抑：控制。八州：古时天下分九州，秦据雍州，其他六国据八州。朝同列：使从前与秦同列的诸侯来朝拜他。(15)百有余年：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强盛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有一百三十多年。(16)一夫：一人，指陈涉。作难：发难，指陈涉起义。七庙：古代帝王的宗庙，奉祀七代祖先。(17)身死人手：指秦王子婴被项羽所杀。(18)仁义不施：不实行仁义的政策。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顺应形势的需要推行仁政，而继续用暴力来统治人民。(19)这句的意思是，秦始皇吞并六国时，处于攻

势，不用暴力无法夺取胜利。但天下统一后，形势就不同了，人民希望过安定生活，要随形势的变化推行仁政。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李克刚 戴孟姣 译注

原文和注释 译文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①，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②。始高祖微时③，尝辟事④，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⑤。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⑥，栎釜⑦，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⑧，而伯子独不封。太上皇以为言⑨，高祖曰：“某非忘封之地 ⑩，为其母不长者耳(11)。”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12)。而王次兄仲於代(13)。

[注释]①《汉书》作同父，言同父，即言异母。②蚤：同“早”。 ③微：卑微，低下。④辟：同“避”，逃避。 ⑤巨嫂：长嫂，大嫂。巨，大。 ⑥详：通“佯”，假装。⑦栎釜：刮锅边出声。釜，锅。 ⑧昆弟：兄弟。 ⑨太上皇：皇帝的父亲称太上皇，这里指刘邦的父亲。 ⑩某：谦称。 (11)不长者：不象长辈的样子。 (12)羹颉侯：汉高祖七年封。羹颉，羹尽之意。(13)次兄：二哥，名喜，字仲。其子刘濞，后改封吴王。代：汉封国，在今河北省境，辖云中、雁门、代三郡五十三县，其都在今河北蔚县东北。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平定陈豨叛乱，立于恒(即后来的文帝)为代王，都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北)。

高祖六年①，已禽楚王韩信于陈②，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③。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④。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注释]①高祖六年：前201年。 ②禽：同“擒”。楚王韩信：即后来淮阴侯韩信。 ③彭城：县名。故城在今江苏省徐州市。 ④郢：《汉书》作郢客。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①，削东海郡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③，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杀尚、夷吾，起兵

与吴西攻梁④，破棘壁⑤。至昌邑南⑥，与汉将周亚夫战⑦。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注释]①坐：因犯……罪。薄太后：汉高祖之姬，汉文帝之母。服：服丧。　②东海郡：治所在今山东省郯城县北。辖境相当今山东费县、临沂、江苏赣榆以南，山东枣庄市、江苏邳县以东和江苏宿迁、灌南以北地区。　③吴王：刘濞，刘邦次兄刘喜之子。　④梁：汉封国。都城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南。　⑤棘壁：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　⑥昌邑：县名，故城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　⑦周亚夫：(?——前143年)西汉名将。沛县人。周勃之子。初封条侯。文帝时为河内太守，景帝时任太尉，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迁为丞相。

汉已平吾、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①，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②："吴王，老人也，宣为宗室顺善③。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是时礼为汉宗正④。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注释]①德侯：名广，代王刘仲之子、吴王濞之弟。　②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汉景帝之母。③顺善：遵守法度的表率。顺，顺从，引申为"效忠"。善，慈善。引申为"行善"。④宗正：官名。　⑤奉：供奉，即祭祀之意!宗庙：帝王、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亦作王室的代称。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①，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②，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注释]①地节二年：为前68年。地节为汉宣帝年号。②中人：即宫人。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於赵①，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②，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注释]①高后：即吕后，汉高祖刘邦的正后，汉惠帝之母。王：封

王，使王。②诸吕：吕后诸兄弟几家族子弟称诸吕。

孝文帝即位二年①，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②，是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

[注释]①孝文帝，即汉文帝刘恒，汉王期自称“以孝治天下”，所以自惠帝以后，都在谥号上加个“孝”字。 ②河间郡，治所在乐成(今河北省献县东南)。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①。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②，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③。赵王遂还，城守邯郸④，相距七月。吴楚败於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⑤，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后。

[注释]①晁错(前200——前154年)：西汉政论家。 ②匈奴：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 ③曲周：县名。故城在今河北省曲周县东北。 ④邯郸：赵都。故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⑤栾布：西汉梁人。文帝时为燕相。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样，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①，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②，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③?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注释]①使：假如。 ②防与先生：人名。③僇：通“戮”。杀戮，侮辱。此处治指罪人。 楚元王刘交，是高祖的同母小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大哥名伯，伯早就死了。当初高祖微贱的时候，曾经为了躲避难事，常常和宾客路过大嫂家去吃饭。大嫂讨厌小叔，小叔和宾客来家时，大嫂假装羹汤已吃完，用勺子刮锅，宾客因此离去。过后看锅里还有羹汤，高祖从此怨恨大嫂。等到高祖当了皇帝，分封兄

弟，唯独不封大哥的儿子。太上皇为孙子说情，高祖说：“我不是忘记封他，因为他的母亲太不像长辈了。”于是才封她的儿子信为羹颉侯。封二哥仲为代王。

高祖六年，在陈县逮捕楚王韩信以后，就封小弟交为楚王，定都彭城。交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夷王郢继位。夷王在位四年去世，儿子王戊继位。

王戊即位二十年，冬天，因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犯了私奸罪，削去东海郡封地。第二年春天，戊和吴王合谋反叛，他的相国张尚、太傅赵夷吾谏阻，不听从。戊杀了张尚、赵夷吾，起兵和吴王向西攻打梁国，攻占了棘壁。行至昌邑南边，和汉将周亚夫接战。汉军截断了吴、楚军的粮道，士兵饥饿，吴王败走，楚王戊自杀，吴、楚军就投降了汉军。

汉军已经平定吴、楚叛乱，孝景帝想让德侯广的儿子继承吴国的王位，让元王的儿子礼继承楚国的王位。窦太后说：“吴王，是老一辈人，理应为宗室效忠从善。如今却带头率领七国叛乱，扰乱天下，为什么还要接续他的后代！”不允许立吴王的后代，只准许立楚王的后代。当时礼是汉朝的宗正，于是封礼为楚王，供奉元王的宗庙，这就是楚文王。

文王即位三年去世，儿子安王道继位。安王在位二十二年去世，儿子建王注继位。襄王在位十四年去世，儿子王纯继位。王纯继位后，地节二年，宦官上书告楚王谋反，楚王自杀，国号被废除，封地收归汉朝改为彭城郡。

赵王刘遂，他父亲在高祖的儿子中排行居中，名友，谥号为“幽”。幽王因为忧伤而死，所以谥号为“幽”。高后把吕禄封在赵地为王，一年而高后去世。大臣诛杀吕禄等吕氏家族，于是立幽王的儿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的弟弟辟彊，割去赵国的河间郡为河间王，这就是文王。在位十三年去世，儿子哀王福继位。福一年去世，无子，绝后，国号被废除，封地收归汉朝。

遂已经为赵王二十六年，孝景帝的时候，因为犯有过失被晁错削去他的常山郡。吴、楚叛乱，赵王就和他们合谋起兵。他的相国建德、内史王悍谏阻，不听从。就烧死建德、王悍，发兵驻屯在赵国的西部边界，想等待吴军一起西进。并派人到北边的匈奴，想联合匈奴进攻汉朝。汉朝派曲周侯郦寄攻击赵国。赵王遂退回来，据守邯郸，对峙七个月，吴、楚军在梁国被打败，不能西进。匈奴听到这个消息，也停止发兵，不肯进入汉朝边界。栾布从打败齐国的前线返回来，就和郦寄合兵引水灌赵国的都城。赵的都城被水泡坏，赵王自杀，邯郸于是投降。赵幽王断绝了后代。

太史公说：国家将要兴起的时候，一定有吉祥的预兆，君子被重用，小人被斥退。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贤人隐退，乱臣显贵。如果楚王戊不刑罚申公，听了他的话，赵王任用防与先生，哪会有篡杀的阴谋，遭天下人杀戮呢?贤人啊！贤人啊！不是本质贤能的君王，怎能任用你们呢?太重要啦！“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出的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任用的大臣，”这话实在太对了。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支菊生 译注

【说明】刘邦分封的同姓诸王中，齐国是封地最大的一个。吕后专权时，把它分割为四。吕后去世，文帝即位，为了安抚齐王刘襄，又把被吕后分割的土地复归于齐。齐文王时，齐国再被分割。文王死后无子，文帝又把齐悼惠王的几个儿子分封在齐地为王。这样，齐国终被分成了七个诸侯国。本篇所记就是从高祖到武帝时期齐国的分合兴衰史。齐虽分割为七，但国王都是第一齐王悼惠王刘肥的后代，因而名为《齐悼惠王世家》。

齐国的兴衰与汉初百年的历史息息相关。本篇记事虽较纷杂，但却突出了两个重点。一是吕后专权及诸吕被诛，其中一些史实可与他篇互相印证，有些史实则为他篇所无。如朱虚侯刘章以军法行酒令一段，就是后颇为流传的历史故事。另一个重点是七国之乱，齐地七王中有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四王直接参加了这次叛乱，结果都是兵败被杀。抓住了这两个重点，齐国的分合兴衰就尽在其中了。由此看来，本篇事虽杂乱，并非无章；头绪纷繁，却能有序。司马迁驾驭史料的能力令人叹服。

本篇涉及的人物很多，读来有应接不暇之感，主要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刘泽的善于权谋在这里又有更具体的记载，可补卷五十一《荆燕世家》之不足。刘章的勇武、无畏，特别是在诛除诸吕中的重要作用，本篇记述较为集中。他如齐厉王的荒淫，其母纪太后的自私、专断，宦官徐甲的小人得志，武帝近臣主父偃的公报私仇等等，记述都较为生动。

齐悼惠王刘肥，是高祖最大的庶子。他的母亲是高祖从前的情妇，姓曹氏。高祖六年前（前201），立刘肥为齐王，封地七十座城，百姓凡是说齐语的都归属齐王。

齐王是孝惠帝的哥哥。孝惠帝二年（前193），刘王入京朝见皇

帝。惠帝与齐王饮宴，二人行平等礼节如同家人兄弟的礼节一样。吕太后为此发怒，将要诛杀齐王。齐王害怕不能免祸，就用他的内史勋的计策，把城阳郡献出，做为鲁元公主的封地。吕太后很高兴，齐王才得以辞朝归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在惠帝六去世。他的儿子刘襄即位，这就是哀王。

哀王元年（前188），孝惠帝去世，吕太后行使皇权，天下事都由吕后决断。二年，高后把她哥哥的儿子郦侯吕台封为吕王，分出齐国的济南郡做为吕王的封地。

哀王三年，他的弟弟刘章进入汉宫值宿护卫，吕太后封他为朱虚侯，把吕禄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四年之后，封刘章的弟弟兴居为东牟侯，都在长安宫中值宿护卫。

哀王八年，高后分割齐国的琅邪（ｙá，牙）郡把营陵侯刘泽封为琅邪王。

第二年，赵王刘友入朝，在他的府邸被幽禁而死。三个赵王都被废黜。高后封吕氏子为燕王、赵王、梁王，独揽大权，专断朝政。

朱虚侯二十岁时，很有气力，因刘氏得不到职位而忿忿不平。他曾侍奉高后宴，高后令朱虚侯刘章当酒吏。刘章亲自请求说：“臣是武将的后代，请允许我按军法行酒令。”高后说：“可以。”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刘章献上助兴的歌舞。然后又说：“请让我为太后唱耕田歌。”高后把他当作孩子看待，笑着说：“想来你的父亲知道种田的事，如果你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知道种田的事呢？”刘章说：“臣知道。”太后说：“试着给我说说种田的事。”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了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吕氏族人中有一人喝醉了，逃离了酒席，刘章追过去，拔剑把他斩杀了，然后回来禀报说：“有一个人逃离酒席，臣谨按军法把他斩了。”太后和左右都大为吃惊，既然已经准许他按军法行事，也就无法治他的罪。饮宴也因而结束。从此以后，吕氏家族的人都惧怕朱虚侯，即使是大臣也都依从朱虚

侯。刘氏的声势又渐渐强盛起来。

第二年，高后去世。赵王吕禄任上将军，吕王吕产任相国，都住在长安城里，聚集军队威胁大臣，想发动叛乱。朱虚侯刘章由于妻子是吕禄的女儿，所以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派人偷出长安报告他的哥哥齐王，想让他发兵西征，朱虚侯、东牟侯做内应，以便诛杀吕氏族人，趁机立齐王为皇帝。

齐王听到这个计策之后，就和他的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暗中谋划出兵。齐国相召平听到了这件事，就发兵护卫王宫。魏勃骗召平说：“大王想发兵，可是并没有朝廷的虎符验证。相君您围住了王宫，这本来就是好事。我请求替您领兵护卫齐王。”召平相信了他的话，就让魏勃领兵围住王宫。魏勃领兵以后，竟派兵包围了相府。召平说：“唉！道家的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正是如此呀。””终于自杀而死。当时齐王让驷君做国相，魏勃任将军，祝午任内史，把国中的兵力全部发出。派祝午到东边去诈骗琅邪王说：“吕氏族人叛乱，齐王发兵想西进诛杀他们。齐王把自己当作小孩子，年纪也小，不熟悉征战之事，愿把整个封国托付给大王。大王从高帝那时起就是将军，熟悉战事。齐王不敢离开军队，就派臣请大王到临淄去会见齐王商议大事，一起领兵西进平定关中之乱。”琅邪王相信了，认为不错，就飞驰去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趁机扣留了琅邪王。派祝午把琅邪国的军队全部发出并且统领这些军队。

琅邪王刘泽被骗之后，不能返回封国，于是就哄劝齐王说：“齐悼惠王是高皇帝的长子，推求本源来说，大王正是高皇帝的嫡长孙，继承皇位。如今大臣们还在犹不定，而我在刘氏中是最年长的，大臣来是等待我去决定大计的。如今大王把我扣留在这里，我也就不能有什么作为了，不如让我入关计议大事。”齐王认为很对，就准备了许多车送琅邪王入朝。

琅邪王走了以后，齐王就起兵向西进攻吕国的济南。这时刘哀王给诸侯王发出书信说：“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封子弟们为王，悼惠王封在齐国。悼惠王去世后，惠帝派留侯张良来立臣为齐王。惠帝去世，高后专政，她年纪已老，听任诸吕擅自废黜高帝所封诸王，又杀害了三位赵

王，灭了梁、燕、赵三国，让吕氏族人去为王，还把齐国分为四国。忠臣们进谏，主上昏乱不听。如今高后去世，皇帝年少，还不能治理天下，当然要依仗大臣和诸侯。现在诸吕又擅自尊为高官，聚集军队耀武扬威，胁迫诸侯和忠臣，假传圣旨来号令天下，汉家朝廷因而十分危急。如今寡人率领军队入关就是要诛杀那些不应为王的人。”

朝廷听说齐王发兵西进，相国吕产就派大将军灌婴带兵东进拦击齐兵。灌婴到了荥阳，心中考虑道：“诸吕领兵聚集关中，想要危害刘氏而自立为皇帝。我现在如果打败了齐国回朝报捷，这就等于为吕氏增加本钱了。”于是就让军队停下来驻扎荥阳，派出使者通告齐王和诸侯，愿互相联合，等待吕氏一叛乱就共同诛杀他们。齐王听说此事后，就向西进兵夺回他们的故地济南郡，并在齐国西界驻军来等待履行盟约。

吕禄、吕产要在关中叛乱，朱虚侯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诛杀了他们。朱虚侯首先斩杀了吕产，于是太尉周勃等才能全部诛杀吕氏族人。琅邪王也恰好从齐国来到长安。

大臣商议要让齐王继皇帝位，可是琅邪王和一些大臣说：“齐王的母舅驷钧，凶恶残暴，像一只戴上帽子的老虎。刚刚由于吕氏的缘故几乎使天下大乱，现在又要立齐王，是想要再出现一吕氏呀。代王的母家薄氏，是忠厚君子，况且王又是高帝的亲生儿子，如今还在，并且最年长。以亲子来说，名正言顺；以善良人家来说，大臣们都会放心。”于是大臣们就计划迎立王为帝，并派朱虚侯把已经诛杀诸吕的事告诉齐王，让他收兵。

灌婴在荥阳，听说魏勃本来是教唆齐王反叛的，诛灭吕氏之后，齐国也收了兵，灌婴派人召来魏勃责问他。魏勃说：“失火的人家，哪里有空先告诉家长然后才去救火呢？”说完就退立一旁，两腿发抖，像是吓得说不出话的样子，终于没再说什么。灌将军看了他半天，笑着说：“人们都说魏勃很勇敢，其实是个平庸无能的人罢了，哪会有什么作为呢！”于是免了他的职而不治罪。魏勃的父亲因善于弹琴而见过秦皇帝。魏勃在年少时，想求见齐相曹参，由于家贫没有财力亲自去疏通关系，就常常一个人半夜里到齐相的随身侍从门外去打扫。这位侍从很奇怪，以为是什么怪物，就暗中等待，结果捉到了魏勃。魏勃说：“我

想拜见相君，没有门路，所以来给您打扫，想借此来求见。”于是这位侍从就带领魏勃去拜见曹参，曹参因而让他也做侍从。一次他给曹参驾车，说到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曹参认为他有才干，就向齐悼惠王推荐他。悼惠王召见魏勃，任命他为内史。起初，悼惠王有权自己任命二千石俸禄的官吏。到悼惠王去世，哀王即位以后，魏勃专断政事，权力比齐相还大。

齐王收兵回国之后，代王来到长安即皇帝位，这就是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前179），把高后时从齐国分割出去的城阳、琅邪和济南郡全部归还齐国，琅邪王改封为燕王，朱虚侯、东牟侯加封领地各二千户。

这一年，齐哀王去世，太子刘则即位，这就是齐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朝廷把齐国的城阳郡封给朱虚侯刘章，立他为城阳王；把齐国的济北郡封给东牟刘兴居，立他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叛，朝廷派兵把他诛杀了，他的封地归入朝廷。

又过两年，孝文帝把齐悼惠王的儿子罢（ｐí，皮)军等七人全部封为列侯。

齐文王即位十四年去世，没有儿子，国号废除，封地归入朝廷。

一年以后，孝文帝分割齐国土地使原来所封的悼惠王的几个儿子为王。悼惠王的儿子齐孝王将闾是由杨虚侯改封为齐王的。原来齐国的其他郡县全部分封给悼惠王的儿子为王：刘志为济北王，刘辟光为济南王，刘贤为菑(ｚī，姿)川王，刘卬(ａｎｇ，昂）为胶西王，刘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王、齐王共为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前154），吴王刘濞(ｂì，必)、楚王刘戊谋反，起兵西进，遍告诸侯说：“将去诛杀汉朝的贼臣晁错以使国家安定。”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都擅自发兵响应吴王和楚王的举动。还想联合齐国，齐孝王犹豫不定，就坚守城池没有听从。三国军队共同包围

齐国。齐王派路中大夫去向天子报告，天子又让路中大夫回去告知齐王：“好好坚守，我派的军队现在已经打败吴、楚了。”路中大夫回到齐国。三国军队把临淄重重包围，没有办法入城。三国的将领劫持路中大夫并与他订立盟约，说：“你反过来说汉朝廷已被攻破，齐国应赶快向三国投降，否则将被屠城。”路中大夫只好答应他们，来到城下，远远看见齐王，说：“朝廷已经发兵百万，派太尉周亚夫把吴楚叛军打败了，正领兵来救援齐国，齐国一定要坚守，不要投降！”三国将领杀死了路中大夫。

齐国起初被围困到危急之时，曾暗中与三国谈判，盟约还没有议定，正好听说路中大夫从朝廷回来，非常高兴，大臣们就再次劝谏齐王不要投降三国。过了不久，汉将栾市、平阳侯曹奇等率领的军队来到齐国，打败了三国军队，解除了齐国的包围。不久又听说齐国起初曾与三国有过共谋，又要移兵攻打齐国。齐孝王惧怕，就饮毒药自杀了。景帝听说后，认为齐国是最好的，由于受到逼迫威胁才与三国有共谋，这不是他们的罪。于是立孝王的太子刘寿为齐王，这就是懿王，延续了齐王的后代。而胶西王、胶东王、济南王和菑川王都被诛灭了，他们的领地都归入汉朝廷。把济北王迁到菑川为王。齐懿王在位二十二年世，他的儿子次景即位，这就是厉王。

齐厉王，他的母亲是纪太后。太后把她弟弟纪氏的女儿嫁给成厉王为后，厉王不喜欢纪氏的女儿。太后想让纪氏家族世世受宠，就让她的长女纪翁主进入王宫，整顿后宫的秩序，不准宫女接近齐王，想让厉王鼓纪氏的女儿。厉王却趁机和他的姐姐翁主通奸。

齐国有个宦官徐甲，入朝侍奉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是修成君，修成君不是出于刘氏，太后怜爱她。修成君有个女儿名叫娥，太后想把她嫁给诸侯，宦官徐甲就请求出使齐国，定让齐王上书求娥。皇太后很高兴，就派徐甲前往齐国。当时齐国人主父偃知道徐甲出使齐国是为了娶王后的事，也趁机对徐甲说：“如果事情成功了，希望说一说我的女儿愿在齐王后宫服侍。”徐甲到齐国之后，先把此事暗中传出。纪太后听到后大怒，说：“齐王已有王后，后宫嫔妃具全。况且徐甲原是齐国的贫民，穷困已极才去做宦官，入朝侍奉汉宫，没得到什么便宜，又想

来扰乱我们齐王之家！至于主父偃算什么人？竟然也想让女儿进入后宫！”徐甲非常尴尬，回朝禀报皇太后说：“齐王已经愿意娶娥为后，但是有一种后患，恐怕像燕王一样。”燕王就是由于和他的女儿姐妹们通奸，刚刚论罪处死，封国灭亡，所以徐甲故意用燕王的事触动太后。太后说：“不准再说嫁孙女到齐国的事了。”事情渐渐传天子耳中。主父偃从此也与齐国有了仇怨。

主父偃正受到天子的宠信，专断政事，趁机对天子说：“齐国的临淄有十万户，贸易租税每天达千金，人口多而且富足，超过了长安，这种地方如果不是天子的亲兄弟或爱子不应在此为王。如今齐王和皇室亲属的关系日益疏远了。”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说：“吕太后的时候齐国就想反叛，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孝王几乎参与叛乱。现在又听说齐和他的姐姐有乱伦的事。”于是天子就任命主父偃为齐丞相，并且要查办这件事。主父偃来到齐国之后，就加紧审问齐王后宫的宦官中帮助齐王到达他姐姐翁主住所的人，命令他们在供词和旁证中都牵涉到齐王。齐王年少，害怕因大罪被官吏拘捕诛杀，就饮毒药自杀了。他子嗣断绝没有后。

当时赵王害怕主父偃一出任齐相就废除了齐国，恐怕他要离间汉家骨肉，于是就给天子上书告发主父偃受贿以及因挟怨而对齐国说长道短。天子也就借此囚禁了主父偃。公孙弘说：“齐王因忧郁而死，没有后代，国土已归入朝廷，不诛杀主父偃无法杜绝天下人的怨恨。”终于诛杀了主父偃。

齐厉王在位五年去世，没有后代，封地归入汉朝廷。

齐悼惠王的后代还领有两国，即城阳和菑川。菑川土地紧靠齐国。天子怜悯齐国，因为悼惠王的墓园在郡城，就把临淄以东环绕悼惠王墓园的城邑全部划给菑川国，以便供奉悼惠王的祭祀。

城阳景王刘章，悼惠王的儿子，他以朱虚的身份与大臣共同诛灭诸吕，而刘章亲身在未央宫首先斩了相国吕王产。孝文帝即位后，加封刘章领地二千户，赏赐黄金千斤。文帝二年，以齐国的城阳郡封立刘章为城阳王。齐章在位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喜即位，这就是共王。

共王八年（前168），改封为淮南王。四年以后，又回来做城阳王。在位共三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延即位，这就是顷王。

顷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儿子刘义即位，这就是敬王。敬王在位九年去世，儿子刘武即位，这就是惠王。惠王在位十一年去世，儿子刘顺即位，这就是荒王。荒王在位四十六年去世，儿子刘恢即位，这就是戴王。戴王在位八年去世，儿子刘景即位，到建始三年（前30），十五岁去世。

济北王刘兴居，齐悼惠王的儿子，他以东牟侯的身份协助大臣诛灭诸吕，功劳不大。等文帝从代国来到长安，兴居说：“请让我和太仆夏侯婴入宫清除余患。”接着废黜少帝刘弘，与大共同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前178），以齐国的济北郡封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一同即王位。即位两年，兴居反叛。起初大臣诛灭吕氏的时候，朱虚侯的功劳特别大，曾答应把赵地全部封给朱虚侯为王，把梁地全部封给东牟侯为王。到孝文即位后，听说朱虚侯、东牟侯起初想立齐王为帝，所以削减了他们的功劳。到文帝二年，封诸子为王，才划出齐国的两个郡封刘章、齐兴居为王。刘章、刘兴居自失去了应得的赵王、梁王之位，剥夺了他们的功劳。刘章死后，兴居听说匈奴大举侵汉，汉朝大量发兵，派丞相灌婴领兵反击，文帝亲自到太原，兴居以为天子亲自领兵反击匈奴，于是就起兵在济北反叛。天子听说后，止住了丞相和派出的军队，让他们都回长安。派棘蒲侯柴将军打败并俘虏了济北王，济北王自杀，封地归入朝廷，改为郡。

十三年以后，文帝十六年（前167），又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过了十一年，吴、楚谋反的时候，刘志坚守，不与七国诸侯合谋。吴、楚叛乱平定以后，改封刘志为菑川王。

济南王刘辟光，齐悼惠王的儿子，孝文帝十六年，由勒侯晋封为济南王。十一年后，与吴王、楚王一同反叛。汉军打败叛军，杀死辟光，把济南设为郡，封地归入汉朝廷。

菑川王刘贤，齐悼惠王的儿子，文帝十六年，由武城侯晋封为菑川

王。十一年后，与吴王、楚王一同反叛。汉军打败叛军，杀死刘贤。

天子因而徙封济北王刘志为菑川王。刘志也是齐悼惠王的儿子，由安都侯晋封为济北王。菑川王刘贤反叛，没有后代，就把济北王改封为菑川王。共在位三十五年去世，谥号是懿王。他的儿子刘建继承王位，这就是靖王。在位二十年去世，他的儿子刘遗继承王位，这就是顷王，在位三十六年去世，他的儿子刘终古即位，这就是思王。在位二十八年去世，他的儿子刘尚即位，这就是孝王，在位五年去世，他的儿子刘横即位，到建始三年（前30），十一岁去世。

胶西王刘卬，齐悼惠王的儿子，文帝十六年，由昌平侯晋封为胶西王。十一年后，与吴王、楚王一同反叛。汉军打败叛军，杀死刘卬，封地归入汉朝廷，改为胶西郡。

胶东王刘雄渠，齐悼惠王的儿子，文帝十六年，由白石侯晋封为胶东王。十一年后，与吴王、楚王一同反叛，汉军打败叛军，杀死雄渠，封地归入汉朝廷，改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中的大国没有超过齐悼惠王的。由于天下刚刚平定，刘氏子弟较少，汉天子感于秦朝对宗亲没有封给尺寸土地，所以就大封同姓，以此来镇抚万民之心。到以后被分裂为几国，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①。其母外妇也②，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③，诸民能齐言皆予齐王④。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⑤，亢礼如家人⑥。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⑦。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①庶男：古代指非正妻所生之子。②外妇：私通之妇。③食七十城：古代封地又称食邑，故称“食七十城”。④齐言：齐地的方言。⑤燕饮：宴饮。“燕”，通“宴”。⑥亢礼：互行平等礼节。⑦汤沐邑：原为周

天子赐给诸侯供给沐浴的封地。汉朝皇帝、诸侯、皇后、公主等都有汤沐邑，收税供个人享用。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①，天下事皆决于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于汉②，吕太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③。三赵王皆废④。高后立诸吕为三王⑤，擅权用事⑥。

①称制：代行皇帝的权力。制，皇帝的诏命。②宿卫：在皇宫中值宿守卫。③幽：拘禁。邸：汉代王侯为朝见而设在京都的住所。④三赵王：指刘如意、刘友和刘恢，三人先后为赵王，如意被吕后毒死，刘友幽禁而死，刘恢忧愤自杀。详见卷九《吕太后本纪》。⑤立诸吕为三王：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通为燕王。⑥擅权：专权。用事：执政。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①。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②。”高后曰：“可。”酒酣③，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④，笑曰：“顾而父知田耳⑤，若生而为王子⑥，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种⑦，立苗欲疏，非其种者，　而去之⑧。”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⑨，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⑩，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11)，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①酒吏：酒宴时监督执行酒令的人，又称酒令官。②行酒：即行酒令。③酣：饮酒畅快欢乐。④畜：养，对待。⑤顾：想来，看来。而：你。⑥若：你。⑦穊（ｊｉ，记）：稠密。⑧　：同“锄”。⑨亡酒：逃离

酒席。⑩业：既然。(11)惮：惧怕。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①。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②："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③。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④。"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⑤，乃是也。"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⑥，年少，不习兵革之事⑦，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西）〔遒〕驰见齐王⑧。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①阴谋：暗中谋划。②给：哄骗。③虎符：古代调兵遣将的信物。铜铸，虎形，背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留存中央，左半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调兵时由使臣持符，经验证两半合一，方能生效。通称兵符，各代所铸形状不一。④兵卫：士兵和守卫和器械。有人认为这句多一"卫"字。⑤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古代流行的成语，《史记》、《汉书》中屡见。《后汉书·杨伦传》说，此语出自黄石公《三略》。⑥儿子：男子对长辈自称。齐哀王刘襄是高祖的孙子，琅邪王刘泽与高祖同辈，所以祝午才说"齐王自以儿子"。⑦兵革：武器和盔甲。引申为战争。革，甲。⑧遒：同"乃"。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①，当立。今诸大狐疑未有所定②，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曰③：“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④，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⑤，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⑥。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将）〔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⑦，矫制以令天下⑧，宗庙所以危⑨。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①適：同“嫡”。②狐：迟疑不决。③遗（wèi，卫）给。④王：使称王。⑤薨：古代诸侯死去称薨。⑥分齐国为四：吕后当政时，把齐国分割为济南、琅邪、城阳和齐四国。⑦劫：威胁。⑧矫制：假传皇帝诏命。⑨宗庙：古代天子及诸侯祭祀祖先之处。常指朝廷或国家。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①。”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于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①益：增加。资：本钱。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①，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②；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③，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①戾：凶暴。②长者：这里是指忠厚有德之人。③见：同“现”。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①！”因退立，股战而栗②，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

人耳③，何能为乎！”乃罢魏勃④。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乃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⑤。相舍人怪之，以为物⑥，而伺之⑦，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⑧，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⑨。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于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⑩。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侧）〔则〕立，是为文王。

①大人：家长。②股：大腿。战而栗：即战栗，因恐惧而发抖。③妄庸：寻常平庸。妄，平凡寻常。④罢：不治罢而职。⑤埽同“扫”。舍人：战国至汉初，诸侯贵官的侍从宾客、亲近左右，通称舍人。又，周至明各职官中都有舍人之官，此句中的舍人不是官名。⑥物：怪物。⑦伺：暗中察看、等候。⑧因：机会，机缘。⑨二千石：汉代，郡守或相当于郡守官职等级的俸禄为二千石。按：汉初各诸侯王国除太傅、丞相由朝廷派遣外，其他官员可由国王自己任命，文帝、景帝时，这种权力被取消。所以这里说“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⑩益封：增加封地。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后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罢军等七人皆为列侯①。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

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①列侯：爵位名。秦立爵位二十级，最高的是彻侯。汉承秦制，后因避武帝名讳，改称通侯，又 称列侯。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①。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②，不且见屠。”踧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大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③。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④，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⑤，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入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①前154年，吴王濞、楚王戊以诛晁借口，串联另外五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七国，除文中到的六国外，还有赵国。详见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趣：通“促”，急速。下：降，屈服。③居无何：过了不久。④已而：不久。⑤首善：最好的。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②，正其后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侍汉皇太后③。皇太后有爱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刘氏④，太后怜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

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⑤，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⑥。”甲既至齐，风以此事⑦。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⑧，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⑨，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⑩，新坐以死(11)，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不得）闻于天子(12)。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郤(13)。

①重宠：世代受宠。②翁主：汉代皇帝之女称公主，诸侯之女称翁主。③皇太后：指汉武帝的生母王太后。④这句指的是，王太后当初曾先嫁金王孙，生有一女，即这位脩成君，所以说她“非刘氏”。详见卷四十九《外戚世家》。⑤取：同“娶”。⑥充：充任，充当。后宫：帝王妃居住的地方，又代指妃嫔。⑦风：通“讽”。用含蓄的语言暗示或劝说。⑧穷：窘迫，堪。⑨尚：娶帝王之女为妻。⑩子：女儿。古汉语中“子”兼指男女。昆弟：兄弟，这里是指姐妹。燕王刘泽之孙定国与女儿通奸事，见卷五十一《荆燕世家》。(11)坐：定罪。(12)浸浔：渐渐。(13)郤（ｘì，戏)：通“隙”。裂痕，隔阂。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①，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②，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③。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辞证皆引王④。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⑤，乃饮药自杀。绝无后。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⑥。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后，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⑦。””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后，国入于汉。

①殷富：富足。殷，富裕。②几：几乎。③正：纠正，正法。④引：牵连。⑤执：拘捕。⑥轻重之短：指主父偃因对齐有私怨而谈论齐

国的是非。或云指主父偃大事小事的错误。⑦望：怨恨。

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①。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②。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八）〔六〕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③，十五岁，卒。④

①比：紧靠。②未央宫：西汉著名的宫殿，皇帝常在此朝见大臣。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郊。③建始：汉成帝年号，三年即公元前30年。④《正义》指出：“从建始四年上至天汉四年，六十七矣，盖褚先王次之。”天汉为汉武帝年号，四年即前97年，也就是荒王始立之年。荒王卒年已是宣帝甘露二年（前52）。司马迁大约卒于武帝末或昭帝初，不可能记述昭帝以后的史事，所以《正义》认为荒王以下的记事是褚先生（褚少孙）补记的。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①。”废少帝②，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③。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职夺

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④，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⑤，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后十（二）〔三〕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①婴：夏侯婴。清宫：清查宫殿。这里含有清除吕氏余患的意思。②少帝：惠帝无子，惠后以后宫人之子为己子，惠帝死后立为少帝。不久，被吕后杀死。吕后又立常山王刘义（后改名弘）为少帝，其实刘义也不是惠帝之子，所以诛灭吕氏之后废了这个少帝。③绌：减。④幸：皇帝亲到某地即为幸某地。⑤罢：停止。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后，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①。

①顷王以下纪事可能是褚少孙续补。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①，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②。及后分裂，固其理也。

①激：有感于。②填：通“镇”。安定，镇抚。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徐世英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关于曹参的传记。文中主要记述了曹参攻城野战之功和他的“清净无为”的治国思想及举动。司马迁对他的英勇善战和治国方略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曹参施行的政策，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也使他受到了天下人的称颂。

曹参跟随刘邦起兵以来，参加了对秦军、项羽及叛军的无数次战斗，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显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曹参任相国后，主张一切顺应自然，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他“日夜饮醇酒”；他的下属及宾客想规劝他，他反倒一再地向他们劝酒；他甚至对周围的官员房舍中醉酒呼叫的吵闹声，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司马迁写了他受黄老学说影响的一面，但更写了他积极的一面。他的“醉”不同于贪官污吏的醉生梦死，他的“无为”也不是真的什么事也不做（否则善于识别人才的萧何决不会推荐曹参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只是坚定地按照刘邦、萧何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他重视官员的素质，提拔那些质朴忠厚之人，摒弃那些华而不实、沽名钓誉之徒。生活上的醉酒并没有掩盖他政治上的清醒。萧何制定的法令对西汉初年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曹参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替萧何为相后，“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不轻易改变那些行之有效的法令政策（“萧规曹随”的成语一直流传至今）。他的政治头脑和治国方针，在他与孝惠皇帝的一番对话中更加显明地表露出来。司马迁交替地写他的“醉”与“醒”，生动地刻画了曹参的形象。当然，曹参战功的获得多借助了韩信的才干和力量，而他的治国方针又过多地依从萧何，这些从文中所述事实及司马迁对曹参的评价中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平阳侯曹参，沛县人。秦朝时曹参做沛县的狱掾，萧何做主吏，他们在县里已是有名望的官吏了。

汉高祖做沛公开始起事时，曹参以中涓的身份跟随高祖。曹参率军进击胡陵、方与，攻打秦朝郡监的军队，大破敌兵。他向东拿下薛县，在薛县外城的西面进击泗水郡郡守的军队。然后又攻打胡陵，夺取了它。曹参率军转移去守卫方与。方与已经反叛，投降了魏王，曹参就进击方与。丰邑也反叛投降魏王，曹参又去攻打丰邑。沛公赐给曹参七大夫的爵位。曹参在砀县东面进击秦朝司马  （ｙｉ，夷）的军队，打败了它，夺取了砀县、狐父和祁县的善置驿。曹参又攻打下邑以西的地方，一直到虞县，进击章邯的军队。攻打爰戚和亢父时，曹参最先登上城楼。曹参官职升为五大夫。他向北救援东阿（ē，婀），进击章邯的军队，攻陷陈县，追击到濮阳。他攻打定陶，夺取临济。他往南救援雍丘，进击李由的军队，打败了它，杀掉李由，俘虏秦朝军候一人。这时秦将章邯打败项梁的军队，杀死项梁，沛公与项羽率军东归。楚怀王任命沛公为砀郡长，统领砀郡的军队。沛公封曹参为执帛，号称建成君。后曹参升为爰戚县县令，隶属砀郡。

从那儿以后，曹参跟随沛公攻打东郡郡尉的军队，在成武南面打败了敌军。在成阳南面进击王离的军队，在杠里又跟王离军队交锋，把它打得大败。追击败逃的敌军，向西到了开封，进击赵贲的军队，打败了它，把赵贲围在开封城中。向西在曲遇进击秦朝将领杨熊的军队，打败了它，俘虏了秦朝的司马及御史各一人。曹参升为执珪跟随沛公攻打阳武，拿下  辕、缑　氏，封锁黄河渡口，回军进击赵贲的军队，在尸乡的北面打败了它。跟随沛公向南攻打雒(ｃｈōｕ，抽)邑，在阳城外城以东与南阳郡郡守吕　交战，攻破了吕　军队的阵列，夺取了宛县，俘虏了吕　，完全平定了南阳郡。跟随沛公向西攻打武关、峣关，夺取了这两个关口。先在蓝田的南面攻打秦朝的军队，又在夜间攻打蓝田的北面，大败秦军，随即到达咸阳，灭亡了秦朝。

项羽到了关中，封刘邦为汉王。汉王封曹参为建成侯。曹参跟随汉王到了关中，升为将军。又跟随汉王回军平定三秦，起初攻打下辩、故道、雍县、  （ｔáｉ，台）县。在好畤的南面进击章平的军队，打败了它，包围好畤，夺取了壤乡。在壤乡东面和高栎一带进击三秦的军队，打败了它。又包围了章平，章平从好畤突围逃跑。于是进击赵贲和内史保的军队，打败了它。向东夺取了咸阳，把咸阳改名叫新城。曹参

率兵守卫景陵二十天，三秦派章平等人进攻曹参，曹参出兵迎击，大败敌军。汉王把宁秦赐给曹参作食邑。曹参以将军的身份领兵在废丘包围了章邯，以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出临晋关。到了河内，拿下脩武，从围津渡过黄河，向东在定陶进击龙且（ｊū，居）、项他的军队，打败了它。向东攻取了砀县、萧县、彭城。进击项籍的军队，汉军大败逃跑。曹参以中尉的身份包围夺取了雍丘。汉将王武在外黄反叛，程处在燕县反叛，曹参率军前往进击，都打败了他们。柱天侯在衍氏反叛，曹参又击败叛军，夺回了衍氏。在昆阳攻打羽婴，追击到叶邑。回军攻打武强，随即又打到荥阳。曹参从汉中做将军、中尉，跟随汉王扫荡诸侯，到项羽战败，回到荥阳，前后总共两年时间。

高祖二年（前205），任命曹参代理左丞相，领兵进驻关中。过了一个多月，魏王豹反叛，曹参以代理左丞相的身份分别与韩信率军向东在东张攻打魏将军孙遨的军队，大败孙遨的军队。乘势进攻安邑，捕获魏将王襄。在曲阳进击魏王，追到武垣，活捉了魏王豹。夺取了平阳，捕得魏王的母亲、妻子、儿女，全部平定魏地，共得五十二座城邑。汉王把平阳赐给曹参作食邑。曹参后来又跟随韩信在邬县东面进击赵国相国夏说的军队，大败夏说的军队，斩杀了夏说。韩信与原常山王张耳率兵至井陉，攻打成安君陈馀，同时命令曹参回军把赵国的别将戚将军围困在邬县城中。戚将军突围逃跑，曹参追击并斩杀了他。于是曹参率兵到敖仓汉王的营地。这时韩信已经打垮了赵国，做了相国，向东攻打齐国。曹参以左丞相的身份隶属韩信，击溃了齐国历下的军队，于是夺取了临菑。回军平定济北郡，攻打著县、漯阴、平原、鬲县、卢县。不久跟随韩信在上假密进击龙且的军队，大败敌军，斩了龙且，俘虏了他的部将周兰。平定了齐国，总共得到七十余县。捕获了原齐王田广的丞相田光、代替丞相留守的许章和原齐国的胶东将军田既。韩信做了齐王，领兵到了陈县，与汉王会合，共同打败了项羽，而曹参留下来平定齐国尚未降服的地方。

项羽已死，天下平定，汉王做了皇帝，韩信被调封为楚王，齐国划为郡。曹参归还了汉丞相印。高帝把长子刘肥封为齐王，任命曹参为齐国相国。高祖六年（前201）时，分封列侯的爵位，朝廷与诸侯剖符为凭，使被分封者的爵位世代相传而不断绝。把平阳的一万零六百三十户

封给曹参作为食邑，封号叫平阳侯，收回以前所封的食邑。

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身份领兵攻打陈豨的部将张春的军队，打败了敌军。黥（ｑíｎｇ，情）布反叛，曹参以齐国相国的身份跟从齐悼惠王刘肥率领十二万人马，与高祖合攻黥布的军队，大败敌军。向南打到蕲县，又回军平定了竹邑、相县、萧县、留县。

曹参的功绩：总共打下了两个诸侯国，一百二十二个县；俘获诸侯王二人，诸侯国丞相三人，将军六人，郡守、司马、军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前194），废除了诸侯国设相国的法令，改命曹参为齐国丞相。曹参做齐国丞相时，齐国有七十座城邑。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悼惠王年纪很轻，曹参把老年人、读书人都召来，询问安抚百姓的办法。但齐国原有的那些读书人数以百计，众说纷纭，曹参不知如何决定。他听说胶西有位盖（ｇě，舸）公，精研黄老学说，就派人带着厚礼把他请来。见到盖公后，盖公对曹参说，治理国家的办法贵在清净无为，让百姓们自行安定。以此类推，把这方面的道理都讲了。曹参于是让出自己办公的正厅，让盖公住在里面。此后，曹参治理国家的要领就是采用黄老的学说，所以他当齐国丞相九年，齐国安定，人们大大地称赞他是贤明的丞相。

惠帝二年（前193），萧何去世。曹参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他的门客赶快整理行装，说：“我将要入朝当相国去了。”过了不久，朝廷派来的人果然来召曹参。曹参离开时，嘱咐后任齐国丞相说：“要把齐国的狱市作为某些人行为的寄托，要慎重对待这些行为，不要轻易干涉。”后任丞相说：“治理国家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是这样。狱市这些行为，是善恶并容的，如果您严加干涉，坏人在哪里容身呢？我因此把这件事摆在前面。”

曹参起初卑贱的时候，跟萧何关系很好；等到各自做了将军、相国，便有了隔阂。到萧何临终时，萧何向孝惠皇帝刘盈推荐的贤臣只有曹参。曹参接替萧何做了汉朝的相国，做事情没有任何变更，一概遵循萧何制定的法度。

曹参从各郡和诸侯国中挑选一些质朴而不善文辞的厚道人，立即召来任命为丞相的属官。对官吏中那些言语文字苛求细微末节，想一味追求声誉的人，就斥退撵走他们。曹参自己整天痛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们见曹参不理政事，上门来的人都想有言相劝。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就立即拿美酒给他们喝，过了一会儿，有的人想说些什么，曹参又让他们喝酒，直到喝醉后离去，始终没能够开口劝谏，如此习以为常。

相国住宅的后园靠近官吏的房舍，官吏的房舍里整天饮酒歌唱，大呼小叫。曹参的随从官员们很厌恶这件事，但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是就请曹参到后园中游玩，一起听到了那些官吏们醉酒高歌、狂呼乱叫的声音，随从官员们希望相国把他们召来加以制止。曹参反而叫人取酒陈设座席痛饮起来，并且也高歌呼叫，与那些官吏们相应和。

曹参见别人有细小的过失，总是隐瞒遮盖，因此相府中平安无事。

曹参的儿子曹窋（z h u ó，琢）做中大夫。汉惠帝埋怨曹相国不理政事，觉得相国是否看不起自己，于是对曹窋说：“你回家后，试着私下随便问问你父亲说：‘高帝刚刚永别了群臣，皇上又很年轻，您身为相国，整天喝酒，遇事也不向皇上请示报告，根据什么考虑国家大事呢？’但这些话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曹窋假日休息时回家，闲暇时陪着父亲，把惠帝的意思变成自己的话规劝曹参。曹参听了大怒，打了曹窋二百板子，说：“快点儿进宫侍奉皇上去，国家大事不是你应该说的。”到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曹参说：“为什么要惩治曹窋？上次是我让他规劝您的。”曹参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在圣明英武上您和高帝谁强？”惠帝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好像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高帝与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等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就行了吗？”惠帝说：“好。您休息休息吧！”

曹参做汉朝相国，前后有三年时间。他死了以后，被谥为懿侯。曹参之子曹窋接替了他父亲的侯位。百姓们歌颂曹参的事迹说：“萧何制定法令，明确划一；曹参接替萧何为相，遵守萧何制定的法度而不改

变。曹参施行他那清净无为的做法，百姓因而安宁不乱。”

平阳侯曹窋，高后时任御史大夫。孝文帝即位，免职为侯。曹窋为侯二十九年后去世，谥号为静侯。曹窋的儿子曹奇接替侯位，为侯七年去世，谥号为简侯。曹奇的儿子曹时接替侯位。曹时娶了平阳公主，生儿子曹襄。曹时得了疫病，回到封国。曹时为侯二十三年去世，谥号为夷侯。曹时的儿子曹襄接替侯位。曹襄娶了卫长公主，生儿子曹宗。曹襄为侯十六年去世，谥号为共侯。曹襄的儿子曹宗接替侯位。征和二年（前91）时，曹宗因受武帝太子发动兵变一事的牵连，获罪被处死，封国被废除。

太史公说：曹相国曹参的战功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跟淮阴侯韩信一起共事的缘故。等到韩信被消灭，列侯成就的战功，唯独曹参据有其名。曹参作为汉朝相国，极力主张清净无为，这完全合于道家的学说。百姓遭受秦朝的酷政统治以后，曹参给予他们休养生息的时机，所以天下的人都称颂他的美德。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与，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①。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与。方与反为魏②，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③。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於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

①郭：外城。②魏：指魏王魏咎，战国时魏国贵族的后裔。③迁：升迁。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

大破之。追北①，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於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  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畤，与南阳守　战阳城郭东，陷陈②，取宛，虏　，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①追北：追击败逃的敌军。北，败逃。②陈（ｚｈèｎ，振）：同“阵”，交战时的战斗队列。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  。击章平军於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於宁秦①。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於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脩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黄，程处反於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於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强，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①食邑：帝王、诸侯赐给臣下的世袭封地，也叫“采邑”。

高祖（三）[二]年，拜为假左丞相①，入屯兵关中。月余，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遬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於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於邬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於邬城中②。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於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余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

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①假：非正式的，暂时代理的。②别将：配合主力军作战的将领。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①，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②，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①徙：调职。②剖符：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时，把一种竹制的凭证剖成两半，帝王与诸侯各执一半，以示信用。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①，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②，言人人殊③，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④，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盖公焉⑤。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①富於春秋：指年纪轻。②如：而。③殊：不同。④黄老言：指道家学说（“黄”指黄帝，“老”指老子）。⑤舍：住宿。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①，“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②：“以齐狱市为寄③，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①趣：通“促”，赶快。②属：同“嘱”，嘱托。③狱市：指包揽诉讼、交易买卖等行为。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①。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②。

择郡国吏木讷於文辞③，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④。吏之言文刻深⑤，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①郤：感情上的裂痕。②约束：规章，法度。③木讷（ｑｕ，躯）：质朴而不善于言辞。④除：任命。⑤言文刻深：言语文字苛求细微末节。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①。乃反取酒张坐饮②，亦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盖之，府中无事。

①幸：希望。按：制止。②张坐：陈设座席。坐，同“座”。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①，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②？乃者我使谏君也③。”参免冠谢曰④：“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联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⑤，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①洗沐：沐浴，借指假日，又叫“休沐”。汉时规定，官员每五日一休息，用于沐浴等事。②与：对于。③乃者：往日。④免冠：脱帽，古

人谢罪的一种方式。⑤垂拱：垂衣拱手，形容无所事事，不费力气，常用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颟若画一①；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②，民以宁一。”

①颟（ｊｉǎｎｇ，讲）：明确。②载：乘，行。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①，生子襄。时病疠②，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③，宗坐太子死，国除。

①尚：娶帝王的女儿。②疠：疫病。③征和：汉武帝的第十个年号（前92—前89）。“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几句，可能是后人加的。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①，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①离：通“罹”，遭受。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徐世英 译注

【说明】这是一篇关于陈平的传记。陈平是刘邦的重要谋臣之一，多次替刘邦出谋划策，为刘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本文写了陈平的一生，但突出刻画的是他的谋略。司马迁将最能体现陈平智谋的言行重点地加以描绘，显示出本文结构严谨，剪裁得当。

司马迁写陈平的智谋主要从两个方面用笔。一是陈平为刘邦服务，维护刘氏政权。在楚汉对峙时期，他根据项羽为人猜忌的弱点，施用反间计，离间了项王君臣，削弱了楚军的力量，解了荥阳之围；韩信自立为齐王后，刘邦怒不可遏，陈平从刘邦的根本利益出发，暗示刘邦封立韩信；在有人上告韩信谋反时，陈平为刘邦设伪游云梦之计，使韩信束手就擒；刘邦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的危急时刻，陈平设计使刘邦安然脱险；在平定陈豨和黥布叛乱的过程中，陈平六出奇计，每次都因此增加封邑；吕后去世后，他与绛侯周勃合谋，计诛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避免了分裂。陈平智谋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明哲保身上。当刘邦因一时愤怒，命令陈平斩杀樊哙时，陈平为不给自己添惹麻烦，仅囚禁了樊哙；陈平通过种种手段，使吕嬃的谗言不起任何作用；吕后欲立诸吕为王时，陈平没有像王陵那样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是表示赞同；陈平在回答孝文皇帝的询问时是那样左右逢源，善于应对。当然，在陈平的“谋”中是不乏阴谋诡计的，司马迁屡写刘邦“用其奇计策”、“用陈平奇计”，陈平“计秘，世莫得闻”，“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陈平自己也承认自己“多阴谋”）。正是由于陈平的“谋”，才使得他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自免于祸，善始善终。司马迁肯定了陈平的智谋能够“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也同时对陈平使用阴谋诡计坑害他人、保全自身持一宾的批判态度。

陈丞相陈平，阳武县户牖乡人。年轻时家中贫穷，喜欢读书，有田地三十亩，仅同哥哥陈伯住在一起。陈伯平常在家种地，听任陈平出外求学。陈平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有人对陈平说：“你家里那么穷，吃了什么长得这么魁梧？”陈平的嫂子恼恨陈平不看顾家庭，不从

事劳动生产，说：“也不过吃糠咽菜罢了，有这样的小叔子，还不如没有。”陈伯听到这些话，赶走了他的妻子并休弃了她。

等到陈平长大成人该娶媳妇了，富有的人家没有谁肯把女儿嫁给他，娶穷人家的媳妇陈平又感到羞耻。过了好长时间，户牖有个叫张负的富人，他的孙女嫁了五次人，丈夫都死了，没有人再敢娶她。陈平却想娶她。乡镇中有人办丧事，陈平因为家贫，就去帮忙料理丧事，靠着早去晚归多得些报酬以贴补家用。张负在丧家见到他，相中了这个高大魁梧的陈平；陈平也因为这个缘故，很晚才离开丧家。一次，张负跟着陈平到了陈家，陈家意在靠近外城城墙的偏僻小巷子里，拿一领破席就当门了，但门外却有很多贵人留下的车轮印迹。张负回家后，对他的儿子张仲说：“我打算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说：“陈平又穷又不从事生产劳动，全县的人都耻笑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偏把女儿嫁给他？”张负说：“哪有仪表堂堂像陈平这样的人会长久贫寒卑贱呢？”终于将孙女嫁给了陈平。因为陈平穷，张家就借钱给他行聘，还给他置办酒宴的钱来娶亲。张负告诫他的孙女说：“不要因为陈家穷的缘故，侍奉人家就不小心。侍奉兄长陈伯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嫂嫂要像侍奉母亲一样。”陈平娶了张家女子以后，资财日益宽裕，交游也越来越广。

陈平所居的库上里祭祀土地神，陈平做主持割肉的人，他把祭肉分配得很均匀。父老乡亲们说：“好，陈家孩子真会做分割祭肉的人！”陈平说：“唉，假使让我陈平主宰天下，也会像这次分肉一样呢？

陈胜起兵后在陈县称王，派周市平定了魏国地区，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在临济交战。在这以前陈平本已辞别他的哥哥陈伯，随一些年轻人去临济到魏王咎手下做事。魏王任命他为太仆。陈平向魏王进言，魏王不听，有的人又说他的坏话，陈平只好逃离而去。

过了多时，项羽攻占土地到黄河边上，陈平前往投奔项羽，跟随项羽入关攻破秦国，项羽赐给他卿一级的爵位。项羽东归，在彭城称王，汉王回军平定三秦向东进军，殷王反叛楚国。项羽于是封陈平为信武君，让他率领魏王咎留在楚国的部下前往，击败并降服了殷王而凯旋。项王派项悍任命陈平为尉，赏给他黄金二十镒。过了不久，汉王又攻下殷地。项王大怒，准备杀掉前次平定殷地的将领吏。陈平害怕被杀，便

封好项王赏给他的黄金和官印，派人送还项王，自己单身拿着宝剑抄小路逃走。陈平横渡黄河，船夫见他一个美男子单身独行，怀疑他是逃亡的将领，腰中定当藏有金玉宝器，就盯着陈平，打算杀掉他。陈平很害怕，就解开衣服赤身露体地帮助船夫撑船。船夫知道他身上一无所有，才没有下手。

陈平于是到修武投降汉军，通过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他进去。此时万石君石奋做汉王的中涓，接过陈平的名贴，引陈平进见汉王。陈平等七个人都进去了，汉王赐给他们饮食。汉王说："吃完后，到客舍去休息吧。"陈平说："我有要事前来，所说的话不能拖过今日。"于是汉王就跟他交谈并喜欢他。汉王问："你在楚军时担任什么官职？"陈平说："做都尉。"汉王当天就任命陈平为都尉，让他做参乘，主管护军一职的工作。众将都喧哗起来，说："大王日前刚得到楚国的一个逃兵，还不知道他本领的高低，就跟他同乘一辆车子，并且反让他监督我们这些老将！"汉王听到这些议论，更加宠幸陈平。汉王于是带着陈平往东讨伐项王。到了彭城，被楚军打败。汉王领兵返回，一路上收集散兵到达荥阳，任命陈平为副将，隶属于韩王信，驻扎在广武。

周勃、灌婴等都诋毁陈平说："陈平虽然是个美男子，只不过像帽子上的美玉罢了，他的内里未必有真东西。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和嫂嫂私通；在魏王那里做事不能容身，逃亡出来归附楚王；归附楚王不相合，又逃来归降汉王。现在大王如此器重，使他做高官，任命他为护军。我们听说陈平接受了将领们的钱财，钱给得多的就得到好处，钱给得少的就遭遇坏的处境。陈平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作乱奸臣，希望大王明察。"汉王怀疑起陈平来，召来魏无知责问他。魏无知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所问的是品行。现在如果有人有尾生、孝已那样的品行，但对胜负的命运没有好处，陛下哪有闲暇使用这样的人呢？楚汉对峙，我推荐善出奇谋的人，只关心他的计谋是否确实能够有利国家罢了。至于私通嫂嫂、接受钱财，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汉王召来陈平责问道："先生在魏王那里做事不相合，便去楚王那里做事而又半道离开。如今又来跟从我，讲信用的人原来是这样三心二意吗？"陈平说："我在魏王那里做事，魏王不能采用我的建议，所以我离开他到项王那里做事。项王不能够信任人，他所信任、宠爱的，不是那些项氏宗族就是妻

家的兄弟，即使有奇才也不能重用，我这才离开楚王。听说汉王能够用人，所以来归附大王。我空身而来，不接受钱财便没有办事的费用。如果我的计谋确有值得采纳的，希望大王采用；假若没有值得采用的，钱财都还在，请允许我封好送回官府，并请求辞职回家。”汉王于是向陈平道歉，丰厚地赏赐了他，任命他为护军中尉，监督全体将领。将领们才不也再说什么了。

后来楚军加紧进攻，切断了汉军的甬道，把汉王围困在荥阳城。过了好一段时间，汉王为这种困境而忧虑，请求割让荥阳以西的地区来讲和。项王不同意。汉王对陈平说：“天下如此纷乱，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呢？”陈平说：“项王为人谦恭有礼，对人爱护，具有清廉节操、喜欢礼仪的士人多归附他。到了论功行赏、授爵封邑时，却又吝啬这些爵邑，士人因此又不愿归附他。如今大王傲慢又缺乏礼仪，具有清廉节操的士人不来归附；但是大王能够舍得给人爵位、食邑，那些圆滑没有骨气、好利无耻之徒又多归附汉王。如果你们各方谁能去掉双方的短处，采取你们双方的长处，那么只要招一招手，天下就能安定了。但是大王爱随意侮辱人，不能罗致到具有清廉节操的士人。不过楚军方面有着可以扰乱的地方，项王那里刚直的臣子像亚父范增、钟离味、龙且（j ū, 居）、周殷之辈，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如果能舍得拿出几万斤黄金，施行反间的计谋，离间楚国的君臣，让他们互生怀疑之心，项王为人猜忌多疑，听信谗言，他们内部定会互相残杀。汉军可趁机发兵攻打他们，击败楚军是一定的人。”汉王认为陈平说得对，于是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听凭他使用，不过问他的支出情况。

陈平用了很多黄金在楚军中进行离间活动，在众将中扬言钟离味等人作为项王的将领，功劳很多，但始终不能划地封王，他们打算跟汉王联合起来，消灭项王，瓜分楚国的土地，各自为王。项羽果然猜疑起来，不再信任钟离味等人。项王已经怀疑上钟离昧等人以后，派遣使者到汉军那里打探。汉王备下丰盛的酒宴，命人端进。见到楚王的使者，汉王就佯装吃惊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原来竟是楚王的使者！”又让人把酒肴端走，换上粗劣的饭菜端给楚王的使者。楚王使者回去以后，把这些情况禀告给项王。项王果然大大地怀疑起亚父。范增想急速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任他，不肯听从。范增闻知项王在怀疑自

己，就生气地说：“天下的大事基本定局了，君王自己干吧！我请求辞职告老还乡！”他回乡还没有到达彭城，就因背上毒疮发作而死。陈平于是夜里让两千名妇女出荥阳城东门，楚军便发动攻击，陈平就与汉王从荥阳西门出城逃离。汉王随即进入关中，收集败散的士兵再次东进。

第二年，淮阴侯韩信打败了齐国，自立为齐王，派使者把这件事禀报给汉王。汉王大怒，斥骂韩信。陈平暗暗地踩汉王的脚，汉王也有所悟，于是优厚地款待齐王使者，并派张子房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汉王把户牖乡封给陈平。汉王采用陈平的奇计妙策，最终灭掉楚国。陈平曾经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随汉王平定了燕王臧荼。

汉六年（前201），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高帝问询将领们，将领们说：“赶紧发兵活埋这小子。”高帝默默不语。高帝问陈平，陈平一再推辞，反问道：“各位将领说些什么？”皇上把各位将领的话都告诉了陈平。陈平问：“有人上书说韩信谋反，有知道这件事的外人吗？”皇上说：“没有。”陈平问：“韩信本人知道这情况吗？”皇上说：“不知道。”陈平说：“陛下的精锐部队跟楚国比哪个强？”皇上说：“不能超过它。”陈平问：“陛下的将领中用兵有能超过韩信的吗？”皇上说：“没有谁赶得上他。”陈平说：“如今陛下的军队不如楚国精锐，将领的才干又赶不上韩信，却要发兵攻打他，这是促使他同我们作战，我私下里为陛下的安危而担忧。”皇上说：“那该怎么办呢？”陈平说：“古时天子巡察各地，会见诸侯。南方有个云梦泽，陛下只是假装出游云梦，在陈县会见诸侯。陈县在楚国的西部边界，韩信听到天子怀着善意出游，看那情势定然无事，因而到郊外迎接拜见陛下。拜见时，陛下趁机将他拿下，这只不过是一个力士就能办到的事。”高帝觉得他的主意不错，于是派出使者告知各诸侯到陈县会面，说“我即将南游云梦”。皇上便随即出发。此行尚未到达陈县，楚王韩信果然在郊外的路上迎接。高帝预先准备好武士，见韩信来了，立即将他拿下捆绑起来，装在副车中。韩信喊道：“天下已经平定了，我本来该当烹杀了！”高帝回过头对韩信说：“你别出声喊叫了！你谋反，已经很明显了！”武士把韩信两手反绑在后。高帝于是在陈县会见了诸侯，全部平定了楚地。高帝回到洛阳，赦免了韩信，降封他为淮阴侯，又与有功之臣剖符确定封赏。

当时与陈平剖符，世代相传而不断绝，封为户牖侯。陈平辞谢说：“这不是我的功劳。”皇上说：“我采用了先生的计谋，克敌制胜，这不是功劳是什么呢？”陈平说：“不是魏无知，我怎么能入朝为官呢？”皇上说：“像先生您这样可以说是不忘本了。”于是又赏赐了魏无知。第二年，陈平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从高帝在代地攻打谋反的韩王信。匆忙行军到了平城，被匈奴围困，七天吃不上饭。高帝采用了陈平的妙计，派人到单于的阏（ｙān，淹）氏（ｚｈī，之）那里去疏通，才得以解围。高帝脱身以后，陈平的计策始终秘而不宣，世间有没人得知内情。

高帝南归经过曲逆，登上城楼，望见县城的房屋很大，说道：“这个县好壮观！我行遍天下，只见到洛阳和这个县是这样。”回头问御史说：“曲逆的户口有多少？”御史回答说：“当初秦朝时有三万多，中间连年战乱，很多人逃亡藏匿，如今现存五千。”当时高帝便命令御史，改封陈平为曲逆侯，尽享全县各户的赋税收入，取消以前所封的户牖乡。

此后陈平曾以护军中尉的身份跟从高帝征讨陈豨和黥布。他一共出过六次奇次，每次为此都增加了封邑，一共增封了六次。奇计有的颇为隐秘，世间无人得知。

高帝随击败黥市的军队回来，因受创伤而患病，缓缓地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叛，皇上派樊哙以相国的身份率兵征讨他。启程后，有人说樊哙的坏话。高帝发怒说：“樊哙见我病了，便盼望我死。”便采用陈平的计谋，召绛侯周勃在病榻前受命，说道：“陈平速驾站车马载着周勃代替樊哙领兵，陈平到了军中立即斩下樊哙的头！”二人接受了诏命，驾驿站车马急行，还没有到达军中，边走边商议说：“樊哙是高帝的老朋友了，功劳很多，而且又是吕后妹妹吕嬃（ｘū，胥）的丈夫，与高帝有亲戚关系并且显贵，高帝因为一时愤怒的缘故想杀他，只怕将来要后悔。我们宁可把他囚禁起来交与皇上，由皇上自己处决他。”他们没有到军营中，便堆土筑坛，用符节召来樊哙。樊哙接受诏令，立即被反绑起来装上囚车，由驿站送往长安，使命绛侯勃替樊哙为将，率兵闰定燕地反叛的各县。

陈平在返回时听说高帝去世，他恐怕吕嬃进谗言、吕后听信谗言发怒，便急驾驿站车马先行。路上遇到使者诏令陈平和灌婴驻守荥阳。陈平接受诏命，马上又驱车赶到宫廷，哭得非常哀痛，趁机在高帝灵堂内向吕后禀奏处理樊哙一事的经过。吕太后哀怜陈平，说道：“您辛苦了，出去好好休息吧。”陈平害怕谗言加于自身，于是坚决请求留宿宫中，担任警卫。吕太后于是任命他做郎中令，说道：“请好好辅佐教导孝惠皇帝。”此后吕嬃的谗言才不起作用。樊哙被押到长安，便被赦免并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和封邑。

孝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去世，任命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原为沛县人，当初是县里的豪绅，高祖在卑微时，像对待兄长那样侍奉王陵。王陵缺乏文化素养，爱意气用事，喜欢直言。到了高祖在沛县起兵，进入关中抵达咸阳时，王陵也自己聚集党羽几千人，驻在南阳，不肯跟从沛公。等到汉王回军进攻项籍时，王陵才率兵归属汉王　。项羽拿到王陵的母亲安置在军营中，王陵的使者到来时，项羽就让王陵的母亲朝东坐着，想以此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私下送走使者时说哭着说：“请替我告诉王陵，要小心地侍奉汉王。汉王是个宽厚的长者，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有三心二意。我以一死来给你送行吧。”说罢即拔剑自刎而死。项王发怒，烧煮了王陵的母亲。王陵终于跟从汉王平定天下。王陵跟雍齿关系不错，雍齿是高帝的仇人，王陵又原本无意跟从高帝，由于这些缘故受封较晚，被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做了右丞相，两年后，孝惠帝去世。吕太后想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询问王陵，王陵说：“不行。”又问陈平，陈平说：“可以。”吕太后发怒，于是假意提升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实际上不重用王陵。王陵发怒，称病辞职。闭门不出，始终不朝见皇帝，七年后去世。

王陵被免除丞相职务后，吕太后就调任陈平为右丞相，任命辟阳侯审食（ｙì，义）（ｊī，基）为左丞相。左丞相不设办公的处所，常在宫中处理政务。

审食也是沛县人。汉王在彭城以西被击败时，楚军抓走汉王的父亲

和吕后作为人质，食其以家臣的身份侍奉吕后。他后来跟随汉军打败项羽被封为侯，受到吕太后的宠幸。等到他做了左丞相，住在宫中，百官都得通过他才能决断事情。

吕婴常因从前陈平为高帝出谋划策捉拿樊哙，多次进谗言说："陈平当丞相不理政务，每天饮美酒，玩弄妇女。"陈平听到后，饮酒作乐日益加剧。吕太后闻知此事，暗自高兴。她当着吕婴的面对陈平说："俗语说'小孩和妇女的话不可信'，就看你对我怎么样了。不要怕吕婴说你的坏话。"

吕太后立吕氏宗族的人为王，陈平假装顺从这件事。等到吕太后去世，陈平跟太尉周勃合谋，终于诛灭了吕氏宗族，拥立孝文皇帝即位，此事陈平是主要策划者。审食其被免去左丞相一职。

孝文帝即位后，认为太尉周勃亲自率兵诛灭吕氏宗族，功劳多；陈平想把右丞相的尊位让给周勃，于是托病引退。孝文帝刚刚即位，觉得陈平病得奇怪，就去探问他。陈平说："高祖时期，周勃的功劳不如我陈平。到诛灭吕氏宗族时，我的功劳也就不如周勃了。我愿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于是孝文帝就任命绛侯周勃为右丞相，位次名列第一；陈平调职为左丞相，位次名列第二。赏赐陈平黄金千金，加封食邑三千户。

过了一段时间，孝文皇帝已经渐渐明了熟悉国家大事，在一次接受群臣朝见时问右丞相周勃说："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孝文皇帝又问："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急得汗流浃背，惭愧自己不能回答。于是皇上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有主管的人。"皇上说："主管的人又是谁？"陈平说："陛下若问判决案件的情况，可询问廷尉；问钱粮收支的情况，可询问治粟内史。"皇上说："如果各自有主管的人，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些什么事呢？"陈平谢罪说："为臣诚惶诚恐！陛下不知我才智低劣，使我勉强担任宰相的职位。宰相一职，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公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他们的职责。"孝文帝于是称赞他回答得好。右丞相周勃大为惭愧，退朝后埋怨陈平说："您怎么不在平时

教我对答这些话！”陈平笑着说：“您身居相位，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吗？陛下如若问起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您也要勉强凑数来对答吗？”这时绛侯周勃自知自己的才能比陈平差远了。过了一会时间绛侯周勃托病请求免去右丞相的职务，陈平独自担任整个丞相的职务。

孝文帝二年（前178），丞相陈平去世，谥号为献侯。他的儿子恭侯陈买接替侯位。陈买为侯二年去世，他的儿子简侯陈恢接替侯位。陈恢为侯二十三年去世，他的儿子陈何接替侯位。陈何为侯二十三年时，犯了抢占他人妻子的罪，处以死刑，封国被废除。

当初陈平曾经说过：“我经常使用诡秘的计谋，这是道家所禁忌的。我的后代如果被废黜，也就止住了，终归不能再兴起，因为我暗中积下了很多祸因。”此后陈平的曾孙陈掌靠着是卫家亲戚的关系，希望能够接续陈家原来的封号，但终究未能实现。

太史公说：陈丞相陈平年轻的时候，原本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当他在砧板上分割祭肉的时候，他的志向本来已经很远大了。他彷徨于楚魏之间，最终归附高帝。他常常想出妙计，解救纷繁的危难，消除国家的祸患。到了吕后执政时期，诸事多有变故，但陈平意能自免于祸，安定汉室，保持荣耀的名望终身，被称为贤相，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假若没有才智和谋略，谁能做到这一步呢？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①。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②，以毡席为门③，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④。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柰何予女乎⑤？”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⑥，予酒肉之资

以内妇⑦。负诚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⑧，游道日广。

里中社⑨，平为宰⑩，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①糠核：指粗劣的饮食。 ②负：背靠着。 郭：城外加筑的一道城墙。穷巷：陋巷。 ③毙：通"敝"，破旧。 ④长者：显贵者的称呼。 ⑤柰：通"奈"。 ⑥假贷：借给。 ⑦内妇：娶妻。内，同"纳"。⑧赍（zī，资）用：资财。赍，通"资"。 ⑨里：古的一种居民组织，先秦以二十五家为"里"。陈平所在的里叫库上里。社：祭祀土地神。⑩宰：主持割肉的人。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①，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惑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 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②。居无何，汉王攻下殷（王）。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③。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④，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⑤。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①谢：辞别。 ②溢：通"镒"，古代的重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③杖：通"仗"，拿着。 ④要：同"腰"。 ⑤刺：撑。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①，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②，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③，典护军④。诸将尽 ⑤，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

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⑥！”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

①谒：名贴。名贴上有姓名、籍贯、官爵及要叙述的事项等，进见时使用。②说（ｙｕè，月）：同“悦”。③参乘：车右边陪乘的人。④典：主管。⑤ （ｈｕān，欢）：喧哗。⑥监护军长者：监督我们这些长者。此处“军”疑为衍文（《汉书》、《汉书》、《汉纪》此句均为“监护长者”）。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①。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②，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以利国家不耳③。且盗嫂受金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顾）〔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④。”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①让：责备。②数：命运。③不（ｆǒｕ，缶）：通“否”。④请骸骨：请求辞职。骸骨，身体。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①，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 至于行功爵邑，重之②，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③，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④。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⑤。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⑥，不

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⑦，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⑧，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①甬道：两侧筑墙的通道。 ②重：看重，爱惜。这里指吝啬。 ③饶：另外增添。这里指舍得。④顽钝：圆滑没有骨气。 ⑤指麾：指点、挥手，形容事情容易办到。麾，通“挥”，招手。 ⑥骨鲠：比喻刚直。鲠：直爽。 ⑦反间：离间敌人内部，使敌方发生内讧。 ⑧意忌：猜忌。意，怀疑。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①，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②，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③，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④。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⑤。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①宣言：宣扬，扬言。 ②裂地：划割土地。 ③太牢具：指规格很高的丰盛酒宴。太牢，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具，饮食，酒肴。 ④草具：粗劣的饮食。 ⑤疽：毒疮。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①。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②。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

③，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④，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⑤，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⑥，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者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⑦，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⑧。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 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⑨。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匆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⑩。”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11)，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12)，围以退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13)。”于是乃诏御史(14)，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市。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①蹑：踩。 ②楚王：汉灭楚后，改封韩信为楚王。 ③趣：通“促”，催促，促使。 ④巡狩：帝王离开国都巡察各地。 ⑤弟：通“第”，但，只。 ⑥禽：同“擒”。 ⑦豫：通“预”。 ⑧后车：副车，侍从之车。 ⑨剖符：帝王分封诸侯或功臣时，把一种竹制的凭证剖成两半，帝王与诸侯各执一半，以示信用。 ⑩背本：背弃根本，忘本。 (11)卒：通“猝”，仓猝。 (12)阏氏：匈奴王后的称号。 (13)见：同 “现”。 (14)诏：皇帝下命令。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

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①，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②，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③。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降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④，因固请得宿卫中⑤。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⑥。”是后吕嬃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①驰传：驾驿站车马急行。传，传车，驿站的专用车辆。　②弟：女弟，　即妹妹。　③节：符节：朝廷用以传达命令的凭证。　④就：归于，加于。　⑤宿卫：在宫中值宿警卫。　⑥傅：教导，辅佐帝王或王子。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①，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②。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大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③，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④，七年而卒。

①东乡：向东。乡，通“向”。古时以朝东方向的位置为尊。　②伏

剑：以剑自杀。 ③详：通“佯”，假装。 ④朝着：朝见皇帝。汉律，春季朝见皇帝为“朝”，秋季朝见皇帝为“请”。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①，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②。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婴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婴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婴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谋也。审食其免相。

①徙：调职。 ②给事：办公，处理事情。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①，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②？”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③；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④！陛下不知其驽下⑤，使待罪宰相⑥。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

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⑦。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⑧。”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①益：渐渐地。 ②决狱：判决案件。 ③责：询问。 ④主臣：表示惶恐的词语。 ⑤驽（nú，奴）下：形容才能低下的谦语。驽，劣马。⑥待罪：臣子对帝王禀奏时的谦词，意思是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位，必将获罪。 ⑦共：通“恭”，谥号用字。 ⑧阴祸：暗中积下的祸因。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①，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②，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③。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①俎：割肉用的砧板。 ②倾侧扰攘：彷徨不定的样子。 ③振：挽救，消除。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刘军 译注

【说明】本篇虽以“梁孝王世家”名篇，实际载述孝文三王刘武、刘参、刘胜的行事。善举著以包之，是《史记》多见的一种写法。

汉王朝统治地位得以稳定之后，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逐步消减同姓王的权势，这就决定了刘武家族衰败命运的必然性。但骄横也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刘武依仗其母窦太后对他的溺爱、孝景帝对他的放纵，骄横恣睢。“出言跸，入言警”，因为未能继承帝位，怨恨并暗杀议臣十余人，以致险遭杀身之祸，最终忧郁而死。其子又依仗他受宠，或恣行忘礼，或滥杀无辜。五人中四人的封国被废除，甚至有的被贬为庶人。汤谐《史记半解》云：“一篇写太后之溺爱梁王，正所以几危梁王，为千秋炯戒。后写墨樽事，则又见梁王这急于货宝，正所以危其后人也。然财物多太后所赐，则祸胎仍太后所贻，而溺爱这失益见矣。至其文境沉雄于淡泊深志之中，具生龙活虎之势，哪得不令人叹绝！”

梁孝王刘武，是孝文帝的儿子，与孝景帝为同母兄弟。他的母亲是窦太后。

孝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为太子，就是孝景帝；次子名武；三子名参；四子名胜。孝文帝即位第二年（前178），封刘武为代王，封刘参为太原王，封刘胜为梁王。过了两年，迁代王为淮阳王。把代国的封地全部划归太原王，号为代王。刘参在位十七年，于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去世，谥为孝王。孝王的儿子刘登继位，这就是代共王。代共王在位二十九年，于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去世。共王的儿子刘义继位，这就是代王。过了十九年，汉朝扩充关塞，以常山为界，迁代王为清河王。改迁时在武帝元鼎三年（前114）。

起初，刘武封为淮阳王的第十年，梁王刘胜去世，谥为梁怀王。怀王是孝文帝最小的儿子，比其他的儿子更受到宠爱。第二年，迁淮阳王

刘武为梁王。刘武初受封为梁王，是孝文帝十二年（前168）。梁王自起初受封为代王到改封为梁王，前后为王已十一年了。

梁王十四年（前165），入朝。十七年，十八年，连年入朝，并留在京师，到第二年才回到自己的封国。二十一年又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去世。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又入朝。那时皇上尚未立太子。皇上与梁王宴饮，曾经在闲谈时说：“千秋万岁之后，传位于梁王你。”梁王谦虚地推辞。他虽然明知这不是真心话，但心中暗喜。太后也同样高兴。

那年春天，吴、楚、齐、赵等七国反叛。吴、楚先攻击梁国的棘壁，杀死数万人。梁孝王据守睢阳城，命韩安国、张羽等人为大将军，抵抗吴、楚之兵。吴、楚受阻于梁，不敢越过梁国向西进兵，和太尉亚夫等人相持了三个月。吴、楚破灭，计算功劳，梁国所斩杀俘获的吴、楚军队的数目和朝廷大略一样多。次年，朝廷立太子。后来梁王因是皇上的亲兄弟，立有大功，又受封于大国，据有天下肥沃的土地。其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达高阳，共有四十余城，多数是大县。

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很受宠爱，所得到的赏赐不计其数。于是，梁孝王建造东苑，方圆三百多里，扩展睢阳城至七十里。大兴土木，建造宫殿，修筑架空通道，从宫殿连接到平台长达三十多里。有天子赏赐的旌旗，外出随从千乘万骑。到处驰马狩猎，排场之壮盛拟似天子。出入宫殿，清道禁绝行人，言“警”称“跸（ｂì，毕）。揽四方豪杰，自崤山以东的游说之士，像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莫不尽归梁国。公孙诡多有奇特怪诞之计，初次拜见梁王，梁王赐他千金，官职做到中尉，梁国称他“公孙将军”。梁国铸造了许多兵器，弓箭、戈矛之类就有数十万件，府库的金钱近万亿，珠玉、宝器等京师还多。

二十九年（前150）十月，梁孝王入京晋见景帝。景帝派使者拿着符节，驾着皇帝乘坐的驷马车，到关前迎侯梁王。朝见景帝后，呈上奏折请求留在京师，因为太后很宠爱孝王的缘故得以获准。孝王入宫则陪侍景帝同乘步辇，出宫则同车游猎，到上林苑去射鸟兽。梁国的侍中、郎官、谒者只须在名簿上登记上姓名，使可以出入天子殿门，和朝廷的官员没有区别。

十一月，皇上废黜栗太子，窦太后想要让孝王作继承人。大臣和袁盎等人劝阻景帝，窦太后的动议受阻，从此也就不再提让梁王作继承人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很秘密，世人没有谁知道。梁王于是辞别朝廷回归封国。

这年夏天四月，皇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恨袁盎和参与议嗣的大臣，就和羊胜、公孙诡等人谋划，暗中派人刺杀袁盎和其他参与议嗣的十多位大臣。朝廷缉捕凶手，未获。于是天子怀疑梁王，捕获到凶手，果然是梁王所主使。于是景帝派遣使者不断往来于至梁国的路上，到梁国去反复按验，逮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藏匿在梁王的后宫。使者责问二千石官员很急迫，梁相轩丘豹和内史韩安国进谏梁王，梁王才命令羊胜、公孙诡都自杀，之后把他们交出来。皇上因此怨恨梁王。梁王恐惧，于是派韩安国通过长公主向太后认罪，请求宽宥，这才得到宽恕。

皇上的怒气逐渐消释，梁王便上书请求朝见。到达函谷关后，茅兰劝梁王乘坐布车，只带两个骑兵入京，躲藏在长公主的园囿之中。朝廷派使者迎接梁王，而梁王已经入关，随从车马都在关外，不知梁王所在。太后哭泣道：“皇上杀了我的儿子！”景帝为此忧恐。于是梁王背着刑具俯伏在宫廷门下，认罪自请处罚，太后、景帝非常高兴，相对哭泣，兄弟之情又如以前。然后把梁王随从官员悉召入关。然而景帝渐渐疏远梁王，不再和他同乘车辇了。

三十五年（前144）的冬天，梁王又入京朝见。呈上奏折请求留住京师，皇上没有答应。梁王回到封国后，心神恍忽不乐。到北方的良山打猎，有人献上一头牛，牛足长在背上，孝王对它感到厌恶。六月中旬，得了热病，过了六天就病死了。谥为孝王。

孝王孝敬母亲，每次听说太后生病，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常想留在长安侍候太后。太后也疼爱他。得知梁王病故，窦太后哭得很悲痛，不进饮食，说：“皇上果然杀了我的儿子！”景帝为之悲哀，忧惧，不知所措。和长公主商量，于是分梁国为五国，把孝王的五个儿子全封为王，五个女儿也都封给她们汤沐邑。把这些措施上奏给太后，太后才变得高兴起来，特地因景帝的这种处置加了一次餐。

梁孝王长子刘买继承王位，被封为共王；次子刘明被封为济川王；三子刘彭离被封为济东王；四子刘定被封为山阳王；少子刘不识被封为济阴王。

梁孝王未死时，财产多得以亿万计算，无法计数。死后，他府库所余的黄金尚有四十多万斤，其他财物也相当于此。

梁共王三年（前141），景帝去世。共王在位七年而死，他的儿子刘襄继位，这就是平王。

梁平王刘襄十四年（前123），梁平王的母亲是陈太后。共王的母亲是李太后。李太后，是平王的亲祖母。平王的王后姓任，叫任王后。任王后很受平王刘襄的宠受。当初，孝王在世时，有一个罍（ｌéｉ雷）樽，价值千金。孝王告戒后人，要好好保管罍樽，不得送给别人。任王后听说却想得到罍樽。平王祖母李太后说：“先王有遗命，不得把罍樽送给别人。其他的东西即使价值亿万，任你自取。”任王后执意要得到这个罍樽。平王刘襄径直使人开启府库取来罍樽，赐给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朝廷的使者来梁国，李太后要亲自向使者诉说此事，平王刘襄和任王后拦阻她，关上门，李太后和他们争门夺路，手指被门缝夹住，终于未能见到朝廷的使者。李太后私下和食官长以及郎中尹霸等人通奸，于是平王和任王后派人以此暗示劝阻李太后，李太后因为内有淫乱的行为，也就作罢了。后来李太后病故。她生病的时候，任王后未曾请安问病；死了，又不居丧守孝。

元朔年间，睢阳人有名叫类犴（àｎ，岸）反的，有人侮辱了他的父亲，这个人和淮阳太守的门客同车外出，太守门客下车离去，类犴反在车上杀死他的仇人便逃走了。淮阳太守很生气，以此责备梁国二千石官员。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缉捕类犴反非常紧急，就逮捕了类犴反的亲属。类犴反知道梁国宫中的隐秘事，于是向朝廷上书报告，详细说出平王和祖母为罍樽而争执的前后情况。当时丞相以下的官员知道了这件事，想借此打击梁国的高级官吏，奏文终于让天子知道了。天子交给官吏调查审问，果然有这件事。公卿奏请皇上废黜平王刘襄为平民。天子说：“李太后有淫乱的行为，梁王刘襄又没有良好的太师太傅，所以陷于不义。”于是削减梁国八城封地，把任王后斩首于市。梁国还剩下十

城。刘襄在位三十九年去世，谥为平王。他的儿子刘无伤立为梁王。

济川王刘明是梁孝王的儿子，孝景帝中元六年（前144）由桓邑侯晋封为济　川王。七年后，因射杀中尉犯罪，朝廷中的有关主事官员奏请诛杀济川王，天子不忍心杀他，废黜刘明为平民，贬迁到房陵，封地归属朝廷，变为郡县。

济东王刘彭离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受封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后，刘彭离骄纵凶悍，没有人君的风范，夜晚私下和他的奴仆、亡命少年几十人去打劫杀人，掠取别人的财物以为乐事。他所杀的人被发觉的就有一百多，全国都知道，没有人敢夜间外出。被他杀的人的儿子上书告发。朝廷中有关主事官员奏请诛杀他。皇上不忍心，把他废黜为平民，贬迁到上庸，封地归属朝廷，变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刘定是梁孝子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受封为山阳王。在位九年而死，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属朝廷，变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刘不识是梁孝王的儿子，在孝景帝中元六年受封为济阴王。在位一年而死，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封地归属朝廷，变为济阴郡。

太史公说：梁孝王虽然因为是天子亲兄弟、太后爱子的缘故，受封于肥沃之地为王，也正赶上国运隆盛，百姓富足，所以能够增殖其财货，扩建宫室，车马服饰和天子相似。然而，这样做也属于僭越行为了。

褚少孙先生说：我做郎官时，从宫殿中喜好说长论短的老郎官那里听说过梁孝王的事迹。我私下认为使梁孝王怨恨不满，要图谋不轨，想做皇帝，是从朝廷中惹出来的。当时的太后是国家的女主，因为疼爱小儿子的缘故，想让梁王为太子。朝中大臣不及时直说这样做不可以的情由，而一味阿谀奉承，净管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私下讨好太后以求得到赏赐，这不是忠臣啊！假如大臣们都能说出像魏其侯、窦婴说出的那番堂堂正正的话，怎么会有后来的祸患？景帝与梁孝王家宴，侍候太后饮酒，景帝说：“在我千秋万岁之后，把帝位传给你梁王。”太后为此很

高兴。窦婴在宴席前，伏地谏道：“汉朝的法制规定，帝位传给长子、长孙，现在皇上怎可传给弟弟，擅自搞乱高皇帝的规定呢！”当时景帝沉默不语。太后心里也很不愉快。

从前周成王和年幼的小弟弟站在树下，他拿起一片桐叶对弟弟说：“我以此封你。”周公听见了，向前拜见道：“天王分封弟弟，很好。”成王说：“我只不过和他开玩笑罢了。”周公说：“作为君主没有不当的举动，不应该有开玩笑的话，说了就一定要做到。”于是就把应县封给小弟。从此以后，成王终生不敢有戏言，说的话一定做到。《孝经》上说：“不合法度的话不说，不合道理的事不做。”这是圣人的明训啊。当时皇上不应该用那种好听的话对梁王许愿。梁王上有太后可以倚重，骄傲纵恣已经很久，多次听景帝许愿之言，要千秋万岁后把帝位传给梁王，可是实际上不这样做。

另外，诸侯王朝见天子，根据汉朝的制度，应当一共只见四次。刚到京城时，入宫晋见，谓之“小见”；到了正月初一的清晨，捧着皮垫摆上璧玉向皇帝道贺正月，谓之“法见”；再过三天，皇帝为侯王设下酒宴，赐给他们金钱财物；再过两天，诸侯王又入宫“小见”，然后辞别归国。一共留居长安不过二十天。所谓“小见”，即在宫内不拘大礼相见，饮宴于王宫禁地，这不是一般士人所能进入的。现在梁王西入长安朝见皇上，趁此留居宫中，将近半年。他入宫和皇上同辇而坐，出宫与皇上同车而乘。皇上以夸大的言词讽示他将来要做皇帝而实际上又不能兑现，以致使梁王口出怨言，图谋叛逆，于是又跟着为他担忧，这不是背离事理太远了吗？除了大贤大德之人，不懂得谦恭退让。按汉朝的礼仪制度，朝见皇上庆贺正月，通常是一王和四侯一起朝见，十多年才进京一次。而今梁王却常连年入京朝见，并久留于京。俗语说：“骄纵的孩子不懂得孝顺。”这话说得不错啊。所以对诸侯王应当替他们设置好的太师太傅，让忠正敢言之士为相辅佐他，就如汲黯、韩长孺等人那样，敢于直言极谏，这怎么还会有祸患发生呢！

听说梁王西入京师朝见，谒见窦太后，家人相见，和景帝一起陪坐在太后面前，他们母子、兄弟之间高兴地说贴心话。太后对景帝说：“我听说殷商的制度亲其兄弟，周朝的制度尊其祖先，其道理是一

样的。百年之后，我把梁孝王托付给你。”景帝跪在坐席上抬起身子说：“是。”宴罢出宫，景帝召集袁盎等精通经术的大臣说：“太后说了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袁盎等人一齐回答说：“太后的意思要立梁王为皇帝的太子。”景帝问其中的道理，袁盎等人说：“殷商的传统亲其兄弟，所以传位于其弟。周朝的传统尊其祖先，所以传位于其子。殷商的传统崇尚质朴，质朴就效法上天，亲其亲人，所以传位于弟。周朝的传统崇尚华美，华美就效法大地，尊是敬的意思，敬其本原，所以传位于长子。周朝的制度，太子死了，立嫡孙。殷朝的制度，太子死了，立其弟。”景帝说：“你们的看法如何？”大家一齐回答说：“现在汉朝的制度是效法周朝，周朝的制度不能立兄弟，应当立儿子。正因为这样，所以《春秋》以此指责宋宣公。宋宣公死后，不立儿子而传位给弟弟。其弟继位为国君死后，又把君位归给他的哥哥的儿子。其弟的儿子争夺君位，认为自己应当接替父亲身后之位，于是杀了宣公的儿子。因此国家大乱。祸患不断。所以《春秋》说：‘君子尊崇遵循正道，宋国的祸乱是宣公造成的。’臣等请求谒见太后说明这个道理。”袁盎等人入宫谒见太后说：“太后说要立梁王，那么，梁王死后要立谁？”太后说：“我再立皇帝的儿子。”袁盎等人向太后陈述了这样一些史实情况：宋宣公不立应当继位的嫡子而发生祸乱，祸乱延续了五代而不断绝，以及不克制小的私心便会遗害大义。太后听了，这才理解其中的道理，因而也就高兴了，随即让梁王归回封国。梁王听说这种意见出自袁盎等大臣，就怨恨起他们来，于是派人来杀袁盎。袁盎回头看到刺客，说：“我就是所说的袁将军，你不会弄错人吧？”刺客说：“正是你！”刺客杀了袁盎，丢弃了他的剑，剑插在袁盎的身上。查看那把剑，是刚刚磨过的。查问长安城中制作或磨砺刀剑的工匠，工匠说：“梁国郎官某人曾来磨过这把剑。”以此得知线索，察觉阴谋，便派遣使者追捕凶手。光是梁王所要杀的大臣就有十多人，执法的官吏穷究其根源，梁王谋反的端倪已经十分明显地显露出来。太后为之食不下咽，日夜哭泣不停。景帝为此很担忧，问办法于公卿大臣，大臣认为遣精通经术的的官吏去处理，才可解除太后之忧。于是派遣田叔、吕季主去处理此案。这两人都精通经术，识大礼。结案归来，走到霸昌厩，取火把梁王谋反的证辞全部烧掉，只空手来回奏景帝。景帝问：“案子办得怎么样？”回奏说：“梁王不知情。参与其事的人，只有他的宠臣羊胜、公孙诡等人罢了。臣等谨按律令诛杀了他们，梁王平安无恙。”景帝很高兴，说：“赶快去谒见太

后。”太后得知，立刻起来坐着吃饭，心情恢复了平静。所以说，不精通经术、不懂古今大礼的人，不可以委任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孤陋寡闻之人，如同从管中窥天一样。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①。孝文帝即位二年②，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子③，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④，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十年卒⑤，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⑥，以常山为限⑦，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⑧。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受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⑨。

①胜：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也作“胜”，卷十《孝文本纪》以及《汉书·文帝纪》、《汉书·诸侯王表》、《汉书·文三王传》等则作“揖”。②孝文帝即位二年：即前178年。③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把代国的封地全部划归太原王。与：给予。④孝文后二年：汉文帝后元二年，即前162年。⑤元光二年：前133年。元光，汉武帝的第二年号（前134—前129）。⑥广关：扩展关塞。⑦限：界限。⑧元鼎三年：前114年。元鼎，汉武帝的第五个年号（前116—前111）。⑨通历：共经历。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①，留②，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进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③，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④。”王辞谢。虽知非至言⑤，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①比年：连年。按，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未载十七年来朝。②留：指留在京师。③燕饮：指较随便的家宴。燕，通“宴”，安闲。④千秋万岁：君王死的讳辞。⑤至言：深切中肯的话，真心话。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①。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②，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③。吴、楚以梁为限④，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⑤。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治中分⑥。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⑦，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

①吴、楚、齐、赵七国反：汉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为了反对朝廷的削藩政策，发动大规模叛乱。其中的胶西、胶东、济南、菑川四国都是由齐国分出来的。这里用“齐”概指这四个诸侯国。详见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②城守：据城守御。③距：通“拒”，抵御。④限：阻隔。⑤相距：相持。⑥略：大约。中分：对半分，相等。⑦界：以……为界。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①，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②。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③。东西驰猎，拟于天子④。出言⑤，入言警⑥。招延四方豪桀⑦，自山以东游说之士⑧，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⑨。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⑩，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①复道：楼阁间有上下两重通道，其架空者称复道。又名阁道，俗称天桥。②连属：连接，连续。③千乘万骑：古时一车四马谓之“乘”，一人一马谓之“骑”。这里极言出从车辆、人马之多。《索隐》引《引宫仪》云：“天子法驾三十六乘，大驾八十一乘，皆备千乘万骑而出也。”④拟：比拟，类似。⑤：亦作“跸”。古代帝王出行时止人清道谓之“跸”。⑥警：警戒。以上两句相互为文，即出入皆警跸。⑦桀：通“杰”。⑧山：指崤山。⑨属：类。⑩百巨万：亿万。巨万，一亿。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①，迎梁王于天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②，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③。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④，

与汉宦无异。

①节：符节，使者所持的信物。乘舆：皇帝和诸侯乘坐的车子。驷马：古时一车套四马，因称四马之车或车之四马为“驷”。②辇：这里指辇车，即在宫中乘坐的人拉车，后世称为步辇。③上林：苑名。苑内放养禽兽，供帝王射猎。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南。④著籍：在名薄上登记。引：导引。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①，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所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②，窦太后义格③，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①栗太子：刘荣，栗姬所生。②关说：谏阻。③义格：动议受阻。义，通“议”。格，受阻碍。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①。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②。逐其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③，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④，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⑤。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⑥。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⑦。然后得释。

①胶东王：刘彻，即后来的汉武帝。②阴：暗中，暗地里。③意：怀疑。④覆按：反复检验审查。覆，通“复”。按，查验，审查。⑤二千石：汉代官吏禄等级，这里用以指代这个等级的官吏。⑥怨望：怨恨，责怪。望，埋怨。⑦长公主：皇帝的姊妹，此指文帝长女馆陶公主刘嫖。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①，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②，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③，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④。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①说：劝说。②斧质：古代杀人刑具。质，同“锧”，杀人时作垫用的砧板。阙：宫阙，帝王居住的地方。此指宫门。③益：逐渐。④忽忽：恍忽不安的样子

孝王慈孝①，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②。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一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子③；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④，他财物称是⑤。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①慈：孝敬奉养父母。②汤沐邑：汉代称皇帝、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③共：通“恭”。谥号用字。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作“恭”。④藏府：府库。藏存东西的地方。⑤称：相副，相当。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①。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樽②，直千金③。孝王诫后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④。”任王后绝欲得之⑤。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⑥，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⑦，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

李太后⑧，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⑨；薨，又不持丧⑩。

①大母：祖母。②罍樽：罍形酒器。罍：器名，青铜制或陶制，形圆或方，用以盛酒或水。③直：同“值”。④自恣：放任，自便。⑤绝：极，非常。⑥直：径自，径直。⑦措：轧，夹住。⑧风：通“讽”。用含蓄的话暗示或劝告。⑨请病：请安问病。⑩持丧：居丧守孝。

元朔中①，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睢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睢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②。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③。反知国阴事④，乃上变事⑤，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余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①元朔：汉武帝第三个年号（前128—前123）。②让：责备。③执：捉拿。④阴事：秘密不可告人的事。此指上文任王后与李太后争罍樽事。⑤上变事：向朝廷报告突然发生的非常事件。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①。七岁，坐射杀其中尉②，汉有司请诛③，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④，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⑤，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

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

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①孝景中六年：汉景帝曾两次改元，第一次改元史称中元，第二次改元史称后元。“孝景中六年”即前144年。②坐：因犯……罪。③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这里指有关官员。④礼：礼仪，风范。⑤行剽：从事抢劫。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①，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②，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③。然亦僭矣④。

①会：适逢，遇上。②植：通“殖”。增殖，积累。③车服：车马服饰。④僭：超越本分。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①，事从中生②。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③，阿意治小④，私说意以受赏赐⑤，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⑥，何以有后祸？景帝与王燕见⑦，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悦。窦婴在前，据地言曰⑧：“汉法之约，传子适孙⑨，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①欲为不善：指个企图继承帝位事。②中：指宫中。③时：及时。④阿意：曲从人意。治小：指管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⑤私说意：指暗地里办些使太后感到满意的事。说，同“悦”。⑥齐：皆，全。正言：指下文应“传子适孙”而不应“传弟”的话。⑦燕见：亦作“宴见”，谓帝王闲暇时召见臣下。燕，通“宴”。⑧据地：指稽首至地。⑨适（ｄí，敌）孙：嫡长孙。适，同“嫡”。封建宗法制度下称正妻为“适”。有时指正妻所生的儿子，有时也专指正妻所生的长子。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①，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②。”周公曰：“人主无过举③，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④，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⑤。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

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⑥，数闻景帝好言⑦，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

①弱：年少。②直：只，但。③过举：错误的、不恰当的举动。④没齿：没世，一辈子。⑤法言：格言。⑥骄蹇（ｊｉǎｎ，拣）：不顺从，傲慢。⑦数：多次。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①；到正月朔旦②，奉皮荐璧玉贺正月③，法见④；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⑤，饮于省中⑥，非士人所得入也⑦。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⑧，令出怨言，谋畔逆⑨，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⑩！非大贤人，不知退认。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11)，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12)，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13)，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①小见：即“燕见”。②朔旦：夏历初一早晨。③皮荐：皮垫。④法见：按照礼仪制度所进行的正式朝见。⑤禁门：皇宫门。禁，皇帝居住的地方。⑥省：王宫禁地。⑦士：一般官吏或书生。⑧大言：指继承帝位的话。⑨畔：通“叛”。⑩远：指远离事理。(11)比年：连年。比，接连。(12)鄙语：俗语。(13)相忠言之士：即以忠言之士为相。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①。太后谓语曰：“吾闻殷道亲亲②，周道尊尊③，其义一也。安车大驾④，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⑤：“太后言如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⑥，质者法天⑦，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⑧。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适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⑨。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⑩。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

代父后，即刺父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11)。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12)，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13)，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14)。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也于袁盎诸大臣所(15)，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16)？”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17)，剑著身(18)。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19)，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文吏穷本之(20)，谋反端颇见(21)。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22)。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

①语言私说：指他们母子、兄弟之间高兴地说贴凡话。说，同“悦”。②亲亲：爱其亲属。③尊尊：尊敬其长辈。④安车大驾：安车，古代一种小车，以其可以坐乘，故名“安车”。又以凡妇人均坐乘，所以太后用以自指。犬驾：本指帝王出行的车驾，这里用为死亡的讳称。⑤经术：经学、儒术。⑥质：质朴。⑦法：取法，效法。⑧本始：本原。⑨非：责备。⑩反：同“返”。(11)引语出自《公羊传·隐公三年》。大，尊崇。居正，遵循正道。(12)即：如果。(13)不立正：指不立嫡长子。(14)小不忍：在小的方面不克制。此句指窦太后如果一味疼爱梁孝王，不克制自己的偏心，就将会造成皇族内部争夺继承权的祸乱。(15)义：通“议”。主意，建议。(16)得毋：莫不是，该不会。(17)置：放弃，丢弃。(18)著：附着，加……于上。(19)削历工：制作或磨砺刀剑的工匠。(20)穷本：穷尽本源。(21)见：同“现”。(22)言：衍文。

三王世家第三十

刘军 译注

【说明】本世家在写法上不同于其他诸篇世家：只载述关于孝武帝封立三个儿子刘闳、刘旦和刘胥的疏奏策文而不及三王行事。这是因为“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

在世袭的封建社会，太子继承帝位、其他皇子分封为王是法定的常规。但孝武要封子为列侯，在群臣多次力谏的情况下，才同意封子为王。他这种“卑让自贬”的作法，在封建帝王中确属罕见。

孝武帝之所以要封子为列侯，大概鉴于皇子为王“奉承天子”、“尊宗庙重社稷”者少，扰乱朝纲谋反危国者多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封子为王时，又“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皇子受封为王后的表现，恰恰与孝武帝的愿望相反：除齐王刘闳中年早夭，没有违背策意外，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都私通叛党，阴谋造反，结果被迫自杀，封国被废除。孝武帝的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由此可见一斑。

孝武帝共有六个儿子，为什么只有三王写入“世家”？这是因为赵婕妤所生弗陵后为昭帝，自然不应当列入世家。李夫人所生髆，受封于天汉四年，所以不见本“世家”。卫皇后所生戾太子，前因其为太子，自然不应当列入世家。后太子被废，作者不补出，是出于避讳的原因。

“大司马臣霍去病昌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承蒙陛下错爱，使我霍去病能在军中供职。本应专心思考边防事务，即使战死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居然敢考虑他事来打扰陛下。我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事忧劳，因哀怜百姓忘了自己，减少了食膳音乐，裁减了郎员。皇子们赖天保佑，长大成人，已能行趋拜之礼，但至今未封号位设师傅官，陛下谦恭礼让，不怜悯骨肉之情，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但不敢越职进奏。我不胜犬马之心，昌死建言，希望陛下命有司，趁盛

夏吉日早定皇子之位。希望陛下鉴察。霍去病昌死再拜进奏皇帝陛下。”三月乙亥日，御史臣霍光兼尚书令上奏未央宫。皇帝下诏道：“下交御史办理。”

元狩六年(前117)三月戊申朔日，乙亥，御史臣霍光兼尚书令、左右丞非，下批给御史的文书到达，说：“丞相臣庄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太常臣赵充、太行令臣李息、太子少傅并兼宗正职务臣任安昌死上奏：大司马霍去病上疏说：‘承蒙陛下错爱，使我霍去病能在军中供职。本应专心思考边防事务，即使战死在荒野也无法报答陛下，居然敢考虑他事来打扰陛下。我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事忧劳，因哀怜百姓竟忘了自己，减少了食膳音乐，裁减了郎员。皇子们赖天保佑，长大成人，已能行趋拜之礼，但至今未封号位设师傅官。陛下谦恭礼让，不怜悯骨肉之情，群臣私下都希望早日予以封号，但不敢越职进奏。我不胜犬马之心，昌死建言，希望陛下命有司，趁盛夏吉日早定皇子之位。希望陛下鉴察。’皇帝下诏道：‘交下御史办理。’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等商议：古来分地立国，同时建立诸侯国以尊奉天子，这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的原因。现在臣霍去病上疏，不忘其职责，用以宣扬皇恩，称道天子谦让自贬，为天下事烦劳，思虑皇子未封号位。臣庄青翟、臣张汤等应奉义遵职，却愚昧痴呆而不及事。如今正是盛夏吉时，臣庄青翟、臣张汤等冒死请立皇子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为诸侯王。冒死请求确定所封给他们的国名。”

皇帝下诏示道：“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所有姬姓并列，有子爵、男爵、附庸。《礼记》说：‘支子不得奉祭宗庙。’你们说并建诸侯国用来重社稷，我没听说过。再说上天并不是为君王而降生百姓。我德行浅薄，海内上下未能协和，却勉强使未习教义的皇子做诸侯王，那么大臣对他能起什么劝勉作用？应重新讨论，以列侯封赐他们。”

三月丙子日又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进谏：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公孙贺、谏议大夫博士臣安等商议说：我们听说周朝分封八百诸侯，姬姓并列，来奉侍天子。康叔凭借其祖父和父亲而显贵。伯禽凭借周公受封，他们都是建国的诸侯，以傅相为辅佐。百官遵奉法令，各守其职。国家的统系便完备无缺了。

我们私下认为并建诸侯之国之所以能重社稷的原因，是因为天下诸侯各按它的职责向天子朝贡奉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这是礼制所规定的。封建诸侯，使他们守住藩国，帝王就能借此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意统辖天下，光大先圣的遗业，尊贤礼士，圣功显赫，扶持兴起即将灭绝之国。使萧何的后代继续受封在鄼邑，褒扬公孙弘等群臣。昭示六亲的尊卑之序，表明上天施予之属，使诸侯王封君能够推私恩分给子弟户邑，赐号尊建一百多个诸侯王。然而却以皇子为列侯，这就尊卑相逾越，列位失序，不能将基业传给子孙万代。臣等请求立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日，进奏未央宫。

皇帝下诏批示道：“康叔有十个兄弟而独被尊贵的原因，是褒扬有德之人。周公被特许在郊外祭祀天神，所以鲁国有白色公畜、赤色牛的祭牲。其他公侯用毛色不纯的祭牲，这是贤者和不肖者的差别。‘崇高的道德令人仰慕，正大光明的行为令人向往’，我对他们很敬仰。以此来压抑未成德的皇子，封他们为列侯就可以了。”

四月戊寅日，进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张汤冒死谏言：臣青翟等与诸位列侯、二千石级官吏、谏大夫、博士臣庆等商议：冒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皇帝命道：‘康叔有十个兄弟而独被尊贵的原因，是褒扬有德之人。周公被特许在郊外祭祀天神，所以鲁国有白色公畜、赤色牛的祭牲。其他公侯用毛色不纯的祭牲，这是贤者和不肖者的差别。崇高的道德令人仰慕，正大光明的行为令人向往，我对他们很敬仰。以此来压抑未成德的皇子，封他们为列侯就可以了。’臣青翟、臣张汤、博士臣将行等听说康叔兄弟有十人，武王继位，周公辅佐成王，其他八人都因为祖父和父亲的尊贵建为大国。康叔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在鲁封国，那是因为封爵位时，还没成年。后来康叔扞止禄父之难。伯禽消灭淮夷之乱。从前五帝各有不同的体制，周朝有五等爵位，春秋只有三等爵位，都是根据时代不同而安排尊卑之序。高皇帝拨乱反正，昭示至德，安定海内，分封诸侯，爵位分为二等。皇子有的尚在繈緥之中也立为诸侯王，以承继天子，作为万世的法则，不可改变。皇帝躬行仁义，亲播圣德，文治武功互相配合。彰扬慈爱孝亲的德行，广拓进贤唯能的道路。对内褒扬有德行之人，对外讨伐强暴之贼。北临翰海，西至月氏(ｚｈī，支)，匈奴、西域，举国贡奉效法。车舆兵

械的费用，不向百姓赋敛。尽朝中府库所藏奖赏将士，开启宫禁的仓库赈济贫民，戍卒减少一半。百蛮夷狄的君长，无不闻风向慕，承受汉朝的教化屈首称赞。远方异域，不辞辗转翻译前来朝拜，圣上恩泽遍及边远地方。所以四方珍禽异兽不断送来，嘉禾米谷丰收，天道感应甚为彰著。如今诸侯支子都封为诸侯王，而皇子却赐封列侯，臣青翟、臣张汤等私下反复商议，都认为尊卑失序，使天下百姓失望，这是不可以的。臣请求立臣刘闳、臣刘旦、臣刘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日，进奏未央宫，奏章留在宫中没有批示下达。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公孙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赵充、太子少傅臣任安行宗正事昌死进言：臣青翟等以前进奏大司马臣霍去病上疏说，皇子未有封号王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张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议大夫、博士臣庆等昌死请立皇子臣刘闳为诸侯王。陛下谦让自己的文治武功、责己甚恳切，谈到皇子未习教义。群臣的建议，儒者都称扬其说，有时却拂逆其心。陛下坚决推辞，不予同意，只许封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臣萧寿成等二十七人商议，都认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创建天下，为汉太祖，封子孙为王，扩大支辅势力。不改先帝的法则，用以显彰先帝至尊。臣请求陛下令史官选择吉日，开列礼仪奉上，令御史呈上地图，其他都照以前旧例。”皇上下诏批示道：“可以。”

四月丙申日，进奏未央宫：“太仆臣公孙贺代理御史大夫官职昌死进言：太常臣赵充说通过占卜得知四月二十八日乙时，可以立诸侯王。臣昌死进呈地图，请给所立封国命名。关于仪式另行上奏。臣昌死请求。”

皇上下诏批示道：“立皇子刘闳为齐王，刘旦为燕王，刘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日，进奏未央宫。元狩六年(前117)四月初一(戊寅)，到癸卯日，御史大夫张汤下达丞相，丞相下达中二千石级官员，二千石级官员下达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达有关办事人员。按照命令行事。

“元狩六年(前117)四月乙巳日，皇帝使御史大夫张汤告庙立皇子刘

闳为齐王。圣旨道：呜呼，儿子刘闳，接受这包青色社土！我继承祖先之帝业，根据先王之制，封你国家，封在东方，世代为汉藩篱辅臣。呜呼，你要念此勿忘！要敬受我的诏令，要想到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人能爱好善德，才能昭显光明。若不图德义，就会使辅臣懈怠。竭尽你的心力，真心实意地执持中正之道，就能永保天禄。如有邪曲不善，就会伤害你的国家，伤害你自身。呜呼，保护国家，养护人民，能不敬慎吗！齐王你一定要戒慎。”

以上是齐王的策文。

“元狩六年(前117)四月乙巳日，皇帝使御大夫张汤告庙立皇子刘旦为燕王。圣旨道：呜呼，儿子刘旦，接受这包黑色社土！我继承祖先之帝业，根据先王之制，封你国家，封在北方，世代为藩篱辅臣。呜呼！荤(ｘūｎ,勋)粥(ｙù，育)氏有虐待老人的禽兽之心，到处侵略掠夺，加以奸杀边民。呜呼！我命大将率军往征其罪，他们的万夫头领，千夫头领，共有三十二帅都来归降，偃旗息鼓而逃。荤粥迁于漠北，北方因此安定。竭尽你的心力，不要与人结怨，不要做败德之事，不要废弃武备。士民未经教习，不得从军出征。呜呼！保护国家，养护人民，能不敬慎吗！燕王你一定要戒慎。”

以上是燕王的策文。

“元狩六年(前117)四月乙巳日，皇帝使御史大夫张汤告庙立皇子刘胥为广陵王。圣旨道：呜呼，儿子刘胥，接受这包红色社土！我继承祖先之帝业，根据先王之制，封你国家，封在南方，世代为汉藩篱辅臣。古人有言：‘大江以南，五湖之间，这一带的人轻浮。杨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三代时为王畿外围之地，但政教不能到达。’呜呼！竭尽你的心力，要小心戒慎，百姓才会柔顺。不要童蒙无知，不要好轶乐弛骋游猎，不要接近小人，一切要按法则行事。《尚书》上说：‘臣子不对百姓作威作福，就不会有后辱。’呜呼，保护国家，养护人民，能不敬慎吗！广陵王你一定要戒慎。”

以上是广陵王的策文。

太史公说：古人有句话说：“爱他就希望他富有，亲他就希望他尊贵。”所以君王裂土建国，分封子弟，用来褒扬亲属，分序骨肉，尊崇祖先，显贵同族，使同姓之人散布于天下。因此国势必然强大，王室必然安定。从古到今，由来已久了。历代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不必论述。燕王齐王受封之事，不值得采写。然而封立三王，天子谦恭礼让，群臣坚守道义，文辞灿然照人，很值得观赏，因此将此附在世家里。

褚少孙先生说：我很幸运能凭借文学成为侍郎，喜欢阅览太史公的列传。传中称道《三王世家》文辞可观，但寻找三王世家始终没有得到。私下在喜欢旧事的长者那里取得他们所保存的封策书，把其中的有关事迹编写出来以便传下去，使后世之人能知道贤主的旨意。

听说孝武帝的时候，同一天拜封三子为王：封一个皇子在齐，一个皇子在广陵，一个皇子在燕。各自按皇子才力智能，及土地的贫瘠和肥沃，人民的轻浮和庄重，为之作策文来告诫他们：“世代为汉的藩属辅臣，保护国家，养护人民，能不敬慎吗！诸王一定要戒慎。”一个贤明的国君的所做所为，本来就不是孤陋寡闻之人所能理解的，如果不是博闻强记，君子是不能透彻理解他的深意的。至于诏书的次序分段，语言的上下行文，策文的参差长短，都有深意，别人是不能理解的。谨论定编次这些本稿诏书，编列于下，使读者能自己通解它的宗旨。

王夫人是赵国人，与卫夫人同受武帝的宠幸，而生了刘闳。刘闳将立为王时，他的母亲生病，武帝亲自前去探问。问道：“儿子应当封王，你想把他封在哪里？”王夫人说：“有陛下在，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武帝说：“虽然如此，就你的愿望来说，想封他到什么地方为王？”王夫人说：“希望封在雒阳。”武帝说：“雒阳有武库敖仓，是天下要冲之地，是汉朝的大都城。从先帝以来，没有一个皇子封在雒阳为王的。除了雒阳，其他地方都可以。”王夫人没有作声。武帝说：“关东的国家，没有比齐国更大的。齐国东边靠海，而且城郭大，古时只临菑(ｚī，资)城就有十万户，天下肥沃的土地没有比齐国更多的了。”王夫人以手击头，感谢道：“太好了。”王夫人病故武帝很哀痛，派使者去祭拜道：“皇帝谨派使者太中大夫明捧着璧玉一块，赐封夫人为齐王太后。”皇子刘闳为齐王，年纪小，没有儿子，立王以后，不幸早死，封

国废绝，变为郡。世人说齐地不宜封王。

所谓“受此土”的意思，即诸侯王开始受封时，一定受土于天子祭祀土神的地方，回到封国再建立自己的国社，每年祭祀它。《春秋大传》记载：“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为青色，南方为赤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所以将分封于东方的取青土，分封于南方的的取赤土，分封于西方的取白土。分封于北方的取黑土，分封于中央京畿的取黄土。各取自己的色土，用白茅草包裹起来，封好以后以之为社。这就是最初受封于天子的情形。这叫做主土。对于主土，要建立社坛祭祀它。“朕承祖考”的意思，“祖”是祖先，“考”是先父。“维稽古”的意思，“维”是忖度，是考虑，“稽”是应当，即应当顺从古人之道的意思。

齐地的人多变奸诈，不通礼义，所以天子告诫齐王说：“敬受朕的诏令，要想到天命是固定不变的。人能爱好善德，才能昭显光明。若不图道义，则使辅臣懈怠。竭尽你的心力，真心实意地执持中正之道，就能永保天禄。如有邪曲不善，就会伤害你的国家，伤害你自身。”齐王到了封国，左右大臣能以礼义维系护持，不幸齐王中年夭折。然而他一生无过失，遵照了给他的策文之意。

古书上说“靛(ｄｉàｎ店)青从蓝草中提取，而颜色比蓝草更青”，指的是教化使之如此。富有远见的贤主，有独到的真知灼见：警诫齐王对内要谨慎；警诫燕王不要与人结怨，不要做败德之事；警诫广陵王对外要谨慎，不要作威作福。

广陵在吴越之地，这个地方的人精明而轻浮，所以天子告诫广陵王说：“江湖之间，这一带的人轻浮。杨州是保卫中原的边疆，三代之时迫使他们随从中原风俗服饰，但政教不大达到，只能用心意来驾御罢了。不要童蒙无知，不要贪图安逸，不要接近小人，一切要按照法则行事。不要好逸乐驰骋游猎过度安乐，而接近小人。经常想到法度，就不会有羞辱之事了。”三江、五湖一带有鱼盐的收益，铜山的财富，是天下人所羡慕的。所以天子告诫说“臣不作福”，其用意是说不要滥用财货钱币，赏赐过分，以此来树立声誉，使四方之人前来归附。又说“臣不作威”的用意，是不让他利用当地人的轻浮而背弃礼义。

适逢孝武帝去世，孝昭帝继位，对前朝广陵王刘胥，多多赐赏金钱财物，价值三千多万，增加封地百里，食邑万户。

又适逢昭帝去世，宣帝初即位，因骨肉恩情，施行道义，在本始元年(前73)中，割裂汉地，全用来分封广陵王刘胥的四个儿子：一个封为朝阳侯；一个封为平曲侯；一个封为南利侯；最受宠爱的小儿子刘弘，立为高密王。

此后刘胥果然作威作福，派使者勾结楚王。楚王扬言说：“我的祖先元王，是高祖的小弟弟，封有三十二城。现在封地城邑越来越少，我要与广陵王共同起兵。拥立广陵王为皇上，我要恢复当年元王封给我楚王的三十二城，象元王时一样。”这件事被发觉，公卿官史请求执行诛罚。天子因骨肉之故，不忍心对刘胥执法，下诏书不处治广陵王，只诛杀了恶首楚王。古书上说：“蓬草生长在麻中，不必扶持自然挺直；白沙处在污泥中，与污泥同黑”，指的是水土教化使它如此的。此后刘胥又祈神降殃祸谋划反叛，结果事发自发，封国被废除。

燕国的土地贫瘠，北近匈奴，这一带的人勇敢但缺少谋略，所以天子告诫燕王说“荤粥氏没有孝行而有禽兽之心，以盗窃侵犯边民为事。朕命将军往征其罪，统帅万人的将官，统帅千人的将官，三十二个君长都来归降，偃旗息鼓而逃。荤粥氏远涉他处，北方因此安定。”“悉若心，无作怨”的用意，是不让他随从当地习俗而产生怨恨。“无倗德”的用意，是不让燕王背弃恩德。“无废备”的用意，是不要削减军备，而要经常防备匈奴。“非教士不得从征”的用意，是说凡不习礼义之士，不得召之身边使用。

正逢武帝年老，而太子不幸早亡，还没有再立太子，刘旦派使者前来上书，请求到长安来担任皇上的宿卫。武帝看到他的信，扔到地上，发怒说：“生子应当把他放到齐鲁礼义之地，竟将他放在燕赵之地，果然有争夺之心，不谦让的端倪表现出来了。”于是派人在宫阙之下斩了刘旦的使者。

适逢武帝驾崩，昭帝新登位，刘旦果然生怨而责恨议事大臣。刘旦自以为当立长子，与齐王之子刘泽等人图谋叛乱，扬言说：“我哪里能

让弟弟在！如今登位的是大将军的儿子。”想要发兵。事情被发觉，应该处死。昭帝本于骨肉恩情予以宽容，就把这件案子压下来不让张扬。公卿派大臣请求处理，朝廷派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两个御史，一齐到燕国去，讽劝晓谕燕王。到了燕国，各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去会见并责问燕王。宗正是执掌刘氏皇族户籍的，首先会见燕王，给他列举昭帝确实是武帝儿子的事实。之后，侍御史再去见燕王，用国法责备他，问道：“燕王你欲要起兵造反，罪状甚明，应当办罪。汉朝有大法，诸王只要犯下一点儿小罪过，就得依法判处，怎能宽恕大王你。”用法律条文使他恐惧震动。燕王情绪逐渐低落，心里恐惧。公户满意熟悉儒经义理，最后会见燕王，引述古今道义，国家大礼，言辞华美，喻理庄正。对燕王说：“古来天子，在朝内必有异姓大夫，这是用来匡正王族子弟的；在朝外有同姓大夫，用来匡正姓诸侯。周公辅佐成王，诛杀了他两个弟弟，所以天下太平。武帝在时，还能宽容大王。现今昭帝刚继位，年幼，春秋正富，尚未亲自执政，一切大权委任大臣。古来诛杀惩罚不褊袒内亲外戚，所以天下太平。现在大臣辅佐政事，奉行法律率直办事，不敢有所褊袒，恐怕不能宽恕你燕王。大王可要自己谨慎，不要使自己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这时燕王刘旦才恐惧认罪，叩头认错。大臣们想使他们骨肉和好，不忍用法律制裁他。

后来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扬言说“我是次太子，太子不在了，我应当继位，大臣们压抑我”等等。大将军霍光辅政，与公卿大臣们商议道：“燕王刘旦不改过归正，仍旧为恶不改。”于是按法直断，将行诛杀惩罚。刘旦自杀，封国被废，正如给他的策文所指出的。有关官员请求处死刘旦的妻子和儿女。昭帝因为他们是骨肉之亲，不忍执法，宽赦了刘旦的妻子儿女，削为平民。古籍说“兰根和白芷，把它浸泡在臭水里，君子人就不再接近它，平民也不再佩带它”，这是浸泡使它如此的。

宣帝新登位，广推恩泽，弘扬德化，在本始元年(前73年)中又都赐封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封为安定侯；把燕王原来的太子刘建封为广阳王，让他承奉燕王的祭祀。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①：陛下过听②，使臣去病

待罪行间③。宜专边塞之思虑④，暴骸中野无以报⑤，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⑥，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⑦，损郎员⑧。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⑨，至今无号位师傅官⑩。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11)，昧死愿陛下诏有司(12)，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13)。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14)。制曰(15)：“下御史(16)。”

①昧死：冒死，不避死罪。再拜：一拜之后，接着再拜一次，表示恭敬。疏：向皇帝陈述意见的奏章。②过听：误听。意思是因误听而错用无才之人。谦辞，相当于“承蒙错爱”。③待罪：供职的谦辞。行间：行伍之间，即军中。④边塞之思虑：即思虑边塞，思虑边防事务。⑤中野：荒野之中。⑥惟：思，考虑。干：打扰，干预。⑦贬：减少。⑧损：减少。⑨胜衣：谓儿童稍长，能穿戴成人的衣冠。⑩号：封号。位：爵位。师傅官：教导辅佐皇子的官员。(11)犬马心：为主人效犬马之劳的心思。谦辞。(12)有司：指有关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有司。(13)幸：对方这样做使自己感到幸运。敬辞。(14)守：官吏试用或兼理称“守”。(15)制：皇帝命令。(16)下：下交。

六年三月戊申朔①，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②，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③：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　。’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④：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⑤，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⑥。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⑦，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⑧，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⑨。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①六年：指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②丞：指尚书左右丞。③行：兼代官职。中(ｚｈòｎｇ，众)二千石、二千石：均指官职品级。⑤承：尊奉。⑥宗庙：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封建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所有，世代相传，故以宗庙为朝廷或国家的代称。⑦宣恩：宣扬皇恩。⑧卑让：卑恭谦让。劳天下：为天下事烦劳。⑨憧：痴呆，愚蠢。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①，或子、男、附庸②。《礼》'支子不祭'③。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④，即股肱何劝⑤？其更议以列侯家之⑥。"

①姬侯：周朝王族姓姬。②或：有。子、男：封爵名。附庸：附属于诸侯的小国。③《礼》：《礼记》，儒家经典之一。支子：古代宗法制度下称嫡长子及继承先祖嫡系之子为"宗子"，嫡妻之次子以下及妾子为"支子"。④强：勉强。君：统治。连城：城邑相连，此指诸侯国。⑤股肱：大腿和胳膊，喻辅佐君主的大臣。劝：勉励。⑥列侯：一般的侯爵，食禄而不建国。家：以……为家。诸侯王封邑称国，列侯食邑称家。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①,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②，而伯禽以周公立③，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④。百官奉宪⑤，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⑥，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⑦，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于鄫⑧，褒厉群臣平津侯等⑨。昭六亲之序⑩，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11)，锡号尊建百有余国(12)。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于万世(13)。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①伏闻：听说。伏，谦敬词。②康叔：周文王少子，原封于康，故称康叔。考：死去的父亲。③伯禽：周公长子，封为鲁公。周公：周文王第四子，因封邑在周，故称周公。④相傅：即傅相。辅导国君和诸侯

之官。⑤奉宪：遵奉法令。⑥藩国：亦作“蕃国”，古代称分封及臣服的各国为藩国。⑦明开圣绪：光大先圣的遗业。⑧萧文终：即萧何。死后谥为文终侯。⑨厉：同“励”。平津侯：指公孙弘。⑩六亲：六种亲属，包括血亲和姻亲两类，古说不一，其一指父、母、兄、弟、妻、子。(11)封君：领受封邑的贵族。(12)锡：通“赐”。(13)垂统：把基业传给后代子孙。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①，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②，故鲁有白牡、骍则之牲③。群公不毛④，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⑤，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①亲属：此指兄弟。②周公祭天命郊：周成王为褒扬周公的功德，特许周公在外祭祀天神。③白牡：白色公畜。骍刚：古代祭祀用的赤色牛。④不毛：指毛色不纯的祭牲。⑤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语本《诗·小雅·车辖》。高山，喻道德崇高；景行，大路，喻行为正大光明。后因以“高山景行”指崇高的德行。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①，周公辅成王②，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禄父之难③，伯禽殄淮夷之乱④。昔五帝异制⑤，周爵五等⑥，春秋三等⑦，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⑧，昭至德⑨，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⑩。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11)，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12)，表里文武(13)。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14)，西(湊)〔溱〕月氏(15)，匈奴、西域，举国奉师(16)。舆械之费(17)，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18)，开禁仓以振贫穷(19)，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20)，靡不乡风(21)，承流称意(22)。远方殊俗，重译而朝(23)，泽及方外(24)。故珍兽至，嘉谷兴(25)，天应

甚彰(26)。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子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27)。

①继体：继位。②成王：周成王。③扞(ｈàｎ，悍)：抵御。禄父之难：禄父(商纣之子武庚，字禄父)在武王灭商后，受封为殷君，仍都朝歌，周派管叔、蔡叔监视他。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不服，武庚乘机勾结管、蔡叛周。事见卷三《殷本纪》、卷四《周本纪》、卷　三十三《鲁周公世家》。④殄：消灭。淮夷之乱：淮夷、徐戎两地反叛，伯禽兴师伐之于肸(ｘī，西)。⑤五帝：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有三说。一、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二、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三、少皞、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异制：体制各不相同。⑥五等：公、侯、伯、子、男。⑦三等：公、侯、伯。⑧拨：治理。⑨昭：彰明，显示。⑩二等：指王和列侯。(11)襁褓：裹婴儿的小布被，引申为婴儿时期。(12)体行：身体力行。(13)表里：内外互相配合。(14)极：边境，边远的尽头。(15)溱(ｚｈēｎ，真)：通“臻”，至，到。(16)奉师：贡奉效法。(17)舆械：指车辆和武器等军用装备。(18)御府：皇帝的府库。元戎：大的兵车，此指将士。(19)禁仓：宫禁的仓库。振：通“赈”。(20)百蛮：指华夏族以外的各部族。(21)乡：同“向”，面向。(22)承流：承受汉朝的教化。(23)重译：辗转翻译。远方言语不通，故必须辗转翻译才能通其意。(24)方外：中原以外的地区，边远的地方。(25)嘉：美好。(26)天应：天道感应。(27)留中不下：留在宫中没有批示下达。

“承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①，躬自切②，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③，或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④。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⑤，御史奏舆地图⑥，他皆如前故事⑦。”制曰：“可。”

①让：谦让，辞让。②切：恳切，深切。③术：学说，理论。④广：扩大，增加。⑤具：开列。⑥舆地图：即地图。⑦故事：旧例，先例，即先前旧有的典章制度。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①,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②，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③，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④。如律令⑤。

①卜入：通过占卜求得。②六年：指元狩六年(前117)。③下：下达。④丞书从事：指郡国主办文书的助理官员。当用者：有关办事人员。⑤如律令：按照命令行事。

“维六年四月乙巳①，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②，小子闳，受兹青社③！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④，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⑤。人之好德，克明显光⑥，义之不图⑦，俾君子怠⑧。悉尔心，允执其中⑨，天禄永终⑩。厥有[illegible]不臧(11)，乃凶于而国，害尔躬。於戏，保国艾民(12)，可不敬与！王其戒之(13)。”

右齐王策(14)。

①维：发语词。②於戏：同“呜呼”。③青社：古代诸侯受封时，由皇帝授予代表其封国方位的某一色土，作为分得土地的象征。齐国在东方，东方配青色，所以授予青土立社。④稽：考证，根据。⑤常：固定不变。⑥克：能。⑦义之不图：不图德义。⑧君子：有德者。⑨允执其中：真心实意地执持中正之道。允，诚实，真实。⑩天禄：天赐的福禄。永终：长久，永久。(11)厥：句首助词。[illegible]：通“愆”。过失，罪过。臧：善。(12)艾：养护。(13)其：一定，必须。(14)右：旧时书写格

式，竖行从右至左排列，所以称上文为右。策：策书。汉朝皇帝封土授爵、任免三公的文书。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旦：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①！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荤粥氏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②。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③，万夫长，千夫长④，三十有二君皆来⑤，降期奔师⑥。荤粥徙域⑦，北州以绥⑧。悉尔心，毋作怨，毋偝德⑨。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①玄社：燕国在北方，北方配玄色，所以授予玄土立社。②巧：虚浮不实，伪诈。萌：通“氓”，百姓。③徂：往。④万夫长，千夫长：分指统率万人与千人的将领。⑤三十有二君：指当时来投降的三十二帅。⑥期：通“旗”。⑦徙域：指匈奴徙于漠北。⑧绥：安定。⑨偝(f è i)，费)：废毁，败坏。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①！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五湖之间②，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③，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④，毋侗好轶⑤，毋迩宵人⑥，维法维则。《书》云⑦：‘ 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①赤社：广陵国在南方，南方配赤色，所以授予赤土立社。②五湖：《索隐》按：“五湖者，具区、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是也。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五湖也。”③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要服：古五服之一。《书·禹贡》：“五百里要服。”孔传：“绥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五服，古代王畿外围的地方，以五百里为率，视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其名称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④惠：柔顺。⑤侗：童蒙无知。⑥宵：通“小”。⑦《书》：即《尚书》，其书有“臣

无有作福作威玉食”句。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疆土建国①，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②，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故弗论箸也③。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①疆土：分划土地。疆，界限。②支体：比喻同族。支，同“肢”。③箸：同“著”。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①。

①指意：即旨意，意图。指，通“旨”。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①，人民之轻重②，为作策以申戒之③。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④。至其次序分绝⑤，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⑥，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①刚柔：指贫瘠和肥沃。②轻重：轻浮和庄重。③申：告诫。④究竟：终极，穷尽。⑤分绝：划分隔断，即分段。⑥简：书简。此指策文。⑦草：本稿。草，初稿。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①，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②，天下冲厄③，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

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④，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闵王刘，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①且：将。②敖仓：秦代在敖山上所置谷仓。故址在今河南郑州西北邙山上。中原漕粮集中于此，再西运关中，北输边塞，是当时最重要的粮仓。汉魏均因仍之。③厄：阻塞，险要的(地势)。④奉：两　手捧着。

所谓“受此土”者，诸候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①。《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②。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①祠：祭祀。②泰社：由帝王为百官和兆民所立祭祀土神的地方。也作“大社”、“太社”。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①，信执其中②，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③，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①若：你。②信：的确，确实。③之：往……，到……。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①，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侀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①传：指有关文字记载。青：靛(ｄｉàｎ，店)青，一种染料。蓝：

草名，指蓼蓝，叶子可制染料。按，《荀子·劝学》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句。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①，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②，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③，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④，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⑤、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⑥。

①吴越：指春秋时的吴国与越国。②葆：通“保”。③要：要挟，迫使。④长：疑为衍文。一本无该字。淫：过度。康：安乐。⑤三江：指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一说泛指许多江河。⑥倍：背向，背着。这里是“违背”的意思。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余万①，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②，以本始元年中③，裂汉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候；一子为平曲候；一子为南利候；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①直：同“值”。②缘：因。③本始元年：前73年。本始，汉宣帝第一个年号(前73—前70)。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①。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②，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立]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③。其后胥复祝诅谋反④，自杀，国除。

①楚王：刘延寿。②元王：楚元王刘交。③教化：环境影响。④祝

诅：祈神降殃祸于人。

燕土▂▃埆①，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②，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倗德”者，勿使(上)[王]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

①▂▃埆(ｑｉāｏｑｕè，敲却)土地瘠薄。②虑：谋略，谋划。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①。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②。”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③。

①宿卫：在宫禁中值宿警卫。②端：苗头。③阙下：宫阙之下。阙，皇宫前两边的楼台式建筑物，以中间有道路，故称“阙”。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①。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②，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③，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④。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⑤，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⑥。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⑦，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于经术⑧，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⑨，国家大礼，文章尔雅⑩。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11)，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12)，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①望：埋怨，责恨。②齐王：此指以前的齐懿王刘寿。③公卿：三公九卿的省称。泛指朝廷大臣。④风喻：讽劝晓谕。风， 通“讽”。⑤属籍：家族的名册。⑥坐：因犯……罪（或错误）。⑦纤介：细微。⑧经术：犹经学，即研究经书，为其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的学问。⑨通义：谓适用于一般的道理与法则。⑩文章：此指言辞。尔：华丽。雅：正，合乎规范。(11)临政：亲自掌政。(12)阿：偏袒。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①。传曰“兰根与白芷②，渐之滫③可，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④，所以渐然也。

①庶人：平民。②兰根、白芷：均香草名。③渐：浸染。滫(x i ǔ，朽)：淘米水，引申为脏水、臭水。④服：佩带。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候；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伯夷列传第一

学者们涉猎的书籍虽然很多，但是还要从《六经》里考察真实可信的记载。《诗经》、《尚书》虽然残缺不全，但是还可以从记载虞、夏两代的文字中考察清楚。唐尧将要退位时，把帝位让给虞舜；虞舜把帝位让给夏禹之际，四方诸侯和州牧都来推荐，这才把他放在帝王位置上加以考察试用。主持国政几十年，功绩卓著以后，才把政权交给他。这表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帝王是极重要的统绪，所以传授政权是如此地郑重审慎啊！可是诸子杂记里说：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仅不接受，反而以此为耻辱，于是逃走隐居起来。到了夏朝，又出现了不接受商汤让位的卞随、务光。这又如何颂扬他们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说是山上可能有许由的坟墓。孔子依次论列古代的仁人、圣人、贤人，如吴太伯、伯夷这些人，都非常详细。我认为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行是最高尚的，但是经书里连一点大略的文字记载也见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以往的仇恨，因而怨恨也就少了。”“他们追求仁德，就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怨恨呢？”我对伯夷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未被经书载录的遗诗，又感到很诧异。他们的传记上说：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承君位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

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辞是：“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从这首诗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不怨恨呢？

有人说：“天道是没有偏私的，总是经常帮助好人。”像伯夷、叔齐应该说是好人呢，还是不该说是好人呢？他们如此地积累仁德，保持高洁的品行，却终于饿死！再说，孔子七十名得意的学生里，只有颜渊被推重为好学，然而颜渊总是穷困缠身，连粗劣的食物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天道对好人的报偿又是怎样的呢？盗跖成天杀无辜的人，烤人的心肝当肉吃，凶残放纵，聚集党徒几千人在天下横行，竟然长寿而终。这是遵循的什么道德呢？这是极大而又显著的事啊。至于说到近代，那些不走正路、专门违法犯禁的人，却能终生安逸享乐，过着富裕优厚的生活，世世代代都不断绝。而有的人，选好地方才肯迈步，适宜的机会才肯说话，走路，不敢经由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像这样小心审慎而遭祸灾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我深感困惑不解。倘若有所谓天道，那么这是天道呢，不是天道呢？

孔子说：“思想不一致的人，不能相互商量。”也只有各人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他又说：“假如富贵是可以寻求得到的话，即使作个卑贱的赶车人，我也愿去做；假如寻求不到，那还是依照自己的爱好去做。”“到了严寒季节，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整个社会混乱污浊的时候，品行高洁的人才会显露出来。这难道不是因为有的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重，才显得另一些人把富贵安乐看得那么轻吗？

孔子说：“君子所怕的是一直到死而名不被称述。”贾谊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重义轻生的人为名而献身，矜夸而贪图权势的人为争权而丧生，平民百姓则贪生而恶死。”《易经》上说：“同样明亮的东西，就会相互映照，同属一类的事物，自然相互感应。”“彩云随着龙吟飞腾，谷风随着虎啸而兴起，圣人述作，才使万物本来的面目显露出来。”伯夷、叔齐虽然有贤德，只有得到孔子的称赞，名声才愈加显赫。颜渊专心好学，也只是因为追随孔子，他的德行才更加显著。岩居

穴处的隐士，或名声晓达，或湮没无闻，有时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人如果名声埋没得不到称扬，多么可惜啊！穷乡僻壤的士人要砥励德行，树立名声，如果不依靠德隆望尊的人，怎么能扬名后世呢！

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聃，做过周朝掌管藏书室的史官。

孔子前往周都，想向老子请教礼的学问。老子说：“你所说的礼，倡导它的人和骨头都已经腐烂了，只有他的言论还在。况且君子时运来了就驾着车出去做官，生不逢时，就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转。我听说，善于经商的人把货物隐藏起来，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君子具有高尚的的品德，他的容貌谦虚得像愚钝的人。抛弃您的骄气和过多的欲望，抛弃您做作的情态神色和过大的志向，这些对于您自身都是没有好处的。我能告诉您的，就这些罢了。”孔子离去以后，对弟子们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跑。会跑的可以织网捕获它，会游的可制成丝线去钓它，会飞的可以用箭去射它。至于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它是驾着风而飞腾升天的。我今天见到的老子，大概就是龙吧！”

老子研究道德学问，他的学说以隐匿声迹，不求闻达为宗旨。他在周都住了很久，见周朝衰微了，于是就离开周都。到了函谷关，关令尹喜对他说：“您就要隐居了，勉力为我们写一本书吧。”于是老子就撰写了本书，分上下两篇，阐述了道德的本意，共五千多字，然后才离去，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的人说：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阐述的是道家的作用，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

据说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也有的人说活了二百多岁，这是因为他能修道养心而长寿的啊。

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史书记载周太史儋会见秦献公时，曾预言说：“当初秦国与周朝合在一起，合了五百年而又分开了，分开七十年之后，就会有称霸称王的人出现。”有的人说太史儋就是老子，也有的人说不是，世上没有人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总之，老子是一位隐君子。

老子的儿子叫李宗，做过魏国的将军，封地在段干。李宗的儿子叫李注，李注的儿子叫李宫，李宫的玄孙叫李假，李假在汉文帝时做过官。而李假的儿子李解担任过胶西王刘卬的太傅，因此，李氏就定居在齐地。

社会上信奉老子学说的人就贬斥儒学，信奉儒家学说的人也贬斥老子学说“主张不同的人，彼此说不到一块去”，难道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吗？老子认为，无为而治，百姓自然趋于“化”；清静不挠，百姓自然会归于“正”。

庄子是▂▃▅地人，叫周。他曾经担任过▂▃▅地漆园的小吏，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学识渊博，涉猎、研究的范围无所不包，他的中心思想却本源于老子的学说。他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大多是托词寄意的寓言。他写的《渔父》、《盗跖》、《胠箧》是用来诋毁孔子学派的人。而表明老子学说为目的的。《畏累虚》、《亢桑子》一类的，都空设言语，没有实事。可是庄子善于行文措辞，描摹事物的情状，用来攻击和驳斥儒家和墨家，即使是当世博学之士，也难免受到他的攻击。他的语言汪洋浩漫，纵横恣肆，以适合自己的性情，所以从王公大人起，都无法利用他。

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遣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聘请他，答应他出任曹国的宰相。庄周笑着对楚国使臣说：“千金，确是厚礼；卿相，确是尊贵的高位。您难道没见过祭祀天地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给它披上带有花纹的绸缎，把它牵进太庙去当祭品，在这个时候，它即使想做一头孤独的小豬，难道能办得到吗？您赶快离去，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小水沟里身心愉快地游戏，也不愿被国君所束缚。我终身不做官，让自己的心志愉快。”

申不害是京邑人，原先是郑国的低级官吏。后来研究了刑名法术学问，向韩昭候求官，昭候任命他作了宰相。他对内修明政教，对外应对诸候，前后执政十五年。一直到申子逝世，国家安定，政治清明，军队强大，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侵犯韩国。

申不害的学说本源黄帝和老子而以循名责实为主，他的著作有两

篇，叫作《申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他爱好刑名法术学问。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韩非有口吃的缺陷，不善于讲话，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寻求任用是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所以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然而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他撰写的《说难》一书，讲的非常，但是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写道：

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我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有困难；也不是我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我的思想有困难；也不是我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有困难。大凡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我的说词去适应他。

游说的对象在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而受到卑贱的待遇，一定会被遗弃和疏远了。游说的对象志在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而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实际上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高名，而游说的人用博取高名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这些都是游说的人不能不知道的。

行事能保密就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身遭灾祸。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没有达到深厚的程度，而游说的人把知心话全部说出来，如果意见被采纳实行而且见到了功效，那么，君主就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那么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自认为有了如愿的良策，而且打算据为自己的功绩，游说的人参与这件事，那么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知其计，那么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勉力让他去做，君主去做丢不下的事，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就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就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议论他所喜爱的，那么君主就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就会认为你试探他含怒的深浅。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那么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到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那么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那么就会说你胆小而做事不尽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那么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这些游说的难处，是不能不知道的啊。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而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用自己的意愿使他激怒；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拒绝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另一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使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此后，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这就是与君主亲近不被怀疑，能说尽心里话的难处啊！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达到帮助国君立业建功，可以直接指出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作厨师，百里奚当俘虏，都是由此求得君上的任用。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仍然不得不做低贱的事而经历世事如此地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把这些看作是耻辱的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就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什么居心？”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愿犯下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君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君。卫君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君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得罪了卫君。卫君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君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君主宠爱时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君主憎恶了，就认为他罪有应得，就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不能不调查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他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唉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算遗憾

了。”李斯说：“这是韩非撰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他，还没被信用。李斯、姚贾嫉妒他，在秦王面前底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申子、韩子都著书立说，留传到后世，学者大多有他们的书，我唯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

太史公说：老子推重的“道”，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书很多措辞微妙不易理解。庄子宣演道德，纵意推论，其学说的要点也归本于自然无为的道理。申子勤奋自勉，推行于循名责实。韩子依据法度作为规范行为的绳墨，决断事情，明辨是非，用法严酷苛刻，绝少施恩。都原始于道德的理论，而老子的思想理论就深邃旷远了。

孙子吴起列传

孙子名武，是齐国人。因为他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阖庐说：“您的十三篇兵书我都看过了，可用来小规模地试着指挥军队吗？”孙子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回答说：“可以。”于是阖庐答应他试验，叫出宫中美女，共约百八十人。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让吴王阖庐最宠爱的两位侍妾分别担任各队队长，让所有的美女都拿一支戟。然后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和背吗？”妇人们回答说：“知道。”孙子说：“我说向前，你们就看心口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左，你们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右，你们就看右手所对的方向；我说向后，你们就看背所对的方向。”妇人们答道：“是。”号令宣布完毕，于是摆好斧钺等刑具，旋即又把已经宣布的号令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就击鼓发令，叫她们向右，妇人们都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还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又多次重复地交待清楚，然后击鼓发令让她们向左，妇人们又都哈哈大笑。孙子说：“纪律弄不清楚，号令不熟悉，这是将领的过错；现在既然讲得清清楚楚，却不遵照号令行事，那就是军官和士兵的过错了。”于是就要杀左、右两队的队长。吴王正在台上观看，见孙子将要杀自己的爱妾，大吃一惊。急忙派使臣传达命令说：“我已经知道将军善用兵了，我要没了这两个侍妾，吃起东西来也不香甜，希望你不要杀她们吧。”孙子回答说：“我已经接受命令为将，将在军队里，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于是杀了两个队长示众。然后按顺序任用两队第二人为队长，于是再击鼓发令，妇人们不论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倒、站起都符合号令、纪律的要求，再没有人敢出声。于是孙子派使臣向吴王报告说：“队伍已经操练整齐，大王可以下台来验察她们的演习，任凭大王怎样使用她们，即使叫她们赴汤蹈火也办得到啊。”吴王回答说：“让将军停止演练，回宾馆休息。我不愿下去察看了。”孙子感叹地说：“大王只是欣赏我的军事理论，却不能让我付诸实践。”从此，吴王阖庐知道孙子果真善于用兵，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后业吴国向西打败了强大的楚国，攻克郢都，向北威震齐国和晋国，在诸侯各国名声赫赫，这其间，孙子不仅参与，而且出了很大的力啊。

孙子死后，隔了一百多年又出了一个孙膑。孙膑出生在阿城和鄄城一带，也是孙武的后代子孙。他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奉事魏国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却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来，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忌恨他，就假借罪名砍掉他两只脚，并且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抛头露面。

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以犯人的身份秘密地会见了齐使，进行游说。齐国的使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不仅赏识他而且还象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他。田忌经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下很大的赌注。孙膑发现他们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你尽管下大赌注，我能让你取胜。”田忌信以为然，与齐王和贵族子弟们比赛下了千金的赌注。到临场比赛，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让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次比赛完了，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终于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于是田忌就把孙子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把他当做老师。

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酷刑的人，不能任主将。”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带蓬帐的车里，暗中谋划。田忌想要率领救兵直奔赵国，孙膑说：“想解开乱丝的人，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解救斗殴的人，不能卷进去胡乱搏击。要扼住争斗者的要害，争斗者因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救了赵国之围，而又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邯郸回师，在桂陵地方交战，魏军被打得大败。

十三年后，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径直进军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

离韩国回魏，而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挺进了。孙膑对田忌说：“那魏军向来凶悍勇猛，看不起齐兵，齐兵被称作胆小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要顺应着这样的趋势而加以引导。兵法上说：“用急行军走百里和敌人争利的，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走五十里和敌人争利的，可能有一半士兵掉队。命令军队进入魏境先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庞涓行军三日，特别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放弃了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计他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命令一万名善于射箭的齐兵，隐伏在马陵道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照树干上的字，上边的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不接应。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成定局，就拔剑自刎，临死说：“倒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就乘胜追击，把魏军彻底击溃，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回国。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后世社会上流传着他的《兵法》。

吴起是卫国人，善于用兵。曾经向曾子求学，奉事鲁国国君。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将军，而吴起娶的妻子却是齐国人，因而鲁君怀疑他。当时，吴起一心想成名，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用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鲁君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率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军打得大败。

鲁国就有的人诋毁吴起说：“吴起为人，是猜疑残忍的。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蓄足有千金，在外边求官没有结果，把家产也荡尽了，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然后从卫国的东门逃跑了。他和母亲决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于是就拜曾子为师。不久，他母亲死了，吴起最终还是没有回去奔丧。曾子瞧不起他并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吴起就到鲁国去，学习兵法来奉事鲁君。鲁君怀疑他，吴起杀掉妻子表明心迹，用来谋求将军的职位。鲁国虽然是个小国，却有着战胜国的名声，

那么诸侯各国就要谋算鲁国了。况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要是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君怀疑吴起，疏远了吴起。

这时，吴起听说魏国文侯贤明，想去奉事他。文侯问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说：“吴起贪恋成名而爱好女色，然而要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就任用他为主将，攻打秦国，夺取了五座城池。

吴起做主将，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负着捆扎好的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有个士兵生了恶性毒疮，吴起替他吸吮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放声大哭。有人说：“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将军却亲自替他吸吮浓液，怎么还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不是这样啊，往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就死在敌人手里。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才哭他啊。”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不贪，待人公平，能取得所有将士的欢心，就任命他担任西河地区的长官，来抗拒秦国和韩国。

魏文侯死后，吴起奉事他的儿子魏武侯。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船到半途，回过头来对吴起说：“山川是如此的险要、壮美哟，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它不修德行，不讲信义，所以夏禹能灭掉它。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边，羊肠坂在它的北面。因为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边，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因为他不施仁德，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政权稳固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回答说：“讲的好。”

吴起做西河守，取得了很高的声望。魏国设置了相位，任命田文做国相。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请让我与您比一比功劳，可以

吗？”田文说：“可以。”吴起说：“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去死战，敌国不敢图谋魏国，您和我比，谁好？”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管理文武百官，让百姓亲附，充实府库的储备，您和我比，谁行？”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拒守西河而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服从归顺，您和我比，谁能？”田文说：“不如您。”吴起说：“这几方面您都不如我，可是您的职位却在我之上，是什么道理呢？”田文说：“田君还年轻，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正当处在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吴起沉默了许久，然后说：“应该托付给您啊。”田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比您高的原因啊。”吴起这才明白在这方面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出任国相，娶了魏君的女儿，却畏忌吴起。公叔的仆人说：“吴起是不难赶走的。”公叔问：“怎么办？”那个仆人说：“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誉、声望。您可找机会先对武侯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私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武侯就会说：‘那可怎么办呢？’您就趁机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下来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用这个办法能推断他的心志。’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那就一定不会娶公主了。”当时，吴起见到公主如此地蔑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武侯怀疑吴起，也就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随即就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一向就听说吴起贤能，刚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国相。他使法明确，依法办事，令出必行，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停止疏远王族的按例供给，来抚养战士。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揭穿往来奔走的游说之客。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又讨伐了秦国。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忧虑。以往被吴起停止供给的疏远王族都想谋害吴起。等悼公一死，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附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的那帮人趁机用箭射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等把悼王安葬停当后，太子即位。就让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

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说：社会上称道军旅战法的人，无不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两部书，社会上流传很广，所以我不加论述，只评论他们生平行事所涉及到的情况。俗话说：“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但是他自己却不能预先避免刖足的酷刑。吴起向魏武侯讲凭借地理形势的险要，不如给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然而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可叹啊！

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说：“跟着我学习而精通六艺的弟子有七十七人”，他们都是具有奇异才能的人。德行方面突出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处理政事的：冉有，季路。语言方面的：宰我，子贡。文章博学方面的：子游，子夏。颛孙师偏激，曾参迟钝，高柴愚笨，仲由粗鲁，颜回经常贫穷无所有。端木赐不接受命运的摆布而去经营商业，不过他推测的行情经常是准确的。

孔子所礼敬的人：在周朝是老子；在卫国是蘧伯玉；在齐国是晏仲平；在楚国是老莱子；在郑国是子产；在鲁国是孟公绰。他也经常称颂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出生的时间比他们都晚，不是同一时代的人。

颜回，是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

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约束自己，使你的言行符合于礼，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有仁德的人了。”

孔子说：“颜回！多么德的人啊！吃的是一小竹筐饭，喝的是一瓢水，住在简陋的胡同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也不改变自己的乐趣。听我授业时，颜回象个蠢笨的人，下课后考察他私下的言谈，也能够刻意发挥，颜回实在不笨。”“任用你的时候，就匡时救世，不被任用的时候，就藏道在身，只有我和你才有这样的处世态度吧！”

颜回才二十九岁，头发就全白了，过早的死去。孔子哭得特别伤心，说：“自从我有了颜回，学生们越来越和我亲近。”鲁哀公问：“学生中谁是最好学习的？”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人最好学习，从不把怒火转移到别人身上，不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的是寿命很短，死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

孔子说：“闵子骞太孝顺啦！他侍奉父母，顺从兄弟，别人对他的

父母兄弟夸赞他都没有非议的闲话。”他不做大夫的家臣，不要昏君的俸禄。

所以他说：“如果有人再来召我，我一定逃到汶水以北了。”

冉耕，字伯牛。孔子认为他有德行。

伯牛得了难治的病，孔子前去问候他，从窗户里握手住他的手，说：“这是命啊！这样好的人却得了这样的病，这是命啊！”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如何处理政事，孔子说：“出门做事如同接待贵宾一样谦恭有礼，使用百姓如同承办隆重的祭典一样虔诚谨慎。这样，在诸侯的封国里任职，就没人怨恨你，在卿大夫的家邑里任职也不会有人怨恨你。”

孔子认为仲弓在德行方面有成就，说：“冉雍啊，可以让他作个卿大夫一样的大官。”

仲弓的父亲，是个地位卑微的人。孔子打比方说：“杂色牛生出红色的小牛，两角长得周正，即便你不想用它作祭品，山川的神灵难道会舍弃它吗？”

冉求，字子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作李氏家臣之长。

季康了问孔子说：“冉求有仁德吗？”孔子回答说：“有千户人家的城邑，有百辆兵车的采邑，冉求能够把那里的军政事物管理好。至于他仁德不仁德，我就不知道了。”季康子又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回答说：“象冉求一样。”

冉求问孔子说：“听到应做的事情就立刻行动吗？”孔子回答说：“立刻行动。”子路问孔子说：“听到应做的事就应该立刻行动吗？”孔子回答说：“有父亲兄长在，怎么听到就能立刻行动呢？”子华感到这件事很奇怪，不解地说：“我大胆地问问，为什么问同样的问题

而回答却不一样呢？”孔子回答说：“冉求做事畏缩多虑，所以我激励他。仲由做事有两个人的胆量，所以我要抑制他。”

仲由，字子路，卞地人。比孔子小九岁。

子路性情粗朴，喜欢逞勇斗力，志气刚强，性格直爽，头戴雄鸡式的帽子，佩戴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曾经欺凌孔子。孔子用礼乐慢慢地诱导他，后来，子路穿着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学生的引荐，请求作孔子的学生。

子路问如何处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给百姓作出榜样，然后才能使百姓辛勤地劳作。”子路请求进一步讲讲。孔子说：“持久不懈。”

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最崇尚的是义。君子只好勇而不崇尚义，就会叛逆作乱。小人只好勇而不崇尚义，就会做强盗。”

子路要听到什么道理，没有马上行动，只怕又听到别的道理。

孔子说：“只听单方面言辞就可以决断案子的，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崇尚勇敢超过我之所用，就不适用了。”象仲由这种性情，不会得到善终。”“穿着用乱麻絮做的破旧袍子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羞愧的，恐怕只有仲由吧！”“仲由的学问好象登上了正厅，可是还没能进入内室呢。”

季康子问道：“仲由有仁德吗？”孔子答说：“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军政事务，至于他有没有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子路喜欢跟随孔子出游，曾遇到过长沮、桀溺、扛着农具的老人等隐士。

子路出任季氏的家臣，季孙问孔子说：“子路可以说是人臣了吗？”孔子回答说：“可以说是备位充数的臣子了。”

子路出任蒲邑的大夫，向孔子辞行。孔子说：“蒲邑勇武之士很

多，又难治理。可是，我告诉你：恭谨谦敬，就可以驾驭勇武的人；宽厚清正，就可以使大家亲近；恭谨清正而社会安静，就可以用来报效上司了。”

当初，卫灵公有位宠姬叫作南子。灵公的太子蒉聩曾得罪过她，害怕被谋杀就逃往国外。等到灵公去世，夫人南子想让公子郢继承王位。公子郢不肯接受，说：“太子虽然逃亡了，太子的儿辄还在。”于是卫国立了辄为国君，这就是卫出公。出公继位十二年，他的父亲蒉聩一直留在国外，不能够回来。这时子路担任卫国大夫孔悝采邑的长官。蒉聩就和孔悝一同作乱，想办法带人潜入孔悝家，就和他的党徒去袭击卫出公。出公逃往鲁国，蒉聩进宫继位，这就卫庄公。当孔悝作乱时，子路还有事在外，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赶回来。子羔从卫国城门出来，正好相遇，对子路说：“卫出公逃走了，城门已经关闭，您可以回去了，不要为他遭受祸殃。”子路说：“吃着人家的粮食就不能回避人家的灾难。”子羔终于离去了。正赶上有使者要进城，城门开了，子路就跟了进去。找到蒉聩，蒉聩和孔悝都在台上。子路说：“大王为什么要任用孔悝呢？请让我捉住他杀了。”蒉聩不听从他的劝说。于是子路要放火烧台，蒉聩害怕了，于是叫石乞、壶黡到台下去攻打子路，斩断了子路的帽带。子路说：“君子可以死，帽子不能掉下来。”说完系好帽子就死了。

孔子听到卫国发生暴乱的消息，说：“唉呀，仲由死了！”不久，果真传来了他的死讯。所以孔子说：“自从我有子仲由，恶言恶语的话再也听不到了。”这时，子贡正为鲁国出使到了齐国。

宰予，字子我。他口齿伶俐，擅长辞辩。拜在孔子门下以后，问道：“一个人的父母死了，守孝三年，时间不是太长了吗？君子三年不习礼，礼义必定会毁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败坏。一年间，陈旧的谷子吃完了，新的谷子又成熟了，钻木取火的木材换遍了，守丧一年也就可以了。”孔子说：“只守丧一年，你内心安不安呢？”宰我回答说：“心安。”孔子说：“你既然感到心安理得，你就这样做吧。君子守孝期间，即使吃美味的食品，也感觉不到甜美，听到动听的音乐也感觉不到高兴，所以君子才不这样做呀。”宰我退了出去，孔子说：“宰予

不是个仁人君子啊！孩子生下来三年，才能脱离母亲的怀抱。为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共同遵行的礼仪啊。”

宰予白天睡大觉。孔子说：“腐朽了的木头是不能雕刻器物的，腐秽的墙壁是不能够粉刷的。”

宰我询问五帝的德行，孔子回答说：“你不是问这种问题的人。”

宰我做齐国临菑的大夫，和田常一起同谋作乱，因此被灭族，孔子为他感到羞耻。

端木赐，是卫国人，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子贡口齿伶俐，巧于辞令，孔子常常驳斥他的言辞。孔子问子贡说：“你和颜回比，谁更加出色？”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指望跟颜回相比呢？颜回听知一个道理，能够推知十个道理，我听说一个道理，也不过推导出两个道理。”

子贡拜在孔子门下求学以后，问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你象个有用器物。”子贡说：“什么样的器物呀？”孔子说：“宗庙里的瑚琏呀。”

陈子禽问子贡说：“仲尼在哪里得来这么广博的学问啊？”子贡说：“文王、武王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丢掉，还在人间流传，贤能人记住它重要的部分，不贤的人只记住了它细枝末节，无处不有文王、武王的思想存在着。先生在哪里不能学习，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陈子禽又问道：“孔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政事。这是请求人家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先生凭借着温和、善良、恭谨、俭朴、谦让的美德得来的。先生这种求得的方式，或许与别人求得的方式不同吧。”

子贡问孔子说：“富有而不骄纵，贫穷而不谄媚，这样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不如即使贫穷乐于恪守圣贤之道，虽然富有却能处事谦恭守礼。”

田常想要在齐国叛乱，却害怕高昭子，国惠子，鲍牧，晏圉的势力，所以想转移他们的军队去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对门下弟子们说：“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的祖国危险到这种地步，诸位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子路请求前去，孔子制止了他。子张、子石请求前去救鲁，孔子也不答应。子贡请求前去救鲁，孔子答应他。

子贡就出发了，来到齐国，游说田常说：“您攻打鲁国是错误的。鲁国，是难攻打的国家，它的城墙单薄而矮小，它的护城河狭窄而水浅，它的国君愚昧而不仁慈，大臣们虚伪而中用，它的士兵百姓又厌恶打仗的事，这样的国家不可以和它交战。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吴国，它的城墙高大而厚实，护城河宽阔而水深，铠甲坚固而崭新，士卒经过挑选而精神饱满，可贵的人才、精锐的部队都在那里，又派英明的大臣守卫着它，这样的国家是容易攻打的。”田常顿时忿怒了，脸色一变说：“你认为难，人家认为容易；你认为容易的，人家认为是难的。用这些话来指教我，是什么用心？”子贡说：“我听说，忧患在国内的，要去攻打强大的国家；忧患在国外的，要去攻打弱小的国家。如今，您的忧患在国内。我听说您多次被授予封号而多次未能封成，是因为朝中大臣的有反对你的呀。现在，你要攻占鲁国来扩充齐国的疆域，若是打胜了，你的国君就更骄纵，占领了鲁国土地，你国的大臣就会更尊贵，而您的攻劳都不在其中，这样，您和国君的关系会一天天地疏远。这是您对上使国君产生骄纵的心理，对下使大臣们放纵无羁，想要因此成就大业，太困难啦。国君骄纵就要无所顾忌，大臣骄纵就要争权夺利，这样，对上您与国君感情上产生裂痕，对下您和大臣们相互争夺。象这样，那您在齐国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说不如攻打吴国。假如攻打吴国不能取得胜利，百姓死在国外，大臣率兵作战朝廷势力空虚，这样，在上没有强臣对抗，在下没有百姓的非难，孤立国君专制齐国的只有您了。”田常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的军队已经开赴鲁国了，现在从鲁国撤军转而进兵吴国。大臣们怀疑我，怎么办？”子贡说：“您按兵不动，不要进攻，请让我为您出使去见吴王，让他出兵援助鲁国而攻打齐国，您就趁机出兵迎击它。”田常采纳了子贡的意见，就派他南下去见吴王。

子贡游说吴王说：“我听说，施行王道的不能让诸侯属国灭绝，施行霸道的不能让另外的强敌出现，在千钧重的物体上，再加上一铢一两的分量也可能产生移位。如今，拥有万辆战车的齐国再独自占有千辆战车的鲁国，和吴国来争高低，我私下替大王感到危险。况且去援救鲁国，是显扬名声的事情；攻打齐国，是能获大利的事情。安抚泗水以北的各国诸侯，讨伐强暴的齐国，用来镇服强大的晋国，没有比这样做获利更大的了。名上保存危亡的鲁国，实际上阻阨了强齐的扩张，这道理，聪明人是不会疑的。”吴王说：“好。虽然如此，可是我曾经和越国作战，越王退守在会稽山上栖身，越王自我刻苦，优待士兵，有报复我的决心。您等我攻打越国后再按您的话做罢。”子贡说：“越国的力量超不过鲁国，吴国的强大超不过齐国，大王把齐国搁置在一边，去攻打越国，那么，齐国早已平定鲁国了，况且大王正借着”使灭亡之国复存，使断绝之嗣得续“的名义，却攻打弱小的越国而害怕强大的齐国，这不是勇敢的表现。勇敢的人不回避艰难，仁慈的人不让别人陷入困境。聪明的人失掉时机，施行王道的人不会让一个国家灭绝，凭借这些来树立你们的道义。现在，保存越国向各国诸侯显示您的仁德，援助鲁国攻打齐国，施加晋国以威力，各国诸侯一定会竞相来吴国朝见，称霸天下的大业就成功了。大王果真畏忌越国，我请求东去会见越王，让他派出军队追随您，这实际上使越国空虚，名义上追随诸侯讨伐齐国。”吴王特别高兴，于是派子贡到越国去。

越王清扫道路，到郊外迎接子贡，亲自驾驭着车子到子贡下榻的馆舍致问说：“这是个偏远落后的国家，大夫怎么屈辱自己庄重的身份光临到这里来了！”子贡回答说：“现在我已劝说吴王援救鲁国攻打齐国，他心里想要这么做却害怕越国，说：‘等我攻下越国才可以’。像这样，攻破越国是必然的了。况且要没有报复人的心志而使人怀疑他，太拙劣了；要有报复人的心志又让人知道他，就不安全了；事情还没有发动先叫人知道，就太危险了。这三种情况是办事的最大祸患。”勾践听罢叩头到地再拜说：“我曾不自量力，才和吴国交战，被围困在会稽，恨入骨髓，日夜唇焦舌燥，只打算和吴王一块儿拼死，这就是我的愿望。”于是问子贡怎么办。子贡说：“吴王为人凶猛残暴，大臣们难以忍受；国家多次打仗，弄得疲惫衰败，士兵不能忍耐；百姓怨恨国君，大臣内部发生变乱；伍子胥因谏诤被杀死，太宰嚭执政当权，顺应着国君

的过失，用来保全自己的私利：这是残害国家的政治表现啊。现在大王果真能出兵辅佐吴王，以投合他的心志，用重金宝物来获取他的欢心，用谦卑的言辞尊他，以表示对他的礼敬，他一定会攻打齐国。如果那场战争不能取胜，就是大王您的福气了。如果打胜了，他一定会带兵逼近晋国，请让我北上会见晋国国君，让他共同攻打它，一定会削弱吴国的势力。等他们的精锐部队全部消耗在齐国，重兵又被晋国牵制住，而大王趁它疲惫不堪的时候攻打它，这样一定能灭掉吴国。”越王非常高兴，答应照计行动。送给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没有接受，就走了。

子贡回报吴王说：“我郑重地把大王的话告诉了越王，越王非常惶恐，说：‘我很不走运，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又不自量力，触犯吴国而获罪，军队被打败，自身受屈辱，栖居在会稽山上，国家成了荒凉的废墟，仰赖大王的恩赐，使我能够捧着祭品而祭祀祖宗，我至死也不敢忘怀，怎么另有其他的打算！’”过了五天，越国派大夫文种以头叩地对吴王说：“东海役使之臣勾践谨派使者文种，来修好您的属下近臣，托他们向大王问候。如今我私下听说大王将要发动正义之师，讨伐强暴，扶持弱小，困扼残暴的齐国而安抚周朝王室，请求出动越国境内全部军队三千人，勾践请求亲自披挂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甘愿在前面去冒箭石的危险。因此派越国卑贱的臣子文种进献祖先珍藏的宝器，铠甲十二件，斧头、屈卢矛、步光剑、用来作贵军吏的贺礼。”吴王听了非常高兴，把文种的话告诉子贡说：“越王想亲自跟随我攻打齐国，可以吗？”子贡回答说：“不可以。使人家国内空虚，调动人家所有的人马，还要人家的国君跟着出征，这是不道义的。你可接受他的礼物，允许他派出军队，辞却他的国君随行。”吴王同意了，就辞谢越王。于是吴王就是调动了九个郡的兵力去攻打齐国。

子贡因而离开吴国前往晋国，对晋国国君说：“我听说，不事先谋划好计策，就不能应付突然来的变化，不事先治理好军队，就不能战胜敌人。现在齐国和吴国即将开战，如果那场战争吴国不能取得胜利，越国必定会趁机扰乱它；和齐国一战取得了胜利，吴王一定会带他的军队逼近晋国。”晋非常恐慌，说：“那该怎么办呢？”子贡说：“整治好武器，休养士卒，等着吴军的到来。”晋君依照他的话做了。

子贡离开晋国前往鲁国。吴王果然和齐国人在艾陵打了一仗，把齐军打得大败，俘虏了七个将军的士兵而不肯班师回国，果然带兵逼近晋国，和晋国人在黄池相遇。吴晋两国争雄，晋国人攻击吴国，大败吴军。越王听到吴军惨败的消息，就渡过江去袭击吴国，直打到离吴国都城七里的路程才安营扎寨。吴王听到这个消息，离开晋国返回吴国，和越国军队在五湖一带作战。多次战斗都失败了，连城门都守不住了，于是越军包围了王宫，杀死了吴王夫差和他的国相。灭掉吴国三年后，越国称霸东。

所以，子贡这一出行，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灭掉了吴国，使晋国强大而使越国称霸。子贡一次出使，使各国形势发生了相应变化，十年当中，齐、鲁、吴、晋、越五国的形势各自有了变化。

子贡擅长囤积居奇，贱买贵卖，随着供需情况转手谋取利润。他喜欢宣扬别人的长处，也不隐瞒别人的过失。曾出任过鲁国和卫国的国相，家产积累千金，最终死在齐国。

言偃，是吴国人，字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

子游受业以后，出任武城的长官。孔子路过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地笑了，说：“杀鸡何必用宰牛刀呢？”子游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有才德的人学了礼乐，就会涵养仁心，爱护人民；普通人学了礼乐，就会谨守法规，容易使唤。’”孔子对随行的学生们说：“诸位，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孔子认为子游熟习文章博学。

卜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

子夏问道：“‘姣美的笑容妩媚动人啊，明沏的眼珠流动生辉啊，信佛洁白的生绡染上了绚烂的文彩’，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说：“绘画要先有洁白的底子，然后再彩饰图画。”子夏说：“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说：“卜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

子贡问道：“颛孙师和卜商那一位更强些？”孔子说：“师么，有些过分，商么，有些赶不上。”子贡说：“那么颛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分和赶不上同样是不完美的。”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立志作个有才德的读书人，不要作浅薄不正派的读书人。

孔子逝世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成了魏文侯的教师。子夏的儿子死了，把眼睛都哭瞎了。

颛孙师，是陈国人，字子张。比孔子小四十八岁。

子张向孔子学习求取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人家说，对疑难未解的，不要妄加评论，其余有把屋的要谨慎地说出，能少犯错误；多看人家行事，对疑难未解的，不要妄加行动，其余有把握的要谨慎地行动，能减少懊悔。说话的错误少、行动的懊悔少，你要求取的官职俸禄就在里面了。”

有一天子张跟随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的被围困，子张问怎样才能处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诚信实，行为要真诚恭敬，即使在南蛮北狄也行得通；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真诚恭敬，即使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的时候，就象‘忠信笃敬’几个字呈现在眼前；坐在车上，就象‘忠信笃敬’几个字挂在车前的横木上，做到这种地步之后，就到处行得通了。”子张就把这些话写在束腰的大带子上。

子张问：“读书人怎样做才可以叫通达了呢？”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指的什么呢？”子张回答说：“在诸侯的邦国中一定要有声望，在卿大夫家里也一定要有声誉。”孔子说：“这是声望，不是通达。所谓通达，应当是立身正直而好义，审度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时常想着谦恭退让，这样，在诸侯的邦国和卿大夫的封地一定能够通达。所说的声望，外表上好象追求仁德的样子，而实际行动上却违背仁德，自己要安然处之，毫不怀疑，这样的人在诸侯的邦国和卿大夫的封地一定能取得名望。”

曾参，是南武城人，字了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孔子认为他能通达孝道，所以传授他学业。他撰写了一部《孝经》。他死在鲁国。

澹台灭明，是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岁。

他的体态相貌很丑陋。想要事奉孔子，孔子认为他资质低下。从师学习以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不走邪路，不是为了公事，从来不去会见公卿大夫。

他往南游历到长江，追随他的学生有三百人，他获取、给予离弃、趋就都完美无缺，他的声誉传遍了四方诸侯。孔子听到这些事，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单从相貌上判断人，对子羽的判断就错了。”

宓不齐，字子贱。比孔子小三十岁。

孔子谈论宓子贱，说：“子贱真是个君子啊！假如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又从哪儿学到这种好品德呢？”

子贱出任单父地方长官，回来向孔子报告，说：“这个地方有五个人比我贤能，他们教给我施政治民的方法。”孔子说：“可惜呀！不齐治理的地方太小了，要是治理的地方大就差不多了。”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取俸禄，却不能有所见树。国家政治黑暗，做官领取俸禄，却不能独善其身，就是耻辱。

子思说：“好胜、自我夸耀、怨恨、贪欲都没有显现出来，可以算是做到了仁了吗？”孔子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是否算是做到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孔子逝世以后，原宪就跑到低洼积水、野草丛生的地方隐居起来。子贡做了卫国的国相，出门车马接连不断，排开丛生的野草，来到偏远简陋破败的小屋，前去看望原宪。原宪整理好破旧的衣帽，会见子贡。子贡见状替他感到羞耻，说：“难道你很困窘吗？”原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财产的叫做贫穷，学习了道理而不能施行的叫做困窘。像我，贫穷，不是困窘啊。”子贡感到很惭愧，不高兴地离去了，一辈子都为这次说错了话感到羞耻。

公冶长，是齐国人，字子长。

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即使他在囚禁之中，并不是他的罪过。”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南宫括，字子容。

南宫括问孔子说：“羿擅长射箭，奡擅长荡舟，他们都不能够善终；禹、稷亲自耕种而为什么能得到天下呢？”孔子不回答。南子容退出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啊！这个人崇尚道德啊！”孔子评论他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会被任用；国家政治黑暗，他也不会遭受刑罚”。他把“白珪之玷”的几句诗再三吟诵，孔子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说：“天下的读书人没有善行，大多数作了卿大夫们的家臣，在都邑作官，只有季次不曾出来作官。”

曾蒧，字皙。

他陪着孔子，孔子说：“谈谈你的志趣。”曾蒧说：“穿着刚做好的春装，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个澡，在祈雨台上吹吹风，唱着歌回来。”孔子听了，长长地叹息说：“我赞成曾蒧的志趣啊！”

颜无繇，字路。颜路，是颜回的父亲，父子俩曾先后在孔子门下求

学。

颜回死了，颜路贫穷，请求孔子把车子卖掉安葬颜回。孔子说：“孔鲤不论是有才华或没有才华，但对我们来说都是自己的儿子。孔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徒步走路给他买椁，因为我曾经位居大夫行列，那是不可以徒步行走的。”

商瞿，是鲁国人。字子木，比孔子小二十九。

孔子把《易经》传授给商瞿，商瞿传给楚国人 *K* 臂子弘，子弘传给江东人矫子庸疵，庸疵传给燕国人周子家竖，周竖传给淳于人光子乘羽，光羽传给齐国人田子庄何，田何传给东武人王子中同，中同传给菑川人杨何。杨何在汉武元朔年间，因为研究《易经》出任子当朝的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比孔子小三十岁。

子羔的身长不足五尺，在孔子门下学习，孔子认为他很愚笨。

子路派子羔担任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残害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人民百姓。有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庙宇，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说：“所以我厌恶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人”。

漆雕开，字子开。

孔子叫子开去做官，子开回答说：“我对作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公伯缭，字子周。

子周在季孙面前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并且说：“季孙本来就有了疑心，可是我还有力量杀死公伯缭，把他的尸体陈放在街头示众。”孔子说：“正道能够行得通，那是天意，正道废弃不能施得，也是天意，公伯缭对天意又能怎么样呢？”

司马耕，字子牛。

子牛话多而性情急躁。他向孔子问仁德，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说话很谨慎。”子牛又问：“说话很谨慎，这就可以算是仁德吗？”孔子说：“做起来很困难，说起来能不谨慎吗！”

子牛问怎样才算是君子，孔子说：“一个君子既不忧愁，也不畏惧。”他接着问：“不忧愁，不畏惧，这就可以算是君子吗？”孔子说：“自我反省，内心无愧，有什么忧愁，有什么畏惧的呢！”

樊须，字子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

樊须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求学种疏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樊须，是个志向浅薄的小人啊！统治者提倡礼义，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敬；统治者诚恳信实，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情实话。如果能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就会背负着包裹着的孩子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

樊迟问什么是仁德，孔子说：“爱所有的人！”又问什么智慧，孔子说：“了解人。”

有若，比孔子小四十三岁。有若说：“礼的应用，以恰到好处为可贵。过去圣明的君王治理国家的办法，最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小事大事都按照这一条原则去理，有时就行不通；但是只知道和的重要而一味地追求和，而不用礼去节制它，也是不可行的。”有若又说：“所守的信约要符合于义，这约言就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恭敬要符合礼，就能避免耻辱；依傍那些不失为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

孔子逝世以后，学生们都很怀念他。有若长得很象孔子，学生们共同拥戴他当教师，就象当年侍奉孔子一样对待他。有一天，学生进来问他说：“从前先生正要出行，就叫同学们带好雨具，不久果真下起雨来。同学们请教说：‘先生怎么知道要下雨呢？’先生回答说：‘《诗经》里不是说了吗：月亮依附于毕星的位子上，接着就会下大雨。昨天夜里月亮不是宿在毕星的位子上吗？’有一天，月亮又宿在毕星的位了上，

却没有下雨。商瞿年纪大了还没有儿子，他的母亲要替他另外娶妻。孔子派他到齐国去，商瞿的母亲请求不要派他。孔子说：‘不要担忧，商瞿四十岁以后会有五个男孩子。’过后，果真是这样的。请问先生当年怎么能够预先知道是这样的呢？”有若沉默无以回答。学生们站起来说：“有先生，你躲开这儿吧，这个位子不是您能坐的啊！”

公西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子华出使去齐国，冉有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粮食。孔子说：“给他一釜。”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那就给他一庾。”，冉有给了她五秉粮食。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坐的是肥马拉的车子，穿的是又轻又暖的裘皮衣裳。我听说，君子救济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是为他增加财富。

巫马施，字子旗，比孔子小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说：“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孔子出去后，陈司败向巫马旗作了个揖说：“我听说君子是不偏私袒护的，莫非君子也会偏私袒护？鲁昭公娶来吴女作夫人，给她起名叫她孟子。孟子本姓姬，避忌称呼同姓，所以叫她吴孟子。鲁君要是懂得礼仪，那还有谁不懂得礼节呢？”巫马施把这些话转告给孔子，孔子说：“我真幸运，如果有了过失，人家一定会知道。作臣子的不能说国君的过错的，替他避忌的人，就是懂礼啊。”

梁鳣，字叔鱼，比孔子小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冉儒，字子鲁，比孔子小五十岁。

曹，字子循，比孔子小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比孔子小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比孔子小五十三岁。

从子石以上三十五人，他们的年龄、姓名和受业经过、事迹都能明显地见么文字记载。其余的四十二人，没有年龄可考，也没有文字记载的记在下面：

冉季，字子产。

公祖名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这字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儒，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鄡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旗，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哙，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字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蒇，字子上。

太史公说：“后世学者们都称述孔子门下七十位门徒，赞誉他们的人，有的超过了他们的实际，诋毁他们的人，有的损害了他们的真实形象。”总之，谁都没有看到他们的真实相貌，而议论品评。孔门弟子的生平事迹还是孔氏古文接近真相，关于孔子门下弟子们的名字、姓氏、言行等情况，我全部取自《论语》的弟子问答，编次成篇，有疑问的地方就空缺着。

苏秦列传

苏秦是东周雒阳人，他曾向东到齐国拜师求学，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习。

外出游历多年，弄得穷困潦倒，狼狈地回到家里。兄嫂、弟妹、妻妾都私下讥笑他，说：“周国人的习俗，人们都治理产业，努力从事工商，追求那十分之二的盈利为事业。如今您丢掉本行而去干耍嘴皮子的事，穷困潦倒，不也应该嘛！”苏秦听了这些话，暗自惭愧、伤感，就闭门不出，把自己的藏书全部阅读了一遍。说：“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从师受教，埋头读书，可又不能凭借它获得荣华富贵，即使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找到一本周书《阴符》，伏案而钻研它。下了一整年的功夫，悉求真缔，找到与国君相合的门道，激动地说：“就凭这些足可以游说当代的国君了。”他求见并游说周显王。可是显王周围的臣子一向了解苏秦的为人，都瞧不起他，因而周显王也不信任他。

于是，他向西到了秦国。秦孝公已经死了。就游说惠王说：“秦是个四面山关险固的国家，为群山所环抱，渭水如带横流，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这真是个险要、肥沃、丰饶的天然府库啊。凭着秦国众多的百姓，训练有素的士兵，足以用来吞并天下，建立帝业而统治四方。”秦惠王说：“鸟儿的羽毛还没长丰满，不可能凌空飞翔；国家的政教还没有正轨，不可能兼并天下。”秦国刚刚处死商鞅，讳恨游说的人，因而不任用苏秦。

于是，他向东到了赵国。赵肃侯让自己的弟弟赵成出任国相，封号叫奉阳君。奉阳君不喜欢苏秦。

苏秦又去燕国游说，等了一年多才有机会拜见燕王。他劝燕文侯说：“燕国东边有朝鲜、辽东，北边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区域纵横两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战车六百辆，战马六千匹，储存的粮食足够用好几年。南有碣石、雁门的肥沃土地，北有红枣和板栗的收益，百姓即使不耕作，光是这红枣、板栗的收获也足够富裕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天然府库啊！

“能够安居乐业，没有战事，看不到军队覆灭、将领被杀的情景，没有谁比得上燕国。大王知道原因吗？燕国不被敌人侵犯的原因，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面遮蔽着。秦国和赵国发动五次战争，秦国胜了两次而赵国胜了三次。两国相互杀伤，彼此削弱，而大王可以凭借整个燕国的势力，在后边牵制着他们，这就是燕国不受敌人侵犯的原因。况且秦国要攻打燕国，就要穿越云中和九原，穿过代郡和上谷，远离几千里，即使攻克了燕国的城池，秦国也考虑到没法守住它。秦国不能侵害燕的道理很明显了。如今赵国要攻打燕国，只要发出号令，不到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挺进到东桓驻扎了，再渡过滹沱，涉过易水，用不了四五天的时间，就到燕国的都城了。所以说秦国攻打燕国，是在千里以外打仗；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不忧虑百里以内的祸患而重视千里以外的敌人，再没有比这更错误的策略了。因此希望大王与赵国合纵相亲，把各国联成一体，那么燕国一定不会有 所忧虑了。”

文侯说：“您说的当然不错，可是我的国家弱小，西边又紧靠着强大的赵国，南边接近齐周，齐、赵都是强国啊。您一定要用合纵相亲的办法使燕国安全无事，我愿倾国相从。”

于是就赞助苏秦车马钱财到赵国。奉阳君已经死了，就趁机劝赵肃侯说：“天下的卿相臣子一直到穿粗衣的读书人，都仰慕您这贤明的国君施行仁义，都希望能在您面前听从教诲，陈述忠言，为时很久了。虽然如此，然而奉阳君妒嫉人才而您又不理政事，因此宾客和游说之士没有谁敢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撒手人寰，您又可以和士民百姓亲近了，所以我才敢于向您陈述愚见。

“我私下为您考虑，没有比百姓生活的安宁，国家太平，并且无须让人民卷入战争中去更重要的了。使人民安定的根本，在于选择邦交，邦交选择得当，人民就安定；邦交选择不得当，人民就终身不安定。请允许我分析赵国的外患：假如赵国与齐、秦两国为敌，那么人民就得不到安宁，如果依靠秦国攻打齐国，人民也不会得到安宁，假如依靠齐国攻打秦国，人民还是得不到安宁。所以想要计算别国的国君，攻打别人的国家，常常苦于公开声明断绝跟别国的外交关系，希望您小心谨慎，不要轻易把这话说出来。请让我为您分析这种黑白、阴阳极其分明的利

害得失吧。您果真能听我的忠告，燕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毡裘狗马的土地，齐国一定会献出盛产鱼盐的海湾，楚国一定会献出盛产桔柚的园林，韩、卫、中山都可以相应地献出供您汤沐的费用，而您的亲戚和父兄都可以裂土封侯了。获得割地、享受权利，正是春秋五霸不惜全军覆没、将领被俘的代价去追求的；使贵戚封侯，正是商汤、武王所以要起兵并采用流放甚至冒着弒君的罪名去争取的原因。如今我让您安然就座，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这两种好处，这就是我希望于您的。

“现在如果大王和秦国友好，那么秦国一定要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韩国、魏国；如果和齐国友好，那么齐国一定会利用这种优势去削弱楚国、魏国。魏国衰弱了就要割地河外，韩国衰弱了就要献出宜阳。宜阳一旦献纳秦国，上郡就要陷入绝境，割让了河外就会切断上郡的交通。楚国要衰弱了，您就孤立无援。这三个方面您不能不仔细地考虑啊。

“秦国攻下轵道，韩国的南阳就危在旦夕，秦国要强夺南阳，包围周都，那么赵国就要拿起武器自卫；假如秦国占据了卫地，攻取了卷城，那么齐国一定会向秦国俯首称臣。秦国的欲望既然已经在山东得逞，就一定会发兵向赵国进犯。假如秦军渡过黄河，越过漳水，占据番吾，那么，秦、赵两国的军队一定要在邯郸城下作战了。这就是我替你忧虑的原因啊。

“正当这时，山东境内所建立的国家没有比赵国强大的。赵国区域纵横两千多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支用好几年。西有常山，南有漳水，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本来就是个弱小的国家，不值得害怕。天下间，秦国最忌恨的莫过于赵国。然而秦国为什么不敢发兵攻打赵国呢？是害怕韩国和魏国在后边暗算它。既然如此，那么韩、魏可算是赵国南边的屏障了。秦国要是攻打韩、魏，就没有什么名山大川的阻挡，象蚕吃桑叶似的逐渐地侵占，直到逼近两国的国都为止。韩、魏不能抵挡秦国，必然会向秦国臣服。秦国解除了韩、魏暗算的顾虑，那么战祸必然会临到赵国了。这也是我替你忧虑的原因啊。

“我听说当初唐尧没有分到过三百亩的赏赐，虞舜也没有得到过一尺的封地，却能拥有整个天下；禹夏聚集的民众不够百人，却能在诸侯

中称王；商汤、周武的卿士不足三千，战车不足三百辆，士兵不足三万，却能成为天子：他们确实掌握了夺取天下的策略。所以，一个贤明的君主，对外要能预料敌国的强弱，对内要能估计士兵们素质的优劣，这样用不着等到双方军队接触，胜败存亡的关键所在早就了然于胸了。怎么会被众人的议论所蒙蔽，而昏昧不清地决断国家大事呢？

“我私下考察过天下的地图，各诸侯国的土地五倍于秦国，估计各诸侯国的士兵十倍于秦国，假如六国结成一个整体，同心协力，向西攻打秦国，秦国一定会被打败。如今反而向西侍奉秦国，向秦国称臣。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凡主张连衡政策的人，都想把各诸侯国的土地割让给秦国。秦国的霸业成功，他们就可把楼台亭榭建得高大，把宫室建得华美，欣赏着竽瑟演奏的音乐，前有楼台、宫阙，高敞华美的车子；后有窈窕艳丽的美女，至于各国遭受秦国的祸害，他们就不去分担忧愁了。所以那些主张连衡的人凭借秦国的权势日夜不停地威胁诸侯各国，谋求割让土地，因此，希望大王能仔细地考虑啊。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决断疑虑，排斥谗言，摒弃流言蜚语的途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路，所以我才有机会在您面前陈述使国君尊崇，使土地扩展，使军队强大的计策。我私下为大王考虑，不如使韩、魏、齐、楚、燕、赵结成一个相亲的整体，对抗秦国。让天下的将相在洹水之上聚会，相互沟通故有的嫌隙，杀白马歃血盟誓，彼此约定说：‘假如秦国攻打楚国，那么齐、魏就分别派出精锐部队帮助楚国，韩国就切断秦国的运粮要道，赵军就南渡河漳支援，燕军就固守常山以北。假如秦国攻打韩国、魏国，那么楚军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齐国就派出精锐部队去帮助韩、魏。赵军就渡过河漳支援，燕国就固守云中地带。假如秦国攻打齐国，那么楚国就切断秦国的后援，韩国固守城皋，魏国堵塞秦国的要道，赵国的军队就渡河漳挺进博关支援，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去协同作战。假如秦国攻打燕国，那么，赵国固守常山，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齐军渡过渤海，韩、魏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假如秦国攻打赵国，那么韩国的部队驻扎宜阳，楚国的部队驻扎武关，魏国的部队驻扎

河外，齐国的部队渡过清河，燕国派出精锐部队协同作战。假如有的诸侯不照盟约办事，便用其他五国的军队共同讨伐他。’假如六国相亲结成一体共同抵抗秦国，那么秦国一定不敢从函谷关出兵侵犯山东六国了。这样，您霸主的事业就成功了。”

赵王说：“我还年轻，即位时间又短，不曾听到过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策略。如今您有意使天下得以生存，使各诸侯国得以安定，我愿诚恳地倾国相从。”于是装饰车子一百辆，载上黄金一千镒，白璧一百双，绸缎一千匹，用来游说各诸侯国加盟。

这时，周天子把祭祀文王、武王用过的肉赐给秦惠王。惠王派犀首攻打魏国，生擒了魏将龙贾，攻克了魏国的雕阴，并打算挥师向东挺进。苏秦恐怕秦国的部队打到赵国来，就用计激怒了张仪，迫使他投奔秦国。

于是苏秦去游说韩宣王说：“韩国北部有坚固的巩邑、城皋，西部有宜阳、商阪的要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区域纵横九百多里，武装部队有几十万，天下的强弓硬弩都是从韩国制造出来的。像谿子弩，以及少府制造的时力、距来，射程都在六百步以外。韩国士兵脚踏连弩而射，能连续发射一百箭，中间不停止。远处的敌人，可以射穿他们胸前的铠甲，穿透胸膛，近处的敌人，可以射透他们的心脏。韩国士兵使用的剑、　都是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锻冶的，这些锋利的武器都能在陆上截断牛马，水上能劈天鹅、大雁，临阵对敌能斩断坚固的铠甲、铁衣，从臂套、盾牌到系在盾牌上的丝带，没有不具备的。凭着韩国士兵的勇敢，披着坚固的铠甲，拉着强劲的硬弩，佩戴着锋利的宝剑，即使以一当百，也不在话下。凭着韩国兵力的强劲和大王的贤明，却向西侍奉秦国，拱手而臣服，使国家蒙受耻辱而被天下人耻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希望大王仔细地考虑啊。

“如果大王去侍奉秦国，秦国必定会向您索取宜阳、成皋。今年把土地献给他，明年又要索取割地。给他吧，却没有土地可给，不给吧，那么就会丢掉以前割地求好的功效而遭受后患。况且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而秦国贪婪的索取是没有止境的，拿有限的土地，去换取无止境的

索取，这就叫做拿钱购买怨恨，纠结灾祸。不用打仗，而土地就被割去了。我听说过一句俗话：‘宁做鸡的嘴，不做牛的肛门。’现在，如果向西拱手臣服，和做牛的肛门有什么不同呢？凭着大王的贤明，又拥有韩国强大的军队，却蒙受做牛后的丑名，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啊。”

这时韩王突然变了脸色，捋起袖子，愤怒地瞪大眼睛，手按宝剑，仰望天空长长地叹息说：“我虽然没有出息，也决不能去侍奉秦国。现在您既然转告了赵王的指教，我愿意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听从您的安排。”

苏秦又游说魏襄王说：“大王的国土，南边有鸿沟、陈地、汝南、许地、郾地、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边有淮河、颍河、煮枣、无胥，西边有长城为界，北边有河外、卷地、衍地、酸枣，国土纵横千里。地方名义上虽然狭小，但是田间到处盖满房屋，连放牧牲畜的地方都没有了。人口稠密，车马众多，日夜行驰，络绎不绝，轰轰隆隆，好象有三军人马的声势。我私下估量大王的国势和楚国不相上下。可是那些主张连衡的人诱惑您侍奉秦国，伙同像虎狼一样凶恶的秦国侵扰整个天下，一旦魏国遭受秦国的危害，谁都不会顾及您的灾祸。依仗着秦国强大的势力，在内部劫持别国的君主，一切罪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魏，是天下强大的国家；王，是天下贤明的国君。现在您竟然有意向西面奉事秦国，自称是秦国东方的属国，为秦国建筑离宫，接受秦国的分封，采用秦国的冠服式样，春秋季节给秦国纳贡助祭，我私下为大王感到羞耻。

“我听说越王勾践仅用三千疲惫的士兵作战，就在干遂活捉了吴王夫差；周武王只用了三千士兵，三百辆蒙着皮革的战车，在牧野制服了商纣：难道他们是靠着兵多将广吗？实在是因为充分发挥出他们的威力。现在，我私下听说大王的军事力量，精锐部队二十万，裹着青色头巾的部队二十万，能冲锋陷阵的部队二十万，勤杂兵十万，战车六百辆，战马五千匹。这些实力超过越王勾践和周武王很远了，可是，如今您却听信群臣的建议，想以臣子的身份服事秦国。如果奉事秦国，必然要割让土地来表示自己的忠诚，因此，还没动用军队，国家却已亏损了。凡是群臣中妄言服事秦国的，都是奸妄之人，而不是忠臣。他们作

为君主的臣子，却想割让自己国君的土地，以求得与秦国的友谊，偷取一时的功效而不顾后果，破坏国家的利益而成就私人的好处，对外凭借着强秦的势力，从内部劫持自己的国君，以达到割让土地的目的，希望大王仔细地审察这种情况。

“《周书》上说：‘草木滋长出微弱的嫩枝时，要不及时去掉它，到处滋长延伸了怎么办呢？细微嫩枝不及时砍掉它，等到长的粗壮了，就得用斧头了。’事前不考虑成熟，事后将有灾祸临头，那时对它将怎么办呢？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六国联合相亲，专心合力，一个意志，就一定没有强秦侵害的祸患了。所以敝国的赵王派我来献上不成熟的策略，奉上详明的公约，全赖大王的指示号召大家了。”

魏王说：“我没有出息，从没听说过如此贤明的指教，如今您奉赵王的使命来指教我，我将严肃地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接着，苏秦又向东方游说齐宣王，说：“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可说是四面都有天险的国家了。齐国的土地纵横两千余里，武装部队几十万人，粮食堆积得象山丘一样高大。三军精良，联合起五家的兵卒，进攻如同锋芒之刀刃、良弓之矢那样勇猛捷速，打起仗来好象雷霆震怒一样猛烈，撤退好象风雨一样快地消散。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这二部的士兵。光是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我私下估计，每户不少于三个男子，三七二十一万，用不着征集远处县邑的兵源，光是临淄的士兵本来就够二十一万了。临淄富有而殷实，这里的居民没有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下棋踢球的。临淄的街道上车子拥挤得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相互磨擦，把衣襟连接起来，可以形成围幔，举起衣袖，可以成为遮幕，大家挥洒的汗水，就象下雨一样，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高远，意志飞扬。凭借着大王的贤明和齐国的强盛，天下没有那个国家能够比得上。如今您却要向西去奉事秦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羞耻。

“况且韩、魏之所以非常畏惧秦国，是因为他们和秦国的边界相接壤，假如双方派出军队交战，不出十天，胜败存亡的局势就决定了。如果韩、魏战胜了秦国，那么自己的兵力要损失一半，四面的国境无法保

卫；如果作战不能取胜，那么国家接着就陷入危亡的境地。这就是韩、魏把和秦国作战看得那么重要，而很轻易地想要向秦国臣服的原因。现在，秦国攻打齐国的情况就不同了，秦国背靠着韩、魏的土地，要经过卫国阳晋的要道，穿过齐国亢父的险塞，战车不能并驶，战马不能并行，只要有一百人守在险要之处，就是有一千人也不敢通过，即使秦国军队想要深入，就像狼一样疑虑重重，时常回顾，生怕韩、魏在后面暗算它。所以它虚张声势，恐吓威胁。它虽然骄横矜夸却不敢冒险进攻，那么秦国不能危害齐国的形势也就相当明了啦。

“不能深刻地估计到秦国根本对齐国无可奈何的实情，却想要向西而奉事秦国，这是群臣们策略上的错误。现在，齐国还没有向秦国臣服的丑名却有强大的国家实力，所以我希望大王稍微留心考虑一下，以便决定对策。”

齐王说：“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居住在偏僻遥远、紧靠大海、道路绝尽、地处东境的国家，从未听到过您高明的教诲。如今您奉赵王的使命来指教我，我将严肃地率领全国民众听从您的安排。”

于是，苏秦又向西南去游说楚威王，说：“楚国，是天下强大的国家；大王，是天下贤明的国王。楚国西边有黔中、巫郡，东边有夏州、海阳，南边有洞庭、苍梧，北边有径塞、郇阳，土地纵横五千多里，武装部队一百万，战车千辆，战马万匹，存粮足够支用十年。这是建立霸业的资本啊。凭借着楚国的强大和大王的贤明，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如今您却想向西侍奉秦国，那么，天下就再没有哪个诸侯不向西面拜服在秦国的章台宫下了。

“秦国最大的忧患没有比得上楚国的，楚国强大，那么秦国就会弱小；秦国强大，那么楚国就会弱小。从这种情势判断，两国不能同时并存。所以，我劝大王策划，不如合纵相亲，来孤立秦国。如果大王不采纳合纵政策，秦国一定会出动两支军队，一支从武关出击，一支直下黔中，那么鄢郢的局势就动摇了。

“我听说在未发生动乱之前，就应该治理它，在祸患没有降临之前，就要采取行动。要等到祸患临头，再去忧虑它，那就来不及了。所

以希望大王能早作仔细的打算。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建议，我能山东使各国向您奉献四时的礼物，接受你英明的指教，把国家委托给您，奉献宗庙请您保护，训练士兵，磨砺兵器，听任大王的指挥。大王果真能采纳我这不成熟的计策，那么，韩、魏、齐、燕、赵、卫等国动听的音乐和美丽的女子，一定会充满您的后宫。燕国、代地所产的骆驼、良马一定会充满您的畜圈。所以，合纵成功了，楚国就能称王。连衡成功了，秦国就能称帝。如今您要放弃称王称霸的功业，蒙受侍奉别人的丑名，我私下认为大王这种做法不可取。

“秦，是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还有吞并天下的野心。秦国也是天下各诸侯的共同仇敌。凡主张连衡的人都想分割各诸侯的土地奉献给秦国，这就叫做供养仇人和敬奉仇敌啊。做为人家的臣子，却要分割自己国君的土地，用来和如狼似虎的强秦相交往，侵扰天下，而自己的国家突然遭受秦国的侵害，他们却不顾及这些灾祸。对外依仗着强秦的威势，用来在内部劫持自己的君主，索取割地，是最大的叛逆，最大的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罪过了。所以，合纵相亲，各诸侯就会割让土地奉事楚国，连衡成功，楚国就要割让土地奉事秦国，这两种策略相差太远了，这二者，大王要处于哪一方的立场呢？所以敝国赵王派我来奉献这不成熟的策略，奉上详明的公约，全靠大王晓喻众人了。”

楚王说：“我国西边和秦国接壤，秦国有夺取巴、蜀并吞汉中的野心。秦，是虎狼一样凶恶的国家，是不可以亲近的。韩、魏经常遭受秦国侵害的威胁，不可以和他们作深入地策划。假如和他们深入地策划，恐怕有叛逆的人泄露给秦国，以致计划还没施行，而国家就面临危险了。我自己估计，拿楚国对抗秦国，不一定取得胜利；在朝廷内和群臣谋划，他们又不可信赖。我躺在床上睡不安稳，吃东西也感觉不到香甜，心神恍恍惚惚，好像挂在空中的旗子，始终没有个着落。现在您打算使天下统一，团结诸侯，使处于危境的国家保存下来，我愿意恭恭敬敬地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听从您的安排。”

于是，六国合纵成功，同心协力了。苏秦做了合纵联盟的盟长，并且担任了六国的国相。

苏秦北上向赵王复命，途中经过洛阳，随行的车辆马匹满载着行

装，各诸侯派来送行的使者很多，气派比得上帝王。周显王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害怕，赶快找人为他清除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嫂子斜着眼不敢抬头看他，都俯伏在地上，非常恭敬地服侍他用饭。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以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傲慢，现在却对我这么恭顺呢？"他的嫂子赶紧伏俯在地上，弯曲着身子，匍匐到他面前，脸贴着地面请罪说："因为我看到小叔您地位显贵，钱财多啊。"苏秦感慨地叹息说："同样是我这个人，富贵了，亲戚就敬畏我，贫贱时，就轻视我。何况一般人呢！假使我当初在洛阳近郊有二顷良田，如今，我难道还佩带得上六个国家的相印吗？"当时他就散发了千金，赏赐给亲戚朋友。当初，苏秦到燕国去，向人家借过一百钱做路费，现在富贵了，就拿出一百金（一百万钱）偿还那个人。并且报答了以前所有对他有恩德的人。他的随从人员中，唯独有一个人没得到报偿，就上前去自己申说。苏秦说："我不是忘了您，当初您跟我到燕国去，在易水边上，您再三要离开我，那时正当我困窘不堪，所以我深深地责怪您，所以把您放在最后，您现在也可以得到赏赐了。"

苏秦约定六国联盟之后，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于是，苏秦把合纵盟约送交秦国。从此秦国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长达十五年之久。

后来秦国派使臣犀首欺骗齐国和魏国，和它们联合起来攻打赵国，打算破坏合纵联盟。齐、魏攻打赵国，赵王就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一定要向齐国报复。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合纵盟约便瓦解了。

秦惠王把他的女儿嫁给燕国太子做妻子。这一年，燕文侯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燕易王。易王刚刚登位，齐宣王趁着燕国发丧之机，攻打燕国，一连攻克了十座城池。易王对苏秦说："从前先生到燕国来，先王资助您去见赵王，于是才约定六国合纵。如今齐国首先进攻赵国，接着又打到燕国，因为先生的缘故被天下人耻笑，先生能替燕国收复侵占的国土吗？"苏秦感到非常惭愧，说："请让我替大王把失地收回来。"

苏秦见到齐王，拜了两拜，弯下腰去，向齐王表示庆贺；仰起头

来，又向齐王表示哀悼。齐王说：“为什么庆贺和哀悼相继这么快呢？”苏秦说：“我听说饥饿的人，宁愿饥饿而不吃乌头这种有毒植物的原因，是因为它越是能填满肚子就和饿死的灾祸越是没有区别啊。现在，燕国虽然弱小，但燕王却是秦王的小女婿。大王占了他十座城池的便宜却长久地和强秦结成仇怨。如今，使弱小的燕国像大雁一样相继飞行，强大的秦国跟在它的后面做掩护，从而招致天下的精锐部队攻击你，这和吃乌头是相类似的啊。”齐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凄怆而严肃，说：“既然如此，那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听说古代善于处理事情的人，能够把灾祸转化为吉祥，通过失败变为成功。大王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立即归还燕国的十座城池。燕国白白地收回十城，一定很高兴。秦王知道因为他的关系而归还燕国的十城，也一定很高兴。这就叫做放弃仇恨而得到牢不可破的友谊。燕国、秦国都来奉事齐国，那么大王对天下发出的号令，没有敢不听的。这就等于用虚夸不实地依附秦国，实际上却以十城的代价取得天下，这是称霸天下的功业啊。”齐王说：“好”。于是就归还了燕国的十座城池。

有毁谤苏秦的人说：“苏秦是个左右摇摆、出卖国家、反复无常的臣子，将要引起乱子。”苏秦生怕获罪，回到燕国，而燕王却不给他官职。苏秦求见燕王说：“我是东周一个鄙陋的人，没有一点功劳，而大王却在宗庙里授与我官职，在朝廷上以礼相待。如今，我为大王说退了齐国的军队，又收回了十座城池，应该对我越发地亲近。如今我回到燕国而大王不授与我官职，一定有人以不忠实的罪名在您面前中伤我。其实我的‘不忠实’，正是大王的福气啊。我听说忠诚信实的人，一切都为着自己的目的；奋发进取的人，一切都为着别人去努力。况且我游说齐王，也没有欺骗他啊。我把老母抛在东周，本来就不打算为自己树立忠信的名声，而决心帮助别人求得进取。现在，假如有像曾参一样孝顺，像伯夷一样廉洁，像尾生一样信实的人，让这样三种人去奉事大王，您认为怎样？”燕王回答说：“足够了。”苏秦说：“像曾参一样孝顺，为尽孝道，决不离开父母在外面过上一夜。像这样您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来到弱小的燕国，侍奉处在危困中的国君呢？像伯夷一样的廉洁，坚守正义，不愿作孤竹君的继承人，不肯作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赐爵封侯而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下。像他这样廉洁，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干一番事业取回十座城池呢？像尾生那样城信，和女子相约在

桥下幽会，女子如期没来，洪水来了也不离去，紧抱桥柱被水淹死。像这样的诚信，大王又怎么能让他步行千里退去齐国强大的军队呢？我正是以所谓的忠诚信实在国君面前获罪的呀。”燕王说：“你自己不忠诚信实罢了，难道还有因为忠诚信实而获罪的吗？”苏秦说：“不是这样的。我听说有一个人在很远的地方作官，他的妻子和别人私通，她的丈夫快要回来时，和她私通的人就忧虑，妻子说：‘你不要担心，我已经作好了毒酒等着他呢。’过了三天，她丈夫果然到了，妻子让侍妾端着有毒的酒给他喝，侍妾想告诉他酒中有毒，又恐怕他把主母赶走；可是不告诉他吧，又恐怕她的毒酒害死了主父，于是她假装跌倒，把酒泼在地上。主父大发雷霆之怒，将她打了五十竹板。所以侍妾一跌倒而泼掉了那杯毒酒，在上保存了主父，在下保存了主母，可是自己却免不掉挨竹板子，怎么能说忠诚信实就不能获罪呢？不幸的是我的罪过跟侍妾的遭遇相类似啊！”燕王说：“先生恢复原来的官职吧。”从此燕王愈发优厚地对待他。

燕易王的母亲，是燕文侯的夫人。与苏秦私通。燕易王知道这件事，却对苏秦的待遇更加优厚。苏秦恐怕被杀，就劝说燕王：“我留在燕国，不能使燕国的地位提高，假如我在齐国，就一定能提高燕国的地位。”燕王说：“一切听任先生去做吧。”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王而逃跑到齐国。齐宣王便任用他为客卿。

齐宣王去世，湣王继位，苏秦就劝说湣王把葬礼办得铺张隆重，用来表明自己的孝道，高高地建筑宫室，大规模地开辟园林，以表明自己得志，其实苏秦打算使齐国破败，从而有利于燕国。燕易王去世，燕哙登基做了国君。此后，齐国大夫中有许多人和苏秦争夺国君的宠信，因而派人刺杀苏秦，苏秦当时没死，带着致命的伤逃跑了。齐王派人捉拿凶手，然而没有抓到。苏秦将要死去，便对齐王说：“我马上就要死了，请您在人口集中的街市上把我五马分尸示众，就说：‘苏秦为了燕国在齐国谋乱’，这样做，刺杀我的凶手一定可以抓到。”当时，齐王就按照他的话做了，那个刺杀苏秦的凶手果然自动出来了，齐王因而就把他杀了。燕王听到这个消息说：“齐国为苏先生报仇，作法也太过份啦。”

苏秦死后不久，他为燕国破坏齐国的大量事实泄露出来。后来，齐国听到这些秘密，就把恼恨迁怒燕国。燕王很害怕。苏秦的弟弟叫苏代，代的弟弟叫苏厉，他们看到哥哥功成名就，遂顺心愿，也都发奋学习纵横之术。等到苏秦死了，苏代就去求见燕王，打算承袭苏秦的旧业。他对燕王说："臣，是东周鄙陋的人。私下听说大王德行很高，鄙人很愚笨，放弃农具来求见大王。到了赵国邯郸，所看到的情况远不如我在东周听到的，我私下决定担负起为您做一番事业的志向。等到了燕国朝廷，遍观大王的臣子、下吏，才知道大王是天下最贤明的国君啊。"燕王说："您所说的贤明的国君是什么样的呢？"苏代回答说："我听说贤明的国君一定愿听到别人指出他的过失，而不希望只听到别人称赞他的优点，请允许让我说明大王的过失。齐国和赵国，是燕国的仇敌，楚国和魏国，是燕国的后援国家。如今，大王却去奉承仇敌而攻打能援救自己的国家，这对燕国是没有好处的。请大王自己想一想，这是策略上的失误，不把这种失误讲给您听的人，就不是忠臣。"燕王说："齐国本来就是我的仇敌，是要讨伐的国家，只是担心国家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假如您能以燕国现有的力量讨伐齐国，那么，我愿把整个国家托付给您。"苏代回答说："天下能够互相征战的国家共有七个，而燕国处于弱小的地位。单独作战不能取得胜利，然而只要有所依附，那么就没有不提高声威的。向南依附楚国，楚国的声威提高；向西依附秦国，秦国的声威提高。中部依附韩国、魏国，韩国、魏国的声威提高。假如所依附的国家声威提高了，这样也就一定能使您的声威提高啊。如今齐国的国君，年纪大而固执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向南攻打楚国长达五年之久，积聚的财富也消耗尽了；西边被秦国困扰了多年，士兵们已疲惫衰败；向北和燕国人作战，以三军覆没的代价，仅仅俘虏了两名将领。然而，还要发动剩余的兵力向南攻打拥有五千辆战车的宋国，吞并十二个小诸侯国。这是他们国君的欲望，可是他们的民力已经枯竭了，怎么能够办得到呢？况且我听说过，连续打仗，百姓就疲困劳乏，战争持续太久，士兵就疲惫不堪。"燕王说："我听说齐国据有清济、浊河可以用来固守，长城、钜防足以作为要塞，果真是这样吗？"苏代回答说："天时不给他有利的机会，即使有清济、浊河怎么能够固守呢？百姓已经疲困劳乏，即使有长城、钜防，怎么能够成为要塞呢？况且，以前不征发济州以西的兵力，目的是为了防备赵国的入侵，不征发漯河以北的兵力，目的是为了防备燕国的入侵。如今，济西、河

北的兵力都被征发参战了，境内的防卫力量已很薄弱了。骄横的国君一定好利，亡国的臣子一定贪财。大王如果能够不因为以侄儿弟弟做为人质而感到羞耻，用宝珠、美玉、布帛去贿赂齐王的亲信，那么齐王就会友好地对待燕国，而轻率地出兵去消灭宋国，那么，这样一来，齐国就可以灭掉了。”燕王说：“我终于凭借着您而承受灭亡齐国的天命了。”燕国就派了一位公子到齐国充当人质。苏厉也借着燕国派人质的机会求见齐王。齐王怨恨苏秦，打算把苏厉囚禁起来。燕国质子替他在齐王面前请罪，随后苏厉就委身做了齐国的臣子。

燕国的宰相子之与苏代结为姻亲，子之想夺取燕国的政权，就派苏代到齐国去侍奉做人质的那位公子。齐王派遣苏代回燕国复命，燕王哙问道：“齐王可能要称霸了吧？”苏代回答说：“不可能。”燕王说：“为什么呢？”苏代回答说：“齐王不信任他的臣子。”于是，燕王专一重用子之，不久又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燕国因此大乱。齐国趁机攻打燕国，杀了燕王哙和子之。燕国拥立昭王即位，而苏代、苏厉就再不敢回到燕国来，最后都归附了齐国，齐王友好地对待他们。

苏代经过魏国，魏国替燕国拘捕了苏代。齐王派人去对魏王说：“齐国想要把宋地分封给秦王的弟弟泾阳君，秦王一定不肯接受。秦王并不是不愿齐国的协助而夺取宋国的土地，而是他不相信齐王和苏先生。如今齐国和魏国矛盾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那么齐国就不会去欺骗秦国。秦国也会相信齐国，齐、秦联合起来，泾阳君就会得到宋国的土地，这就不是一件有利于魏国的事了。所以大王不如让苏先生东归齐国，秦王一定会怀疑齐王，而又不相信苏先生了。齐、秦不能联合，天下的局势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攻打齐国的形势就形成了。”于是魏国释放了苏代，苏代到了宋国，宋王友好地对待他。

齐国攻打宋国，宋国危急，苏代就写了一封信致送燕昭王，说：

燕国是列入万乘的大国，却向齐国派遣了人质，名声卑下而权力低微；奉献出众多军队帮助齐国攻打宋国，使得百姓劳困而财力消费；即便打败宋国，残害楚国的淮北，只能壮大齐国，帮助仇敌日益强大而残害了自己的国家；这三方面都是对燕国很不利的事。虽然如此，可是大王还在继续这样干下去，是为了取得齐国的信任。齐国对大王更加不信

任，而且对燕国的忌恨越来越深，这就说明大王的策略是错误的。把宋国和楚国淮北加在一起，抵得上一个强大的万乘国家，而齐国吞并了它，就等于使齐国得益于一倍的国力。北夷纵横七百里，再把鲁国和卫国加上，又抵得上一个强大的万乘国家。齐国吞并了它们，这就等于使齐国得益于二倍的国力。一个强大的齐国，燕国就忧虑重重而不能支持，如今把三个齐国那么强大的力量压到燕国头上，那个灾祸必然很严重了。

虽然如此，但是一个明智的人做事，能够利用灾祸变为吉祥，把失败转化为成功。齐国的紫布，本来是破旧的白缯染成的，却能够提高十倍的价钱；越王勾践被困栖身在会稽山上，却又击败了强大的吴国而称霸天下；这都是利用灾祸变为吉祥，把失败转化为成功的事例啊。

如今，假若大王想把灾祸变为吉祥，把失败转化为成功，莫如忿恿各国尊奉齐国为霸主，派遣使臣到周王室去公然结盟，烧毁秦国的信符，宣告说：“最高明的策略就是攻破秦国；其次是一定要永远排斥它。”秦国遭到各国共同的排斥面临被攻破的威胁，秦王必定为此而忧虑。秦国连续五代都主动攻打各诸侯国，如今却屈居齐国之下，按照秦王的意志，如果能迫使齐国走投无路，就不怕拿整个国家作赌注以求得成功。既然如此，那么大王何不派遣说客用这些话去劝说秦王：燕、赵攻破宋国，都壮大了齐国，大家尊崇他，作他的下属。燕、赵并没有得到好处。燕、赵得不到好处而又一定这么干的原因，那就在于不相信秦王。既然如此，那么大王何不派可信赖的人勾通燕国和赵国，让泾阳君、高陵君先到燕国，赵国去呢？如果秦国背信弃义，就用他们做人质，这样燕国和赵国就相信秦国了。这样一来，秦国在西方称帝，燕国在北方称帝，赵国在中部称帝，树立起三个帝王在天下发号施令。假如韩国、魏国不服从，那么，秦国就出兵攻打它，齐国不服从，那么，燕国、赵国出兵攻打它，这样一来，天下还有谁敢不服从呢？天下都服从了，就趁势驱使韩、魏攻打齐国，说：‘必须交出宋国的失地，归还楚国的淮北’。交出宋国的失地，归还楚国的淮北，对燕国和赵国都是有利的事；并立三帝，也是燕、赵甘之如饴的事。他们实际上得到了好处，名分上如愿以偿，那么让燕国和赵国抛弃齐国，就好像甩掉拖鞋一样的容易。现在如果您不去勾通燕、赵，那么齐国称霸的局势一定会形

成。诸侯们都拥护齐国而唯独您不服从，这就会遭到各国诸侯的讨伐；诸侯们都拥护齐国而您也服从它，这就会使你的声望降低了。如今，您勾通燕、赵，可使国家安定而声望尊崇；不勾通燕、赵，国家就会危险而声望就会降低。抛弃名尊国安而选择国危名卑，明智的人是不会这样干的。”秦王听完这些话，一定像匕首刺进他的心房一样。那么大王为什么不派遣说客用这些话去游说秦王呢？秦王听到了一定会采纳，齐国一定会遭到讨伐。

结交秦国，是有利的外交；讨伐齐国，是正当的利益。奉行有利的外交政策，追求正当的利益，是圣王所做的事业啊。

燕昭王认为他写的这封信太好了，就说：“先王曾对苏家有恩德，后来因为子之的乱子，苏氏才离开了燕国，燕国要向齐国报仇，非得苏氏不可。”于是就召回苏代，又很好地对待他，和他一块儿策划攻打齐国的事情。终于打败了齐国，迫使齐湣王逃离齐国。

过了很久，秦国邀请燕王，燕王就想前往，苏代阻止燕王说：“楚国贪得了枳地而导致国家危亡，齐国夺取了宋地而导致国家破败。齐、楚不能因为拥有了枳、宋反而还要奉事秦国，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凡是成功的国家，都是秦国最忌恨的大敌。秦国夺取天下，不是凭借着推行正义，而是施以暴力。秦国施以暴力，是公开宣告于天下的。

他曾警告楚国说：‘蜀地的军队，坐着船漂浮在汶水之上，趁着夏季盛大的水势而直下长江，五天就能抵达郢都。汉中的军队，坐着船从巴江出发，趁着夏季盛涨的水势而直下汉江，四天就能抵达五渚。我亲自在宛东集结军队，直下随邑，聪明才智的人来不及出谋献策，勇武的人来不及发怒，我攻击你们的行动就象射杀鹰隼一样神速。而楚王你还想等待天下各国一起来攻打函谷关，岂不是太遥远了吗？’楚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十七年事奉秦国。

“秦国又严正地警告韩国说：‘我的军队从少曲出发，一天之内就能切断太行山的通道。我的军队从宜阳出发，直接攻击平阳，两天之内韩国各地的局势就没有不动摇的了。我的军队穿过东西两周攻击新郑，五天之内，我将攻克整个韩国。’韩国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奉事秦

国。

“秦国还严正地警告魏国说：‘我的军队攻克安邑，围困女戟，韩国的太原就被切断。我的军队直下轵道，通过南阳，封锁冀邑，包抄东西两周，趁着夏季旺盛的水势，驾着轻便的战船，强劲的弓弩在前，锋利的戈矛在后，掘开荥泽水口，魏国的大梁就会被洪水吞没不复存在了；掘开白马河的水口，魏国的外黄、济阳也会被洪水吞没不复存在了；掘开宿胥河的水口，魏国的虚地、顿丘也会被洪水淹没不复存在了。在陆地上作战，就攻击河内，利用水攻就可毁灭大梁。’魏国认为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奉事秦国。

“秦国打算攻打安邑，担心齐国救援它，就把宋地许给齐国。说：‘宋王无道，做了个木头人很象我，用箭射它的脸，我的国家和宋国路途隔绝，军队距宋太远，不能直接攻打它。齐王您如果能打败宋国据为己有，那就象我自己占有它一样高兴。’后来，秦国攻下了魏国的安邑，围困了女戟，反而把攻破宋国作为齐国的罪过。

“秦国打算进攻韩国，担心天下诸侯救援它，就把齐国许给天下诸侯去讨伐，说：“齐王四次和我订立盟约，四次欺骗我，坚决地率领天下的军队进攻我国，就有多次。只要齐国存在，就没有秦国，只要有秦国的存在，就没有齐国，一定要讨伐它，一定要毁灭它’。等到秦国夺取了韩国的宜阳、少曲，攻克了蔺邑、离石，却又把打败齐国作为天下诸侯国的罪过。“秦国打算进攻魏国，就先尊崇楚国，便把南阳许给楚国。说：‘我本来就和韩国断绝了关系。摧毁均陵，围困⊕，假如对楚国有利，那就像我占有它一样高兴’。等到魏国抛弃了盟约的国家而与秦国联合，秦国却以围困⊕作为楚国的罪名。

“秦国的军队被困在林中，就尊崇燕国和赵国，把胶东许给燕国，把济西许给赵国。等到秦国和魏国和解了，就把公子延作为人质，利用犀首连兵相续地攻打赵国。

“秦国的军队在谯石遭到重创，在阳马又被打败，就尊崇魏国，便把叶地和蔡地许给魏国。等到他和赵国和解后，就威胁魏国而不肯依照约定分割土地。秦军陷入困境，就派太后的弟弟穰侯去讲和，等他取得

了胜利，连自己的舅舅和母亲也都受到欺骗。

“秦国谴责燕国时说：‘是因为攻打胶东’，谴责赵国时说：‘是因为攻打济西’，谴责魏国时说：‘是因为攻打叶、蔡’，谴责楚国时说：‘是因为围困了⊕’，谴责齐国时说：‘是因为攻打宋地’。这样，他的外交辞令循环往复，用兵打仗如同刺杀蜚虫那么轻易。秦王飞扬拔扈，即使他的母亲都不能制止，他的舅舅更无法约束。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国所杀韩、赵、魏三国百姓有几百万，现在这三个国家还活着的人都是抗秦战争中死者的遗孤。西河以外，上洛地区，三川一带经常遭受秦国的攻打，这是晋国的灾难！秦国侵扰了韩、赵、魏的一半土地，秦国制造的灾难是如此地严重啊！而燕、赵等国到秦国去游说的人，却争相以奉事秦国来劝说自己的国君，这是我非常忧虑的事啊。”

燕昭王没有去秦国，苏代又被燕王所重用。

燕王派苏代联络各国合纵相亲，就如同苏秦在世时一样，诸侯们有的加入了联盟，有的没加入联盟，而各国人士从此都尊崇苏秦所倡导的合纵联盟。苏代、苏厉都寿终天年，他们的名声在各诸侯国显扬。

太史公说：“苏秦兄弟三人，都是因为游说诸侯而名扬天下，他们的学说擅长于权谋机变。而苏秦承担着反间计的罪名被杀死，天下人都嘲笑他，讳忌研习他的学说。然而社会上流传的苏秦事迹有许多差异，凡是不同时期和苏秦相类的事迹，都附会到苏秦身上。苏秦出身于民间，却能联合六国合纵相亲，这正说明他的才智有超过一般人的地方，所以，我列出他的经历，按着正确的时间顺序加以陈述，不要让他只蒙受不好的名声。

樗里子甘茂列传

樗里子，名叫疾，是秦惠王的弟弟，与惠王同父异母。他的母亲是韩国女子。樗里子待人接物能说会道，足智多谋，所以秦人都称他是个“智囊”人物。

秦惠王八年（前330），樗里子封为右更爵位，秦王派他带兵攻打魏国的曲沃，他把那里的人全部赶走，占领了城邑，曲沃周围的土地便并入了秦国。秦惠王二十五年（前313），秦王任命樗里子为将军攻打赵国，俘虏了赵国将军庄豹，拿下了蔺邑。第二年，又协助魏章攻打楚国，战败楚将屈丐，夺取了汉中地区。秦王赐封樗里子，封号是严君。

秦惠王死后，太子武王即位，驱逐了张仪和魏章，任命樗里子和甘茂为左右丞相。秦王派甘茂进攻韩国，一举拿下宜阳，同时派樗里子率领百辆战车进抵周朝都城。周王派士兵列队迎接他，看那意思很是恭敬。楚王得知后怒不可遏，就责骂周王，因为周王不应当这么敬重秦国的不速之客。对此，游腾替周王劝说楚王道：“先前知伯攻打仇犹时，用赠送大车的办法，趁机让军队跟在后面，结果仇犹灭亡了。为什么？就是没有防备的缘故啊。齐桓公攻打蔡国时，声称是诛罚楚国，其实是偷袭蔡国。现在秦国，是个如虎似狼的国家，派樗里子带着百辆战车进入周都，居心叵测，周王是以仇犹、蔡国的教训来看待这件事的，所以派手持长戟的兵卒位于前面，让佩带强弓的军士列在后面，表面说是护卫樗里子，实际上是把他看管起来，以防不测。再说，周王怎能不担忧周朝的天下呢？恐怕一旦亡国会给大王您带来麻烦。”楚王听后才高兴起来。

秦武王死后，昭王即位，樗里子更加受到尊重了。

昭王元年（前306年），樗里子率兵攻打蒲城。蒲城的长官十分恐惧，便请求胡衍出主意。胡衍便出面替蒲城长官对樗里子说：“您攻打蒲城，是为了秦国呢，还是为了魏国？如果是为了魏国，那当然好了；如果是为了秦国，那就不算有利了。因为卫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国家，就是由于有蒲城存在。现在您攻打它迫使它投入魏国怀抱，整个卫国就会

屈服并依附魏国。魏国丧失了西河之外的城邑却没有办法夺回来，原因就是兵力薄弱啊。现在攻打蒲城使卫国并入魏国，魏国必定强大起来。魏国强大之日，也就是贵国所占城邑的危险之时。况且，秦王要察看您的此次行动，若有害于秦国而让魏国得利，秦王定要加罪于您。”听了这番话，樗里子若有所思地说：“怎么办才好呢？”胡衍顺势便说：“您放弃蒲城不要进攻，我试着替您到蒲城说说这个意思，让卫国国君不忘您给予他的恩德。”樗里子说：“好吧。”胡衍进入蒲城后，就对那个长官说：“樗里子已经掌握蒲城困厄的处境了，他声言一定拿下蒲城。不过，我胡衍能让他放弃蒲城，不再进攻。”蒲城长官十分恐惧，听了胡衍的话，象是见到了救星，拜了又拜连声说：“求您施恩救助。”于是献上黄金三百斤，又表示说：“秦国军队真的撤退了，请让我一定把您的功劳报告给卫国国君，让您享受国君一样的待遇。”因此，胡衍从蒲城得到重金而使自己在卫国成了显贵。这时，樗里子已解围撤离了蒲城，回兵去攻打魏国城邑皮氏，皮氏没投降，便又撤离了。

昭王七年（前300），樗里子死去，葬在渭水南边章台之东。他临终前曾预言说：“一百年之后，这里会有天子的宫殿夹着我的坟墓。”樗里子嬴疾的家在昭王庙西边渭水之南的阴乡樗里，因此人们俗称他为樗里子。到了汉朝兴起，所建长乐宫就在他坟墓的东边，而未央宫则在他坟墓的西边，武库正对着他的坟墓，果如所言。秦国人有句谚语说：“力气大要算任鄙，智谋多要算樗里。”

甘茂，是下蔡人。曾侍奉下蔡的史举先生，跟他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通过张仪、樗里子的引荐得到拜见秦惠王的机会。惠王接见后，很喜欢他，就派他带兵，去帮助魏章夺取汉中地区。

惠王死后，武王即位。当时张仪、魏章已离开秦国，跑到东边的魏国。不久，秦公子蜀侯辉和他的辅相陈壮谋反，武王就指派甘茂去平定蜀地。返回秦国后，武王任命甘茂为左丞相，任命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前308年），武王对甘茂说：“本人有个心愿想乘着垂帷挂幔的车子，通过三川之地，去看一看周朝都城，即使死去也算心满意足了。”甘茂心领神会，便说：“请允许我到魏国，与魏国相约去攻打韩国，并请让向寿辅助我一同前往。”武王应许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

魏国后，就对向寿说：“您回去，把出使的情况报告给武王说‘魏国听从我的主张了，但我希望大王先不要攻打韩国’。事情成功了，全算作您的功劳。向寿回到秦国，把甘茂的话报告给武王，武王到息壤迎接甘茂。甘茂抵达息壤，武王问他先不攻打韩国是什么缘故。甘茂回答说：“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南阳财赋的积贮经时很久了。名称叫县，其实是个郡。现在大王离开自己所凭据的几处险要关隘，远行千里去攻打它们，取胜有很大困难。从前，曾参住在费邑，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正在织布神情泰然自若。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又来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仍然织布神情不变。不一会，又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他的母亲扔下梭子，走下织布机，翻墙逃跑了。凭着曾参的贤德与他母亲对他的深信不疑，有三个人怀疑他，还使他母亲真的害怕他杀了人。现在我的贤能比不上曾参，大王对我的信任也不如曾参的母亲信任曾参，可是怀疑我的决非只是三个人，我唯恐大王也象曾母投杼一样，怀疑我啊。当初，张仪在西边兼并巴蜀的土地，在北面扩大了西河之外的疆域，在南边夺取了上庸，天下人并不因此赞扬张仪，而是认为大王贤能。魏文侯让乐羊带兵去攻打中山国，打了三年才攻下中山。乐羊回到魏国论功请赏，而魏文侯把一箱子告发信拿给他看。吓得乐羊一连两次行跪拜大礼说：‘这可不是我的功劳，全靠主上的威力啊。’如今我是个寄居此地的臣僚。樗里子和公孙大奭二人会以韩国国力强为理由来同我争议攻韩的得失，大王一定会听从他们的意见，这样就会造成大王欺骗魏王而我将遭到韩相公仲侈怨恨的结果。”武王说：“我不听他们的，请让我跟您盟誓。”终于让丞相甘茂带兵攻打宜阳。打了五个月却拿不下宜阳，樗里子和公孙奭果然提出反对意见。武王召甘茂回国，打算退兵不攻了。甘茂说：“息壤就在那里，您可不要忘记……”武王说：“有过盟誓。”于是调集了全部兵力，让甘茂进攻宜阳，斩敌六万人，终于拿下了宜阳。韩襄王派公仲侈到秦国谢罪，同秦国讲和。

武王终于通过了三川之地到了周都，最后死在那里。武王的弟弟即位，就是昭王。昭王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女子。楚怀王由于怨恨从前秦国在丹阳打败楚国的时候，韩国坐视不救，于是就带兵围攻韩国雍氏。韩王派公仲侈到秦国告急求援。秦昭王刚刚即位，太后又是楚国人，所

以不肯出兵救援。公仲侈就去托付甘茂，甘茂便替韩国向秦昭王进言说：“公仲侈正是因为可望得到秦国援救，所以才敢于抵抗楚国。眼下雍氏被围攻，秦军不肯下殽山救援，公仲侈将会轻蔑秦国昂着头不来朝见了。韩公叔也将会让韩国向南同楚国联合，楚国和韩国一旦联合成为一股力量，魏国就不敢不听它的摆布，这样看来，攻打秦国的形势就会形成了。您看坐等别人进攻与主动进攻别人相比，哪样有利？”秦武王说：“好。”于是就让军队下殽山去救韩国。楚国军队随即撤离。

秦王让向寿去平定宜阳，同时派樗里子和甘茂去攻打魏国皮氏。向寿，是宣太后的娘家亲戚，与昭王从少年时就很要好，所以被昭王任用。向寿先到了楚国，楚王听说秦王十分敬重向寿，便优厚地礼遇向寿。向寿替秦国驻守宜阳，准备据此攻打韩国。韩相公仲侈派苏代对向寿说：“野兽被围困急了是能撞翻猎人车子的。您攻破韩国，虽使公仲侈受辱，但公仲侈仍可收拾韩国局面再去事奉秦国，他会自认为一定可以得到秦国的封赐。现在您把解口送给楚国，又把杜阳封给下小令尹，使秦、楚交好。秦、楚联合，无非是再次攻打韩国，韩国肯定要灭亡。韩国要灭亡，公仲侈必将亲自率领他的私家徒隶去顽强抗拒秦国。希望您深思熟虑。”向寿说：“我联合秦、楚两国，并不是对付韩国的，您替我把这个意思向公仲侈申明，说秦国与韩国的关系是可以合作的。”苏代回答说：“我愿意向您进一言。人们说尊重别人所尊重的东西，才能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秦王亲近您，比不上亲近公孙奭；秦王赏识您的智慧才能，也比不上赏识甘茂。可是如今这两个人都不能直接参与秦国大事，而您却独能与秦王对秦国大事作出决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他们各有自己失去信任的地方啊。公孙奭偏向韩国，而甘茂偏袒魏国，所以秦王不信任他们。现在秦国与楚国争强，可是您却偏护楚国，这是与公孙奭、甘茂走的同一条路。您靠什么来与他们相区别呢？人们都说楚国是个善于权变的国家，您一定会在与楚国结交上栽跟头，这是自惹麻烦。您不如与秦王谋划对付楚国权变的策略，与韩国友善而防备楚国，这样就没有忧患了。韩国与秦国结好必定先把国家大事交给公孙奭，听从他的处理意见，而后会把国家托付给甘茂。韩国，是您的仇敌。如今您提出与韩国友好而防备楚国，这就是外交结盟不避仇敌啊。”向寿说：“是这样，我是很想与韩国合作的。”苏代回答说：“甘茂曾答应公仲侈把武遂还给韩国，让宜阳的百姓返回宜阳，现在您一味想

着收回武遂，很难办到。”向寿说：“既然如此，那该怎么办呢？武遂就终究不能得到了？”苏代回答说：“您为什么不借重秦国的声威，替韩国向楚国索回颍川呢？颍川是韩国的寄托之地，您若索取并得到它，这是您的政令在楚国得到推行而拿楚国的地盘让韩国感激您。您若索取而得不到它，这样韩国与楚国的怨仇不能化解就会交相巴结秦国。秦楚两国争强，您一点一点地责备楚国来使韩逐渐向您靠拢，这大大有利于秦国。”向寿听了后，掂量着利弊，一时下不了决心，便顺口说出：“怎么办好呢？”苏代立即答道：“这是件好事啊。甘茂想要借着魏国的力量去攻打齐国，公孙奭打算凭着韩国的势力去攻打齐国。现在您夺取了宜阳作为功劳，又取得了楚国和韩国的信任并使它们安定下来，进而再诛罚齐国、魏国的罪过，由于这样做了，公孙奭和甘茂的打算便都将化为泡影，他们在秦国的权势也就会进一步削弱。甘茂终于向秦昭王提出，把武遂归还给韩国。向寿和公孙奭竭力反对这么做，但没有成功。向寿和公孙奭因此而怨愤，常在昭王面前说甘茂的坏话。甘茂恐惧，怕有不测，便停止攻打魏国的蒲阪，乘机逃亡而去。樗里子与魏国和解，撤兵作罢。

甘茂逃出秦国跑到齐国，路上恰巧碰上苏代。当时，苏代正替齐国出使秦国。甘茂说：“我在秦国获罪，怕遭殃祸便逃了出来，现在还没有容身之地。我听说贫家女和富家女在一起搓麻线，贫家女说：‘我没有钱买蜡烛，而您的烛光幸好有剩余，请您分给我一点剩余的光亮，这无损于您的照明，却能使我同您一样享用烛光的方便。’现在我处于困窘境地，而您正出使秦国，大权在握。我的妻子儿女还在秦国，希望您拿点余光救济他们。”苏代应承下来，于是出使到达秦国。完成任务后，苏代借机劝说秦王道：“甘茂，是个不平常的士人。他在秦国居住多年，连续三代受到重用，从殽塞至鬼谷，全部地形何处险要何处平展，他都了如指掌。如果他依靠齐国与韩国、魏国约盟联合，反过来图谋秦国，对秦国可不算有利呀。”秦王说：“既然这样，那么该怎么办呢？”苏代说：“大王不如送他更加贵重的礼物，给他更加丰厚的俸禄，把他迎回来，假使他回来了，就把他安置在鬼谷，终身不准出来。”秦王说：“好。”随即赐给甘茂上卿官位，并派人带着相印到齐国迎接他。甘茂执意不回秦国。苏代对齐湣王说：“那个甘茂，可是个贤人。现在秦国已经赐给上卿官位，带着相印来迎接他了。由于甘茂感激大王的恩

赐，喜欢做大王的臣下，因此推辞邀请不去秦国。现在大王您拿什么来礼遇他？”齐王说：“好。”立即安排他上卿官位，把他留在了齐国。秦国也赶快免除了甘茂全家的赋税徭役来同齐国争着收买甘茂。

齐国派甘茂出使楚国，楚怀王刚刚与秦国通婚结亲，对秦国亲热得很。秦王听说甘茂正在楚国，就派人对楚王说：“希望把甘茂送到秦国来。”楚王向范蜎询问说：“我想在秦国安排个丞相，您看谁合适？”范蜎回答说：“我的能力不够，看不准谁合适。”楚王说：“我打算让甘茂去任丞相，合适吗？”范蜎回答道：“不合适。那个史举，是下蔡的城门看守，大事不能侍奉国君，小事不能治好家庭，他以苟且活命，人格低下，节操不廉闻名世，可是甘茂事奉他却很恭顺。因此，就惠王的明智，武王的敏锐，张仪的善辩来说，甘茂能够一一奉事他们，取得十个官位而没有罪过，这是一般士人难以做到的。甘茂的确是个贤才，但不能到秦国任丞相。秦国有贤能的丞相，不是楚国的好事。况且大王先前曾把召滑推荐到越国任职，他暗地里鼓动章义发难，搞得越国大乱，因此楚国才能够开拓疆域，以厉门为边塞，把江东作郡县。我考虑大王的功绩所以能够达到如此辉煌的地步，其原因就是越国大乱，而楚国大治。现在大王只知道把这种谋略用于越国却忘记用于秦国，我认为您派甘茂到秦国任相是个重大的过失。话再说回来，您若打算在秦国安置丞相，那就不如安置向寿这样的人更为合适。向寿对于秦王来说，是亲戚关系，少年时与秦王同穿一件衣服，长大后同乘一辆车子，因此能够直接参与国政。大王一定要安置向寿到秦国任相，那就是楚国的好事了。”于是楚王派使臣去请求秦王让向寿在秦国任相。秦国终于让向寿担任了丞相。甘茂最终也没能够再到秦，后来死在魏国。

甘茂有个孙子叫甘罗。

甘罗是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去的时候，甘罗才十二岁，奉事秦国丞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派刚成君蔡泽到燕国，三年后燕国国君喜派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秦国准备派张唐去燕国任相，打算跟燕国一起进攻赵国来扩张河间一带的领地。张唐对文信侯说：“我曾经为昭王进攻过赵国，因此赵国怨恨我，曾称言说：‘能够逮住张唐的人，就赏给他百里方圆的土

地。’现在去燕国必定要经过赵国，我不能前往。”文信侯听了怏怏不乐，可是没有什么办法勉强他去。甘罗说：“君侯您为什么闷闷不乐得这么厉害？”文信侯说：“我让刚成君蔡泽奉事燕国三年，燕太子丹已经来秦国作人质了，我亲自请张卿去燕国任相，可是他不愿意去。”甘罗说：“请允许我说服他去燕国。”文信侯呵叱说：“快走开！我亲自请他去，他都不愿意，你怎么能让他去？”甘罗说：“项橐七岁就作了孔子的老师。如今，我已经满十二岁了，您还是让我试一试。何必这么急着呵叱我呢？”于是文信侯就同意了。甘罗去拜见张卿说：“您的功劳与武安君白起相比，谁的功劳大？”张卿说：“武安君在南面挫败强大的楚国，在北面施威震慑燕、赵两国，战而能胜，攻而必克，夺城取邑，不计其数，我的功劳可比不上他。”甘罗又说：“应侯范睢在秦国任丞相时与现在的文信侯相比，谁的权力大？”张卿说：“应侯不如文信侯的权力大。”甘罗进而说：“您确实明了应侯不如文信侯的权力大吗？”张卿说：“确实明了这一点。”甘罗接着说：“应侯打算攻打赵国，武安君故意让他为难，结果武安君刚离开咸阳七里地就死在杜邮。如今文信侯亲自请您去燕国任相而您执意不肯，我不知您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张唐说：“那就依着你这个童子的意见前往燕国吧。”于是让人整治行装，准备上路。

行期已经确定，甘罗便对文信侯说：“借给我五辆马车，请允许我为张唐赴燕先到赵国打个招呼。文信侯就进宫把甘罗的请求报告给秦始皇说：“过去的甘茂有个孙子甘罗，年纪很轻，然而是著名门第的子孙，所以诸侯们都有所闻。最近，张唐想要推托有病不愿意去燕国，甘罗说服了他，使他毅然前往。现在甘罗愿意先到赵国把张唐的事通报一声，请答应派他去。”秦始皇召见了甘罗，就派他去赵国。赵襄王到郊外远迎甘罗。甘罗劝说赵王，问道：“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吗？”赵王回答说：“听说这件事了。”甘罗又问道：“听说张唐要到燕国任相吗？”赵王回答说：“听说了。”甘罗接着说：“燕太子丹到秦国来，说明燕国不欺骗秦国。张唐到燕国任相，表明秦国不欺骗燕国。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显然是要共同攻打赵国，赵国就危险了。燕、秦两国互不相欺，没有别的缘故，就是要攻打赵国来扩大自己在河间一带的领地。大王不如先送给我五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我请求秦王送回燕太子，再帮助强大的赵国攻打弱小的燕国。”赵王立即亲自划出

五座城邑来扩大秦国在河间的领地。秦国送回燕太子，赵国有恃无恐便进攻燕国，结果得到上谷三十座城邑，让秦国占有其中的十一座。

甘罗回来后把情况报告了秦王，秦王于是封赏甘罗让他做了上卿，又把原来甘茂的田地房宅赐给了甘罗。

太史公说：“甕里子因为是秦王的骨肉兄弟而受到尊重，这本来是常理，但秦国人称颂他的才智，因此较多地采录了他的事迹。甘茂出身于下蔡平民，名声显扬于诸侯，为强大的齐国、楚国所推重。甘罗年纪很轻，然而献出一条妙计，名垂后世。虽然他算不上品行忠厚的君子，但也是战国时代名副其实的谋士。须知，当着秦国强盛起来的时候，天下特别时行权变谋诈之术呢！

白起王翦列传

白起，是郿地人。他善于用兵，奉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前294），白起封为左庶长，带兵攻打韩国的新城。这一年，穰侯担任秦国的丞相。他举用任鄙做了汉中郡守。第二年，白起又封为左更，进攻韩、魏两国联军，在伊阙交战，斩敌二十四万人，又俘虏了他们的将领公孙喜，拿下五座城邑。白起升为国尉。他率兵渡过黄河夺取了韩国安邑以东直到干河的大片土地。第三年，白起再封为大良造。战败魏国军队，夺取了大小城邑六十一座。第四年白起与客卿错进攻垣城，随即拿了下来。此后的第五年上，白起攻打赵国，夺下了光狼城。这以后的第七年，白起攻打楚国，占领了鄢、邓等五座城邑。第二年，再次进攻楚国，占领了楚国都城郢，烧毁了楚国先王的墓地，一直向东到达竟陵。楚王逃离郢都，向东奔逃迁都到陈。秦国便把郢地设为南郡。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他趁势攻取楚地，平定了巫、黔中两郡。昭王三十四年（前273），白起进攻魏，拔取华阳，使芒卯败逃，并且俘获了赵、魏将领，斩敌十三万人。当时，白起与赵国将领贾偃交战，把赵国两万士兵沉到黄河里。昭王四十三年（前264），白起进攻韩国的陉城，夺取了五个城邑，斩敌五万人。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打韩国的南阳太行道，把这条通道堵死。

昭王四十五年（前262），白起发兵进击韩国的野王城，野王投降，使韩国的上党郡同韩国的联系被切断。上党郡守冯亭便同百姓们谋划说：“通往都城郑的道路被切断，韩国肯定不能管我们了。秦国军队一天天逼进，韩国不能救应，不如把上党归附赵国。赵国如果接受我们，秦国恼怒，必定攻打赵国。赵国遭到武力攻击，必定亲近韩国。韩、赵两国联合起来，就可以抵挡秦国。”于是便派人通报赵国。赵孝成王跟平阳君和平原君一起研究这件事，平阳君说：“不如不接受。接受它，带来的殃祸要比得到的好处大得多。”平原君表示异议说：“平白得到一郡，接受它有利。”结果赵王接受了上党，就封冯亭为华阳君。

昭王四十六年（前261），秦国攻占了韩国的缑氏和蔺邑。

昭王四十七年（前260），秦国派左庶长王龁攻韩国，夺取了上

党。上党的百姓纷纷往赵国逃。赵国在长平屯兵，据以接应上党的百姓。四月，王龁借此进攻赵国。赵国派廉颇去统率军队。秦赵两军士兵时有交手，赵军士兵侵害了秦军侦察兵，秦军侦察兵又斩了赵军名叫茄的副将，战事逐步扩大。六月，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下两个城堡，俘虏了四个尉官。七月，赵军高筑围墙，坚壁不出。秦军实施攻坚，俘虏了两个尉官，攻破赵军阵地，夺下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态势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兵坚守不出。赵王多次指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秦国丞相应侯又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之多施行反间计，大肆宣扬说："秦国最伤脑筋的，只是怕马服君的儿子赵括担任将领而已，廉颇容易对付，他就要投降了。"赵王早已恼怒廉颇军队伤亡很多，屡次战败，却又反而坚守营垒不敢出战，再加上听到许多反间谣言，信以为真，于是就派赵括取代廉颇率兵攻击秦军，秦国得知马服君的儿子充任将领，就暗地里派武安君白起担任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尉官副将，并命令军队中有敢于泄露白起出任最高指挥官的，格杀勿论。赵括一到任上，就发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突袭部队逼进赵军。赵军乘胜追击，直追到秦军营垒。但是秦军营垒十分坚固，不能攻入，而秦军的一支突袭部队两万五千人已经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部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断绝了它们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运粮通道也被堵住。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就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的到来。秦王得知赵国运粮通道已被截断，　他亲自到河内，封给百姓爵位各一级，征调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集中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救兵，断绝他们的粮食。

到了九月，赵国士兵断绝口粮已经四十六天，军内士兵们暗中残杀以人肉充饥。困厄已极的赵军扑向秦军营垒，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而逃。他们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仍不能冲出去。他们的将领赵括派出精锐士兵并亲自披挂上阵率领这些部下与秦军搏杀，结果秦军射死了赵括。赵括的部队大败，士兵四十万人向武安君投降。武安君谋划着说："前时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作秦国的臣民而归附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伎俩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士兵二百四十人放回赵国。此战前后斩首擒杀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一片震惊。

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十月，秦军再次平定上党郡。以后，秦军兵分两路：王龁攻下皮牢，司马梗平定太原。韩、赵两国十分害怕，就派苏代到秦国，献上丰厚的礼物劝说丞相应侯说：“武安君擒杀赵括了吗？”应侯回答说：“是。”苏代又问：“就要围攻邯郸吗？”应侯回答说：“是的。”于是苏代说：“赵国灭亡，秦王就要君临天下了，武安君当封为三公。武安君为秦国攻占夺取的城邑有七十多座，南边平定了楚国的鄢、郢及汉中地区，北边俘获了赵括的四十万大军，即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公、召公和吕望的功劳也超不过这些了。如果赵国灭亡，秦王君临天下，那么武安君位居三公是定而无疑的，您能屈居他的下位吗？即使不甘心屈居下位，可已成事实也就不得不屈从了。秦军曾进攻韩国，围击刑丘，困死上党，上党的百姓都转而归附赵国，天下百姓不甘作秦国臣民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如果把赵国灭掉，它的北边土地将落入燕国，东边土地将并入齐国，南边土地将归入韩国、魏国，那么您所得到的百姓就没有多少了。所以不如趁着韩国、赵国惊恐之机让它们割让土地，不要再让武安君建立功劳了。”听了苏代这番话应侯便向秦王进言道：“秦国士兵太劳累了，请您应允韩国、赵国割地讲和，暂且让士兵们休整一下。”秦王听从了应侯的意见，割取了韩国的垣雍和赵国的六座城邑便讲和了。正月，双方停止交战。武安君得知停战消息，自有想法，从此与应侯互有恶感。

这一年九月，秦国曾再次派出部队，命令五大夫王陵攻打赵国邯郸。当时武安君有病，不能出征。昭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进攻邯郸，但战果很少，进展不大，秦国便增派部队帮助王陵继续进攻。结果王陵部队损失了五个军营。武安君病好了，秦王打算派武安君代替王陵统率部队。武安君进言道：“邯郸委实不易攻下。而且诸侯国的救兵天天都有到达的，他们对秦国的怨恨已积存很久了。现在秦国虽然消灭了长平的赵军，可是秦军死亡的士兵也超过了一半，国内兵力空虚。远行千里越过河山去争夺别人的国都，赵军在城里应战，诸侯军在城外攻击，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战败秦军是必定无疑的。这个仗不能打。”秦王亲自下令，武安君不肯赴任；于是就派应侯去请他，但武安君始终推辞不肯赴任，从此称病不起。

秦王只好改派王龁代替王陵统率部队，八、九月围攻邯郸，没能攻

下来。楚国派春申君同魏公子信陵君率领数十万士兵攻击秦军，秦军损失、伤亡很多。武安君有了话说：“秦国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秦王听到后，怒火中烧，强令武安君赴任，武安君就称病情严重。应侯又请他，仍是辞不赴任。于是就免去武安君的官爵降为士兵，让他离开咸阳迁到阴密。但武安君有病，未能成行。过了三个月，诸侯联军攻击秦军更加紧迫，秦军屡次退却，报告失利情况的使者天天都有来的。秦王就派人驱逐白起，不能让他留在咸阳城里。武安君已经上路，走出咸阳西门十里路，到了杜邮。秦昭王与应侯以及群僚议论说：“令白起迁出咸阳，他流露的样子还不满意，不服气，有怨言。”秦王就派遣使者赐给他一把剑，令他自杀。武安君拿着剑就要抹脖子时，仰天长叹道：“我对上天有什么罪过竟落得这个结果？”过了好一会儿，说：“我本来就该死。长平之战，赵国士兵投降的有几十万人，我用欺诈之术把他们全都活埋了，这足够死罪了。“随即自杀。武安君死在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十一月。武安君死而无罪，秦国人都同情他，所以无论城乡都祭祀他。

王翦，是频阳东乡人。少年时就喜好军事，后来奉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前236），王翦带兵攻打赵国的阏与，不仅攻陷了它，还一连拿下九座城邑。始皇十八年（前 229），王翦领兵攻打赵国。一年多就攻取了赵国，赵王投降，赵国各地全部被平定，设置为郡。第二年，燕国派荆轲到秦国谋杀秦王，秦王派王翦攻打燕国。燕王喜逃往辽东，王翦终于平定了燕国都城蓟胜利而回。秦王派王翦儿子王贲攻击楚国，楚兵战败。掉过头来再进击魏国，魏王投降，最后平定了魏国各地。

秦始皇灭掉了韩、赵、魏三国，赶跑了燕王喜，同时多次战败楚军。秦国将领李信，年轻气盛，英勇威武，曾带着几千士兵把燕太子丹追击到衍水，最后打败燕军捉到太子丹，秦始皇认为李信贤能勇敢。一天，秦始皇问李信：“我打算攻取楚国，由将军估计调用多少人才够？”李信回答说：“最多不过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王翦，王翦回答说：“非得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说：“王将军老喽，多么胆怯呀！李将军真是果断勇敢，他的话是对的。”于是就派李信及蒙恬带兵二十万向南进军攻打楚国。王翦的话不被采用，就推托有病，回到频阳家乡养老。李信攻打平与，蒙恬攻打寝邑，大败楚军。李信接着进攻鄢郢，又

拿了下来，于是带领部队向西前进，要与蒙恬在城父会师。其实，楚军正在跟踪追击他们，连着三天三夜不停息，结果大败李信部队，攻入两个军营，杀死七个都尉，秦军大败而逃。

秦始皇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亲自乘快车奔往频阳，见到王翦道歉说："我由于没采用您的计策，李信果然使秦军蒙受了耻辱。现在听说楚军一天天向西逼进，将军虽然染病，难道忍心抛弃了我吗！"王翦推辞说："老臣病弱疲乏，昏聩无能，希望大王另择良将。"秦始皇再次表示歉意说："好啦，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王翦说："大王一定不得已而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满口答应说："就只听将军的谋划了。"于是王翦率领着六十万大军出发了，秦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王翦临出发时，请求赐予许多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秦始皇说："将军尽管上路好了，何必担忧家里日子不好过呢？"王翦说："替大王带兵，即使有功劳也终究难以得到封侯赐爵，所以趁着大王特别器重我的时候，我也得及时请求大王赐予园林池苑来给子孙后代置份家产吧。"秦始皇听了哈哈大笑起来。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又连续五次派使者回朝廷请求赐予良田。有人说："将军请求赐予家业，也太过分了吧。"王翦说："这么说不对。秦王性情粗暴对人多疑。现在大王把全国的武士调光特地委托给我，我不用多多请求赏赐田宅给子孙们置份家产来表示自己出征的坚定意志，竟反而让秦王平白无故地怀疑我吗？"

王翦终于代替李信进击楚国。楚王得知王翦增兵而来，就竭尽全国军队来抗拒秦兵。王翦抵达战场，构筑坚固的营垒采取守势，不肯出兵交战。楚军屡次挑战，始终坚守不出。王翦让士兵们天天休息洗浴，供给上等饭食抚慰他们，亲自与士兵同饮同食。过了一段时间，王翦派人询问士兵中玩什么游戏？回来报告说："正在比赛投石看谁投得远。"于是王翦说："士兵可以派用了。"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肯应战，就领兵向东去了。王翦趁机发兵追击他们，派健壮力战的兵丁实施强击，大败楚军。追到蕲南，杀了他们的将军项燕，楚军终于败逃。秦军乘胜追击，占领并平定了楚国城邑。一天后，俘虏了楚王负刍，最后平定了楚国各地设为郡县。又乘势向南征伐百越国王。与此同时，王翦的儿子王贲，与李信攻陷平定了燕国和齐国各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兼并了所有的诸侯国，统一了天下，王将军和蒙将军的功劳最多，名声流传后世。

秦二世的时候，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都已死去，蒙恬也因被构陷而被诛杀。陈胜起义反抗秦朝时，二世派王翦的孙子王离攻打赵国，把赵歇和张耳围困在钜鹿城。当时有个人说：“王离，这是秦朝的名将。现在他率领强大的秦军攻打刚刚建立的赵国，战胜它是必然的。一个过客说：“不是这样的。说来做将领的世家到了第三代的必定要失败。说他必定失败是什么道理呢？一定是他家杀戮的人太多了，他家的后代就要承受为恶的惩罚。如今王离已是第三代将领了。”过了不久，项羽救援赵国，攻打秦军，果然俘虏了王离，王离的军队就投降了诸侯军。

太史公说：俗话说“尺有短的时候，寸有长的时候。”白起算计敌人能随机应变，计出不尽，奇妙多变，名震天下，然而却不能对付应侯给他制造的祸患。王翦作为秦国将领，平定六国，功绩卓著，在当时不愧是元老将军，秦始皇尊其为师，可是他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根基，却苟且迎合，取悦人主，直至死去。到了他的孙子王离被项羽俘虏，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们各有自己的短处啊。

孟尝君列传

孟尝君姓田名文。田文的父亲叫靖郭君田婴。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庶母所生的弟弟。田婴从威王时就任职当权，曾与成侯邹忌以及田忌带兵去救援韩国攻伐魏国。后来成侯与田忌争着得到齐王的宠信而嫌隙很深，结果成侯出卖了田忌。田忌很害怕，就偷袭齐国边境的城邑，没拿下，便逃跑了。这时正赶上齐威王去世，宣王立为国君，宣王知道是成侯陷害田忌，就又召回了田忌并让他做了将领。宣王二年（前341），田忌跟孙膑、田婴一起攻打魏国，在马陵战败魏国，俘虏了魏太子申杀了魏国将领庞涓。宣王七年（前336），田婴奉命出使韩国和魏国，经过他的一番活动使韩国、魏国归服于齐国。田婴陪着韩昭侯、魏惠王在东阿南会见齐宣王，三国结盟缔约后便离开了。第二年，宣王又与梁惠王在甄地盟会。这一年，梁惠王去世。宣王九年（前334），田婴任齐国宰相。齐宣王与魏襄王在徐州盟会互相尊称为王。楚威王　得知这件事，对田婴很恼火，认为是他一手策划的。第二年，楚国进攻齐国，在徐州战败了齐国军队，便派人追捕田婴。田婴派张丑去劝说楚威王，楚威王才算罢休。田婴在齐国任相十一年，宣王去世，湣王立为国君。湣王即位三年，赐封田婴于薛邑。

当初，田婴有四十多个儿子，他的小妾生了个儿子叫文，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的。田婴告诉田文的母亲说：“不要养活他。”可是田文的母亲还是偷偷把他养活了。等他长大后，他的母亲便通过田文的兄弟把田文引见给田婴。田婴见了这个孩子愤怒地对他母亲说：“我让你把这个孩子扔了，你竟敢把他养活了，这是为什么？”田文的母亲还没回答，田文立即叩头大拜，接着反问田婴说：“您不让养育五月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回答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大了身长跟门户一样高，会害父害母的。”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授予呢？还是由门户授予呢？”田婴不知怎么回答好，便沉默不语。田文接着说：“如果是由上天授予的，您何必忧虑呢？如果是由门户授予的，那么只要加高门户就可以了，谁还能长到那么高呢！”田婴无言以对便斥责道：“你不要说了！”过了一些时候，田文趁空问他父亲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田婴

答道：“叫孙子。”田文接着问：“孙子的孙子叫什么？”田婴答道：“叫玄孙。”田文又问：“玄孙的孙叫什么？”田婴说：“我不知道了。”田文说：“您执掌大权担任齐国宰相，到如今已经历三代君王了，可是齐国的领土没有增广，您的私家却积贮了万金的财富，门下也看不到一位贤能之士。我听说，将军的门庭必出将军，宰相的门庭必有宰相。现在您的姬妾可以践踏绫罗绸缎，而贤士却穿不上粗布短衣；您的男仆女奴有剩余的饭食肉羹，而贤士却连糠菜也吃不饱。现在您还一个劲地加多积贮，想留给那些连称呼都叫不上来的人，却忘记国家在诸侯中一天天失势。我私下是很奇怪的。”从此以后，田婴改变了对田文的态度，器重他，让他主持家政，接待宾客。宾客来往不断，日益增多，田文的名声随之传播到各诸侯国中。各诸侯国都派人来请求田婴立田文为太子，田婴答应下来。田婴去世后，追谥靖郭君。田文果然在薛邑继承了田婴的爵位。这就是孟尝君。

孟尝君在薛邑，招揽各诸侯国的宾客以及犯罪逃亡的人，很多人归附了孟尝君。孟尝君宁肯舍弃家业也给他们丰厚的待遇，因此使天下的贤士无不倾心向往。他的食客有几千人，待遇不分贵贱一律与田文相同。孟尝君每当接待宾客，与宾客坐着谈话时，总是在屏风后安排侍史，让他记录孟尝君与宾客的谈话内容，记载所问宾客亲戚的住处。宾客刚刚离开，孟尝君就已派使者到宾客亲戚家里抚慰问候，献上礼物。有一次，孟尝君招待宾客吃晚饭，有个人遮住了灯亮，那个宾客很恼火，认为饭食的质量肯定不相等，放下碗筷就要辞别而去。孟尝君马上站起来，亲自端着自己的饭食与他的相比，那个宾客惭愧得无地自容，就以刎颈自杀表示谢罪。贤士们因此有很多人都情愿归附孟尝君。孟尝君对于来到门下的宾客都热情接纳，不挑拣，无亲疏，一律给予优厚的待遇。所以宾客人人都认为孟尝君与自己亲近。

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能，就先派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并请求见到孟尝君。孟尝君准备去秦国，而宾客都不赞成他出行，规劝他，他不听，执意前往。这时有个宾客苏代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从外面来，见到一个木偶人与一个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你就要坍毁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生成的，即使坍毁，也要归回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里去

了。’当今的秦国，是个如虎似狼的国家，而您执意前往，如果一旦回不来，您能不被土偶人嘲笑吗？”孟尝君听后，悟出了个中道理，才停止了出行的准备。

齐湣王二十五年（前299），终于又派孟尝君到了秦国，秦昭王立即让孟尝君担任秦国宰相。臣僚中有的人劝说秦王道：“孟尝君的确贤能，可他又是齐王的同宗，现在任秦国宰相，谋划事情必定是先替齐国打算，而后才考虑秦国，秦国可要危险了。”于是秦昭王就罢免了孟尝君的宰相职务。他把孟尝君囚禁起来，图谋杀掉孟尝君。孟尝君知道情况危急就派人冒昧地去见昭王的宠妾请求解救。那个宠妾提出条件说：“我希望得到孟尝君的白色狐皮裘。”孟尝君来的时候，带有一件白色狐皮裘，价值千金，天下没有第二件，到秦国后献给了昭王，再也没有别的皮裘了。孟尝君为这件事发愁，问遍了宾客，谁也想不出办法。有一位能力差但会披狗皮盗东西的人，说：“我能拿到那件白色狐皮裘。”于是当夜化装成狗，钻入了秦宫中的仓库，取出献给昭王的那件狐白裘，拿回来献给了昭王的宠妾。宠妾得到后，替孟尝君向昭王说情，昭王便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获释后，立即乘快车逃离，更换了出境证件，改了姓名逃出城关。夜半时分到了函谷关。昭王后悔放出了孟尝君，再寻找他，他已经逃走了，就立即派人驾上传车飞奔而去追捕他。孟尝君一行到了函谷关，按照关法规定鸡叫时才能放来往客人出关，孟尝君恐怕追兵赶到万分着急，宾客中有个能力较差的人会学鸡叫，他一学鸡叫，附近的鸡随着一齐叫了起来，便立即出示了证件逃出函谷关。出关后约摸一顿饭的工夫，秦国追兵果然到了函谷关，但已落在孟尝君的后面，就只好回去了，当初，孟尝君把这两个人安排在宾客中的时候，宾客无不感到羞耻，觉得脸上无光，等孟尝君在秦国遭到劫难，

终于靠着这两个人解救了他。自此以后，宾客们都佩服孟尝君广招宾客不分人等的做法。

孟尝君经过赵国，赵国平原君以贵宾相待。赵国人听说孟尝君贤能，都出来围观想一睹风采，见了后便都嘲笑说：“原来以为孟尝君是个魁梧的大丈夫，如今看到他，竟是个瘦小的男人罢了。”孟尝君听了

这些揶揄他的话，大为恼火。随行的人跟他一起跳下车来，砍杀了几百人，毁了一个县才离去。

齐泯王因为派遣孟尝君去秦国而感到内疚。孟尝君回到齐国后，齐王就让他做齐国宰相，执掌国政。

孟尝君怨恨秦国，准备以齐国曾帮助韩国、魏国攻打楚国为理由，来联合韩国、魏国攻打秦国，为此向西周借兵器和军粮。苏代替西周对孟尝君说：“您拿齐国的兵力帮助韩国、魏国攻打楚国达九年之久，取得了宛、叶以北的地方，结果使韩、魏两国强大起来，如今再去攻打秦国就会越加增强了韩、魏的力量。韩国、魏国南边没有楚国忧虑，北边没有秦国的祸患，那么齐国就危险了。韩、魏两国强盛起来必定轻视齐国而畏惧秦国，我实在替您对这种形势感到不安。您不如让西周与秦国深切交好，您不要进攻秦国，也不要借兵器和粮食。您把军队开临函谷关但不要进攻，让西周把您的心情告诉给秦昭王说‘薛公一定不会攻破秦国来增强韩、魏两国的势力。他要进攻秦国，不过是想要大王责成楚国把东国割给齐国，并请您把楚怀王释放出来以相媾和。’您让西周用这种做法给秦国好处，秦国能够不被攻破又拿楚国的地盘保全了自己，秦国必定情愿这么办。楚王能够获释，也一定感激齐国。齐国得到东国自然会日益强大，薛邑也就会世世代代没有忧患了。秦国并非很弱，它有一定实力，而处在韩国、魏国的西邻，韩、魏两国必定依重齐国。”薛公听了后，立即说：“好。”于是让韩、魏向秦国祝贺，避免了一场兵灾，使齐、韩、魏三国不再发兵进攻，也不向西周借兵器和军粮了。这个时候，楚怀王已经到了秦国，秦国扣留了他，所以孟尝君还是要秦国一定放出楚怀王。但是秦国并没有这么办。

孟尝君任齐国宰相时，一次他的侍从魏子替他去收封邑的租税，三次往返，结果一次也没把租税收回来。孟尝君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魏子回答说：“有位贤德的人，我私自借您的名义把租税赠给了他，所以没有收回来。”孟尝君听后发了火一气之下辞退了魏子。几年之后，有人向齐湣王造孟尝君的谣言说：“孟尝君将要发动叛乱。”等到田君甲劫持了湣王，湣王便猜疑是孟尝君策划的，为避免殃祸孟尝君出逃了。曾经得到魏子赠粮的那位贤人听说了这件事，就上书给湣王申明孟尝君不会

作乱，并请求以自己的生命作保，于是在宫殿门口刎颈自杀，以此证明孟尝君的清白。湣王为之震惊，便追查考问实际情况，孟尝君果然没有叛乱阴谋，便召回了孟尝君。孟尝君因此推托有病，要求辞官回薛邑养老。湣王答应了他的请求。

此后，秦国的逃亡将领吕礼担任齐国宰相，他要陷苏代于困境。苏代就对孟尝君说：“周最对于齐王，是极为忠诚的，可是齐王把他驱逐了，而听信亲弗的意见让吕礼做宰相，其原因就是打算联合秦国。齐国、秦国联合，那么亲弗与吕礼就会受到重用了。他们受到重用，齐国、秦国必定轻视您。您不如急速向北进军，促使赵国与秦、魏讲和，招回周最来显示您的厚道，还可以挽回齐王的信用，又能防止因齐、楚联合将造成各国关系的变化。齐国不去依傍秦国，那么各诸侯都会靠拢齐国，亲弗势必出逃，这样一来，除了您之外，齐王还能跟谁一起治理他的国家呢？”于是孟尝君听从了苏代的计谋，因而吕礼嫉恨并要谋害孟尝君。孟尝君很害怕，就给秦国丞相穰侯魏冉写了一封信说：“我听说秦国打算让吕礼来联合齐国，齐国，是天下的强大国家，齐、秦联合成功吕礼将要得势，您必会被秦王轻视了。如果秦、齐相与结盟来对付韩、赵、魏三国，那么吕礼必将为秦、齐两国宰相了，这是您结交齐国反而使吕礼的地位显重啊。再说，即使齐国免于诸侯国攻击的兵祸，齐国还摇雳会深深地仇恨您。您不如劝说秦王攻打齐国。齐国被攻破，我会设法请求秦王把所得的齐国土地封给您。齐国被攻破，秦国会害怕魏国强大起来，秦王必定重用您去结交魏国。魏国败于齐国又害怕秦国，它摇雳推重您以便结交秦国。这样，您既能够凭攻破齐国建立自己的功劳，挟持魏国提高的地位；又可以攻破齐国得到封邑，使秦、魏两国同时敬重您。如果齐国不被攻破，吕礼再被任用，您摇雳陷于极端的困境中。”于是穰侯向秦昭王进言攻打齐国，吕礼便逃离了齐国。

后来，齐湣王灭掉了宋国，愈加骄傲起来，打算除掉孟尝君。孟尝君很恐惧，就到了魏国。魏昭王任用他做宰相，同西边的秦国、赵国联合，帮助燕国攻打并战败了齐国。齐湣王逃到莒，后来就死在那里。齐襄王即位，当时孟尝君在诸侯国之间持中立地位，不从属于哪个君王。齐襄王由于刚刚即位，畏惧孟尝君，便与孟尝君和好，与他亲近起来。田文去世，谥号称孟尝君。田文的几个儿子争着继承爵位，随即齐、魏

两国联合共同灭掉了薛邑。孟尝君绝嗣没有后代。

当初，冯欢听说孟尝君乐于招揽宾客，便穿着草鞋远道而来见他。孟尝君说：“承蒙先生远道光临，有什么指教我的？”冯欢回答说：“听说您乐于养士，我只是因为贫穷想归附您谋口饭吃。”孟尝君没再说什么便把他安置在下等食客的住所里，十天后孟尝君询问住所的负责人说：“客人近来做什么了？”负责人回答说：“冯先生太穷了，只有一把剑，还是草绳缠着剑把。他时而弹着那把剑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家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后让冯欢搬到中等食客的住所里，吃饭有鱼了。过了五天，孟尝君又向那位负责人询问冯欢的情况，负责人回答说：“客人又弹着剑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于是孟尝君又把冯欢迁到上等食客的住所里，进出都有车子坐。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再次询问那位负责人。负责人回答说：“这位先生又曾弹着剑唱道‘长剑啊，咱们回家吧！没有办法养活家。’”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

过了整一年，冯欢没再说什么。孟尝君当时正任齐国宰相，受封万户于薛邑。他的食客有三千人之多，食邑的赋税收入不够供养这么多食客，就派人到薛邑贷款放债。由于年景一年到头都不好，没有收成，借债的人多数不能付给利息，食客的需用将无法供给。对于这种情况，孟尝君焦虑不安，就问左右侍从：“谁可以派往薛邑去收债？”那个住所负责人说：“上等食客住所里的冯老先生从状貌长相看，很是精明，又是个长者，一定稳重，派他去收债该是合适的。”孟尝君便迎进冯欢向他请求说：“宾客们不知道我无能，光临我的门下有三千多人，如今食邑的收入不能够供养宾客，所以在薛邑放了些债。可是薛邑年景不好，没有收成，百姓多数不能付给利息。宾客吃饭恐怕都成问题了，希望先生替我去索取欠债。”冯欢说：“好吧。”便告别了孟尝君，到了薛邑，他把凡是借了孟尝君钱的人都集合起来，索要欠债得到利息十万钱。这笔款项他没送回去，却酿了许多酒，买了肥壮的牛，然后召集借钱的人，能付给利息的都来，不能付给利息的也来，要求一律带着借钱的契据以便核对。随即让大家一起参加宴会，当日杀牛炖肉，置办酒席。宴会上正当大家饮酒尽兴时，冯欢就拿着契据走到席前一一核对，能够付给利息的，给他定下期限；穷得不能付息的，取回他们的契据当众把它烧毁。接着对大家说：“孟尝君之所以向大家贷款，就是给没有资金的人

提供资金来从事行业生产；他之所以向大家索债，是因为没有钱财供养宾客。如今富裕有钱还债的约定日期还债，贫穷无力还债的烧掉契据把债务全部废除。请各位开怀畅饮吧。有这样的封邑主人，日后怎么能背弃他呢！”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连续两次行跪拜大礼。

孟尝君听到冯欢烧毁契据的消息，十分恼怒立即派人召回冯欢。冯欢刚一到，孟尝君就责问道：“我的封地本来就少，而百姓还多不按时还给利息，宾客们连吃饭都怕不够用，所以请先生去收缴欠债。听说先生收来钱就大办酒肉宴席，而且把契据烧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冯欢回答说：“是这样的。如果不大办酒肉宴席就不能把债民全都集合起来，也就没办法了解谁富裕谁贫穷。富裕的，给他限定日期还债。贫穷的，即使监守着催促十年也还不上债，时间越长，利息越多，到了危急时，就会用逃亡的办法赖掉债务。如果催促紧迫，不仅终究没办法偿还，而且上面会认为您贪财好利不爱惜平民百姓，在下面您则会有背离冒犯国君的恶名，这可不是用来鼓励平民百姓、彰扬您名声的做法。我烧掉毫无用处徒有其名的借据，废弃有名无实的帐簿，是让薛邑平民百姓信任您而彰扬您善良的好名声啊。您有什么可疑惑的呢？” 孟尝君听后，拍着手连声道谢。

齐王受到秦国和楚国毁谤言论的蛊惑，认为孟尝君的名声压倒了自己，独揽齐国大权，终于罢了孟尝君的官。那些宾客看到孟尝君被罢了官，一个个都离开了他。只有冯欢为他谋划说：“借给我一辆可以跑到秦国的车子，我摇雳让您在齐国更加显贵，食邑更加宽广。您看可以吗？”于是孟尝君便准备了马车和礼物送冯欢上了路。冯欢就乘车向西到了秦国游说秦王说：“天下的游说之士驾车向西来到秦的，无一不是想要使秦国强大而使齐国削弱的；乘车向东进入齐国的，无一不是要使齐国强大而使秦国削弱的。这是两个决一雌雄的国家，与对方决不并存的就是强大有力的雄国，是雄国的得天下。”秦王听得入了神，挺直身子跪着问冯欢说：“您看要使秦国避免成为软弱无力的国家该怎么办才好呢？”冯欢回答说：“大王也知道齐国罢了孟尝君的官吧？”秦王说：“听到了这件事。”冯欢说：“使齐国受到天下敬重的，就是孟尝君。如今齐国国君听信了毁谤之言而把孟尝君罢免，孟尝君心中无比怨愤，必定背离齐国；他背离齐国进入秦国，那么齐国的国情，朝廷中下

至君王下至官吏的状况都将为秦国所掌握。您将得到整个齐国的土地，岂只是称雄呢！您赶快派使者载着礼物暗地里去迎接孟尝君，不能失掉良机啊。如果齐王明白过来，再度起用孟尝君，则谁是雌谁是雄还是个未知数。”秦王听了非常高兴，就派遣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去迎接孟尝君。冯欢告别了秦王而抢在使者前面赶往齐国，到了齐国，劝说齐王道：“天下游说之士驾车向东来到齐的，无一不是想要使齐国强大而使秦国削弱的；乘车向西进入秦国的，无一不是要使秦国强大而使齐国削弱的。秦国与齐国是两个决一雌雄的国家，秦国强大那么齐国必定软弱，这两个国家势必不能同时称雄。现在我私下得知秦国已经派遣使者带着十辆马车载着百镒黄金来迎接孟尝君了。孟尝君不西去就罢了，如果西去担任秦国宰相，那么天下将归秦国所有，秦国是强大的雄国，齐国就是软弱无力的雌国，软弱无力，那么临淄、即墨就危在旦夕了。大王为什么不在秦国使者没到达之前，赶快恢复孟尝君的官位并给他增加封邑来向他表示道歉呢？如果这么做了，孟尝君必定高兴而情愿接受。秦国虽是强国，岂能够任意到别的国家迎接人家的宰相呢！要挫败秦国的阴谋，断绝它称强称霸的计划。”齐王听后，顿时明白过来说：“好。”于是派人至边境等候秦国使者。秦国使者的车子刚入齐国边境，齐国在边境的使臣立即转车奔驰而回报告了这个情况，齐王召回孟尝君并且恢复了他的宰相官位，同时还给了他原来封邑的土地，又给他增加了千户。秦国的使者听说孟尝君恢复了齐国宰相官位，就转车回去了。

自从齐王因受毁谤之言的蛊惑而罢免了孟尝君，那些宾客们都离开了他。后来齐王召回并恢复了孟尝君的官位，冯欢去迎接他。还没到京城的时候，孟尝君深深感叹说：“我素常喜好宾客，乐于养士，接待宾客从不敢有任何失礼之处，有食客三千多人，这是先生您所了解的。宾客们看到我一旦被罢官，都背离我而离去，没有一个顾念我的。如今靠着先生得以恢复我的宰相官位，那些离去的宾客还有什么脸面再见我呢？如果有再见我的，我一定唾他的脸，狠狠地羞辱他。”听了这番话后，冯欢收住缰绳，下车而行拜礼。孟尝君也立即下车还礼，说：“先生是替那些宾客道歉吗？”冯欢说：“并不是替宾客道歉，是因为您的话说错了。说来，万物都有其必然的终结，世事都有其常规常理，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孟尝君说：“我不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冯欢

说：“活物一定有死亡的时候，这是活物的必然归结；富贵的人多宾客，贫贱的人少朋友，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您难道没看到人们奔向市集吗？天刚亮，人们向市集里拥挤，侧着肩膀争夺入口；日落之后，经过市集的人甩着手臂连头也不回。不是人们喜欢早晨而厌恶傍晚，而是由于所期望得到的东西市中已经没有了。如今您失去了官位，宾客都离去，不能因此怨恨宾客而平白截断他们奔向您的通路。希望您对待宾客像过去一样。”孟尝君连续两次下拜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指教了。听先生的话，敢不恭敬地接受教导吗。”

太史公说：“我曾经经过薛地，那里民间的风气多有凶暴的子弟，与邹地、鲁地迥异。我向那里人询问这是什么缘故，人们说：“孟尝君曾经招来天下许多负气仗义的人，仅乱法犯禁的人进入薛地的大概就有六万多家。”世间传说孟尝君以乐于养客而沾沾自喜，的确名不虚传。

公子列传

魏公子叫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昭王去世后，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当时范睢从魏国逃出到秦国任秦相，因为怨恨魏相魏齐屈打自己几乎致死的缘故，就派秦军围攻大梁，击败了魏国驻扎在华阳的部队，使魏将芒卯战败而逃。魏王和公子对这件事十分焦虑。

公子的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士人无论有无才能或才能大小，他都谦恭有礼地同他们交往，从来不敢因为自己富贵而轻慢士人。因此方圆几千里的士人都争相归附于他，招徕食客三千人。当时，诸侯各国因公子贤德，宾客众多，连续十几年不敢动兵谋犯魏国。

有一次，公子跟魏王正在下棋，不想北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将进入边境。”魏王立即放下棋子，就要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公子劝阻魏王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又接着跟魏王下棋如同没发生什么事一样。可是魏王惊恐，心思全没放在下棋上。过了一会儿，又从北边传来消息说：“是赵王打猎罢了，不是进犯边境。”魏王听后大感惊诧，问道：“公子是怎么知道的？”公子回答说：“我的食客中有个人能深入底里探到赵王的秘密，赵王有什么行动，他就会立即报告我，我因此知道这件事。”从此以后，魏王畏惧公子贤能，不敢任用公子处理国家大事。

魏国有个隐士叫侯嬴，已经七十岁了，家境贫寒，是大梁城东门的看门人。公子听说了这个人，就派人去拜见，并想送给他一份厚礼。但是侯嬴不肯接受，说：“我几十年来修养品德，坚持操守，终究不能因我看门贫困的缘故而接受公子的财礼。”公子于是就大摆酒席，宴饮宾客。大家来齐坐定之后，公子就带着车马以及随从人员，空出车子上的左位，亲自到东城门去迎接侯先生。侯先生整理了一下破旧的衣帽，就径直上了车子坐在公子空出的尊贵座位，丝毫没有谦让的意思，想借此观察一下公子的态度。可是公子手握马缰绳更加恭敬。侯先生又对公子说：“我有个朋友在街市的屠宰场，希望委屈一下车马载我去拜访他。”公子立即驾车前往进入街市，侯先生下车去会见他的朋友朱亥，

他斜眯缝着眼看公子，故意久久地站在那里，同他的朋友聊天，同时暗暗地观察公子。公子的面色更加和悦。在这个时候，魏国的将军、宰相、宗室大臣以及高朋贵宾坐满堂上，正等着公子举杯开宴。街市上的人都看到公子手握缰绳替侯先生驾车。公子的随从人员都暗自责骂侯先生。侯先生看到公子面色始终不变，才告别了朋友上了车。到家后，公子领着侯先生坐到上位上，并向全体宾客赞扬地介绍了侯先生，满堂宾客无不惊异。大家酒兴正浓时，公子站起来，走到侯先生面前举杯为他祝寿。侯先生趁机对公子说：“今天我侯嬴为难公子也够劲了。我只是个城东门抱门插关的人，可是公子委屈车马，亲自在大庭广众之中迎接我，我本不该再去拜访朋友，今天公子竟屈尊陪我拜访他。可我也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故意让公子车马久久地停在街市中，借拜访朋友来观察公子，结果公子更加谦恭。街市上的人都以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是个高尚的人能礼贤下士啊。”在这次宴会散了后，侯先生便成了公子的贵客。

侯先生对公子说：“我所拜访的屠夫朱亥，是个贤能的人，只是人们都不了解他，所以隐没在屠夫中罢了。”公子曾多次前往拜见朱亥，朱亥故意不回拜答谢，公子觉得这个人很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7），秦昭王已经在长平大败赵国军队，接着进兵围攻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多次给魏王和公子送信来，向魏国请求救兵。魏王派将军晋鄙带领十万之众的部队去救赵国。秦昭王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使臣告诫魏王说：“我就要攻下赵国了，这只是早晚的事，诸侯中有谁敢救赵国的，拿下赵国后，一定调兵先攻打它。”魏王很害怕，就派人阻止晋鄙不要再进军了，把军队留在邺城扎营驻守，名义上是救赵国，实际上是采取两面倒的策略来观望形势的发展。平原君使臣的车子连续不断地到魏国来，频频告急，责备魏公子说：“我赵胜之所以自愿依托魏国跟魏国联姻结亲，就是因为公子的道义高尚，能热心帮助别人摆脱危难。如今邯郸危在旦夕，早晚就要投降秦国，可是魏国救兵至今不来，公子能帮助别人摆脱危难又表现在哪里！再说公子即使不把我赵胜看在眼里，抛弃我让我投降秦国，难道就不可怜你的姐姐吗？”公子为这件事忧虑万分，屡次请求魏王赶快出兵，又让宾客辩士们千方百计地劝说魏王。魏王由于害怕秦

国，始终不肯听从公子的意见。公子估计终究不能征得魏王同意出兵了，就决计不能自己活着而让赵国灭亡，于是请来宾客，凑集了战车一百多辆，打算带着宾客赶到战场上去同秦军拼一死命，与赵国人一起死难。

公子带着车队走过东门时，去见侯先生，把打算同秦军拼一死命的情况全都告诉了侯先生。然后向侯先生诀别准备上路，行前侯先生说："公子努力干吧，老臣我不能随行。"公子走了几里路，心里不痛快，自语道："我对待侯先生算是够周到的了，天下无人不晓，如今我将要死难可是侯先生竟没有一言半语来送我，我难道对待他有闪失吗？"于是又赶着车子返回来，想问问侯先生。侯先生一见公子便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公子会回来的。"又接着说："公子好客爱士，闻名天下。如今有了危难，想不出别的办法却要赶到战场上同秦军拼死命，这就如同把肥肉扔给饥饿的老虎，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这样的话，还用我们这些宾客干什么呢？公子待我情深意厚，公子前往可是我不送行，因此知道公子恼恨我会返回来的。"公子连着两次向侯先生拜礼，进而问对策。侯先生就让旁人离开，同公子秘密交谈，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经常放在魏王的卧室内，在妻妾中如姬最受宠爱，她出入魏王的卧室很随便，只要尽力是能偷出兵符来的。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死，如姬报仇雪恨的心志积蓄了三年之久，从魏王以下的群臣左右都想为如姬报仇，但没能如愿。为此，如姬曾对公子哭诉，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个仇人的头，恭敬地献给如姬。如姬要为公子效命而死，是在所不辞的，只是没有行动的机会罢了。公子果真一开口请求如姬帮忙，如姬必定答应，那么就能得到虎符而夺了晋鄙的军权，北边可救赵国，西边能抵御秦国，这是春秋五霸的功业啊。"公子听从了侯嬴的计策，请求如姬帮忙。如姬果然盗出晋鄙的兵符交给了公子。

公子拿到了兵符准备上路，侯先生说："将帅在外作战时，有机断处置的权力，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以有利于国家。公子到那里即使两符相合，验明无误，可是晋鄙仍不交给公子兵权反而再请示魏王，那么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跟您一起前往，这个人是个大力士。如果晋鄙听从，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他不听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公子听了这些话后，便哭了。侯先生见状便问道："公子

害怕死呀？为什么哭呢？”公子回答说：“晋鄙是魏国勇猛强悍、富有经验的老将，我去他那里恐怕他不会听从命令，必定要杀死他，因此我难过地哭了，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去请求朱亥一同前往。朱亥笑着说：“我只是个市场上击刀杀生的屠夫，可是公子竟多次登门问候我，我之所以不回拜答谢您，是因为我认为小礼小节没什么用处。如今公子有了急难，这就是我为公子杀身效命的时候了。”就与公子一起上路了。公子去向侯先生辞行。侯先生说：“我本应随您一起去，可是老了心有余力不足不能成行。请允许我计算您行程的日期，您到达晋鄙军部的那一天，我面向北刎颈而死，来表达我为公子送行的一片忠心。”公子于是上路出发。

到了邺城，公子拿出兵符假传魏王命令代替晋鄙担任将领。晋鄙合了兵符，验证无误，但还是怀疑这件事，就举着手盯着公子说：“如今我统帅着十万之众的大军，驻扎在边境上，这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任，今天你只身一人来代替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正要拒绝接受命令。这时朱亥取出藏在衣袖里的四十斤铁椎，一椎击死了晋鄙，公子于是统帅了晋鄙的军队。然后整顿部队，向军中下令说：“父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队里的，长兄回家；没有兄弟的独生子，回家去奉养双亲。”经过整顿选拔，得到精兵八万人。开跋前线攻击秦军。秦军解围撤离而去，于是邯郸得救，保住了赵国。赵王和平原君到郊界来迎接公子。平原君替公子背着盛满箭支的囊袋走在前面引路。赵王连着两次拜谢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一个赶上公子的。”在这个时候，平原君不敢再拿自己跟别人相比了。公子与侯先生诀别之后，在到达邺城军营的那一天，侯先生果然面向北刎颈而死。

魏王恼怒公子盗出了他的兵符，假传君令击杀晋鄙，这一点公子也是明知的。所以在打退秦军拯救赵国之后，就让部将带着部队返回魏国去，而公子自己和他的门客就留在了赵国。赵孝成王感激公子假托君命夺取晋鄙军权从而保住了赵国这一义举，就与平原君商量，把五座城邑封赏给公子。公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情绪，露出了居功自满的神色。门客中有个人劝说公子道：“事物有不可以忘记的，也有不可以不忘记的。别人对公子有恩德，公子不可以忘记；公子对别人有恩德，希望公子忘掉它。况且假托魏王命令，夺取晋鄙兵权去救赵

国，这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劳了，但对魏国来说那就不算忠臣了。公子却因此自以为有功，觉得了不起，我私下认为公子实在不应该。”公子听后，立刻责备自己，好像无地自容一样。赵国召开盛大欢迎宴会，赵王打扫了殿堂台阶，亲自到门口迎接贵客，并执行主人的礼节，领着公子走进殿堂的西边台阶。公子则侧着身子走一再推辞谦让，并主动从东边的台阶升堂。宴会上，公子称说自己有罪，对不起魏国，于赵国也无功劳可言。赵王陪着公子饮酒直到傍晚，始终不好意思开口谈封献五座城邑的事，因为公子总是在谦让自责。公子终于留在了赵国。赵王把鄗（hào，耗）邑封赏给公子，这时魏王也把信陵邑又奉还给公子。公子仍留在赵国。

公子听说赵国有两个有才有德而没有从政的人，一个是毛公藏身于赌徒中，一个是薛公藏身在酒店里，公子很想见见这两个人，可是这两个人躲了起来不肯见公子。公子打听到他们的藏身地址，就悄悄地步行去同这两个交往，彼此都以相识为乐事，很是高兴。平原君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对他的夫人说：“当初我听说夫人的弟弟魏公子是个举世无双的大贤人，如今我听说他竟然胡来，跟那伙赌徒、酒店伙计交往，公子只是个无知妄为的人罢了。”平原君的夫人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子。公子听后就向夫人告辞准备离开这里，说：“以前我听说平原君贤德，所以背弃魏王而救赵国，满足了平原君的要求。现在才知道平原君与人交往，只是显示富贵的豪放举动罢了，他不是求取贤士人才啊。我从在大梁时，就常常听说这两个人贤能有才，到了赵国，我惟恐不能见到他们。拿我这个人跟他们交往，还怕他们不要我呢，现在平原君竟然把跟他们交往看作是羞辱，平原君这个人不值得结交。”于是就整理行装准备离去。夫人把公子的话全都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听了自感惭愧便去向公子脱帽谢罪，坚决地把公子挽留下来。平原君门下的宾客们听到这件事，有一半人离开了平原君归附于公子，天下的士人也都去投靠公子，归附在他的门下。公子的为人使平原君的宾客仰慕而尽都到公子的门下来。

公子留在赵国十年不回魏国。秦国听说公子留在赵国，就日夜不停地发兵向东进攻魏国。魏王为此事焦虑万分，就派使臣去请公子回国。公子仍担心魏王恼怒自己，就告诫门下宾客说：“有敢替魏王使臣通报

传达的，处死。”由于宾客们都是背弃魏国来到赵国的，所以没谁敢劝公子回魏国。这时，毛公和薛公两人去见公子说：“公子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啊。现在秦国进攻魏国，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而把您先祖的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话还没说完，公子脸色立即变了，嘱咐车夫赶快套车回去救魏国。

魏王见到公子，两人不禁相对落泪，魏王把上将军大印授给公子，公子便正式担任了上将军这个统帅军队的最高职务。

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公子派使臣把自己担任上将军职务一事通报给各个诸侯国。诸侯们得知公子担任了上将军，都各自调兵遣将救援魏国。公子率领五个诸侯国的军队在黄河以南地区把秦军打得大败，使秦将蒙骜败逃。进而乘胜追击直到函谷关，把秦军压在函谷关内，使他们不敢再出关。当时，公子的声威震动天下，各诸侯国来的宾客都进献兵法，公子把它们合在一起签上自己的名字，所以世上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担忧公子将进一步威胁秦国，就使用了万斤黄金到魏行贿，寻找晋鄙原来的那些门客，让他们在魏王面前进谗言说：“公子流亡在外十年了，现在担任魏国大将，诸侯国的将领都归他指挥，诸侯们只知道魏国有个魏公子，不知道还有个魏王。公子也要乘这个时机决定称王。诸侯们害怕公子的权势声威，正打算共同出面拥立他为王呢。”秦国又多次实行反间，利用在秦国的魏国间谍，假装不知情地请他们向公子祝贺问是否已经立为魏王了。魏王天天听到这些毁谤公子的话，不能不信以为真，后来果然派人代替公子担任上将军。公子自己明知这是又一次因毁谤而被废黜，于是就推托有病不上朝了，他在家里与宾客们通宵达旦地宴饮，痛饮烈性酒，常跟女人厮混，这样日日夜夜寻欢作乐度过了四年，终于因饮酒无度患病死亡，这一年，魏安釐王也去世了。

秦王得到公子已死的消息，就派蒙骜进攻魏国，攻占了二十座城邑，开始设立东郡。从此以后，秦国逐渐地像蚕食桑叶一样侵占魏国领土，过了十八年便俘虏了魏王假，屠杀大梁军民，毁掉了这座都城。

汉高祖当初地位低贱时，就多次听别人说魏公子贤德有才。等到他即位做了皇帝后，每次经过大梁，常常去祭祀公子。汉高祖十二年（前195），他从击败叛将黥布的前线归来，经过大梁时为公子安置了五户人家，专门看守他的坟墓，让他们世世代代每年按四季祭祀公子。

太史公说：我经过大梁废墟时，曾寻访那个所谓的夷门。原来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天下诸多公子中也确有好客喜士的，但只有信陵君能够交结那些隐没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物，他不以交结下层贱民为耻辱，是很有道理的。他的名声远远超过诸侯，的确不是虚传。因此，高祖每次经过大梁便命令百姓祭祀他不能断绝。

范雎蔡泽列传

范雎是魏国人，字叔。他曾周游列国希图那里的国君接受自己的主张而有所作为，但没有成功，便回到魏国打算给魏王任职服务，可是家境贫寒又没有办法筹集活动资金，就先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混事。

有一次，须贾为魏昭王出使到齐国办事，范雎也跟着去了。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也没有什么结果。当时齐襄王得知范雎很有口才，就派专人给范雎送去了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之类的礼物，但范雎一再推辞不敢接受。须贾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火，认为范雎必是把魏国的秘密出卖给齐国了，所以才得到这种馈赠，于是他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之类的食品，而把黄金送回去。回到魏国后，须贾心里恼怒嫉恨范雎，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魏国宰相。魏国的宰相是魏国公子之一，叫魏齐。魏齐听了后大怒，就命令左右近臣用板子、荆条抽打范雎，打得范雎胁折齿断。当时范雎假装死去，魏齐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了卷，扔在厕所里。又让宴饮的宾客喝醉了，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故意污辱他借以惩一警百，让别人不准再乱说。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就对看守说：“您如果放走我，我日后必定重重地谢您。”看守有意放走范雎就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可巧魏齐喝得酩酊大醉，就顺口答应说：“可以吧。”范雎因而得以逃脱。后来魏齐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索范雎。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于是就带着范雎一起逃跑了，他们隐藏起来，范雎更改了姓名叫张禄。

在这个时候，秦昭王派出使臣王稽正到魏国。郑安平就假装当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贤能的人士可愿跟我一起到西边去吗？”郑安平回答说：“我的乡里有位张禄先生，想求见您，谈谈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出来。”王稽说：“夜里你跟他一起来好了。”郑安平就在夜里带着张禄来拜见王稽。两个人的话还没谈完，王稽就发现范雎是个贤才，便对他说：“先生请在三亭冈的南边等着我。”范雎与王稽暗中约好见面时间就离去了。

王稽辞别魏国上路后，经过三亭冈南边时，载上范雎便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车到湖邑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便

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巡行视察县邑。”范睢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他最讨厌收纳各国的说客，这样见面恐怕要侮辱我的，我宁可暂在车里躲藏一下。”不一会儿，穰侯果然来到，向王稽道过问候，便停下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有。”穰侯又对王稽说：“使臣先生该不会带着那般说客一起来吧？这种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罢了。”王稽赶快回答说：“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睢对王稽说：“我听说穰侯是个智谋之士，处理事情多有疑惑，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于是范睢就跳下车来奔走，说：“这件事穰侯不会甘休必定后悔没有搜查车子。”大约走了十几里路，穰侯果然派骑兵追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有人，这才作罢。王稽于是与范睢进了咸阳。

王稽向秦王报告了出使情况后，趁机进言道：“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此人是天下难得的能言善辩之士。他说‘秦王的国家处境危险已到了层层堆蛋的地步，能采用我的方略便可安全。但需面谈不能用书信传达’。我所以把他载到秦国来。”秦王不相信这套话，只让范睢住在客舍，给他粗劣的饭食吃。就这样，范睢等待秦王接见有一年多。

当时，秦昭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了。秦国在南面夺取了楚国的鄢、郢重镇，楚怀王已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在东面攻破了齐国。此前齐湣王曾经自称东帝，不久又取消了这个帝号。还曾多次围攻韩、赵、魏三国，扩张了领土。昭王武功赫赫，因而讨厌那些说客，从不听信他们。

穰侯、华阳君是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而泾阳君、高陵君都是昭王的同胞弟弟。穰侯担任国相，华阳君、泾阳君和高陵君更番担任将军，他们都有封赐的领地，由于宣太后庇护的缘故，他们私家的富有甚至超过了国家。等到穰侯担任了秦国将军，他又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寿，想借此扩大他的陶邑封地。为此，范睢就上书启奏秦王说：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推行政事，有功劳的不可以不给奖赏，有才能的不可以不授官职，劳苦大的俸禄多，功绩多的爵位高，能管众多事务的官职大。所以没有才能的不敢担当官职，有才能的也不会被埋没。假使

您认为我的话可用，希望您推行并进一步使这种主张得以实现；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可用，那么长久留我在这里也没有意义。俗话说：“庸碌的君主奖赏他宠爱的人而惩罚他厌恶的人；圣明的君主就不这样，奖赏一定施给有功的人，刑罚一定判在有罪人的身上。”如今我的胸膛耐不住铡刀和砧板，我的腰也承受不了小斧和大斧，怎么敢用毫无根据疑惑不定的主张来试探大王呢？即使您认为我是个微贱的人而加以轻蔑，难道就不重视推荐我的人对您的担保吗？

况且我听说周室有砥砺，宋国有结缘，魏国有县藜，楚国有和氏璞玉，这四件宝玉，产于土中，而著名的工匠却误认为是石头，但它们终究成为天下的名贵器物。既然如此，那么圣明君主所抛弃的人，难道就不能够使国家强大吗？

我听说善于中饱私囊的大夫，是从诸侯国中取利；善于使一国富足的诸侯，是从其他诸侯国中取利。而天下有了圣明的君主那么诸侯就不得独自豪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它们会削割国家而使自我显贵。高明的医生能知道病人的生死，圣明的君主能洞察国事的成败，认为于国家有利的就实行，有害的就舍弃，有疑惑的就稍加试验，即使舜和禹死而复生，也不能改变这种方略。要说的至深话语，我不敢写在书信上，一些浅露的话又不值得您一听。想来是我愚笨而不符合大王的心意吧？还是推荐我的人人贱言微而不值得听信呢？如果不是这样，我希望您赐给少许游览观赏的空闲时间，让我拜见您一次。如果一次谈话没有效果，我请求伏罪受死刑。

读了这封书信，秦昭王心中大喜，便向王稽表示了歉意，派他用专车去接范雎。

这样，范雎才得以去离宫拜见秦昭王，到了宫门口，他假装不知道是内宫的通道，就往里走。这时恰巧秦昭王出来，宦官发了怒，驱赶范雎，喝斥道：“大王来了！”范雎故意乱嚷着说：“秦国哪里有王？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罢了。”他想用这些话激怒秦昭王。昭王走过来，听到范雎正在与宦官争吵，便上前去迎接范雎，并向他道歉说：“我本该早就向您请教了，正遇到处理义渠事件很紧迫，我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现在义渠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我才得机会向您请教。我这个人很糊涂、

不聪敏，让我向您敬行一礼。”范雎客气地还了礼。这一天凡是看到范雎谒见昭王情况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是肃然起敬的。

秦昭王喝退了左右近臣，宫中没有别的人。这时秦昭王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停了一会，秦昭王又长跪着向范雎请求说：“先生怎么赐教我？”范雎说：“嗯嗯。”像这样询问连续三次。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终究也不赐教我了吗？”范雎说：“不敢这样。我听说从前吕尚遇到周文王时，他只是个渭水边上钓鱼的渔夫罢了。像他们这种关系，就属于交情生疏。但文王听完他的一席话便立他为太师，并立即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宫，就是因为他的这番话说到了文王的心坎里。因此文王便得到吕尚的辅佐而终于统一了天下。假使当初文王疏远吕尚而不与他深谈，这样周朝就没有做天子的德望，而文王、武王也就无人辅佐来成就他们统一天下的大业了。如今我是个寄居异国他乡的臣子，与大王交情生疏，而我所希望陈述的都是匡扶补正国君的大事，我处在大王与亲人的骨肉关系之间来谈这些大事，本愿进献我的一片愚诚的忠心可不知大王心里是怎么想的。这就是大王连续三次询问我而我不敢回答的原因。我并不是害怕什么而不敢说出来。我明知今天向您陈述主张明天就可能伏罪受死，可是我决不想逃避。大王果真照我的话办了，受死不值得我忧患，流亡不值得我苦恼，就是漆身生癞，披发装疯我也不会感到羞耻。况且，像五帝那样的圣明终不免死去，三王那样的仁爱也不免死去，春秋五霸那样的贤能都死了，乌获、任鄙那样力大无比难免一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那样勇猛威武也一个个死去了。由此可见，死亡这是每个人必不可免的。处于明了必然死去的形势下，能够对秦国有少许补益，这就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伍子胥被装在口袋里逃出了昭关，路上夜里行走，白天隐藏，走到陵水，连饭也吃不上了，只好爬着行走，裸出上身，叩着响头，鼓起肚皮吹笛子，在吴国街市上到处行乞讨饭，可后来终于振兴了吴国，使阖闾成为霸主。假使我能像伍子胥一样极尽智谋效忠秦国，就是再把我囚禁起来，终身不再见大王，这样我的主张实行了，我又担忧什么呢？过去箕子、接舆漆身生癞，披发装疯，可是对君主毫无益处。假使我也跟箕子有同样的遭遇披发装疯，可是能够对我认为贤能的君主有所补益，这是我的最大荣幸，我又有什么耻辱的？我所担忧的，只是怕我死后，天下人看见我为君主尽忠反而遭到死罪，因此闭口停

步，没有谁肯向秦国来罢了。现在您在上面害怕太后的威严，在下面被奸佞臣子的惺惺作态所迷惑，自己身居深宫禁院，离不开左右近臣的把持，终身迷惑不清，也没人帮助您辨出邪恶。长此下去，从大处说国家覆亡，从小处说您孤立无援岌岌可危，这是我所担忧的，只此而已。至于说困穷、屈辱一类的事情，处死、流亡之类的忧患，我是从不害怕的。如果我死了而秦国得以大治，这是我死了比活着更有意义。”秦昭王长跪着说：“先生这是怎么说呢！秦国偏僻远处一隅，我本人愚笨无能，先生竟屈尊光临此地，这是上天恩准我烦劳先生来保存我的先王的遗业啊。我能受到先生的教诲，这正是上天恩赐我的先王，而不抛弃他们的这个后代啊。先生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以后，事情无论大小，上至太后，下到大臣，有关问题希望先生毫无保留地给我以指教，不要再怀疑我了。”范雎听了后打躬行礼，秦昭王也连忙还礼。

范雎说：“大王的国家，四面都是坚固的要塞，北面有甘泉高山、谷口险隘，南面环绕着泾、渭二水，右边是陇山、蜀道，左边是函谷关、殽阪山，雄师百万，战车千辆，有利就进攻，不利就退守，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地方啊。百姓不敢因私事而争斗，却勇敢地为国家去作战，这是据以建立王业的好百姓啊。现在大王同时兼有地利、人和这两种有利条件。凭着秦国士兵的勇猛，战车的众多，去制伏诸侯，就如同放出韩国壮犬去捕捉跛足的兔子那样容易，建立霸王的事业是完全能够办到的，可是您的臣子们却都不称职。秦国到现今闭关固守已经十五年，之所以不敢伺机向崤山以东进兵，这都是因为穰侯为秦国出谋划策不肯竭尽忠心，而大王的计策也有失误之处啊，”秦昭王长跪着说：“我愿意听一听我的失策之处。”

可是范雎发觉谈话时周围有不少偷听的人，心里惶惑不安，不敢谈宫廷内部太后专权的事，就先谈穰侯对诸侯国的外交谋略，借以观察一下秦王的态度。于是凑向昭王面前说：“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这不是个好计策。出兵少就不能损伤齐国，出兵多反会损害秦国自己。我猜想大王的计策，是想自己少出兵而让韩、魏两国尽遣兵力来协同秦国，这就违背情理了。现在已经看出这两个友国实际并不真正亲善，您却要越过他们的国境去进攻齐国，合适吗？这在计策上考虑太欠周密了。况且曾有过这种失算的先例，先前齐湣王向南攻打楚国，杀

楚军、斩楚将，开辟了千里之遥的领土，可是最后齐国连寸尺大小的土地也没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到土地吗，是形势迫使它不可能占有啊。各诸侯国看到齐国已经疲惫困顿国力大衰，国君与臣属又不和，便发兵进攻齐国，结果大败齐国。齐国将士受辱溃不成军，上下一片责怪齐王之声，说：‘策划攻打楚国的是谁？’齐王说：‘是田文策划的。’于是齐国大臣发动叛乱，田文被迫逃亡出走。由此可见齐国大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耗尽兵力攻打远方的楚国反而使韩、魏两国从中获得厚利。这就叫做把兵器借给强盗，把粮食送给窃贼啊。大王不如结交远邦而攻伐近国，这样攻取一寸土地就成为您的一寸土地，攻取一尺土地也就成为您的一尺土地。如今放弃近国而攻打远邦，不也太荒谬了吗？再说，过去中山国领土有方圆五百里，赵国独自把它吞并了，功业建成，名声高杨，利益到手，天下没有谁能侵害它。现在韩、魏两国，地处中原是天下的中心部位，大王如果打算称霸天下，就必须先亲近中原国家把它作为掌握天下的关键，以此威胁楚国、赵国。楚国强大您就亲近赵国，赵国强大您就亲近楚国，楚国、赵国都亲附您，齐国必然恐惧了。齐国恐惧，必定低声下气拿出丰厚财礼来奉事秦国。齐国亲附了秦国，那么韩、魏两国便乘势可以收服了。”昭王说：“我早就想亲近魏国了，可是魏国是个翻云覆雨变化无常的国家，我无法同它亲近。请问怎么才能亲近魏国？”范雎回答道：“大王可以先说好话送厚礼来靠拢它，不行的话，就割让土地收买它；再不行，寻找机会发兵攻打它。”昭王说：“我就恭候您的指教了。”于是授给范雎客卿官职，同他一起谋划军事。终于听从了范雎的谋略，派五大夫绾带兵攻打魏国，拿下了怀邑。两年后，又夺取了邢丘。

客卿范雎后来又劝说昭王道：“秦、韩两国的地形，犬牙交错简直就像交织的刺绣一样。秦国境内伸进韩国的土地，就如同树干中生了蛀虫，人身内患了心病一样。天下的形势没有变化就罢了，一旦发生变化，给秦国造成祸患的还有谁能比韩国大呢？大王不如拢往韩国。”昭王说：“我本来就想拢住韩国，可是韩国不听从，对它该怎么办才好？”范雎回答道：“韩国怎么能不听从呢？您进兵去攻荥阳，那么韩国由巩县通成皋的道路被堵住；在北面切断太行山要道，那么上党的军队就不能南下。大王一旦发兵进攻荥阳，那么韩国就会被分割成三块孤立的地区。韩国眼见必将灭亡，怎么能不听从呢？如果韩国服帖了，那么

就可乘势盘算称霸的事业了。”昭王说：“好的。”就准备派使臣到韩国去。

范睢一天比一天得到秦昭王信任，转眼间受到秦昭王的信用就有几年了，一次范睢请求昭王在闲暇方便之时进言议事说：“我住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田文，从没听说齐国有齐王；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君以及高陵君、泾阳君，从没听说秦国有秦王。独掌国家大权的称做王，能够兴利除害的称做王，掌握生杀予夺权势的称做王。如今太后独断专行毫无顾忌，穰侯出使国外从不报告，华阳君、泾阳君等惩处断罚随心所欲，高陵君任免官吏也从不请示。这四种权贵凑在一起而国家却没有危险，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处在这四种权贵的统治下，就是我所说的没有秦王啊。既然如此，那么大权怎么能不旁落，政令又怎么能由大王发出呢？我听说善于治国的，就是要在国内使自己的威势牢固而对国外使自己的权力集中。穰侯的使臣操持着大王的重权，对诸侯国发号施令，他又向天下遍派持符使臣订盟立约，征讨敌方，攻伐别国，没有谁不敢听命。如果打了胜仗，夺取了城地就把好处归入陶邑，国家一旦遭到困厄他便可在诸侯国中用事；如果打了败仗就会让百姓怨恨国君，而把祸患推给国家。有诗说：‘树上结果太多就要压折树枝，树枝断了就会伤害树心；封地城邑太大就要危害国都，抬高臣属就会压抑君主。’从前崔杼、淖齿在齐国专权，崔杼射中齐庄公的大腿并杀死了他，淖齿抽了齐湣王的筋又把他悬吊在庙梁上，一夜就吊死了。李兑在赵国专权，把赵武灵王囚禁在沙丘的宫里，一百天被困饿而死。如今我听说秦国的太后、穰侯专权，高陵君、华阳君和泾阳君相帮同，最终是不要秦王的，这也就是淖齿、李兑一类的人物啊。再说夏、商、周三代亡国的原因，就是君主把大权全都交给宠臣，恣意饮酒纵情游猎，不理朝政。他们授权任职的宠臣，一个个妒贤嫉能，瞒上欺下，谋取私利，从不为君主考虑，可是君主又不醒悟，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国家。如今秦国从小乡官到各个大官吏，再到大王的左右侍从，没有一个不是相国穰侯的亲信。我看到大王在朝廷孤单一人，我暗自替您害怕，在您之后，拥有秦国的怕不是您的子孙了。”昭王听了这番话如梦初醒大感惊惧，说：“说得对。”于是废弃了太后，把穰侯、高陵君以及华阳君、泾阳君驱逐出国都。秦昭王就任命范睢为相国。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封地陶邑去，由朝廷派给车子和牛帮他拉东西迁出国都，装载东西

的车子有一千多辆。到了国都关卡，守关官吏检查他的珍宝器物，发现珍贵奇异的宝物比国君之家还要多。

秦昭王把应城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这个时候，是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

范雎做了秦国相国之后，秦国人仍称他叫张禄，而魏国人对此毫无所知，认为范雎早已死了。魏王听到秦国即将向东攻打韩、魏两国的消息，便派须贾出使秦国。范雎得知须贾到了秦国，便隐蔽了相国的身分改装出行，他穿着破旧的衣服偷空步行到客馆，见到了须贾。须贾一见范雎不禁惊愕道："范叔原来没有灾祸啊！"范雎说："是啊。"须贾笑着说："范叔是来秦国游说的吧？"范雎答道："不是的。我前时得罪了魏国宰相，所以流落逃跑到这里，怎么能还敢游说呢！"须贾问道："如今你干些什么事？"范雎答道："我给人家当差役。"须贾听了有些怜悯他，便留下范雎一起坐下吃饭，又不无同情地说："范叔怎么竟贫寒到这个样子！"于是就取出了自己一件粗丝袍送给了他。须贾趁便问道："秦国的相国张君，你知道他吧。我听说他在秦王那里很得宠，有关天下的大事都由相国张君决定。这次我办的事情成败也都取决于张君。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跟相国张君熟悉的朋友啊？"范雎说："我的主人很熟悉他。就是我也能求见的，请让我把您引见给张君。"须贾很不以为然地说："我的马病了，车轴也断了，不是四匹马拉的大车，我是决不出门的。"范雎说：我愿意替您向我的主人借来四匹马拉的大车。"

范雎回去弄来四匹马拉的大车，并亲自给须贾驾车，直进了秦国相府。相府里的人看到范雎驾着车子来了，有些认识他的人都回避离开了。须贾见到这般情景感到很奇怪。到了相国办公地方的门口，范雎对须贾说："等等我，我替您先进去向相国张君通报一声。"须贾就在门口等着，拽着马缰绳等了很长时间不见人来，便问门卒说："范叔进去很长时间了不出来，是怎么回事？"门卒说："这里没有范叔。"须贾说："就是刚才跟我一起乘车进去的那个人。"门卒说："他就是我们相国张君啊。"须贾一听大惊失色，自知被诓骗进来，就赶紧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双膝跪地而行，托门卒向范雎认罪。于是范雎派人挂上盛大的帐幕，召来许多侍从，才让须贾上堂来见。须贾见到范雎连叩响头口称死

罪，说：“我没想到您靠自己的能力达到这么高的尊位，我不敢再读天下的书，也不敢再参与天下的事了。我犯下了应该煮杀的大罪，把我抛到荒凉野蛮的胡貉地区我也心甘情愿，让我活让我死只听凭您的决定了！”范雎说：“你的罪状有多少？”须贾连忙答道：“拔下我的头发来数我的罪过，也不够数。”范雎说：“你的罪状有三条。从前楚昭王时申包胥为楚国谋划打退了吴国军队，楚王把楚地的五千户封给他作食邑，申包胥推辞不肯接受，因为他的祖坟安葬在楚国，打退吴军也可保住他的祖坟。现在我的祖坟在魏国，可是你前时认为我对魏国有外心暗通齐国而在魏齐面前说我的坏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状。当魏齐把我扔到厕所里肆意侮辱我时，你不加制止，这是第二条罪状。更有甚者你喝醉之后往我身上撒尿，你何等的忍心啊？这是第三条罪状。但是你之所以能不被处死，是因为从今天你赠我一件粗丝袍看还有点老朋友的依恋之情，所以给你一条生路，放了你。”于是辞开须贾，结束了会见。随即范雎进宫把事情的原委报告了昭王，决定不接受魏国来使，责令须贾回国。

须贾去向范雎辞行，范雎便大摆宴席，请来所有诸侯国的使臣，与他同坐堂上，酒菜饭食摆设得很丰盛。而让须贾坐在堂下，在他面前放了一槽草豆掺拌的饲料，又命令两个受过墨刑的犯人在两旁夹着，像马一样喂他吃饲料。范雎责令他道：“给我告诉魏王，赶快把魏齐的脑袋拿来！不然的话，我就要屠平大梁。”须贾回到魏国，把情况告诉了魏齐，魏齐大为惊恐，便逃到了赵国，躲藏在平原君的家里。

范雎担任了秦相之后，王稽曾经对范雎说：“事情不可预知的有三件，毫无办法的也有三件。君王说不定那一天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一件事情。您突然死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二件事情。假使我突然去，这是不可预知的第三件事情。如果君王有一天死去了，您即使因我没被君王重用而感到遗憾，那是毫无办法的。如果您突然死去了，您即使为还未报答我而感到遗憾，也是毫无办法的。假使我突然死去了，您即使因不曾及时推荐我而感到遗憾，也是毫无办法的。”范雎听了闷闷不乐，就入宫向秦王进言说：“不是王稽对秦国的忠诚，就不能把我带进函谷关；不是大王的贤能圣明，就不能使我如此显贵。如今我的官位做到了相国，爵位已经封到列候，可是王稽还仅是个谒者，这该不是他带我进关的本意吧。”秦昭王便召见了王稽，任命他做河东郡守，并且允

许他三年之内可以不向朝廷汇报郡内的政治、经济情况。范雎又向秦昭王举荐曾保护过他的郑安平，昭王便任命郑安平为将军。范雎于是散发家里的财物，用来报答所有那些曾经帮助过他而处境困苦的人。凡是给过他一顿饭吃的小恩小惠他是必定报答的，而瞪过他一眼的小怨小仇他也是必定报复的。

范雎任秦相的第二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秦国向东进攻韩国的少曲和高平，拿下了这两个城邑。

秦昭王听说魏齐藏在平原君的家里，想替范雎一定报这个仇，就假装交好写了一封信给平原君说：“我久闻您为人有高尚的道德情义，希望跟您交个像平民百姓一样无拘无束的知心朋友，您肯光临我这里小住几日的话，我愿同您开怀畅饮十天。”平原君本就畏惧秦国，看了信又认为秦昭王真的有意交好，便到秦国见了秦昭王。昭王陪着平原君宴饮了几天，便对平原君说：“从前周文王得到吕尚尊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夷吾尊他为仲父，如今范先生也是我的叔父啊。范先生的仇人住在您家里，希望您派人把他的脑袋取来；不然的话，我就不让您出函谷关。”平原君说：“显贵了还要交低贱的朋友，是为了不忘低贱时的情谊；豪富了还要交贫困的朋友，是为了不忘贫困时的友情。魏齐，是我的朋友，即使他在我家，我也决不会把他交出来，何况现在他根本不在我家呢。”昭王又给赵国国君写了一封信说：“大王的弟弟在我秦国这里，而范先生的仇人魏齐就在平原君家里。大王派人赶快拿他的脑袋来；不然的话，我要发动军队攻打赵国，而且不把大王的弟弟放出函谷关。”赵孝成王看了信就派士兵包围了平原君的家宅，危急中，魏齐连夜逃出了平原君家，见到了赵国宰相虞卿。虞卿估计赵王不可能说服，就解下自己的相印，跟魏齐一起逃出了赵国，两人抄小路奔逃，想来想去几个诸侯国都没有能急人之难而可以投靠的人，就又奔回大梁，打算通过信陵君投奔到楚国去。信陵君听到了这个消息，由于害怕秦国找上门来，有些犹豫不决不肯接见他们，就向周围的人说：“虞卿这个人怎么样？”当时侯嬴也在旁边，就回答说：“人固然很难被别人了解，可了解别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个虞卿脚踏草鞋，肩搭雨伞，远行而到赵国，第一次见赵王，赵王赐给他白璧一对，黄金百两；第二次见赵王，赵王任命他为上卿；第三次见赵王，终于得到相印，被封为万户侯。当

前，天下人都争着了解虞卿的为人。魏齐走投无路时投奔了虞卿，虞卿根本不把自己的高官厚禄看在眼里，解下相印，抛弃万户侯的爵位而与魏齐逃走。能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来投奔您，您还问‘这个人怎么样’。人固然很难被别人了解，了解别人也实在不容易啊！”信陵君听了这番话分明有讥讽自己的意味深感惭愧，赶快驱车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可是魏齐听到的是信陵君当初不大肯接见他的消息，便一怒之下刎颈自杀了。赵王得知魏齐自杀身亡，终于取了他的脑袋送到秦国。秦昭王这才放平原君回赵。

昭王四十三年（前264），秦国进攻韩国的汾陉，夺取了它，并在靠着黄河边上的广武山筑城。

五年之后，昭王采用应侯的谋略，施行反间计使赵国大上其当，赵国因为这个缘故，让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代替廉颇统帅军队。结果秦军在长平大败赵国军队，进而围攻邯郸。此后不久应侯与武安君白起结下了怨仇，就向昭王进谗言而把白起杀了。于是昭王任用郑安平，派他领兵攻打赵国。郑安平在战场上反被赵军团团围住，情况危急，他带领二万人投降了赵国。对此应侯自知罪责难逃，就跪在草垫上请求惩处治罪。按照秦国法令，举荐了官员而被举荐的官员犯了罪，那么举荐人也同样按被举荐官员的罪名治罪。这样应侯应判逮捕父、母、妻三族的罪刑。可是秦昭王恐怕伤害了应侯的感情，就下令国都内：“有敢于议论郑安平事的，一律按郑安平的罪名治罪。”同时加赏相国应侯更为丰厚的食物，来使应侯安心顺意。此后二年，王稽做河东郡守，曾与诸侯有勾结，因犯法而被诛杀。为此，应侯一天比一天懊丧。

后来，有一天昭王上朝时不断叹息，应侯走上前去说：“我听说‘人主忧虑是臣下的耻辱，人主受辱是臣下的死罪’。今天大王当朝处理政务而如此忧虑，我请求治我的罪。”昭王说：“我听说楚国的铁剑锋利而歌舞演技拙劣。这个国家的铁剑锋利那么士兵就勇敢，它的歌舞演技拙劣那么国君的谋计必定深远。心怀深远的谋略而指挥勇敢的士兵，我恐怕楚国要在秦国身上打算盘。办事不早作准备，就不能够应付突然的变化。如今武安君已经死去，而郑安平等人叛变了，国内没有能征善战的大将而国外敌对国家很多，我因此忧虑。”昭王说这番话意思是激发鼓

励应侯。而应侯听了却感到恐惧，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蔡泽得知这种情况，便从燕国来到秦国。

蔡泽，是燕国人。曾周游列国从师学习并向许多大小诸侯谋求官职，但没有得到信用。有一次他请唐举相面，说：“我听说先生给李兑相面，说‘一百天内将掌握一国的大权’，有这事吗？”唐举回答说：“有这事。”蔡泽说：“象我这样的人你看怎么样？”唐举仔细地看了一番便笑着说：“先生是朝天鼻，端肩膀，凸额头，塌鼻梁，罗圈腿。我听说圣人不在貌相，大概说的是先生吧？”蔡泽知道唐举是跟自己开玩笑，就说：“富贵那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所不知道的是寿命的长短，希望听听你的说法。”唐举说：“先生的寿命，从今以后还有四十三岁。”蔡泽笑着表示感谢便走开了，随后对他的车夫说：“我端着米饭吃肥肉，赶着马车奔驰，手抱黄金大印，腰系紫色丝带，在人主面前备受尊重，享受荣华富贵，四十三年该满足了。”便离开燕国到了赵国，但被赵国赶了出来。随即前去韩国、魏国，路上遇着强盗抢走了他的锅鼎之类的炊具。他听说应侯举荐的郑安平和王稽都在秦国犯下大罪，应侯内心惭愧抬不起头来，蔡泽向西来到秦国。

他准备去拜见秦昭王，先派人在应侯面前扬言一番来激怒应侯说：“燕国来的宾客蔡泽，那是个天下见识超群，极富辩才的智谋之士。他只要一见秦王，秦王必定使您处于困境而剥夺您的权位。”应侯听这些话，说：“五帝三代的事理，诸子百家的学说，我是都通晓的，许多人的巧言雄辩，我都能折服他们，这个人怎么能使我难堪而夺取我的权位呢？”于是就派人去召蔡泽来。蔡泽进来了，只向应侯作了个揖。应侯本来就不痛快，等见了蔡泽，看他又如此傲慢，应侯就斥责他说：“你曾扬言要取代我做秦相，可曾有这种事吗？”蔡泽回答说：“有的。”应侯说：“让我听听你的说法。”蔡泽说：“呦！您认识问题怎么这么迟钝啊！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各自完成了它的使命就自动退去。人的身体各个部分都很健壮，手脚灵活，耳朵听得清，眼睛看得明，心神聪慧，这难道不是士人的愿望吗？”应侯说：“是的。”蔡泽说：“以仁为本，主持正义，推行正道，广施恩德，愿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天下人拥护爱戴而尊敬仰慕他，都希望让他做君主，这难道不是善辩明智之士所期望的吗？”应侯说：“是的。”蔡泽又说：“位居富

贵显赫荣耀，治理一切事物，使它们都能各得其所；性命活得长久，平安度过一生而不会夭折；天下都继承他的传统，固守他的事业，并永远流传下去；名声与实际相符完美无缺，恩泽远施千里之外，世世代代称赞他永不断绝，与天地一样长久：这难道不是推行正道广施恩德的效果而圣人所说的吉祥善事的吗？”应侯说：“是的。”

蔡泽说：“至于说到秦国的商鞅，楚国的吴起，越国的大夫文种，他们的悲惨结局也可羡慕吗？”应侯知道蔡泽要用这些话来堵自己的嘴，从而说服自己，便故意狡辩说：“为什么不可以？那个公孙鞅奉事秦孝公，终身没有二心，一心为公家而毫不顾念自身；设置刀锯酷刑来禁绝奸诈邪恶，切实论赏行罚以达到国家太平；剖露忠心，昭示真情，蒙受着怨恨指责，诱骗老朋友，捉住魏公子卬，使秦国的国家安定，百姓获利，终于为秦国擒敌将，破敌军，开拓了千里之遥的疆城。吴起奉事楚悼王，使私人不能损害公家，奸佞谗言不能蔽塞忠臣，议论不随声附和，办事不苟且保身，不因危险而改变自己的行动，坚持大义不躲避灾难。就是这样为了使君主成就霸业，使国家强盛，决不躲避殃祸凶险。大夫文种奉事越王，君主即使遭困受辱，仍然竭尽忠心和毫不懈怠，君主即使面临断嗣亡国，也仍然竭尽全力挽救而不离开，越王复国大功告成而不骄傲自夸，自己富贵也不放纵轻慢。像这三位先生，本来就是道德大义的标准，忠诚气节的榜样。因此君子为了大义遭难而死，视死如归；活着受辱不如死了光荣。士人本就该具有牺牲性命来成就名声的志向，只要是为了大义的存在，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蔡泽说：“君主圣明，臣子贤能，这是天下的大福；国君明智，臣子正直，这是一国的福气；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实，妻子忠贞，这是一家的福分。所以比干忠诚却不能保住殷朝，子胥多谋却不能保全吴国；申生孝顺可是晋国大乱。这些都是有忠诚的臣子、孝顺的儿子，反而国家灭亡、大乱的事例，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明智的国君贤能的父亲听取他们的声音，因此天下人都认为这样的国君和父亲是可耻的，而怜惜同情他们的臣子和儿子。现在看来，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作为臣子，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国君，是错误的。所以世人称说这三位先生建立了功绩却不得好报，难道是羡慕他们不被国君体察而无

辜死去吗？如果只有用死才可以树立忠诚的美名，那么微子就不能称为仁人，孔子不能称为圣人，管仲也不能称为伟大人物了。人们要建功立业，难道不期望功成人在吗？自身性命与功业名声都能保全的，这是上等。功名可让后世效法而自身性命不能保全的，这是次等。名声被人诟辱而自身性命得以保全的，这是下等。”说到这里，应侯称赞讲得好。

蔡泽抓住了应侯“称善”的这个缝隙，趁势说：“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作为臣子竭尽忠诚建立功绩那是令人仰慕的，闳夭奉事周文王，周公辅佐周成王，难道不也是竭尽忠诚极富智慧吗？按君臣的关系而论，商鞅、吴起、大夫文种他们令人仰慕比起闳夭、周公来怎么样呢？”应侯说：“商君、吴起、大夫文种比不上闳夭、周公。”蔡泽说：“既然这样，那么您的人主慈爱仁义信用忠臣，厚道诚实不忘旧情，他贤能智慧跟那些有才能明大理的人士关系极为密切，情义深厚不背弃功臣，在这些方面比起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来怎么样呢？”应侯不便回答就说：“不知道怎么样。”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是超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的，您施展才能，努力替人主解决危难，整治国家，平定叛乱，增强兵力，排除祸患，消除灾难，拓宽疆域，增种谷物，使国家富强，百姓富足，加强人主的权力提高国家的地位，显示王族的高贵，天下诸侯没有哪一个敢于侵凌冒犯自己的人主，人主的威势压倒一切诸侯，震动海内四方，功劳显扬于万里以外的地方，声名光辉灿烂，流传千秋万代，在这些方面您比起商鞅、吴起、大夫文种来怎么样？”应侯说：“我比不上。”蔡泽说：“如今您的人主亲近忠臣，不忘旧情比不上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勾践，而您的功绩以及受到的信任、宠爱又比不上商鞅、吴起、大夫文种，可是您的官职爵位显贵至大，自家的富有超过了他们三位，而自己不知引退，恐怕您遭到祸患要比他们三位更惨重，我私下替您感到危险。俗话说‘太阳升到正中就要逐渐偏斜，月亮达到圆满就要开始亏缺’。事物发展到鼎盛就要衰败，这是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常规。进退伸缩，附合时势的变化，这是圣人恪守的常理。所以‘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就隐退不干’。圣人说‘明君在位，有作为的人就应当辅佐以施展报负’。‘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富贵，在我看来就如同浮云一样’。现在您的怨仇已经报复，恩德已经报答，心愿满足了，可是却没有应变的谋划，我私下认为您不该采取这种态度。再说了，翠鸟、鸿鹄、犀牛、大象这些动

物，它们所处的形势位置，不是不远离死亡的，可是它们之所以死亡，其原因就是被诱饵所迷惑。像苏秦、智伯那样的机智多谋，不是不能够避开耻辱远离死亡，可是他们之所以死于非命，其原因就是被贪得无厌所迷惑。因此圣人才制定礼法，节制欲望，向百姓征收财物要有限度，使用百姓要按时节，也要有节制，所以心志不过分强求，行动不骄横无理，时时事事严守制礼节欲的原则而不失掉它，因此天下才承继他们的事业而永不断绝。从前，齐桓公曾九次盟会诸侯，制止混战使天下归正，但到葵丘盟会时，他有骄横自大之意，结果许多国家叛离了他。吴王夫差的军队无敌于天下，依仗勇猛强悍而轻视各个诸侯，侵犯齐国、晋国，所以终于自己被杀，国家灭亡。夏育、太史嘉勇猛异常一声呼喊可以吓退大军，但是最后死在平庸之辈的手下。这些都是到了名功极为煊赫时而不能回到常规常理上来，不能自甘谦下、自我节制所造成的祸患啊。商鞅为秦孝公制法令昭示全国，禁绝奸邪的根源，崇尚封爵制度有功必定奖赏，有罪必定惩罚，划一权、衡，统一度、量，调节商品、货币流通等轻重关系，铲除纵横交错的田埂，允许认垦荒田，使百姓生活安宁而一民同俗，鼓励百姓耕作，使土地发挥效益，一家不操二业，努力种田积贮粮食，平时演练军事战阵，因此军队发动就能扩展领土，军队休整就可使国家富足，所以秦国无敌于天下，在诸侯中扬威，奠定了秦国的基业。功业告成，结果身遭车裂而死。楚国地域方圆几千里，士兵有百万之多，白起率领几万人的部队与楚军交战，第一次交战就攻克了鄢、郢，烧毁了夷陵祖坟，第二次交战在南面兼并了蜀汉地区。后来又越过韩国和魏国去进攻强大的赵国，在北面坑杀了马服子赵括的军队，把四十多万人，全部屠杀在长平城下，血流成河，血水咆哮如同雷鸣，进而围攻邯郸，使秦国形成帝王的事业。楚国、赵国是天下的强大国家却是秦国的仇敌，从此之后，楚国、赵国都因恐惧而屈服不敢再进攻秦国，这是白起杀出的威风啊。他亲自征服了七十多座城邑，功业告成，却终于在杜邮被赐剑自杀。吴起为楚悼王制定法令降低削弱大臣的权力，罢免庸才，废黜无用之辈，裁减可有可无的官员，杜绝豪门贵族的请托，整饬划一了楚国风俗，禁止游民无业游荡，选练既能耕田又能作战的农民士兵，向南收取了杨越，向北兼并了陈、蔡两小国，拆穿纵横机谋的无用辩说，让那些往来游说的人无法开口，禁止结党营私而鼓励百姓为国耕战，使楚国政治安定，兵力震动天下，威慑诸侯各国。功业告成，可是最后惨遭肢解而死。大夫文种为越国国君深谋远虑，避免

了会稽被困亡国在即的危急，采用屈降计策来图谋生存，借着君臣受辱而求得复国的光荣，开垦荒地，招募游民充实城邑，开辟农田，种植谷物，率领全国各地的民众，把上上下下的力量集中起来，辅助勾践这样贤能的君王，报了夫差灭越的仇恨，终于灭掉了强劲吴国，使越国成为霸主。功业彰明而获得信望，可是勾践终于忘恩负义把他杀了。这四位先生，功业告成却不离开官职，遭祸竟至于如此悲惨。这就是所说的能伸而不能屈，能往而不能返啊。范蠡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超脱世俗远避世事，永做个悠然自乐的陶朱公。您难道没见过那些赌博的人吗？有时要下大赌注，有时要分次下小赌注，这些都是您所明明白白知道的。现在您任秦国相国，出计不必离开座位，策划不必走出朝廷，坐而指挥即可控制诸侯，谋取三川之地，展开威势，用来增强宜阳实力，打通羊肠坂道的天险，堵塞太行山的通路，切断范、中行氏这些韩、魏领土上的要道，使六国诸侯不能联合，栈道连绵千里，可通往蜀汉地区，使天下诸侯都畏惧秦国，秦国的欲望满足了。您的功业也到了顶点了，这也就到了秦国要分次下小赌注的时候了。若在这个时候却不引退，那么您就是商鞅、白起、吴起、大夫文种的结局。我听说过这样的话‘用水来照镜，可以看清自己的面容，用别人作借鉴，可以明知事情的凶吉’。《书》上说‘功成名就之下，是不能久留的’。这四位先生的灾祸，您何必再去经受呢？您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送回相印，把它让给贤能的人，自己引退而隐居山林观览流水，一定有伯夷正直廉洁的美名，长享应侯爵位，世世代代称侯，而且有许由、延陵季子谦让的声誉，像王乔、赤松子一样的高寿，这么做比起终遭灾祸来怎么样？那么您看处于哪种情况好呢？忍耐不能自动离去，犹疑不能自我决断，必定会遭到四位先生的灾难。《易经》上说‘龙飞得过高达到顶点既不能上升又不能下降因而后悔’，这句话说的就是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能往不能自觉返回所造成的状态，让人们警惕。希望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应侯说：“好的。我听说‘有欲望而不知道满足，就会失去欲望；要占有而不知节制，就会丧失占有’。承蒙先生教导，我恭听从命。”于是便请蔡泽入坐，待为上客。

几天之后，应侯上朝，对秦昭王进言说：“有位新从山东过来的客人叫蔡泽，此人是个很有口才的人，对三王的典事，五霸的业绩以及世俗的变迁他都了如指掌，秦国的大政完全可以托付给他。我见到的人很

多，还没有谁赶得上他，我也不如。我冒昧地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您。”秦昭王便召见了蔡泽，跟他谈话后，很喜欢他，授给他客卿职位。应侯趁机推托有病请求送回相印。昭王还是竭力让他执事，应侯于是称说病重。范雎被免掉了相国官职，昭王初次召见蔡泽就很赏识他的谋划，于是任命蔡泽担任秦国相国。向东灭掉了周朝。

蔡泽在秦国做了几个月的相国，就有人恶语中伤，他害怕被杀，便推托有病送回了相印，他被赐给封号叫纲成君。蔡泽在秦国居住了十多年，曾奉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最后奉事秦始皇，曾为秦国出使燕国，三年后燕国太子丹到秦国作人质。

太史公说：韩非子说“袖子长的人善于舞蹈，钱多的人善于做生意”。这话说的很实在啊！范雎、蔡泽是人们所说的一代辩士，然而那些游说诸侯直至白发苍苍也没遇到知音的，并不是计策谋略拙劣，而是使游说获得功效的条件不够。到了他们二人寄居秦国，能够相继取得卿相地位，功名流传天下，其原因本是国家强弱的形势不同啊。但是辩士也有偶然的机遇，许多象范雎、蔡泽一样贤能的人，由于没有机遇，不尽施展才能，这些人哪能说得尽呢！然而他们二人如果不遭到困厄境遇，又怎么能奋发有为呢？

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是赵国优秀的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廉颇率领赵军征讨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阳晋，被封为上卿，他以勇气闻名于诸侯各国。蔺相如是赵国人，是赵国宦者令缪贤家的门客。

赵惠文王的时候，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听说了这件事，就派人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交换这块宝玉。赵王同大将军廉颇及大臣们商量：要是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可能得到，白白地受骗；要是不给呢，就怕秦军马上来攻打。怎么解决没有确定，想找一个能派到秦国去回复的使者，没能找到。宦者令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派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呢？”缪贤回答说：“为臣曾犯过罪，私下打算逃亡到燕国去，我的门客相如阻拦我，说：‘您怎么会了解燕王呢？’我对他说：‘我曾随从大王在国境上与燕王会见，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意跟您交个朋友”。因此我就了解他了，所以想往他那里去。’相如对我说：‘赵国强，燕国弱，而您受宠于赵王，所以燕王想要和您结交。现在您是逃出赵国奔到燕国，燕国怕赵国，这种形势下燕王必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脱掉上衣，露出肩背，伏在斧刃之下请求治罪，这样也许侥幸被赦免。’臣听从了他的意见，大王也开恩赦免了为臣。为臣私下认为这人是个勇士，有智谋，派他出使很适宜。”于是赵王立即召见，问蔺相如说：“秦王用十五座城请求交换我的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它。”赵王说：“得了我的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说：“秦国请求用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赵国给了璧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两种对策衡量一下，宁可答应它，让秦国来承担理亏的责任。”赵王说：“谁可以派为使臣？”相如说：“大王如果确实无人可派，臣愿捧护宝璧前往出使。城邑归属赵国了，就把宝璧留给秦国；城邑不能归赵国，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遣蔺相如带好和氏璧，西行入秦。

秦王坐在章台上接见蔺相如，相如捧璧献给秦王。秦王大喜，把宝

璧给妻妾和左右侍从传看，左右都高呼万岁。相如看出秦王没有用城邑给赵国抵偿的意思，便走上前去说：“璧上有个小红斑，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交给他，相如于是手持璧玉退后几步站定，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宝璧，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倚仗它的强大，想用空话得到宝璧，给我们的城邑恐怕是不能得到的。’商议的结果不想把宝璧给秦国。我认为平民百姓的交往尚且不互相欺骗，何况是大国呢！况且为了一块璧玉的缘故就使强大的秦国不高兴，也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宝璧，在殿堂上恭敬地拜送国书。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以表示敬意呀。如今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台观接见我，礼节非常傲慢；得到宝璧后，传给姬妾们观看，这样来戏弄我。我观察大王没有给赵王十五城的诚意，所以我又收回宝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宝璧一起在柱子上撞碎！”相如手持宝璧，斜视庭柱，就要向庭柱上撞去。秦王怕他真把宝璧撞碎，便向他道歉，坚决请求他不要如此，并召来主管的官员查看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相如估计秦王不过用欺诈手段假装给赵国城邑，实际上赵国是不可能得到的，于是就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惧怕贵国，不敢不奉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斋戒五天，在殿堂上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璧。”秦王估量此事，毕竟不可强力夺取，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相如住在广成宾馆。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必定背约不给城邑，便派他的随从穿上粗麻布衣服，怀中藏好宝璧，从小路逃出，把宝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后，就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去请赵国使者蔺相如。相如来到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几位君主，从没有一个坚守盟约的。我实在是怕被大王欺骗而对不起赵王，所以派人带着宝璧回去，从小路已到赵国了。况且秦强赵弱，大王派一位使臣到赵国，赵国立即就把宝璧送来。如今凭您秦国的强大，先把十五座城邑割让给赵国，赵国怎么敢留下宝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之罪应被诛杀，我情愿下油锅被烹，只希望大王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此事。”秦王和群臣面面相觑并有惊怪之声。侍从有人要把相如拉下去，秦王趁机说：“如今杀了相如，终归还是得不到宝璧，反而破坏了秦赵

两国的交情，不如趁此好好款待他，放他回到赵国，赵王难道会为了一块璧玉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吗！”最终还是在殿堂上接见相如，完成了大礼让他回国。

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一位称职的大夫，身为使臣不受诸侯的欺辱，于是封相如为上大夫。秦国没有把城邑给赵国，赵国也始终不给秦国宝璧。

此后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秦国再次攻赵，杀死两万人。

秦王派使者通告赵王，想在西河外的渑池与赵王进行一次友好会见。赵王害怕秦国，想不去。廉颇、蔺相如商议道：“大王如果不去，就显得赵国既软弱又胆小。”赵王于是前往赴会，相如随行。廉颇送到边境，和赵王诀别说：“大王此行，估计路程和会见礼仪结束，再加上返回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三十天还没回来，就请您允许我们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国的妄想。”赵王同意这个意见，便去渑池与秦王会见。秦王饮到酒兴正浓时，说：“寡人私下里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您弹瑟吧！”赵王就弹起瑟来。秦国的史官上前来写道：“某年某为某日，秦王与赵王一起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上前说：“赵王私下里听说秦王擅长秦地土乐，请让我给秦王捧上盆缶，以便互相娱乐。”秦王发怒，不答应。这时相如向前递上瓦缶，并跪下请秦王演奏。秦王不肯击缶，相如说：“在这五步之内，我蔺相如要把脖颈里的血溅在大王身上了！”侍从们想要杀相如，相如圆睁双眼大喝一声，侍从们都吓得倒退。当时秦王不大高兴，也只好敲了一下缶。相如回头招呼赵国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敲缶。”秦国的大臣们说：“请你们用赵国的十五座城向秦王献礼。”蔺相如也说：“请你们用秦国的咸阳向赵王献礼。”秦王直到酒宴结束，始终也未能压倒赵国。赵国原来也部署了大批军队来防备秦国，因而秦国也不敢有什么举动。

渑池会结束以后，由于相如功劳大，被封为上卿，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我是赵国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只不过靠能说会道立了点功，可是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况且相如本来是卑贱之人，我感到羞耻，在他下面我难以忍受。”并且扬言说：“我遇见相如，一定

要羞辱他。”相如听到后，不肯和他相会。相如每到上朝时，常常推说有病，不愿和廉颇去争位次的先后。没过多久，相如外出，远远看到廉颇，相如就掉转车子回避。于是相如的门客就一起来直言进谏说：“我们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就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呀。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廉老先生口出恶言，而您却害怕躲避他，您怕得也太过分了，平庸的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出息，请让我们告辞吧！”蔺相如坚决地挽留他们，说：“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厉害？”回答说：“廉将军比不了秦王。”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而我却敢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群臣，我蔺相如虽然无能，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到，强秦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呀，如今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共存。我所以这样忍让，就是为了要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廉颇听说了这些话，就脱去上衣，露出上身，背着荆条，由宾客带引，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他说：“我是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将军您是如此的宽厚啊！”二人终于相互交欢和好，成为生死与共的好友。

这一年，廉颇向东进攻齐国，打败了它的一支军队。过了两年，廉颇又攻打齐国的几邑，把它攻占了。此后三年，廉颇进攻魏国的防陵、安阳，都攻克了。再过四年，蔺相如领兵攻齐，打到平邑就收兵了。第二年，赵奢在阏（ｙù，玉）与城下大败秦军。

赵奢，本是赵国征收田租的官吏。在收租税的时候，平原君家不肯缴纳，赵奢依法处治，杀了平原君家九个当权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要杀死赵奢。赵奢趁机劝说道：“您在赵国是贵公子，现在要是纵容您家而不遵奉公家的法令，就会使法令削弱，法令削弱了就会使国家衰弱，国家衰弱了诸侯就要出兵侵犯，诸侯出兵侵犯赵国就会灭亡，您还怎能保有这些财富呢？以您的地位和尊贵，能奉公守法就会使国家上下公平，上下公平就能使国家强盛，国家强盛了赵氏的政权就会稳固，而您身为赵国贵戚，难道还会被天下人轻视吗？”平原君认为他很有才干，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任用他掌管全国的赋税，全国赋税非常公平合理，民众富足，国库充实。

秦国进攻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赵王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援

救吗？”回答说：“道路远，而且又艰险又狭窄，很难援救。”又召见乐乘问这件事，乐乘的回答和廉颇的话一样。又召见赵奢来问，赵奢回答说：“道远地险路狭，就譬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哪个勇猛哪个得胜。”赵王便派赵奢领兵，去救援阏与。

军队离开邯郸三十里，赵奢就在军中下令说：“有谁来为军事进谏的处以死刑。”秦军驻扎在武安西边，秦军击鼓呐喊的练兵之声，把武安城中的屋瓦都震动了。赵军中的一个侦察人员请求急速援救武安，赵奢立即把他斩首。赵军坚守营垒，停留二十八天不向前进发，反而又加筑营垒。秦军间谍潜入赵军营地，赵奢用饮食好好款待后把他遣送回去。间谍把情况向秦军将领报告，秦将大喜，说：“离开国都三十里军队就不前进了，而且还增修营垒，阏与不会为赵国所有了。”赵奢遣送秦军间谍之后，就令士兵卸下铁甲，快速向阏与进发。两天一夜就到达前线，下令善射的骑兵离阏与五十里扎营。军营筑成后，秦军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全军赶来。一个叫许历的军士请求就军事提出建议，赵奢说：“让他进来。”许历说：“秦人本没想到赵军会来到这里，现在他们赶来对敌，士气很盛，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严阵以待。不然的话，必定要失败。”赵奢说：“请让我接受您的指教。”许历说：“我请求接受死刑。”赵奢说：“等回邯郸以后的命令吧。”许历请求再提个建议，说：“先占据北面山头的得胜，后到的失败。”赵奢同意，立即派出一万人迅速奔上北面山头。秦兵后到，与赵军争夺北山但攻不上去，赵奢指挥士兵猛攻，大败秦军。秦军四散逃跑，于是阏与的包围被解除，赵军回国。

赵惠文王赐给赵奢的封号是马服君，并任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同。

四年以后，赵惠文王去世，太子孝成王即位。孝成王七年（前259），秦军与赵军在长平对阵，那时赵奢已死，蔺相如也已病危，赵王派廉颇率兵攻打秦军，秦军几次打败赵军，赵军坚守营垒不出战。秦军屡次挑战。廉颇置之不理。赵王听信秦军间谍散布的谣言。秦军间谍说：“秦军所厌恶忌讳的，就是怕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来做将军。”赵王因此就以赵括为将军，取代了廉颇。蔺相如说：“大王只凭名声来任

用赵括，就好像用胶把调弦的柱粘死再去弹瑟那样不知变通。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书，不懂得灵活应变。”赵王不听，还是命赵括为将。

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抵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事，赵奢也难不倒他，可是并不说他好。赵括的母亲问赵奢这是什么缘故，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的事，然而他却把这事说得那么容易。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要是　一定让他为将，使赵军失败的一定就是他呀”。等到赵括将要起程的时候，他母亲上书给赵王说：“赵括不可以让他做将军。”赵王说：“为什么？”回答说：“当初我侍奉他父亲，那时他是将军，由他亲自捧着饮食侍候吃喝的人数以十计，被他当做朋友看待的数以百计，大王和王族们赏赐的东西全都分给军吏和僚属，接受命令的那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下子做了将军，就面向东接受朝见，军吏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的，大王赏赐的金帛，都带回家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便宜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买的就买下来。大王认为他哪里像他父亲？父子二人的心地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您就把这事放下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接着说：“您一定要派他领兵，如果他有不称职的情况，我能不受株连吗？”赵王答应了。

赵括代替廉颇之后，把原有的规章制度全都改变了，把原来的军吏也撤换了。秦将白起听到了这些情况，便调遣奇兵，假装败逃，又去截断赵军运粮的道路，把赵军分割成两半，赵军士卒离心。过了四十多天，赵军饥饿，赵括出动精兵亲自与秦军搏斗，秦军射死赵括。赵括军队战败，几十万大军于是投降秦军，秦军把他们全部活埋了。赵国前后损失共四十五万人。第二年，秦军就包围了邯郸，有一年多，赵国几乎不能保全，全靠楚国、魏国军队来援救，才得以解除邯郸的包围。赵王也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终于没有株连她。

邯郸解围之后五年，燕国采纳栗腹的计谋，说是“赵国的壮丁全都死在长平了，他们的遗孤尚未成人”，燕王便发兵攻赵。赵王派廉颇领兵反击，在鄗城大败燕军，杀死栗腹，于是包围燕国都城。燕国割让五座城请求讲和，赵王才答应停战。赵王把尉文封给廉颇，封号是信平君，让他任代理相国。

廉颇在长平被免职回家，失掉权势的时候，原来的门客都离开他了。等到又被任用为将军，门客又重新回来了。廉颇说：“先生们都请回吧！”门客们说：“唉！您的见解怎么这样落后？天下之人都是按市场交易的方法进行结交，您有权势，我们就跟随着您，您没有权势了，我们就离开，这本是很普通的道理，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又过了六年，赵国派廉颇进攻魏国的繁阳，把它攻克了。

赵孝成王去世，太子悼襄王即位，派乐乘接替廉颇。廉颇大怒，攻打乐乘，乐乘逃跑了。廉颇于是也逃奔魏国的大梁。第二年，赵国便以李牧为将进攻燕国，攻下了武遂、方城。

廉颇在大梁住久了，魏国对他不能信任重用。赵国由于屡次被秦兵围困，赵王就想重新用廉颇为将，廉颇也想再被赵国任用。赵王派了使臣去探望廉颇，看看他还能不能任用。廉颇的仇人郭开用重金贿赂使者，让他回来后说廉颇的坏话。赵国使臣见到廉颇之后，廉颇当他的面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又披上铁甲上马，表示自己还可以被任用。赵国使者回去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已老，饭量还很不错，可是陪我坐着时，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不再把他召回了。

楚国听说廉颇在魏国，暗中派人去迎接他。廉颇虽做了楚国的将军，并没有战功，他说：“我想指挥赵国的士兵啊。”廉颇最终死在寿春。

李牧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地雁门郡，防备匈奴。他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官吏，防地内城市的租税都送入李牧的幕府，作为军队的经费。他每天宰杀几头牛犒赏士兵，教士兵练习射箭骑马，小心看守烽火台，多派侦察敌情的人员，对战士待遇优厚。订出规章说：“匈奴如果入侵，要赶快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有胆敢去捕捉敌人的斩首。”匈奴每次入侵，烽火传来警报，立即收拢人马退入营垒固守，不敢出战。像这样过了好几年，人马物资也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匈奴却认为李牧是胆小，就连赵国守边的官兵也认为自己的主将胆小怯战。赵王责备李牧，李牧依然如故。赵王发怒，把他召回，派别人代他领兵。

此后一年多里，匈奴每次来侵犯，就出兵交战。出兵交战，屡次失利，损失伤亡很多，边境上无法耕田、放牧。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任。李牧闭门不出，坚持说有病。赵王就一再强使李牧出来，让他领兵。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做，才敢奉命。”赵王答应他的要求。

李牧来到边境，还按照原来的章程。匈奴好几年都一无所获，但又始终认为李牧胆怯。边境的官兵每天得到赏赐可是无用武之地，都愿意打一仗。于是李牧就准备了精选的战车一千三百辆，精选的战马一万三千匹，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五万人，善射的士兵十万人，全部组织起来训练作战。同时让大批牲畜到处放牧，放牧的人民满山遍野。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假装失败，故意把几千人丢弃给匈奴。单（ｃｈáｎ，缠）于听到这种情况，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布下许多奇兵，张开左右两翼包抄反击敌军，大败匈奴，杀死十多万人马。灭了襜（ｄānｎ，丹）褴（ｌánｎ，兰），打败了东胡，收降了林胡，单于逃跑。此后十多年，匈奴不敢接近赵国边境城镇。

赵悼襄王元年（前244），廉颇已经逃到魏国之后，赵国派李牧进攻燕国，攻克了武遂、方城。过了两年，庞煖打败燕军，杀死剧辛。又过了七年，秦军在武遂打败并杀死赵将扈辄（ｚｈé，哲），斩杀赵军十万。赵国便派李牧为大将军，在宜安进攻秦军，大败秦军，赶走秦将桓齮。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又过三年，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击败秦军，又向南抵御韩国和魏国。

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抵御秦军。秦国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贿赂很多金钱，让他施行反间计，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便派赵葱和齐国将军颜聚接替李牧，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暗中乘其不备逮捕了李牧，把他杀了，并撤了司马尚的官职。三个月之后，王翦趁机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葱，俘虏了赵王迁和他的将军颜聚，终于灭了赵国。

太史公说：知道将死而不害怕，必定是很有勇气；死并非难事，而怎样对待这个死才是难事。当蔺相如手举宝璧斜视庭柱，以及呵斥秦王侍从的时候，就面前形势来说，最多不过是被杀，然而一般士人往往因

为胆小懦弱而不敢如此表现。相如一旦振奋起他的勇气，其威力就伸张出来压倒敌国。后来又对廉颇谦逊退让，他的声誉比泰山还重，他处事中表现的智慧和勇气，可以说是兼而有之啊！

鲁仲连邹阳列传

鲁仲连是齐国人。长于阐发奇特宏伟卓异不凡的谋略，却不肯作官任职，愿意保持高风亮节。他曾客游赵国。

赵孝成王时，秦王派白起在长平前后击溃赵国四十万军队，于是，秦国的军队向东挺进，围困了邯郸。赵王很害怕，各国的救兵也没有谁敢攻击秦军。魏安釐王派出将军晋鄙营救赵国，因为畏惧秦军，驻扎在汤阴不敢前进。魏王派客籍将军新垣衍，从隐蔽的小路进入邯郸，通过平原君的关系见赵王说："秦军所以急于围攻赵国，是因为以前和齐湣王争强称帝，不久又取消了帝号；如今齐国已然更加削弱，当今只有秦国称雄天下，这次围城并不是贪图邯郸，他的意图是要重新称帝。赵国果真能派遣使臣尊奉秦昭王为帝，秦王一定很高兴，就会撤兵离去。"平原君犹豫不能决断。

这时，鲁仲连客游赵国，正赶上秦军围攻邯郸，听说魏国想要让赵国尊奉秦昭王称帝，就去晋见平原君说："这件事怎么办？"平原君说："我哪里还敢谈论这样的大事！前不久，在国外损失了四十万大军，而今，秦军围困邯郸，又不能使之退兵。魏王派客籍将军新垣衍让赵国尊奉秦昭王称帝，眼下，那个人还在这儿。我哪里还敢谈论这样的大事！"鲁仲连说："以前我认为您是天下贤明的公子，今天我才知道您并不是天下贤明的公子。魏国的客人新垣衍在哪儿？我替您去责问他并且让他回去。"平原君说："我愿为您介绍，让他跟先生相见。"于是平原君见新垣衍说："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如今他就在这儿，我愿替您介绍，跟将军认识认识。"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志行高尚的人。我是魏王的臣子，奉命出使身负职责，我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说："我已经把您在这儿的消息透露了。"新垣衍只好应允了。

鲁仲连见到新垣衍却一言不发。新垣衍说："我看留在这座围城中的，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而今，我看先生的尊容，不像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为什么还长久地留在这围城之中而不离去呢？"鲁仲连说："世人认为鲍焦没有博大的胸怀而死去，这种看法都错了。一般人

不了解他耻居浊世的心意，认为他是为个人打算。那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卒，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无所忌惮地恣意称帝，进而统治天下，那么，我只有跳进东海去死，我不忍心作它的顺民，我所以来见将军，是打算帮助赵国啊。”

新垣衍说：“先生怎么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我要请魏国和燕国帮助它，齐、楚两国本来就帮助赵国了。”新垣衍说：“燕国嘛，我相信会听从您的；至于魏国，我就是魏国人，先生怎么能让魏国帮助赵国呢？”鲁仲连说：“魏国是因为没看清秦国称帝的祸患，才没帮助赵国。让魏国看清秦国称帝的祸患后，就一定会帮助赵国。”

新垣衍说：“秦国称帝后会有什么祸患呢？”鲁仲连说：“从前，齐威王曾经奉行仁义，率领天下诸侯而朝拜周天子。当时，周天子贫困又弱小，诸侯们没有谁去朝拜，唯有齐国去朝拜。过了一年多，周烈王逝世，齐王奔丧去迟了，新继位的周显王很生气，派人到齐国报丧说：“天子逝世，如同天崩地裂般的大事，新继位的天子也得离开宫殿居丧守孝，睡在草席上，东方属国之臣田婴齐居然敢迟到，当斩。”齐威王听了，勃然大怒，骂道：“呀呸！您母亲原先还是个婢女呢！”最终被天下传为笑柄。齐威王所以在周天子活着的时候去朝见，死了就破口大骂，实在是忍受不了新天子的苛求啊。那些作天子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新垣衍说：“先生难道没见过奴仆吗？十个奴仆侍奉一个主人，难道是力气赶不上、才智比不上他吗？是害怕他啊。”鲁仲连说：“唉！魏王和秦王相比魏王像仆人吗？”新垣衍说：“是。”鲁仲连说：“那么，我就让秦王烹煮魏王剁成肉酱？”新垣衍很不高兴不服气地说：“哼哼，先生的话，也太过份了！先生又怎么能让秦王烹煮了魏王剁成肉酱呢？”鲁仲连说：“当然能够，我说给您听。从前，九侯、鄂侯、文王是殷纣的三个诸侯。九侯有个女儿长的姣美，把她献给殷纣，殷纣认为她长的丑陋，把九侯剁成肉酱。鄂侯刚直诤谏，激烈辩白，又把鄂侯杀死做成肉干。文王听到这件事，只是长长地叹息，殷纣又把他囚禁在牖里监牢内一百天，想要他死。为什么和人家同样称王，最终落到被剁成肉

酱、做成肉干的地步呢？齐湣王前往鲁国，夷维子替他赶着车子作随员。他对鲁国官员们说：‘你们准备怎样接待我们国君？’鲁国官员们说：‘我们打算用十副太牢的礼仪接待您的国君。’夷维子说：‘你们这是按照哪来的礼仪接待我们国君，我那国君，是天子啊。天子到各国巡察，诸侯例应迁出正宫，移居别处，交出钥匙，撩起衣襟，安排几桌，站在堂下伺候天子用膳，天子吃完后，才可以退回朝堂听政理事。’鲁国官员听了，就关闭上锁，不让齐湣王入境。齐湣王不能进入鲁国，打算借道邹国前往薛地。正当这时，邹国国君逝世，王想入镜吊丧，夷维子对邹国的嗣君说：‘天子吊丧，丧主一定要把灵柩转换方向，在南面安放朝北的灵位，然后天子面向南吊丧。’邹国大臣们说：‘一定要这样，我们宁愿用剑自杀。’所以王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两国的臣子，国君生前不能够好好地侍奉，国君死后又不能周备地助成丧仪，然而想要在邹、鲁行天子之礼，邹、鲁的臣子们终于拒绝齐湣王入镜。如今，秦国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魏国也是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都是万乘大国，又各有称王的名分，只看它打了一次胜仗，就要顺从地拥护它称帝，这就使得三晋的大臣比不上邹、鲁的奴仆、卑妾了。如果秦国贪心不足，终于称帝，那么，就会更换诸侯的大臣。他将要罢免他认为不肖的，换上他认为贤能的人，罢免他憎恶的，换上他所喜爱的人。还要让他的儿女和搬弄事非的姬妾，嫁给诸侯做妃姬，住在魏国的宫廷里，魏王怎么能够安安定定地生活呢？而将军您又怎么能够得到原先的宠信呢？”

于是，新垣衍站起来，向鲁仲连连拜两次谢罪说：“当初认为先生是个普通的人，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杰出的高士。我将离开赵国，再不敢谈秦王称帝的事了。”秦军主将听到这个消息，为此把军队后撤了五十里。恰好魏公子无忌夺得了晋鄙的军权率领军队来援救赵国，攻击秦军，秦军也就撤离邯郸回去了。

于是平原君要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再三辞让，最终也不肯接受。平原君就设宴招待他，喝道酒酣耳热时，平原君起身向前，献上千金酬谢鲁仲连。鲁仲连笑着说：“杰出之士所以被天下人崇尚，是因为他们能替人排除祸患，消释灾难，解决纠纷而不取报酬。如果收取酬劳，那就成了生意人的行为，我鲁仲连是不忍心那样做的。”于是辞别平原君走

了，终身不再相见。

此后二十多年，燕将攻克聊城。聊城有人在燕王面前说燕将的坏话，燕将害怕被诛杀，就据聊城不敢回去。齐国田单攻打聊城一年多，士兵们死了很多，却攻不下聊城。鲁仲连就写了一封信，系在箭上射进城去给燕将。信上写道：

“我听说，明智的人不违背时机而放弃有利的行动，勇士不迴避死亡而埋没名声，忠臣不先顾及自己后顾及国君。如今您发泄一时的气忿，不顾及燕王无法驾驭臣子，是不忠；战死身亡，丢掉聊城，威名不能在齐国伸张，是不勇；功业失败，名声破灭，后世无所称述，是不智。有这三条，当世的君主不以之为臣，游说之士不会为之记载，所以聪明的人不能犹豫不决，勇士是不怕死的。如今是生死荣辱，贵贱尊卑的关键，这时不能决断，时机不会再来，希望您详加计议而不要和俗人一般见识。

况且，楚国进攻齐国的南阳，魏国进攻齐国的平陆，而齐国并没有向南反击的意图，认为丢掉南阳的损失小，比不上夺得济北的利益大，所以作出这样的决策来执行。如今秦国派出军队，魏国不敢向东进军；秦国连横的局面就形成了，楚国的形势就危机了；齐国放弃南阳，断弃右边的国土而不救，平定济北，是权衡得失定下的决策。况且齐国决心夺回聊城，您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楚、魏两国军队都先后从齐国撤回而燕国救兵又没到。齐国全部的兵力，对天下别无谋求，全力攻打聊城，如果还要据守已经围困了一年多的聊城，我看您是办不到的。而且燕国发生动乱，君臣束手无策，上下迷惑，栗腹带领十万大军在国外连续打了五次败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却被赵国包围，土地削减，国君被困，被天下人耻笑。国家衰败，祸患丛起，民心浮动。如今，您又用聊城疲惫的军民抵抗整个齐国军队的进攻，这如同墨翟一样地善于据守了。缺乏粮食吃人肉充饥，没有柴烧，烧人的骨头，士兵却没有叛离之心，这如同孙膑一样擅长带兵啊。您的本领已在天下显现。虽然如此，可是替您考虑，不如保全兵力用来答谢燕国。兵力完好回归燕国，燕王一定高兴；身体完好地回归本国，百姓好像重见父母，朋友们到一起都会振奋地称赞、推崇，功业可得以显扬。对上，辅佐国君统率群臣；对

下，既养百姓又资游说之士，矫正国事，更换风俗，事业名声都可以建立。如果没有回归燕国的心志，就放弃燕国，摒弃世俗的议论，向东到齐国来，齐国会割裂土地予以分封，使您富贵得可以和魏冉、商鞅相比，世世代代称孤道寡，和齐国长久并存，这也是一种办法。这两种方案，是显扬名声丰厚实惠的好主意，希望您仔细地考虑，审慎地选择其中一条。

我听说，谋求小节的人不能成就荣耀的名声，以小耻为耻的人不能建立大的功业。从前管仲射中桓公的衣带钩，是犯上；放弃公子纠而不能随他去死，是怯懦；身带刑具被囚禁，是耻辱。具有这三种情况的人，国君不用他作臣子而乡亲们不会跟他来往。当初假使管子长期囚禁死在牢狱而不能返回齐国，那么也不免落个行为耻辱、卑贱的名声。连奴卑和他同名都感到羞耻，何况社会上的舆论呢！所以管仲不因为身在牢狱感到耻辱，却以天下不能太平感到耻辱，不以未能随公子纠去死感到耻辱，却以不能在诸侯中显扬威名感到耻辱，因此他虽然兼有犯上、怕死、受辱三重过失，却辅佐齐桓公成为五霸之首，他的名声比天下任何人都高，而他的光辉照耀着邻国。曹沫作鲁国的将领，多次打仗多次失败，丢掉了五百里的土地。当初假使曹沫不反复仔细地考虑，仓促计议就刎颈自杀，那么，也不免落个被擒败将的丑名了。曹沫不顾多次战败的耻辱，却回来和鲁君计议。趁桓公大会天下诸侯的机会，曹沫凭借一把短剑，在坛台上逼近桓公的心窝，脸色不变，谈吐从容，多次战败丢掉的土地，一会儿功夫收回来，使天下振动，诸侯惊骇，使鲁国的威名在吴、越之上。像这二位志士，不是不顾全小的名节和廉耻，认为一死了之，身亡名灭，功业不能建立，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摒弃一时的愤怒，树立终身的威名；放弃一时的愤怒，奠定世世代代的功业。所以这些业绩和三王的功业争相流传而名声和天地共存。希望您选择其中一个方案行动吧！”

燕将看了鲁仲连的信，哭了好几天，犹豫不能自断。想要回归燕国，已经产生了嫌隙，怕被诛杀；想要投降齐国，杀死和俘虏的齐人太多了，恐怕降服后被污辱。长长地叹息说：“与其让别人杀死我，不如自杀。”就自杀了。聊城大乱，于是田单进军血洗聊城。归来向齐王报告鲁仲连的事，齐王想要封他爵位。鲁仲连听后潜逃到海边隐居起来，

他说：“我与其富贵而屈身侍奉于人，还不如贫贱而轻视世俗放任自己的心志啊。”

邹阳，是齐国人。客游梁国，和原吴国人庄忌、淮阴人枚乘等人往来。上书自达在羊胜、公孙诡之间同为梁孝王门客。羊胜等人妒嫉邹阳，在梁孝王面前说他的坏话。孝王很生气，把邹阳交给下属官吏办罪，想要杀死他。邹阳在梁国客游，因为遭到诽谤被抓起来，担心死后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就从牢狱里写信给梁孝王，信中写道：

我听说忠诚的人无不得到回报，信实的人不被怀疑，过去我总认为是对的，今天看来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从前荆轲仰慕燕丹的高义前去行刺秦王，尽管天空出现白虹贯日的征兆，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害怕不能成行；卫先生替秦王谋划长平之事，也出现了金星遮掩昴星的预兆，而秦昭王仍然疑虑重重。他们的精诚所至感天动地显示出征兆，却不被燕丹、昭王两主所理解，这难道不是可悲的吗！如今我竭尽忠诚，尽其计议，希望大王采纳。您周围的人不了解情况，终于把我交给官吏审讯，被世人误解，即使让荆轲、卫先生复活，而燕丹、秦昭王也不会醒悟。希望大王仔细地审察这种情况。

从前卞和进献宝玉，楚王砍掉他的脚；李斯竭尽忠诚，胡亥却把他处以极刑。因此箕子装疯，接舆避世，他们都怕遭到这种灾祸啊。希望大王仔细地审察卞和、李斯的诚意，不用楚王、胡亥偏听偏信的错误，不要让我被箕子、接舆耻笑。我听说比干被剖心，伍子胥的尸体被装进皮袋子沉入江里，当初我并不相信，现在我才了解了真情。希望大王仔细地审察，略微给我一点怜悯吧！

俗话说：“有的人相处到老，如同新识；有的人偶然相遇，却一见如故。”这是为什么呢？相知还是不相知，不在相处时间长短啊。所以，从前樊於期从秦国逃往燕国，把首级借给荆轲用来奉行燕丹的使命；王奢离开齐国前往魏国，在城上自刎用来退去齐军保全魏国。王奢、樊於期不是因为齐、秦是新交，燕、魏是老相识，他们离开齐国和秦国，为燕、魏二君去死，是行为和志向相合而对正义无限仰慕的原因啊。所以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却对燕国像尾生一样的信实；白圭战败丢掉六国城池，却为魏国夺取了中山。这是为什么呢？实在是遇到知遇的

原因啊。苏秦出任燕国的宰相，燕国有人在国君面前诽谤他，燕王手按宝剑发怒，还是杀了一匹骏马给他吃；白圭在中山名声显扬，中山有人到魏文侯面前毁谤他，文侯却拿出夜光璧赠给他。这是为什么呢？两主二臣之间，剖心披胆，深信不疑，怎么能听到流言蜚语就变心呢！

所以女子不论美丑，进入宫廷就被妒嫉，士子不论贤还是不肖，入朝作官就被嫉妒。从前司马喜在宋国遭到割去膝盖骨的刑罚终于出任了中山国的宰相，范雎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打掉牙齿，终于被秦国封为应侯。这两个人，都信守一定之规，摒去结党营私的勾当，处于孤独的地位，所以不能身免嫉妒小人的迫害。申徒狄所以投河自尽，徐衍抱着石头投海，是因为他们不被当世所容，信守正义不苟且迎合，不在朝廷里结党营私，来动摇国君的心志。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行乞，秦穆公把国政托付给他；宁戚在车下喂牛，齐桓公把国事交给他治理。这两个人，难道是在朝中借助官宦的保举、左右亲信的吹捧，才博得穆公、桓公重用他们吗？感召在心，相合在行，亲密如同胶漆，像亲兄弟一样不能分开，难道还能被众多的谗言迷惑吗？所以，只听一面之词就要产生邪恶，只任用个别人就要酿成祸乱。从前鲁君只听信季孙的话，赶走了孔子；宋君只相信子罕的计策，囚禁了墨翟。像孔子、墨子的辩才，都不能自免谗言的伤害，因而鲁、宋两国出现了危机。这是为什么呢？众口一词，就是金石也会熔化，毁谤聚集多了，就是亲骨肉的关系也会销毁。所以秦穆公任用了戎人由余，而称霸中国，齐国任用了越人蒙，而使威王、宣王两代强盛。秦、齐两国，难道是拘泥于流俗，牵累于世风，束缚于阿谀偏执的谗言吗？他们能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情，在当世一直保持好的名声。所以心意相合，就是胡人越人，也可以亲如兄弟，由余和越人蒙就是这样的；心意不能相合，就是至亲骨肉也赶走不留，朱、象、管、蔡就是这样的。如今，国君如果能用齐、秦合宜的做法，摒弃宋、鲁偏听偏信的错误，那么，五霸的功业就不值得称颂，三王的功业是容易实现的。

因此，英明的国君醒悟，摒弃子之虚伪的心肠，喜欢田常的贤能；封赏比干的后代，整修被剖腹孕妇的坟墓，所以功业回归于天下。这是为什么呢？要从善如流是没有满足的。晋文公亲近他的仇人，就能够在诸侯中称霸；齐桓公任用他原来的仇人，却能使天下纳入正轨。这是为

什么呢？心地仁慈，对人恳切，用真诚感化人心，不是用虚浮的言词能代替的。

到秦国任用商鞅推行变法，向东削弱了韩、魏，他的军队在天下称强，而终于把他车裂而死；越国采纳大夫种的计谋，攻灭了强大的吴国，称霸中国，而终于遭到杀身之祸。因此，孙叔敖三次离开相位而不懊悔；于陵子仲推辞了三公的职位去替别人浇水灌园。如

今国君果真能去掉倨傲的情绪，心里存有让别人效力的意念，披露心腹，以见真情，披肝沥胆，施以厚德，始终和别人共甘苦，爱戴士子，那么，就是桀养的狗也可以让它咬尧，而蹠的门客可以让他行刺许由；何况您依仗大国的权势，凭借圣王的才能呢？既然如此，那么荆轲甘冒灭七族的大祸，要离烧死妻子儿女，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吗！

我听说把月明珠或夜光璧，在黑夜的路上抛向行人，人们没有不惊异地按剑斜着眼睛看他。为什么呢？是因为宝物无端地被抛到面前。盘曲的树根，屈曲奇特，却可以成为国君鉴赏的器物。为什么呢？是因为周围的人事先把它雕刻、容饰了。所以宝物无端地抛到眼前，即使抛出的是随候明珠，夜光之璧，还是要结怨而不讨好，所以事先有人予以推荐，就是枯木朽株也会有所建树而不被忘掉。如今那些平民百姓和穷居陋巷的士人，处在贫贱的环境下，即使有尧、舜的治国之道，持有伊尹、管仲那样的辩才，怀有龙逢、比干那样的心志，打算尽忠于当世的国君，而平素没有被推荐的根底，即使是用尽心思，献出自己的忠信，辅佐国君治国安邦，那么，国君一定会像对待投掷宝物的人那样按剑斜视你了，这是使平民百姓不能起到枯木朽株那样的作用啊。

所以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如同陶人运钧自有治国之道，教化天下，而不被鄙乱的议论所左右，不被众多口舌贻误大事。所以秦始皇听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话，才相信了荆轲谎话，荆轲才能乘人不备偷偷地取出行刺的匕首；周文王在泾、渭地区狩猎，用车载回吕尚，才能够在天下称王。所以秦王偏听了近臣的话，险些被杀；周文王却事出偶合而王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能超越拘系的言词，纵横于园囿以外的议论，卓然独立地看到宽宏豁达的光明大道。

如今，国君沉湎于阿谀谗媚的言词之中，牵制于姬妾近侍的包围之下，使卓异超群的士人，混同于骏马和老牛同槽。这就是鲍焦为什么对世道忿懑不平，对富贵毫不留恋的原因啊。

我听说庄重严整上朝的人，不会贪图利禄而玷污道义；追求名誉的人，不会放纵私欲败坏自己的品行，因此，县名叫作“胜母”而曾子就不进去；城邑的名字叫“朝歌”而墨子就回车离去。如今，让抱负远大的人，被威重的权势所震慑，被高位大势所压抑，有意用邪恶的面目、肮脏的品行来侍奉阿谀献媚的小人而求得亲近于大王左右，那么有志之士就会老死在岩穴之中了，怎么肯竭尽忠诚信义追随大王呢！

这封信进献给梁孝王，孝王派人从牢狱中把邹阳放出来，终于成为梁孝王的贵宾。

太史公说：鲁仲连的议论主要旨意即使不合大义，可是我赞许他能以平民百姓的身份，纵横快意地放浪形骸，不屈服于诸侯，评论当世，却使大权在握的公卿宰相们折服。邹阳的言词即使不够谦逊，可是他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比较，确实有感人之处，也可以说是坦率耿直不屈不挠了，所以我把他附在这篇列传里。

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子楚，子楚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子楚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说：“子楚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屯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子楚，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子楚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子楚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啦。”子楚说：“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子楚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子楚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子楚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

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太子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知道她怀了孕。子楚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子楚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到十二个月之后，生下儿子名政。子楚就立此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派王　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子楚。子楚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隐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他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嬴政回到秦国。

秦王继位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子楚继位，他就是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前249），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嬴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国，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

秦始皇越来越大了，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嫪毐（ｌàｏǎｉ，烙矮）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命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并想法让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太后。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来居住。嫪毐总是随从左右，所受的赏赐非常优厚，事事都由嫪毐决定。嫪毐家中有奴仆几千人。那些为求得官职来当嫪毐家门客的多达一千余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秦始皇九年（前238），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太后谋议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始皇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嫪毐家的食客们都被没收家产，迁往蜀地。秦王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因其侍奉先王功劳极大，又有许多宾客辩士为他求情说好话，秦王不忍心将他绳之以法。

秦始皇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芷阳。

太史公说：吕不韦带及嫪毐贵显，吕不韦封号文信侯。有人告发嫪毐，嫪毐听到此事。秦始皇查讯左右，事情还未败露。秦王到雍地祭天，嫪毐害怕大祸临头，就和亲信同党密谋，盗用太后的大印调集士兵在蕲年宫造反。秦王调动官兵攻打嫪毐，嫪毐失败逃走，追到好畤将其斩首，就把他满门抄斩。而吕不韦也由此被贬斥。孔子所说的“闻”，指的正是吕不韦这样的人吧！

李斯列传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年轻的时候，曾在郡里当小吏，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跑。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就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于是李斯就跟荀子学习帝王治理天下的学问。学业完成之后，李斯估量楚王是不值得侍奉的，而六国国势都已衰弱，没有为它们建功立业的希望，就想西行到秦国去。在临行之前，向荀子辞行说：“我听说一个人若遇到机会，千万不可松懈错过。如今各诸侯国都争取时机，游说之士掌握实权。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称帝治理天下，这正是平民出身的政治活动家和游说之士奔走四方、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地位卑贱，而不想着去求取功名富贵，就如同禽兽一般，只等看到现成的肉才想去吃，白白长了一副人的面孔勉强直立行走。所以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悲哀莫过于贫穷。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却还要非难社会、厌恶功名利禄，标榜自己与世无争，这不是士子的本愿。所以我就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到秦国之后，正赶上秦庄襄王去世，李斯就请求充当秦相国文信侯吕不韦的舍人；吕不韦很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这样就使得李斯有游说的机会，他对秦王说：“平庸的人往往失去时机，而成大功业的人就在于他能利用机会并能下狠心。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象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使天下统一，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倘若现在懈怠而不抓紧此事的话，等到诸侯再强盛起来，又订立合纵的盟约，虽然有黄帝一样的贤明，也不能吞并它们了。”秦始皇就任命李斯为长

史，听从了他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著名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用利剑把他们杀掉。这些都是离间诸侯国君臣关系的计策，接着，秦王就派良将随后攻打。秦王任命李斯为客卿。

恰在此时韩国人郑国以修筑渠道为名，来到秦国做间谍，不久被发觉。秦国的王族和大臣们都对秦王说："从各诸侯国来奉事秦王的人，大都是为他们的国君游说，以离间秦国而已，请求大王把客卿一概驱逐。"李斯也在计划好的要驱逐的客卿之列。于是李斯就上书说：

听说官员们议论要驱逐客卿，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招揽贤才，从西戎找到由余，从东边楚国的苑地得到了百里奚，从宋国迎来了蹇（ｊｉǎｎ，减）叔，从晋国招来了丕豹、公孙友。这五个人都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了二十多个国家，也就得以在西戎称霸。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兴盛，国家因此富足强大，百姓们愿意为国家效力，其它国家也诚心归顺，击败了楚国、魏国的军队，功取了千里土地，至今政治安定，国家强盛。秦惠王用张仪的计策，功取了三川地区，向西又吞并了巴、蜀，向北占领了上郡，向南攻占了汉中，囊括九夷，控制鄢、郢，在东面占据了险要的成皋，割取了肥沃的土地，并进一步瓦解了六国的合纵联盟，使他们面向西方，奉事秦国，功业一直延续到今天。秦昭王得范雎（ｓｕī，尿），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使公室强大，杜绝了私门权贵的势力，像蚕吃桑叶一般，逐渐吞并诸侯的土地，终于使秦国奠定了统一天下大业的基础。这四位君主，都是依靠了别国客卿的力量。由此看来，客卿有哪一点对不起秦国呢？假使这四位君主拒绝客卿而不接受他们，疏远士人而不重用，这就使秦国既无富足之实，又无强大之名。

现在皇上您罗致昆山的美玉，得到随侯之珠、和氏之璧，挂着明月珠，佩着太阿剑，驾着纤离马，竖着翠凤旗，摆着灵鼍鼓。以上这些宝物，并没有一样是秦国出产的，但陛下您非常喜爱它们，这是为什么呢？若是一定要秦国所产然后才使用的话，那么夜光之璧就不能用来装饰朝廷，犀角象牙制品就不能为您所赏玩，郑国、卫国的美女也不能列于您的后宫之中，⇄（ｊｕé ｔí，决提）良马也不能填满您的马棚。

江南的金锡也不该用，西蜀的丹青也不应用来当颜料。您用来装饰后宫、充当姬妾、赏心乐意、怡目悦耳的，一定要出自秦国然后才用的话，那么，用宛地珍珠装饰的簪子，玑珠镶嵌的耳坠，东阿白绢缝制的衣服、刺绣华美的装饰品，就不能进献在您的面前，那时髦而又高雅，漂亮而又文静的赵国女子不能侍立在您的身边。而那些敲打瓦坛瓦罐、弹着秦筝、拍着大腿、呜呜叫喊以满足欣赏要求的，这才是正宗的秦国音乐。象《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这些乐曲，则是其他国家的音乐。现在您抛弃敲打瓦坛瓦罐这一套秦国音乐而听《郑》、《卫》之声，不去听弹筝而欣赏《昭》、《虞》之曲，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穿了，只不过是图眼前快乐，以满足耳目观赏需求而已。而现在您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能用不能用，也不问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国人一律辞退，只要是客卿一律驱逐。这样看来，陛下所看重的是美女、音乐、珍珠、宝玉，所轻视的是人才了。这并不是统一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

我听说过土地广阔所产粮食就丰富，国家广大人口就众多，军队强盛士兵就勇敢。所以泰山不排斥泥土，才能堆积得那样高大；河海不挑剔细小的溪流，才能变得如此深广；而成就王业的人不抛弃广大民众，才能显出他的盛德。所以地无论东南西北，民众不分这国那国，一年四季五谷丰登，鬼神赐予福泽，这就是五帝三王无敌于天下的原因所在。而现在陛下您抛弃了百姓来帮助敌国，排斥宾客而使他们为其他诸侯国建立功业，使天下有才之士后退而不敢西行，停住脚步而不敢进入秦国，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啊！

非秦国出产的物品，值得珍视的很多；非秦国出生的士人，愿意效忠的也不少。现在您驱逐客卿来资助敌国，损害百姓以帮助仇人，在内部削弱自己而在外面又和诸侯结下怨恨，这样下去，要使国家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

于是，秦王就废除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终于采用了他的计谋，他的官位也升到廷尉之职。二十多年，终于统一了天下，尊称国王为“皇帝”。皇帝又任命李斯为丞相。并拆平了各国郡县的城墙，销毁了各地的武器，表示不再使用。使秦国没有一寸分封的土地，也不立皇

帝的儿子、兄弟为王，更不把功臣封为诸侯，以便使国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战争的祸患。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咸阳宫设宴招待群臣，博士仆射周青臣等人称颂秦始皇的武威盛德。齐人淳于越劝谏道：“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统治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及功臣做为膀臂辅翼。而现在陛下您虽统一天下，但子弟却还是平民百姓，若一旦出现了田常、六卿夺权篡位的祸患，在朝中又没有强有力的辅佐之臣，靠谁来相救呢？办事不学习古代经验而长期统治的朝代，我还没有听说过。现在周青臣等人又当面阿谀奉承以加重您的错误，不是忠臣。”始皇把这种议论交给李斯处理，李斯认为这种论点是荒谬的，因此废弃不用，就上书给皇帝说：“古时候天下分散败乱，彼此之间互不服从，所以才诸侯并起，一般舆论都称道古代以否定当代，装点一些虚夸不实的文辞来扰乱社会的实际，人们都认为自己的一派学问最好，以否定皇帝的政策法令。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分辨了黑白是非，使海内共同尊崇皇帝一人；而诸子百家各个学派却在一起任意批评朝廷的法令制度，听说朝廷令下，立刻就以自己学派的观点来议论它，回家便心中不满，出门则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以批评君主来博得名声，认为和朝廷不一样便是本领高，并带领下层群众来制造诽谤。这样下去而不加以禁止的话，上面君主的权力威望就要下降，下面私人的帮派也要形成。因此，还是以禁止为好。我请求把人们收藏的《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命令下达三十天之后，若还有人不服从，判处黥刑并罚做筑城苦役。不在清除之列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等类书籍。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老师。”秦始皇批准了他的建议，没收了《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以便使人民愚昧无知，使天下人无法用古代之事来批评当前朝廷。修明法制，制定律令，都从秦始皇开始。统一文字，在全国各地修建离宫别馆。第二年，始皇又四出巡视，平定了四方少数民族，这些措施，李斯都出了不少力。

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儿子们娶的是秦国的公主，女儿们嫁的都是秦国的皇族子弟。三川郡守李由请假回咸阳时，李斯在家中设下酒宴，文武百官都前去给李斯敬酒祝贺。门前的车马数以千计。李斯慨然长叹道：“唉呀！我听荀卿说过‘事情不要搞得过了头’。我李斯原是

上蔡的平民，街巷里的百姓，皇帝不了解我才能低下，才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现如今做臣子的没有人比我职位更高，可以说是富贵荣华到了极点。然而事物发展的极点就要开始衰落，我还不知道归宿在何方啊！”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十月，他巡行出游到会稽山，沿海北上，到达琅邪山。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兼符玺令赵高都随同前往。秦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长子扶苏因多次直言劝谏皇帝，始皇派他到上郡监督军队，蒙恬任将军。小儿子胡亥很受宠爱，要求随行，始皇答应了。其他的儿子都没跟着去。

这一年七月，秦始皇达到沙丘，病的非常严重，命令赵高写好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把军队交给蒙恬，赶快到咸阳参加葬礼，然后安葬。”书信都已封好，但还没交给使者，秦始皇就去世了。书信和印玺都在赵高手里，只有小儿子胡亥，丞相李斯和赵高以及五六个亲信宦官知道始皇去世，其余群臣都不知道。李斯认为皇帝在外面去世，又没正式确立太子，所以保守秘密，把始皇的尸体安放在一辆既能保温又能通风凉爽的车子中，百官奏事及进献饮食还像往常一样，宦官就假托皇帝从车中批准百官上奏的事。

赵高因此扣留了始皇赐给扶苏的诏书，而对公子胡亥说：“皇帝去世了，没有诏书封诸子为王而只赐给长子扶苏一封诏书。长子到后，就登位作皇帝，而你却连尺寸的封地也没有，这怎么办呢？”胡亥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听说过，圣明的君主最了解臣子，圣明的父亲最了解儿子。父亲临终既未下命令分封诸子，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并非如此。当今天下的大权，无论谁的生死存亡，都在你、我和李斯手里掌握着啊！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更何况驾驭群臣和向人称臣，统治别人和被人统治，难道可以同日而语吗！”胡亥说：“废除兄长而立弟弟，这是不义；不服从父亲的诏命而惧怕死亡，这是不孝；自己才能浅薄，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勉强登，这是无能：这三件事都是大逆不道的，天下人也不服从，我自身遭受祸殃，国家还会灭亡。”赵高说：“我听说过商汤、周武杀死他们的君主，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行为符合道义，不能算是不忠。卫君杀死他的父亲，而卫国人民称颂他的功

德，孔子记载了这件事，不能算是不孝。更何况办大事不能拘于小节，行大德也用不着再三谦让，乡间的习俗各有所宜，百官的工作方式也各不一样。所以顾忌小事而忘了大事，日后必生祸害；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将来一定要后悔。果断而大胆地去做，连鬼神都要回避，将来一定会成功。希望你按我说的去做。”胡亥长叹一声说道：“现在皇帝去世还未发丧，丧礼也未结束，怎么好用这件事来求丞相呢？”赵高说：“时光啊时光，短暂得来不及谋划！我就像携带干粮赶着快马赶路一样，唯恐耽误了时机！”

胡亥同意了赵高的话以后，赵高说：“不和丞相商议，恐怕事情还不能成功，我希望能替你与丞相商议。”赵高就对丞相李斯说道：“始皇去世，赐给长子扶苏诏书，命他到咸阳参加丧礼，并立为继承人。诏书未送，皇帝去世，还没人知道此事。皇帝赐给长子的诏书和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立谁为太子只在于你我的一句话而已。你看这事该怎么办？”李斯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这不是做为人臣所应当议论的事！”赵高说：“您自己估计一下，和蒙恬相比，谁有本事？谁的功劳更高？谁更谋略深远而不失误？天下百姓更拥戴谁？与长子扶苏的关系谁更好？”李斯说：“在这五个方面我都不如蒙恬，但您为什么这样苛求于我呢？”赵高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宦官的奴仆，有幸能凭熟悉狱法文书进入秦宫，管事二十多年，还未曾见过被秦王罢免的丞相功臣有封爵而又传给下一代的，结果都是以被杀告终。皇帝有二十多个儿子，这些都是您所知道的。长子扶苏刚毅而且勇武，信任人而又善于激励士人，即位之后一定要用蒙恬担任丞相，很显然，您最终也是不能怀揣通侯之印退职还乡了。我受皇帝之命教育胡亥，让他学法律已经有好几年了，还没见过他有什么错误。他慈悲仁爱，诚实厚道，轻视钱财，尊重士人，心里聪明但不善言辞，竭尽礼节尊重贤士，在秦始皇的儿子中，没人能赶得上他，可以立为继承人。您考虑一下再决定。”李斯说：“您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我李斯只执行皇帝的遗诏，自己的命运听从上天的安排，有什么可考虑决定的呢？”赵高说：“看来平安却可能是危险的，危险又可能是平安的。在安危面前不早做决定，又怎么能算使圣明的人呢？”李斯说：“我李斯本是上蔡街巷里的平民百姓，承蒙皇帝提拔，让我担任丞相，封为通侯，子孙都得到尊贵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所以皇帝才把国家安危存亡的重任交给了我，我又怎么能辜负了他

的重托呢？忠臣不因怕死而苟且从事，孝子不因过分操劳而损害健康，做臣子的各守各的职分而已。请您不要再说了，不要让我李斯也跟着犯罪。”赵高说：“我听说圣人并不循规蹈矩，而是适应变化，顺从潮流，看到苗头就能预知根本，看到动向就能预知归宿。而事物本来就是如此，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理呢！现如今天下的权力和命运都掌握在胡亥手里，我赵高能猜出他的心志。更何况从外部来制服内部就是逆乱，从下面来制服上面就是反叛。所以秋霜一降花草随之凋落，冰消雪化就万物更生，这是自然界必然的结果。您怎么连这些都没看到呢？”李斯说：“我听说晋代换太子，三代不安宁；齐桓公兄弟争夺王位，哥哥被杀死；商纣杀死亲戚，又不听从臣下劝谏，都城夷为废墟，随着危及社稷；这三件事都违背天意，所以才落得宗庙没人祭祀。我李斯还是人啊，怎么能参与这些阴谋呢！”赵高说：“上下齐心协力，事业可以长久；内外配合如一，就不会有什么差错。您听从我的计策，就会长保封侯，并永世相传，一定有仙人王子乔、赤松子那样的长寿，孔子、墨子那样的智慧。现在放弃这个机会而不听从我的意见，一定会祸及子孙，足以令人心寒。善于为人处世，相机而动的人是能够转祸为福的，您想怎么办呢？”李斯仰天长叹，挥泪叹息道：“唉呀！偏偏遭逢乱世，既然已经不能以死尽忠了，将向何处寄托我的命运呢！”于是李斯就依从了赵高。赵高便回报胡亥说：“我是奉太子您的命令去通知丞相李斯的，他怎么敢不服从命令呢！”

于是他们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长子扶苏的诏书说：“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做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做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让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交给扶苏。

使者到达之后，打开诏书，扶苏就哭泣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扶苏说：“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

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蒙恬不肯自杀，使者立刻把他交付法吏，关押在阳周。

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秦二世在宫中闲居无事，就把赵高叫来一同商议，对赵高说：“人活在世上，就如同驾驭着六匹骏马从缝隙前飞过一样短暂。我既然已经统治天下了，想全部满足耳目方面的一切欲望，享受尽我所能想到的一切乐趣，使国家安宁，百姓欢欣，永保江山，以享天年，这种想法能行得通吗？”赵高说：“这对贤明君主来说是能够做到的，而对昏乱君主来说是应禁忌的。我冒昧地说一句不怕杀头的话，请您稍加注意一点。对于沙丘的密谋策划，各位公子和大臣都有怀疑，而这些公子都是您的兄长，这些大臣都是先帝所安置。现在陛下您刚刚登皇位，这些人都心中怨恨不服，唯怕他们要闹事。更何且蒙恬虽已死去，蒙毅还在外面带兵，我之所以提心吊胆，只是害怕会有不好的结果。陛下您又怎么能为此而行乐呢？”二世说：“这可怎么办呢？”赵高说：“实行严峻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把犯法的和受的牵连的人统统杀死，直至灭族，杀死当朝大臣而疏远您的骨肉兄弟，让原来贫穷的人富有起来，让原来卑贱的人高贵起来。全部铲除先帝的旧臣，重新任命您信任的人并让他们在您的身边。这样就使他们从心底对您感恩戴德，根除了祸害而杜绝了奸谋，群臣上下没有人不得到您的恩泽，承受您的厚德，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二世认为赵高的话是对的，就重新修订法律。于是群臣和公子们有罪，就交付赵高，命他审讯法办。杀死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个公子在咸阳街头斩首示众，十二个公主也在杜县被分裂肢体处死，财物没收归皇帝所有，连带一同治罪的不计其数。

公子高想外出逃命，怕被满门抄斩，就上书说：“先帝活着的时

候，我进宫就给吃的东西，出宫就让乘车。皇帝内府中的衣服，先帝赐给我；宫中马棚里的宝马，先帝也赐给我。我本该与先帝一起死去而没做到，这是我做人子的不孝，做人臣的不忠。而不忠的人没有理由活在世上，请允许我随先帝死去，希望能把我埋在骊山脚下。只求皇上哀怜答应我。”此书上奏以后，胡亥非常高兴，叫来赵高并把此书指示给他看，说：“这可以说是窘急无奈了吧？”赵高说：“在大臣们整天担心自己死亡还来不及的时候，怎么能图谋造反呢！”胡亥答应了公子高的请求，赐给他十万钱予以安葬。

当时的法令刑罚一天比一天残酷，群臣上下人人自危，想反叛的人很多。二世又建造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赋税越来越重，兵役劳役没完没了。于是从楚地征来戍边的士卒陈胜、吴广等人就起来造反，起兵于崤山以东，英雄豪杰蜂拥而起，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他们的军队一直攻到鸿门才退去。李斯多次想找机会进谏，但二世不允许。二世反倒责备李斯说：“我有个看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尧统治天下，殿堂只不过三尺高，柞木椽子直接使用而不加砍削，茅草做屋顶而不加修剪，即使是旅店中住宿的条件也不会比这更艰苦的了。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粗米作饭，野菜作汤，用土罐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比这更清寒的了。夏禹凿开龙门，开通大夏水道，又疏通多条河流，曲折地筑起多道堤防，决积水引导入海，大腿上没了白肉，小腿上没了汗毛，手掌脚底都结满了厚茧，面孔漆黑，最终还累死在外，埋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这更厉害了’。然而把统治天下看得无尚尊贵的人，其目的难道就是想操心费力，住旅店一样的宿舍，吃看门人吃的食物，干奴隶干的活计吗？这些事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才努力去干的，并非贤明的人所从事的。那些贤明的人统治天下的时候，只是把天下的一切都拿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这正是把统治天下看得无尚尊贵的原因所在。人们所说的贤明之人，一定能安定天下、治理万民，倘若连给自己捞好处都不会，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才想姿心广欲，永远享有天下而没有祸害。这该怎么办呢？”李斯的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群起造反的吴广等人向西攻占地盘，任意往来，李由不能阻止。章邯在击败并驱逐了吴广等人的军队之后，派到三川去调查的使者一个接着一个，并责备李斯身居三公之位，为何让盗贼猖狂到这种地步。李斯很是害怕，又把爵位俸禄看得很

重，不知如何是好，就曲意阿顺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便上书回答二世说：

贤明的君主，必将是能够全面掌握为君之道，又对下行使督责的统治术的君主。对下严加督责，则臣子们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这样，君主和臣子的职分一经确定，上下关系的准则也明确了，那么天下不论是有才德的还是没有才德的，都不敢不竭尽全力为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才能专制天下而不受任何约束，能享尽达到极致的乐趣。贤明的君主啊，又怎能看不清这一点呢！

所以申不害先生说：“占有天下要是还不懂得纵情姿欲，这就叫把天下当成自己的镣铐”这样的话，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讲不督责臣下，而自己反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操劳，像尧和禹那样，所以称之为“镣铐”。不能学习申不害、韩非的高明法术，推行督责措施，一心以天下使自己舒服快乐，而只是白白地操心费力，拼命为百姓干事，那就是百姓的奴仆，并不是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让别人为自己献身，就自己尊贵而别人卑贱；让自己为别人献身，就自己卑贱而别人尊贵。所以献身的人卑贱，接受献身的人尊贵，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人，是因为受尊敬的人自己尊贵；之所以讨厌不肖的人，是因为不肖的人自己卑贱。而尧、禹是为天下献身的人，因袭世俗的评价而予以尊重，这也就失去了所以尊贤的用心了，这可说是绝大的错误。说尧、禹把天下当作自己的“镣铐”，不也是很合适的吗？这是不能督责的过错。

所以韩非先生说“慈爱的母亲会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主人家中没有强悍的奴仆”，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商鞅的新法规定，在道路上撒灰的人就要判刑。撒灰于道是轻罪，而加之以刑是重罚。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责轻罪。轻罪尚且严厉督责，何况犯有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非先生又说：“对几尺绸布，一般人见到就会顺手拿走，百镒美好的黄金，盗跖不会夺取”，并不因为常人贪心严重，几尺绸布价值极高，盗跖利欲淡泊；也不是因为盗跖行为高尚，轻视百镒黄金的重利。原因是一旦夺取，随手就要受刑，所以盗跖不敢夺取白镒黄金；若是不坚决施行刑罚

的话，那么一般人也就不会放弃几尺绸布。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不敢轻易冒犯；泰山高达百仞，而跛脚的牧羊人却敢在上面放牧。难道楼季把攀越五丈高的城墙看得很难，而跛脚的牧羊人登上百仞高的泰山看得很容易吗？这是因为陡峭和平缓，两者形势不同。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久居尊位，长掌大权，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是在于他们能够独揽大权，精于督责，对犯法的人一定严加惩处，所以天下人不敢违犯。现在不制订防止犯罪的措施，去仿效慈母养成败家子的作法，那就太不了解前代圣哲的论说了。不能实行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除去给天下当奴仆还能干什么呢？这不是太令人悲伤的事吗！

更何况节俭仁义的人在朝中任职，那荒诞放肆的乐趣就得中止；规劝陈说，高谈道理的臣子在身边干预，放肆无忌的念头就要收敛；烈士死节的行为受到世人的推崇，纵情享受的娱乐就要放弃。所以圣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掌统治大权以驾驭言听计从的臣子，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自身尊贵而权势威重。所有的贤明君主，都能拂逆世风、扭转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树立他所喜欢的，因此在他活着的时候才有尊贵的威势，在他死后才有贤明的谥号。正因为这样，贤明的君主才集权专制，使权力不落入臣下手中，然后才能斩断仁义之路，堵住游说之口，困厄烈士的死节行为，闭目塞听，任凭自己独断专行，这样在外就不致被仁义节烈之士的行为所动摇，在内也不会被劝谏争论所迷惑。因此才能卓荦独行逞其为所欲为的心志，而没有人敢反抗。像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了解了申不害、韩非的统治术，学会了商鞅的法制。法制和统治术都学好而明了了，天下还会大乱，这样的事我还没听说过。所以，有人说：“帝王的统治术是简约易行的。”只有贤明君主才能这么做。像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实行了督责，臣下才能没有离异之心，天下才能安定，天下安定才能有君主的尊严，君主有了尊严才能使督责严格执行，督责严格执行后君主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满足之后国家才能富强，国家富强了君主才能享受得更多。所以督责之术一确立，君主就任何欲望都能满足了。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造反？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掌握了帝王的统治术，也可以说了解了驾驭群臣的方法。即使申不害、韩非复生，也不能超过了。

这封答书上奏之后，二世看了非常高兴。于是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向百姓收税越多越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善于督责了。”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在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人的尸体，而且杀人越多的越是忠臣。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的上实行督责了。”

起初，赵高在担任郎中令时，杀死的人和为了报私仇而陷害的人非常多，唯恐大臣们在入朝奏事时向二世揭露他，就劝说二世道：“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大臣只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看到他的面容，所以才自称为‘朕’。况且陛下还很年轻，未必什么事情都懂，现在坐在朝廷上，若惩罚和奖励有不妥当的地方，就会把自己的短处暴露给大臣，这也就不能向天下人显示您的圣明了。陛下不妨深居宫中，和我及熟悉法律的侍中在一起，等待大臣把公事呈奏上来，等公文一旦呈上，我们就可以研究决定。这样，大臣们就不敢把疑难的事情报上来，天下的人也就称您为圣明之主了。”二世听从了赵高的主意，就不再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深居在宫禁之中。赵高总在皇帝身边侍奉办事，一切公务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对此有不满的言论，就找到李斯说：“函谷关以东地区盗贼很多，而现在皇上却加紧遣发劳役修建阿房宫，搜集狗马等没用的玩物。我想劝谏，但我的地位卑贱。可实在是您丞相的事，为什么不劝谏呢？”李斯说“确实这样，我早就想说话了。可是现在皇帝不临朝听政，常居深宫之中，我虽然有话想说，又不便让别人传达，想见皇帝却又没有机会。”赵高对他说：“您若真能劝谏的话，请允许我替你打听，只要皇上一有空闲，我立刻通知你。”于是赵高趁二世在闲居娱乐，美女在前的时候，派人告丞相说：“皇上正有空闲，可以进宫奏事。”丞相李斯就到宫门求见，接连三次都是这样。二世非常生气地说：“我平时空闲的日子很多，丞相都不来。每当我在寝室休息的时候，丞相就来请示奏事。丞相是瞧不起我呢？还是以为我鄙陋？”赵高又乘机说：“您这样说话可太危险了！沙丘的密谋，丞相是参与了的。现在陛下您已即位皇帝，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显然他的意思是想割地封王呀！如果皇帝您不问我，我不敢说。丞相的大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楚地强盗陈胜等人都是丞相故乡邻县的人，因此他们才敢公开横行，经过三川

时，李由只是守城而不出击。我曾听说他们之间有书信来往，但还没有调查清楚，所以没敢向陛下报告。更何况丞相在外，权力比陛下还大。”二世认为赵高的话没错，想法办丞相，但但又担心情况不实，就派人去调查三川郡守与盗贼勾结的具体情况。李斯知道了这个消息。

当时二世正在甘泉宫观看摔跤和滑稽戏表演。李斯不能进见，就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说：“我听说，臣子比同君主，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妾比同丈夫，没有不危害家庭的。现在有的大臣擅自掌握赏罚大权，和您没有什么不同，这是非常不妥当的。从前司城子罕当宋国丞相，自己掌握刑罚大权，用威权行事，一年之后就劫持了宋国国君，篡夺了王位。田常当齐简公的臣子，爵位高到全国无人与他相匹敌，自家的财富和公家的一样多，他行恩施惠，下得百姓的爱戴，上得群臣的拥护，暗中窃取了齐国的权力，在厅堂里杀死了宰予，又在朝廷上杀死齐简公，这样，就完全控制了齐国。这是天下人明明知道的。现在赵高有邪辟过分的心志和险诈叛逆的行为，就如同子罕当宋国丞相时的所作所为；私人占有的财富，也正像田常在齐国那样多。他一并使用田常、子罕的叛逆方式而又窃取了陛下您的威信，他志向就如同韩玘当韩安的宰相时一样。陛下你不早打算，我担心他迟早会发动叛乱啊。”二世说：“这是什么话？赵高原本是个宦官，但他不因处境安逸就为所欲为，也不因处境危险就改变忠心，他品行廉洁，一心向善，靠自己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地位，因忠心耿耿才被提拔，因讲信义才保住禄位，我确实认为他是贤才，而你怀疑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再加上我年纪轻轻就失去了父亲，没什么知识，不知如何管理百姓，而你年纪又大了，我担心与天下人隔绝了。我如果不把国事托付给赵高，还应当用谁呢？况且赵先生为人精明廉洁，竭尽其力，下能了解民情，上能顺适我的心意，请你不要怀疑。”李斯说：“并非如此。赵高从前是卑贱的人，并不懂道理，贪得无厌，求利不止，地位权势仅次于陛下，但他追求地位和权势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说是很危险的。”二世早上已相信了赵高，担心李斯杀掉他，就暗中把这些话告诉了赵高。赵高说：“丞相所忧虑的只有我赵高，我死之后，丞相就可以干田常所干的那些事了。”于是二世说：“就把李斯交给你这郎中令查办吧！”

赵高查办李斯。李斯被捕后并套上刑具，关在监狱中，仰天长叹

道：“唉呀！可悲啊！无道的昏君，怎么能为他出谋划策呢！从前夏桀杀死关龙逢，商纣杀死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死伍子胥。这三个大臣，难道不忠吗！然而免不了一死，他们虽然尽忠而死，只可惜忠非其人。现在我的智慧赶不上这三个人，而二世的暴虐无道超过了桀、纣、夫差，我因尽忠而死，也是应该的呀。况且二世治国不是胡搞么！不久前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而自立为皇帝，又杀害忠良，重用低贱的人，修建阿房宫，对天下百姓横征暴敛。并不是我不劝谏，而是他不听我的呀。凡是古代圣明的帝王饮食都有一定的节制，车马器物有一定的数量，宫殿都有一定的限度，颁布命令和办事情，增加费用而不利于百姓的一律禁止，所以才能长治久安。现在二世对自己的兄弟，施以违反常情常理的残暴手段，不考虑会有什么灾祸，迫害、杀戮忠臣，也不考虑会有什么灾殃；大力修筑宫殿，加重对天下百姓的税收，不吝惜钱财：这三件措施实行之后，天下百姓不服从。现在造反的人已占天下人的一半了，但二世心中还未觉悟，居然任用赵高为辅佐，我一定会看到盗贼攻进咸阳，使朝廷变为麋鹿嬉游的地方。”

于是二世就派赵高审理丞相一案，对他加以惩处，查问李斯和儿子李由谋反的情状，将其宾客和家族全部逮捕。赵高惩治李斯，拷打他一千多下，李斯不能忍受痛苦的折磨，冤屈地招供了。李斯之所以不自杀而死，是他自负能言善辩，又对秦国有大功，确实没有反叛之心，希望能够上书为自己辩护，希望二世能觉悟过来并赦免他。李斯于是在监狱中上书说：“我担任丞相治理百姓，已经三十多年了。我来秦国赶上领土还很狭小。先王的时候，秦国的土地不过千里，士兵不过几十万。我用尽了自己微薄的才能，小心谨慎地执行法令，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银珠宝，让他们到各国游说，暗中准备武装，整顿政治和教化，任用英勇善战的人为官，提高功臣的社会地位，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和俸禄，所以终于威胁韩国，削弱魏国，击败了燕国，赵国，削平了齐国、楚国，最后兼并六国，俘获了他们的国王，拥立秦王为天子。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秦国的疆域并不是不广阔，还要在北方驱逐胡人，貉人，在南方平定百越，以显示秦国的强大。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尊重大臣，提高他们的爵位，用以巩固他们同秦王的亲密关系。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建立社稷，修建宗庙，以显示主上的贤明。这是我的第四条罪状。更改尺度衡器上所刻的标志，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颁布天下，以树

立秦朝的威名。这是我的第五条罪状。修筑驰道，兴建游观之所，以显示主上志满意得。这是我的第六条罪状。减轻刑罚，减少税收，以满足主上赢得民众的心愿，使万民百姓都拥戴皇帝，至死都不忘记皇帝的恩德。这是我的第七条罪状。像我李斯这样作臣子的，所犯罪状足以处死，本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希望我竭尽所能，才得以活到今天，希望陛下明察。”奏书呈上之后，赵高让狱吏丢在一边而不上报，说：“囚犯怎能上书！”

赵高派他的门客十多人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轮流往复审问李斯。李斯改为以实对答时，赵高就让人再拷打他。后来二世派人去验证李斯的口供，李斯以为还和以前一样，终不敢再改口供，在供词上承认了自己的罪状。赵高把判决书呈给皇帝，二世皇帝很高兴地说：“没有赵君，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等二世派的使者到达三川调查李由时，项梁已经将他杀死。使者返回时，正当李斯已被交付狱吏看押，赵高就编造了一整套李由谋反的罪状。

二世二年（前208）七月，李斯被判处五刑，判在咸阳街市上腰斩。李斯出狱时，跟他的次子一同被押解，他回头对次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于是父子二人相对痛哭，三族的人都被处死了。

李斯死后，二世任命赵高任中丞相，无论大事小事都由赵高决定。赵高自知权力过重，就献上鹿，称它为马。二世问左右侍从说：“这是鹿吧？”左右都说：“是马”。二世惊慌起来，以为自己迷惑，就把太卜召来，叫他算上一卦。太卜说：“陛下春秋两季到郊外祭祀，供奉宗庙鬼神，斋戒时不虔诚，所以才到这种地步。可依照圣明君主的样子再虔诚地斋戒一次。”于是，二世就到上林苑中去斋戒。整天在上林苑中游玩射猎，一次有个行人走进上林苑中，二世亲手把他射死。赵高就让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出面弹劾，说是不知谁杀死了人，把尸体搬进上林苑中。赵高就劝谏二世说“天子无缘无故杀死没有罪的人，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鬼神也不会接受您的祭祀，上天将会降下灾祸，应该远远地离去皇宫以祈祷消灾。”二世就离开皇宫到望夷宫去居住。

二世在望夷宫里住了三天，赵高就假托二世的命运，让卫士们都穿

着白色的衣服，手持兵器面向宫内，自己进宫告诉二世说：“山东各路强盗大批大批地来了！”二世上楼台观看，看到卫士拿着兵器朝向宫内，非常害怕，赵高立刻逼迫二世让他自杀。然后取过玉玺把它带在自己身上，身边的文武百官无一人跟从；他登上大殿时，大殿有好几次都像要坍塌似的。赵高自知上天不给予他皇帝之位，群臣也不会答应，就把秦始皇弟弟的弟弟叫来，把玉玺交给了他。

子婴即位之后，担心赵高再作乱，就假称有病而不上朝处理政务，与宦官韩谈和他的儿子商量如何杀死赵高。赵高前来求见，询问病情，子婴就把他召进皇宫，命令韩谈刺杀了他，诛灭了他的三族。

子婴即位三个月，刘邦的军队就从武关打了进来，到达咸阳，文武百官都起义叛秦，不抵抗沛公。子婴和妻子儿女都用丝带系在自己脖子上，到轵道亭旁去投降。刘邦把他们交给部下官吏看押。项羽到达咸阳后把他们杀死，秦就这样失去了天下。

太史公说：李斯以一个里巷平民的身份，游历诸侯，入关奉事秦国，抓住机会，辅佐秦始皇，终于完成统一大业。李斯位居三公之职，可以称得上是很受重用了。李斯知道儒家《六经》的要旨，却不致力于政治清明，用以弥补皇帝的过失，而是凭仗他显贵的地位，阿谀奉承，随意附合，推行酷刑峻法，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等到各地已经群起反叛，李斯这才想直言劝谏，这不是太愚蠢了吗！人们都认为李斯忠心耿耿，反受五刑而死，但我仔细考察事情的真相，就和世俗的看法有所不同。否则的话，李斯的功绩真的要和周公，召公相提并论了。

张耳陈馀列传

张耳，是魏国大梁人。他年轻的时候，曾赶上作魏公子无忌的门客。张耳曾被消除本地名籍，逃亡在外，来到外黄。外黄有一富豪人家的女儿，长得特殊的美丽，却嫁了一个愚蠢平庸的丈夫，就逃离了她的丈夫，去投奔她父亲旧时的宾客。她父亲的宾客平素就了解张耳，于是对美女说：“你一定要嫁个有才能的丈夫，就嫁给张耳吧。”美女听从了他的意见，终于断绝了同她丈夫的关系，改嫁给张耳。张耳这时从困窘中摆脱出来，广泛交游，女家给张耳供给丰厚，张耳因此招致千里以外的宾客。于是在魏国外黄做了县令。　　他的名声从此更加大起来。陈馀，也是魏国大梁人，爱好儒家学说，曾多次游历赵国的苦陉。一位很有钱的公乘氏把女儿嫁给他，也很了解陈馀不是一般平庸无为的人。陈馀年轻，他就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张耳，两人建立了断头不悔的患难情谊。

秦国灭亡大梁时，张耳家住在外黄，汉高祖还是普通平民百姓的时候，曾多次追随张耳交往，在张耳家一住就是几个月。秦国灭亡魏国几年后，已经听说这两个人是魏国的知名人士，就悬赏拘捕，有捉住张耳的人赏给千金，捉住陈馀的人赏给五百金。张耳、陈馀就改名换姓，一块儿逃到陈地，充当里正卫维持生活，两人相对而处。里中小吏曾因陈馀犯了小的过失鞭打他，陈馀打算起来反抗，张耳赶快用脚踩他，示意不动接受鞭打，小吏走后，张耳就把陈馀带到桑树下，责备他说：“当初和你怎么说的？如今遭到小小的屈辱，就要死在里吏身上吗？”陈馀认为他说的对。秦国发出命令文告，悬赏拘捕他两人，他俩也利用里正卫的身份向里中的居民传达上边的命令。

陈涉在蕲州起义，打到陈地，军队已扩充到几万人。张耳、陈馀求见陈涉。陈涉和他的亲信们平时多次听说张耳、陈馀有才能，只是未曾见过面，这次相见非常高兴。

陈地的豪杰父老就劝说陈涉道：“将军身穿坚固的铠甲，手拿锐利的武器，率领着士兵讨伐暴虐的秦国，重立楚国的政权，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复存，使断绝的子嗣得以延续，这样的功德，应该称王。况且还要

督察、率领天下各路的将领，不称王是不行的，希望将军立为楚王。”陈涉就此征求陈馀、张耳的看法，他二人回答说：“秦国无道，占领了人家的国家，毁灭了人家的社稷，断绝了人家的后代，掠尽百姓的财物。将军怒目圆睁，放开胆量，不顾万死一生，是为了替天下人除残去暴。如今刚刚打到陈地就称王，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自己的私心。希望将军不要称王。赶快率兵向西挺进，派人去拥立六国的后代，作为自己的党羽，给秦国增加敌对势力。给它树敌越多，它的力量就越分散，我们的党羽越多，兵力就越强大，如果这样，就用不着在辽阔的旷野荒原上互相厮杀，也不存在坚守强攻的县城，铲除暴虐的秦国，就可以占据咸阳向诸侯发号施令。各诸侯国在灭亡后又得以复立，施以恩德感召他们，如能这样，那么帝王大业就成功了。如今只在陈地称王，恐怕天下的诸侯就会懈怠不相从了。”陈涉没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自立称王。

陈馀再次规劝陈王说：“大王调遣梁、楚的军队向西挺进，当务之急是攻破函谷关，来不及收复黄河以北的地区，我曾遍游赵国，熟悉那里的杰出人物和地理形势，希望派一支军队，向北出其不意地夺取赵国的土地。”于是，陈王任命自己的老朋友，陈地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馀担任左右校尉，拨给三千人的军队，向北夺取赵国的土地。

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到各县对当地杰出的人物游说道：“秦国的乱政酷刑残害天下百姓，已经几十年了。北部边境有修筑万里长城的苦役，南边广征兵丁戍守五岭，国内国外动荡不安，百姓疲惫不堪，按人头收缴谷物，用簸箕收敛，用来供给军费开支，财尽力竭，民不聊生。加上严重的苛法酷刑，致使天下的父父子子不得安宁。陈王振臂而起，首先倡导天下，在楚地称王，纵横两千里，没有不响应的，家家义愤填膺，人人斗志旺盛，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县里杀了他们的县令县丞，郡里杀了他们的郡守郡尉。如今已经建立了大楚国，在陈地称王，派吴广、周文率领百万大军向西攻击秦军。在这时不成就封侯大业的，不是人中的豪杰。请诸位互相筹划一番！天下所有的人一致认为苦于秦国的暴政时间太长久了。凭着普天下的力量攻打无道昏君，报父兄的怨仇，而完成割据土地的大业，这是有志之士不可错过

的时机啊。”所有的豪杰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于是行军作战、收编队伍，扩充到几万人的军队，武臣自己立号称武信君。攻克赵国十座城池，其余的都据城坚守，没有肯投降的。

于是带兵朝东北方向攻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规劝范阳令说：“我私下听说您将要死了，所以前来表示哀悼慰问。虽然如此，但是还要恭贺您因为有了我蒯通而能获得复生。”范阳令说：“为什么对我哀悼慰问？”蒯通回答说：“秦国的法律非常严酷，您做了十年的范阳县令，杀死多少父老，造成多少孤儿寡母，砍断人家脚的，在人家脸上刺字的，数也数不清。然而慈祥的父辈孝顺的子女没有人敢把刀子插入您肚子里的原因，是害怕秦国的酷法罢了。如今天下大乱。秦国的法令不能施行了，然而，那些慈父孝子就会把利刃插进您肚子而成就他们的名声，这就是我来哀悼慰问您的原因啊。如今，各路诸侯都背叛了秦廷，武信君的人马即将到来，您却要死守范阳，年轻的人都争先要杀死您，投奔武信君。您应该迫不及待地派我去面见武信君，可以转祸为福就在而今了。”

范阳令就派蒯通去见武信君说：“您一定要打了胜仗而后夺取土地，攻破了守敌然后占领城池，我私下认为错了。您果真能听从我的计策，就可以不去攻打而使城邑降服，不通过战斗而夺取土地，只要发出征召文告就让您平定广阔的土地，可以吗？”武信君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蒯通回答说：“如今范阳令应当整顿他的人马用来坚守抵抗，可是他胆小怕死，贪恋财富而爱慕尊贵，所以他本打算走在天下人的前面来投降，又害怕您认为他是秦国任命的官吏，像以前被攻克的十座城池的官吏一样被杀死。可是，如今范阳城里的年轻人也正想杀掉他，自己据守城池来抵抗您。您为什么不把侯印让我带去，委任范阳令，范阳令就会把城池献给您，年轻人也不敢杀他们的县令了。让范阳令坐着彩饰豪华的车子，奔驰在燕国、赵国的郊野。燕国、赵国郊野的人们看见他，都会说这就是范阳令，他是率先投降的啊，马上就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了，燕、赵的城池就可以不用攻打而投降了。这就是我说的传檄而平定广阔土地的计策。”武信君听从了他的计策，派遣蒯通赐给范阳令侯印。赵国人听到这个消息，不战而降的有三十余座城池。

到达邯郸，张耳、陈馀听说周章的部队已经进入关中，到戏水地区又败下阵来；又听说为陈王攻城略地的各路将领，多被谗言所毁，获罪被杀，又怨恨陈王不采纳他们的计谋，不能晋升为将军，而让他们做校尉。于是就规劝武臣说：“陈王在蕲县起兵，到了陈地就自立称王，不一定要拥立六国诸侯的后代。如今，将军用三千人马夺取了几十座城池，独自据有河北广大区域，如不称王，不足以使社会安定下来。况且陈王听信谗言，若是有人回去报告，恐怕难免祸患。还不如拥立其兄弟为王；否则，就拥立赵国的后代。将军不要失掉机会，时机紧迫，不容喘息。”武臣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于是，自立为赵王。任用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做右丞相，邵骚做左丞相。

派人回报陈王，陈王听了大发雷霆，想要把武臣等人的家族杀尽，而发兵攻打赵王。陈王的国相房君劝阻说：“秦国还没有灭亡而诛杀武臣等人的家族，这等于又树立了一个像秦国一样强大的敌人。不如趁此机会向他祝贺，让他火速带领军队向西挺进，攻打秦国。”陈王认为他说的对，听从了他的计策，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迁移到宫里，软禁起来。并封张耳的儿子做了成都君。

陈王派使者向赵王祝贺，让他火速调动军队向西进入关中。张耳、陈馀规劝武臣说：“大王在赵地称王，这并不是楚国的本意，只不过是将计就计来祝贺大王。楚王灭掉秦国之后，一定会加兵于赵。希望大王不要向西进军，要向北发兵夺取燕、代，向南进军收缴河内，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赵国向南依靠大河，向北拥有燕、代，楚王即使战胜秦国，也一定不敢强制赵国。”赵王认为他们讲的对，因而，不向西发兵，而派韩广夺取燕地，李良夺取常山，张黶夺取上党。

韩广的军队到达燕地，燕人趁势拥立韩广做燕王。赵王就和张耳、陈馀向北进攻燕国的边界。赵王空闲外出，被燕军抓获。燕国的将领把他囚禁起来，要瓜分赵国一半土地，才归还赵王。赵国派使者前去交涉，燕军就把他们杀死，要求分割土地。张耳、陈馀为这件事忧虑重重。有一个干勤杂的士兵对他同宿舍的伙伴说：“我要替张耳、陈馀去游说燕军，就能和赵王一同坐着车回来。”同住的伙伴们都讥笑他说：“使臣派去了十几位，去了就立即被杀死，你有什么办法能救出赵

王呢？”于是，他跑到燕军的大营。燕军的将领见到他，他却问燕将说：“知道我来干什么？”燕将回答说：“你打算救出赵王：”他又问：“您知道张耳、陈馀是什么样的人吗？ ”燕将说：“是贤明的人。”他继续问：“您知道他们的意图是什么？”燕将回答说：“不过是要救他们的赵王罢了。”赵国的勤杂兵就笑着说：“您还不了解这两个人的打算。武臣、张耳、陈馀手执马鞭指挥军队攻克了赵国几十座城池，他们各自也都想面南而称王，难道甘心终身做别人的卿相吗？做臣子和做国君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只是顾虑到局势初步稳定，还没有敢三分国土各立为王，权且按年龄的大小为序先立武臣为王，用以维系赵国的民心。如今赵地已经稳定平服，这两个人也要瓜分赵地自立称王，只是时机还没成熟罢了。如今，您囚禁了赵王，这两个人表面上是为了救赵王，实际上是想让燕军杀死他，这两个人好瓜分赵国自立为王。以原来一个赵国的力量就能轻而易举地攻下燕国，何况两位贤王相互支持，以杀害赵王的罪名来讨伐，灭亡燕国是很容易的了。”燕国将领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归还赵王，勤杂兵就替赵王驾着车子，一同归来。

李良平定常山以后，回来报告，赵王再派李良夺取太原。李良的部队到了石邑，秦国的军队已经严密地封锁了井陉，不能向前挺进。秦国的将领慌称二世皇帝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信，没有封口，信中说：“李良曾经侍奉我得到显贵宠幸。李良如果能弃赵反正归秦，就饶恕李良的罪过。使李良显贵。”李良接到这封信，很怀疑。于是兵回邯郸，请求增加兵力。还没回到邯郸，路上遇到赵王的姐姐外出赴宴而归，跟着一百多随从的人马。李良远远望见如此气魄，认为是赵王，便伏在地上通报姓名，赵王姐姐喝醉了，也不知他是将军，只是让随从的士兵答谢李良。李良一向显贵，从地上站起来，当着随从官员的面，感到很羞愧。随行官中有一个人说：“天下人都背叛暴秦，有本领的人便先立为王，况且赵王的地位一向在将军之下，而今，一个女儿家竟不为将军下车行礼，请让我追上去杀了她。”李良已经收到秦王的书信，本来就想反赵，尚未决断，又遇上这件事，因而发怒，派人追赶赵王的姐姐，杀死在道中，于是就率领着他的军队袭击邯郸。邯郸方面不了解内变，武臣、邵骚竟被杀死。赵人很多是张耳、陈馀的耳目，因此能够逃脱。收拾武臣的残破军队，得到五万人。有的宾客劝告张耳说：“你们俩都是外乡人，客居在此，要想让赵国人归附，很困难；只有拥立六国时赵王

的后代，以正义扶持，可以成就功业。”于是寻访到赵歇，拥立为赵王，让他住在信都。李良进兵攻击陈馀，陈馀反而打败了李良，李良只好逃回去，投奔秦将章邯。

章邯领兵到邯郸，把城里的百姓都迁到河内，摧毁了城郭，荡平了所有的建筑物。张耳和赵王歇逃入钜鹿城，被秦将王离团团围住。陈馀在北边收集常山的残余部队几万人，驻扎在钜鹿城以北。章邯的军队驻扎在钜鹿城以南的棘原。修筑甬道与黄河接连，给王离运送军粮。王离兵多粮足，急攻钜鹿。钜鹿城内粮食已尽，兵力很弱，张耳多次派人召陈馀前来救援，陈馀考虑到自己的兵力不足，敌不过秦军，不敢前往。相持了几个月，不见救兵，张耳大怒，怨恨陈馀，派张黶、陈泽前去责备陈馀说：“当初我和您结为生死之交，如今赵王和我将要死于早晚之间，而您拥兵数万，不肯相救，那同生共死的交情在哪儿呢？假如您要信守诺言，为什么不和秦军决一死战？何况还有十分之一二获胜的希望。”陈馀说：“我估计即使向前进军，最终不光救不成赵，还要白白地全军覆没。况且我不去同归于尽，还要为赵王、张先生向秦国报仇。如今一定要去同归于尽，如同把肉送给饥饿的猛虎，有什么好处呢？”张黶、陈泽说“事已迫在眉睫，需要以同归于尽来确立诚信，哪里还顾得上以后的事呢！”陈馀说：“我死没什么顾惜的，只是死而无益，但是我一定按照二位的话去做。”就派了五千人马让张黶、陈泽带领着试攻秦军，到了前线便全军覆没了。

正当这时，燕、齐、楚听说赵国危急，都来救援。张敖也向北收聚代地的兵力一万多人赶来，都在陈馀旁边安营扎寨，却不敢攻击秦军。项羽的军队多次截断了章邯的甬道，王离的军粮缺乏，项羽率领全部军队渡过黄河，于是打败了章邯。章邯带兵溃退，各国诸侯的军队才敢攻击围困钜鹿的秦国军队，于是俘虏了王离。秦将涉间自杀身亡。最终保全钜鹿的，是楚国出的力啊。

这时赵王歇、张耳才得以出钜鹿城，感谢各国诸侯。张耳和陈馀相见，因责备陈馀不肯救赵以及追问张黶、陈泽的下落，陈馀恼怒地说：“张黶、陈泽以同归于尽责备我，我派他们带领五千人马先尝试着攻打秦军，结果全军覆没，没有一人幸免。”张耳不信，认为把他们杀

了，多次追问陈馀。陈馀大怒，说：“没有料到您对我的怨恨是如此的深啊！难道您以为我舍不得放弃这将军的职位吗？”就解下印信，推给张耳。张耳也感到惊愕不肯接受。陈馀站起身来上厕所了。有的宾客规劝张耳：“我听说‘天上的赐予不去接受，反而会遭到祸殃’。如今，陈将军把印信交给您，您不接受，违背天意不吉祥。赶快接收它！”张耳就佩带了陈馀的大印，接收了他的部下。陈馀回来，也怨恨张耳不辞让就收缴了大印，于是疾步走出去。张耳就收编了他的军队。陈馀独自和他部下亲信几百人到黄河边的湖泽中打鱼捕猎去了。从此，陈馀、张耳就在感情上产生了裂痕。

赵王歇又回到信都居住，张耳跟随着项羽和其他诸侯进入关中。汉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封诸侯为王，张耳向来交游很广，很多人替他说好话，项羽平常也听说张耳有才能，于是分割赵国的土地封张耳做常山王，设立信都，并把信都改名为襄国。

陈馀旧有的宾客中很多人规劝项羽说：“陈馀、张耳同样对赵国有功。”可是项羽因为他不随从入关，又听说他在南皮，就把南皮周围的三个县封给他，把赵王歇迁都代县，改封为代王。

张耳到他的封国去，陈馀更加恼怒，说：“张耳和我功劳相等，张耳封王，只有我封侯，这是项羽不公平。”待到齐王田荣背叛楚国，陈馀便派夏说去游说田荣道：“项羽做为天下的主宰，却不公平，把好地方都分封给将军们去称王，把原来称王的都迁到坏地方，如今，把赵王迁居代县！希望大王借给我军队，以南皮作为您遮挡防卫的屏障。”田荣打算在赵国树立党羽用以反对楚国，就派遣了军队听从陈馀的指挥。因此，陈馀调动了所属三个县的全部军队袭击常山王张耳。张耳败逃，想到各诸侯之中没有可以投奔的，说：“汉王虽然和我有老交情，可是项羽的势力强大，又是他分封的我，我想投奔楚国。”甘公说：“汉王入关，五星会聚于井宿天区。井宿天区是秦国的分星。先到的，一定功成霸业。即使现在楚国强大，今后一定归属于汉。”所以，张耳决定奔汉。汉王也回师平定了三秦，正在废丘围攻章邯的军队。张耳晋见汉王，汉王以优厚的礼遇接待了他。

陈馀打败张耳以后，全部收复了赵国的土地，把赵王从代县接回

来，又做了赵国的国君，赵王对陈馀感恩戴德，分封陈馀为代王。陈馀因为赵王软弱，国内局势刚刚稳定，不到封国去，留下来辅佐赵王，而派夏说以国相的身份驻守代国。

汉二年（前205），汉王向东进击楚国，派使者通知赵国，要和赵国共同伐楚。陈馀说：“只要汉王杀掉张耳，赵国就从命。”于是汉王找到一个和张耳长得相像的人斩首，派人拿着人头送给陈馀。陈馀才发兵助汉。汉王在彭城以西打了败仗，陈馀又觉察到张耳没死，就背叛了汉王。

汉三年，韩信平定魏地不久，就派张耳和韩信打破了赵国的井陉，在泜水河畔杀死了陈馀，在襄国追杀了赵王歇。汉封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逝世，谥号叫景王。张耳的儿子张敖接续他父亲做了赵王，汉高祖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嫁给赵王敖做王后。

汉七年（前200），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国，赵王脱去外衣，戴上袖套，从早到晚亲自侍奉饮食，态度很谦卑，颇有子婿的礼节。高祖却席地而坐，像簸箕一样，伸开两支脚责骂，对他非常傲慢。赵国国相贯高、赵午等人都已六十多岁了，原是张耳的宾客，他们的性格生平豪爽、易于冲动，就愤怒地说：“我们的国王是懦弱的国王阿！”就规劝赵王说：“当初天下豪杰并起，有才能的先立为王。如今您侍奉高祖那么恭敬，而高祖对您却粗暴无礼，请让我们替您杀掉他！”张敖听了，便把手指咬出血来，说：“你们怎么说出这样的错话！况且先父亡了国，是依赖高祖才能够复国，恩德泽及子孙，所有一丝一毫都是高祖出的力啊，希望你们不要再开口。”贯高、赵午等十多人都相互议论说：“都是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王有仁厚长者的风范，不肯背负恩德。况且我们的原则是不受悔辱，如今怨恨高祖悔辱我王，所以要杀掉他，为什么要玷污了我们的王呢？假使事情成功了，功劳归王所有，失败了，我们自己承担罪责！”

汉八年，皇上从东垣回来，路过赵国，贯高等人在柏人县馆舍的夹壁墙中隐藏武士，想要拦截杀死他，放到隐蔽的地方。皇上经过那里想要留宿，心有所动，就问道：“这个县的名称叫什么？”回答说：“柏人。”“柏人，是被别人迫害啊！”没有留宿就离开了。

汉九年，贯高的仇人知道他的计谋，就向皇上秘密报告贯高谋反。于是把赵王、贯高等人同时逮捕，十多人都要争相刎颈自杀，只有贯高愤怒地骂道：“谁让你们自杀？如今这事，大王确实没有参予，却要一块逮捕；你们都死了，谁替大王辩白没有反叛的意思呢！”于是被囚禁在栅槛密布而又坚固的囚车里和赵王一起押送到长安。审判张敖的罪行。皇上向赵国发布文告说群臣和宾客有追随赵王的全部灭族。贯高和宾客孟舒等十多人，都自己剃掉头发，用铁圈锁住脖子，装作赵王的家奴跟着赵王来京。贯高一到，出庭受审，说：“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予了，赵王确实不知。”官吏审讯，严刑鞭打几千下，用烧红的铁条去刺，身上没有一处是完好的，但始终再没说话。吕后几次说张敖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不会有这种事，皇上愤怒地说：“若是让张敖占据了天下，难道还会考虑你的女儿吗！”不听吕后的劝告。廷尉把审理贯高的情形和供词报告皇上，皇上说：“真是壮士啊！谁了解他，通过私情问问他。”中大夫泄公说：“我和他是同乡，一向了解他。他本来就是为赵国树名立义、不肯背弃承诺的人。”皇上派泄公拿着符节到舆床前问他。贯高仰起头看看说：“是泄公吗？”泄公慰问、寒喧，像平常一样和他交谈，问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予这个计谋。贯高说：“人的感情，有谁不爱他的父亲妻子呢？如今我三族都因为这件事已被判处死罪，难道会用我亲人的性命去换赵王吗！但是赵王确实没反，只有我们这些人参予了。”他详细地说出了所以要谋杀皇上的本意，和赵王不知内情的情状。于是泄公进宫，把了解的情况详细地作了报告，皇上便赦免了赵王。

皇上赞赏贯高是讲信义的人，就派泄公把赦免赵王的事告诉他，说：“赵王已从囚禁中释放出来。”因此也赦免贯高。贯高喜悦地说：“我们赵王确实被释放了吗？”泄公说：“是。”泄公又说：“皇上称赞您，所以赦免了您。”贯高说：“我被打得体无完肤而不死的原因，是为了辩白张敖王确实没有谋反，如今张王已被释放，我的责任已得到补救，死了也不遗憾啦。况且为人臣子有了篡杀的名声，还有什么脸面再侍奉皇上呢！纵然是皇上不杀我，我的内心不惭愧吗？”于是仰起头来卡断咽喉而死。就在这时，他已经在天下闻名了。

张敖被释放不久，以娶鲁元公主的缘故，被封为宣平侯。于是，皇

上称赞张敖的宾客，凡是以钳奴身份跟随张王入关的，没有不做到诸侯、卿相、郡守的。一直到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宾客的子孙们都做到二千石俸禄的高官。张敖，在高后六年（前182）逝世。张敖的儿子张偃被封为鲁元王。又因张偃的母亲是吕后女儿的缘故，吕后封他做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小，就分封张敖其他姬妾生的两个儿子：张寿为乐昌侯，张侈为信都侯。高后逝世后，吕氏族人为非作歹，不走正道，被大臣们诛杀了，而且废掉了鲁元王以及乐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后，又分封原来鲁元王张偃为南宫侯，延续张氏的后代。

太史公说：张耳、陈馀在社会传说中都是贤能的人；他们的宾客奴仆，没有不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在所居国，没有不取得卿相地位的。然而，当初张耳、陈馀贫贱不得志时，彼此信任，誓同生死，难道不是义无反顾的吗？等他们有了地盘，争权夺利的时候，最终还是相互残杀，恨不是把对方消灭。为什么以前是那样真诚地相互倾慕、信任，而后来又相互背叛，彼此的态度是那样的乖张、暴戾呢？难道不是为了权势、利害相互交往吗？虽然他们的名誉高、宾客多，而他们的作为恐怕和吴太伯、延陵季子相比，就大相径庭了。

黥布列传

黥布，是六县人，姓英。秦朝时是个平民百姓。小时候，有位客人给他看了相说：“当在受刑之后称王。”到了壮年，犯了法，被判处黥刑。黥布愉快地笑着说：“有人给我看了相，说我当在受刑之后称王，现在，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了吧？”听到他这么说的人，都戏笑他。黥布定罪后不久被押送到骊山服劳役，骊山刑徒有几十万人，黥布专和罪犯的头目、英雄豪杰来往，终于带着这伙人逃到长江之中做了群盗。

陈胜起义时，黥布就去见番县令吴芮，并跟他的部下一起反叛秦朝，聚集了几千人的队伍。番县令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章邯消灭了陈胜、打败了吕臣的军队之后，黥布就带兵北上攻打秦左、右校的军队，在清波打败了他们，就带兵向东挺进。听说项梁平定了江东会稽，渡过长江向西进发，陈婴因为项氏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将军，就带领着自己的军队归属了项梁，向南渡过淮河，英布、蒲将军也带着军队归属了项梁。

项梁率师渡过淮河向西进发，攻打景驹、秦嘉等人的战斗中，黥布骁勇善战，总是列于众军之首。项梁到达薛地，听说陈王的确死了，就拥立了楚怀王。项梁号称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在定陶战败而死，楚怀王迁都到彭城，将领们和英布也都聚集在彭城守卫。正当这时，秦军加紧围攻赵国，赵国屡次派人来请求救援。楚怀王派宋义担任上将军，范曾担任末将军，项籍担任次将军，英布、蒲将军都为将军，全部归属宋义统帅，向北救助赵国。等到项籍在黄河之畔杀死宋义，怀王趁势改任项籍为上将军，各路将领都归属项籍统辖。项籍派英布率先渡过黄河攻击秦军，英布屡立战功占有优势，项籍就率领着全部人马渡过黄河，跟英布协同作战，于是打败了秦军，迫使章邯等人投降。楚军屡战屡胜，功盖各路诸侯。各路诸侯的军队都能逐渐归附楚国的原因，是因为英布指挥军队作战能以少胜多，使人震服啊！

项籍带领着军队向西到达新安，又派英布等人领兵趁夜袭击并活埋章邯部下二十多万人。到达函谷关，不得入，又派英布等人，先从隐蔽的小道，打败了守关的军队，才得以进关，一直到达咸阳。英布常常担

任军队的前锋。项王分封将领们的时候，封英布为九江王，建都六县。

汉元年（前206）四月，诸侯们都离开项王的大本营，各回到自己的封国。项王拥立怀王为义帝，迁都长沙，却暗中命令九江王英布等人，在半路上偷袭他。这年八月，英布派将领袭击义帝，追到郴县把他杀死。

汉二年，齐王田荣背叛楚国，项王前往攻打齐国，向九江征调军队，九江王托辞病重不能前往，只派将领带着几千人应征。汉王在彭城打败楚军，英布又托辞病重不去辅佐楚国。项王因此怨恨英布，屡次派使者前去责备英布，并召他前往，英布越发地恐慌，不敢前往。项王正为北方的齐国、赵国担心，西边又忧患汉王起兵，知交的只有九江王，又推重英布的才能，打算亲近他、任用他，所以没有攻打他。

汉三年，汉王攻打楚国，在彭城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失利后从梁地撤退，来到虞县，对身边亲近的人说：“像你们这些人，不配共同谋划天下大事。”负责传达禀报的随何近前说：“我不理解陛下说的是什么意思。”汉王说：“谁能替我出使淮南，让他们发动军队，背叛楚国，在齐国把项王牵制几个月，我夺取天下就万无一失了。”随何说：“我请求出使淮南。”汉王给了他二十人一同出使淮南。到达后，因为太宰作内主，等了三天也没能见到淮南王。随何趁机游说太宰说：“大王不召见我，一定认为楚国强大，汉国弱小，这正是我出使的原因。使我得以召见，我的话要是说的对呢，那正是大王想听的；我的话说的不对呢，让我们二十人躺在砧板之上，在淮南广场用斧头剁死。以表明大王背叛汉国亲近楚国之心。”太宰这才把话转告淮南王，淮南王接见了他。随何说：“汉王派我恭敬地上书大王驾前，我私下感到奇怪的是，大王为什么和楚国那么亲近。”淮南王说：“我面向北边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随何说：“大王和项王都列为诸侯，北向而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一定是认为楚国强大，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项王攻打齐国时，他亲自背负着筑墙的工具，身先士卒，大王应当出动淮南全部人马，亲自率领着他们，做楚军的前锋，如今只派四千人去帮助楚国。面北而侍奉人家的臣子，本来是这个样子吗？汉王在彭城作战，项王还未曾出兵齐国，大王就应该调动淮南所有的人马，渡过淮河，帮助项王与汉王日夜会战

于彭城之下。大王拥有万人之众，却没有一个人渡过淮河，这是垂衣拱手地观看他们谁胜谁败。把国家托付给人家的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大王挂着归向楚国的空名，却想扎扎实实地依靠自己，我私下认为大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可是，大王不背弃楚国，是认为汉国弱小。楚国的军队即使强大，却背负着天下不义的名声，因为他背弃盟约而又杀害义帝。可是楚王凭借着战争的胜利自认为强大，汉王收拢诸侯之后，回师驻守城皋、荥阳，从蜀、汉运来粮食，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分兵把守着边境要塞，楚国要想撤回军队，中间有梁国相隔，深入敌人国土八九百里，想打，那么又打不赢，攻城又攻不下，老弱残兵辗转运粮千里之外；等到楚国军队到达荥阳、成皋，汉王的军队却坚守不动，进攻又攻不破，退却又逃不出汉军的追击。所以说楚国的军队是不足以依靠的。假使楚军战胜了汉军，那么诸侯们自身危惧，必然要相互救援。一旦楚国强大，恰好会招来天下军队的攻击。所以楚国比不上汉国，那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如今大王不和万无一失的汉国友好，却自身托付于危在旦夕的楚国，我私下替大王感到疑惑。我不认为淮南的军队足够用来灭亡楚国。只要大王出兵背叛楚国，项王一定会被牵制，只要牵制几个月，汉王夺取天下就可以万无一失了。我请求给大王提着宝剑归附汉国，汉王一定会分割土地封赐大王，又何况还有这淮南，淮南必定为大王所有啊。因此，汉王严肃地派出使臣，进献不成熟的计策，希望大王认真地考虑。”淮南王说：“遵从你的意见。”暗中答应叛楚归汉，没敢泄露这个秘密。

这时，楚国的使者也在淮南，正迫不及待地催促英布出兵，住在宾馆里。随何径直闯进去，坐在楚国使者的上席，说：“九江王已归附汉王，楚国凭什么让他出兵？”英布显出吃惊的样子。楚国使者站起来要走。随何趁机劝英布说：“大事已成，就可以杀死楚国的使者，不能让他回去，我们赶快向汉靠拢，协同作战。”英布说：“就按照你的指教，出兵攻打楚国罢了。”于是杀掉使者，出兵攻打楚国。楚国便派项声、龙且进攻淮南，项王留下来进攻下邑。战争持续了几个月，龙且在淮南的战役中，打败了英布的军队。英布想带兵撤退到汉国，又怕楚国的军队拦截杀掉他，所以，和随何从隐蔽的小道逃归汉国。

淮南王到时，汉王正坐在床上洗脚，就叫英布去见他。英布见状，

怒火燃胸，后悔前来，想要自杀。当他退出来，来到为他准备的宾馆，见到帐幔、用器、饮食、侍从官员一如汉王那么豪华，英布又喜出望外。于是就派人进入九江。这时楚王已经派项伯收编了九江的部队，杀尽了英布的妻子儿女。英布派去的人找到当时的宠臣故友，带着几千人马回到汉国。汉王又给英布增加了兵力一道北上，到成皋招兵买马。汉四年七月，汉王封英布为淮南王，共同攻打项籍。

汉五年（前202），英布又派人进入九江，夺得了好几个县。汉六年，英布和刘贾进入九江，诱导大司马周殷，周殷反叛楚国后，就调动九江的军队和汉军共同攻打楚国，大败楚军于垓下。

项籍一死，天下平定，皇上置酒设宴。皇上却贬低随何的功劳，说随何是迂腐保守、不合时宜的读书人，治理天下怎么能任用这样的人呢。随何跪在皇上面前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时，项王还未曾出兵去齐国，陛下调动步兵五万，骑兵五千，能凭这点兵力夺取淮南吗？”皇上说：“不能。”随何说：“陛下派我和二十人出使淮南，一到，陛下就如愿以偿，这是我的功劳比步兵五万，骑兵五千还要大呀。可是陛下说我是迂腐保守不合时宜的读书人，这是怎么回事呢？”皇上说：“我正考虑您的功劳。”于是就任用随何为护军中尉。英布就剖符做淮南王去了，建都六县，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都归属英布。

汉七年，英布到陈县朝见皇上。汉八年，到洛阳朝见。汉九年到长安朝见。

汉十一年（前196），高后诛杀了淮阴侯，因此，英布内心恐惧。这年夏天，汉王诛杀了梁王彭越，并把他剁成了肉酱，又把肉酱装好分别赐给诸侯。送到淮南，淮南王正在打猎，看到肉酱，特别害怕，暗中使人部署，集结军队，守候并侦察邻郡的意外警急。

英布宠幸的爱妾病了，请求治疗，医师的家和中大夫贲赫家住对门，爱妾多次去医师家治疗，贲赫认为自己是侍中，就送去了丰厚的礼物，随爱妾在医家饮酒。爱妾侍奉淮南王时，安逸舒缓、不慌不忙地谈话之间，称赞贲赫是忠厚老实的人。淮南王生气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呢？”爱妾就把相交往的情况全都告诉他。淮南王疑心她和贲赫有淫乱

关系。贲赫惊惧，借口有病不去应班。淮南王更加恼怒，就要逮捕贲赫。贲赫要告发英布叛变，就坐着驿车前往长安。英布派人追赶，没赶上。贲赫到了长安，上书告变，说英有造反的迹像，可以在叛乱之前诛杀他。皇上看了他的报告，对萧相国商量，相国说：“英布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恐怕是因结有怨仇诬陷他。请把贲赫关押起来，派人暗中验证淮南王。”淮南王见贲赫畏罪潜逃，上书言变，本来已经怀疑他会说出自己暗中布署的情况，汉王的使臣又来了，有了相当的验证，就杀死贲赫的全家，起兵造反。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皇上就释放了贲赫，封他做了将军。

皇上召集将领们问道：“英布造反，对他怎么办？”将领们都说：“出兵打他，活埋了这小子，还能怎么办！”汝阴侯滕公召原楚国令尹问这事。令尹说：“他本来就当造反。”滕公说：“皇上分割土地立他为王，分赐爵位让他显贵，面南听政立为万乘之主，他为什么反呢？”令尹说：“往年杀死彭越，前年杀死韩信，这三个人有同样的功劳，是结为一体的人，自然会怀疑祸患殃及本身，所以造反了。”滕公把这些话告诉皇上说：“我的门客原楚国令尹薛公，这个人很有韬略，可以问他。”皇上就召见了薛公。薛公回答说：“英布造反不值得奇怪。假使英布计出上策，山东地区就不归汉王所有了；计出中策，谁胜谁败很难说了；计出下策，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皇上说：“什么是上策？”令尹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楚国，吞并齐国，占领鲁国，传一纸檄文，叫燕国、赵国固守他的本土，山东地区就不再归汉王所有了。”皇上再问：“什么是中策？”令尹回答说：“向东攻占吴国，向西攻占楚国，吞并韩国占领魏国，占有敖庾的粮食，封锁成皋的要道，谁胜谁败就很难预料了。”皇上又问：“什么是下策？”令尹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下蔡，把辎重财宝迁到越国，自身跑到长沙，陛下就可以安枕无虑了。汉朝就没事了。”皇上说：“英布将会选择哪种计策？”令尹回答说：“选择下策。”皇上说：“他为什么放弃上策、中策而选择下策呢？”令尹说：“英布本是原先骊山的刑徒，自己奋力做到了万乘之主，这都是为了自身的富贵，而不顾及当今百姓，不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说他选用下策。”皇上说：“说的好。”赐封薛公为千户侯。册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皇上就调动军队，亲自率领着向东攻打英布。

英布造反之初，对他的将领们说：“皇上老了，厌恶打仗了，一定不能够亲自带兵前来，派遣将领，将领们只害怕淮阴、彭越，如今他们都死了，其余的将领没什么可怕的。”所以造反了。果真如薛公预料的，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出逃，死在富陵。英布劫持了他所有的部队，渡过淮河攻打楚国。楚国调动军队在徐、僮之间和英布作战，楚国分兵三路，想采用相互救援的奇策。有人劝告楚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百姓们一向畏惧他。况且兵法上说：‘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和敌人作战，一旦士卒危急，就会逃散。’如今兵分三路，他们只要战败我们其中的一路军队，其余的就都跑了，怎么能互相救援呢！”楚将不听忠告。英布果然打败其中一路军队，其他两路军队都四散逃跑了。

英布的军队向西挺进，在蕲县以西的会甄和皇上的军队相遇。英布的军队非常精锐，皇上就躲进庸城壁垒，坚守不出，见英布列阵一如项籍的军队，皇上非常厌恶他。和英布遥相望见，远远地对英布说：“何苦要造反呢？”英布说：“我想当皇帝阿！”皇上大怒，骂他，随即两军大战。英布的军队战败逃走，渡过淮河，几次停下来交战，都不顺利，和一百多人逃到长江以南。英布原来和番县令通婚，因此，长沙哀王派人诱骗英布，谎称和英布一同逃亡，诱骗他逃到南越，所以英布相信他，就随他到了番阳，番阳人在兹乡百姓的民宅里杀死了英布，终于灭掉了黥布。

皇上册立皇子刘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将领们大多因战功受到封赏。

太史公说：英布，他的祖先难道是《春秋》所载被楚国灭亡的英国、六国皋陶的后代吗？他自身遭受黥刑，为什么他能兴起发迹的那么疾速啊！项氏击杀活埋的人千千万万，英布常常是罪魁祸首。他的功劳列于诸侯之冠，因此得以称王，也免不掉自身遭受当世最大的耻辱。祸根是由爱妾繁衍出来的，因妒嫉而酿成祸患，竟使国家灭亡。

韩信卢绾列传

韩王韩信是原来韩襄王的庶出孙子，身高八尺五寸。到了项梁拥立楚王的后代楚怀王的时候，燕国、齐国、赵国、魏国都早已自己立下了国王，只有韩没有立下后嗣，所以才立了韩国诸公子中的横阳君韩成为韩王，想以此来占据平定原韩国的土地。项梁在定陶战败而死，韩成投奔楚怀王。沛公带军队进攻阳城时，命张良以韩国司徒的身份降服了韩国原有地盘，得到韩信，任命他为韩国将军，带领他的军队随从沛公进入武关。

沛公被立为汉王，韩信随从沛公进入汉中，就说服汉王道：“项羽把自己的部下都封在中原附近地区，只把您封到这偏远的地方，这是一种贬职的表示啊！您部下士兵都是崤山以东的人，他们都踮起脚尖，急切地盼望返回故乡，趁着他们锐气强盛向东进发，就可以争夺天下。”汉王回军平定三秦时，就答应将要韩信为韩王，先任命他为韩太尉，带兵去攻取韩国旧地。

项羽所封的诸侯王都到各自的封地去，韩王韩成因没跟随项羽征战，没有战功，不派他到封地去，改封他为列侯。等到听说汉王派韩信攻取韩地，就命令自己游历吴地时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以抗拒汉军。汉高祖二年（前205），韩信平定了韩国的十几座城池。汉王到达河南，韩信在阳城猛攻韩王郑昌。郑昌投降，汉王就立韩信为韩王，常带领韩地军队跟随汉王。汉高祖三年，汉王撤出荥阳，韩王韩信和周苛等人守卫荥阳。等到楚军攻破荥阳，韩信投降了楚军，不久得以逃出，又投归汉王，汉王再次立他为韩王，最终跟从汉王击败项羽，平定了天下。汉高祖五年春天，汉高祖就和韩信剖符为信，正式封他为韩王，封地在颍川。

第二年（前201）春天，高祖认为韩信雄壮勇武，封地颍川北靠近巩县、洛阳，南逼近宛县、叶县，东边则是重镇淮阳，这些都是天下的战略要地，就下诏命韩王韩信迁移到太原以北地区，以防备抵抗匈奴，建都晋阳。韩信上书说：“我的封国紧靠边界，匈奴多次入侵，晋阳距离边境较远，请允许我建都马邑。”皇帝答应了，韩信就把都城迁到马

邑。在这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重重包围了韩信，韩信多次派使者到匈奴处求和。汉朝派人带兵前往援救，但怀疑韩信多次私派使者，有背叛汉朝之心，派人责备韩信。韩信害怕被杀，于是就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起兵造反，把国都马邑拿出投降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高祖七年（前200）冬天，皇帝亲自率军前往攻打，在铜鞮（dī，堤）击败韩信的军队，并将其部将王喜斩杀。韩信逃跑投奔匈奴，他的部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人拥立赵王的后代赵利为王，又收集起韩信被击败逃散的军队，并和韩信及匈奴冒顿单于商议一齐攻打汉朝。匈奴派遣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和王黄等人驻扎在广武以南地区，到达晋阳时，和汉军交战，汉军将他们打得大败，乘胜追到离石，又把他们打败。匈奴再次在楼烦西将地区聚集军队，汉高祖命令战车部队和骑兵把他们打败。匈奴常败退逃跑，汉军乘胜追击败兵，听说冒顿单于驻扎在代谷，汉高祖当时在晋阳，派人去侦察冒顿，侦察人员回来报告说“可以出击”。皇帝也就到达平城。皇帝出城登上白登山，被匈奴骑兵团团围住，皇帝就派人送给匈奴王后阏氏许多礼物。阏氏便劝冒顿单于说：“现在已经攻取了汉朝的土地，但还是不能居住下来；更何况两国君主不互相围困。”过了七天，匈奴骑兵逐渐撤去。当时天降大雾，汉朝派人在白登山和平城之间往来，匈奴一点也没有察觉。护军中尉陈平对皇帝说：“匈奴人都用长枪弓箭，请命令士兵每张强弩朝外搭两支利箭，慢慢地撤出包围。”撤进平城之后，汉朝的救兵也赶到了，匈奴的骑兵这才解围而去。汉朝也收兵而归。韩信为匈奴人带兵往来在边境一带攻击汉军。

汉高祖十年（前197），韩信命王黄等人劝说陈豨，使其误信而反。十一年春天，前韩王韩信又和匈奴骑兵一起侵入参合，对抗汉朝。汉朝派遣柴将军带兵前去迎击，柴将军先写给韩信说：“皇帝陛下宽厚仁爱，尽管有些诸侯背叛逃亡，但当他们再度归顺的时候，总是恢复其原有的爵位名号，并不加诛杀。这些都是大王您所知道的。现在您是因为战败才逃归匈奴的，并没有大罪，您应该赶快来归顺！”韩王韩信回信道：“皇帝把我从里巷平民中提拔上来，使我南面称王，这对我来说是万分荣幸的。在荥阳保卫战中，我不能以死效忠，而被项羽关押。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等到匈奴进犯马邑，我不能坚守城池，献城投降。

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现在反而为敌人带兵，和将军争战，争这旦夕之间的活头。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文种、范蠡没有一条罪状，但在成功之后，一个被杀一个逃亡；现在我对皇帝犯下了三条罪状，还想在世上求取活命，这是伍子胥在吴国之所以被杀的原因。现在我逃命隐藏在山谷之中，每天都靠向蛮夷乞讨过活，我思归之心，就同瘫痪的人不忘记直立行走，盲人不忘记睁眼看一看一样，只不过情势不允许罢了。”于是两军交战，柴将军屠平参合城，并将韩王韩信斩杀。

韩信投靠匈奴的时候，和自己的太子同行，等到了颓当城，生了一个儿子，因而取名叫颓当。韩太子也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婴。到孝文帝十四年（前166），韩颓当和韩婴率领部下投归汉朝。汉朝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弓高侯的军功超过其它将领。爵位儿子传到孙子，他的孙子没有儿子，侯爵被取消。韩婴的孙子因犯有不敬之罪，侯爵被取消。韩颓当庶出的孙子韩嫣，地位尊贵，很受皇帝宠爱，名声和富贵都荣显于当世。他的弟弟韩说，再度被封侯，并多次受命为将军，最后封为案道侯。儿子继承侯爵，一年多之后因犯法被处死。又过一年多，韩说的孙子韩曾被封为龙额侯，继承了韩说的爵位。

卢绾是丰邑人，和汉高祖是同乡。卢绾的父亲和高祖的父亲非常要好，等到生儿子时，汉高祖和卢绾又是同日而生。乡亲们抬着羊酒去两家祝贺，等到高祖、卢绾长大了，在一块读书，又非常要好。乡亲们见这两家父辈非常要好，儿子同日出生，长大后又很要好，再次抬着羊酒前去祝贺。高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被官吏追拿需要躲藏，卢绾总是随同左右，东奔西走，到高祖从沛县起兵时，卢绾以宾客的身份相随，到汉中后，担任将军，总是陪伴在高祖身边。跟从高祖东击项羽时，以太尉的身份不离左右，可以在高祖的卧室内进进出出，衣被饮食方面的赏赐丰厚无比，其他大臣没人能企及，就是萧何、曹参等人，也只是因事功而受到礼遇，至于说到亲近宠幸，没人能赶得上卢绾。卢绾被封为长安侯。长安，就是原来的咸阳啊。

汉高祖五年（前202）的冬天，已经击败了项羽，就派卢绾另带一支军队，和刘贾一起攻打临江王共尉，将他击败。七月凯旋而归，跟随

皇帝攻打燕王臧荼，臧荼投降。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在诸侯中不是刘姓而被封王的共有七个人。高祖想封卢绾为王，但又害怕群臣怨恨不满。等到俘虏臧荼之后，就下诏封将相们为列侯，在群臣中挑选有功的人封为燕王。文武群臣都知道皇帝想封卢绾为王，就一齐上言道：“太尉长安侯卢绾经常跟随皇帝平定天下，功劳最多，可以封为燕王。”皇帝下诏批准了此项建议。汉高祖五年八月，就立卢绾为燕王，所有诸侯王受到的皇帝宠幸都比不上燕王。

汉高祖十一年（前194）秋天，陈豨在代地造反，高祖到邯郸去攻打陈豨的部队，燕王卢绾也率军攻打他的东北部。在这时，陈豨派王黄去向匈奴求救。燕王卢绾也派部下张胜出使匈奴，声称陈豨等人的部队已被击败。张胜到匈奴以后，前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逃亡在匈奴，见到张胜说：“您之所以在燕国受重用，是因为您熟悉匈奴事务。燕国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诸侯多次反叛，战争连年不断。现在您想为燕国尽快消灭陈豨等人，但陈豨等人被消灭之后，接着就要轮到燕国，您这班人也要成为俘虏了。您为什么不让燕国延缓攻打陈豨而与匈奴修好呢？战争延缓了，能使卢绾长期为燕王，如果汉朝有紧急事变，也可以借此安定国家。”张胜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就暗中让匈奴帮助陈豨攻打燕国。燕王卢绾怀疑张胜和匈奴勾结，一起反叛，就上书皇帝请求把张胜满门抄斩。张胜返回，把之所以这样干的原因全部告诉了卢绾。卢绾觉悟了，就找了一些替身治罪处死了，把张胜的家属解脱出来，使张胜成为匈奴的间谍，又暗中派遣范齐到陈豨的处所，想让他长期叛逃在外，使战争连年不断。

汉高祖十二年，东征黥布，陈豨经常率军在代地驻扎，汉派遣樊哙攻打陈豨并将其斩杀。他的一员副将投降，说燕王卢绾派范齐到陈豨处互相交通情报，商议策划。高祖派使臣召卢绾进京，卢绾称病推托不往。皇帝又派辟阳侯审食其（yì jī，亦基），御史大夫赵尧前去迎接燕王，并顺便查问燕王部下臣子。卢绾更加害怕，闭门躲藏不出，对自己宠信的臣子说：“不是刘姓而被封为王的，只有我卢绾和长沙王吴芮了。去年春天，汉朝把淮阴侯韩信满门抄斩，夏天，又杀掉了彭越，这都是吕后的计谋。现在皇帝重病在身，把国事全部交给了吕后。而吕后是个妇女，总想找个借口杀掉异姓诸侯王和功高的大臣。”于是卢绾还

是推托有病，拒绝进京。卢绾的部下臣子都逃跑躲藏。但卢绾的话泄露出一些，辟阳侯听到了，便把这一切都报告了皇帝，皇帝更加生气。后来，汉朝又得到一些投降的匈奴人，说张胜逃到匈奴中，是燕王的使者。于是皇帝说：“卢绾真的反了！”就派樊哙攻打燕国。燕王卢绾把自己所有的宫人家属以及几千名骑兵安顿在长城下，等待机会，希望皇帝病好之后，亲自进京谢罪。四月，高祖逝世，卢绾也就带领部下逃入匈奴，匈奴封他为东胡卢王。卢绾受到匈奴的侵凌掠夺，总是想着重返汉朝。过了一年多，卢绾在匈奴逝世。

在高后时，卢绾的妻子儿女逃出匈奴重投汉朝，正赶上高后病重，不能相见，住在了燕王在京的府邸，准备在病好之后再设宴相见。但高后竟去世了，未能见面。卢绾的妻子也因病去世。

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卢绾的孙子卢他之以东胡王的身份向汉投降，被封为亚谷侯。

陈豨是宛朐人，不知当初是什么原因得以跟从高祖。到高祖七年冬天，韩王韩信反叛，逃入匈奴，皇帝到平城而回，封陈豨为列侯，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率领督统赵国、代国的边防部队，这一带戍卫边疆的军队统归他管辖。

陈豨曾休假回乡路过赵国，赵相国周昌看到陈豨的随行宾客有一千多辆车子，把邯郸所有的官舍全部住满。而陈豨对待宾客用的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礼节，而且总是谦卑恭敬，屈己待人。陈豨回到代国，周昌就请求进京朝见。见到皇帝之后，把陈豨宾客众多，在外独掌兵权好几年，恐怕会有变故等事全盘说出。皇帝就命人追查陈豨的宾客在财物等方面违法乱纪的事，其中不少事情牵连到陈豨。陈豨非常害怕，暗中派宾客到王黄、曼丘臣处通消息。到高祖十年（前197）七月，皇帝的父亲去世了，皇帝派人召陈豨进京，但陈豨称自己病情严重。九月，便与王黄等人一同反叛，自立为代王，劫掠了赵，代两地。

皇帝听说之后，就一律赦免了被陈豨所牵累而进行劫掠的赵、代官吏。皇帝亲自前往，到达邯郸后高兴地说：“陈豨不在南面占据漳水，北面守住邯郸，由此可知他不会有所作为。”赵相国上奏请求把常山的

郡守、郡尉斩首，说：“常山共有二十五座城池，陈豨反叛，失掉了其中二十座。”皇帝问：“郡守、郡尉反叛了吗？”赵相国回答说：“没反叛。”皇帝说：“这是力量不足的缘故。”赦免了他们，同时还恢复了他们的守尉职务。皇帝问周昌说：“赵国还有能带兵打仗的壮士吗？”周昌回答说：“有四个人。”然后让这四个人拜见皇帝，皇帝一见便破口大骂道：“你们这些小子们也能带兵打仗吗？”四个人惭愧地伏在地上。但皇帝还是各封给他们一千户的食邑，任命为将。左右近臣谏劝道：“有不少人跟随您进入蜀郡、汉中，其后又征伐西楚，有功却未得到普遍封赏，现在这几个人有什么功劳而予以封赏？”皇帝说：“这就不是你们所能了解的了！陈豨反叛，邯郸以北都被他所占领，我用紧急文告来征集各地军队，但至今仍未有人到达，现在可用的就只有邯郸一处的军队而已。我何必要吝惜封给四个人的四千户，不用它来抚慰赵地的年轻人呢！”左右近臣都说：“对。”于是皇帝又问：“陈豨的将领都有谁？”左右回答说：“有王黄，曼丘臣，以前都是商人。”皇帝说：“我知道了。”于是各悬赏千金来求购王黄、曼丘臣等的人头。

高祖十一年（前196）冬天，汉军在曲逆城下攻击并斩杀了陈豨的大将侯敞，王黄，又在聊城把陈豨的大将张春打得大败，斩首一万多人。太尉周勃进军平定了太原和代郡。十二月，皇帝亲自率军攻打东垣，但未能攻克，叛军士卒辱骂皇帝；不久东垣投降，凡是骂皇帝的士卒一律斩首，其他没骂的士卒则处以黥刑，在额头上刺字。把东垣改名真定。王黄，曼丘臣的部下所有被悬赏征求的，一律都被活捉，因此陈豨的军队也就彻底溃败了。

皇帝到达洛阳。皇帝说：“代郡地处常山的北面，赵国却从山南来控制它，太遥远了。”于是就封儿子刘垣为代王，以中都为国都，代郡、雁门都隶属代国。

高祖十二年（前195）冬天，樊哙的士卒追到灵丘把陈豨斩首。

太史公说：韩信、卢绾并不是一向积德累善的世家，而是侥幸于一时随机应变，以欺诈和暴力获得成功，正赶上汉朝刚刚建立，所以才能够分封领土，南面为王。在内由于势力强大而被怀疑，在外倚仗着外族作援助。因此日益被皇帝疏远，自陷危境，走投无路，无计可施，最终

迫不得已投奔匈奴，难道不可悲吗！陈豨是梁地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每每称赞，倾慕魏公子信陵君；等到后来他率领军队守卫边疆，招集宾客，礼贤下士，名声超过了实际。周昌怀疑他，许多过失也就从这里产生了，由于害怕灾祸临头，奸邪小人又乘机进说，于是终于使自己陷于大逆不道的境地。唉呀，太可悲了！由此可见，谋虑的成熟与否和成败如何，这对一个人的影响太深远了！

樊郦滕灌列传

舞阳侯樊哙是沛县人，以杀狗卖狗肉为生，曾经和汉高祖一起隐藏在乡间。

当初跟从高祖在丰县起兵，攻取了沛县。高祖做了沛公，就以樊哙为舍人。接着，他跟随沛公攻打胡陵、方与，回过头来又镇守丰县，在丰县城下，击败了泗水郡郡监所带领的军队。再次平定沛县，在薛县西部，击败了泗水郡守所带领的军队。在砀（ｄàｎｇ，荡）东，樊哙与章邯的部下司马（ｒéｎ，仁），交锋，击退敌军，斩敌首十五级，被赐爵为国大夫。樊哙经常跟随在沛公的身边，沛公在濮阳攻打章邯的军队，攻城时他率先登城，斩首二十三级，被赐爵为列大夫。他跟从沛公攻打城阳，又是率先登城，同时还攻下了户牖（ｙǒｕ，有），打败了秦将李由的军队，斩敌首十六级，被赐上间爵。在成武，樊哙跟随沛公围住了东郡守尉，击退敌军，斩敌首十四级，俘虏十一人，被赐爵五大夫。跟从沛公袭击秦军，出兵亳（ｂó，博）南，在杠里击破了河间郡守的军队。在开封以北又大败赵贲的军队，因为在战斗中英勇杀敌，率先登城，杀死一个侦察兵的头目，斩敌首六十八级，俘虏二十七人，被赐卿爵。在曲遇，随沛公攻破杨熊的军队。攻宛陵时，率先登城，斩首八级，俘虏四十四人，被赐爵，封号贤成君。跟随沛公攻打长社、（ｈｕán，环）辕，断绝了黄河渡口，向东攻打尸一带的秦军。又向南攻打犨邑的秦军。在阳城打垮了南阳郡郡守吕　（ｙǐ，以）的军队。再向东攻打宛城，率先登城。再向西攻郦县，因为樊哙击退敌军，斩首二十四级，俘虏四十人，沛公对他再加封赏。进军武关，来到霸上，杀秦都尉一人，斩首十级，俘虏一百四十六人，收降卒两千九百人。

项羽驻军戏下，准备进攻沛公。沛公带领一百多骑兵来到项营，通过项伯的关系面见项羽，向项羽谢罪，说明自己并没有封锁函谷关，不让诸侯军进入关中的事。项羽设宴犒赏军中将士，正在大家喝得似醉非醉的时候，亚父范增想谋杀沛公，命令项庄拔剑在席前起舞，想乘机击杀沛公，而项伯却一再挡在沛公的前面。这时只有沛公和张良在酒席宴

中，樊哙在大营之外，听说事情紧急，就手持铁盾牌来到大营前。守营卫士阻挡樊哙，樊哙径直撞了进去，站立在帐下。项羽注视着他，问他是谁。张良说：“他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称赞道：“真是个壮士！”说罢，就赏给他一大碗酒和一条猪前腿。樊哙举杯一饮而尽，然后拔出宝剑切开猪腿，把它全部吃了下去。项羽问他：“还能再喝一碗吗？”樊哙说道：“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在乎这一碗酒吗！况且我们沛公首先进入并平定咸阳，露宿霸上，以此来等待您的到来。大王您今天一到这里，就听信了小人的胡言乱语，跟沛公有了隔阂，我担心天下从此又要四分五裂，百姓们都怀疑是您一手造成的啊！”项羽听罢，沉默不语。沛公借口要去上厕所，暗示樊哙一同离去。出营之后，沛公把随从车马留下，独自骑一匹马，让樊哙等四个人步行跟随，从一条山间小路跑回霸上的军营。却命令张良代替自己向项羽辞谢。项羽也就至此了事，没有诛杀沛公的念头了。这一天若不是樊哙闯进大营责备项羽的话，沛公的事业几乎就完了。第二天，项羽带领军队进入咸阳，大肆屠戮，立沛公为汉王。汉王也就封樊哙为列侯，号临武君。后又升任郎中，跟随汉王进入汉中。

当汉王回军平定三秦的时候，樊哙单独带兵在白水以北攻打西城县丞的军队，又在雍县之南攻打雍王章邯的轻车骑兵，都打败了他们。跟从汉王攻打雍县、  （tái，台）县县城，率先登城。在好畤（zhì至）攻打章平的军队，攻城时樊哙又先登城。带头冲锋陷阵，杀死县令一人，县丞一人，斩首十一级，俘虏二十人，升先郎中骑将。跟随汉王在壤东攻打秦军的车骑部队，击退敌人的进攻，升任将军。在进攻赵贲的军队时，在攻取郿（méi，眉），槐里、柳中、咸阳的战斗中，以及引水灌废丘的敌军，樊哙的功劳都最大。到了栎（yuè，月）阳，汉王把杜陵的樊乡赐给樊哙当作食邑。跟从汉王进攻项羽，血洗了煮枣。在外黄，击败了王武、程处所带领的部队。接着又先后攻打邹县，鲁城、瑕丘和薛县。项羽在彭城把汉王打得大败，全部收复了鲁、梁一带的地盘。樊哙回军到荥阳，汉王又给他增加了平阴两千户作为他的食邑，以将军之职守卫广武。一年之后，项羽带兵东去。樊哙又跟从汉王攻打项羽，攻取了阳夏，俘虏了楚国周将军的士卒四千人。把项羽围困在陈县，把他打得大败。樊哙血洗了胡陵。

项羽死后，汉王立为皇帝，因樊哙坚守城池和出击作战有功，又加封食邑八百户。跟随高祖攻打反叛的燕王臧荼，并俘虏了他,平定了燕地。楚王韩信发动叛乱，樊哙随从高祖到陈县，逮捕了韩信，平定了楚地。高祖改赐列侯的爵位，与诸侯剖符为信，让他们世代相传不绝。高祖把樊哙以前的食邑除去，赐食舞阳，号为舞阳侯。樊哙又叹以将军之职跟随高祖前往代地，攻打反叛的韩王信。从霍人一直打到云中，都是樊哙和绛侯周勃等人共同平定的，于是又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后来，樊哙又率领人马袭击叛臣陈豨和曼丘臣的军队，襄国大战，在攻取柏人县时，率先登城，又降服平定了清河，常山两郡的二十七个县，捣毁了东垣县城，以此功升任左丞相。在无终、广昌，击破了綦毋卬（ángｇ，昂），尹潘的军队，并且活捉了他们二人。在代南，击破了陈豨手下的胡人将领王黄所带领的军队。接着，又进军参合，攻打韩王信的军队，他所带领的将士斩杀韩王信。在横谷，大败陈豨的胡人骑兵部队，斩杀了将军赵既，俘虏了代国丞相汉梁、郡守孙奋，大将军王黄、太仆解以及将军等十人　。和诸将领共同平定了代地的乡邑七十三个。在此之后，燕王卢绾起兵造反，樊哙以相国之职带兵攻打卢绾，在蓟县之南击破卢绾丞相所带领的军队，平定了燕地共十八个县，五十一个乡邑。于是高祖又给樊哙增加食邑一千三百户，确定他作为舞阳侯的食邑共五千四百户。樊哙跟从高祖征战时，共斩敌人首级一百七十六个，俘虏敌兵一百八十八人。他自己单独带兵打仗，打垮过七支敌军，攻下过五座城池，平定了六个郡，五十二个县，并俘虏过敌人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以下到三百石的官员十一人。

樊哙因为娶了吕后的妹妹吕须为妻，生下儿子吕伉，因此和其他将领相比，高祖对樊哙更为亲近。

以前在黥布反叛的时候，高祖一度病得很厉害，讨厌见人，他躺在宫禁之中，诏令守门人不得让群臣进去看他。群臣中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不敢进宫。这样过了十多天，有一次樊哙推开宫门，径直闯了进去，后面群臣紧紧跟随。看到高祖一人枕着一个宦官躺在床上。樊哙等人见到皇帝之后，痛哭流涕地说：“想当初陛下和我们一道从丰沛起兵，平定天下，那是什么样的壮举啊！而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您又是何等的疲惫不堪啊！况且您病得不轻，大臣们都惊慌失措，您又不肯接见

我们这些人来讨论国家大事，难道您只想和一个宦官诀别吗？再说您难道不知道赵高作乱的往事吗？”高祖听罢，于是笑着从床上起来。

后来卢绾谋反，高祖命令樊哙以相国的身份去攻打燕国。这时高祖又病得很厉害，有人诋毁樊哙和吕氏结党，皇帝假如有一天去世的话，那么樊哙就要带兵把戚夫人和赵王如意这帮人全部杀死。高祖听说之后，勃然大怒，立刻命令陈平用车载着绛侯周勃去代替樊哙，并在军中立刻把樊哙斩首。陈平因惧怕吕后，并没有执　行高祖的命令，而是把樊哙解赴长安。到达长安时，高祖已经去世，吕后就释放了樊哙，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

汉惠帝六年（前189）时，樊哙去世了，谥号为武侯。他的儿子樊伉代其侯位。而樊伉的母亲吕须也被封为临光侯。在高后时，吕须也掌管政事，十分专断，大臣们没有不怕她的。樊伉代侯九年之后，吕后去世了。大臣们诛杀吕氏宗族和吕须的亲属，接着，又杀死了樊伉。舞阳侯这个爵位中断好几个月。等到汉文帝即位，这才封樊哙的妾所生的儿子樊市人为舞阳侯，恢复了原来的爵位和食邑。樊市人在位二十九年死去，谥号为荒侯。他的儿子樊他广继承侯位。六年之后，舞阳侯家中舍人得罪了樊他广，非常怨恨他。于是就上书说：“荒侯市人因为有病而丧失生育能力，就让他的夫人和他的弟弟淫乱而生下他广。他广在事实上并不是荒侯的儿子，因此更不应当继承侯位。”皇帝下命令把此事交给官吏去审理。在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时，注销了樊他广的侯位，降他为平民百姓，封国食邑也一并撤除了。

曲周侯郦商是高阳人。在陈胜起兵反秦的时候，他聚集了一伙年轻人四处招兵买马，得到好几千人。沛公攻城夺地来到陈留，过了六个多月，郦商就带领将士四千多人到歧投归沛公。跟随沛公攻打长社，率先登城，赐爵封为信成君。跟随沛公攻打缑（ｇōｕ，勾）氏，封锁了黄河渡口，在洛阳东面大破秦军。跟着沛公攻取宛、穰两地，另外又平定了十七个县。自己单独率军攻打旬吴，平定汉中。

项羽灭秦之后，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给郦商信成君的爵位，并以将军的职位担任陇西都尉。郦商自己单独率军平定了北地和上郡。在焉氏打败了雍王章邯部下所率领的军队，在栒邑打败了周类所率领的军

队，在泥阳打败了苏驷所率领的军队。于是汉王把武成县的六千户赐给郦商，作为他的食邑。他以陇西都尉的职位跟随沛公攻打项羽的军队达五个月之久，出兵巨野，和钟离昧交战，因激战有功，沛公授予他梁国相印，又增封食邑四千户。以梁国相国的职位跟随汉王与项羽作战达两年又三个月，攻取胡陵。

项羽死了以后，汉王立为皇帝。这一年的秋天，燕王臧荼谋反，郦商以将军的身份随从高帝去攻打臧荼。在龙脱大战时，郦商冲锋陷阵，率先登城，在易下击败臧荼的军队。因杀敌有功，被升任右丞相，赐给他列侯的爵位，和其他诸侯一样剖符为信，世世代代永不断绝，以涿邑五千户作为他的食邑，封号叫涿侯。以右丞相之职单独带兵平定上谷，接着又攻打代，高祖授予他赵国的相国之印。以右丞相加赵国相国的身份带兵和绛侯周勃等人一起平定了代和雁们，活捉了代国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共十九人。凯旋之后，以将军的身份担任太上皇的护卫一年零七个月。然后又以右丞相之职攻打陈豨，捣毁东垣城墙。又以右丞相之职跟随高帝进攻反叛的黥布，郦商领兵向敌人前沿阵地猛攻，夺取了两个阵地，从而使汉军能够打垮黥布的军队。高帝把他的封邑改在曲周，增加到五千一百户，收回以前所封的食邑。总计郦商一共击垮三支敌军，降服平定六个郡、七十三个县，俘获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十九人。

郦商在侍奉孝惠，高后时，因身体不好，不能料理政事。他的儿子郦寄，字况，与吕禄很要好。等到高后去世时，大臣们想诛杀吕氏家族，但是吕禄身为将军，统领北军，太尉周勃进不了北军的大营。于是就派人威胁强迫郦商，让他的儿子郦况去欺骗吕禄。吕禄相信了郦况的话，就和他一起出去游玩，使得太尉周勃才能够进入军营，控制北军。这样，才杀掉了吕氏家族。也就在这一年，郦商去世了，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郦寄继承了侯位，天下人都说他出卖朋友。

孝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楚、齐、赵等诸侯国联合起兵造反，皇帝任命郦寄为将军，围攻赵城，但十个月都没有攻克。等到俞侯栾布平定了齐国前来助战，这才拿下了赵城，扫平了赵国。赵王刘遂自杀，封国被废除。景帝中元二年（前148），郦寄打算娶景帝王皇后的

母亲平原君为妻。景帝大怒，把郦寄交给司法官吏去审理，判定他有罪，剥夺了侯爵爵位。景帝把郦商的另外一个儿子郦坚封为缪侯，以延续郦氏的后代。缪靖侯郦坚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康侯郦遂成继位。郦遂成死去之后，儿子怀侯郦世宗继位。郦世宗去世之后，儿子郦终根继承侯位，任太常，后来因为犯法，封国被撤消。

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开始在沛县县府的马房里掌管养马驾车。每当他驾车送完使者或客人返回的时候，经过沛县泗上亭，都要找高祖去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大半天。后来，夏侯婴担任了试用的县吏，与高祖更加亲密无间。有一次，高祖因为开玩笑而误伤了夏侯婴，被别人告发到官府。当时高祖身为亭长，伤了人要从严惩罚，因此高祖申诉本来没有伤害夏侯婴，夏侯婴也证明自己没有被伤害。后来这个案子又翻了过来，夏侯婴因受高祖的牵连被关押了一年多，挨了几百板子，但终归因此使高祖免于刑罚。

当初高祖带领他的徒众准备攻打沛县的时候，夏侯婴以县令属官的身份与高祖去联络。就在高祖降服沛县的那天，高祖立为沛公，赐给夏侯婴七大夫的爵位，并任命他为太仆。在跟随高祖攻打胡陵时，夏侯婴和萧何一起招降了泗水郡郡监平，平交出胡陵投降了，高祖赐给夏侯婴五大夫的爵位。他跟随高祖在砀县以东袭击秦军，攻打济阳，拿下户牖，在雍丘一带击败李由的军队，他在战斗中驾兵车快速进攻，作战勇猛，高祖赐给他执帛的爵位。夏侯婴又曾经以太仆之职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东阿、濮阳一带袭击章邯，在战斗中驾兵车快速进攻，作战勇猛，大破秦军，高祖赐给他执珪的爵位。他又曾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开封袭击赵贲的军队，在曲遇袭击杨熊的军队。在战斗中，夏侯婴俘虏六十八人，收降士兵八百五十人，并缴获金印一匣。接着又曾经指挥兵车跟从高祖在洛阳以东袭击秦军。他驾车冲锋陷阵，奋力拼杀，高祖赐与他滕公的封爵。接着又指挥兵车跟从高祖攻打南阳，在蓝田、芷阳大战，他驾兵车奋力冲杀，英勇作战，一直打到了霸上。项羽进关之后，灭掉了秦朝，封沛公为汉王。汉王赐与夏侯婴列侯的爵位，号为昭平侯。又以太仆之职，跟随汉王进军蜀、汉地区。

后来汉王回军平定了三秦，夏侯婴随从汉王攻击项羽的军队。进军

彭城，汉军被项羽打得大败。汉王因兵败不利，乘车马急速逃去。在半路上夏侯婴遇到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收上车来。马已跑得十分疲乏，敌人又紧追在后，汉王特别着急，有好几次用脚把两个孩子踢下车去，想扔掉他们了事，但每次都是夏侯婴下车把他们收上来，一直把他们载在车上。夏侯婴赶着车子，先是慢慢行走，等到两个吓坏了的孩子抱紧了自己的脖子之后，才驾车奔驰。汉王为此非常生气，有十多次想要杀死夏侯婴，但最终还是逃出了险境，把孝惠帝、鲁元公主安然无恙地送到了丰邑。

汉王到了荥阳之后，收集被击溃的军队，军威又振作起来，汉王把祈阳赐给夏侯婴作为食邑。在此之后，夏侯婴又指挥兵车跟从汉王攻打项羽，一直追击到陈县，最后终于平定了楚地。行至鲁地，汉王又给他增加了兹氏一县作为食邑。

汉王立为皇帝的这一年秋天，燕王臧荼起兵造反，夏侯婴以太仆之职跟从高帝攻打臧荼。第二年，又跟从高帝到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高帝把夏侯婴的食邑改封在汝阴，剖符为信，使爵位世世代代传下去。又以太仆之职跟从高帝攻打代地，一直打到武泉、云中，高帝给他增加食邑一千户。接着又跟随汉王到晋阳附近，把隶属于韩信的匈奴骑兵打得大败。当追击败军到平城时，被匈奴骑兵团团围住，困了整整七天不能解脱。后来高帝派人送给匈奴王的王后阏氏好多礼物，匈奴王冒顿这才把包围圈打开一角。高帝脱围刚出平城就想驱车快跑，夏侯婴坚决止住车马慢慢行走，命令弓箭手都拉满弓向外，最后终于脱离险境。以此功，高帝把细阳一千户作为食邑加封给夏侯婴。又以太仆之职跟随高帝在勾注山以北地区攻打匈奴骑兵，获得大胜。以太仆之职在平城南边攻击匈奴骑兵，多次攻破敌阵，功劳最多，高帝就把夺来的城邑中的五百户赐给他作为食邑。又以太仆之职攻打陈豨、黥布的反叛军队，冲锋陷阵，击退敌军，又加封食邑一千户。最后，皇帝把夏侯婴的食邑定在汝阴，共六千九百户，撤消以前所封的其它食邑。

夏侯婴自从跟随高帝在沛县起兵，长期担任太仆一职，一直到高帝去世。之后又作为太仆侍奉孝惠帝。孝惠帝和吕后非常感激夏侯婴在下邑的路上救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紧靠在皇宫北面的一等宅第赐给

他，名为“近我”，意思是说“这样可以离我最近”，以此表示对夏侯婴的格外尊宠。孝惠帝死去之后，他又以太仆之职侍奉高后。等到高后去世，代王来到京城的时候，夏侯婴又以太仆的身份和东牟侯刘兴居一起入皇宫清理宫室，废去了少帝，用天子的法驾到代王府第里去迎接代王，和大臣们一起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夏侯婴仍然担任太仆。八年之后去世，谥号为文侯。他的儿子夷侯夏侯灶继承侯位，七年之后去世。儿子共侯夏侯赐继承侯位，三十一年之后去世。他的儿子夏侯颇娶的是平阳公主，在他继承侯位十九年时，也就是元鼎二年（前115）这一年，因为和他父亲的御婢通奸，畏罪自杀，封国也被撤消。

颍阴侯灌婴原是睢阳的一个贩卖丝缯的小商人。高祖在刚刚起兵反秦，自立为沛公的时候，功城略地来到雍丘城下，章邯击败了项梁并杀死了他。而沛公也撤退到砀县一带，灌婴以内侍中涓官的身份跟随沛公，在成武打败了东郡郡尉的军队，在杠里打败了驻守的秦军，因为杀敌英勇，被赐与七大夫的爵位。后又跟随沛公在亳县以南及开封、曲遇一带与秦军交战，因奋力拼杀，被赐与执帛的爵位，号为宣陵君。又跟随沛公在阳武以西至洛阳一带与秦军交战，在尸乡以北地区击败秦军，再向北切断了黄河渡口，然后又领兵南下，在南阳以东打垮了南阳郡郡守吕　的军队，这样就平定了南阳郡。再往西进入武关，在蓝田与秦军交战，因为英勇奋战，一直打到霸上，被赐与执珪的爵位，号为昌文君。

沛公被封为汉王之后，汉王拜灌婴为郎中之职。他跟从汉王进军汉中，十月间，又被任命为中谒者。跟从汉王还师平定了三秦，攻取了栎阳，降服了塞王司马欣。回军又把章邯围在了废丘，但未能攻克。后又跟随汉王东出临晋关，降服了殷王董翳（ｙì，亿），平定了他所统辖的地区。在定陶以南地区与项羽的部下龙且、魏国丞相项他的军队交战，经过激烈的拼搏，最后击败敌军。因功被赐与列侯的爵位，号为昌文侯，杜县的平乡被封作他的食邑。

以后又以中谒者的身份跟随汉王拿下砀县，进军彭城。项羽带领军队出击，把汉王打得大败。汉王向西逃跑，灌婴随汉王撤退，在雍丘驻扎。王武、魏公申徒谋反，灌婴随从汉王出击，并打垮了他们。攻克了

外黄，再向西招募士卒，在荥阳驻扎。项羽的军队又来进攻，其中骑兵很多，汉王就在军中挑选能够担任骑兵将领的人，大家都推举原来的秦朝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他俩对骑兵很在行，同时现在又都担任校尉之职，因此可以担任骑兵将领。汉王准备任命他们，但他们二人说："我们原为秦民，恐怕军中士卒觉得我们靠不住，所以请您委派一名常在您身边而又善于骑射的人做我们的首领。"当时灌婴年龄虽然不大，但在多次战斗中都能勇猛拼杀，所以就任命他为中大夫，让李必、骆甲担任左右校尉，带领郎中骑兵在荥阳以东和楚国骑兵交战，把楚军打得大败。又奉汉王命令自己单独率领军队袭击楚军的后方，断绝了楚军从阳武到襄邑的粮食供应线。在鲁国一带，打败了项羽将领项冠的军队，部下将士们斩杀楚军的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败柘公王武，军队驻扎在燕国西部一带，部下将士们斩杀楼烦将领五人，连尹一人。在白马附近，大破王武的别将桓婴，所统帅的士兵斩都尉一人。又带领骑兵南渡黄河，护送汉王到达洛阳，然后汉王又派遣灌婴到邯郸去迎接相国韩信的部队。回来到敖仓时，他被升任为御史大夫。

在汉王三年（前204）时，灌婴以列侯的爵位得到了杜县的食邑平乡。其后，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率领郎中骑兵，隶属于相国韩信，在历下击败了齐国的军队，他所率领的士卒俘虏了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迫使敌兵投降，拿下了临菑，活捉齐国守相田光。又追击齐国相国田横到嬴、博，击败齐国骑兵，所率领的士卒斩杀齐国骑将一人，活捉骑将四人。攻克嬴、博，在千乘把齐国将军田吸打得大败，所率士卒将田吸斩首。然后跟随韩信引兵向东，在高密攻打龙且和留公旋的军队，所率领的士卒将龙且斩首，活捉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领十人，自己亲手活捉亚将周兰。

齐地平定之后，韩信自立为齐王，派遣灌婴单独率军去鲁北攻打楚将公杲的军队，获得全胜。灌婴挥师南下，打败了薛郡郡守所率领的军队，亲自俘虏骑将一人。接着又进攻傅阳，进军到达下相东南的僮城，取虑和徐城一带。渡过淮河，全部降服了淮南的城邑，然后到达广陵。其后项羽派项声、薛公和郯公又重新收复淮北。因此灌婴渡过淮河北上，在下邳击败了项声，郯公，并将薛公斩首，拿下下邳。在平阳击败了楚军骑兵，接着就降服了彭城，俘获了楚国的柱国项佗，降服了留、

薛、沛、酅、萧、相等县。攻打苦县，谯县，再次俘获亚将周兰。然后在颐乡和汉王会师。跟随汉王在陈县一带击败项羽的军队，所率领的士卒斩楼烦骑将二人，俘获骑将八人。汉王给灌婴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羽在垓下大败，然后突围逃跑，这时，灌婴以御史大夫之职受汉王命令带领车骑部队追击项羽，在东城彻底击垮了他。所率领的将士五人共同斩杀了项羽，他们都被封为列侯。又降服了左右司马各一人，士兵一万二千人，全部俘获了项羽军中的将领和官吏。接着，又攻克了东城、历阳，渡过长江，在吴县一带打败了吴郡郡守所率领的军队，俘获了吴郡郡守。这样，也就平定了吴、豫章、会稽三郡。然后回军，又平定了淮北地区，一共五十二个县。

汉王立为皇帝之后，又给灌婴加封食邑三千户。这一年的秋天，他以车骑将军之职跟从高帝击败燕王臧荼的军队。第二年，跟从高帝到达陈县，逮捕了楚王韩信。回朝之后，高帝剖符为信，使其世世代代不绝，把颍阴的两千五百户封给灌婴作为食邑，号为颍阴侯。

此后，灌婴又作为车骑将军随从高帝到代，去讨伐谋反的韩王信，到马邑的时候，奉皇帝命令率军降服了楼烦以北的六个县，斩了代国的左丞相，在武泉以北击败了匈奴骑兵。又跟随高帝在晋阳一带袭击隶属于韩王信的匈奴骑兵，所统帅的士卒斩杀匈奴白题将一人。秦皇帝命令一并率领燕赵、齐、梁、楚等国的车骑部队，在谿石打败了匈奴的骑兵。到平城的时候，被匈奴大军团团围住，跟随高帝回军到东垣。

在跟随高帝攻打陈豨的时候，灌婴受皇帝的命令单独在曲逆一带攻击陈豨丞相侯敞的军队，大败敌军，所率领的士卒杀死了侯敞和特将五人。降服了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等地，攻克了东垣。

黥布造反的时候，灌婴以车骑将军之职率军先行出征，在相县，大败黥布别将的军队，斩杀亚将、楼烦将共三人。又进军攻打黥布上柱国的军队和大司马的军队。又进军击破黥布别将肥诛的军队，灌婴亲手活捉左司马一人，所率士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击敌人的败将残兵一直到淮河沿岸。因此，皇帝又给他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讨平黥布之后，高祖还朝，确定灌婴在颍阴的食邑共五千户，撤销以前所封的食邑。在历次

大战中，灌婴总计随高帝俘获二千石的官吏二人，另外自己率部击破敌军十六支，降服城池四十六座，平定了一个诸侯国、两个郡、五十二个县，俘获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的官吏十人。

灌婴在打败了黥布回到京城时，高帝去世了。灌婴就以列侯之职侍奉孝惠帝和吕太后。太后去世以后，吕禄等人以赵王的身份自置为将军，驻军长安，妄图发动叛乱。齐哀王刘襄得知此事以后，发兵西进向京城而来，说要杀死不应该为王的人。上将军吕禄等人听说之后，就派遣灌婴为大将，带领军队前去阻击。灌婴来到荥阳，就和绛侯周勃等人商议，决定大军暂时在荥阳驻扎，向齐哀王暗中示意准备诛杀吕氏的事，齐兵因此也就屯兵不前。绛侯周勃等人杀死诸吕之后，齐王收兵回到封地。灌婴也收兵从荥阳回到京城，和周勃，陈平共同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就给灌婴加封食邑三千户，赐给黄金一千斤，同时任命他为太尉。

三年以后，绛侯周勃免除丞相职务回到自己封地上去了，灌婴担任丞相，撤销了太尉之职。这一年，匈奴大举入侵北地、上郡，皇帝命丞相灌婴带领骑兵八万五千人，前去迎击匈奴。匈奴逃跑之后，济北王刘兴居造反，皇帝下命令灌婴收兵回京。又过了一年多，灌婴死在丞相任上，谥号为懿侯。儿子平侯灌阿继承了侯位。二十八年以后死去，儿子灌强继承侯位。十三年之后，因为灌强有罪，侯位中断了两年。元光三年（前132），天子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让他作为灌婴的继承人。八年之后，灌贤因犯行贿罪，封国被撤消。

太史公说：我曾经到过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原来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居住的地方，打听他们当年的有关故事，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丝缯的时候，难道他们就能知道日后能附骥尾，垂名汉室，德惠传及子孙吗？我和樊哙的孙子樊他广有过交往，他和我谈的高祖的功臣们开始起家时的事迹，就是以上我所记述的这些。

郦生陆贾列传

郦食其是陈留高阳人。他非常喜欢读书，但家境贫寒，穷困潦倒，连能供得起自己穿衣吃饭的产业都没有，只得当了一名看管里门的下贱小吏。但是尽管如能，县中的贤士和豪强却不敢随便役使他，县里的人们都称他为“狂生”。

等到陈胜、项梁等人反秦起义的时候，各路将领攻城略地经过高阳的有数十人，但郦食其听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斤斤计较、喜欢烦琐细小的礼节，刚愎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的小人，因此他就深居简出，隐藏起来，不去逢迎这些人。后来，他听说沛公带兵攻城略地来到陈留郊外，沛公部下的一个骑士恰恰是郦食其邻里故人的儿子，沛公时常向他打听他家乡的贤士俊杰。一天，骑士回家，郦食其看到他，对他说道：“我听说沛公傲慢而看不起人，但他有许多远大的谋略，这才是我真正想要追随的人，只是苦于没人替我介绍。你见到沛公，可以这样对他说，‘我的家乡有位郦先生，年纪已有六十多岁，身高八尺，人们都称他是狂生，但是他自己说并非狂生。’”骑士回答说：“沛公并不喜欢儒生，许多人头戴儒生的帽子来见他，他就立刻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在里边撒尿。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破口大骂。所以您最好不要以儒生的身份去向他游说。”郦食其说：“你只管像我教你的这样说。”骑士回去之后，就按郦生嘱咐的话从容地告诉了沛公。

后来沛公来到高阳，在旅舍住下，派人去召郦食其前来拜见。郦生来到旅舍，先递进自己的名片，沛公正坐在床边伸着两腿让两个女人洗脚，就叫郦生来见。郦生进去，只是作个长揖而没有倾身下拜，并且说：“您是想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国？”沛公骂道：“你个奴才相儒生！天下的人同受秦朝的苦已经很久了，所以诸侯们才陆续起兵反抗暴秦，你怎么说帮助秦国攻打诸侯呢？”郦生说：“如果您下决心聚合民众，召集义兵来推翻暴虐无道的秦王朝，那就不应该用这种倨慢不礼的态度来接见长者。”于是沛公立刻停止了洗脚，穿整齐衣裳，把郦生请到了上宾的座位，并且向他道歉。郦生谈了六国合纵连横所用的谋略，沛公喜出望外，命人端上饭来，让郦生进餐，然后问

道：“那您看今天我们的计策该怎么制定呢？”郦生说道：“您把乌合之众，散乱之兵收集起来，总共也不满一万人，如果以此来直接和强秦对抗的话，那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探虎口啊。陈留是天下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的地方，现在城里又有很多存粮。我和陈留的县令很是要好，请您派我到他那里去一趟，让他向您来投降。他若是不听从的话，您再发兵攻城，我在城内又可以作为内应。”于是沛公就派遣郦生前往，自己带兵紧随其后，这样就攻取了陈留，赐给郦食其广野君的称号。

郦生又荐举他的弟弟郦商，让他带领几千人跟随沛公到西南攻城略地。而郦生自己常常担任说客，以使臣的身份奔走于诸侯之间。

在汉王三年（前204）的秋天，项羽攻打汉王，攻克了荥阳城，汉兵逃走去保卫巩、洛。不久，楚国人听说淮阴侯韩信已经攻破赵国，彭越又多次在梁地造反，就分出一部人马前去营救。淮阴侯韩信正在东方攻打齐国，汉王又多次在荥阳、成皋被项羽围困，因此想放弃成皋以东的地盘；屯兵巩、洛以与楚军对抗。郦生便就此进言道：“我听说能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可以成就统一大业；而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人，统一大业不可成。作为成就统一大业的王者，他以平民百姓为天，而平民百姓又以粮食为天。敖仓这个地方，天下往此地输送粮食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听说现在此处贮藏的粮食非常多。楚国人攻克了荥阳，却不坚守敖仓，而是带兵向东而去，只是让一些罪犯来分守成皋，这是上天要把这些粮食资助给汉军。当前楚军很容易击败，而我们却反要退守，把要到手的利益反扔了出去，我私下里认为这样做是错了。更何况两个强有力的对手不能同时并立，楚汉两国的战争经久相持不下，百姓骚动不安，全国混乱动荡，农夫放下农具停耕，织女走下织机辍织，徘徊观望，天下百姓究竟心向哪一方还没有决定下来。所以请您赶快再次进军，收复荥阳，占有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堵住太行交通要道，扼制住蒗狐关口，把守住白马津渡，让诸侯们看看今天的实际形势，那么天下的人民也就知道该归顺哪一方了。如今燕国、赵国都已经平定，只有齐国还没有攻打下来，而田广占据着幅员千里的齐国，田间带领着二十万大军，屯兵于历城，各支田氏宗族都力量强大，他们背靠大海，凭借黄河、济水的阻隔，南面接近楚国，齐国人又多诈变无常，您即使是派遣数十万军队，也不可能在一年或几个月的时间里把它打下

来。我请求奉您的诏命去游说齐王，让他归汉而成为东方的属国。”汉王回答说：“好，就这样吧！”

汉王听从了郦生的计策，再次出兵据守敖仓，同时派遣郦生前往齐国。郦生对齐王说道：“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吗？”齐王回答：“我不知道。”郦生说：“若是您知道天下人心的归向，那么齐国就可以保全下来，若是不知道天下人心归向的话，那么齐国就不可能保全了。”齐王问道：“天下人心究竟归向谁呢？”郦生说：“归向汉王。”齐王又问：“您老先生为什么这样说呢？”郦生回答：“汉王和项王并为向西进军攻打秦朝，在义帝面前已经明白地约定好了，先攻入咸阳的人就在那里称王。汉王先攻入咸阳，但是项王却背弃了盟约，不让他在关中称王，而让他到汉中为王。项王迁徙义帝并派人暗杀了他，汉王听到之后，立刻发起蜀汉的军队来攻打三秦，出函谷关而追问义帝迁徙的处所，收集天下的军队，拥立以前六国诸侯的后代。攻下城池立刻就给有功的将领封侯，缴获了财宝立刻就分赠给士兵，和天下同得其利，所以那些英雄豪杰、才能超群的人都愿意为他效劳。诸侯的军队从四面八方来投归，蜀汉的粮食船挨着船源源不断地顺流送来。而项王既有背弃盟约的坏名声，又有杀死义帝的不义行为；他对别人的功劳从来不记着，对别人的罪过却又从来不忘掉；将士们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攻下城池也得不到封爵；不是他们项氏家族的没有谁得到重用；对有功人员刻下侯印，在手中反复把玩，不愿意授给；攻城得到财物，宁可堆积起来，也不肯赏赐给大家；所以天下人背叛他，才能超群的人怨恨他，没有人愿意为他效力。因此天下之士才都投归汉王，汉王安坐就可以驱使他们。汉王带领蜀汉的军队，平定了三秦，占领了西河之外大片土地，率领投诚过来的上党精锐军队，攻下了井陉，杀死了成安君；击败了河北魏豹，占有了三十二座城池：这就如同所向无敌的蚩尤的军队一样，并不是靠人的力量，而是上天保佑的结果。现在汉王已经据有敖仓的粮食，阻塞成皋的险要，守住了白马渡口，堵塞了大行要道，扼守住蜚狐关口，天下诸侯若是想最后投降那就先被灭掉。您若是赶快投降汉王，那么齐国的社稷还能够保全下来；倘若是不投降汉王的话，那么危亡的时刻立刻就会到来。”田广认为郦生的话是对的，就听从郦生，撤除了历下的兵守战备，天天和郦生一起纵酒做乐。

淮阴侯韩信听说郦生没费吹灰之力，坐在车上跑了一趟，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取得了齐国七十余座城池，心中很不服气，就乘夜幕的掩护，带兵越过平原偷偷地袭击齐国。齐王田广听说汉兵已到，认为是郦生出卖了自己，便对郦生说：“如果你能阻止汉军进攻的话，我让你活着，若不然的话，我就要烹杀了你！”郦生说：“干大事业的人不拘小节，有大德的人也不怕别人责备。你老子不会替你再去游说韩信！”这样，齐王便烹杀了郦生，带兵向东逃跑而去。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曲周侯郦商以丞相的身份带兵攻打黥布有功。高祖在分封列侯攻臣时，很是思念郦食其。郦食其的儿子郦疥多次带兵打仗，但立下的军功没有达到封侯的程度，皇帝就为他父亲的缘故，封郦疥为高梁侯。后来又改食邑在武遂，侯位传了三代。在元狩元年（前122）的时候，武遂侯郦平因伪称皇帝的命令，骗取了衡山王一百斤黄金，犯下的罪过应该街头处死，但恰在此时，他因病去世，封邑也被撤消。

陆贾是楚国人，以幕僚宾客的身份随从高祖平定天下，当时人们都称他是很有口才的说客，所以伴随在高祖的身边，常常出使各个诸侯国。

在高祖刚把中国平定的时候，尉他也平定了南越，便在那里自立为王。高祖考虑天下初定，中国劳苦，就没有诛杀尉他，还派遣陆贾带着赐给尉他的南越王之印前去任命。陆生到了南越，尉他梳着当地流行的一撮锥子一样的发髻，像簸箕一样地伸开两腿坐着，接见陆生。陆生就此向尉他说道：“您本是中国人，亲戚、兄弟和祖先的坟墓都在真定。而现在您却一反中国人的习俗，丢弃衣冠巾带，想用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小南越来和天子抗衡，成为敌国，那你的大祸也就要临头了。况且秦朝暴虐无道，诸侯豪杰都纷纷而起，只有汉王首先入关，占据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们都归属于他，可以称得上是强大无比。但是汉王从巴蜀出兵之后，征服天下，平定诸侯，杀死项羽，灭掉楚国。五年之间，中国平定。这不是人力所能办到的，而是上天辅佐的结果。现在大汉天子听说您在南越称王，不愿意帮助天下人讨平暴逆，汉朝将相都想带兵来消灭您。但是天子爱惜百姓，想到他们刚刚经历了

战争的劳苦乱离，因此才暂且罢兵，派遣我授予你南越王的金印，剖符为信，互通使臣。您理应到郊外远迎，面向北方，拜倒称臣，但是您却想以刚刚建立，还没有把人众收拢起来的小小南越，在此桀傲不驯。倘若让朝廷知道了此事，挖掘烧毁您祖先的坟墓，诛灭您的宗族，再派一名偏将带领十万人马来到越地，那么南越人杀死您投降汉朝，就如同翻一下手背那么容易。”

尉他听罢，立刻站起身来，向陆生道歉说：“我在蛮夷中居住得时间长了，所以太失礼义了。”接着，他又问陆生：“我和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有德有才呢？”陆生说道：“您似乎比他们强一点。”尉他又问：“那我和皇帝相比呢？”郦生回答：“皇帝从丰沛起兵，讨伐暴虐的秦朝，扫平强大的楚国，为整个天下的人兴利除害，继承了五帝三皇的宏伟业绩，统理整个中国。而中国的人口以亿来计算，土地方圆万里，处于天下最富饶的地域，人多车众，物产丰富，政令出于一家，这种盛况是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而现在您的人众不过几十万，而且都是未开化的蛮夷，又居住在这局促狭小的山地海隅之间，只不过如同汉朝的一个郡罢了，您怎么竟同汉朝相比！”尉他听了，哈哈大笑，说道：“我不能在中国发迹起家，所以才在此称王。假使我占据中国，我又哪里比不上汉王呢？”通过交谈，尉他非常喜欢陆生，留下他和自己饮酒作乐好几个月。尉他说：“南越人当中没有一个和我谈得来，等到你来到这里之后，才使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去所未曾听到的事情。”尉他还送给陆生一个袋装包裹，价值千金，另外还送给他不少其它礼品，也价值千金。陆生终于完成拜尉他为南越王的使命，使他向汉称臣，服从汉朝的管制约束。陆贾还朝之后，把以上情况向高祖汇报，高祖非常高兴，任命陆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在皇帝面前时常谈论《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听到这些，高帝很不高兴，就对他大骂道：“你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哪里用得着《诗》、《书》！”陆生回答说：“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并用，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啊。从前吴王夫差、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致使国家灭亡；秦王朝也是一味使用严酷刑法而不知变更，最后导致自

己的灭亡。假使秦朝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仁义之道，效法先圣，那么，陛下您又怎么能取得天下呢？”高帝听完之后，心情不快，脸上露出惭愧的颜色，就对陆生说：“那就请您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去天下，我们得到天下，原因究竟在哪里，以及古代各王朝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样，陆生就奉旨大略地论述了国家兴衰存亡的征兆和原因，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写完一篇就上奏给皇帝，高帝没有不称赞的，左右群臣也是一齐山呼万岁，把他这部书称为“新语”。

在孝惠帝时，吕太后掌权用事，想立吕氏诸人为王，害怕大臣中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而陆生也深知自己强力争辩也无济于事，因此就称病辞职，在家中闲居。因为好畤一带土地肥沃，就在这里定居下来，陆生有五个儿子，他把出使南越所得的袋装包裹拿出来卖了千金，分给儿子们，每人二百金，让他们从事生产。陆生自己则时常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歌舞和弹琴鼓瑟的侍从十个人，佩带着价值百金的宝剑到处游玩。他曾这样对儿子们说：“我和你们约定好，当我出游经过你们家时，要让我的人马吃饱喝足，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每十天换一家。我在谁家去世，就把宝剑车骑以及侍从人员都归谁所有。我还要到其他的朋友那里去，所以一年当中我到你们各家去大概不过两三次，总来见你们，就不新鲜了，用不着总厌烦你们老子这么做了。”

吕太后掌权时期，封诸吕为王。诸吕专揽大权想劫持幼主，夺取刘姓的天下。右丞相陈平对此很是担忧，但是自己力量有限，不能强争，害怕祸及自己，常常安居家中反复思索。有一次，陆生前去请安，径直到陈平身边坐下，在这时陈平正在深思，没有立刻发觉到陆生到了。陆生问道：“您的忧虑为什么如此深重呢？”陈平说：“你猜猜看，我究竟忧虑什么？”陆生说：“您老先生位居右丞相之职，是有三万户食邑的列侯，可以说富贵荣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应该说是没有这方面的欲望了。然而若是说您老有忧愁的话，那只不过是担忧诸吕和幼主而已。”陈平说：“你猜得很对，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呢？”陆生说：“天下平安无事的时候，要注意丞相；天下动乱不安的时候，要注意大将。如果大将和丞相配合默契，那么士人就会归附；士人归附，那么天下即使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国家的大权也不会分散。为国家大业考虑，这事情都在您和周勃两个人掌握之中了。我常常想把这些话对太尉周勃讲明白，

但是他和我总开玩笑，对我的话不太重视。您为什么不和太尉交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联系？”接着，陆生又为陈平筹划出几种对付吕氏的办法。陈平就用他的计策，拿出五百金来给绛侯周勃祝寿，并且准备了盛大的歌舞宴会来招待他；而太尉周勃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陈平。这样，陈平、周勃二人就建立起非常密切的联系，而吕氏篡权的阴谋也就更加难于实现了。陈平又把一百个奴婢、五十辆车马、五百万钱送给陆生作为饮食费用。陆生就用这些费用在汉朝廷公卿大臣中游说，搞得名声很大。

等到杀死了诸吕，迎立孝文帝登上皇帝的宝座，陆生对此出了不少力。孝文帝即位之后，想派人出使南越。陈平丞相等人就推荐陆生为太中大夫，派他出使南越，命令南越王尉他取消了黄屋称制等越礼行为，让他采用和其它诸侯一样的礼节仪式。陆生出使之后，依此行事，皇帝的要求都达到了，所以文帝很满意。关于此事的具体情节，都记录在《南越列传》中。陆生最后以年老去世。

平原侯朱建是楚国人。开始他曾经担任过淮南王黥布的国相，但因有罪而离去。后来他又重新在黥布手下干事，黥布想造反的时候，问朱建怎样看此事，朱建极力反对。但黥布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而是按照梁父侯所说的去做，于是便起兵造反。等到汉朝平定叛乱，杀死黥布以后，听说平原君朱建曾经劝黥布不要造反，同时他又没有参与造反的阴谋活动，就没有诛杀朱建。有关此事，在《黥布传》中有记载。

平原君朱建这个人能言善辩，口才很好，同时他又刚正不阿，恪守廉洁无私的节操。家安在长安。他说话做事决不随便附和，坚持道义的原则而不肯曲从讨好，取悦于人。辟阳侯审食其品行不端正，靠阿谀奉承深得吕太后的宠爱。当时辟阳侯很想和平原君交好，但平原君就是不肯见他。在平原君母亲去世的时候，陆生和平原君一直很要好，所以就前去吊唁。平原君家境贫寒，连给母亲出殡送丧的钱都没有，正要去借钱来置办殡丧用品，陆生却让平原君只管发丧，不必去借钱。然后，陆生却到辟阳侯家中，向他祝贺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了。”辟阳侯不解地说：“平原君的母亲死了，你祝贺我干什么？”陆生说道：“以前你一直想和平原君交好，但是他讲究道义不和你往来，这是因为他母亲的缘

故。现在他母亲已经去世，您若是赠送厚礼为他母亲送丧，那么他一定愿意为您拼死效劳。”于是辟阳侯就给平原君送去价值一百金的厚礼。而当时的不少列侯贵人也因为辟阳侯送重礼的缘故，也送去了总值五百金的钱物。

辟阳侯特别受吕太后的宠爱，有的人就在孝惠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孝惠帝大怒，就把他逮捕交给官吏审讯，并想借此机会杀掉他。吕太后感到惭愧，又不能替他说情。而大臣们大都痛恨辟阳侯的丑行更想借此机会杀掉他。辟阳侯很着急，就派人给平原君传话，说自己想见见他。但平原君却推辞说：“您的案子现在正紧，我不敢会见您。”然后平原君请求会见孝惠帝的宠臣闳籍孺，说服他道：“皇帝宠爱您的原因，天下的人谁都知道。现在辟阳侯受宠于太后，却被逮捕入狱，满城的人都说您给说的坏话，想杀掉您。如果今天辟阳侯被皇上杀了，那么明天早上太后发了火，也会杀掉您。您为什么还不脱了上衣，光着膀子，替辟阳侯到皇帝那里求个情呢？如果皇帝听了您的话，放出辟阳侯，太后一定会非常高兴。而太后、皇帝两人都宠爱您，那么您也就会加倍富贵了。”于是闳籍孺非常害怕，就听从了平原君的主意，向皇帝给辟阳侯说情，皇帝果然放出了辟阳侯。辟阳侯在被囚禁的时候，很想会见平原君，但是平原君却不肯见辟阳侯，辟阳侯认为这是背叛自己，所以对他很是恼恨。等到他被平原君成功地救出之后，才感到特别吃惊。

吕太后去世之后，大臣们杀死了诸吕。辟阳侯和诸吕关系极深，但最终没有被杀死。保全辟阳侯生命计划之所以实现，都是陆生和平原君的力量。

在孝文帝时期，淮南厉王杀死了辟阳侯，这是因为他和诸吕关系至深的缘故。文帝又听说辟阳侯的许多事情都是他的门客平原君出谋策划的，所以就派遣官吏去逮捕他，想治他的罪。听到官吏已到自己家门口，平原君就想自杀，他的几个儿子和来负责逮捕他的官员都说：“事情的结果究竟如何，现在还不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老早地自杀呢？”平原君对儿子们说：“我一个人死了之后，对我们一家人的灾祸也就没有了，也就不会使你们受到牵连。”这样，他就拔剑自杀而死。孝文帝听到此事非常惋惜，说：“我并没有杀他的意思。”为了表示对其家

属的抚慰，文帝就把他的儿子召进朝廷，任命为太中大夫。后来出使匈奴，由于单于悖慢无礼，就大骂单于，死在了匈奴。

当初，沛公带兵经过陈留的时候，郦生到军门递上自己的名片说："高阳的卑贱百姓郦食其，私下里我听说沛公奔波在外，露天而处，不辞劳苦，带领人马帮助楚军来征讨暴虐无道的秦朝，敬请劳驾诸位随从人员，进去通禀一声，说我想见到沛公，和他谈论天下大事。"使者进去禀告，沛公一边洗脚一边问使者："来者是什么样的人？"使者回答说："看他相貌好像一个有学问的大孺，身穿读书人的衣服，头戴巍峨的高山冠。"沛公说："请替我谢绝他，说我正忙于讨平天下的大事，没有时间见儒生。"使者出来道歉说："沛公敬谢先生，他正忙于讨平天下的大事，没有时间见儒生。"郦生听罢，瞪圆了眼睛，手持宝剑，斥责使者说："快点！再去告诉沛公一声，我是高阳酒徒，并不是一个儒生。"使者见此，惊慌失措，竟吓得把名片掉在了地上，然后又跪下捡起，飞快地转身跑了进去，再次向沛公通报："外边那个客人，真正是天下壮士，他大声斥责我，我很是害怕，吓得我把名片掉在了地上，他说：'你快滚回去，再次通报，你家老子是个高阳酒徒。'"沛公立刻擦干了脚，手拄着长矛说道："请客人进来！"

郦生进去之后，以平等的礼节——长揖——来和沛公见面，并且说道："沛公您长年累月暴衣露冠地在外奔波劳碌，很是辛苦，带领人马和楚军一起征讨暴虐无道的秦朝，但是沛公您为什么一点儿也不自重自爱呢？我想以讨论天下大事为由见到您，而您却说什么'我正忙于讨平天下，没有时间见儒生'。您想平定天下，成就天下最大的功业，但却从外貌来看人，这样恐怕就要失去天下那些有本事的人。况且我想您的聪明才智不如我，勇敢坚强又不如我，您如果想成就平定天下的大业而不想见到我的话，我认为您就失去了一个人才。"沛公连忙向他道歉说："刚才我只听说了您的外貌，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了您的意图。"于是请他到位子上就座，问他平定天下的妙计良策。郦生说："沛公您若想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不如先占据陈留。陈留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据守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城里贮藏着几千万石粮食，城墙守卫工事非常牢固。而我和陈留的守令一向非常好，我想为您前去说服他，让他向您投降。若是他不听我的，请允许我替您把他

杀掉，然后拿下陈留。沛公您率领陈留的兵将，占据坚固的陈留城，吃陈留的存粮，召集天下各地想投靠您的人马；等到兵力强大以后，您就可以所向无敌，横行天下，那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对您构成威胁了。”沛公说：“我完全听从您的教诲。”

于是郦生就在这一天夜里去见陈留守令，向他游说道：“秦朝暴虐无道而天下的人都反对它，现如今您和天下人一起造反就能成大功，而您却独自一人为将要灭亡的秦朝拥城固守，我私下里为您的危险处境深深担忧。”陈留守令说道：“秦朝的法令严酷无刑，不能够随便胡说，倘若这样的话，就要灭族，我不能按照你所说的去做。您老先生指教我的话，并不是我的意图，请您不要再说了。”这天夜里，郦生就在城中留下来休息，到了夜半时分，他悄悄地斩下陈留守令的头，越墙而下，报与沛公得知。沛公带领人马，攻打城池，把县令的头挂在旗竿上给城上的人看说：“赶快投降吧，你们守令的脑袋被我们砍下来了！谁后投降，就一定要先杀他！”这时陈留人见守令已死，便相继投降了沛公。沛公进城之后，就住在陈留的南城城门楼上，用的是陈留武库里的兵器，吃的是城里的存粮，在这里进进出出地逗留了三个月，召募的军队已达几万人，然后就入关攻灭秦朝。

太史公说：今天世上流传的写郦生的传记，大多这样说，汉王在平定了三秦之后，回军向东攻打项羽，带领军队活动在巩、洛之间时，郦生才身穿儒衣前去向汉王游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情况是在沛公攻入函谷关之前，与项羽分手，来到高阳，在这时得到了郦生兄弟二人。我读陆贾的《新语》十二篇，可以看出他真正是当代少有的大辩士。而平原君的儿子和我关系很好，因此才能详细地把上述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敬是齐国人，汉高帝五年（前202），他到陇西戍守边塞，路过洛阳，当时高帝正住在那里。娄敬进城后就摘下拉车子用的那块横木，穿着羊皮袄，去见齐人虞将军说：“我希望见到皇帝谈谈有关国家的大事。”虞将军要给他一件鲜洁的好衣服换上，娄敬说：“我穿着丝绸衣服来，就穿着丝绸衣服去拜见；穿着粗布短衣来，就穿着粗布短衣去拜见：我是决不会换衣服的。”于是虞将军进宫把娄敬的请求报告给皇帝。皇帝召娄敬进宫来见，并赐给他饭吃。

等了一会儿，皇帝就问娄敬要谈什么大事，娄敬便劝说皇帝道：“陛下建都洛阳，难道是要跟周朝比试一下兴隆吗？”皇帝说：“是的。”娄敬说：“陛下取得天下跟周朝是不同的。周朝的先祖从后稷开始，尧封他于邰（ｔáｉ，台），积累德政善事十几代。公刘为避开夏桀的暴政而到豳（ｂīｎ，宾）居住。太王因为狄族侵扰的缘故，离开豳，拄着马鞭只身移居到岐山，国内的人都争相跟着他去岐山。到了周文王做了西方诸侯之长时，他曾妥善地解决了虞国和芮（ｒｕì，瑞）国的争端，从此才成了禀受天命统治天下的人，贤能之士吕望、伯夷自海边回来归附于他。周武王讨伐殷纣时，不相约而自动到孟津会盟的八百诸侯，大家都说殷纣可以讨伐了，于是就灭掉了殷。周成王即位，周公等人辅佐他，就在洛邑营造成周城，把它作为天下的中心，四方各地的诸侯来交纳贡物赋税，道路都是均等的。这样君主有德行就容易靠它称王统治天下，没德行就容易因此灭亡。凡是建都于此的，都想要像周朝一样务必用德政来感召人民，而不想依靠险要的自然形势，让后代君主骄奢淫逸来虐待百姓。在周朝鼎盛时期，天下和睦，四方各族心向洛邑，归附周朝，仰慕周君的道义，感念他的恩德，依附而且一起奉事周天子，不驻一兵防守，不用一卒出战，八方大国的百姓没有不归顺臣服的，都进献贡物和赋税。到了周朝衰败的时候，分为西周和东周两小国，天下没谁再来朝拜，周室已经不能控制天下。不是它的恩德太少，而是形势太弱了。如今陛下从丰邑沛县起事，招集三千士卒，带着他们直接投入战斗便席卷蜀、汉地区，平定三秦，与项羽在荥阳交战，争夺成皋之险，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天下百姓血流大地，父子枯骨

曝露于荒郊之中，横尸遍野不可胜数，悲惨的哭声不绝于耳，伤病残疾的人们欲动不能，这种情况却要同周朝成王、康王的兴盛时期相比，我私下认为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再说秦地有高山被覆，黄河环绕，四面边塞可以作为坚固的防线，即使突然有了危急情况，百万之众的雄兵是可备一战的。借着秦国原来经营的底子，又以肥沃的土地为依托，这就是所说的形势险要、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地啊。陛下进入函谷关把都城建在那里，山东地区即使有祸乱，秦国原有的地方是可以保全并占有的。与别人搏斗，不掐住他的咽喉，击打他的后背，是不能完全获胜的。如果陛下进入函谷关内建都，控制着秦国原有的地区。这也就是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啊。”

汉高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是山东地区的人，争先恐后地申辩说周朝建都在洛阳称王天下几百年，秦朝建都在关内只到二世就灭亡了，不如建都在周朝都城。皇帝犹疑不决。等到留侯张良明确地阐述了入关建都的有利条件后，皇帝当日就乘车西行到关中建都。

当时皇帝说：“本来主张建都在秦地的是娄敬，‘娄’就是‘刘’啊。”于是赐娄敬改姓刘，授给他郎中官职，称号叫奉春君。

汉高帝七年（前200），韩王信叛汉，汉高帝亲自讨伐他。到达晋阳时，得知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要共同进攻汉朝的消息，皇帝大为震怒，就派使臣出使匈奴摸清底细。匈奴把他们强壮能战的士兵和肥壮的牛马都藏了起来，只显露出年老弱小的士兵和瘦弱的牲畜。派去的使臣十余批回来，都说匈奴可以攻击。皇帝派刘敬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兵，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皇帝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齐国孬种！凭着两片嘴捞得官做，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就用镣铐把刘敬拘禁起来押在广武县。高帝率军前往，到了平城，匈奴果然出奇兵高帝围困在白登山上，被围困了七天后才得以解围。高帝回到广武县，便赦免了刘敬，对刘敬说：“我不听您的意见，因而在平城遭到围困。我已经把前面那十来批出使匈奴说匈奴可以攻打

的人都斩首了。”于是赏赐刘敬食邑二千户，封为关内侯，称作建信侯。

汉高帝撤出平城返回朝廷，韩王信逃入匈奴。这时，冒顿是匈奴的君主，军队强大，勇士有三十万，屡次侵扰北部边境。皇帝对这种情况很忧虑，就问刘敬对策。刘敬说：“汉朝天下刚刚平定，士兵们被兵火搞得疲惫不堪，对匈奴是不能用武力制服的。冒顿杀了他的父亲自己做了君主，又把他父亲的许多姬妾作自己的妻子，他凭武力树威势，是不能用仁义道德说服的。只能够从长计议让他的子孙后代臣服汉朝了，然而又怕陛下不能办到。”皇帝说：“果真可行的话，为什么不能办！只是该怎么办呢？”刘敬回答说：“陛下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冒顿作妻子，给他送上丰厚的礼物，他知道是汉帝皇后生的女儿又送来丰厚的礼物，粗野的外族人一定爱慕而把大公主作正妻，生下的儿子必定是太子，将来接替君位。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匈奴贪图汉朝的丰厚财礼。陛下拿一年四季汉朝多余而匈奴少有的东西多次抚问赠送，顺便派能言善辩的的人用礼节来开导启发他。冒顿在位，当然是汉朝的女婿；他死了，他汉朝外孙就是君主。哪曾听说外孙子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呢？军队可以不出战便使匈奴逐渐臣服了。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让皇族女子或是嫔妃假冒公主，他也会知道，就不肯尊敬亲近她，那样就没什么好处了。”高帝听后说：“好的。”便要送大公主去匈奴。吕后得知后日夜哭哭啼啼，对皇帝说：“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怎么忍心把她抛掉远嫁匈奴去！”皇帝终究不能派出大公主，便找了个宫女以大公主的名义，嫁给冒顿君主作妻子。同时，派遣刘敬前往与匈奴订立议和联姻盟约。

刘敬从匈奴回来，便称说“匈奴在河南的白羊、楼烦两个部落，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路，轻装骑兵一天一夜就可到达关中地区。关中地区刚刚经过战争还很凋敝，人丁稀少，而土地肥沃，可以大大加以充实。当初各地诸侯起兵发难时，若不是有齐国的田氏各族以及楚国的昭、屈、景三大宗族参加是不能兴盛起来的。如今陛下虽然把都城建在关中，但实际缺少人口。北边靠近匈奴敌寇，东边有六国的旧贵族，宗族势力很强，一旦有什么变故，陛下是不能高枕无忧的。我希望陛下把齐国的田氏各族，楚国的昭、屈、景三大宗族，燕、赵、韩、魏等国的

后裔，以及豪门名家都迁移到关中居住。国内平安无事，可以防备匈奴；若所封诸侯王有什么变故，也能率领他们东进讨伐。这是加强中央权力而削弱地方势力的方略啊。”皇帝说：“好得很。”于是派刘敬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意见把十万多的人口迁到了关中。

叔孙通是薛县人。秦朝时以长于文章，知识渊博被征召入宫，等待任命为博士。几年后，陈胜在山东起兵，使者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朝廷，秦二世召来各位博士、儒生问道：“楚地戍边的士卒攻下蕲县进入陈县，对这件事各位是怎么个看法？”博士以及儒生们三十多人走向前去说：“作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攻打他们。”秦二世一听就发了火，脸色顿时改了样。这时叔孙通走向前去说：“各位儒生的话都不对。当今天下已合为一个大家，毁掉郡县城池，销熔各种兵器，向天下人昭示不再用它。何况有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给下面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郡官们正在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患。”秦二世高兴地说：“好啊。”又向每个儒生问了一遍，儒生们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盗贼。于是秦二世命令监察官审查每个儒生说的话，凡说是造反的都交给官吏治罪，秦二世认为他们不该说这样的话。那些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却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一套服装，并授给他博士职位。叔孙通走出宫来，回到居舍，一些儒生问道：“先生说了些什么讨好话？”叔孙通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几乎逃不出虎口！”于是逃离都城，到了薛县，当时薛县已经投降楚军。等项梁到了薛县，叔孙通便投靠了他。后来项梁在定陶战死，叔孙通就跟随了楚怀王熊心。怀王被项羽封为义帝，迁往长沙去了，叔孙通便留下奉事项羽。汉高帝二年（前205），汉王刘邦带领五个诸侯王攻进彭城，叔孙通就投降了汉王。汉王战败西去，叔孙通也跟了去终于投靠了汉王。

叔孙通总是穿着一身儒生服装，汉王见了非常讨厌；他就换了服装，穿上短袄，而且是按楚地习俗裁制的，汉王见了很是高兴。

当初，叔孙通投降汉王时，跟随的儒生弟子有一百多人，可是叔孙通从来不说推荐他们的话，而专门称说推荐那些曾经聚众偷盗的勇士。

儒生弟子们都暗地骂他道：“奉事先生几年，幸好能跟他投降汉王，如今不能推荐我们，却专门称道特别奸狡的人，有什么道理？”叔孙通听到骂他的话，就对儒生们说：“汉王正冒着利箭坚石争夺天下，各位儒生难道能搏斗吗？所以我先要称道斩将夺旗能冒死撕杀的勇士。各位姑且等等我，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汉王任命叔孙通做博士，称为稷嗣君。

汉高帝五年（前202），天下已经统一，诸侯们在定陶共同尊推汉王为皇帝，叔孙通负责拟定仪式礼节。当时汉高帝把秦朝的那些严苛的仪礼法规全部取消，只是拟定了一些简单易行的规矩。可是群臣在朝廷饮酒作乐争论功劳，醉了有的狂呼乱叫，甚至拔出剑来坎削庭中立柱，高帝为这事感到头疼。叔孙通知道皇帝愈来愈讨厌这类事，就劝说道：“那些儒生很难为您进攻夺取，可是能够帮您保守成果。我希望征召鲁地的一些儒生，跟我的子弟们一起制定朝廷上的仪礼。”高帝说：“只怕会像过去那样的烦琐难行吧？”叔孙通说：“五帝有不同的乐礼，三王有不同礼节。礼，就是按照当时的世事人情给人们制定出节制或修饰的法则。所以从夏、殷、周三代的礼节有所沿袭、删减和增加的情况看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礼节是不相重复的。我愿意略用古代礼节与秦朝的礼仪糅合起来制定新礼节。”皇帝说：“可以试着办一下，但要让它容易通晓，考虑我能够做得到的。”

于是叔孙通奉命征召了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鲁地有两个儒生不愿走，说：“您所奉事的将近十位君主，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取得亲近、显贵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去的还来不及埋葬，伤残的还欲动不能，又要制定礼乐法规。从礼乐兴办的根由看，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时兴起来。我们不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走。您还是去吧，不要玷辱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

叔孙通就与征来的三十人一起向西来到都城，他们和皇帝左右有学问的侍从以及叔孙通的弟子一百多人，在郊外拉起绳子表示施礼的处所，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进行演练。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说：“皇帝可以试来视察一下。”皇帝视察后，让他们向自己行礼，然后

说：“我能做到这些。”于是命令群臣都来学习，这时正巧是十月，能进行岁首朝会的实际排练。

汉高帝七年（前200），长乐宫已经建成，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那礼仪是：先在天刚亮时，谒者开始主持礼仪，引导着诸侯群臣、文武百官依次进入殿门，廷中排列着战车、骑兵、步兵和宫廷侍卫军士，摆设着各种兵器，树立着各式旗帜。谒者传呼“小步快走”。于是所有官员各入其位，大殿下面郎中官员站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有几百人之多。凡是功臣、列侯、各级将军军官都按次序排列在西边，面向东；凡文职官员从丞相起依次排列在东边，面向西。大行令安排的九个礼宾官，从上到下地传呼。于是皇帝乘坐“龙辇”从宫房里出来，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然后引导着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上的各级官员依次毕恭毕敬地向皇帝施礼道贺。诸侯王以下的所有官员没有一个不因这威严仪式而惊惧肃敬的。等到仪式完毕，再摆设酒宴大礼。诸侯百官等坐在大殿上都敛声屏气地低着头，按照尊卑次序站起来向皇帝祝颂敬酒。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最后监察官员执行礼仪法规，找出那些不符合礼仪规定的人把他们带走。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一个敢大声说话和行动失当的人。大典之后，高帝非常得意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尊贵啊。”于是授给叔孙通太常的官职，赏赐黄金五百斤。

叔孙通顺便进言说：“各位弟子儒生跟随我时间很久了，跟我一起制定朝廷仪礼，希望陛下授给他们官职。”高帝让他们都做了郎官。叔孙通出宫后，把五百斤黄金，都分赠给各个儒生了。这些儒生都高兴地说：“叔孙先生真是大圣人，通晓当代的紧要事务。”

汉高帝九年（前198），高帝调叔孙通任太子太傅。汉高帝十二年（前195），高帝打算让赵王刘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向皇帝进谏规劝道：“从前，晋献公因为宠幸骊姬的缘故废掉太子，立了奚齐，使晋国大乱几十年，被天下人耻笑。秦始皇因为不早早确定扶苏当太子，让赵高能够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事实。现在太子仁义忠孝，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吕后与陛下同经艰难困苦，同吃粗茶淡饭，是患难与共的夫妻怎么可以背弃她呢！陛下一定要

废掉嫡长子而扶立小儿子，我宁愿先受一死，让我的一腔鲜血染红大地。”

高帝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起来，怎么能拿天下的根基之事作为戏言来说呢？”高帝说：“我听从您的意见。”等到皇帝设置酒宴款待宾客时，看到张良招来的四位年长高士都随从太子进宫拜见，皇帝于是再没有更换太子的想法了。

汉高帝去世，孝惠帝即位’就对叔孙先生说：“先帝陵园和宗庙的仪礼，臣子们都不熟悉。”于是叔孙通又调任太常官职，他制定了宗庙的仪礼法规。此后又陆续地制定了汉朝诸多仪礼制度，这些都是叔孙通任太常时论定著录下来的。

汉孝惠帝要到东边的长乐宫去朝拜吕太后，还常有小的谒见，每次出行都要开路清道，禁止通行很是烦扰别人，于是就修了一座天桥，正好建在未央宫武库的南面。叔孙通向孝惠帝报告请示工作，趁机请求秘密地谈话说：“陛下怎么能擅自把天桥修建在每月从高寝送衣冠出游到高庙的通道上面呢？高庙是汉朝始祖的所在，怎么能让后代子孙登到宗庙通道的上面行走呢？”孝惠帝听了大为惊恐，说：“赶快毁掉它。”叔孙先生说：“做君主的不能有错误的举动。现在已经建成了，百姓全知道这件事，如果又要毁掉这座天桥，那就是显露出您有错误的举动。希望陛下在渭水北面另立一座原样的的祠庙，把高帝衣冠在每月出游时送到那里，更要增多、增广宗庙，这是大孝的根本措施。”皇帝就下诏令让有关官吏另立一座祠庙。这座另立的祠庙建造起来，就是由于天桥的缘故。

孝惠帝曾在春天到离宫出游，叔孙先生说：“古的时候有春天给宗庙进献樱桃果的仪礼，现在正当樱桃成熟的季节，可以进献，希望陛下出游时，顺便采些樱桃来献给宗庙。”皇帝答应办这件事。以后进献各种果品的仪礼就是由此兴盛起来的。

太史公说：有道是“价值千金的皮裘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楼台亭榭的椽子，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夏、商、周三代的当时业绩，也

不是一个贤士的才智”。确实如此呀！高祖从低微的平民起事，平定了天下，谋划大计，用兵作战，可以说极尽能事了。然而刘敬摘下拉车的横木去见皇帝一次进言，便建立了万代相传的稳固大业，才能智慧怎么能会少数人专有呀！叔孙通善于看风使舵，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能够随着时世来变化，最终成了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

袁盎晁错列传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他的父亲从前曾经与强盗为伍，后来搬迁定居在安陵。吕后时期，袁盎曾经当过吕后侄吕禄的家臣。等到汉文帝登上了皇帝位，袁盎的哥哥袁哙保举他做了中郎的官。

绛侯周勃担任丞相，朝觐之后，便急急忙忙地走出朝廷，很是踌躇满志。皇上对他非常恭敬，常常亲自送他。袁盎进谏说："陛下以为丞相绛侯是什么样的人？"皇上说："他是国家的重臣。"袁盎说："绛侯是通常所说的功臣，并不是国家的重臣。国家的重臣能与皇上生死与共。当年吕后的时候，诸吕掌权，擅自争相为王，以致使刘家的天下就像丝带一样的细微，几乎快要断绝。在这个时候，绛侯周勃当太尉，掌握兵权，不能匡正挽救。吕后逝世，大臣们一起共同反对诸吕，太尉掌握兵权，又恰好遇到那个成功的机会，所以他是通常所说的功臣，而不是国家的重臣。丞相如果对皇上表现出骄傲的神色，而陛下却谦虚退让，臣下与主上都违背了礼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以后在上朝的时候，皇上逐渐威严起来，丞相也逐渐敬畏起来。过了不久，丞相怨恨袁盎说："我与你的兄长袁哙有交情，现在你小子却在朝廷上毁谤我！"袁盎也不向他谢罪。

等到绛侯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回到自己的封国，封国中有人上书告发他谋反，于　是绛侯被召进京，囚禁在监狱中。皇族中的一些公侯都不敢替他说话，只有袁盎证明绛侯无罪。绛侯得以被释放，袁盎出了不少力。绛侯于是与袁盎倾心结交。

淮南王刘长来京朝见的时候，杀死了辟阳侯，他平时待人处事也相当骄横。袁盎劝谏皇上说："诸侯过去骄横必然会发生祸患，可以适当地削减他们的封地。"皇上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淮南王更加骄横。等到棘蒲侯柴武太子准备造反的事被发觉，追查治罪，这件事牵连到了淮南王，淮南王被征召，皇上便将他贬谪到蜀地去，用囚车传送。袁盎当时担任中郎将，便劝谏说："陛下向来娇纵淮南王，不稍稍加以限制，以至落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如今又突然摧折他。淮南王为人刚直，万一在路上遇到风寒而死在半途中，陛下就会被认为以天下之大却容不得他，

而背上杀死弟弟的恶名，到时怎么办呢？”皇上不听，终于那样办了。

淮南王到了雍地就病死了，这个消息传来，皇上不吃也不喝，哭得很悲哀。袁盎进入，叩头请罪。皇上说：“因为没有采用你的意见，所以才落得这样。”袁盎说：“皇上请自我宽心，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难道还可以追悔吗！再说陛下有三种高出世人的行为，这件事不足以毁坏您的名声。”皇上说：“我高于世人的行为是哪三种？”袁盎说：“陛下住在代国的时候，太后曾经患病，三年的时间，陛下不曾合眼，也不脱下衣服睡觉，凡汤药不是陛下亲口所尝过的，就不准进奉给太后。曾参作为贫民尚且难以做到这样，现在陛下作为君主却实行了，比起曾参的孝来那是超过得很多了。诸吕当权时，大臣独断专行，而陛下从代地乘坐六辆下等马拉的车子，奔驰到祸福难料的京城来，即使是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比不上陛下。陛下到达代国在京城的客馆，面向西两次辞让天子位，面向南坐着有三次辞让天子位。许由辞让天下也只是一次，而陛下五次将天下辞让，超过许由四次之多啊。再说陛下贬谪淮南王，是想让他的心志受些劳苦，使他改正过错，由于官吏护卫得不谨慎，所以他才病死。”于是皇上才感到宽解，说道：“那以后怎么办呢？”袁盎说：“淮南王有三个儿子，随您安排罢了。”于是文帝便把淮南王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而袁盎也因此在朝廷中名声大振。

袁盎常常称引些有关大局的道理，说得慷慨激昂。宦官赵同因为不只一次地受到皇上的宠幸，常常暗中伤害袁盎，袁盎为此感到忧虑。袁盎的侄儿袁种担任侍从骑士，手持符节护卫在皇帝左右。袁种劝说袁盎说：“你和他相斗，在朝廷上侮辱他，使他所毁谤的话不起作用。”汉文帝出巡，赵同陪同乘车，袁盎伏在车前，说道：“我听说陪同天子共乘高大车舆的人，都是天下的英雄豪杰。如今汉王朝虽然缺乏人才，陛下为什么单单要和受过刀锯切割的人同坐一辆车呢！”于是皇上笑着让赵同下去，赵同流着眼泪下了车。

文帝从霸陵上山，打算从西边的陡坡奔驰而下。袁盎骑着马，紧靠着皇帝的车子，还拉着马缰绳。皇上说：“将军害怕了吗？”袁盎说：“我听说家有千金的人就坐时不靠近屋檐边，家有百金财富的人站的时候不倚在楼台的栏杆上，英明的君主不去冒险而心存侥幸心理。现

在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坡上奔驰下来，假如有马匹受惊车辆毁坏的事，陛下纵然看轻自己，怎么对得起高祖和太后呢？”皇上这才中止。

皇上驾临上林苑，窦皇后、慎夫人跟从。她们在宫中的时候，慎夫人常常是同席而坐。这次，等到就坐的时候，郎署长布置坐席，袁盎把慎夫人的坐席向后拉退了一些。慎夫人生气，不肯就坐。皇上也发怒，站起身来，回到宫中。袁盎就上前劝说道：“我听说尊贵和卑下有区别，那样上下才能和睦。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确定了皇后，慎夫人只不过是个妾，妾和主上怎么可以同席而坐呢！这样恰恰失去了尊卑的分别了。再说陛下宠爱她，就厚厚地赏赐她。陛下以为是为了慎夫人，其实恰好成了祸害她的根由。陛下难道没有看见过‘人彘’吗？”皇上这才高兴，召来慎夫人，把袁盎的话告诉了她。慎夫人赐给袁盎黄金五十斤。

但是袁盎也因为多次直言劝谏，不能长久地留在朝廷，被调任陇西都尉。他对士兵们仁慈爱护，士兵们都争相为他效死。之后，提升为齐相。又调动担任吴相。在辞别起程的时候，袁种对袁盎说：“吴王骄横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国中有许多奸诈之人。现在如果你要揭发惩办他们的罪行，他们不是上书控告你，就是用利剑把你刺死。南方地势低洼潮湿，你最好每天喝酒，不要管什么事，时常劝说吴王不要反叛就是了。像这样你就可能侥幸摆脱祸患。”袁盎采纳了袁种的策略，吴王厚待袁盎。

袁盎请假回家的时候，路上碰到丞相申屠嘉，便下车行礼拜见，丞相只从车上表示谢意，袁盎回到家里，在下属官吏面前感到羞愧，于是到丞相府上，要求拜见丞相。丞相过了很长时间才出来见他，袁盎便下跪说：“希望别人回避，单独会见。”丞相说：“如果你所说的是公事，请到官署与长史掾吏商议，我将把你的意见报告上去；如果是私事，我不接受私下的谈话。”袁盎就跪着劝说道：“你当丞相，请自我权衡一下，与陈平、绛侯相比你怎么样？”丞相说：“我比不上他们。”袁盎说：“好，你自己都说比不上他们。陈平、绛侯辅佐保护高祖，平定天下，当了将相，诛杀诸吕，保全了刘氏天下；您只是脚踏弓弩，才当了低级武士，又提升为队长，积累功劳做到了淮阳郡守，并没有出什么奇

计，在攻城夺地、野外厮杀中立下战功。再说陛下从代地来，每次上朝，郎官呈上奏书，他从来没有不停下车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意见不能采用的，就搁置一边，可以接受的，就采纳，从来没有人不称道赞许。这是为了什么呢？是想用这种办法来招致天下贤能的士大夫。皇上每天听到自己从前所没听过的事情，明白以前所不曾明白的道理，一天比一天更加英明智慧；您现在自己封闭天下人的口，而一天天更加愚昧。以圣明的君主来督责愚昧的丞相，你遭受祸患的日子为期不远了啊！”丞相于是拜了两拜，说道：“我是个粗鄙庸俗的人，就是不聪明，幸蒙将军教诲。”申屠嘉引袁盎入内室同坐，把他作为上宾。

袁盎向来不喜欢晁错，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就离去；只要有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就离开。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话。等到汉文帝去世，汉景帝继位，晁错当上了御史大夫，派官吏查核袁盎接收吴王刘濞财物的事，要按罪行的轻重给予惩罚。皇帝下诏令赦免袁盎为平民。

吴楚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城，晁错对丞史说：“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金钱，专门为他遮掩，说他不会反叛。现在反叛已成事实，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丞史说：“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就惩治他，可能中断叛乱阴谋。现在叛军向西进发，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晁错犹豫不决。有人将这件事告知了袁盎，袁盎害怕，当夜去见窦婴，向他说明吴王所以反叛的原因，希望能到皇上面前亲口对质。窦婴进宫向皇上报告了，皇上就召袁盎进宫会见。晁错就在面前，等到袁盎请求皇上避开别人单独接见，晁错退了下去，心里非常怨恨。袁盎详细地说明了吴王谋反的情况，是因为晁错的缘故，只有赶快杀掉晁错来向吴王认错，吴军才可能停止。他的这些话都记载在《吴王濞列传》中。皇上任命袁盎担任太常，窦婴担任大将军。这两个人向来有交情。等到吴王谋反，居住在诸陵中有威望的人和长安城中的贤能官吏都争着依附他们两个人，驾车跟随在后面的每天有几百辆。

等到晁错已被诛杀，袁盎以太常的身份出使到吴国。吴王想让他担任将领，袁盎不肯。吴王想杀死他，派一名都尉带领五百人把袁盎围困

在军中。当初袁盎担任吴国国相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从史偷偷地爱上了袁盎的婢女，与他私通，袁盎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泄露，对待从史仍跟从前一样。有人告诉从史，说袁盎知道他跟婢女私通的事，从史便逃回家去了，袁盎亲自驾车追赶从史，就把婢女赐给他，仍旧叫他当从史。等到袁盎出使吴国被围困，从史刚好是围困袁盎的校尉司马，司马就把随身携带的全部财物卖了，用这钱购买了两担味道浓厚的酒，刚好碰上天气寒冷，围困的士兵又饿又渴，喝了酒，都醉了，围守城西南角的士兵都醉倒了，司马乘夜里领袁盎起身，说道："您可以走了，吴王约定明天一早杀您。"袁盎不相信，说："您是干什么的？"司马说："我是原先做从史与您的婢女私通的人。"袁盎这才吃惊地道谢说："您庆幸有父母在堂，我可不能因此连累了您。"司马说："您只管走，我也将要逃走，把我的父母藏匿起来，您又何必担忧呢？"于是用刀把军营的帐幕割开，引导袁盎从醉倒的士兵所挡住的路上出来。司马与袁盎分路背道而走，袁盎解下了节旄揣在怀中，拄着杖，步行了七八里，天亮的时候，碰上了梁国的骑兵，骑兵奔驰而去，终于将袁盎出使吴国的情况报告了皇上。

吴楚叛军已被攻破，皇上便把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改封为楚王，袁盎担任楚相。袁盎曾经上书进言，但未被采纳。袁盎因病免官，闲居在家，与乡里人在一起混日子，跟他们玩斗鸡赛狗的游戏。洛阳人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热情地接待他。有个安陵地方的富人，对袁盎说："我听说剧孟是个赌徒，您为什么要和这种人来往呢？"袁盎说："剧孟虽是个赌徒，然而他母亲去世时，送葬的客人车子有一千多辆，这也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地方。再说危难的事人人都有。一旦遇到危难有急事敲门，能不用父母还活着推辞解脱，不用有事不在家加以拒绝，天下所仰望的人只有季心、剧孟而已。如今您身后常常有几个骑兵随从着，一旦有急事，这些人难道可以依靠吗？"袁盎痛骂富人，从此不再与他来往。众人听了这件事，都很称赞袁盎。

袁盎虽然闲居在家，汉景帝经常派人来向他询问计谋策略。梁王想成为汉景帝的继承人，袁盎进言劝说，从此以后，这种议论便被中止，梁王因此怨恨袁盎，曾经派人刺杀袁盎。刺客来到关中，打听袁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众人都赞不绝口。刺客便去见袁盎说："我接受了梁

王的金钱来刺杀你，您是个厚道人，我不忍心刺杀您。但以后还会有十多批人来刺杀您，希望您好好防备一下！”袁盎心中很不愉快，家里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怪事，便到棓（ｂèｉ，被）先生那里去占卜问吉凶。回家的时候，随后派来的梁国刺客果然在安陵外城门外面拦住了袁盎，把他刺杀了。

晁错是颍川人。曾经在轵（ｚｈǐ，只）县张恢先生那里学习过申不害和商鞅的刑名学说，与洛阳人宋孟和刘礼是同学。凭着通晓典籍，担任了太常掌故。

晁错为人严峻刚正，却又苛刻严酷。汉文帝的时候，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人，只听说济南伏先生是原来秦朝的博士，研究过《尚书》，年纪已经九十多岁，因为太老无法征召他来，文帝于是下令太常派人前往学习。太常派遣晁错前往伏先生那里学习《尚书》。学成回来后，趁着向皇上报告利国利民的事，称引解说《尚书》。汉文帝下诏令，任命晁错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晁错凭着他的辩才，得到太子的宠幸，太子家称他为“智囊”。汉文帝的时候，晁错多次上书，说到削减诸侯势力的事，以及修改法令的事。几十次上书，汉文帝都没有采纳，但认为他有奇特的才能，提升为中大夫。当时，太子称赞晁错的计策谋略，袁盎和诸位大功臣却大多都不喜欢晁错。

汉景帝继位后，任命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请求皇帝单独与他谈论政事，景帝每每都听，宠幸他超过了九卿，晁错修改了不少的法令。丞相申屠嘉心里不满意，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毁伤他。内史府建在太上庙围墙里的空地上，门朝东，出入很不方便，晁错便向南边开了两个门出入，因而凿开了太上庙的围墙，丞相申屠嘉听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打算就这次晁错的过失写成奏章，请求诛杀晁错。晁错听到了这个消息，当夜请求单独进谏皇上，具体详细地向皇上说明了这件事情。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乘机禀告了晁错擅自凿开太上庙的围墙做门，请求皇上把他交给廷尉处死。皇上说：“晁错所凿的墙不是太上庙的墙，而是庙外空地上的围墙，不致于触犯法令。”丞相谢罪。退朝之后，生气地对长史说：“我本当先杀了他再报告皇上，却先奏请，反而被这小子给出卖，实在是大错。”丞相终于发病死了，晁错因此更加显贵。

晁错被提升为御史大夫，请求就诸侯的罪过相应地削减他们的封地，收回各诸侯国边境的郡城。奏章呈送上去，皇上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一起讨论，没有一个人敢非难晁错的建议，只有窦婴与他争辩，因此和晁错有了隔阂。晁错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诸侯们都叫喊着反对，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到了这个消息，就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刚继位，你执掌政权，侵害削弱诸侯的力量，疏远人家的骨肉，人们纷纷议论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晁错说："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不这样的话，天子不会受到尊崇，国家不会得到安宁。"晁错的父亲又说："照这样下去，刘家的天下安宁了，而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要离开你回去了。"便服毒药而死，死前说道："我不忍心看到祸患连累自己。"晁错的父亲死后十几天，吴楚七国果然反叛，以诛杀晁错为名义。等到窦婴、袁盎进言，皇上就命令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把他处死。

晁错死后，谒者仆射邓公担任校尉，攻打吴楚的军队时，他担任将领。回京城后，上书报告军事情况，进谏皇上。皇上问道："你从军中来，听到晁错死了，吴楚的军队退了没有？"邓公说："吴王蓄意谋反已经有几十年了啊，他为你削减他的封地而发怒，所以以诛杀晁错为名义，他的本意并不在晁错呀。再说我担心天下的人从此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进言了。"皇上说："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了不能够制服，所以要求削减诸侯的封地，借以尊宠朝廷，这实在是关乎万世的好事啊。计划才开始实行，竟然遭到杀戮，对内杜塞了忠臣的口，对外反而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足取的。"此时景帝沉默了好久，说："您的话很对，我也悔恨这件事。"于是任命邓公担任城阳中尉。

邓公是成固人，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妙计。建元（前140—前145）年间皇上招纳贤良之士，公卿们都推举邓公，当时邓公免官，便由在家闲居起用做了九卿。一年之后，又推说有病辞职回家，他的儿子邓章因为研究黄帝、老子的学说在朝廷大臣之间很有名望。

太史公说：袁盎虽然不好学，可是他善于领会贯通，他以仁爱之心为本体，常常称引大义，慷慨激昂。赶上汉文帝刚刚继位，他的才智恰

好碰上了适宜的时代，因此能得以施展。时局不断地在变动，等到吴楚反叛时，建议诛杀晁错。虽然他的建议被采纳实行，然而他以后不再被朝廷所用。爱好名声夸耀才能，终于因为追求名声而招致祸患。晁错做太子家令的时候，多次进言而不被采用。后来擅权，修改了国家的许多法令。诸侯发动叛乱，晁错不急于匡正挽救这个危机，却想报个人的私仇，反而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俗话说：“改变古法，搞乱常规，不是身死，就是逃亡”，难道说的就是晁错这类人吗？

万石张叔列传

万石君名奋，他的父亲是赵国人，姓石。赵国灭亡后，迁居到温县。高祖东进攻打项羽，途经河内郡，当时石奋年纪只有十五岁，做小官吏，侍奉高祖。高祖和他谈话，喜爱他恭敬谨慎的态度，问他说："你家中有些什么人？"回答说："我家中只有母亲，不幸眼睛已失明。家中很贫穷。还有个姐姐，会弹琴。"高祖又说："你能跟随我吗？"回答说："愿竭尽全力侍奉。"于是，高祖召他的姐姐入宫做了美人，让石奋做中涓，受理大臣进献的文书和谒见之事，他的家迁徙到长安的中戚里，这是因他的姐姐做了美人的缘故。他的官职到文帝时累积功劳升至太中大夫。他不通儒术，可是恭敬谨慎无人可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做太子太傅，后被免职。文帝选择可以做太傅的人，大家都推举石奋，石奋做了太子太傅。等到景帝即位，使他官居九卿之位；因他过于恭敬谨慎而接近自己，景帝也畏惧他，调他做了诸侯丞相。他的长子石建，二子石甲，三子石乙，四子石庆，都因为性情顺驯，对长辈孝敬，办事谨慎，官位做到二千石，于是景帝说："石君和四个儿子都官至二千石，做为人臣的尊贵荣耀竟然集中在他们一家。"就称呼石奋为万石君。

景帝末年，万石君享受上大夫的俸禄告老回家，在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朝令时，他都作为大臣来参加。经过皇宫门楼时，万石君一定要下车急走，表示恭敬，见到皇帝的车驾一定要手扶在车轼上表示致意。他的子孙辈做小吏，回家看望他，万石君也一定要穿上朝服接见他们，不直呼他们的名字。子孙中有人犯了过错，他不责斥他们，而是坐到侧旁的座位上，对着餐桌不肯吃饭。这样以后其他的子孙们就纷纷责备那个有错误的人，再通过族中长辈求情，本人裸露上身表示认错，并表示坚决改正，才答允他们的请求。已成年的子孙在身边时，既使是闲居在家，他也一定要穿戴整齐，显示出严肃整齐的样子。他的仆人也都非常恭敬，特别谨慎。皇帝有时赏赐食物送到他家，必定叩头跪拜之后才弯腰低头去吃，如在皇帝面前一样。他办理丧事时，非常悲哀伤悼。子孙后代遵从他的教诲，也像他那样去做。万石君一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

县和各诸侯国，即使齐鲁二地品行朴实的儒生们，也都认为自己不如他们。

建元二年（前141），郎中令王臧因为推崇儒学获罪。皇太后认为儒生言语大多文饰浮夸而不够朴实，现在万石君一家不善夸夸其谈而能身体力行，就让万石君的大儿子石建做了郎中令，小儿子石庆做了内史。

石建年老发白，万石君身体还能健康无病。石建做了郎中令，每五天休假一天，回家拜见父亲时，先是进入侍者的小屋，私下向侍者询问父亲情况，拿走他的内衣去门外水沟亲自洗涤，再交给侍者，不敢让父亲知道，而且经常如此。石建做郎中令时，有事要向皇帝谏说，能避开他人时就畅所欲言，说得峻急；及至朝廷谒见时，装出不善说话的样子。因此皇帝就对他亲自表示尊敬和礼遇。

万石君迁居到陵里。担任内史的儿子石庆酒醉归来，进入里门时没有下车。万石君听到这件事后不肯吃饭。石庆恐惧，袒露上身请求恕罪，万石君仍不允许。全族的人和哥哥石建也袒露上身请求恕罪，万石君才责备说：“内史是尊贵的人，进入里门时，里中的父老都急忙回避他，而内史坐在车中依然故我，不知约束自己，本是应该的嘛！”说完就喝令石庆走开。从此以后，石庆和石家的弟兄们进入里门时，都下车快步走回家。

万石君在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去世。大儿子郎中令石建因悲哀思念而痛哭，以致手扶拐杖才能走路，过了一年多，石建也死了。万石君的子孙们都很孝顺，然而石建最突出，超过了万石君。

石建做郎中令时，一次书写奏章，奏章批复下来，石建再读时，非常惊恐地说道“写错了！‘马’字下面的四点和下曲的马尾应该五笔，现在才写四笔，少了一笔，皇帝会责怪我，我该死啊！”可见他为人的谨慎，即使对待其他的事也都像这样。

万石君的小儿子石庆做太仆，为皇帝驾车外出，皇帝问驾车的马有几匹，石庆用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才举手示意说：“六匹。”石庆在几

个儿子中算是最简略疏粗的了，然而尚且如此小心谨慎。石庆做齐国的国相，齐国上下都敬慕他们的家风，所以不用发布政令齐国就非常安定，人们就为石庆立了“石相祠”。

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皇帝确立太子，从群臣中挑选能够做太子老师的人，石庆从沛太守任上调为太子太傅，过了七年升任御史大夫。

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丞相赵周有罪被罢官。皇帝发下诏书给御史大夫：“先帝很敬重万石君，他们的子孙都很孝顺，命令御史大夫石庆担任丞相，封为牧丘侯。”这时，汉朝正在南方诛讨南越，东越，在东方攻打朝鲜，在北方追逐匈奴，在西方征伐大宛，国家正值多事之时。加上皇帝巡视全国各地，修复上古的神庙，到泰山祭天，到梁父祭地，大兴礼乐。国家财政发生困难，皇帝就让桑弘羊等谋取财利，王温舒等实行苛峻的法律，使兒（ｎí，泥）宽等推尊儒学，他们都官至九卿，交替升迁当政，朝中大事不取决于丞相，丞相只是一味忠厚谨慎罢了。丞相在位九年，不能有任何匡正时局纠谏错误的言论，他曾想要惩治皇帝的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的罪过，不仅不能使他们服罪，反而遭受了惩处，以米粟入官才得免罪。

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百姓有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没有户籍的有四十万人，公卿大臣商议请求皇帝迁徙流民到边疆去，以此来惩罚他们。皇帝认为丞相年老谨慎，不可能参与这种商议，就让他请假回家，而查办御史大夫以下商议提出这种请求的官吏。丞相因不能胜任职务而愧疚，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石庆承蒙宠幸得以位居丞相，可是自己才能低劣不能辅佐陛下治理国家，以致城郊仓库空虚，百姓多流离失所，罪该处死，皇帝不忍心依法处治我，我愿归还丞相和侯爵的印信，请求告老还乡，给贤能的人让位。”皇帝说：“粮仓已经空虚，百姓贫困流离失所，而你却要请求迁徙他们，社会已经动荡不安了，社会的动荡使国家发生危机，在这种时候你却想辞去职位，你要把责难归结到谁身上呢？”用诏书责备石庆，石庆非常惭愧，才又重新处理政事。

石庆为人思虑细密，处事审慎拘谨，却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及为百姓说话的表现。从此又过了三年多，在太初二年（前103），丞相石庆

去世，赐谥号为恬侯。石庆的次子名德，石庆喜爱器重他，皇帝让石德做石庆的继承人，承袭侯爵的爵位。后来做到了太常。因为触犯法律判处死刑，纳米粟入官赎罪后成了平民。石庆做丞相时，他的子孙中从小吏升到两千石职位的有十三人。等到石庆死后逐渐因不同罪名而被免职，孝顺谨慎的家风也更加衰落了。

建陵侯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卫绾靠在车上表演杂技而做了侍卫皇帝的郎官，侍奉文帝，由于不断立功依次升迁为中郎将，除了忠厚谨慎一无所长。景帝做太子时，他请皇帝身边的近臣饮宴，而卫绾借口生病不肯去。文帝临死时嘱咐景帝说：“卫绾是年高望重的人，你要好好对待他。”等到文帝死去，景帝即位，景帝一年多没责斥过卫绾，卫绾只是一天比一天更谨慎地尽责。

景帝有一次驾临上林苑，命令中郎将卫绾和自己共乘一辆车，回来后问卫绾：“知道你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车吗？”卫绾说：“我从一个小小的车士幸运地因立功逐渐升为中郎将，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景帝又问：“我做太子时召请你参加宴饮，你不肯来，为什么呢？”回答说：“臣该死，那时实在生病了！”景帝赐给他一把剑。卫绾说：“先皇帝曾经赐给我总共六把剑，我不敢再接受陛下的赏赐。”景帝说：“剑是人们所喜爱之物，往往用来送人或交换他物，难道你能保存到现在吗？”卫绾说：“全都还在。”皇帝派人去取那六把剑，宝剑完好地在剑套中，不曾使用过。中郎将属下的郎官犯了错误，卫绾常常代他们受过，不和其他的人去争辩；有了功劳，常常谦让给他人。皇帝认为他品行方正，对自己忠诚没有杂念，就任命他做了河间王刘德的太傅。吴楚七国之乱时，皇帝任命卫绾做了将军，率领河间王的军队攻打吴楚叛军有功，任命他做了中尉。过了三年，因为战功，在景帝前元六年（前151）受封为建陵侯。

第二年，景帝废黜栗太子刘荣，杀了太子的舅父等人。景帝认为卫绾是忠厚的人，不忍心让他治理这件大案，就赐他休假回家。而让郅都逮捕审理栗氏族人。处理完这件案子，景帝任命胶东王刘彻做了太子，征召卫绾做太子太傅。又过较长时候，升迁为御史大夫。过了五年，代替桃侯刘舍做了丞相，在朝廷上只奏报职份内的事情。然而从他最初做

官起直到他位列丞相，终究没有什么可称道或指责之处。皇帝认为他敦厚，可以辅佐少主，对他很尊重宠爱，赏赐的东西很多。

卫绾做丞相三年，景帝死，武帝即位。建元年间，因景帝卧病时，各官署的许多囚犯多是无辜受冤屈的人，他身为丞相，未能尽职尽责，被免去丞相官职。后来卫绾去世，儿子卫信承袭了建陵侯的爵位。后来因为上酎金不合规定而失去爵位。

塞侯直不疑是南阳人。他做郎官侍奉文帝。与他同住一室的人请假探家，误拿走他人的金子而去，过了些时候，金子的主人才发觉，就胡乱猜疑直不疑，直不疑向他道歉并承认了这件事，买金子偿还他。等到请假探家的人回来归还了金子，使那个先前丢失金子的人极为惭愧，因此人们称直不疑是个忠厚的人。文帝也称赞提拔了他，逐渐升至太中大夫。一次上朝廷见时，有人谗毁他说：“直不疑相貌很美，然而惟独没有办法处置他喜欢和嫂子私通的事啊！”直不疑听说后，说：“我是没有兄长的。”说过后他终究不再做其他辩解。

吴楚七国之乱时，直不疑以二千石的官职率兵攻打叛军。景帝后元年（143前），任命他做了御史大夫。景帝总结平定吴楚叛乱人的功劳时，封直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间，和丞相卫绾都因过失免去官职。

直不疑学习老子的学说。他治理每个地方时，担任官职都因循前任所为，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他不喜欢树立自己的名声，被人称为长者。直不疑去世，儿子相如承袭侯爵之位。到孙子望时，由于进献酎金不合要求而失去侯爵之位。

郎中令周文，名仁，他的祖先原是任城人。凭借医术谒见天子。景帝做太子时，任命他做舍人，累积功劳逐渐提升，文帝时官至太中大夫。景帝刚继位，就任命周仁做了郎中令。

周仁为人深隐持重不泄露别人的话语，常常穿着破旧缀有补丁的衣服和能够吸附尿液的内裤，故意去做不洁净的事，使妃嫔不愿接近因此得到景帝宠爱。景帝进入寝宫和妃嫔淫亵戏耍时，周仁常在旁边。景帝死时，周仁还在做郎中令，可他始终无所进言。皇帝有时询问别人的情

况，周仁总是说：“皇上亲自考察他吧。”然后也没有讲别人的什么坏话。因此景帝曾经一再驾临他的家，他家后来迁徙到阳陵。皇帝赏赐的东西很多，他却常常推让，不敢接受。诸侯百官赠送的东西，他始终没有接受。

汉武帝即位，认为他是先帝的大臣而尊重他。周仁因病免职朝廷让他享受每年二千石的俸禄返乡养老，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

御史大夫张叔名欧，是安丘侯张说的庶子。文帝时以研究法家学说侍奉太子。尽管张欧研究法家学说，他却是个忠厚长者。景帝时很受尊重，常常位居九卿之列。到了武帝元朔四年（前125），韩安国被免职，皇帝任命张欧做了御史大夫。自从张欧做官以来，没有说过惩办人，专门以诚恳忠厚的态度做官。部属都认为他是忠厚的长者，也不敢过分地欺骗他。皇上把准备审理的案件交给他，有能够退回重审的就退回；不能退回重审的，因事不得已，就流泪而哭，亲自看着封好文书。他爱别人就是如此。

后来他年老病重，请求免去官职。天子也就颁布诏书，准许他的请求，按照上大夫的俸禄让他回乡养老。他住在阳陵。他的子孙都做到了大官。

太史公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君子要言语迟钝而做事敏捷”，这句话说的是万石君、建陵侯和张叔吧！因此他们做事不峻急却能使事情成功，措施不严厉而能使社会安定。塞侯直不疑过于巧诈，而周文失于卑恭谄媚，君子讥讽他们，因为他们形近谄佞。但他们也可算是行为敦厚的君子了。

扁鹊仓公列传

扁鹊是渤海郡鄚（mào，茂）人，姓秦，叫越人。年轻时做人家客馆的主管。有个叫长桑君的客人到客馆来，只有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长桑君也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他来来去去有十多年了，一天叫扁鹊和自己坐在一起，悄悄和扁鹊说："我有秘藏的医方，我年老了，想传留给你，你不要泄漏出去。"扁鹊说："好吧，遵命。"他这才从怀中拿出一种药给扁鹊，并说："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三十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又接着拿出全部秘方都给了扁鹊。忽然间人就不见了，大概他不是凡人吧。扁鹊按照他说的服药三十天，就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因此诊视别人的疾病时，能看五脏内所有的病症，只是表面上还在为病人切脉。他有时在齐国行医，有时在赵国行医。在赵国时名叫扁鹊。

在晋昭公的时候，众多大夫的势力强盛而国君的力量衰弱，赵简子是大夫，却独掌国事。赵简子病了，五天不省人事，大夫们都很忧惧，于是召来扁鹊。扁鹊入室诊视病后走出，大夫董安于向扁鹊询问病情，扁鹊说："他的血脉正常，你们何必惊怪！从前秦穆公曾出现这种情形，昏迷了七天才苏醒。醒来的当天，告诉公孙支和子舆说：'我到天帝那里后非常快乐。我所以去那么长时间，正好碰上天帝要指教我。天帝告诉我"晋国将要大乱，会五代不安定。之后将有人成为霸主，称霸不久他就会死去。霸主的儿子将使你的国家男女淫乱"。'公孙支把这些话记下收藏起来，后来秦国的史书才记载了此事。晋献公的混乱，晋文公的称霸，及晋襄公打败秦军在殽山后放纵淫乱，这些都是你所闻知的。现在你们主君的病和他相同，不出三天就会痊愈，痊愈后必定也会说一些话。"

过了二天半，赵简子苏醒了，告诉众大夫说："我到天帝那儿非常快乐，与百神游玩在天的中央，那里各种乐器奏着许多乐曲，跳着各种各样的舞蹈，不像上古三代时的乐舞，乐声动人心魄。有一只熊要抓我，天帝命令我射杀它，射中了熊，熊死了。有一只罴走过来，我又射它，又射中了，罴也死了。天帝非常高兴，赏赐我两个竹笥（sì，

寺），里边都装有首饰。我看见我的儿子在天帝的身边，天帝把一只翟犬托付给我，并说：“等到你的儿子长大成人时赐给他。”天帝告诉我说：“晋国将会一代一代地衰微下去，过了七代就会灭亡。秦国人将在范魁的西边打败周人，但他们也不能拥有他的政权。”董安于听了这些话后，记录并收藏起来。人们把扁鹊说过的话告诉赵简子，赵简子赐给扁鹊田地四万亩。

后来扁鹊路经虢国。正碰上虢太子死去，扁鹊来到虢国王宫门前，问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说：“太子有什么病，为什么全国举行除邪去病的祭祀超过了其他许多事？”中庶子说：“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没有规律，阴阳交错而不能疏泄，猛烈地暴发在体表，就造成内脏受伤害。人体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蓄积而不能疏泄，因此阳脉弛缓阴脉急迫，所以突然昏倒而死。”扁鹊问：“他什么时候死的？”中庶子回答：“从鸡鸣到现在。”又问：“收殓了吗？”回答说：“还没有，他死还不到半天呢。”“请禀告虢君说，我是渤海郡的秦越人，家在鄚地，未能仰望君王的神采而拜见侍奉在他的面前。听说太子死了，我能使他复活。”中庶子说：“先生该不是胡说吧？怎么说太子可以复活呢！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有个叫俞跗的医生，治病不用汤剂、药酒，镵针、砭石、导引、按摩、药熨等办法，一解开衣服诊视就知道疾病的所在，顺着五脏的腧穴，然后割开皮肤剖开肌肉，疏通经脉，结扎筋腱，按治脑髓，触动膏肓，疏理横隔膜，清洗肠胃，洗涤五脏，修炼精气，改变神情气色，先生的医术能如此，那么太子就能再生了；不能做到如此，却想要使他再生，简直不能用这样的话欺骗刚会笑的孩子。”过了好久，扁鹊才仰望天空叹息说：“您说的那些治疗方法，就像从竹管中看天，从缝隙中看花纹一样。我用的治疗方法，不需给病人切脉、察看脸色、听声音、观察病人的体态神情，就能说出病因在什么地方。知道疾病外在的表现就能推知内有的原因；知道疾病内在的原因就能推知外在的表现。人体内有病会从体表反应出来，据此就可诊断千里之外的病人，我决断的方法很多，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角度看问题。你如果认为我说的不真实可靠，你试着进去诊视太子，应会听到他耳有鸣响、看到鼻翼搧动，顺着两腿摸到阴部，那里应该还是温热的。”

中庶子听完扁鹊的话，眼呆滞瞪着不能眨，舌头翘着说不出话来，

后来才进去把扁鹊的话告诉虢君。虢君听后十分惊讶，走出内廷在宫廷的中门接见扁鹊，说：“我听到您有高尚的品德已很长时间了，然而不能够在您面前拜见您。这次先生您路经我们小国，希望您能救助我们，我这个偏远国家的君王真是太幸运了。有先生在就能救活我的儿子，没有先生在他就会抛尸野外而填塞沟壑，永远死去而不能复活。”话没说完，他就悲伤抽噎气郁胸中，精神散乱恍惚，长时间地流下眼泪，泪珠滚落沾在睫毛上，悲哀不能自我克制，容貌神情发生了变化。扁鹊说：“您的太子得的病，就是人们所说的‘尸蹶’。那是因为阳气陷入阴脉，脉气缠绕冲动了胃，经脉受损伤脉络被阻塞，分别下注入下焦、膀胱，因此阳脉下坠，阴气上升，阴阳两气会聚，互相团塞，不能通畅。阴气又逆而上行，阳气只好向内运行，阳气徒然在下在内鼓动却不能上升，在上在外被阻绝不能被阴气遣使，在上有隔绝了阳气的脉络，在下有破坏了阴气的筋纽，这样阴气破坏、阳气隔绝，使人的面色衰败血脉混乱，所以人会身体安静得像死去的样子。太子实际没有死。因为阳入袭阴而阻绝脏气的能治愈，阴入袭阳而阻绝脏气的必死。这些情况，都会在五脏厥逆时突然发作。精良的医生能治愈这种病，拙劣的医生会因困惑使病人危险。

扁鹊就叫他的学生子阳磨砺针石，取穴百会下针。过了一会儿，太子苏醒了。又让学生子豹准备能入体五分的药熨，再加上八减方的药剂混和煎煮，交替在两胁下熨敷。太子能够坐起来了。进一步调和阴阳，仅仅吃了汤剂二十天就身体恢复和从前一样了。因此天下的人都认为扁鹊能使死人复活。扁鹊却说：“我不是能使死人复活啊，这是他应该活下去，我能做的只是促使他恢复健康罢了。”

扁鹊到了齐国，齐桓侯把他当客人招待。他到朝廷拜见桓侯，说：“您有小病在皮肤和肌肉之间，不治将会深入体内。”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走出宫门后，桓侯对身边的人说：“医生喜爱功利，想把没病的人说成是自己治疗的功绩。”过了五天，扁鹊再去见桓侯，说：“您的病已在血脉里，不治恐怕会深入体内。”桓侯说：“我没有病。”扁鹊出去后，桓侯不高兴。过了五天，扁鹊又去见桓侯，说：“您的病已在肠胃间，不治将更深侵入体内。”桓侯不肯答话。扁鹊出去后，桓侯不高兴。过了五天，扁鹊又去，看见桓侯就向后退跑走了。桓

侯派人问他跑的缘故。扁鹊说：“疾病在皮肉之间，汤剂、药熨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疾病在血脉中，靠针刺和砭石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疾病在肠胃中，药酒的效力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疾病进入骨髓，就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现在疾病已进入骨髓，我因此不再要求为他治病。”过了五天后，桓侯身上患了重病，派人召请扁鹊，扁鹊已逃离齐国。桓侯于是就病死了。

假使桓侯能预先知道没有显露的病症，能够使好的医生及早诊治，那么疾病就能治好，性命就能保住。人们担忧的是疾病太多，医生忧虑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所以有六种患病的情形不能医治：为人傲慢放纵不讲道理，是一不治；轻视身体看重钱财，是二不治；衣着饮食不能调节适当，是三不治；阴阳错乱，五脏功能不正常，是四不治；形体非常羸（ｌéｉ，雷）弱，不能服药的，是五不治；迷信巫术不相信医术的，是六不治。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就很难医治了。

扁鹊名声传扬天下。他到邯郸时，闻知当地人尊重妇女，就做治妇女病医生；到洛时，闻知周人敬爱老人，就做专治耳聋眼花四肢痹痛的医生；到了咸阳，闻知秦人喜爱孩子，就做治小孩疾病的医生；他随着各地的习俗来变化自己的医治范围。秦国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派人刺杀了扁鹊。到现在，天下谈论诊脉法的人，都遵从扁鹊的理论和实践。

太仓这个人，是齐国都城管理粮仓的长官，他是临淄（ｚī，资）人，姓淳于名叫意。年轻却喜好医术。汉高后八年（前180），再次向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拜师学习医术。这时阳庆已七十多岁，没有能继承医术的后代，就让淳于意把从前学的医方全部抛开，然后把自己掌握的秘方全给了他，并传授给他黄帝、扁鹊的脉书，观察面部不同颜色来诊病的方法，使他预先知道病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判断能否治疗，以及药剂的理论，都十分精辟。学了三年之后，为人治病，预断死生，多能应验。然而他却到处交游诸侯，不拿家当家，有时不肯为别人治病，因此许多病家怨恨他。

汉文帝四年（前176），有人上书朝廷控告他，根据刑律罪状，要用传车押解到长安去。淳于意有五个女儿，跟在后面哭泣。他发怒而骂

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到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于是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很感伤，就跟随父亲西行到了长安。她上书朝廷说：“我父亲是朝廷的官吏，齐国人民都称赞他的廉洁公正，现在犯法被判刑。我非常痛心处死的人不能再生，而受刑致残的人也不能再复原，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无路可行，最终不能如愿。我情愿自己没入官府做奴婢，来赎父亲的罪，使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悲悯她的心意赦免了淳于意，并在这一年废除了肉刑。

淳于意住在家里，皇帝下诏问他为人治病决断死生应验的有多少人，他们名叫什么。

诏书问前太仓淳于意的问题是：“医术有什么专长及能治愈什么病？有没有医书？都向谁学医的？学了几年？曾治好哪些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得的什么病？治疗用药后，病情怎样？全部详细回答。”淳于意回答说：

我在年轻时，就喜好医术药剂之方，用学到的医术方剂试着给人看病大多没有效验。到了高后八年（前180），得以拜见老师临淄元里的公乘阳庆。阳庆这时七十多岁，我得以拜见侍奉他。他对我说：“全部抛开你学过的医书，这些都不正确。我有古代先辈医家传授的黄帝、扁鹊的诊脉书，以及观察面部颜色不同来诊病的方法，使你能预断病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判定能否医治，还有药剂理论的书籍，都非常精辟。我家中富足，只因我心里喜欢你，才想把自己收藏的秘方和书全教给你。”我说：“太幸运了，这些不是我敢奢望的。”说完我就离开坐席再次拜谢老师。我学习了他传授的《脉书》、《上经》、《下经》，从脸色诊病术、听诊术、从外观测度阴阳术、药理、砭石神术、房中术等秘藏书籍和医术，学习时注意解析体验，这样用了约一年时间。第二年，我试着为人治病，虽有效，还不精到。我一共向他学习三年，我曾经治过的病人，诊视病情决断生死的人，都有效，已达到了精妙的程度。现在阳庆已死了十来年，我曾向他学习三年，我现在已经三十九岁了。

齐国名叫成的侍御史自述得了头疼病，我诊完脉，告诉他说：“您的病情严重，不能一下子说清。”出来后只告诉他的弟弟昌说：“这是疽

病，在肠胃之间发生的，五天后就会肿起来，再过八天就会吐脓血而死。”成的病是酗酒后行房事得的。成果然如期而死。我所以能诊知他的病，是因为切脉时，切得肝脏有病的脉气。脉气重浊而平静，这是内里严重而外表不明显的疾病。脉象理论说：“脉长而且像弓弦一样挺直，不能随四季而变化，病主要在肝脏。脉虽长而直硬却均匀和谐，是肝的经脉有病，出现了时疏时密躁动有力的代脉，就是肝的络脉有病。”肝的经脉有病而脉均和的，他的病得之于筋髓。脉象时疏时密忽停止忽有力，他的病得之于酗酒后行房事。我所以知道他过了五天后会肿起来，再过八天吐脓血而死的原因，是切他的脉时，发现少阳经络出现了代脉的脉象。代脉是经脉生病，病情发展遍及全身，人就会死去。络脉出现病症，这时，在左手关部一分处出现代脉，这是热积郁体中而脓血未出，到了关上五分处，就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到八天后会吐脓血而死，所以到了关上二分处会产生脓血，到了少阳经脉的边界就会肿胀，其后疮破脓泄而死。当初内热就熏灼着阳明经脉，并灼伤络脉的分支，络脉病变得就会经脉郁结发肿，经脉郁结发肿其后就会糜烂离解。所以络脉之间交互阻塞。就使热邪上侵头部，头部受到侵扰，因此头疼。

齐王二儿子的男孩生病，召我去切脉诊治，我告诉他说：“这是气膈病，这种病使人心中烦闷，吃不下东西，时常呕出胃液。这种病是因为内心忧郁，常常厌食的缘故。”我当即调制下气汤给他喝下，只一天膈气下消，又过了两天就能吃东西，三天后病就痊愈了。我所以知道他的病，因为我切脉时，诊到心有病的脉象，脉象浊重急躁，这是阳络病。脉象理论说：“脉达于手指时壮盛迅速，离开指下时艰涩而前后不一，病在心脏。”全身发热，脉气壮盛，称作重阳。重阳就会热气上行冲击心脏，所以病人心中烦闷吃不下东西，就会络脉有病，络脉有病就会血从上出，血从上出的人定会死亡。这是内心悲伤所得的病，病得之于忧郁。

齐国名叫循的郎中令生病，　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逆气从下厥起，向上逆行入腹胸之中，而用针刺法为他治疗。我诊视后，说：“这是涌疝，这种病使人不能大小便。”循回答说：“已经三天不能大小便了。”我用火剂汤给他服用，服一剂就能大小便，服第二剂后大小便非

常通畅，服完第三剂就痊愈了。他的病是因房事造成的。我所以能知道他患的病，因我切脉时，他右手寸口的脉象急迫，脉象反映不出五脏患有病症，右手寸口脉象壮盛而快。脉快是中焦、下焦热邪涌动，他的左手脉快是热邪往下流，右手脉快是热邪上涌，都没有五脏病气的反应，所以说是“涌疝”。中焦积热，所以尿是赤红色的。

齐国名叫信的中御府长病了，我去他家诊治，切脉后告诉他说：“是热病的脉气，然而暑热多汗，脉稍衰，不致于死。”又说：“得这种病，是天气严寒时曾在流水中洗浴，洗浴后身体就发热了。”他说：“嗯，就是这样！去年冬天，我为齐王出使楚国，走到莒（ j ǔ，举）县阳周水边，看到莒桥坏得很厉害，我就揽住车辕不想过河，马突然受惊，一下子坠到河里，我的身子也淹进水里，差一点儿淹死，随从官吏马上跑来救我，我从水中出来，衣服全湿了，身体寒冷了一阵，冷一止住全身发热如火，到现在不能受寒。”我立即为他调制液汤火剂驱除热邪，服一剂药不再出汗，服两剂药热退去了，服三剂药病止住了。又让他服药大约二十天，身体就像没病的人了。我所以知道他的病，是因为切脉时，发现他的脉象属于热邪归并身体内里的“并阴脉”。脉象理论说：“内热、外热错乱交杂的死。”我切他的脉时，没有发现内热外热交杂的情形，但都是并阴脉。并阴脉，脉状顺的能用清法治愈，热邪虽没有完全消除，仍能治好保住性命。我诊知他的肾气有时重浊，我在太阴寸口依稀能切到这种情形，那是水气。肾本是主管水液运行的，所以由此知道他的病情。如果一时失治，就会变成时寒时热的病。

齐王太后有病，召我去诊脉，我说：“是风热侵袭膀胱，大小便困难，尿色赤红的病。”我用火剂汤给她喝下，吃一剂就能大小便了，吃两剂，病就退去了，尿色也和从前一样。这是出汗时解小便得的病。病是脱掉衣服而汗被吹干得的。我所以知道齐王太后的病，是因为我替她切脉时，发现太阴寸口湿润，这是受风的脉气。脉象理论说：“脉象用力切脉时大而坚实有力，轻轻切脉时大而紧张有力，是肾脏有病。”但我在肾的部位切脉，情况相反，脉象粗大躁动。粗大的脉象是显示膀胱有病；躁动的脉象显示中焦有热，而尿色赤红。

齐国章武里的曹山跗生病，我诊脉后说：“这是肺消病，加上寒热

的伤害。”我告诉他的家人说：“这种病必死，不能治愈。你们就满足病人的要求，去供养他，不必再治了。”医学理论说；“这种病三天后会发狂，乱走乱跑，五天后就死。”后来果然如期死了。山跗的病，是因为大怒后行房事得的。我所以知道山跗的病，是因为我切他的脉，从脉象发现他有肺气热。脉象理论说：“脉来不平稳不鼓动的，身形羸弱。”这是肺、肝两脏多次患病的结果。所以我切脉时，脉状不平稳而且有代脉的现象。脉不平稳的，是血气不能归藏于肝；代脉，时杂乱并起，时而浮躁，时而宏大。这是肺、肝两络脉断绝，所以说是死而不能治。我所以说“加以寒热”，是因为他精神涣散躯体如尸。精神涣散躯体如尸的人，他的身体一定会羸弱；对羸弱的人，不能用针灸的方法，也不能服药性猛烈的药。我没有为他诊治前，齐国太医已先诊治他的病，在他的足少阳脉口施灸，而且让他服用半夏丸，病人马上下泄，腹中虚弱；又在他的少阴脉施灸，这样便重伤了他的肝筋阳气。如此一再损伤病人的元气，因此说它是加上寒热的伤害。所以说他“三天以后，当会发狂”，是因为肝的络脉横过乳下与阳明经相连结，所以络脉的横过使热邪侵入阳明经脉，阳明经脉受伤，人就会疯狂奔路。过五天后死，是因肝心两脉相隔五分，肝脏的元气五天耗尽，元气耗尽人就死了。

齐国的中尉潘满如患小腹疼的病，我切他的脉后说：“这是腹中的气体遗留，积聚成了‘瘕症’。”我对齐国名叫饶的太仆、名叫由的内史说：“中尉如不能自己停止房事，就会三十天内死去。”过了二十多天，他就尿血死去。他的病是因酗酒后行房而得。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是因给他切脉，脉象深沉小弱，这三种情形合在一起，是脾有病的脉气。而且右手寸口脉脉来紧而小，显现了瘕病的脉象。两气互相制约影响，所以三十天内会死。太阴、少阴、厥阴三阴脉一齐出现，符合三十天内死的规律；三阴脉不一齐出现，决断生死的时间会更短；交会的阴脉和代脉交替出现，死期还短。所以他的三阴脉同时出现；就像前边说的那样尿血而死。

阳虚侯的宰相赵章生病，召我去，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腹中虚寒。我诊完脉断定说：“是‘洞风病’”。洞风的病症，是饮食咽下，总又吐出来，食物不能容留在胃中。依医理说：“五天会死。”结果过了十天才死。病因酗酒而生。我所以能知道赵章的病，切他的脉时，脉象“滑”，

是体内有风气的脉象。咽下食物总又吐出，胃中不能容纳，医理说五天会死，这是前面说的分界法。十天后才死，过期的原因，是他喜好吃粥，因此胃中充实，胃中充实所以超过预定死的时候。我的老师说过："胃能容留消化食物就能超过预定的死的时间，不能容留消化食物就拖不到预定的死的时间。

济北王病了，召我去诊治，我说："这是'风厥'使胸中胀满。"就为他调制药酒，喝了三天，病就好了。他的病是因出汗时伏卧地上而得。我所以知道济北王的病因，我切脉时，脉象有风邪，心脉重浊。依照病理"病邪入侵体表，体表的阳气耗尽，阴气就会侵入。"阴气入侵嚣张，就使寒气上逆而热气下流，就使人胸中胀满。出汗时伏卧在地的人，切他的脉时，他的脉气阴寒。脉气阴寒的人，病邪必然会侵入内里，治疗时就应使阴寒随着汗液淋漓流出。

齐国北宫司空名叫出於的夫人病了，许多医生都认为是风气入侵体中，主要是肺有病，就针刺足少阳经脉。我诊脉后说："是疝气病，疝气影响膀胱，大小便困难，尿色赤红。这种病遇到寒气就会遗尿，使人小腹肿胀。"她的病，是因为想解小便又不能解，然后行房事才得的。我知道她的病，是因切脉时，脉象大而有力，但脉来艰难，那是厥阴肝经有变动。脉来艰难，那是疝气影响膀胱。小腹所以肿胀，是因厥阴络脉结聚在小腹，厥阴脉有病，和它相连的部位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使得小腹肿胀。我就在她的足厥阴肝经施炙，左右各炙一穴，就不再遗尿而尿清，小腹也止住了疼。再用火剂汤给她服用，三天后，疝气消散，病就好了。

从前济北王的奶妈说自己的足心发热胸中郁闷，我告诉她："是热厥病。"在她足心各刺三穴，出针时，用于按住穴孔，不能使血流出，病很快就好了。她的病是因为喝酒大醉而得。

济北王召我给他的侍女们诊病，诊到名叫竖的女子时，看起来她没有病。我告诉永巷长说："竖伤了脾脏，不能太劳累，依病理看，到了春天会吐血而死。"我问济北王"这个人有什么才能？"济北王说："她喜好方技，有多种技能，能在旧方技是创出新意来，去年从民间买的，和她一样的四个人，共用四百七十万钱。"又问："她是不是有病？"我回

答说：“她病得很重，依病理会死去。”济北王又一次叫她来就诊，她的脸色没有变化，认为我说的不对，没有把她卖给其他诸侯。到了第二年春天，她捧着剑随王去厕所，王离去，她仍留在后边，王派人去叫她，她已脸向前倒在厕所里，吐血而死。她的病是因流汗引起，流汗的病人，依病理说是病重在内里，从表面看，毛发、脸色有光泽，脉气不衰，这也是内关的病。

齐国中大夫患龋齿病，我炙他的左手阳明脉，又立即为他调制苦参汤，每天用三升漱口，经过五六天，病就好了。他的病得自风气，以及睡觉时张口，食后不漱口。

菑川王的美人怀孕难产，召我诊治，我用莨菪（ｄàｎｇ，档）药末一撮，用酒送服，很快就生产了。我又诊她的脉，发现脉象急躁。脉急还有其他的病，就用消石一剂给她喝下，接着阴部流出血块来，约有五六枚血块像豆子一样大小。

齐国丞相门客的奴仆跟随主人上朝进入王宫，我看到他在闺门外吃东西，望见他的容颜有病色，我当即把此事告诉了名叫平的宦官，他因喜好诊脉而向我学习。我就用这个奴仆做例子指导他，告诉他说：“这是伤害脾脏的容色，到明年春天，胸隔会阻塞不通，不能吃东西，依病理到夏天将泄血而死。”他就到丞相那禀报说：“您门客的奴仆有病，病得很重，死期指日可待。”丞相问：“你怎么知道的？”他回答说：“丞相上朝入宫时，他在闺门外吃饭，我和太仓公站在那里，太仓公告诉我，患这种病是要死的。”丞相就把这个门客召请来问他：“您的奴仆有病吗？”门客说：“我的奴仆没有病，身体没有疼痛的地方。”到了春天果然病了，四月时，泄血而死。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是因知他的脾气普遍影响到五脏，脾受伤害就会在脸上某一部位显示相应的病色，伤脾之色，看上去脸色是黄的，仔细再看是青中透灰的死草色。许多医生不知这种情形，认为是体内有寄生虫，不知是伤害了脾。这个人所以到春天病重而死，是因脾病脸色发黄，黄色在五行属土，脾土不能胜肝木，所以到了肝木强盛的春天就会死去。到夏天而死的原因，依照病理“病情严重，而脉象正常的是内关病。”内关病，病人不会感到疼痛，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如果再添任何一种病，就会死在仲春的二月；如果能精

神愉快顺天养性，能够拖延一季度。他所以在四月死，我诊他的脉时，他精神愉快能顺天养性。他能够做到这样，人还算养得丰满肥腴，也就能拖延一些时候了。他的病是因流汗太多，受火烤后又在外面受了风邪而得。

菑川王病，召我去诊脉，我说：“这是热邪逆侵上部症状严重的‘蹶’病，造成头疼身热，使人烦闷。”我就用冷水拍在他头上，并针刺他的足阳明经脉，左右各刺三穴，病很快好了。他的病是因洗完头发，没擦干去睡觉引起的。我前边的诊断是正确的，所以称作“蹶”，是因热气逆行到头和肩部。

齐王黄姬的哥哥黄长卿在家设酒席请客，请了我。客人入座，还没上菜。我见王后弟弟宋建容色异常就说：“你有病，四五天前，你腰胁疼得不能俯仰，也不能小便。不赶快医治，病邪就会浸润肾脏。趁着还没滞留在五脏，迅速治愈。现在你的病情只是病邪刚刚侵入浸润着肾脏，这就是人们说的‘肾痹’。”宋建说：“你说对了，我确实曾腰脊疼过。四五天前，天正下雨，黄氏的女婿们到我家里，看到了我家库房墙下的方石，就要弄举起，我也想要效仿去做，举不起来，就把它放下了。到了黄昏，就腰脊疼痛，不能小便了，到现在也没有痊愈。”他的病是因喜好举重物引起。我所以能诊治他的病，是因看到他的容色，太阳穴处色泽枯干，两颊显示肾病部位边缘四分处色泽干枯，所以才知道四五天前病发作。我为他调制柔汤服用，十八天病就痊愈了。

济北王一个姓韩的侍女腰背疼，恶寒发热，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我诊脉后说：“是内寒，月经不通。”我用药为她熏灸，过一会儿，月经就来了，病好了。她的病是因想得到男人却不能够引起的。我所以能知道她的病，是切脉时，知道她的肾脉有病气，脉象涩滞不连续。这种脉，出现得艰难而又坚实有力，所以就月经不通。他的肝脉硬直而长，象弓弦一样，超出左手寸口位置，所以说病是想要得到男人却不能够造成的。

临菑氾（ｆán，凡）里一个叫薄吾的女人病得很重，许多医生都认为是寒热病，会死，无法医治。我诊脉后说：“这是‘蛲瘕病’。”这种病，使人肚子大，腹部皮肤黄而粗糙，用手触摸肚腹病人感到难受。我

用芫花一撮用水送服，随即泄出约有几升的蛲虫，病也就好了。过了三十天，身体和病前一样。蛲瘕病得自寒湿气，寒湿气郁积太多，不能发散，变化为虫。我能知道她的病，因为我切脉时，循按尺部脉位，她尺部脉象紧而粗大，又毛发枯焦，这是有虫的病状。她的脸色有光泽，是内脏没有邪气，病也不重的缘故。

齐国姓淳于的司马病了，我诊脉后说："你应该是'洞风病'。洞风病的症状是，饮食咽下后就又呕吐出，得这种病的原因，是吃过饱饭就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我到君王家吃马肝，吃得很饱，看到送上酒来，就跑开了，后来又骑着快马回家，到家就下泄几十次。"我告诉他说："把火剂汤用米汁送服，过七八天就会痊愈。"当时医生秦信在一边，我离去后，他对左右阁的都尉说："他认为司马得的什么病？"回答说："认为是洞风病，能够治疗。"秦信就笑着说："这是不知晓啊。司马的病，依照病理会在九天后死去。"经过九天没有死，司马家又召请我去。我去后询问病情，全像我所诊断的。我就为他调制火剂米汤让他服用，七八天后病就好了。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是因诊他的脉时，他的脉像完全符合正常的法则。他的病情和脉象一致，所以才不会死去。

齐国名叫破石的中郎得了病，我诊脉后，告诉他说："肺脏伤害，不能医治了，会在十天后的丁亥日尿血而死。"过了十一天，他尿血而死。他的病，是因从马背上摔到坚硬的石头上而得。我所以能诊知他的病，是因切他的脉，肺阴脉脉象来得浮散，好象从几条脉道而来，又不一致。同时他脸色赤红，是心脉压肺脉的表现。我所以能知道他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是因切得反阴脉。反阴脉进入虚里的胃大络脉，然后侵袭肺脉。他的肺脉又出现了"散脉"，原应脸色白却变红，那是心脉侵袭肺的表现。他没有如期而死的原因是，我的老师说："病人能吃东西喝水就能拖过死期，吃不下饭喝不下水会不到死期就死去。"这个人喜欢吹黍米，黍能补肺气，所以就拖过了死期。他尿血的原因，正如诊脉的理论所说："病人调养时喜欢安静的就会气血下行而死，好动的就会气血上逆而死。"这个人喜欢安静，不急躁，又能长时间地安稳坐着，伏在几案上睡觉，所以血就会从下排泄而出。

齐王名叫遂的侍医生病，自己炼五石散服用。我去问候他，他

说：“我有病，希望你为我诊治。”我立即为他诊治，告诉他：“您得的是内脏有热邪的病。病理说‘内脏有热邪，不能小便的，不能服用五石散’。石药药力猛烈，您服后小便次数减少，赶快别再服用。看你的脸色，你要生疮肿。”他说：“从前扁鹊说过‘阴石可以治阴虚有热的病，阳石可以治阳虚有寒的病’。药石的方剂都有阴阳寒热的分别，所以内脏有热的，就用阴石柔剂医治；内脏有寒的，就用阳石刚剂医治。”我说：“您的谈论错了。扁鹊虽然说过这样的话，然而必须审慎诊断，确立标准、订立规矩，斟酌权衡，依据参照色脉表里、盛衰、顺逆的原则，参验病人的举动与呼吸是否谐调，才可以下结论。医药理论说：“体内有阳热病，体表反应阴冷症状的，不能用猛烈的药和砭石的方法医治。”因为强猛的药进入体内，邪气就会使热邪气更加恣肆，蓄积更深。诊病理论说：“外寒多于内热的病，不能用猛烈的药。”因猛烈的药进入体内就会催动阳气，阴虚病症就会更严重，阳气更加强盛，邪气到处流动行走，就会重重团聚在腧穴，最后激发为疽。”我告诉他一百多天后，果然疽发在乳上，蔓延到锁骨上窝后，就死了。这就是说理论只是概括大体情形，提出大体的原则。平庸的医生如有一处没能深入学习理解，就会使识辨阴阳条理的事出现差错。

齐王从前是阳虚侯时，病得很重，许多医生都认为是蹶病。我为他诊脉，认为是痹症，病根在右胁下部，大小象扣着的杯子，使人气喘，逆气上升，吃不下东西。我就用火剂粥给他服用，过了六天，逆气下行；再让他改服丸药，大约过了六天，病就好了。他的病是房事不当而得。我为他诊脉时，不能识辨哪一经脉有了病，只是大体知道疾病所在部位。

我曾经为安阳武都里名叫成开方的人诊治，他称自己没有病，我说他将被沓风病所苦，三年后四肢不能受自己支配，而且会喑哑不能出声，这时就会死去。现在听说他的四肢已不能动了，虽喑哑却还没有死。他的病是多次喝酒之后受了风邪引起的。我所以知道他的病，是因给他切脉时，发现他的脉象符合《奇咳术》的说法：“脏气相反的会死。”切他的脉，得到肾气反冲肺气的脉象，依照这个道理，到了三年会死。

安陵坂里名叫项处的公乘有病，我为他诊脉，然后说：“这是牡疝病。”牡疝是发生在胸隔下，上连肺脏的病。是因行房事不节制而得。我对他说：“千万不能做操劳用力的事，做这样的事就会吐血死去。”项处后来却去“蹴踘”，结果腰部寒冷，汗出很多，吐了血。我再次为他诊脉后说：“会在第二天黄昏时死去。”到时就死了。他的病是因房事而得，我所以能知道他的病，是因为切脉时得到反阳脉，反阳的脉气进入上虚，第二天就会死。一方面出现了反阳脉，一方面上连于肺，这就是牡疝。

臣淳于意说：“其他能正确诊治决断生死时间以及治好的病太多了，因为时间一长忘了，不能完全记住，所以不敢用这些来回答。

又问：“你所诊治的病，许多病名相同，却诊断结果名异，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回答说：“从前病名大多是类似的，不能确切辨知，所以古代的圣人创立脉法，使人能用这些确立的标准，订立的规矩，斟酌权衡，依照规则，测量人的阴阳情形，区别人的脉象后各自命名，注意与自然变化的相应，参照人体情况，才能区别各种疾病使它们病名各异，医术高明的人能指出病名不同，医术不高看到的病是相同的。然而脉法不能全部应验，诊治病人要用分度脉的方法区别，才能区别相同名称的疾病，说出病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诊治的病人，都有诊治记录。我所以这样区别疾病，是因我从师学医刚刚完成，老师就死去了，因此记明诊治的情形，预期决断生死的时间，来验证自己失误、正确的结果和脉象的对应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到现在能够辨知各种的疾病。

又问：“你决断病人的死或活的时间，有时也不能应验，因为什么？”回答说：“这都是因为病人饮食喜怒不加节制，或者因为不恰当地服药，或者因为不恰当地用针灸治疗，所以会与预断的日期不相应而死。”

又问：“在你正能够诊治病情的生死，论说药品的适应症时，各诸侯王朝的大臣有向你请教的吗？”齐文王生病时，不请你去诊治，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派人召请我，我不敢前往。齐文王生病时，我家中贫穷，要为人治病谋生，当时实在

担心被官吏委任为侍医而受到束缚。所以我把户籍迁到亲戚邻居等人名下；不治理家事，只愿到处行医游学，长期寻访医术精妙的人向他求救，我拜见过几位老师，他们主要的本领我全学到了，也全部得到了他们的医方医书，并深入进行分析评定。我住在阳虚侯的封国中，于是侍奉过他。他入朝，我随他到了长安，因为这个缘故，才能给安陵的项处等人看过病。

问我说：”你知道齐文王生病不起的原因吗？”我回答说：“我没有亲眼看到齐文王的病情，不过我听说齐文王有气喘、头疼视力差的病。我推想，认为这不是病症。因为他身体肥胖而聚积了精气，身体得不到活动，骨胳不能支撑肉躯，所以才气喘，这用不着医治。依照脉理说：“二十岁时人的脉气正旺应该做跑步的运动，三十岁时应该快步行走，四十岁时应该安坐，五十岁时应该安卧，六十岁以上时应该使元气深藏。”齐文王年令不满二十岁，脉气正旺应该多跑动却懒于活动，这是不顺应自然规律的表现。后来听说有的医生用炙法为他治疗，马上病情就重起来，这是分析论断病情上的错误。根据我的分析，这是身体内正气上争而病邪之气侵入体内的表现。这种病症不是年青人能够康复的，因此他死了。对这样的病，应该调和饮食，选择晴朗天气，驾车或是步行外出，来开扩心胸，调和筋骨、肌肉、血脉、疏泻体内的郁积的旺气。所以二十岁时，是人们说的“气血质实”的时期，从医理看应该用砭炙的治疗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就会导致气血奔逐不定。

又问：“你的老师阳庆是跟谁学习的？齐国的诸侯是否知道他？”回答说：“我不知道阳庆的老师是谁？阳庆家中非常富有，他精通医术，却不肯为人治病，也许因为这样他才不出名。阳庆又告诉我说：‘千万别使我的子孙后代知道你曾向我学习医术’。”

又问：“你的老师阳庆是怎么看中并喜爱你的？怎么想把全部秘方医术传授给你的？”回答说：“我本来不知老师阳庆的医术精妙。我后来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年轻时喜欢各家的医术医方，我曾用他的医方尝试，大多有效，而且精妙。我听说菑川唐里的公孙光擅长使用古代流传的医方，就去拜见他。我能做他的学生，从他那里学到调理阴阳的医方以及口头流传的医理，我全部接受记录下来。我想要全部学到他精妙的

医术，公孙光说：“我的秘方医术都拿出来了，我对你不会有所吝惜，我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再让你学习的了。这些都是我年轻时所学到的精妙医方，全教给你了，不要再教给别人。”我说：“我能侍奉学习在您的面前，得到全部秘方，这非常幸运。我就是死了也不敢随便传给别人。”过了些日子，公孙光闲着没事，我就深入分析论说医方，他认为我对历代医方的论说是高明的。他高兴地说：“你一定会成为国医。我所擅长的医术都荒疏了，我的同胞兄弟住在临菑，精于医术，我不如他，他的医方非常奇妙，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我中年时，曾想向他请教，我的朋友杨中倩不同意，说：‘你不是那种能学习医术的人。’必须我和你一起前往拜见他，他就会知道您喜爱医术了。他也老了，但家中富有。”当时还没去，正好阳庆的儿子阳殷来给齐王献马，通过我的老师公孙光进献给齐王，因为这个缘故我和阳殷熟悉了。公孙光又把我托付给阳殷说：“淳于意喜好医术，你一定要好好礼待他，他是倾慕圣人之道的人。”于是就写信把我推荐给阳庆，因此也就认识了阳庆。我侍奉阳庆很恭敬谨慎，所以他才喜爱我。”

又问：“官吏或百姓曾有人向你学医术吗？有人把你的医术全学会了吗？他们是哪里人？”回答说：“临菑人宋邑，他向我求教，我教他察看脸色诊病，学了一年多。济北王派太医高明、王禹向我求教，我教给他们经脉上下分布的情形和异常脉络的连结位置，常常论说腧穴所处的方位，以及经络之气运行时的邪正顺逆的情况，怎样选定针对病症需要砭石针炙治疗的穴位，学了有一年多。菑川王时常派遣名叫冯信的太仓署中管理马匹的长官前来，让我指教医术，我教他按摩的逆顺手法，论述用药的方法，以及判定药的性味和配伍调制汤剂。高永侯的家丞名叫杜信，喜好诊脉，前来求学，我把上下经脉的分布、《五色诊》教给了他，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临菑召里叫唐安的人来求学，我教给他《五色诊》，上下经脉的位置，《奇咳术》，以及四时和阴阳相应各有偏重的道理，没有学成，就被任命做了齐王的侍医。

又问：“你给人诊治病症断定人的死生，能完全没有失误吗？”回答说：“我医治病人时，一定先为他切脉后，才去医治。脉象衰败与病情违背的不给他医治，脉象和病情相顺应的才给他医治。如果不能精心切脉，所断定的死生时间及能否治愈，也往往会出现差错，我不能完全没

有失误。”

太史公说：“女人无论美与丑，住进宫中就会被人嫉妒；士人无论贤与不贤，进入朝廷就会遭人疑忌。所以扁鹊因为他的医术遭殃，太仓公于是自隐形迹还被判处刑罚。缇萦上书皇帝，她的父亲才得到后来的平安。所以老子说‘美好的东西都是不吉祥之物’，哪里说的是扁鹊这样的人呢？象太仓公这样的人，也和这句话所说的意思接近啊。

魏其武安侯列传

魏其侯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他的父辈以上世世代代是观津人。他喜欢宾客。汉文帝时，窦婴任吴国国相，困病免职。汉景帝刚刚即位时，他任詹事。

梁孝王是汉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很疼爱他。有一次梁孝王入朝，汉景帝以兄弟的身份与他一起宴饮，这时汉景帝还没有立太子。酒兴正浓时，汉景帝随便地说："我死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窦太后听了非常高兴。这时窦婴端起一杯酒献给皇上，说道："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应当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立下的制度规定，皇上凭什么要擅自传给梁王！"窦太后因此憎恨窦婴。窦婴也嫌詹事的官职太小，就借口生病辞职。窦太后于是开除了窦婴进出宫门的名籍，每逢节日也不准许他进宫朝见。

汉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反叛，皇上考察到皇族成员和窦姓诸人没有谁像窦婴那样贤能的了，于是就召见窦婴。窦婴入宫拜见，坚决推辞，借口有病，不能胜任。窦太后至此也感到惭愧。于是皇上就说："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于是便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赐给他黄金千斤。这时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都退职闲居在家，窦婴就向皇上推荐起用他们。皇上所赏赐给的黄金，都摆列在走廊穿堂里，属下的小军官经过时，就让他们酌量取用，皇帝赏赐的黄金一点儿也没有拿回家。窦婴驻守荥阳时，监督齐国和赵国两路兵马，等到七国的叛乱全部被平定之后，皇上就赐封窦婴为魏其侯。这时那些游士宾客都争相归附魏其侯。汉景帝时每次朝廷讨论军政大事，所有列侯都不敢与条侯周亚夫、魏其侯窦婴平起平坐。

汉景帝四年（前153），立栗太子，派魏其侯担任太子的太傅。汉景帝七年（前150），栗太子被废，魏其侯多次为栗太子争辩都没有效果。魏其侯就推说有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下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都来劝说他，但没有人能说服他回到京城来。梁地人高遂于是来劝解魏其侯说："能使您富贵的是皇上，能使您成为朝廷亲信的是太后。现在您担任太子的师傅，太子被废黜而不能力争，力争又不能成功，又不

能去殉职。自己托病引退，拥抱着歌姬美女，退隐闲居而不参加朝会。把这些情况互相比照起来看，这是您自己表明要张扬皇帝的过失。假如皇上和太后都要加害于您，那您的妻子儿女都会一个不剩地被杀害。”魏其侯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就出山回朝，朝见皇帝像过去一样。

在桃侯刘舍被免去丞相职务时，窦太后多次推荐魏其侯当丞相。汉景帝说：“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重任。”终于没有任用他，任用了建陵侯卫绾作丞相。

武安侯田蚡（ｆén，坟），是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出生在长陵。魏其侯已经当了大将军之后，正当显赫的时候，田蚡还是个郎官，没有显贵，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魏其侯的子孙辈一样。等到汉景帝的晚年，田蚡也显贵起来，受到宠信，做了太中大夫。田蚡能言善辩，口才很好，学习过《盘盂》之类的书籍，王太后认为他有才能。汉景帝去世，当天太子登位继立，王太后摄政，她在全国的镇压、安抚行动，大都采用田蚡门下宾客的策略。田蚡和他的弟弟田胜，都因为是王太后的弟弟，在汉景帝去世的同一年（前141），被分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

武安侯刚掌权想当丞相，所以对他的宾客非常谦卑，推荐闲居在家的名士出来做官，让他们显贵，想以此来压倒窦婴等将相的势力。建元元年（年140），丞相卫绾因病免职，皇上酝酿安排丞相和太尉。籍福劝说武安侯道：“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武安侯于是就委婉地告诉太后暗示皇上，于是便任命魏其侯当丞相，武安侯当太尉。籍福去向魏其侯道贺，就便提醒他说：“您的天性是喜欢好人憎恨坏人，当今好人称赞您，所以您当了丞相，然而您也憎恨坏人，坏人相当多，他们也会毁谤您的。如果您能并容好人和坏人，那么您丞相的职位就可以保持长久；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马上就会受到毁谤而离职。”魏其侯

不听从他的话。

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都爱好儒家学说，推荐赵绾当了御史大夫，王臧担任郎中令。把鲁国人申培迎到京师来，准备设立明堂，命令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废除关禁，按照礼法来规定吉凶的服饰和制度，以此来表明太平的气象。同时检举谴责窦氏家族和皇族成员中品德不好的人，开除他们的族籍。这时诸外戚中的列侯，大多娶公主为妻，都不想回到各自的封地中去，因为这个缘故，毁谤魏其侯等人的言语每天都传到窦太后的耳中。窦太后喜欢黄老学说，而魏其侯、武安侯、赵绾、王臧等人则努力推崇儒家学说，贬低道家的学说，因此窦太后更加不喜欢魏其侯等人。到了建元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皇上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窦太后大怒，便罢免并驱逐了赵绾、王臧等人，还解除了丞相和太尉的职务，任命柏至侯许昌当了丞相，武强侯庄青翟当了御史大夫。魏其侯、武安侯从此以列侯的身份闲居家中。

武安侯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为王太后的缘故，仍然受到皇上的宠信，多次议论政事，建议大多见效，天下趋炎附势的官吏和士人，都离开了魏其侯而归附了武安侯。武安侯一天天更加骄横。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逝世，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因为丧事办得不周到，都被免官。于是任用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任用大司农韩安国担任御史大夫。天下的士人有郡守和诸侯王，就更加依附武安侯了。

武安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可是刚一出生就很尊贵。他又认为当时的诸侯王都年纪大了，皇上刚刚即位，年纪很轻，自己以皇帝的至亲心腹担任朝廷的丞相，如果不狠狠地整顿一番，用礼法来使他们屈服，天下人就不会服服贴贴的。在那时候，丞相入朝廷奏事，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他所说的话皇帝都听，他所推荐的人有的从闲居一下子提拔到二千石级，把皇帝的权力转移到自己手上。皇上于是说：“你要任命的官吏已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几个官呢。”他曾经要求把考工官署的地盘划给自己扩建住宅，皇上生气地说：“你何不把武器库也取走！”从这以后才收敛一些。有一次，他请客人宴饮，让他的兄长盖侯南向坐，自己却东向坐，认为汉朝的丞相尊贵，不可以因为是兄长就私下委曲自己。武安侯从此更加骄纵，他修建住宅，其规模、豪华超过了

所有的贵族的府第。田地庄园都极其肥沃，他派到各郡县去购买器物的人，在大道上络绎不绝。前堂摆投着钟鼓，竖立着曲柄长幡，在后房的美女数以百计。诸侯奉送给他的珍宝金玉、狗马和玩好器物，数也数不清。

魏其侯自从失去了窦太后，被皇上更加疏远不受重用，没有权势，诸宾客渐渐自动离去，甚至对他懈怠傲慢，只有灌将军一人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魏其侯天天闷闷不乐，唯独对灌将军格外厚待。

灌将军夫是颍阴人。灌夫的父亲是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受到灌婴的宠信，便推荐他，官至二千石级，所以冒用灌氏家的姓叫灌孟。吴楚叛乱时，颍阴侯灌何担任将军，是太尉周亚夫的部下，他向太尉推荐灌孟担任校尉。灌夫带领一千人与父亲一起从军。灌孟年纪已经老了，颍阴侯勉强推荐他，所以灌孟郁郁不得志，每逢作战时，常常攻击敌人的坚强阵地，因而战死在吴军中。按照当时军法的规定，父子一起从军参战，有一个为国战死，未死者可以护送灵柩回来。但灌夫不肯随同父亲的灵柩回去。他慷慨激昂地表示：“希望斩取吴王或者吴国将军的头，以替父亲报仇。”于是灌夫披上铠甲，手拿戈戟，召集了军中与他素来有交情又愿意跟他同去的勇士几十个人。等到走出军门，没有人敢再前进。只有两人和灌夫属下的奴隶共十多个骑兵飞奔冲入吴军中，一直到达吴军的将旗之下，杀死杀伤敌军几十人。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又飞马返回汉军营地，所带去的奴隶全都战死了，只有他一人回来。灌夫身上受重创十多处，恰好有名贵的良药，所以才得不死。灌夫的创伤稍稍好转，又向将军请求说：“我现在更加了解吴军营垒中路径曲折，请您让我再回去。”将军认为他勇敢而有义气，恐怕灌夫战死，便向太尉周亚夫报告，太尉便坚决地阻止了他。等到吴军被攻破，灌夫也因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把灌夫的情况向皇上汇报了，皇上就任命灌夫担任中郎将。过了几个月，因为犯法而丢了官。后来到长安安了家，长安城中的许多显贵没有不称赞他的。汉景帝时，灌夫官至代国国相。景帝去世，当今皇上武帝刚即位，认为淮阳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必须驻扎强大的兵力加以防守，因此调任灌夫担任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前140），又把灌夫

内调为太仆。二年（前139），灌夫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灌夫喝醉了，打了窦甫。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皇上恐怕窦太后杀灌夫，调派他担任了燕（ｙāｎ，烟）国国相。几年以后，又因犯法丢官，闲居在长安家中。

灌夫为人刚强直爽，好发酒疯，不喜欢当面奉承人。对皇亲国戚及有势力的人，凡是地位在自己以上的，他不但不想对他们表示尊敬，反而要想办法去凌辱他们；对地位在自己之下的许多士人，越是贫贱的，就更加恭敬，跟他们平等相待。在大庭广众之中，推荐夸奖那些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士人们也因此而推重他。

灌夫不喜欢文章经学，爱打抱不平，已经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办到。凡和他交往的那些人，无不是杰出人士或大奸巨猾。他家中职累的资产有几千万，每天的食客少则几十，多则近百。为了在田园中修筑堤塘，灌溉农田，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儿童于是作歌唱道：“颍水清清，灌氏安宁；颍水浑浊，灌氏灭族。”

灌夫闲居在家虽然富有，但失去了权势，达官贵人及一般宾客逐渐减少。等到魏其侯失去权势，也想依靠灌夫去报复那些平日仰慕自己，失势后又抛弃了自己的人。灌夫也想依靠魏其侯去结交列侯和皇族以抬高自己的名声。两人互相援引借重，他们的交往就如同父子之间那样密切。彼此情投意合，没有嫌忌，只恨相知太晚了。

灌夫在服丧期内去拜访丞相，丞相随便地说：”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魏其侯，恰值你现在服丧不便前往。”灌夫说：“您竟肯屈驾光临魏其侯，我灌夫怎敢因为服丧而推辞呢！请允许我告诉魏其侯设置帷帐，备办酒席，您明天早点光临。”武安侯答应了。灌夫详细地告诉了魏其侯，就像他对武安侯所说的那样。魏其侯和他的夫人特地多买了肉和酒，连夜打扫房子，布置帷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就让府中管事的人在宅前伺侯。等到中午，不见丞相到来。魏其侯对灌夫说：“丞相难道忘记了这件事？”灌夫很不高兴，说：“我灌夫不嫌丧服在身而应他之约，他应该来。”于是便驾车，亲自前往迎接丞相。丞相前一天只不过开玩笑似地答应了灌夫，实在没有打算来赴宴的意思。等

到灌夫来到门前，丞相还在睡觉。于是灌夫进门去见他，说：“将军昨天幸蒙答应拜访魏其侯，魏其侯夫妇备办了酒食，从早晨到现在，没敢吃一点东西。”武安侯装作惊讶地道歉说：“我昨天喝醉了，忘记了跟您说的话。”便驾车前往，但又走得很慢，灌夫更加生气。等到喝酒喝醉了，灌夫舞蹈了一番，舞毕邀请丞相，丞相竟不起身，灌夫在酒宴上用话讽刺他。魏其侯便扶灌夫离去，向丞相表示了歉意。丞相一直喝到天黑，尽欢才离去。

丞相曾经派籍福去索取魏其侯在城南的田地。魏其侯大为怨恨地说：“我虽然被废弃不用，将军虽然显贵，怎么可以仗势硬夺我的田地呢！”不答应。灌夫听说后，也生气，大骂籍福。籍福不愿两人有隔阂，就自己编造了好话向丞相道歉说：“魏其侯年事已高，就快死了，还不能忍耐吗，姑且等待着吧！”不久，武安侯听说魏其侯和灌夫实际是愤怒而不肯让给田地，也很生气地说：“魏其侯的儿子曾经杀人，我救了他的命。我服事魏其侯没有不听从他的，为什么他竟舍不得这几顷田地？再说灌夫为什么要干预呢？我不敢再要这块田地了！”武安侯从此十分怨恨灌夫、魏其侯。

元光四年（前131）的春天，丞相向皇上说灌夫家住颍川，十分横行，百姓都受其苦。请求皇上查办。皇上说：“这是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灌夫也抓住了丞相的秘事，用非法手段谋取利益，接受了淮南王的金钱并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宾客们从中调解。双方才停止互相攻击，彼此和解。

那年夏天，丞相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太后下了诏令，叫列侯和皇族都去祝贺。魏其侯拜访灌夫，打算同他一起去。灌夫推辞说：“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魏其侯说：“事情已经和解了。”硬拉他一道去。酒喝到差不多时，武安侯起身敬酒祝寿，在坐的宾客都离开席位，伏在地上，表示不敢当。过了一会儿，魏其侯起身为大家敬酒祝寿，只有那些魏其侯的老朋友离开了席位，其余半数的人照常坐在那里，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灌夫不高兴。他起身依次敬酒，敬到武安侯时，武安侯照常坐在那里，只稍欠了一下上身说：“不能喝满杯。”灌夫火了，便苦笑着说：“您是个贵人，这杯

就托付给你了！”当时武安侯不肯答应。敬酒敬到临汝侯，临汝侯正在跟程不识附耳说悄悄话，又不离开席位。灌夫没有地方发泄怒气，便骂临汝侯说：“平时诋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天长辈给你敬酒祝寿，你却学女孩子一样在那儿同程不识咬耳说话！”武安侯对灌夫说：“程将军和李将军都是东西两官的卫尉，现在当众侮辱程将军，仲孺难道不给你所尊敬的李将军留有余地吗？”灌夫说：“今天杀我的头，穿我的胸，我都不在乎，还顾什么程将军、李将军！”座客们便起身上厕所，渐渐离去。魏其侯也离去，挥手示意让灌夫出去。武安侯于是发火道：“这是我宠惯灌夫的过错。”便命令骑士扣留灌夫。灌夫想出去又出不去。籍福起身替灌夫道了歉，并按着灌夫的脖子让他道歉。灌夫越发火了，不肯道歉。武安侯便指挥骑士们捆绑灌夫放在客房中，叫来长史说：“今天请宗室宾客来参加宴会，是有太后诏令的。”弹劾（hé，河）灌夫，说他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犯了“不敬”罪，把他囚禁在特别监狱里。于是追查他以前的事情，派遣差吏分头追捕所有灌氏的分支亲属，都判决为杀头示众的罪名。魏其侯感到非常惭愧。出钱让宾客向田蚡求情，也不能使灌夫获释。武安侯的属吏都是他的耳目，所有灌氏的人都逃跑、躲藏起来了，灌夫被拘禁，于是无法告发武安侯的秘事。

魏其侯挺身而出营救灌夫。他的夫人劝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能营救得了呢？”魏其侯说：“侯爵是我挣来的，现在由我把它丢掉，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再说我总不能让灌仲孺自己去死，而我独自活着。”于是就瞒着家人，私自出来上书给皇帝。皇帝马上把他召进宫去，魏其侯就把灌夫因为喝醉了而失言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认为不足以判处死刑。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赏赐魏其侯一同进餐，说道：“到东宫去公开辩论这件事”。

魏其侯到东宫，极力夸赞灌夫的长处，说他酗酒获罪，而丞相却拿别的罪来诬陷灌夫。武安侯接着又竭力诋毁灌夫骄横放纵，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魏其侯思忖没有别的办法对付，便攻击丞相的短处。武安侯说：“天下幸而太平无事，我才得以做皇上的心腹，爱好音乐、狗马和田宅。我所喜欢的不过是歌伎艺人、巧匠这一些人，不像魏其侯和灌夫那样，招集天下的豪杰壮士，不分白天黑夜地商量讨论，腹诽心谤深怀对朝廷的不满，不是抬头观天象，就是低头在地上画，窥测于东、西两

宫之间，希望天下发生变故，好让他们立功成事。我倒不明白魏其侯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于是皇上向在朝的大臣问道：“他们两人的话谁的对呢？”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侯说灌夫的父亲为国而死，灌夫手持戈戟冲入到强大的吴军中，身受创伤几十处，名声在全军数第一，这是天下的勇士，如果不是有特别大的罪恶，只是因为喝了酒而引起口舌之争，是不值得援引其他的罪状来判处死刑的。魏其侯的话是对的。丞相又说灌夫同大奸巨猾结交，欺压平民百姓，积累家产数万万，横行颍川，凌辱侵犯皇族，这是所谓‘树枝比树干大，小腿比大腿粗’，其后果不是折断，就是分裂。丞相的话也不错。希望英明的主上自己裁决这件事吧。”主爵都尉汲黯认为魏其侯对。内史郑当时也认为魏其侯对，但后来又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去回答皇上。其余的人都不敢回答。皇上怒斥内史道：“你平日多次说到魏其侯、武安侯的长处和短处，今天当廷辩论，畏首畏尾地像驾在车辕下的马驹，我将一并杀掉你们这些人。”马上起身罢朝，进入宫内侍俸太后进餐。太后也已经派人在朝廷上探听消息，他们把廷辩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太后。太后发火了，不吃饭，说：“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作践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以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再说皇帝怎么能像石头人一样自己不做主张呢！现在幸亏皇帝还在，这班大臣就随声附合，假设皇帝死了以后，这些人还有可以信赖吗？”皇上道歉说：“都是皇室的外家，所以在朝廷上辩论他们的事。不然的话，只要一个狱吏就可以解决了。”这时郎中令石建向皇上分别陈述了魏其侯、武安侯两个人的事情。

武安侯既已退朝，出了停车门，招呼韩御史大夫同乘一辆车。生气地说：“我和你共同对付一个老秃翁，你为什么还模棱两可，犹豫不定？”韩御史大夫过了好一会儿才对丞相说：“您怎么这样不自爱自重？他魏其侯毁谤您，您应当摘下官帽，解下印绶（ｓｈòｕ，受），归还给皇上，说：‘我以皇帝的心腹，侥幸得此相位，本来是不称职的，魏其侯的话都是对的’。像这样，皇上必定会称赞您有谦让的美德，不会罢免您。魏其侯一定内心惭愧，闭门咬舌自杀。现在别人诋毁您，您也诋毁人家，这样彼此互骂，好像商人、女人吵嘴一般，多么不识大体呢！”武安侯认错说：“争辩时太性急了，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

于是皇上派御史按照文簿记载的灌夫的罪行进行追查，与魏其侯所

说的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犯了欺骗皇上的罪行。被弹劾，拘禁在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汉景帝时，魏其侯曾接收过他临死时的诏书，那上面写道：“假如遇到对你有什么不方便的事情，你可以随机应变，把你的意见呈报给皇帝。”等到自己被拘禁，灌夫定罪要灭族，情况一天比一天紧急，大臣们谁也不敢再向皇帝说明这件事。魏其侯便让侄子上书向皇帝报告接受遗诏的事，希望再次得到皇上的召见。奏书呈送皇上，可是查对尚书保管的档案，却没有景帝临终的这份遗诏。这道诏书只封藏在魏其侯家中，是由魏其侯的家臣盖印加封的。于是便弹劾魏其侯伪造先帝的诏书，应该判处斩首示众的罪。元光五年（前130）十月间，灌夫和他的家属全部被处决了。魏其侯过了许久才听到这个消息，听到后愤慨万分，患了中风病，饭也不吃了，打算死。有人听说皇上没有杀魏其侯的意思，魏其侯又开始吃饭了，开始医治疾病，讨论决定不处死刑了。意然有流言蜚语，制造了许多诽谤魏其侯的话让皇上听到，因此就在当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将魏其侯在渭城大街上斩首示众。

这年的春天，武安侯病了，嘴里老是叫喊，讲的都是服罪谢过的话。让能看见鬼的巫师来诊视他的病，巫师看见魏其侯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共同监守着武安侯，要杀死他。终于死了。儿子田恬继承了爵位。元朔三年（前126），武安侯田恬因穿短衣进入宫中，犯了“不敬”之罪，封爵被废除。

淮南王刘安谋反的事被发觉了，皇上让追查此事。淮南王前次来朝，武安侯但任太尉，当时到霸上来迎接淮南王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最贤明，又是高祖的孙子，一旦皇上去世，不是大王继承皇位，还应该是谁呢！”淮南王十分欢喜，送给武安侯许多金银财物。皇上自从魏其侯的事件发生时就不认为武安侯是对的，只是碍着王太后的缘故罢了。等听到淮南王向武安侯送金银财物时，皇上说：“假使武安侯还活着的话，该灭族了。”

太史公说：魏其侯和武安侯都凭外戚的关系身居显要职位，灌夫因为一次下定决心冒险立功而显名于当时。魏其侯的被重用，是由于平定吴、楚七国叛乱；武安侯的显贵，则是由于利用了皇帝刚刚即位，王太后掌权的机会。然而魏其侯实在是太不懂时势的变化，灌夫不学无术又

不谦逊，两人互相庇护，酿成了这场祸乱。武安侯依仗显贵的地位而且喜欢玩弄权术；由于一杯酒的怨愤，陷害了两位贤人。可悲啊！灌夫迁怒于别人，以致自己的性命也不长久。灌夫受不到百姓的拥戴，终究落了坏名声。可悲啊！由此可知灌夫灾祸的根源啦！

李将军列传

将军李广，陇西郡成纪县人。他的先祖叫李信，秦朝时任将军，就是追获了燕太子丹的那位将军。他的家原来在槐里县，后来迁到成纪。李广家世代传习射箭之术。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人大举侵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因为他善于骑射，斩杀敌人首级很多，所以被任为汉朝廷的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被任为中郎。二人又都任武骑常侍，年俸八百名。李广曾随从皇帝出行，常有冲锋陷阵、抵御敌人，以及格杀猛兽的事，文帝说："可惜啊！你没遇到时机，如果让你正赶上高祖的时代，封个万户侯那还在话下吗！"

到景帝即位后，李广任陇西都尉，又改任骑郎将。吴、楚七国叛乱时，李广任骁骑都尉，随从太尉周亚夫反击吴、楚叛军，在昌邑城下夺取了敌人的军旗，立功扬名。可是由于梁孝王私自把将军印授给李广，回朝后，朝廷没有对他进行封赏。调他任上谷太守，匈奴每天都来交战。典属国公孙昆（hún，魂）邪（yé，爷）对皇上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己仗恃有本领，屡次和敌人正面做战，恐怕会失去这员良将。"于是又调他任上郡太守。以后李广转任边境各郡太守，又调任上郡太守。他曾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太守，都以奋力作战而出名。

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天子派来一名宦官跟随李广学习军事，抗击匈奴。这位宦官带领几十名骑兵，纵马驰骋，遇到三个匈奴人，就与他们交战，三个匈奴人回身放箭，射伤了宦官，几乎杀光了他的那些骑兵。宦官逃回到李广那里，李广说："这一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李广于是就带上一百名骑兵前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那三个人没有马，徒步前行。走了几十里，李广命令他的骑兵左右散开，两路包抄。他亲自去射杀那三个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把他捆绑上马之后，远远望见几千名匈奴骑兵。他们看到李广，以为是诱敌之骑兵，都很吃惊，跑上山去摆好了阵势。李广的百名骑兵也都大为惊恐，想回马飞奔逃跑。李广说："我们离开大军几十里，照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一百名骑兵只要一跑，匈奴就要来追击射杀，我们会立刻

被杀光的。现在我们停留不走，匈奴一定以为我们是大军来诱敌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李广向骑兵下令：“前进！”骑兵向前进发，到了离匈奴阵地还有大约二里的地方，停下来，下令说：“全体下马解下马鞍！”骑兵们说：“敌人那么多，并且又离得近，如果有了紧急情况，怎么办？”李广说：“那些敌人原以为我们会逃跑，现在我们都解下马鞍表示不逃，这样就能使他们更坚定地相信我们是诱敌之兵。”于是匈奴骑兵终于不敢来攻击。有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监护他的士兵，李广立即上马和十几名骑兵一起奔驰，射死了那骑白马的匈奴将领，之后又回到自己的骑兵队里，解下马鞍，让士兵们都放开马，随便躺卧。这时正值日幕黄昏，匈奴军队始终觉得奇怪，不敢进攻。到了半夜，匈奴兵又以为汉朝有伏兵在附近，想趁夜偷袭他们，因而匈奴就领兵撤离了。第二天早晨，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中，大军不知道李广的去向，所以无法随后接应。

过了好几年，景帝去世，武帝即位。左右近臣都认为李广是名将，于是李广由上郡太守调任未央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也来任长乐宫的禁卫军长官。程不识和李广从前都任边郡太守并兼管军队驻防。到出兵攻打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靠近水丰草茂的地方驻扎军队，停宿的地方人人都感到便利，晚上也不打更自卫，幕府简化各种文书簿册，但他远远地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遭到过危险。程不识对队伍的编制、行军队列、驻营阵势等要求很严格，夜里打更，文书军吏处理考绩等公文簿册要到天明，军队得不到休息，但也不曾遇到危险。程不识说：“李广治兵简便易行，然而敌人如果突然进犯他，他就无法阻挡了。而他的士卒倒也安逸快乐，都甘心为他拼死。我的军队虽然军务纷繁忙乱，但是敌人也不敢侵犯我。”那时汉朝边郡的李广、程不识都是名将，但是匈奴人害怕李广的谋略，士兵也大多愿意跟随李广而以跟随程不识为苦。程不识在景帝时由于屡次直言进谏被封为太中大夫，为人清廉，谨守朝廷文书法令。

后来，汉朝用马邑城引诱单于，派大军在马邑两旁的山谷中埋伏，李广任骁（ｘｉāｏ，消）骑将军，受护军将军韩安国统领节制。当时单于发觉了汉军的计谋，就逃跑了。汉军都没有战功。四年以后，李广由卫尉被任为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军

队，并生擒了李广。单于平时就听说李广很有才能，下令说：“俘获李广一定要活着送来。”匈奴骑兵俘虏了李广，当时李广受伤生病，就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装在绳编的网兜里躺着。走了十多里，李广假装死去，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李广突然一纵身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去，夺了他的弓，打马向南飞驰数十里，重又遇到他的残部，于是带领他们进入关塞。匈奴出动追捕的骑兵几百名来追赶他，李广一边逃一边拿起匈奴少年的弓射杀追来的骑兵，因此才能逃脱。于是回到汉朝京城，朝廷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吏。执法官判决李广损失伤亡太多，他自己又被敌人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

转眼间，李广在家已闲居数年，李广家和已故颍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兰田，常到南山中打猎。曾在一天夜里带着一名骑马的随从外出，和别人一起在田野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李广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在霸陵亭下。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将军（韩安国），韩将军迁调右北平。于是天子就召见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派霸陵尉一起赴任，到了军中就把他杀了。

李广驻守右北平，匈奴听说后，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躲避他好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

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里的一块石头，以为是老虎就向它射去，射中了石头，箭头都射进去了，过去一看，原来是石头。接着重新再射，始终不能再射进石头了。李广驻守过各郡，听说有老虎，常常亲自去射杀。到驻守右北平时，一次射虎，老虎跳起来伤了李广，李广也终于射死了老虎。

李广为官清廉，得到赏赐就分给他的部下，饮食总与士兵在一起。李广一生到死，做二千石俸禄的官共四十多年，家中没有多余的财物，始终也不谈及家产方面的事。李广身材高大，两臂如猿，他善于射箭也是天赋，即便是他的子孙或外人向他学习，也没人能赶上他。李广语言迟钝，说话不多，与别人在一起就在地上画军阵，然后比射箭，按射中

较密集的行列还是较宽疏的行列来定罚谁喝酒。他专门以射箭为消遣，一直到死。李广带兵，遇到缺粮断水的地方，见到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喝到水，李广不去靠近水；士兵还没有完全吃上饭，李广一口饭也不尝。李广对士兵宽厚和缓不苛刻，士兵因此爱戴他，乐于为他所用。李广射箭的方法是，看见敌人逼近，如果不在数十步之内，估计射不中，就不发射。只要一发射，敌人立即随弓弦之声倒地。因此他领兵有几次被困受辱，射猛兽也曾被猛兽所伤。

没过多久，石建死了，于是皇上召见李广，让他接替石建任郎中令。元朔六年（前123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的军队从定襄出塞，征伐匈奴。许多将领因斩杀敌人首级符合规定数额，以战功被封侯，而李广的军队却没有战功。过了两年，李广以郎中令官职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塞，博望侯张骞（ｑｉān，千）率领一万骑兵与李广一同出征，分行两条路。行军约几百里，匈奴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李广的士兵都很害怕，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骑马往匈奴军中奔驰。李敢独自和几十名骑兵飞奔，直穿匈奴骑兵阵，又从其左右两翼突出，回来向李广报告说：“匈奴敌兵很容易对付啊！”士兵们这才安心。李广布成圆形兵阵，面向外，匈奴猛攻，箭如雨下。汉兵死了一半多，箭也快用光了。李广就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放箭，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匈奴的副将，杀死了好几个，匈奴军才渐渐散开。这时天色已晚，军吏士兵都面无人色，可是李广却神态自然，更加注意整顿军队。军中从此都很佩服他的勇敢。第二天，又去奋力作战，博望侯的军队也赶到了，匈奴军才解围退去。汉军非常疲惫，所以也不能去追击。当时李广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好收兵回朝。按汉朝法律，博望侯行军迟缓，延误限期，应处死刑，用钱赎罪，降为平民。李广功过相抵，没有封赏。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李广一起侍奉文帝。到景帝时，李蔡累积功劳已得到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武帝时，做到代国的国相。元朔五年（前124）被任为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右贤王有功，达到斩杀敌人首级的规定，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前121）间，代公孙弘任丞相。李蔡的才干在下等之中，声名比李广差得很远，然而李广得不到封爵和封地，官位没超过九卿，可是李蔡却被封为列侯，官位达

到三公。李广属下的军官和士兵们，也有人得到了侯爵之封。李广曾和星象家王朔私下闲谈说：“自从汉朝攻打匈奴以来，我没有一次不参加。可是各部队校尉以下的军官，才能还不如中等人，然而由于攻打匈奴有军功被封侯的有几十人。我李广不算比别人差，但是没有一点功劳用来得到封地，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的骨相就不该封侯吗？还是本来就命该如此呢？”王朔说：“将军自己回想一下，难道曾经有过值得悔恨的事吗？”李广说：“我曾当过陇西太守，羌人有一次反叛，我诱骗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用欺诈手段在同一天把他们都杀了。直到今天我最大的悔恨只有这件事。”王朔说：“能使人受祸的事，没有比杀死已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也就是将军不能封侯的原因。”

又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大举出征匈奴，李广几次亲自请求随行。天子认为他已年老，没有答应；好久才准许他前去，让他任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前119）。

李广不久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出边塞以后，卫青捉到敌兵，知道了单于住的地方，就自己带领精兵去追逐单于，而命令李广和右将军的队伍合并，从东路出击。东路有些迂回绕远，而且大军走在水草缺少的地方，势必不能并队行进。李广就亲自请求说：“我的职务是前将军，如今大将军却命令我改从东路出兵，况且我从少年时就与匈奴作战，到今天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敌的机会，我愿做前锋，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曾暗中受到皇上的警告，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不要让他与单于对敌，恐怕不能实现俘获单于的愿望。那时公孙敖刚刚丢掉了侯爵，任中将军，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跟自己一起与单于对敌，故意把前将军李广调开。李广当时也知道内情，所以坚决要求大将军收回调令。大将军不答应他的请求，命令长史写文书发到李广的幕府，并对他说：“赶快到右将军部队中去，照文书上写的办。”李广不向大将军告辞就起程了，心中非常恼怒地前往军部，领兵与右将军赵食（ｙì，义）其（ｊī，基）合兵后从东路出发。军队没有向导，有时迷失道路，结果落在大将军之后。大将军与单于交战，单于逃跑了，卫青没有战果只好回兵。大将军向南行渡过沙漠，遇到了前将军和右将军。李广谒见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军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干粮和酒送给李广，顺便向李广和赵食其询问迷失道路的情况，卫青

要给天子上书报告详细的军情。李广没有回答。大将军派长史急切责令李广幕府的人员前去受审对质。李广说：“校尉们没有罪，是我自己迷失道路，我现在亲自到大将军幕府去受审对质。”

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他的部下说：“我从少年起与匈奴打过大小七十多仗，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同单于军队交战，可是大将军又调我的部队去走迂回绕远的路，偏又迷失道路，难道不是天意吗！况且我已六十多岁了，毕竟不能再受那些刀笔吏的侮辱。”于是就拔刀自刎了。李广军中的所有将士都为之痛哭。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不论认识的不认识的，也不论老的少的都为李广落泪。右将军赵食其单独被交给执法官吏，应判为死罪，用财物赎罪，降为平民。

李广有三个儿子，名叫当户、椒、敢，都任郎官。一次天子和弄臣韩嫣戏耍，韩嫣有点放肆的举动，李当户去打韩嫣，韩嫣逃跑了，于是天子认为当户很勇敢。当户死得早，李椒被封为代郡太守，二人都比李广先死。当户有遗腹子名李陵。李广死在军中的时候，李敢正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李广死后第二年，李蔡以丞相之位侵占景帝陵园前大道两旁的空地，因而获罪，应送交法吏查办，李蔡不愿受审对质，也自杀了，他的封国被废除。李敢以校尉官职随从骠骑将军出击匈奴左贤王，奋力作战，夺得左贤王的战鼓和军旗，斩杀很多敌人首级，因而赐封了关内侯的爵位，封给食邑二百户，接替李广任郎中令。不久，李敢怨恨大将军卫青使他父亲饮恨而死，就打伤了大将军，大将军把这件事隐瞒下来，没有张扬。又过了不久，李敢随从皇上去雍县，到甘泉宫打猎。骠骑将军霍去病和卫青有亲戚关系，就把李敢射死了。霍去病当时正在显贵并且受宠，皇上就隐瞒真相，说李敢是被鹿撞死的。又过一年多，霍去病死了。李敢有个女儿是太子的侍妾，很受宠爱，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受太子宠爱，但他贪财好利，李氏家族日渐败落衰微了。

李陵到壮年以后，被选任为建章营的监督官，监管所有骑兵。他善于射箭，爱护士兵，天子认为李家世代为将，因而让李陵率领八百骑兵。李陵曾深入匈奴境内两千多里，穿过居延海，观察地形，没有遇见敌人就回来了。后被封为骑都尉，统率丹阳的楚兵五千人，在酒泉、张掖教练射箭，屯驻在那里防备匈奴。

几年后，天汉二年（前99）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在祁连山进攻匈奴右贤王，武帝派李陵率领他的步兵射手五千人，出兵到居延海以北大约一千里的地方，想用此法分散敌人的兵力，不让他们专门去对付贰师将军。李陵已到预定期限就要回兵，而单于用八万大军包围截击李陵的军队。李陵军队只有五千人，箭射光了，士兵死了大半，但他们杀伤匈奴也有一万多人。李陵军边退边战，接连战斗了八天，往回走到离居延海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兵拦堵住狭窄的山谷，截断了他们的归路。李陵军队缺乏粮食，救兵也不到，敌人加紧进攻，并劝诱李陵投降。李陵说："我没脸面去回报皇帝了！"于是就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全军覆没，余下逃散能回到汉朝的只有四百多人。

单于得到李陵之后，因平素就听说过李陵家的名声，打仗时又很勇敢，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使他显贵。汉朝知道后，就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从此以后，李家名声败落，陇西一带的人士曾为李氏门下宾客的，都以此为耻辱。

太史公说：《论语》里说："在上位的人自身行为端正，不下命令事情也能实行；自身行为不正，发下命令也没人听从。"这就是说的李将军吧！我所看到的李将军，老实厚道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讲话，可在他死的那天，天下人不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尽情哀痛。他那忠实的品格确实得到了将士们的信赖呀！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讲话，树下却自然地被人踩出一条小路。"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可以用来比喻大道理呀。

卫将军骠骑列传

大将军卫青是平阳县人，他的父亲郑季充当县中小吏，在平阳侯曹寿家供事，曾与平阳侯的小妾卫媪通奸，生了卫青。卫青的同母哥哥卫长子，同母姐姐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家得到汉武帝的宠爱，所以冒充姓卫。卫青，字叫仲卿。卫长子改表字叫长君。长君的母亲叫卫媪。卫媪的大女儿叫卫孺，二女儿叫卫少几，三女儿就是卫子夫。后来卫子夫的弟弟步和广都冒充姓卫。

卫青是平阳侯家的仆人，小的时候回到父亲郑季家里，他父亲让他牧羊。郑季前妻生的儿子们都把他当作奴仆来对待，不把他算作兄弟。卫青曾经跟人来到甘泉宫的居室，有个脖子上戴着铁枷的犯人给卫青相面说：“你是个贵人，将来能当大官，封侯！”卫青笑一笑说：“我是被人奴役的人所生的孩子，能不挨他人打骂就心满意足了，怎能想到封侯的事呢！”

卫青长大后，当了平阳侯家的骑兵，时常跟随平阳公主。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的春天，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受到武帝的宠幸。皇后陈阿娇是堂邑大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没有生儿子，却嫉妒别人，大长公主听说卫子夫受到武帝宠幸，且有了身孕，很嫉妒她，就派人逮捕了卫青。当时卫青在建章宫供职，尚不出名。大长公主逮捕囚禁卫青，想杀死他。卫青的朋友骑郎公孙敖就和一些壮士把他抢了出来，因为这个原因，卫青没有死。武帝听到这消息，就召来卫青，任命他当建章监，加侍中官衔。连同他的同母兄弟们都得到显贵，皇上给他们的赏赐，数日之间竟累积千金之多。卫孺做了太仆公孙贺的妻子。卫少儿原来同陈掌私通，武帝便召来陈掌，使他显贵。公孙敖因此也越来越显贵。卫子夫做了武帝的夫人。卫青升为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前130），卫青当了车骑将军，讨伐匈奴，从上谷出兵；太仆公孙贺做轻车将军，由云中出兵；大中大夫公孙敖做骑将军，由代郡出兵；卫尉李广当骁骑将军，由雁门出兵；每军各有一万骑兵。卫青领兵到达龙城，斩杀敌人数百人。骑将军公孙敖损失七千名骑兵，卫尉李广被敌人俘获，逃脱而回。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判为死刑，都交了

赎金，免了死刑，成为平民。公孙贺也没有功劳。

元朔元年（前128）春天，卫子夫生了男孩子，被立为皇后。这年秋天，卫青当车骑将军，从雁门出境，率领三万骑兵攻打匈奴，斩杀敌人几千人。第二年，匈奴侵入边境，杀死辽西郡的太守，掳掠渔阳郡二千多人，打败了韩安国将军的军队。汉朝命令李息将军攻打匈奴，从代郡出兵；又命令车骑将军卫青从云中出发，向西去攻打匈奴，直到高阙。于是攻取了河南地区，直到陇西，捕获敌人几千名，缴获牲畜十万头，打跑了白羊王和楼烦王。汉朝就把河南地区改设为朔方郡，并划定三千八百户封卫青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有军功，朝廷也划定一千一百户封苏建为平陵侯，并派苏建修筑朔方城。卫青的校尉张次公有军功，被封为岸头侯。天子说：“匈奴背逆天理，悖乱人伦，侵凌长辈，虐待老人，专以盗窃为事，欺诈各个蛮夷之国，策划阴谋，凭借其武力，屡次侵害汉朝边境，所以朝廷才调动军队，派遣将领，去讨伐它的罪恶。《诗经》上不是说吗：‘征讨　狁，直到太原’，‘出征的战车，万马奔腾’，‘修筑那座朔方城’。如今车骑将军卫青越过西河地区，直到高阙，斩杀敌军二千三百人，缴获他们的全部战车、辎重和牲畜，已被封为列侯，于是往西平定了河南地区，巡行榆谿的古代要塞，越过梓领，架设北河的桥梁，讨伐蒲泥，攻破符离，斩杀敌人的轻捷精锐的士卒，捕获敌人的侦察兵三千零七十一人，捉到敌人的间谋，割下死敌的左耳以计功劳，赶回敌人的一百多万只马、牛和羊，保全大军，胜利回师，增封卫青三千户。”第二年，匈奴侵入边境，杀死代郡太守共友，侵入雁门，抢掠一千余人。第二年，匈奴大规模入侵代郡、定襄、上郡、斩杀抢掠汉朝百姓几千人。

第二年，即元朔五年（前124）春天，朝廷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兵；命令卫尉苏建做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当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当骑将军，代国之相李蔡当轻车将军，他们都隶属车骑将军卫青，一同从朔方出兵；朝廷又命令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从右北平出兵。他们全都去攻打匈奴。匈奴右贤王正对着卫青等人的大兵，以为汉朝军队不能到达这里，便喝起酒来。晚上，汉军来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连夜逃跑，独自同他的一个爱妾和几百个精壮的骑兵，急驰突围，向北而去。汉朝的轻骑校尉郭成等追赶了

几百里，没有追上。汉军捕获了右贤王的小王十多人，男女民众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数千百万头，于是卫青便领兵凯旋。卫青的军队走到边塞，武帝派遣使者拿着大将军的官印，就在军中任命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其他将军都率兵隶属于大将军卫青，大将军确立名号，班师回京。武帝说：“大将军卫青亲自率领战士攻杀，军队获得大捷，俘虏匈奴之王十多人，加封卫青六千户。”又封卫青的儿子卫伉为宜春侯，卫青的儿子卫不疑为阴安侯，卫青的儿子卫登为发干侯。卫青坚决推辞说：“我侥幸地能在军队中当官，依赖陛下的神圣威灵，才使军队获得大捷，同时这也是各位校尉拚力奋战的功劳。陛下已经降恩加封我的食邑。臣子卫青的儿子们年龄还小，没有征战的劳苦和功绩，皇上降恩，割地封他们三人为侯，这不是我在军队中当官，用来鼓励战士奋力打仗的本意啊！卫伉等三人怎敢接受封赏。”天子说：“我并非忘却各位校尉的功劳，现在本来就要考虑他们的奖赏。”武帝就下令御史说：“护军都尉三次随大将军出击匈奴，经常接应各军，率领一校人马，捕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五百户封公孙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随从大将军从窳（yǔ，雨）浑塞出兵，直打到匈奴右贤王的王庭，在大将军的指挥之下搏杀奋战，俘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三百户封韩说为龙🔁侯。骑将军公孙贺跟随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三百户封公孙贺为南窌侯。轻车将军李蔡两次随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六百户封李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每人都三次跟随大将军俘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三百户封李朔为涉轵侯，划定一千三百户封赵不虞为随成侯，划定一千三百户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军功，赐给关内侯的爵位，每人食邑三百户。”这年秋天，匈奴侵入代郡，杀死都尉朱英。

第二年春天，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合骑侯公孙敖做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做右将军，郎中令李广做后将军，左内史李沮做强弩将军。他们都隶属大将军，斩杀敌人几千人而回。一个多月后，他们又全都从定襄出兵攻打匈奴，杀敌一万多人。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的军队合为一军，共三千多骑兵，独遇匈奴单于的军队，同他们交战一天多的时间，汉军将要全军被歼。前将军赵信原本是匈奴人，投降汉朝被封为翕侯，如今看到军情危急，匈奴人又引诱他，于是他率领剩余的大约八百骑兵，跑到单于那儿投降。右将

军苏建把他的军队全部损失了，独自一人逃回，自己来到大将军卫青那里。大将军卫青就苏建的罪过向军正闳、长史安和议郎周霸等征询意见，说：“怎样定苏建的罪过？”周霸说道：“自从大将军出征，不曾杀过副将。如今苏建弃军而回，可以杀苏建以表明大将军的威严。”闳和安都说：“不能这样。兵法书上说‘两军交锋，军队少的一方既使坚决拚搏，也要被军队多的一方打败’。如今苏建率几千军队抵御单于的几万军队，奋力战斗了一天多的时间，战士全部牺牲，仍然不敢有背叛汉朝的心意，自己归来。自己归来而被杀死，这是告诉战士今后若要失败且不可返回汉朝。不应当杀苏建。”大将军卫青说：“卫青我侥幸以皇帝亲戚的身分在军队中当官，不忧虑没有威严，而周霸劝我树立个人的威严，大失做人臣的旨意。况且假使我的职权允许我斩杀有罪的将军，但是凭我尊宠的地位不敢在国境外擅自诛杀，而把情况向天子详细报告，让天子自己裁决，由此表现出做臣子的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军中官吏们都说：“好！”于是就把苏建关押起来，送往皇帝的行在所。卫青领兵进入边塞，停止了对匈奴的征伐。

这一年（前123），大将军卫青姐姐的儿子霍去病十八岁，受到武帝宠爱，当了皇帝的侍中。霍去病善于骑马射箭，两次随从大将军出征，大将军奉皇上之命，拨给他一些壮勇的战士，任命他为剽姚校尉。他同八百名轻捷勇敢的骑兵，径直抛开大军几百里，寻找有利的机会攻杀敌人，结果他们所斩杀的敌兵数量超过了他们的损失。于是皇上说：“剽姚校尉霍去病杀敌二千零二十八人，其中包括匈奴相国和当户，杀死单于祖父一辈的籍若侯产，活捉单于叔父罗姑比，他的功劳，在全军两次数第一，划定一千六百户封霍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次随大将军出征，斩获敌军二千余名，划定一千一百户封郝贤为众利侯。”这一年，损失了两位将军的军队，翕侯赵信逃亡，军功不多，所以大将军卫青没有增封。右将军苏建回来后，天子没有杀他，赦免了他的罪过，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

大将军卫青回到京城，皇上赏赐他千金。这时，王夫人正受到汉武帝的宠幸，宁乘就劝说卫青道：“将军您所以军功还不太多，自己却食邑万户，三个儿子都受封为侯的原因，只是因卫皇后的缘故。如今王夫人得幸，而她的同姓亲戚还没有富贵，希望将军捧着皇上赏赐的千金，

去给王夫人的双亲祝寿。”于是大将军卫青就用五百金给王夫人的双亲祝寿。武帝听到这消息，就问大将军卫青，大将军卫青把事实报告了皇上，皇上就任命宁乘做东海都尉。

张骞随从大将军出征，因为他曾经出使大夏，被扣留在匈奴很长时间，这次他为大军作向导，熟知有水草的好地方，因而使大军免于饥渴，再加上他以前出使遥远国家的功劳，封张骞为博望侯。

冠军侯霍去病被封侯三年，在元狩二年（前121）春天，皇帝命冠军侯霍去病做骠骑将军，率领一万骑兵，从陇西出击匈奴，有军功。武帝说：“骠骑将军亲自率领战士越过乌盭（ l ì，力）山，讨伐遨濮，渡过狐奴河，经过五个匈奴的王国，不掠取畏惧顺从者的财物和民众，只希望捕获单于的儿子。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一千余里，与敌人短兵相接，杀死了折兰王，砍掉卢胡王的头，诛杀全副武装的敌兵，抓获了浑邪王的儿子及匈奴相国、都尉，歼敌八千余人，缴获了休屠（ c h ú，除）王的祭天金人。加封霍去病二千户。”

这年夏天，骠骑将军与合骑侯公孙敖都从北地出兵，分道进军；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都从右北平出兵，分道进军。他们都去攻打匈奴。郎中令率领四千骑兵首先到达，博望侯率领一万骑兵随后到达。匈奴左贤王率领几万骑兵围攻郎中令李广，郎中令与敌兵战斗了两天，有一半还多的战士牺牲了，他们杀死敌人的数目超过了他们损失的人数。博望侯领兵赶到时，匈奴的军队已撤走。博望侯犯有行军滞留而延误军机的罪过，被判为死刑，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骠骑将军出了北地后，已远远地深入到匈奴之中，因合骑侯公孙敖走错了路，没能相会。骠骑将军越过居延泽，到达祁连山，捕获了很多敌人。天子说：“骠骑将军越过居延泽，于是经过小月氏，攻到祁连山，俘虏酋涂王，率众投降的有二千五百人，杀敌三万零二百人，俘获五个匈奴小王、五个匈奴小王的母亲、单于的妻子、匈奴王子五十九个，还俘获匈奴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共六十三人，汉朝军队大概减损十分之三，增封霍去病五千户。赏赐随霍去病到达小月氏的校尉们左庶长的爵位。鹰击司马赵破奴两次跟随骠骑将军出征，斩杀了遨濮王，俘获了稽且王，千骑将捉到匈奴小王和小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俘虏敌兵三千三百

三十人，先头部队俘虏敌兵一千四百人，划定一千五百户封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跟随骠骑将军霍去病俘虏呼于屠王和王子以下共十一人，俘虏敌兵一千七百六十八人，划定一千一百户封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军功，封为煇渠侯。”合骑侯公孙敖犯了行军滞留而未能与骠骑将军会师的罪过，判为死刑，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各位老将军所率领的兵士和马匹武器也不如骠骑将军的，骠骑将军所率领的是经常挑选的士兵。但他敢于深八敌军境内作战，常常和壮健的骑兵跑在大军的前面，他的军队也有好运气，未曾遇到绝大的困境。但各位老将却经常因为行军迟缓落后，遇不到好的战机。从此以后，骠骑将军一天比一天更被皇上亲近，更加显贵，跟大将军卫青相仿佛。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因为身处西方的浑邪王屡次被骠骑将军率领的汉军打败，损失几万人而大怒，想召来浑邪王，把他杀死。因此浑邪王和休屠王等想投降汉朝，就先派人到边境迎住汉人。这时，大行李息率兵在黄河岸边筑城，见到浑邪王的使者，立即就命令传车急驰而归，向皇帝报告。皇上听过汇报后，怕浑邪王用诈降的办法偷袭边境，于是就命令骠骑将军领兵前去迎接浑邪王和休屠王。骠骑将军已经渡过黄河，与浑邪王的部队相互远望着。浑邪王的副将们看到汉朝军队，多数不想投降，有好多人逃遁而去。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打马跑到敌营，同浑邪王相见，杀了想逃走的八千人，于是命浑邪王一个人乘着传车，先到皇帝的行在所，然后由他领着浑邪王的全部军队渡过黄河，投降者有几万人，号称十万。他们到达长安后，天子用来赏赐的钱就有几十万。划定一万户封浑邪王为漯阴侯。封他的小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于是天子称赞骠骑侯霍去病的功劳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攻打匈奴西域浑邪王，浑邪王及其部队与民众都相互投奔汉朝，用军粮接济汉军。骠骑将军一并率领他们的善射兵卒一万余人，诛杀了妄图逃亡的凶悍之人，斩杀八千多人，使敌国之王三十二人投降汉朝。汉军士卒没有伤亡，十万大军全部归来，由于他们承担了战争的劳苦，因而使河塞地区几乎消除了边患，有幸将永保安宁。划定一千七百户增封骠骑将军。”于是就减少了陇西、北地、上郡戍守之兵的一半，以此使全国百姓的徭役负担得到宽缓。

过了不久，朝廷就把归降的匈奴人分别迁徙到边境五郡原先的边塞

以外，但都在河南地区，并按照他们原有的习俗，作为汉王朝的属国。第二年，匈奴侵入右北平、定襄，杀掠汉朝一千多人。

第二年，汉武帝同诸位将军们商议说：“翕侯赵信替匈奴单于出谋画策，常常认为汉朝军队不能越过沙漠轻易留在那里，现在派大军出击，势必能实现我们的愿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

元狩四年（前119）春天，武帝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几十万步兵和转运物资的人跟随其后，而那些敢于奋力战斗和勇于深入的士兵都隶属于骠骑将军。骠骑将军开始要从定襄出兵，迎击单于。后来捕到的匈奴俘虏说单于向东而去，于是就改令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兵，命令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郎中令李广做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任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任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任后将军，他们都隶属大将军。大军随即越过沙漠，连人带马共五万骑兵，同骠骑将军等都攻打匈奴的单于。赵信替单于出谋划策说：“汉军已越过沙漠，人困马疲，匈奴可以坐收汉军俘虏了。”于是把他们的辎重全部运到遥远的北方，全把精兵安排在大漠以北等待汉军。正碰上大将军卫青的军队开出塞外一千多里，看见单于的军队排成阵势等在那里，于是大将军下令让武刚车排成环形营垒，又命五千骑兵纵马奔驰，抵挡匈奴。匈奴也有大约一万骑兵奔驰而来。恰巧太阳将落，刮起大风，沙石打在人们的脸上，两军都无法看见对方，汉军又命左右两翼急驰向前，包抄单于。单于看到汉朝军队很多，而且战士和战马还很强大，若是交战，对匈奴不利。因此，在傍晚时单于就乘着六头骡子拉的车子，同大约几百名壮健的骑兵，径直冲开汉军包围圈，向西北奔驰而去。这时，天已黄昏，汉朝军队和匈奴人相互扭打，杀伤人数大致相同。汉军左校尉捕到匈奴俘虏，说单于在天未黑时已离去，于是汉军就派出轻骑兵连夜追击，大将军的军队也跟随其后。匈奴的兵士四散奔逃。直到天快亮时，汉军已行走二百余里，没有追到单于，却俘获和斩杀敌兵一万　多人，于是到达了窴颜山赵信城，获得匈奴积存的粮食以供军队食用。汉军留住一日而回，把城中剩余的粮食全部烧掉才归来。

在大将军卫青同单于会战时，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的军队从东方的道路进军，因为迷了路，没能如期同卫青同攻单于。直到大将军

卫青领兵回到大漠以南时，才遇到前将军和右将军。大将军想派使者回京报告天子，就命令长史去按文书所列罪状审问前将军李广，李广自杀。右将军回到京城，被交给法官，赵食其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大将军卫青进入边塞，此次总共斩获敌兵一万九千人。

这时，匈奴的部众失去单于十多天，右谷蠡王听到这消息后，就自己当了单于。单于后来又与他的部众相会合，右谷蠡王就去掉自立的单于之名。

骠骑将军也率领五万骑兵，所带军需物资也与大将军卫青的相同，但却没有副将。他就任用李敢等人做大校，充当副将，从代郡、右北平出兵一千余里，遇上左贤王的军队，他们斩获敌兵的功劳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将军卫青。出征的大军全部归来时，武帝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军队出征，又亲自率领所俘虏的匈奴士兵，携带少量军需物资，越过大沙漠，渡河捕获单于近臣章渠，诛杀匈奴小王比车耆转而攻击匈奴左大将，斩杀敌将，夺取其军旗和战鼓。翻越离侯山，渡过弓闾河，捕获匈奴屯头王和韩王等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然后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并且登上高山以望大沙漠。共捕获俘虏和杀敌七万零四百四十三人，汉军大概减损十分之三。他们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所以能够远行到极远的地方而没有断绝军粮。划定五千八百户增封骠骑将军霍去病。”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隶属于骠骑将军，与骠骑将军在与城会师，没有错过日期，跟随骠骑将军到达梼余山，俘虏和斩杀匈奴二千七百人，划定一千六百户封路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随骠骑将军捕获匈奴小王，划定一千二百户封邢山为义阳侯。从前投降汉朝的匈奴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軒皆随骠骑将军攻匈奴有功，划定一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划定一千八百户封伊即軒为众利侯。从骠侯赵破奴、昌武侯赵安稽都跟随骠骑将军打匈奴有功，各增封三百户。校尉李敢夺取了敌军的军旗战鼓，封为关内侯，赐食邑二百户。校尉徐自为被授予大庶长的爵位。另外骠骑将军霍去病属下的小吏士卒当官和受赏的人很多。而大将军卫青没能得到加封，军中的官员和士卒没有被封侯的。

当卫青和霍去病所率领的两支大军出塞时，曾在边塞阅兵，当时官

府和私人马匹共十四万匹，而他们重回塞内时，所剩战马不满三万匹。于是朝廷增置大司马官位，大将军和骠骑将军都当了大司马。而且定下法令，让骠骑将军的官阶和俸禄同大将军相等。从此以后，大将军卫青的权势日日减退，而骠骑将军一天比一天显贵。大将军的老友和门客多半离开了他，而去奉事骠骑将军，这些人常常因此而得到官爵，只有任安不肯这样做。

骠骑将军为人寡言少语，不泄露别人说的话，有气魄，敢做敢为。武帝曾想教他孙子和吴起的兵法，他回答说：“战争只看方针策略如何就够了，不必学习古代兵法。”武帝为他修盖府第，让骠骑将军去看看，他回答说：“匈奴还没有消灭，无心考虑私家的事情。”从此以后，武帝更加重用和喜爱骠骑将军霍去病。但是，霍去病从少年时代起，就在宫中侍候皇帝，得到显贵，却不知体恤士卒。他出兵打仗时，天子派遣太官赠送他几十车食物，待他回来时，辎重车上丢弃了许多剩余的米和肉，而他的士卒还有忍饥挨饿的。他在塞外打仗时，士卒缺粮，有的人饿得站不起来，而骠骑将军还在画定球场，踢球游戏。他做的事多半如此。大将军卫青的为人却是仁爱善良，有退让的精神，以宽和柔顺取悦皇上，但是天下之人没有称赞他的。

骠骑将军自元狩四年（前119）出击匈奴以后三年，即元狩六年（前117）就去世了。武帝对他的死很悲伤，调遣边境五郡的铁甲军，从长安到茂陵排列成阵，给霍去病修的坟墓外形象祈连山的样子。给他命名谥号，把勇武与扩地两个原则加以合并，称他为景桓侯。霍去病的儿子嬗接替了冠军侯的爵位。霍嬗年令小，表字叫子侯，皇上喜爱他，希望长大后任命他为将军。过了六年，即元封元年，霍嬗死去，皇上封赐他哀侯的谥号。他没有儿子，因而后代断绝了，封国被废除。

自从骠骑将军死后，大将军的长子宜春侯卫伉因犯法而失掉侯爵。五年以后，卫伉的两个弟弟阴安侯卫不疑和发干侯卫登，都因为犯了助祭金成色不足和分量不够的罪而失掉侯爵。失掉侯爵后二年，冠军侯的封国被废除。这以后四年，大将军卫青死去，朝廷加封他的谥号是烈侯。卫青儿子卫伉接替爵位作长平侯。

自从大将军围攻匈奴单于之后十四年就死去了，这期间没有再攻打

匈奴的原因，是因为汉朝马匹少，而且正在讨伐南方的东越和南越，讨伐东方的朝鲜，攻击羌人和西南夷，因此长时间没有讨伐匈奴。

因为大将军卫青娶了平阳公主的原因，所以长平侯卫伉才能接替侯爵。但是六年后，他又因犯法而失掉侯爵。

下面是两位大将军及其诸位副将的名单：

总计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共有七次，斩获敌兵五万余人。他同单于交战一次，收复河南地区，于是设置了朔方郡，两次增封，共受封一万一千八百户。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封侯，每人受封一千三百户。卫家受封的户数合并起来，共有一万五千七百户。卫青的校尉副将因为跟随卫青有功而被封侯的共有九个人，他的副将及校尉已经当了将军的共十四人。当副将的有位李广，自有传记。其他没有传的有：

将军公孙贺。他是义渠人，他的祖先是匈奴奴人。公孙贺的父亲浑邪，汉景帝时代被封为平曲侯，因为犯法而失掉侯爵。公孙贺在汉武帝当太子时做舍人。汉武帝即位八年，公孙贺以太仆身份做了轻车将军，驻军在马邑。过了四年，公孙贺以轻车将军的身份从云中出发攻打匈奴。又过了五年，公孙贺以骑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打匈奴有功，被封为南窌侯。过了一年，公孙贺以左将军的身份两次跟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兵打匈奴，没有功劳。过了四年，因为犯了助祭金成色不足和分量不够的罪而失掉侯爵。过了八年，以浮沮将军的身份从五原出兵，远征两千余里打匈奴，没有功劳。过了八年，以太仆的身份出任丞相，受封葛绎侯。公孙贺七次当将军，出击匈奴没有建立大功，而两次被封侯，当了丞相。后来因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通奸，又搞巫蛊之事，被灭族，没有留下后代。

将军李息是郁郅人。他曾经服事过汉景帝，到汉武帝即位八年时，当了材官将军，驻军在马邑。过了六年，他当了将军，从代郡出兵打匈奴。过了三年，李息当了将军，跟随大将军从朔方出兵打匈奴。都没有功劳。李息共三次当将军，后来他常常担任大行之职。

将军公孙敖是义渠人。最初以郎官身份服事汉武帝。汉武帝即位十

二年，他当了骑将军，从代郡出兵打匈奴，损失了七千士兵，被判为死刑，他交了赎金，成了平民百姓。过了五年，他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打匈奴有功，被封为合骑侯。过了一年，以中将军身份随大将军两次从定襄出兵打匈奴，没有功劳。过了二年，他以将军身份从北地出兵，延误了同骠骑将军约定的时间，被判死刑，交了赎金，成为平民百姓。过了二年，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打匈奴，没有战功。过了十四年，他以因杅将军的身份负责修筑受降城。七年后，他又以因杅将军的身份再次出兵打匈奴，进军到余吾，因为损失士卒多，被交付法官，判处死刑，他却诈称已死，逃亡到民间五六年。后来，这件事被发觉了，又逮捕了他。因他妻子搞巫蛊事件，他的全家都被杀死。他共当过四次将军，出击匈奴，一次被封侯。

将军李沮是云中人，曾服侍汉景帝。汉武帝即位十七年时，他以左内史的身份当了强弩将军。一年后，他又当了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是成纪人，服事过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曾以轻车将军身份跟随大将军打匈奴有功，被封为乐安侯。以后当了丞相，因犯法而被杀。

将军张次公是河车人，曾以校尉身份随从卫青将军打匈奴有功，封为岸头侯。后来王太后死去，他当了将军，驻守在北军的军部所在地。过了一年，他当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打匈奴。他两次当将军，因犯法而失掉侯爵。张次公的父亲张隆，是驾驭轻便战车的勇敢射手。因为他善于射箭，汉景帝就喜欢和亲近他。

将军苏建是杜陵人，以校尉身份跟随卫青将军打匈奴，因为有战功而被封为平陵侯，并且以将军身份负责修筑朔方城。过了四年，他当游击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从朔方出兵打匈奴。过了一年，他以右将军的身份再次随大将军从定襄出兵打匈奴，结果翕侯叛逃匈奴，大军蒙受了损失，他被判为死刑，交出赎金，成为平民百姓。这之后，他当了代郡太守。他死后，坟墓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的身份投降汉朝，当了翕侯。汉武帝即位十七年，赵信当了前将军，同匈奴单于打仗，失败后投降了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者的身份出访大夏，回来后当了校尉。他随大将军卫青攻打匈奴有功，被封为博望侯。过了三年，他当了将军，从右北平出击匈奴，因为误了约定的军期，被判处死刑，他交了赎罪金，成为平民百姓。这以后，他做为使者出使乌孙，后来又当了大行，便死去了。他的坟墓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是祋祤人。汉武帝即位二十二年，他以主爵都尉的身份当了右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打匈奴，因为迷了路延误了军期，被判处死刑，他交了赎罪金，成为平民百姓。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的身份当了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兵打匈奴。曹襄是曹参的孙子。

将军韩说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出孙子。他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打匈奴有功，被封为龙🔁侯，后因犯了助祭金成色不足分量不够的罪行而失掉侯爵。元鼎六年（前111），韩说以待诏的身份做了横海将军，领兵攻打东越有功，被封为按道侯。在太初三年（前102），他当了游击将军，驻军在五原以外的一些城堡。后来，他当了光禄勋，因为到太子宫挖掘巫蛊罪证，被卫太子杀死。

将军郭昌是云中人。他以校尉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打匈奴。元封四年（前107），他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当了拔胡将军，驻军朔方。回来以后，他领兵去攻打昆明，没有功劳，被收回官印罢了官。

将军荀彘是太原郡广武人。他以善于驾车的本领求见皇上，被任命为侍中，又当了校尉，屡次随从大将军卫青打匈奴。在元封三年（前108）时，他当了左将军，领兵攻打朝鲜，没有功劳。因为捕楼船将军杨仆犯了罪，他被处死。

总计骠骑将军霍去病共六次出击匈奴，其中四次出击是以将军的身份，共斩获匈奴兵士十一万多人。待浑邪王率几百万人投降后，于是开拓了河西和酒泉等地，使西部地区匈奴侵扰的活动愈益减少。他被四次加封，共食邑一万五千一百户。他的校尉因有功被封侯的共有六人，以后成为将军的有两人。

将军路博德是平州人。他以右北平太守的身份跟随骠骑将军打匈奴有功，被封为符离侯。骠骑将军霍去病死后，路博德以卫尉的身份当了伏波将军，讨伐并打败南越，朝廷给予加封。这以后他因犯法而失掉侯爵。后来，他当了强弩都尉，驻军居延，直到死去。

将军赵破奴原来是九原人，曾经逃到匈奴，后来又回归汉朝，当了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司马。他领兵从北地出击匈奴，时常有功军，被封为从骠侯。后来他犯了助祭金成色不足分量不够的罪行而失掉侯爵。一年后，他当了匈河将军，攻打匈奴直到匈河水，没有战功。过了两年，他攻打并俘虏了楼兰王，又被封为浞野侯。六年后，他当了浚稽将军，率领两万骑兵攻打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同他交战，用八万骑兵围困了赵破奴，赵破奴被敌人所活捉，他的军队全部覆灭。他在匈奴住了十年，又同他的长子安国逃回汉朝。后来，他因为犯了巫蛊罪，被灭族。

自从卫氏兴起，大将军卫青首先被封侯，后来他的子孙有五人被封侯。总共经历了二十四年，而五个侯爵全被剥夺，卫氏没有人再被封侯。

太史公说：苏建曾对我说：“我曾经责备大将军卫青极尊贵，而全国的贤士大夫却不称赞他，希望将军能够效法古代那些招选贤人的名将，努力去做吧。大将军拒绝说：‘自从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厚待宾客，天下之人常切齿痛恨。那亲近和安抚士大夫，招选贤才，废除不肖者的事，是国君的权柄。当大臣的只须遵守法度干好本职的工作，何必参与招选贤士的事呢？’”骠骑将军霍去病也仿效这种想法，他们当将军的做法就是这样。

南越列传

南越王尉佗是真定人，姓赵。秦国兼并了六国，攻取并平定了杨越，设置了桂林、南海和象郡，把犯罪而被迁徙的百姓安置到这些地方，同越人杂居了十三年。尉佗，秦朝时被任命做了南海郡的龙川县令。到秦二世时，南海郡尉任嚣得病将死，把龙川令赵佗召来，并对他说："听说陈胜等发动了叛乱，秦朝推行暴虐无道的政策，天下百姓对此感到怨恨，项羽和刘邦、陈胜、吴广等，都在各自的州郡，同时聚集民众，组建军队，象猛虎般地争夺天下，中原地区扰攘动乱，不知何时方得安宁，豪杰们背叛秦朝，相互对立。南海郡偏僻遥远，我怕强盗的军队侵夺土地，打到这里，我想发动军队切断通往中原的新修大路，自己早作防备，等待诸侯的变化，恰巧我的病重了。再说番禺这个地方，背后有险要的山势可以依靠，南有大海作屏障，东西几千里，有些中原人辅助我们，这也能当一州之主，可以建立国家。南海郡的长官中没有谁值得我同他研究这些事，所以把你召来告诉你这些事。"任嚣当即向赵佗颁布任命文书，让他代行南海郡的职务。任嚣死后，赵佗就向横浦、阳山、湟谿关传布檄文，说："强盗的军队将要到来，要疾速断绝道路，集合军队，保卫自己。"赵佗借此机会，逐渐用法律杀了秦朝安置的官吏，而用他的亲信做代理长官。秦朝被消灭后，赵佗就攻击并兼并了桂林和象郡，立自己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已经平定了天下，因为中原百姓劳顿困苦，所以汉高祖放过了赵佗，没有杀他。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派遣陆贾去南越，命令赵佗因袭他的南越王的称号，同他剖符定约，互通使者，让他协调百越，使其和睦相处，不要成为汉朝南边的祸害。南越边界与北方的长沙接壤。

高后时代，有关部门的官吏请求禁止南越在边境市场上购买铁器。赵佗说："高帝立我为南越王，双方互通使者和物资，如今高后听信谗臣的意见，把蛮夷视为异类，断绝我们所需要的器物的来源，这一定是长沙王的主张，他想依靠中原的汉王朝，消灭南越，兼作南越王，自己建立功劳。"于是赵佗就擅加尊号，自称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长沙国的边境城邑，打败了几个县才离去。高后派遣将军隆虑侯周灶前去攻打赵佗。正遇上酷暑潮湿的气侯，士卒中的多数人都得了重病，致使大军无

法越过阳山岭。又过了一年多，高后死去，汉军就停止了进攻。赵佗因此凭借他的军队扬威于边境，用财物贿赂闽越、西瓯和骆越，使他们都归属南越，使他的领地从东到西长达一万余里。赵佗竟然乘坐黄屋左纛之车，以皇帝身份发号施令，同汉朝地位相等。

待到汉文帝元年（前179），天子刚刚统治天下，便派出使者向诸侯和四方蛮夷的君长，告知他从代国来京即位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天子的圣明美德。于是为赵佗在真定的父母的坟墓，设置守墓的人家，每年按时举行祭祀，又召来他的堂兄弟，用尊贵的官职和丰厚的赏赐表示对他们的宠爱。天子命令丞相陈平等推荐可以出使南越的人，陈平说好畴人陆贾在先帝时曾多次出使南越。天子就召来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前往南越当使者，借机责备赵佗自立为皇帝，竟然不派一个使者向天子报告。陆贾到了南越，南越王赵特别恐惧，向天子写信道歉，说：“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从前高后隔离歧视南越，我私下疑心长沙王是个善进谗言的臣子，又在这遥远之地听说高后杀尽了赵佗的宗族，挖掘并烧毁祖先的坟墓，因此自暴自弃，侵犯长沙的边境地区。而且南方低湿之地，在蛮夷中间，东边的闽越只有上千民众，却称其君长为王；西面的西瓯和骆越这样的裸体之国也得称王。所以我狂妄地窃取皇帝的尊号，聊以自我安慰，怎敢把这事禀告天子呢！”赵佗深深叩头谢罪，表示要长久做汉朝的藩属臣子，遵守向天子纳贡的职责。于是赵佗就向全国发布命令，说：“我听说两个英雄豪杰是不能并存的，两个贤哲之人也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世界。汉朝皇帝，是贤明的天子，从今以后，我去掉帝制，不再乘坐黄屋左纛的车子。”陆贾回京报告此事，汉文帝非常高兴。沿续到汉景帝时代，赵佗向汉朝称臣，春秋两季派人到长安朝见天子。但是在南越国内，赵佗一直窃用皇帝的名号，只是他派使者朝见天子时才称王，接受天子的命令如同诸侯一样。到建元四年，赵佗死去。

赵佗的孙子赵胡当了南越王。这时闽越王郢发动战争，攻打南越边境城镇，赵胡派人向汉天子写信说：“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的藩臣，不能擅自发兵相互攻击。如今闽越发兵侵犯臣，臣不敢发兵抗击，希望天子下诏书处理这事。”于是天子赞扬南越有忠义行为，遵守职责和盟约，为他们出兵，派遣两位将军前去讨伐闽越。汉军还没越过阳山岭，

闽越王的弟弟馀善杀死了郢，投降了汉朝，于是停止了讨伐行动。

汉天子派庄助去向南越王讲明朝廷的意思，赵胡深深叩头说：“天子是为臣发兵讨伐闽越的，就是臣死了也无法报答天子的恩德！”赵胡就派太子婴齐到朝廷去充当宿卫。他又对庄助说：“国家刚刚遭受敌人的侵略，请使者先走吧。赵胡正在日夜准备行装，去京城朝见天子。”庄助离开后，他的大臣向赵胡进谏说：“汉朝发兵诛杀郢，也是用这个行动来警告南越。而且先王过去曾说过，事奉天子，只希望不要失礼，重要的是不可因为爱听使者的好话而去朝见天子。要是去朝见天子就不能再回来了，这是亡国的形势啊。”于是赵胡就以生病为借口，最终也没去朝见汉天子。过了十多年，赵胡真病得很严重，太子婴齐请求回国。赵胡死了，加给他文王的谥号。

婴齐代立为南越王之后，就把他祖先的武帝印玺藏了起来。婴齐到长安做宿卫时，取了邯郸樛家的女儿做妻子，，生了儿子叫赵兴。待到他即位为王，便向汉天子上书，请求立妻子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汉朝屡次派使者婉转劝告婴齐去朝拜天子，婴齐喜欢恣意杀人，惧怕进京朝拜天子，会被强迫比照内地诸侯，执行汉朝法令，因此以有病为托辞，竟未去朝见天子，只派遣儿子次公入京当了宿卫。婴齐死去，加给他明王的谥号。

太子赵兴代立为南越王，他母亲当了太后。太后在没嫁给婴齐做妾时，曾经同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奸。等到婴齐死后，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朝派安国少季前去规劝南越王和王太后，让他们比照内地的诸侯，进京朝拜天子。命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传这个意思，让勇士魏臣等辅助不足之处，卫尉路博德率兵驻守在桂阳，等待使者。南越王年轻，王太后是中原人，曾同安国少季通奸，此次安国少季来当使者，又和她通奸。南越国的人们多半知道这事，大多不依附王太后。太后害怕发生动乱，也想依靠汉朝的威势，屡次劝说南越王和群臣请求归属汉朝。于是就通过使者上书天子，请求比照内地诸侯，三年朝见天子一次，撤除边境的关塞。于是天子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银印赐给南越丞相吕嘉，也赐给内史、中尉、大傅等官印，其余的官职由南越自己安置。废除他们从前的黥刑和劓刑，用汉朝的法律，比照内地的诸侯。使

者都留下来镇抚南越。南越王及王太后整治行装和贵重财物，为进京朝见天子做准备。

南越丞相吕嘉年龄很大，辅佐过三位国王，他的宗族内当官做长吏的就有七十多人，男的都娶王女做妻子，女的都嫁给王子及其兄弟宗室之人，同苍梧郡的秦王有联姻关系。他在南越国内的地位非常显要，南越人都信任他，很多人都成了他的亲信，在得民心方面超过了南越王。南越王要上书汉天子，他屡次建议王放弃这个举动，王没听。他产生了背叛王的念头，屡次托病不去会见汉朝使者。使者都留意吕嘉的言行，因为形势的关系，没有诛杀吕嘉。南越王和王太后也怕吕嘉首先发难，就安排酒宴，想借助汉朝使者的权势，计划杀死吕嘉等人。宴席上，使者都面朝东，太后面朝南，王面朝北，丞相吕嘉和大臣都面朝西，陪坐饮酒。吕嘉的弟弟当将军，率兵守候在宫外。饮酒当中，太后对吕嘉说："南越归属汉朝，是国家的利益，而丞相嫌这样做不利，是什么原因？"王太后想以此激怒汉朝使者。使者犹豫不决，终究没敢动手杀吕嘉。吕嘉看到周围人不是自己的亲信，随即站起身走了出去。王太后发怒了，想用矛撞击吕嘉，王，阻止了太后的行为。吕嘉就出去了，并把弟弟的兵士分来一部分，安排到自己的住处周围，托病不肯去会见王和使者。吕嘉就暗中同大臣们准备发动叛乱。王一向无意杀害吕嘉，吕嘉知道这一点，因此几个月过去了，叛乱仍没发生。王太后有淫乱行为，南越国的人都不归附她，她想独自杀害吕嘉，又没有能力做成这件事。

汉天子听说吕嘉不服从南越王，王和太后力弱势孤，不能控制吕嘉，使者又胆怯而无决断的能力。又认为王和太后已经归附汉朝，独有吕嘉作乱，不值得发兵，想派庄参率两千人出使南越。庄参说："若是为友好谈判而去，几个人就足够了；若是为动武而去，两千人不足以干出大事来。"庄参推辞不肯去，天子罢免了庄参的官。郏地壮士、原济北王的相韩千秋奋然说道："这么一个小小的南越，又有王和太后做内应，独有丞相吕嘉从中破坏，我愿意得到二百个勇士前往南越，一定杀死吕嘉，回来向天子报告。"于是天子派遣韩千秋和王太后的弟弟樛乐，率兵二千人前往南越。他们进人南越境内，吕嘉等终于造反了，并向南越国的人下令说："国王年轻，，太后是中国人，又同汉朝使者有淫乱行为，一心想归属汉朝，把先王的珍宝重器全部拿去献给汉天子，

谄媚汉天子；带走很多随从的人，走到长安，便把他们卖给汉人作僮仆。她只想得到自己逃脱一时的好处，没有顾及到赵氏的国家政权，没有为后世永久之计而谋划的意思。”于是吕嘉就同他弟弟率兵攻击并杀害了南越王。王太后和汉朝的使者。他又派人告知苍梧秦王和各郡县官员，立明王的长子与南越籍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术阳侯赵建德当南越王。这时韩千秋的军队进入南越境内，攻破几个小城镇。以后，南越人径直让开道路，供给饮食，让韩千秋的军队顺利前进，走到离番禺四十里的地方，南越用兵攻击韩千秋等，于是把他们全部消灭。吕嘉让人把汉朝使者的符节用木匣装好，封上，放置到边塞之上说了些好听的骗人的话向汉朝谢罪，同时派兵守卫在要害的地方。于是天子说：“韩千秋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够得上军人的先锋之冠了。”天子封韩千秋的儿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樛乐，他姐姐是王太后，她首先愿意归属汉朝，因此封樛乐的儿子樛广德为龙亢侯。天子就发布赦令说：“天子衰微，诸侯极力征讨，人们就讽刺大臣不知讨伐叛贼。如今吕嘉、赵建德等造反，很安然地自立为王。我命令罪人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十万人前去讨伐他们。”

元鼎五年（前112）秋天，卫尉路博德当了伏波将军，率兵走出桂阳，直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当了楼船将军，走世豫章，直下横浦；原来归降汉朝被封侯的两个南越人当了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兵走出零陵，然后一军直下离水，一军直抵苍梧；让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的兵卒，直下牂柯江。最后都在番禺会师。

元鼎六年（前111）冬天，楼船将军率领精锐兵卒，首先攻下了寻陕，然后攻破石门，缴纳了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乘机向前推进，挫败南越的先头部队，率数万大军等候伏波将军。伏波将军率领被赦的罪人，道路遥远，正巧又误了会师的日期，因此同楼船将军会师的才有一千余人，于是一同前进。楼船将军在前边，直打到番禺。赵建德和吕嘉都在城中防守。楼船将军自己选择有利的地方，驻兵在番禺的东南面；伏波将军驻军在番禺西北边。正赶上天黑了，楼船将军攻击并打败了南越人，放大火烧番禺城。南越人平时就听到过伏波将军的大名，如今天黑，不知道他有多少军队。伏波将军就安营扎寨，派使者招来那些投降的人，赐给他们印，又放他们回去招降别的人。楼船将军奋力攻击，焚

烧敌人，反而驱赶乱兵跑入伏波将军的营中来投降。黎明时分，城中的敌兵都投降了伏波将军。吕嘉和赵建德已在夜里同几百个部下逃入大海，乘船西去。伏波将军又乘机询问已投降的南越贵人，才知道吕嘉的去向，派人去追捕他。原校尉现为伏波将军的司马之官的苏弘捕到赵建德，被封为常海侯；南越人郎官都稽抓到吕嘉，被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同南越王同姓，听说汉朝军队已到，同南越名字叫定的揭阳县令，自己决定归属汉朝；南越桂林郡监居翁，告知瓯骆归降汉朝。他们都被封了侯。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的军队，以及驰义侯所谓调动的夜郎军队还未到达，南越已经被平定了。于是汉朝在此设置了九个郡。伏波将军增加了封邑，楼船将军的军队攻破敌人的坚固防守，因而被封为将梁侯。

从赵佗最初称王以后，传国五世，共九十三年，南越国就灭亡了。

太史公说：“尉佗当上南越王，本是由于任嚣的提拔和劝说。正赶上汉朝初步安定，他被封为诸侯。隆虑侯领兵伐南越，碰上酷暑潮湿的气侯，士卒多染上疾病，无法进军，致使赵佗越发骄傲。由于同瓯骆互相攻击，南越国势动摇。汉朝的大军压境，南越太子婴齐只得前往长安当宿卫。后来南越亡国，征兆就在婴齐娶了樛氏女。吕嘉小小的忠诚，致使赵佗断绝了王位的继承人。楼船将军放纵欲望，变得怠惰傲慢，放荡惑乱。伏波将军大志不顺，智谋思虑越来越丰富，因祸得福。可见成败的转换，就同纠墨一样，难以预料。

朝鲜列传

朝鲜王卫满，原是燕国人。最初，在燕国全盛的时候，曾经攻取真番、朝鲜，让它们归属燕国，并为它们设置官吏，在边塞修筑防御城堡。后来秦国灭掉燕国，朝鲜就成了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汉朝建国后，因为朝鲜离得远，难以防守，所以重新修复辽东郡从前的那些关塞，一直到浿水为界，属燕国管辖。后来燕王卢绾造反，跑到了匈奴。卫满也流亡于外，聚集了一千多个同党之人，梳着椎形发髻，穿上蛮夷服装，在东方走出塞外，渡过浿水，居住到秦国原来的空旷之地名叫上下鄣的地方，并逐渐地役使真番、朝鲜蛮夷以及原来的燕国和齐国的逃亡者，使他们归属自己，在他们当中称王，，建都在王险城。

正当汉惠帝和高后时代，天下刚刚安定，辽东郡的太守就约定卫满做汉朝的外臣，保护边塞以外的蛮夷，不要让他们到边境来骚扰抢夺；各位蛮夷的首领想到汉朝进见天子，不要禁止。辽东太守把这情况报告天子知道，天子同意这个条件。因此，卫满得以凭借他的兵威和财物侵略、招降他周围的小国，真番、临屯都来投降归属卫满，他统辖的地区方圆数千里。

卫满把统治权传给儿子，再传到孙子右渠手中，这时被朝鲜所引诱来的汉朝人越来越多，而右渠又不曾去进见汉朝天子。真番周围许多小国想上书要求拜见汉朝天子，却又被阻塞，无法让天子知道这一请求。元封二年（前109），汉朝派涉何责备和告知右渠，但右渠终究不肯接受汉朝的诏命。涉何离开朝鲜，来到边界，面对浿水，就派驾车的车夫刺杀了护送涉何的朝鲜裨小王，然后立即渡河，疾驰而回，进入汉朝边塞。于是回到京城向天子报告：“我杀了朝鲜的一个将军。”天子认为他有杀死朝鲜将军的美名，就不再追究他的过失，却授予他辽东东部都尉的官职。朝鲜怨恨涉何，调兵偷袭，杀了涉何。

汉朝天子下令招募被赦免罪过的犯人去攻打朝鲜。元封二年秋天，汉朝派楼船将军杨仆从齐地乘船渡过渤海，共率领五万大兵；左将军荀彘率兵走出辽东郡，去讨伐右渠。右渠调兵据守在险要的地方，抵抗汉朝军队。左将军的名字叫多的卒正首先率辽东兵进击敌人，结果队伍失

败而走散了，多数人跑回来，他因犯了军法而被杀。楼船将军率领齐地兵士七千人，首先到达王险城。右渠守城，探听到楼船将军军队少的消息，就出城攻打楼船将军，楼船将军的军队失败而四散奔逃。杨仆将军失去了军队，逃到山中藏了十多天，逐渐找回四散的兵卒，重新聚集到一起。左将军荀彘攻击驻守浿水西边的朝鲜军队，未能从前面攻破敌军。

天子因为两将军没能取得军事胜利，就派卫山凭借兵威前去明告右渠。右渠会见了汉朝使者，叩头谢罪："愿意投降，只怕杨、荀二将军用欺诈的手段杀死我。如今我看到了表示诚信的符节，请允许我们投降归顺。"右渠就派遣太子去汉朝谢罪，献上五千匹马，又向在朝鲜的汉军赠送军粮。有一万多朝鲜民众，手里拿着兵器，正要渡过浿水，使者和左将军怀疑朝鲜人叛变，说太子已投降归顺，应当命令人们不要携带兵器。太子也怀疑汉朝使者和左将军要欺骗和杀害自己，于是就不再渡河，又领朝鲜民众归去。卫山回到京城向天子报告，天子杀了卫山。

左将军攻破浿水上的朝鲜军队，才向前进，直到王险城下，包围了城的西北地方。楼船将军也前去会师，驻军城南。右渠于是坚守王险城，几个月过去了，汉军也未能攻下王险城。

左将军一向在宫中侍奉皇上，得宠。他所率领的是燕国和代国的士卒，很凶悍，又趁着打了胜仗的机会，军中的多数战士都很骄傲。楼船将军率领齐兵，渡海打仗，本来就有许多失败伤亡；他们先前和右渠交战时，遭受了困难和耻辱，伤亡很多士卒，士卒都恐惧，将官的心中也觉惭愧，在他们包围右渠时，楼船将军经常手持议和的符节。左将军竭力进攻敌城，朝鲜的大臣就暗中寻机和楼船将军联系，商量朝鲜投降的事，双方往来会谈，还没有作出决定。左将军屡次同楼船将军商定同时进击的日期，楼船将军想尽快与朝鲜达成降约，所以不派兵与左将军会合。左将军也派人去寻机让朝鲜投降，朝鲜不肯降左将军，而心中想归附楼船将军。因此，两位将军不能相互协调，共同对敌。左将军心想楼船将军从前打败仗的罪过。如今又同朝鲜大臣私下友好，而朝鲜又不肯投降，就怀疑楼船将军有造反阴谋，只是未敢采取行动。天子说将帅无能，不久前我才派卫山去晓谕右渠投降，右渠派遣太子来谢罪，而卫山

这个使者却不能专一果断地处理事情，同左将军的计谋皆出现了失误，终于毁坏了朝鲜投降的约定。现在两将军围攻王险城，又相互违背而不能一致行动，因此长时间不能解决问题。派遣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有方便有利的机会，可以随时自行处理事务。公孙遂到达朝鲜后，左将军说：“朝鲜早就可以攻下了，现在还未攻下是有原因的。”他又说了同楼船将军约定进军日期；而楼船将军不来会师的事，并把他一向怀疑楼船将军谋反的想法都告诉了公孙遂，说：“现在到了这种地步还不逮捕他，恐怕会成为大害，不仅是楼船将军要谋反，而且他又要联合朝鲜一起来消灭我军。”公孙遂也认为是这样，就用符节召楼船将军来左将军军营中商量事情，当场命令左将军的部下捉拿楼船将军，并把他的军队合并到左将军手下，然后把这件事报告了汉天子。天子杀了公孙遂。

左将军合并了两方面的军队，就竭力攻打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溪相参、将军王☆等相互商议说：“开始要投降楼船将军，如今楼船将军被捕，只有左将军率领合并的军队，战争越打越紧张，我们恐怕不能坚持下去，国王又不肯投降。”韩阴、王☆、路人都逃亡到汉军那里，向汉朝投降。路人在道上死去了。元封三年（前108）夏天，尼溪相参就派人杀死了朝鲜王右渠，向汉朝投降。王险城还没攻下来，因此右渠的大臣成已又造反，并攻击不随他造反的朝鲜官吏。左将军派右渠的儿子长降、相路人的儿子路最去明白地告诉朝鲜的百姓，杀了成已，因此汉朝终于平定了朝鲜，设立了四个郡。汉天子封参为澅（ｈｕà，画）清侯，韩阴为狄苴侯，王☆为平州侯，长降为几侯。路最因为父亲死了，很有功劳，被封为温阳侯。

左将军被召回京城，犯了争功而相互嫉妒，违背作战计划的罪过，被弃市。楼船将军也犯了军队到达洌口，应当等候左将军，却擅自抢先攻击敌人，致使伤亡很多的罪过，被判处死刑，他用钱赎了罪，免除死刑，成为平民百姓。

太史公说：朝鲜王右渠依仗地势的险固，国家因此被灭绝。涉何骗功，为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开了头。楼船将军行事，心胸狭小，遇到危难就遭受祸殃。后悔曾经在攻陷番禺时失了利，却反而被人怀疑要造反。

荀彘争功，同公孙遂都被斩杀。征讨朝鲜的杨仆和荀彘的两支军队都遭受困辱，将帅没有被封侯。

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他少年时喜欢读书，也学习剑术，所以他父母给他取名犬子。司马相如完成学业后，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相如。最初，他凭借家中富有的资财而被授予郎官之职，侍卫孝景帝，做了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爱好。正赶上汉景帝不喜欢辞赋，这时梁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相如见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梁孝王让相如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相如才有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正赶上梁孝王去世，相如只好返回成都。然而家境贫寒，又没有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相如一向同临邛县令王吉相处得很好，王吉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相如前往临邛，暂住在城内的一座小亭中。临邛县令佯装恭敬，天天都来拜访相如。最初，相如还是以礼相见。后来，他就谎称有病，让随从去拒绝王吉的拜访。然而，王吉却更加谨慎恭敬。临邛县里富人多，象卓王孙家就有家奴八百人，程郑家也有数百人。二人相互商量说：“县令有贵客，我们备办酒席，请请他。”一并把县令也请来。当县令到了卓家后，卓家的客人已经上百了。到了中午，去请司马长卿，长卿却推托有病，不肯前来。临邛令见相如没来，不敢进食，还亲自前去迎接相如。相如不得已，勉强来到卓家，满座的客人无不惊羡他的风采。酒兴正浓时，临邛县令走上前去，把琴放到相如面前，说：“我听说长卿特别喜欢弹琴，希望聆听一曲，以助欢乐。”相如辞谢一番，便弹奏了一两支曲子。这时，卓王孙有个女儿叫文君，刚守寡不久，很喜欢音乐，所以相如佯装与县令相互敬重，而用琴声暗自诱发她的爱慕之情。相如来临邛时，车马跟随其后，仪表堂堂，文静典雅，甚为大方。待到卓王孙家喝酒、弹奏琴曲时，卓文君从门缝里偷偷看他，心中高兴，特别喜欢他，又怕他不了解自己的心情。宴会完毕，相如托人以重金赏赐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转达倾慕之情。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私奔相如，相如便同文君急忙赶回成都。进家所见，空无一

物，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之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个钱。”有的人劝说卓王孙，但他始终不肯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君感到不快乐，说：“长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到这个样子！”相如就同文君来到临邛，把自己的车马全部卖掉，买下一家酒店，做卖酒生意。并且让文君亲自主持垆前的酌酒应对顾客之事，而自己穿起犊鼻裤，与雇工们一起操作忙活，在闹市中洗涤酒器。卓王孙听到这件事后，感到很耻辱，因此闭门不出。有些兄弟和长辈交相劝说卓王孙，说：“你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所缺少的不是钱财。如今，文君已经成了司马长卿的妻子，长卿本来也已厌倦了离家奔波的生涯，虽然贫穷，但他确实是个人才，完全可以依靠。况且他又是县令的贵客，为什么偏偏这样轻视他呢！”卓王孙不得已，只好分给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她出嫁时的衣服被褥和各种财物。文君就同相如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成为富有的人家。

过了较长一段时间，蜀郡人杨得意担任狗监，事奉汉武帝。一天，武帝读《子虚赋》，认为写得好，说：“我偏偏不能与这个作者同时。”杨得意说：“我的同乡人司马相如自称，是他写了这篇赋。”武帝很惊喜，就召来相如询问。相如说：“有这件事。但是，这赋只写诸侯之事，不值得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武帝答应了，并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相如用“子虚”这虚构的言辞，是为了陈述楚国之美；“乌有先生”就是哪有此事，以此为齐国驳难楚国；“无是公”就是没有此人，以阐明做天子的道理。所以假借这三个人写成文章，用以推演天子和诸侯的苑囿美盛情景。赋的最后一章主旨归结到节俭上去，借以规劝皇帝。把赋进献天子后，天子特别高兴。赋的文辞说道：

楚王派子虚出使齐国，齐王调遣境内所有的士卒，准备了众多的车马，与使者一同出外打猎。打猎完毕，子虚前去拜访乌有先生，并向他夸耀此事，恰巧无是公也在场。大家落座后，乌有先生向子虚问道：“今天打猎快乐吗？”子虚说：“快乐”。“猎物很多吧？”子虚回答道：“很少。”“既然如此，那么乐从何来？”子虚回答说：“我高兴的是

齐王本想向我夸耀他的车马众多，而我却用楚王在云梦泽打猎的盛况来回答他。”乌有先生说道：“可以说出来听听吗？”

子虚说：“可以。齐王指挥千辆兵车，选拔上万名骑手，到东海之滨打猎。士卒排满草泽，捕兽的罗网布满山岗，兽网罩住野兔，车轮辗死大鹿，射中麋鹿，抓住麟的小腿。车骑驰骋在海边的盐滩，宰杀禽兽的鲜血染红车轮。射中禽兽，猎获物很多，齐王便骄傲地夸耀自己的功劳。他回头看着我说：‘楚国也有供游玩打猎的平原广泽，可以使人这样富于乐趣吗？楚王游猎与我相比，谁更壮观？’我下车回答说：‘小臣我只不过是楚国一个见识鄙陋的人，但侥幸在楚宫中担任了十余年的侍卫，常随楚王出猎，猎场就在王宫的后苑，可以顺便观赏周围的景色，但还不能遍览全部盛况，又哪有足够的条件谈论远离王都的大泽盛景呢？’齐王说：‘虽然如此，还是请大略地谈谈你的所见所闻吧！’

“我回答说：‘是，是。臣听说楚国有七个大泽，我曾经见过一个，其余的没见过。我所看到的这个，只是七个大泽中最小的一个，名叫云梦。云梦方圆九百里，其中有山。山势盘旋，迂回曲折，高耸险要，山峰峭拔，参差不齐；日月或被完全遮蔽，或者遮掩一半；群山错落，重叠无序，直上青云；山坡倾斜连绵，下连江河。那土壤里有朱砂、石青、赤土、白垩、雌黄、石灰、锡矿、碧玉、黄金、白银、种种色彩，光辉夺目，像龙鳞般地灿烂照耀。那里的石料有赤色的玉石、玫瑰宝石、琳、珉、琨琭、瑊玏、磨刀的黑石、半白半赤的石头、红地白文的石头。东面有蕙草的花圃，其中生长着杜衡、兰草、白芷、杜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蓠、蘼芜、甘蔗、芭蕉。南面有平原大泽，地势高低不平，倾斜绵延，低洼的土地，广阔平坦，沿着大江延伸，直到巫山为界。那高峻干燥的地方，生长着马蓝、形似燕麦的草、还有苞草、荔草、艾蒿、莎草及青蘋。那低湿之地，生长着狗尾巴草、芦苇、东蔷、菰米、莲花、荷藕、葫芦、菴[redacted]、菰草，众多麦木，生长在这里，数不胜数。西面则有奔涌的泉水、清澈的水池、水波激荡，后浪冲击前浪，滚滚向前；水面上开放着荷花与菱花，水面下隐伏着巨石和白沙。水中有神龟、蛟蛇、猪婆龙、玳瑁、鳖和鼋。北面则有山北的森林和巨大的树木：黄楩树、楠木、樟木、桂树、花椒树、木兰、黄蘗树、山梨树、赤茎柳、山楂树、黑枣树、桔树、柚子树、芳香远溢。那些树上有

赤猿、猕猴、鹓　、孔雀、鸾鸟、善跳的猴子和射干。树下则有白虎、黑豹、蟃蜒、□、豻、雌犀牛、大象、野犀牛、穷奇、獌狿。

“‘于是就派专诸之类的勇士，空手击杀这些野兽。楚王就驾御起被驯服的杂毛之马，乘坐着美玉雕饰的车，挥动着用鱼须作旒穗的曲柄旌旗，摇动缀着明月珍珠的旗帜。高举锋利的三刃戟，左手拿着雕有花纹的乌嗥名弓，右手拿着夏箙中的强劲之箭。伯乐做骖乘，纤阿当御者。车马缓慢行驶，尚未尽情驰骋时，就已踏倒了强健的猛兽。车轮辗压邛邛、践踏距虚，突击野马，轴头撞死駃騠，乘着千里马，箭射游荡之骐。楚王的车骑迅疾异常，有如惊雷滚动，好似狂飙袭来，像流星飞坠，若雷霆撞击。弓不虚发，箭箭都射裂禽兽的眼眶，或贯穿胸膛，直达腋下，使连着心脏的血管断裂。猎获的野兽，像雨点飞降般纷纷而落，覆盖了野草，遮蔽了大地。于是，楚王就停鞭徘徊，自由自在地缓步而行，浏览山北的森林，观赏壮士的暴怒，以及野兽的恐惧。拦截那疲倦的野兽，捕捉那精疲力竭的野兽，遍观群兽各种不同的姿态。

“‘于是，郑国漂亮的姑娘，肤色细嫩的美女，披着细缯细布制成的上衣，穿着麻布和白娟制做的裙子，装点着纤细的罗绮，身上垂挂着轻雾般的柔纱。裙幅褶绉重叠，纹理细密，线条婉曲多姿，好似深幽的溪谷。美女们穿着修长的衣服，裙幅飘扬，裙缘整齐美观；衣上的飘带，随风飞舞，燕尾形的衣端垂挂身间。体态婀娜多姿，走路时衣裙相磨，发出嗡呷萃蔡的响声。飘动的衣裙饰带，摩磨着下边的兰花蕙草，拂拭着上面的羽饰车盖。头发上杂缀着翡翠的羽毛做为饰物，颌下缠绕着用玉装饰的帽缨。隐约缥缈，恍恍忽忽，就像神仙般的若有若无。

“‘于是楚王就和众多美女一起在蕙圃夜猎，从容而缓慢地走上坚固的水堤。用网捕取翡翠鸟，用箭射取锦鸡。射出带丝线的短小之箭，发射系着细丝绳的箭。射落了白天鹅，击中了野鹅。中箭的鸽鸹双双从天落，黑鹤身上被箭射穿。打猎疲倦之后，拨动游船，泛舟清池之中。划着画有鹢鸟的龙船，扬起桂木的船桨。张挂起画有翡翠鸟的帷幔，树起鸟毛装饰的伞盖。用网捞取玳瑁，钓取紫贝。敲打金鼓，吹起排箫。船夫唱起歌来，声调悲楚嘶哑，悦耳动听。鱼鳖为此惊骇，洪波因而沸腾。泉水涌起，与浪涛汇聚。众石相互撞击，发出硠硠磕磕的响声，就

象雷霆轰鸣，声传几百里之外。

“‘夜猎将停，敲起灵鼓，点起火把。战车按行列行走，骑兵归队而行。队伍接续不断，整整齐齐，缓慢前进。于是，楚王就登上阳云之台，显示出泰然自若安然无事的神态，保持着安静怡适的心境。待用芍药调和的食物备齐之后，就献给楚王品尝。不像大王终日奔驰，不离车身，甚至切割肉块，也在轮间烤炙而吃，而自以为乐。我以为齐国恐怕不如楚国吧。’于是，齐王默默无言，无话回答我。”

乌有先生说：“这话为什么说得如此过分呢？您不远千里前来赐惠齐国，齐王调遣境内的全部士卒，准备了众多的车马，同您外出打猎，是想同心协力猎获禽兽，使您感到快乐，怎能称作夸耀呢！询问楚国有无游猎的平原广泽，是希望听听楚国的政治教化与光辉的功业，以及先生的美言高论。现在先生不称颂楚王丰厚的德政，却畅谈云梦泽以为高论，大谈淫游纵乐之事，而且炫耀奢侈靡费，我私下以为您不应当这样做。如果真像您所说的那样，那本来算不上是楚国的美好之事。楚国若是有这些事，您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张扬国君的丑恶；如果楚国没有这些事，您却说有，这就有损于您的声誉，张扬国君的丑恶，损害自己的信誉，这两件事没有一样是可做的，而您却做了。这必将被齐国所轻视，而楚国的声誉也会受到牵累。况且齐国东临大海，南有琅琊山，在成山观赏美景，在之罘山狩猎，在渤海泛舟，在孟诸泽中游猎。东北与肃慎为邻，左边以汤谷为界限；秋天在青丘打猎，自由漫步在海外。像云梦这样的大泽，纵然吞下八九个，胸中也丝毫没有梗塞之感。至于那超凡卓异之物，各地特产，珍奇怪异的鸟兽，万物聚集，好像鱼鳞荟萃，充满其中，不可胜记，就是大禹也辨不清它们的名字，契也不能计算它们的数目。但是，齐王处在诸侯的地位，不敢陈说游猎和嬉戏的欢乐，苑囿的广大。先生又是被以贵宾之礼接待的客人，所以齐王没有回答您任何言辞，怎能说他无言以对呢！”

无是公微笑着说：“楚国错了，齐国也未必正确。天子所以让诸侯交纳贡品，并不是为了财物，而是为了让他们到朝廷陈述其履行职务的情况；所以要划分封国的疆界，并非为了守卫边境，而是为了杜绝诸侯的越规违法的行为。如今，齐国位列东方的藩国，却与国外的肃慎私自

交往，弃离封国，越过国界，漂洋过海，到青邱去游猎，这种作法就诸侯应遵守的道义来说，是不允许的。况且你们二位先生的言论，都不是竭力阐明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也不是端正诸侯的礼仪，而只是去争论游猎的欢乐，苑囿的广大，想以奢侈争胜负、以荒淫赛高低。这样做不但不能使你们的国君显扬名望，提高声誉，却恰恰能够贬低声望，自己蒙受损失。况且那齐国和楚国的事物又哪里值得称道呢！先生们没有亲眼看到那浩大壮丽的场面，难道没有听说过天子的上林苑吗？

“上林苑左边是苍梧，右边是西极，丹水流过它的南方，紫渊流经它的北方；霸水和浐水始终未流出上林，泾水和渭水流进来又流出去；酆水、鄗水、潦水、滈水，曲折宛转，在上林苑中回环盘旋。浩浩荡荡的八条河川，流向相背，姿态各异，东西南北，往来奔驰，从两山对峙的椒丘山谷流出，流经沙石堆积的小洲，穿过桂树之林，流过茫茫无垠的原野。水流迅疾盛大，沿着高丘奔腾而下，直赴狭隘的山口。撞击着巨石，激荡着沙石形成的曲折河岸，水流涌起，暴怒异常，汹涌澎湃。河水盛涌，水流迅疾，波浪撞击，砰砰作响；横流回旋，转折奔腾，澈洌作响。急流冲击着不平的河岸，轰鸣震响，水势高耸，浪花回旋，卷曲如云，蜿蜒萦绕。后浪推击着前浪，流向深渊，形成湍急的水流，冲过沙石之上。拍击着岩石，冲击着河堤，奔腾飞扬，不可阻挡。大水冲过小洲，流入山谷，水势渐缓，水声渐细，跌落于沟谷深潭之中。有时潭深水大，水流激荡，发出乒乓轰隆的巨响。有时水波翻涌飞扬，如同鼎中热水沸腾。水波急驰，泛起层层白沫，跳跃不止。有时水流急转，轻疾奔扬，流向远方，长归大湖。有时水面平静无声，安然地向着远方流去。然后，无边无际的大水，迂回徐缓，银光闪闪，奔向东方，注入太湖，湖水满溢，流进附近的池塘。于是，蛟龙、赤螭、  、离、鳐、鳙、鳋、魦、禺禺、鱋、魶，都扬起背鳍，摇动着鱼尾，振抖着鱼鳞，奋扬起鱼翅，潜处于深渊岩谷之中。鱼鳖欢跃喧哗，万物成群结伙。明月、珠子，在江边光彩闪烁。蜀石、黄色的碔石、水晶石，层层堆积，灿烂夺目，光彩映照，聚积于水中。天鹅、鹔鹴、鸨鸟、鴛鹅、鹳、鸹鹊、鹛目、烦鹜、鸆鹅、  、鸹鸧，成群结队，浮游在水面上。任凭河水横流浮动，鸟儿随风漂流，乘着波涛，自由摇荡。有时，成群的鸟儿聚积在野草覆盖的沙洲上，口衔着菁、藻，唼喋作响，口含着菱、藕，咀嚼不已。

“于是高山挺拔耸立，巍峨雄峻。广阔的山林中生长着高大的树木。山高险峻，高低不齐。九嵕山、巀嶭山、终南山巍峩耸立，或奇险，或倾斜，有的上下大，中间小，有的象锜，三足直立，险峻异常，陡峭崎岖。有的地方是收蓄流水的山溪，有的地方是水流贯通的山谷，溪水曲折，流入沟渎。溪谷宽大空旷，水中的丘陵、孤立的山，高高挺立，层迭不平。山势起伏，忽高忽低，连绵不绝，山坡倾斜，渐趋平缓。河水缓缓流动，溢出河面，四散于平坦的原野。水边平地，一望千里，无不被捣筑开拓。地上长满菉草和蕙草，覆盖着江蓠，间杂着蘼芜和留夷，布满了结缕，深绿色的莎草丛生在一起，还有揭车与杜衡、兰草、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蒿、橙、杜若、荪、鲜枝、黄、蒋、芧、青薠，遍布于广阔的大泽，蔓延在广大的平原之上。花草绵延不绝，广布繁衍，迎着微风倒伏，吐露芬芳，散发着浓烈的香味，郁郁菲菲，香气四溢，沁人心田，更令人感到芳香浓烈。

“于是浏览四周，广泛观赏，睁大眼睛也辨识不清，只见茫茫一片，恍恍忽忽，放眼望去，没有边际；仔细察看，宽广无涯。早晨，太阳从苑东的池沼升起，傍晚，太阳由苑西的陂池落下。苑南则严冬也依然生长草木，河水奔踊翻腾；这里的野兽有，G 、旄、貘、麠、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苑北则盛夏季节也是河水结冰，大地冻裂，只要提起衣裳即可过河。这里的野兽有麒麟、角 S 、騊駼、橐驼、蛩蛩、騚騱、駃騠、驴、骡。

“于是离宫别馆，布满山坡，横跨溪谷。高大的回廊，四周相连，双重的楼房间，阁道曲折相连。绘花的屋椽子，璧玉装饰的瓦琞。辇道连绵不绝，在长廊之中周游，路程遥远，须在中途住宿。把高山削平，构筑殿堂，修起层层台榭，山岩底部有幽深的房室与此相通。俯视山下，遥远而无所见，仰视天空，攀上屋椽可以摸天。流星闪过宫门，弯曲的彩虹横挂在窗板与栏杆之上。青虬蜿蜒在东厢，大象拉的车子行走在清静的西厢。众神休息在清闲的馆舍，偓佺类的仙人在南檐下沐浴阳光。甘甜的泉水从清室中涌出，流动的河水流过院中，用巨石修整河岸，高峻险要，参差不齐。山岩巍峨高耸，峥嵘奇特，好像工匠雕刻而成。这里的玫瑰、碧、琳、珊瑚丛聚而生。璠玉庞大，纹采似鱼鳞。赤玉纹采交错，杂插其间。垂绶、琬琰、和氏璧皆在这里出现。

“于是卢桔在夏天成熟，黄柑、柚子、棂、枇杷、酸小枣、柿子、山梨、 **F** 、厚朴、羊枣、杨梅、樱桃、葡萄、常棣、楮 *K* 、荔枝等果树，罗生在后宫之中，列植于北园之内，绵延至丘陵之上，下至于平原之间。摆动起翠绿的树叶，摇动着紫色的干茎，开放着红色的花朵，秀出了朱红的小花。光彩繁盛，照耀着广阔的原野。沙果、栎、槠、桦树、枫树、银杏树、黄栌树、石榴、椰子树、槟榔树、槟榈树、檀树、木兰、枕木、樟木、冬青树，有的树木高达千仞，粗得得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花朵和枝条生长得畅达舒展，果实和叶子硕大茂密，有的聚立在一处，有的丛集相倚。树枝相连而蜷曲，交叉而重叠，繁茂交错，盘纡纠结，高举横出，相倚相扶，下垂的枝条四散伸展，落花飞扬；树木繁茂高大，随风摇荡，婀娜多姿；风吹草木，凄清作响，有如钟磬之声，好似管龠之音。树木高低不齐，环绕着后宫；众多草木重叠累积，覆盖着山野，沿着溪谷生长，顺着山坡，直下低湿之地，放眼望去，没有边际，仔细探究，又无穷无尽。

“于是黑猿和白色的雌猴、仰鼻长尾猿、大母猴、小飞鼠、能飞的蛭、善爬树的蜩、猕猴、似猴的𠦂胡、似狗的豰、如猴的蜿，都栖息在林间，有的长啸，有的哀鸣，上下跳跃，轻捷如飞，交相往来，在树枝间共同戏耍，屈曲宛转，直上树梢。于是跳越断桥，跃过奇异的丛林，接持下垂的枝条，或分散奔走，或杂乱相聚，散乱远去。

“像这样的地方有数千百处，可供往来嬉戏游乐，住宿在离宫，歇息在别馆，厨房不需要迁徙，后宫妃嫔也不必跟随，文武百官也已齐备。

“于是从秋至冬，天子开始校猎，乘坐着象牙雕饰的车子，驾驭六条白色的虬龙，摇动着五彩旌旗，挥舞着云旗。前面有蒙着虎皮的车子开路，后边有导游之车护行。孙叔执辔驾车，卫公做骖乘，为天子护驾的侍卫不循正道而行，活动在四校之中。在森严的卤薄里敲起鼓来，猎手们便纵情出击；江河是校猎的围栅，大山是望楼。车马飞奔，如雷声忽起，震天动地。猎手们四散分离，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标。出猎者络绎行进，沿着山陵，顺着沼泽，像云雾密布，如大雨倾注。

“活捉貔豹，搏击豺狼，徒手杀死熊罴，踏倒野羊。猎者头戴鹖尾

装饰的帽子，穿着画有白虎的裤子，披服有斑纹的衣服，骑着野马。登上三山并峙的山头，走下崎岖不平的山坡，直奔高陡险要的山峰，越过谷沟，连衣涉水。排击蜚廉，摆布解豸、击杀瑕蛤，用矛刺杀猛氏，用绳索绊取騕褭，射杀大野猪。箭不随意射杀野兽，一箭射出，则必破解颈项，穿裂头脑。弓不虚发，野兽皆应声而倒。于是，天子便乘着车子，徐缓徘徊，自由自在地往来遨游，观看士卒队伍的进退，浏览将帅应变的神态。然后，车驾由缓行而逐渐加快，疾速远去。用网捕捉轻捷飞翔的禽鸟，践踏敏捷狡猾的野兽。用车轴撞击白鹿，迅速捕获狡兔。其速度之快，超越赤色的闪电，而把电光留在后边。追逐怪兽，逸出宇宙。拉弯繁弱良弓，张满白羽之箭，射击游动的枭羊，击倒蜚虙　。选好肉肥的野兽然后发箭，命中之处正是预想的地方。弓箭分离，一箭射中的猎物就倒在地上。

“然后，天子的车驾高举起旌节而上浮，驾御着疾风，越过狂飙，升上天空，与神灵同处。践踏黑鹤，扰乱鹪鸡，近捕孔雀和鸾鸟，捉取鵔鸃，击落鹥鸟，用竹竿击打凤凰，疾取鸳雏，掩捕焦明。

“直到道路的尽头，才掉转车头而回。逍遥徜徉，降落在上林苑的极北之地。直道前行，忽然间返回帝乡。踏上石阙，经过封峦，过了鳷鹊，望着露寒。下抵棠梨宫，休息在宜春宫，再奔驰到昆明池西边的宣曲宫，划起饰有鹢鸟的船，在牛首池中荡漾。然后登上龙台观，到细柳观休息。观察士大夫们的辛勤与收获，平均分配猎者所捕获的猎物。至于步卒和车驾所践踏辗轧而死的、骑兵所踏死的，大臣与随从人员所踩死的，以及那走投无路、疲惫不堪、惊惧伏地、没受刀刃的创伤就死去的野兽，其尸体纵横交错，填满坑谷，覆盖平原，弥漫大泽，不计其数。

“于是游乐嬉戏倦怠松懈，在上接云天的台榭摆下酒宴，在广阔无边的寰宇演奏音乐。撞击千石的大钟，竖起万石的钟架；高擎着翠羽为饰的旗帜，设置灵鼍皮制成的大鼓；奏起尧时的舞曲，聆听葛天氏的乐曲；千人同唱，万人相和；山陵被这歌声震动，河川之水被激起大波。巴渝的舞蹈，宋、蔡的歌曲，淮南的《于遮》，文成和云南的民歌，同时并举，轮番演奏。钟鼓之声此起彼伏，铿锵铛，惊心震耳。荆、

吴、郑、卫的歌声，《韶》、《濩》、《武》、《象》的音乐，淫靡放纵的乐曲，鄢、郢地区的飘逸舞姿，《激楚》之音高亢激越，可以掀起回风，俳优侏儒的表演，西戎的乐妓，用来使耳目欢愉、心情快乐的事物，应有尽有。美妙悦耳的音乐在君王面前回荡，皮肤细腻的美女站立在君王身后。

“像那仙女青琴、宓妃之流的美女，超群拔俗，艳丽高雅。面施粉黛，刻画鬓发，体态轻盈，苗条多姿，柔弱美好，妩媚婀娜。身穿纯色丝坦噶尼喀织的罩衣，拖着衣袖，细看那长长的衣衫，非常整齐，轻柔飘动，与世俗的衣服不同。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清美浓厚。鲜明洁白的牙齿，微露含笑，光洁动人。眉毛修长弯曲，双目含情，流盼远视。美色诱人，心魂荡漾，女乐高兴地侍立君侧。

“于是酒兴半酣，乐舞狂热，天子怅惘有感，似有所失，说道：‘唉，这太奢侈了！我在理政的闲暇之时，不愿虚度时日，顺应天道，前来上林苑猎杀野兽，有时在此休息。生怕后代子孙奢侈淫靡，循此而行，不肯休止，这不是为后人创功立业发扬传统的行为。’于是就撤去酒宴，不再打猎，而命令主管官员说：‘凡是可以开垦的土地，都变为农田，用以供养黎民百姓。推倒围墙，填平壕沟，使乡野之民都可以来此谋生。陂池中满是捕捞者也不加禁止，宫馆空闲也不进住。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百姓，补助不足，抚恤鳏寡，慰问孤儿和无子的老人。发布施恩德给百姓的政令，减轻刑罚，改变制度，变换服色，更改历法，同天下百姓一道从头做起。

“于是选择好日子来斋戒，穿上朝服，乘坐天子的车驾，高举翠华之旗，响起玉饰的鸾铃。游观于六艺的苑囿，奔驰在仁义的大道之上；观览《春秋》之林，演奏《貍首》，兼及《驺虞》的乐章，举行射礼；射中玄鹤，举起盾牌和大斧，尽情而舞。车载着高张云天的罗网，掩捕众多的文雅之士；为《伐檀》作者的慨叹而悲伤，替《桑扈》乐得才智之士而快乐，在《礼》园中修饰容仪，在《书》圃中徘徊游赏，阐释《周易》的道理，放走上林苑中各种珍禽怪兽。登上明堂，坐在祖庙之中，君王遍命群臣，尽奏朝政的得失之见，使天下黎民，无不受益。正当此时，天下百姓皆大喜悦。他们顺应天子的风教，听从政令，顺应时

代的潮流，接受教化。圣明之道勃然而振兴，人民都归向仁义，刑罚被废弃而不用。君王的恩德高于三皇，功业超越五帝。如果政绩达到这个地步，游猎才是可喜的事情。

“如果整天暴露身躯驰骋在苑囿之中，精神劳累，身体辛苦，废弃车马的功用，损伤士卒的精力，浪费国库的钱财，而对百姓却没有厚德大恩，只是专心个人的欢乐，不考虑众多的百姓，忘掉国家大政，却贪图野鸡兔子的猎获，这是仁爱之君不肯做的事情。由此看来，齐国和楚国的游猎之事，岂不是令人悲哀的吗？两国各有土地不过方圆千里，而苑囿却占据九百里。这样以来，草木之野不能开垦为耕田，百姓就没有粮食可吃。他们凭借诸侯的微贱的地位，却去享受天子的奢侈之乐，我害怕百姓将遭受祸患。”

于是子虚和乌有两位先生都改变了脸色，怅然若失，徘徊后退，离开坐席，说道：“鄙人浅薄无知，不知顾忌，却在今天得到了教诲，我要认真领教。”

这篇赋写成后进献天子，皇帝即任命相如为郎官。无是公称说上林苑的广大，山谷、水泉和万物，以及子虚称说云梦泽所有之物甚多，奢侈淫靡，言过其实，而且也不是礼仪所崇尚的，所以删取其中的要点，归之于正道，加以评论。

相如担任郎官数年，正逢唐蒙受命掠取和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征发巴、蜀二郡的官吏士卒上千人，西郡又多为他征调陆路及水上的运输人员一万多人。他又用战时法规杀了大帅，巴、蜀百姓大为震惊恐惧。皇上听到这种情况，就派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的本意。檄文说：

告示巴、蜀太守：蛮夷自擅兵权，不服朝廷，久未讨伐，时常侵扰边境，使士大夫蒙受劳苦。当今皇上即位，存恤安抚天下，使中国安宁和睦。然后调兵出征，北上讨伐匈奴，使其单于恐怖震惊，拱手称臣，屈膝求和。康居与西域诸国，也都辗转翻译，沟通语言，请求朝见武帝，虔敬地叩头，进献贡物。然后大军直指东方，闽越之君被其弟诛杀。接着军至番禺，南越王派太子婴齐入朝。南夷的君主，西僰的首

领，都经常进献贡物和赋税，不敢怠慢，人人伸长脖颈，高抬脚跟，景仰朝廷，争归仁义，愿做汉朝的臣仆，只是道路遥远，山河阻隔，不能亲自来朝向汉君致意。现在，不顺从者已被诛杀，而做好事者尚未奖赏，所以派遣中郎将前来以礼相待，使其归服。至于征发巴、蜀的士卒百姓各五百人，只是为了供奉礼品，保卫使者不发生意外，并没想到要进行战争，造成打仗的祸患。如今，皇上听说中郎将竟然动用战时法令，使巴、蜀子弟担惊受怕，巴、蜀父老长者忧虑祸患。巴、蜀二郡又擅自为中郎将转运粮食，这都不是皇上的本意。至于被征当行的人，有的逃跑，有的自相残杀，这也不是为臣者的节操。

那边疆郡县的士卒，听到烽火高举、燧烟点燃的消息，都张弓待射，驰马进击，扛着兵器，奔向战场，人人汗流夹背，唯恐落后；打起仗来，就是身触利刃，冒着流矢射中的危险，也义无反顾，从没想到掉转脚跟，向后逃跑。人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如报私仇一般。他们难道乐意死去而讨厌生存，不是名在户籍的良民，而与巴、蜀不是同一个君主吗？只是他们思想深邃，虑事长远，一心想着国家的危难，而喜欢竭尽全力去履行臣民的义务罢了。所以他们之中有的人得到剖符拜官的封赏，有的分珪受爵，位在列侯，住宅排列在东第。他们死后可将显贵的谥号流传后世，把封赏的土地传给后代子孙。他们做事非常忠诚严肃，当官也特别安逸，好的名声传播延续到久远的后世，功业卓著，永不泯灭。因此有贤德的人们都能肝脑涂地，血液润泽野草而在所不辞。现在仅仅是承担供奉币帛的差役去到南夷，就自相杀害，或者逃跑被诛杀，身死而无美名，其谥号应称为“至愚”，其耻辱牵连到父母，被天下人所嘲笑。人的气度和才识的差距，难道不是很远么？但这也不只是应征之人的罪过，父兄们平素没给他很严格的教育，也没有谨慎地给子弟做表率。人们缺少清廉的美德，不知羞耻，则世风也就不淳厚了。因而他们被判刑杀戮，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皇上担心使者和官员们就象那个样子，又哀伤不贤的愚民象这个样子，所以派遣信使把征发士卒的事清清楚楚地告诉百姓，趁机责备他们不能忠于朝廷，不能为国事而死的罪过，斥责三老和孝弟没能很好履行教诲职责的过失。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一再烦扰百姓，已经亲眼看到了附近县城的情况，担心偏远的溪谷山泽间的百姓不能全听到皇上的心

声，待这篇檄文一到，赶忙下发到县道百姓那里，使他们全都知道当今皇上的心意，千万不要遗忘！

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唐蒙已掠取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卒，参加筑路的有数万人。修路二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耗费的钱财要用亿来计算。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者多有反对者。这时，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得到很多赏赐，因而多半都想做汉朝的臣仆，希望比照南夷的待遇，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皇上向相如询问此事，相如说：“邛（ｑｉóｎｇ，琼）筰（ｚｕó，昨）、冉、駹（ｍáｎｇ，忙）等都离蜀很近，道路容易开通。秦朝时就已设置郡县，到汉朝建国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为郡县，其价值超过南夷。”皇上以为相如说得对，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令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乘坐四匹马驾驭的传车向前奔驰，凭借巴、蜀的官吏和财物去拢络西南夷。相如等到达蜀郡，蜀郡太守及其属官都到郊界上迎接相如，县令背负着弓箭在前面开路，蜀人都以此为荣。于是卓王孙、临邛诸位父老都凭借关系来到相如门下，献上牛和酒，与相如畅叙欢乐之情。卓王孙喟然感叹，自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的时间太晚，便把一份丰厚的财物给了文君，使与儿子所分均等。司马相如就便平定了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的君长都请求成为汉王朝的臣子。于是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边关扩大，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ｚāｎｇ，脏）柯，以此为边界，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筰。相如还京报告皇上，皇上特别高兴。

相如出使西南夷时，蜀郡的年高长者多半都说开通西南夷没有用，纵然是朝廷大臣也有人以为是这样的。相如也想向皇上进谏，但建议业已由自己提出，因而不敢再进谏言了，于是就写文章，假借蜀郡父老的语气写成文词，而自己来诘难对方，以此讽谏皇上，并且借此宣扬自己出使的本意，让百姓了解天子的心意。那文章说：

汉朝建国已七十又八年，美德充盛，存在于六代君王的政事之中，国势威武盛大，历久相传的皇恩深远广大，不但国内万民受惠，就连方外也得到余恩。于是皇上才下令使者西征，阻挠者顺应形势而退让，德

教之风所到之处，无不随风倒伏。因而使冉夷臣服，駹夷顺从，平定了筰，保全了邛，占领了斯榆，攻取了苞满。然后使络绎不绝的车马掉转车辕，起程东来，将回京禀报天子，到达蜀郡成都。

这时耆老、大夫、荐绅、先生共有二十七人，严肃认真地前来拜访。寒喧已毕，趁机进言道："听说天子对于夷狄之人的态度，只是牵制他们不使断绝关系而已。而现在却使三郡的士卒疲困不堪，去打通夜郎的道路，至今三年，修路之事尚未能最后完成，士卒已劳苦疲倦，万民已生活不富足。如今又要接着开通西夷，百姓劳力已经耗尽，恐怕不能最终完成此事，这也是使者的负担啊，我私下为您忧虑。况且那邛、筰、西僰与中国并列，已经过许多年了，记都记不清了。仁德之君不能全靠仁德招来，势强力大的国君也不能全靠武力兼并，想来恐怕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吧！如今割弃良民的财物去增加夷狄的财物，使汉朝依赖的人民遭受疲困，而去事奉无用的夷狄，鄙漏之人见识短浅，不知道所说的是否正确。"

使者说："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一定象你说的那样，那么蜀郡人的衣著习惯永不改变，巴郡人的风俗也永远不会变化了。我常常讨厌听这种说法。但是这事情的重大意义，本来不是旁观者所能看出来的。我行程急促，其详情不可能细说给你们听，请为大夫们粗略地陈说一番。

"大概社会上一定要有超越寻常的人，才会有超常的事情出现；有了超常的事情出现，才会创建异乎寻常的功业。异乎寻常，当然是常人感到奇异的。所以说超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会惊惧；待到事情成功了，天下之人也就安然太平了。

"从前洪水涌出，四处泛溢，百姓上下迁移，崎岖而不安宁。大禹为此忧虑，就阻塞洪水，挖掘河底，疏通河道，分散洪水，稳定灾情，使洪水东流大海，让天下百姓永保安宁。承受这样的劳苦，难道只有百姓？大禹终日思虑而心神烦劳，却还要亲身参加劳作，累得手脚生出老茧，身上瘦得没有肉，皮肤磨得生不出汗毛。所以他的美好功业显赫于无穷的后世，名望传扬至今。

"况且贤明的君主即位后，难道只是委琐龌龊，被文法所拘束，为

世俗所牵制，因循旧习，取悦当世而已吗？应当有崇高宏伟的主张，开创业绩，传留法统，以此成为后世遵行的榜样。所以要尽情努力地做到兼容包蓄，要勤勉思考着把自己变成可与天地比德的人。况且《诗经》里不是说过：‘普天之下，没有哪个地方不是周王的领土；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人不是周王的臣民。’所以天地之内，八方之外，皆逐渐侵润漫衍，如果有哪个有生命的东西没受君恩的滋润，贤君将视为耻辱。如今疆界以内，文武官员，都获得了欢乐幸福，没有缺漏。而夷狄是风俗不相同的国家，是与我们遥远隔绝，族类不同的地域，那里车船不通，人迹罕至，因而政治教化还未达到那里，社会风气还很低下。如果接纳他们，他们将在边境做些违犯礼仪的事情；把他们排斥于外，他们就会在自己国内为非作歹，逐杀其君，颠倒君臣关系，改变尊卑次序，父兄无罪被杀，幼儿与孤儿被当做奴隶，被捆绑者哭喊着，一心向往汉朝，抱怨说：“听说中国有最仁爱的国君，美德盛大，恩泽普及，万物皆得其所，现在为什么只是遗弃了我们？”抬起脚跟，思慕不已，就象大旱之时，人们盼望雨水一样。就是凶暴之人也要为之感动流泪，更何况当今皇上贤明，又怎么可以就此作罢？所以出师北方，讨伐强大的匈奴，派使者急驰南方，责备强劲的越国。四方邻国都受仁德的教化，南夷与西夷的君长象游鱼聚集，仰面迎向水流，愿意得到汉朝封号的以亿计。所以才以沫水和若水为关塞，以牂柯为边界，凿通灵山道，在孙水源头架起桥梁。开创了通向道德的坦途，传留下热爱仁义的传统。将要广施恩德，安抚和控制边远地区的人民，使疏远者不被隔闭，使居住偏僻不开化地区的人民得到光明，在这里消除战争，在那里消除杀伐。使远近一体，内外安宁幸福，不是康乐之事吗？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尊奉皇上的美德，挽救衰败的社会，继承周代已经断绝的业绩，这是天子的当务之急。百姓纵然有些劳苦，又怎么可以停止呢？

“况且帝王之事本来没有不从忧劳开始，而以逸乐结束的。这样说来，那么承受天命的祥瑞，正在通西夷这件事上。如今皇上将要封禅泰山，祭祀梁父山，使车上的鸾铃鸣响，音乐和颂歌之声高扬，汉君之德上同五帝，下越三王。旁观者没看到事情的主旨，如同鹪明已在空廓的天空飞翔，而捕鸟者还眼盯着薮泽，真是可悲啊！”

于是诸位大夫心情茫然，忘却了来意，也忘记了他们原来要想进谏

的话，深有感慨地一同说道：“令人信服啊，汉朝的美德！这是鄙陋之人愿意听到的。百姓虽然有些怠惰，请允许我们给他们做个表率。”大夫们惆怅不已，自动后退，拖延一会儿，辞别而去。

从那以后，有人上书告相如出使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因而，他失掉了官职。他在家呆了一年多，又被召到朝廷当了郎官。

相如口吃，但却善于写文章。他经常患糖尿病。他同卓文君结婚后，很有钱。他担任官职，不曾愿意同公卿们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而借病在家闲呆着，不追慕官爵。他曾经跟随皇上到长杨宫去打猎。这时，天子正喜欢亲自击杀熊和猪，驰马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加以劝谏，疏上写道：

臣子听说，万物中有的虽是同类而能力却不同，所以说到力大就称赞乌获，谈到轻捷善射就推崇庆忌，说到勇猛必称孟贲和夏育。我愚昧，私下以为人有这种情况，兽也应该有这种情况。现在陛下喜欢登上险阻的地方，射击猛兽，突然遇到轻捷超群的野兽，在你毫无戒备之时，它狂暴进犯，向着你的车驾和随从冲来，车驾来不及旋转车辕，人们也没机会施展技巧，纵然有乌获和逢蒙的技巧，才力发挥不出来，枯萎的树木和腐朽的树桩全都可以变成祸害。这就象胡人、越人出现在车轮下，羌人和夷人紧跟在车后，岂不是很危险吗！虽然是绝对安全而无一点害处，但这本不是天子应该接近的地方。

况且清除道路然后行走，选择道路中央驱马奔驰，有时还会出现马口中的衔铁断裂、车轴钩心脱落的事故，更何况在蓬蒿中跋涉，在荒丘废墟上奔驰，前面有猎获野兽的快乐，而内心里却没有应付突然事故的准备，大概出现祸患是很容易的了。至于看轻君王的高贵地位，不以此为安乐，却乐意出现在虽有万全准备而仍有一丝危险的地方，我私自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

大概明察之人能远在事情发生之前，就予见到它的出现，智慧之人能在祸害还未形成之前就避开它。祸患本来多半都隐藏在暗蔽之处，发生在人们疏忽之时。所以谚语说：“家中积累千金，不坐在堂屋檐底下。”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我希望陛下留

意明察。

皇上认为司马相如说得很好。回来路过宜春宫时，相如向皇上献赋，哀悼秦二世行事的过失。赋的言辞是：

登上倾斜不平的漫长山坡，一同走进高峻的层层宫殿。俯视曲江池弯曲的岸边和小洲，望着高低不齐的南山。山岩高耸而空深，通畅的溪谷豁然开朗而空阔。溪水急速地远远流去，注入宽广低平的水边高地。欣赏各种树木繁茂荫蔽的美景，浏览茂密的竹林。向东边的土山奔驰，提衣走过沙石上的急流。缓步徘徊，路过二世坟墓，把他凭吊。他自身行事不谨慎，使国家灭亡，权势丧尽。他听信谗言，不肯醒悟，使得宗庙被灭绝。呜呼哀哉！他的操守品行不端正，坟墓荒芜而无人修整，魂魄无处可归，也无人向他祭祀；飘逝到极远无边的地方，逾是久远逾暗昧。象魍魉似的精魄升空飞扬，经历广大的九天远远逝去。呜呼哀哉！

相如被授官为汉文帝的陵园令。武帝既赞美子虚之事，相如又看出皇上喜爱仙道，趁机说：“上林之事算不得最美好，还有更美丽的。臣曾经写过《大人赋》，未完稿，请允许我写完后献给皇上。”相如认为传说中的众仙人居住在山林沼泽间，形体容貌特别清瘦，这不是帝王心意中的仙人，于是就写成《大人赋》，赋中写道：

世上有位大人啊，居住在中国。住宅满布万里啊，竟不足以使他稍微停留。哀伤世俗的胁迫困厄，便离世轻飞，向着远方漫游。乘着赤幡为饰的副虹，载着云气而上浮。竖起状如烟火的云气长竿，拴结起光炎闪耀的五彩旌旗。垂挂着旬始星做为旌旗的飘带，拖着彗星做为旌旗垂羽。旌旗随风披靡，逶迤婉转，婀娜多姿地摇摆着。揽取欃枪做旌旗，旗竿上缠绕着弯曲的彩虹做为绸。天空赤红深远而又暗淡无光，狂飙奔涌，云气飘浮。驾着应龙、象车屈曲有度地前行，以赤螭、青虬为骖马蜿蜒行进。有时龙身屈曲起伏，昂首腾飞，恣意奔驰，有时又屈折隆起，盘绕蜷曲。时而摇头伸颈，起伏前进，时而举首不前；时而放任散慢，自我放纵，时而昂首不齐。有时忽进忽退、摇目吐舌，如趋走飞翔之鸟，左右相随；有时龙头摇动，屈曲婉转，象惊兔奔跑，如屋梁相互依靠。或缠绕喧嚣踏到路上，或飞扬跳跃，奔腾狂进。或迅捷飞翔，相互追逐，疾如闪电，突然明亮，雾气消除，云气散尽。

斜渡东极而登上北极啊，与仙人们相互交游。走过错综曲折深远广大之处再向右转啊，横渡飞泉向着正东。把众仙全都召来加以挑选啊，在瑶光之上布署众神。让五帝做向导啊，使太一返回，让陵阳子明做侍从。左边是玄冥右边是含雷啊，前有陆离后有漻滉。让王子侨当小厮，令羡门高做差役，使歧伯掌管药方。火神祝融担任警戒，清道防卫啊，消除恶气，然后前进。集合我的车子有万辆之多啊，混合彩云做成的车盖，树起华丽的旗帜。让句芒率领随从啊，我要前往南方去游戏。

经过崇山见到唐尧啊，拜访虞舜在九嶷。车骑纷繁纵横交错啊，重累杂乱并驰向前。骚扰撞而混乱啊，大水无垠洒洒洋洋。群山簇聚罗列，万物丛集茂盛啊，到处散布，繁盛参差。径直驰入雷声隆隆的雷室啊，穿过崎岖不平的鬼谷。遍览八纮而远望四荒啊，渡过九江又越过五河。往来于炎火之山，浮过弱水河啊，方舟横渡浮渚，涉过流沙河。忽然休息在葱岭山，在泛滥的河水中游戏啊，使女娲奏瑟，让冯夷跳起舞来。天色昏暗不明啊，召来雷师屏翳，诛责风神而刑罚雨师。西望昆仑恍恍惚惚啊，径直奔驰三危山。推开天门闯进帝宫啊，载着玉女与她同归。登上阆风山而高兴地停下歇息啊，就象乌鸟高飞而稍事休息。在阴山上徘徊，婉曲飞翔啊，到今天我才目睹满头白发的西王母。她头戴玉胜住在洞穴中啊，幸而有三足鸟供她驱使。一定要象这样的长生不死啊，纵然能活万世也不值得高兴。

回转车头归来啊，走到不周路断绝，会餐在幽都。呼吸沆瀣而餐食朝霞啊，咀嚼灵芝花，稍食玉树花朵。抬头仰望而身体渐渐高纵啊，纷然腾跃疾飞上天。穿过闪电的倒影啊，涉过丰隆兴云制作的滂沛雨水。驰骋游车和导车自长空而降啊，抛开云雾而疾驰远去。迫于人世社会的狭隘啊，缓缓走出北极的边际。把屯骑遗留在北极之山啊，在天北门超越先驱。下界深远而不见大地啊，上方空阔而看不到天边。视线模糊看不清，听觉恍惚无所闻。腾空而上到达远处啊，超越无有而独自长存。

相如既已献上《大人之颂》，天子特别高兴，飘飘然有凌驾云天的气概，心情好似遨游天地之间那样爽快。

相如已因病免官，家住茂陵。天子说：“司马相如病得很厉害，可派人去把他的书全部取回来；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就散失了。”派所忠

前往茂陵，而相如已经死去，家中没有书。询问相如之妻，她回答说：“长卿本来不曾有书。他时时写书，别人就时时取走，因而家中总是空空的。长卿还没死的时候，写过一卷书，他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就把它献上。再没有别的书了。”他留下来的书上写的是有关封禅的事，进献给所忠。所忠把书再进献给天子，天子惊异其书。那书上写道：

上古开始之时，由天降生万民，经历各代君王，一直到秦。沿着近代君王的足迹加以考察，聆听远古君王的遗风美名，繁多而纷乱，名声和事迹被、没而不称道者，数也数不尽。能够继承舜、禹，崇尚尊号美谥的，封禅秦山而稍可称道者只有七十二君。顺从善道行事，没有谁不昌盛；违逆常理，失德行事，谁能生存？

轩辕以前，时间久远，事物邈茫，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五帝三王的一些事迹，都记载在六经典籍和传说之中，可以看到大概的情况。《尚书》上说：“君王贤明啊，大臣杰出。”根据这一记载可以说，君王的圣明没有超过唐尧的，大臣的贤良没有比得上后稷的。后稷在唐尧时创建了业绩，公刘在西戎之地发迹，文王改革制度，使周隆盛，太平之道于是形成。其后子孙虽政绩衰微，但千年以来并无怨恶之声，这难道不是善始善终吗？但是周王朝所以能这样，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前代先王能谨慎地从事他们所考虑和规划的事情，又能够严谨地垂教于后世子孙罢了。所以前人开拓的道路平坦，容易沿路走去；深恩广大，容易丰足；法度显明，容易效法；传续法统顺乎情理，容易继承。所以周公的业绩隆盛于成王时代，而其功德之高超越文王和武王。揆度其所始，考察其所终，并无特别优异超凡的业绩，可与当今汉朝相比。然而，周人尚且走上梁父山，登上泰山，建立显贵的封号，施加尊崇的美名。伟大汉朝的恩德，象源泉奔涌而出，盛大扩散，广布四方。如云雾散布，上通九天，下至八方极远之地。一切生灵，皆受恩德，和畅之气，广泛散布，威武之节，飘然远去。近者如同畅游于恩泽的源头，远者好似泳浮在恩惠的末流。领头作恶的被湮没，暗昧之人得到光明。连各种动物都欢畅喜悦，掉转头来，面向中土朝廷。然后，驺虞之类的珍贵之兽聚于苑囿，白麟一类的怪兽进入栅栏之中，在庖厨中选择出一茎六穗的嘉禾以供祭祀，用角分枝叉的白麟做牺牲，在歧山获得了周朝遗留的宝鼎和蓄养的神龟，从沼泽里招来了神马乘黄。鬼神迎接神仙灵圉，在闲馆中

待以宾客之礼。珍奇之物，奇异超凡，变化无穷。令人钦敬啊，祥瑞的征兆都显现在此，还认为自己的功德微薄，不敢称道封禅之事。从前周武王渡河时，有条白鱼跳到船中，武王认为是美好的祥瑞，就用这白鱼燎祭上天。其实这种符兆十分微小，但却因此登上泰山，不是太惭愧了吗？周朝不该封禅而封禅，汉朝应该封禅却不封禅，进让的原则，相差何其遥远呢？

于是大司马进谏说：“陛下以仁德抚育天下百姓，凭借道义征伐不肯顺服者，华夏诸侯愿意进贡，蛮夷皆手持礼物朝拜天子，美德与往初的圣君相等，功业也无二致，美好的功德政绩普遍融洽，符瑞的征兆变化众多，应验的时期将相继而来，不仅仅是初次呈现。我想大概在泰山、梁父山设立祭坛，是希望天子到来，加封尊号，以此与前代圣君比光荣，上帝降恩和福，是准备用成功荐告上天，陛下谦让而不封禅，是断绝了上帝、泰山、梁父山的欢心，使王道的礼仪缺失不全，群臣对此感到惭愧。有人说那天道是质朴暗昧的，因此珍奇的符兆本来是不能拒绝的。如果这样推让它，这是使泰山没有作表记的机会，而梁父山也没有祭祀的希望了。如果古代帝王都是一时荣耀，毕世而绝灭，那么叙说者还有什么可以向后世陈述的呢，而且还能有七十二君封禅的说法吗？若修明道德则天赐祥瑞，顺应祥瑞来做封禅之事，不能算做越礼。所以圣明的君王不废除封禅之礼，而是修行礼仪，尊奉土地神，诚恳地竭告天神，在嵩山刻石记功，以表彰最尊贵的地位，宣扬盛明的德行，显示尊号与荣耀，授与厚福，以使百姓沾光。封禅之事堂皇伟大啊，是天下的壮观，称王者的大业，不能贬低。希望陛下保全它。然后综合荐绅先生们的道术，使他们获得日月余光远炎的照耀，以施展当官的才能，专心办好政事。还要兼正天时、叙列人事，阐述大义，校订润色其文，作成象《春秋》一样的经书，将沿袭旧有的六经，增为七经，并传布无穷，使万世之后仍能激发忠义之士，扬起微波，飞扬英明之声，传送茂盛的果实。前代圣贤所以能永远保持伟大名声而常常被称赞的原因，就在于行封禅之礼，应当命令掌故把封禅的大义全都奏报陛下，以备观览。”

于是天子有所感悟似地改变了神色，说：“好啊，我就试试看吧！”天子思来想去，归纳了公卿们的议论，询问了封禅的具体情况，

记述恩泽的博大，推衍符瑞的富饶。于是写了颂歌，说：

“覆盖我的苍天，云朵油然飘荡。普降甘露和及时雨，其地可以遨游。滋润万物的水液渗透土壤，一切生物无不受到滋养。好谷物一茎生出六穗，我收获的谷物何不蓄积？

不但降下雨水，又把大地润泽；不但霑濡我一人，而且广泛散布。万物熙熙和乐，既怀恋又思慕。名山应当有显赫的地位，盼望圣君到来。君王啊，君王！为何不行封禅之礼！

文彩斑烂的驺虞，喜欢我君的苑囿；白色的质地，黑色的花纹，它的仪表令人喜爱。和睦恭敬，宛如君子之态。从前只听到它的名声，如今目睹它的降临。那路上没留下足迹，这是天降祥瑞的征兆。此兽也曾在虞舜时出现，虞舜因此而兴旺。

肥壮的白麟啊，曾在五畤戏游。正是孟冬十月，皇上前往郊祀。白麟奔驰到君王车前，君王用它燎祭苍天，天降幸福。夏商周三代以前，大概不曾有此奇事。

宛屈伸展的黄龙，因遇圣德而升天。色彩闪耀夺目，光辉灿烂。龙体显现，必能使众民觉悟。在《易经·彖传》中曾有记载，这正是所谓授命天子所乘之车。

天的符瑞已经明白显示，不必再谆谆告诫。应当依类寄托，告诉君王举行封禅大典。

翻开典籍可以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关系，两者相互启发而和谐。圣明君王的美德，就是行事兢兢业业，小心翼翼。所以说‘在兴旺时要考虑到衰微，在太平安乐之时要想到危难’。因此，商汤、周武王虽然位居至尊，却仍然保持严肃恭敬的美德。虞舜在大典之中，仍然观察反省缺点和失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相如已死五年，天子才开始祭祀土地神。他死后八年，天子终于首先祭祀中岳嵩山，然后又封泰山，再到梁父山，禅肃然山。

相如其他著作，如《遗（wèi，魏）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没有收录，收录了他在公卿中尤其著名的作品。

太史公说：《春秋》能推究到事物的极隐微处，《易经》原本隐微却能阐释得浅显，《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却德及黎民百姓，《小雅》讥刺卑微作者的得失，其流言却能影响朝廷政治。所以言辞的外在表现虽然不同，但是其和柔的教化作用却是一致的。相如的文章虽然多假托的言词和夸张的说法，但其主旨却归于节俭，这同《诗经》讽谏之旨有何不同？扬雄认为相如的华丽辞赋，鼓励奢侈的言词与倡言节俭的言词是一百比一的关系，这就如同尽情演奏郑、卫之音，而在曲终之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这不是减损了相如的辞赋价值吗？我采录了他的一些可以论述的文字，写在这篇文章中。

循吏列传

太史公说：“法令用以引导民众向善，刑罚用以阻止民众作恶。文法与刑律不完备时，善良的百姓依然心存戒惧地自我约束修身，是因为居官者行为端正不曾违乱纲纪。只要官吏奉公尽职按原则行事，就可以用它做榜样治理好天下，为什么非用严刑峻法不可呢？

孙叔敖是楚国的隐者。国相虞丘把他举荐给楚庄王，想让他接替自己职务。孙叔敖为官三月就升任国相，他施政教民，使得官民之间和睦同心，风俗十分淳美。他执政宽缓不苛却有禁必止，官吏不做邪恶伪诈之事，民间也无盗贼发生。秋冬两季他鼓励人们进山采伐林木，春夏时便借上涨的河水把木材运出山外。百姓各有便利的谋生之路，都生活得很安乐。

庄王认为楚国原有的钱币太轻，就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自己的本业。管理市场的长官向国相孙叔敖报告说：“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问：“这种情况有多久了？”市令回答：“已经有三个月。”孙叔敖说：“不必多言，我现在就设法让市场恢复原状。”五天后，他上朝向庄王劝谏说：“先前更改钱币，是认为旧币太轻了。现在市令来报告说‘市场混乱，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谋生，秩序很不稳定’。我请求立即下令恢复旧币制。”庄王同意了，颁布命令才三天，市场就回复了原貌。

楚国的民俗是爱坐矮车，楚王认为矮车不便于驾马，想下令把矮车改高。国相孙叔敖说：“政令屡出，使百姓无所适从，这不好。如果您一定想把车改高，臣请求让乡里人家加高门槛。乘车人都是有身分的君子，他们不能为过门槛频繁下车，自然就会把车的底座造高了。”楚王答应了他的请求。过了半年，上行下效，老百姓都自动把坐的车子造高了。

这就是孙叔敖不用下令管束百姓就自然顺从了他的教化，身边的人亲眼看到他的言行便仿效他，离得远的人观望四周人们的变化也跟着效

法他。所以孙叔敖三次荣居相位并不沾沾自喜，他明白这是自己凭借才干获得的；三次离开相位也并无悔恨，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过错。

子产，是郑国的大夫。郑昭君在位时，曾任用自己宠信的徐挚做国相，国政昏乱，官民不亲和，父子不和睦。大宫子期把这些情况告诉郑昭君，昭君就改任子产为国相。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不预定高价了。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

公仪休，是鲁国的博士。由于才学优异做了鲁国国相。他遵奉法度，按原则行事，丝毫不改变规制，因此百官的品行自然端正。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

有位客人给国相公仪休送鱼上门，他不肯收纳。客人说：“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被免官，今后谁还肯给我送鱼？所以我决不能收下。”

公仪休吃了蔬菜感觉味道很好，就把自家园中的冬葵菜都拔下来扔掉。他看见自家织的布好，就立刻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难道要让农民和织妇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吗？”

石奢，是楚昭王的国相，他为人刚强正直廉洁公正，既不阿谀逢迎，也不胆小避事。一次出行属县，恰逢途中有凶手杀人，他追捕凶犯，竟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归来便把自己囚禁起来。他派人告诉昭王说：“杀人凶犯，是为臣的父亲。若以惩治父亲来树立政绩，这是不孝；若废弃法度纵容犯罪，又是不忠；因此我该当死罪。”昭王说：“你追捕凶犯而没抓获，不该论罪伏法，你还是去治理国事吧。”石奢说：“不偏袒自己父亲，不是孝子；不遵守王法，不是忠臣。您赦免我的罪责，是主上的恩惠；服刑而死，则是为臣的职责。”于是石奢不

听从楚王的命令，刎颈而死。

李离，是晋文公的法官。他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发觉后就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文公说：“官职贵贱不一，刑罚也轻重有别。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说：“臣担当的官职是长官，不曾把高位让给下属；我领取的官俸很多，也不曾把好处分给他们。如今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wěi，伟）于下级，这种道理我没有听过。”他拒绝接受文公的命令。文公说：“你认定自己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吗？”李离说：“法官断案有法规，错判刑就要亲自受刑，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您因为臣能听察细微隐情事理，决断疑难案件，才让我做法官。现在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应该判处死罪。”于是不接受晋文公的赦令，伏剑自刎而死。

太史公说：“孙叔敖口出一言，郢都的市场秩序得以恢复。子产病逝，郑国百姓失声痛哭。公仪休看到妻子织出的布好就把她赶出家门。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顶罪，使楚昭王树立了美名。李离错判杀人罪而伏剑身亡，帮助晋文公整肃了国法。

儒林列传

太史公说：我阅读朝廷考选学官的法规，读到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时，总是禁不住放下书本而慨叹，说道：唉，周王室衰微了，讽刺时政的《关雎》诗就出现了；周厉王、周幽王的统治衰败了，礼崩乐坏，诸侯便恣意横行，政令全由势力强大的国家发布。所以孔子担忧王道废弛邪道兴起，于是编定《诗》《书》，整理礼仪音乐。他到齐国听到了美妙的《韶》乐，便沉迷不已，三个月品尝不出肉的美味。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开始校正音乐，使《雅》《颂》乐歌各归其位，有条不紊。由于世道混乱污浊，无人起用他，因此孔子周游列国向七十几位国君求官都得不到知遇。他感慨地说：“要是有人肯用我，只需一年就可以治理好国政了。”鲁国西郊有人猎获了麒麟，孔子闻知后哀叹“我的理想不能实现了”，于是他借助鲁国已有的历史记录撰写《春秋》，用它来表现天子的王法，其文辞精约深隐而寓意丰富博大，后代学者很多人都学习传录它。

自孔子逝世后，他的七十余名好学生纷纷四散去交游诸侯，成就大的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和卿相，成就小的结交、教导士大夫，有的则隐居不仕。所以子路在卫国做官，子张在陈国做官，澹台子羽住在楚国，子夏在西河教授，子贡终老于齐。像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这些人，都曾受业于子夏之辈，然后当了诸侯国君的老师。那时只有魏文侯最虚心求教于儒学，后来儒学渐趋衰颓直到在秦始皇手中遭受灭顶之灾。战国时期天下群雄并争，儒学已经受到排斥，但是在齐国和鲁国一带，学习研究它的人独独不曾废弃。在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期，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而发扬光大，凭自己的学说显名于当世。

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生，儒家典籍六艺从此残缺。陈涉起事反秦，自立为王，鲁地的儒生们携带孔子家传的礼器去投奔他。于是孔甲当了陈涉的博士，最终和他同归于尽。陈涉起步于普通百姓，驱使一群戍边的乌合之众，一个月内就在楚地称了王，而不到半年竟又复归灭亡。他的事业十分微小浅薄，体面的士大夫们却

背负孔子的礼器去追随归顺向他称臣，为什么呢？因为秦王朝焚毁了他们的书籍学业，积下了仇怨，这迫使他们投奔陈王来发泄满腔的愤懑。

到高祖皇帝杀死项籍，率兵包围了鲁国，其时鲁国中的儒生们仍在讲诵经书演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于耳，这难道不是古代圣人遗留的风范，难道不是一个深爱礼乐的国家吗？所以孔子出游到陈国后，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青年人志向高远，文采熠熠如锦绣，我不知怎么教导他们才好。”齐鲁一带重视爱好文化仪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这已成为自然风尚。汉朝建立后，儒生们开始获得重新研究经学的机会，又讲授演习起了大射和乡饮的礼仪。叔孙通制定汉廷礼仪后，做了太常官，和他一同制定礼仪的儒生弟子们，也都被选为朝官，于是人们喟然感叹，对儒学产生了兴趣。但是，当时天下战乱尚未止息，皇上忙于平定四海，还无暇顾及兴办学校之事。孝惠帝、吕后当政时，公卿大臣都是武艺高强战功卓著的人。孝文帝时略微起用儒生为官，但是孝文帝原本只爱刑名学说。等到孝景帝当政，不用儒生，而且窦太后又喜好道家思想，因此列位博士官职只是备员待诏，徒有其名，儒生无人进身受到重用。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赵绾（wǎn，晚）、王臧（zāng，赃）等人深明儒学，而皇上也心向往之，于是朝廷下令举荐品德贤良方正而且通晓经学的文士学者。从此以后，讲《诗》的在鲁地有申培公，在齐地有辕固生，在燕地则有韩太傅。讲《尚书》的有济南伏生。讲《礼》的有鲁地高堂生。讲《春秋》的在齐鲁两地有胡毋生，在赵地有董仲舒。到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fén，坟）做了丞相，他废弃道家，刑名家等百家学说，延请治经学的儒生数百人入朝为官，而公孙弘竟以精通《春秋》步步高升，从一介平民荣居天子左右的三公尊位，封为平津侯。从此，天下学子莫不心驰神往，潜心钻研儒学了。

公孙弘曾拜为博士，他害怕儒学被阻滞得不到传扬，当了丞相后就上奏请求说：“丞相御史启禀皇上：陛下曾下令说‘听说为政者应该用礼仪教导百姓，用音乐感化他们。婚姻之事，乃是夫妇间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如今礼乐被破坏废弃了，我深感忧虑。所以大力延请天下品德方正学识广博的人都来入朝做官。我下令礼官勤奋学习，讲论儒术，要学识

渊博，复兴礼乐，以此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又命太常商议，给博士配置弟子员生，使民间都崇尚教化，来开拓培养贤才的道路’。根据陛下旨意。臣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认真商议决定：听说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是乡里之间都有教育的场所，夏代称校、殷代称序，周代称庠（ｘｉáｎｇ，详）。他们勉励为善者，就让他在朝中显达扬名；惩治作恶者，就施以刑罪。所以教化的实施，要首先从京城开始树立榜样，再从京城推广到地方。如今陛下已经明示无上的恩德，放射出日月般的光辉，它符合天地之大道，是以整饬人伦为根本，鼓励术学，讲究礼仪，崇尚教化，奖励贤良，以此使海内四方从风向善，这正是实现太平之治的本原啊！古代的政治教化不协和，礼仪不完备，现在请求借助原有的官职来兴盛它。请为博士官配置弟子五十人，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让太常从百姓中挑选十八岁以上仪表端正的人，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经学，尊敬长上，严守政教，友爱乡邻，出入言行皆不违背所学教诲的人，县令、侯国相、县长、县丞要向上级郡守和诸侯王国相举荐，经其认真察看合格者，应与上计吏同赴京师太常处，接受和博士弟子相同的教育。他们学满一年都要考试，能够精通一种经书以上的人，补充文学掌故的缺官；其中成绩好名次高的可以任用为郎中，由太常造册上奏。若是特别优异出众的，可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那些不努力学习才能低下者，和不能通晓一种经学的人，就要罢斥，并惩罚举荐他们的不称职的官吏。臣认真领会陛下所下达的诏书和律令，它们阐明了天道和人道关系，贯通了自古及今的治国义理，文章雅正、教诲之辞含义深刻丰富，它恩德无量将深深造福于社稷百姓。但是小官吏们见识浅陋，不能透彻地讲解诏书律令，无法明白地将陛下的旨意传布晓喻天下。而治礼、掌故之职，是由懂经学礼仪的人担当的，他们的升迁很缓慢造成了人才积压。因此请求挑选其中官秩比同二百石以上的人，和百石以上能通晓一种经学的小吏，升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挑选比同百石以下的人补郡太守卒史：各郡定员二人，边郡定员一人。优先选用熟知经书能大量讲诵的人，若人数不够，就选用掌故补中二千石的属吏，选用文学掌故补郡国的属吏，将人员备齐。请把这些记入考选学官的法规。其它仍依照律令。”皇上批示说：“准奏。”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士吏中就有很多文质彬彬的经学儒生了。

申公，是鲁国人。高祖经过鲁国，申公以弟子身分跟着老师到鲁国

南宫去拜见他。吕太后时，申公到长安交游求学，和刘郢同在老师浮丘伯门下受业。毕业后刘郢封为楚王，便让申公当他的太子刘戊的老师。刘戊不好学习，憎恨申公，等到楚王刘郢去世，刘戊立为楚王，就把申公禁锢起来。申公感到耻辱，就回到鲁国，隐退在家中教书，终身不出家门，又谢绝一切宾客，唯有鲁恭王刘余招请他才前往。从远方慕名而来向他求学的弟子有百余人。申公教授《诗经》，只讲解词义，而无阐发经义的著述，凡有疑惑处，便阙而存之，不强作传授。

兰陵人王臧向申公学《诗》之后，用它事孝景皇帝，当了太子少傅，后免官离朝。当今皇上刚即位，王臧就上书请求入宫为皇上值宿警卫。他不断得到升迁，一年中做到郎中令。而代国人赵绾也曾向申公学习《诗经》，他当了御史大夫。赵绾、王臧请示皇上，想建造明堂用来召集诸侯举行朝会。他们不能说服皇上同意此事，就举荐老师申公。于是皇上派遣使臣携带贵重的礼物束帛和玉璧，驾着驷马安车去迎请申公，赵绾、王臧二位弟子则乘坐着普通的驿车随行。申公来到，拜见天子。天子向他询问社稷安危之事，申公当时已年高八十多岁，人老了，他回答说：“当政的人不必多说话，只看尽力把事做得如何罢了。”这时天子正喜好文词夸饰，见申公如此答对，默然不乐。但是已经把申公招到朝中，就让他做了太中大夫，住在鲁邸，商议修建明堂的事宜。太皇窦太后喜好老子学说，不喜欢儒术，她找出赵绾、王臧的过失来责备皇上，皇上因此停止商议建造明堂的事，把赵绾、王臧都交付法官论罪，后二人皆自杀。申公也以病免官返回鲁国，数年后逝世。

申公弟子中拜为博士者有十几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太守，周霸官至胶西内史，夏宽官至城阳内史，砀鲁赐官至东海太守，兰陵人缪生官至长沙内史，徐偃官至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官至胶东内史。他们管理官吏和百姓都廉洁有节操，人们称赞他们好学。其他的学官弟子，品行虽不完美，但是官至大夫、郎中和掌故的人也有百余。他们讲解《诗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大多都依循申公的见解。

清河王刘承的太傅辕固生，是齐国人。因为研究《诗经》，孝景帝时拜为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弒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那夏桀、

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商汤、周武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桀、纣，桀、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汤、武，汤、武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桀、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汤、武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弒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这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于是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知肉的美味；谈学问的人不谈汤、武是否受天命继位，不算愚笨。”于是争论止息。此后学者再无人胆敢争辩汤、武是受天命而立还是放逐桀纣篡夺君权的问题了。

窦太后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恼怒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借给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正中其心，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过不久，景帝认为辕固廉洁正直，拜他为清河王刘承的太傅。很久之后，他因病免官。

当今皇上刚即位，又以品德贤良征召辕固入朝。那些喜好阿谀逢迎的儒生们多有嫉妒诋毁辕固之语，说“辕固老了”，于是他被罢官遣归。这时辕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被征召时，薛邑人公孙弘也被征召，却不敢正视辕固。辕固对他说：“公孙先生，务必以正直的学问论事，不要用邪曲之说去迎合世俗。”自此之后，齐人讲《诗》都依据辕固生的见解。一些齐人因研究《诗经》有成绩而仕途显贵，他们都是辕固的弟子。

韩生，是燕郡人。孝文帝时当博士，景帝时任常山王刘舜的太傅。韩生推究《诗》的旨意而撰述了《内传》《外传》达数万言，书中的用语和齐、鲁两地颇为不同，但是旨归是一致的。淮南贲生受业于他。自此之后，燕赵一带讲《诗》的人都因循韩生的见解。韩生的孙子韩商是

当今皇上委任的博士。

伏生，是济南郡人。先前做过秦朝博士。孝文帝时，他想找到能研究《尚书》的人，遍寻天下不得，后听说伏生会讲授，就打算召用他。当时伏生已年寿九十余岁，人很老了，不能行走，于是文帝就下令太常派掌故鼂错前往伏生处向他学习。秦朝焚烧儒书时，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大起，伏生出走流亡，汉朝平定天下后，他返回寻找所藏的《尚书》，已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于是他就在齐鲁一带教授残存的《尚书》。自此学者们都很会讲解《尚书》，殽山以东诸位著名学者无不涉猎《尚书》来教授学生了。

伏生教济南人张生和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人宽。宽精通《尚书》之后，凭借经学方面的成绩参加郡中选举，前往博士官门下学习，从师于孔安国。兒宽家贫没有资财，时常当学生们的厨工，还经常偷偷外出打工挣钱，来供给自己的衣食之需。他外出时常常看经书、休息时就朗读体会它。依照考试成绩的名次，他补了延尉史的缺官。当时张汤正爱好儒学，就让兒宽做自己的掾（ｙｕàｎ，院）吏，负责呈报案情。兒宽根据经义古法论事判决疑难大案，因而张汤很宠用他。兒宽为人温和善良，有廉洁的操守和聪敏的智慧，能把握自己的言行，而且擅长著书、起草奏章，文思敏捷，但是口拙不会阐述。张汤认为他是忠厚之人，多次赞扬他。等到张汤当了御史大夫，就让兒宽当掾吏，向天子举荐他。天子召见询问兒宽后，很喜欢他。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便官至御史大夫，在职九年去世。兒宽身居三公之位，由于性情谦和驯良，能顺从皇上之意，善于调解纠纷，而得以官运久长，但是他没有匡正劝谏过皇上的过失。居官期间，属下的官员轻视他，不为他尽力。张生也当了博士官。而伏生的孙子也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但是他并不能阐明《尚书》的经义。

从此以后，鲁人周霸、孔安国，洛阳人贾嘉，都很会讲授《尚书》的内容。孔家有用先秦古文撰写的《尚书》，而孔安国用时下隶书字体把它们重新摹写讲读，因此就兴起了他自己的学术流派。孔安国得到了《尚书》中失传的十几篇，大约自此《尚书》的篇目就增多起来了。

许多学者都解说《礼经》，而鲁郡人高堂生的见解是最切近本义

的。《礼经》本来自孔子时起就不完整，到了秦始皇焚书后，此书散失的篇目更多，今日只有《士礼》尚存，高堂生能讲解它。

鲁国徐生善于演习礼仪。孝文帝时，徐生以此出任礼官大夫。他传习礼仪于儿子至孙子徐延、徐襄。徐襄，天性便擅长演习礼仪，但是不能通晓《礼经》；徐延很通晓《礼经》，却不善于演习礼节仪式。徐襄以擅长演习礼节仪式当了汉王朝的礼官大夫，官至广陵内史。徐延及徐家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都曾出任汉朝的礼官大夫。而瑕丘人萧奋以通晓《礼经》当了淮阳太守。此后能够讲解《礼经》并演习礼节仪式的人，都出自徐氏一家。

自从鲁国商瞿从师孔子学习《易经》，孔子死后，商瞿便传授《易经》，历经六代而传至齐郡人田何，田何字子庄，而后汉朝建立。田何传授于东武人王同字子仲，子仲传于菑川人杨何。杨何因通晓《易经》，于元光元年（前134）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因通晓《易经》官至城阳国相。广川人孟但因通晓《易经》当了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 j ǔ，举）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都是因通晓《易经》官至二千石。但是对《易经》能讲授得精当的，是源自于杨何一家的学说。

董仲舒，是广川郡人。因研究《春秋》，孝景帝时曾拜为博士。他居家教书，上门求学的人很多，不能一一亲授，弟子之间便依学辈先后辗转相传，有的人甚至没见过他的面。董仲舒足不出户，三年间不曾到屋旁的园圃观赏，他治学心志专一到了如此程度。他出入时的仪容举止，无一不合乎礼仪的矩度，学生们都师法、敬重他。当今皇上即位后，他出任江都国相。他依据《春秋》记载的自然灾害和特异现象的变化来推求阴阳之道交替运行的原因，因而求雨时关闭种种阳气，放出种种阴气，止雨时则方法与之相反。这种做法在江都国实行，无不实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他被贬为中大夫，居家写作了《灾异之记》。这时辽东高帝庙发生火灾，主父偃嫉妒他，就窃取了他的书上奏天子。天子召集众儒生把书拿给他们看，儒生们认为其中含有指责讥讽朝政之意。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认为它愚蠢至极，于是把董仲舒交法官论罪，判处死刑，但是皇上降诏赦免了他。于是董仲舒

始终不敢再讲论灾异之说。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这一时期朝廷正用兵向外排除四方边境内外少数民族的侵扰，公孙弘研究《春秋》成就不及董仲舒，但是他行事善于迎合世俗，因此能身居高位做了公卿大臣。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为人阿谀逢迎。公孙弘憎恨他，就对皇上说："只有董仲舒可以担当胶西王的国相。"胶西王为人狠毒暴戾，但是一向听说董仲舒有美德，也很好地礼遇他。董仲舒害怕居官日久会惹祸上身，就称病辞官回家。直至逝世，他始终不曾营治私产，而一心以研究学问写作论著为本职。所以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期间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名望甚高，他师承传授的是《春秋》公羊学。

胡毋生，是齐郡人。孝景帝时拜为博士，后因年老返归故里讲授《春秋》。齐地解说《春秋》的人很多受教于胡毋生，公孙弘也受过他的教诲。

瑕丘人江生研究《春秋》谷梁学。自从公孙弘受到重用，他曾收集比较了谷梁学和公羊学的经义，最后采用了董仲舒所传授的公羊氏的学说。

董仲舒的弟子中有成就的人是：兰陵人褚大，广川人殷忠，温人吕步舒。褚大官至梁王国相。吕步舒官至长史，手持符节出使去决断淮南王刘安谋反的罪案，对诸侯王敢于自行裁决，而不加请示。他根据《春秋》经义公正断案，天子都认为很对。弟子中官运通达的，做到了大夫之职；谒者、掌故的则有百余人。而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也都因精通儒学做了高官。

大宛列传

大宛这地方是由张骞发现的。张骞是汉中人，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45）当过郎官。这时，天子问投降的匈奴人，他们都说匈奴攻打并战胜月氏王，用他的头骨当饮酒的器皿。月氏逃跑了，因而常常怨恨匈奴，只是没有朋友和他们一块去打匈奴。这时汉朝正想攻打匈奴，听到这些说法，因此想派使者去月氏联络。但是去月氏必须经过匈奴，于是就招募能够出使的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招，出使月氏，和堂邑氏人原来匈奴奴隶名叫甘父的一同从陇西出境，经过匈奴时，被匈奴抓到，又移送给单于。单于留住张骞，说：“月氏在我们北边，汉朝怎能派使者前去呢？我们要想派使者去南越，汉朝能允许我们吗？”扣留张骞十余年，给他娶了妻子，生了孩子，但是张骞一直保持着汉朝使者的符节，没有丢失。

张骞留居匈奴，匈奴对他的看护渐渐宽松，张骞因而得以同他的随从逃向月氏，向西跑了几十天，到达大宛。大宛听说汉朝钱财丰富，本想与汉朝沟通，却未成功。如今见到张骞，心中高兴，便向张骞问道：“你想到哪儿去？”张骞说：“我为汉朝出使月氏，却被匈奴拦住去路。如今逃出匈奴，希望大王派人引导护送我们去月氏。若真能到达月氏，我们返回汉朝，汉朝赠送给大王的财物是用言语说不尽的。”大宛认为张骞的话是真实的，就让张骞出发，并给他派了向导和翻译，到达康居。康居又把他转送到大月氏。这时，大月氏的国王已经被匈奴杀死，又立了他的太子当国王。这位国王已把大夏征服，并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地方土地肥美富饶，很少有敌人侵犯，心情安适快乐。自己又认为离汉朝很远，根本没有向匈奴报仇的心意。张骞从月氏到了大夏，终究没有得到月氏对联汉击匈奴的明确态度。

张骞在月氏住了一年多，回国而来，他沿着南山行进，想从羌人居住的地方回到长安，却又被匈奴捉到了。他在匈奴住了一年多，单于死了，匈奴左谷蠡王攻击太子，自立为单于，国内大乱，张骞乘机与胡人妻子和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汉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为人坚强有力量，心胸宽大，诚实可信，蛮夷之人都喜欢他。堂邑父是匈奴人，善于射箭，每当穷困危急之时，就射杀飞禽走兽当饭吃。最初，张骞出使时有一百多随从，离开汉朝十三年，只有他和甘父两个人回到汉朝。

张骞所到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传说这些国家的旁边还有五、六个大国，他都一一向汉天子陈述了情况，说：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朝正西面，离汉朝大约一万里。当地的风俗是定居一处，耕种田地，种稻子和麦子。出产葡萄酒。有很多好马，马出汗带血，它的祖先是天马的儿子。那里有城郭房屋，归它管辖的大小城镇有七十多座，民众大约有几十万。大宛的兵器是弓和矛，人们骑马射箭。它的北边是康居，西边是大月氏，西南是大夏，东北是乌孙，东边是扜采、于寘。于寘的西边，河水都西流，注入西海。于寘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中流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的源头，黄河水由此流出。那儿盛产玉石，黄河水流入中国。楼兰和姑师的城镇都有城郭，靠近盐泽。盐泽离长安大约五千里。匈奴的右边正处在盐泽以东，直到陇西长城，南边与羌人居住区相接，阻隔了通往汉朝的道路。

乌孙在大宛东北大约二千里，是个百姓不定居一处的国家，人们随着放牧的需要而迁移，和匈奴的风俗相同。拉弓打仗的兵卒有几万人，勇敢善战。原先服从于匈奴，待到强盛后，就取回被束缚在匈奴的人质，不肯去朝拜匈奴。

康居在大宛西北大约二千里，是个百姓不定居一处的国家，与月氏的风俗大多相同。拉弓打仗的战士有八九万人，同大宛是邻国。国家小，南边被迫服侍月氏，东边被迫服侍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大约二千里，是个百姓不定居一处的国家，与康居的风俗大多相同。拉弓作战的战士有十多万。它靠近一个大的水泽，无边无岸，大概就是北海吧。

大月氏在大宛西边大约二三千里，处于妫水之北。它南边是大夏，

西边是安息，北边是康居。是个百姓不定居一处的国家，人们随着放牧的需要而迁移，同匈奴的风俗一样。拉弓打仗的战士也一二十万。从前强大时，轻视匈奴，等到冒顿立为单于，打败月氏；到了匈奴老上单于时，杀死了月氏王，用月氏王的头骨做饮酒器皿。开始时，月氏居住在敦煌、祁连之间，待到被匈奴打败，大部分人就远远离开这里，经过大宛，向西去攻打大夏，并把它打败，令其臣服于月氏，于是建都在妫水之北，作为王庭。而其余一小部分不能离开的月氏人，就保全了南山和羌人居住的地方，称为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边大约几千里的地方。它们的习俗是定居一处，耕种田地，种植稻子和麦子，出产葡萄酒。它的城镇如同大宛一样。它所管辖的大小城镇有数百座，国土方圆数千里，是最大的国家。靠近妫水，有集市，人们为做生意，用车和船装运货物，有时运到附近的国家或者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他们用银作钱币，钱币铸称象国王容貌的样子，国王死去，就改换钱币，这是因为要模仿国王的面貌。他们在皮革上画横作为文字。它西边是条枝，北边是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边数千里，靠近西海。那里天气炎热潮湿。人们耕种田地，种植稻子。那里出产一种大鸟，它的蛋就象甕坛那样大。人口众多，有的地方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使管辖他们。把它当做外围国家。条枝国的人善长魔术。安息的老年人传说条枝国有弱水和西王母，却不曾见过。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的妫水南面。其地风俗是人们定居一处，有城镇和房屋。与大宛的风俗相同。没有大君长，往往是每个城镇设置小君长。这个国家的军队软弱，害怕打仗。人们善于做买卖。待到大月氏西迁时，打败了大夏，统治了整个大夏。大夏的民众很多，大约有一百多万。它的都城叫蓝市城。这里有贸易市场。贩卖各种物品。大夏东南有身毒国。

张骞说：“我在大夏时，看见过邛竹杖，蜀布，便问他们：‘从哪儿得到了这些东西？’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国买回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大约几千里。那里的风俗是人们定居一处，大致与大夏相同，但地势却低湿，天气炎热。它的人民骑着大象打仗。那里临近大

水。’我估计，大夏离汉朝一万二千里，处于汉朝西南。身毒国又处于大夏东南几千里，有蜀郡的产品，这就说明他离蜀郡不远了。如今出使大夏，要是从羌人居住区经过，则地势险要，羌人厌恶；要是稍微向北走，就会被匈奴俘获。从蜀地前往，应是直道、又没有侵扰者”。天子已经听说大宛和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国，出产很多奇特物品，人民定居一处，与汉朝人的生活颇相似，而他们的军队软弱，很看重汉朝的财物。北边有大月氏、康居这些国家，他们的军队强大，但可以用赠送礼物，给予好处的办法，诱使他们来朝拜汉天子。而且若是真能得到他们，并用道义使其为属，那么就可以扩大万里国土，经过辗转翻译，招来不同风俗的人民，使汉朝天子的声威和恩德传遍四海内外。汉武帝心中高兴，认为张骞的话是对的，于是命令张骞从蜀郡、犍为郡派遣秘密行动的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一路从駹出发，一路从冉起程，一路从徙出动，一路从邛僰启行，都各自行走一二千里。结果北边那一路被氐和笮所阻拦，南边那一路被嶲和昆明所阻拦。昆明之类的国家没有君长，善于抢劫偷盗，常杀死和抢掠汉朝使者，汉朝使者终究没能通过。但是，听说昆明西边一千余里的地方，有个人民都骑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蜀郡偷运物品出境的商人中有的到过那里，于是汉朝因为要寻找前往大夏的道路而开始同滇国沟通。最初，汉朝想开通西南夷，浪费了很多钱财，道路也没开通，就作罢了。待到张骞说可以由西南夷通往大夏，汉朝又重新从事开通西南夷的事情。

张骞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卫青去攻打匈奴，因为他知道有水草的地方，所以军队能够不困乏，皇上就封张骞为博望侯。这是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93）的事。第二年，张骞当了卫尉，同李广将军一同从右北平出发去攻打匈奴。匈奴大兵包围了李将军，他的军队伤亡很多，而张骞因为误了约定的时间，被判为死刑，花钱赎罪，成为平民百姓。这一年，汉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在西边大败匈奴的几万人，来到祁连山下。第二年，匈奴浑邪（ｙé，爷）王率领他的百姓投降了汉朝，从此金城、河西西边及南山到盐泽一带，再也没有匈奴人了。匈奴有时派侦察兵来这里，而这种事情也很少发生。这以后整整二年，汉朝就把匈奴单于赶跑到大沙漠以北。

这以后，天子屡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的事情。这时张骞已经失去

侯爵，于是就说：“我在匈奴时，听说乌孙国王叫昆莫，昆莫的父亲，是匈奴西边一个小国的君王。匈奴攻打并杀了昆莫的父亲，而昆莫出生后就被抛弃到旷野里。鸟儿口衔着肉飞到他身上，喂他；狼跑来给他喂奶。单于感到奇怪，以为他是神，就收留了他，让他长大。等他成年后，就让他领兵打仗，屡次立功，单于就把他父亲的百姓给了他，命令他长期驻守在西域。昆莫收养他的百姓，攻打旁边的小城镇，逐渐有了几万名能拉弓打仗的兵士，熟悉攻伐战争的本领。单于死后，昆莫就率领他的民众远远的迁移，保持独立，不肯去朝拜匈奴。匈奴派遣突击队攻打昆莫，没有取胜，认为昆莫是神人而远离了他，对他采取约束控制的办法，而不对他发动重大攻击。如今单于刚被汉朝打得很疲惫，而原来浑邪王控制的地方又没人守卫。蛮夷的习俗是贪图汉朝的财物，若真能在这时用丰厚的财物赠送乌孙，招引他再往东迁移，居住到原来浑邪王控制的地方，同汉朝结为兄弟，根据情势看，昆莫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他接受了这个安排，那么这就是砍断了匈奴的右臂。联合了乌孙之后，它西边的大夏等国都可以招引来做为外臣属国”。汉武帝认为张骞说得对，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三百人，每人两匹马，牛羊几万只，携带钱财布帛，价值几千万；还配备了好多个持符节的副使，如果道路能打通，就派遣他们到旁边的国家去。

张骞已经到了乌孙，乌孙王昆莫接见汉朝使者，如同对待匈奴单于的礼节一样，张骞内心很羞愧，他知道蛮夷之人贪婪，就说：“天子赠送礼物，如果国王不拜谢，就把礼物退回来。”昆莫起身拜谢，接受了礼物，其他做法照旧。张骞向昆莫说明了他出使的旨意，说：“如果乌孙能向东迁移到浑邪王的旧地去，那么汉朝将送一位诸侯的女儿嫁给昆莫做妻子。”这时乌孙国已经分裂，国王年老，又远离汉朝，不知道它的大小，原先归属匈奴已经很久了，而且又离匈奴近，大臣们都怕匈奴，不想迁移，国王不能独自决定。张骞因而没能得到乌孙王的明确态度。昆莫有十多个儿子，其中有个儿子叫大禄，强悍，善长领兵，他率领一万多骑兵居住在另外的地方。大禄的哥哥是太子，太子有个儿子叫岑娶，太子早就死了。他临死时，对父亲昆莫说：“一定要以岑娶做太子，不要让别人代替他。”昆莫哀伤的答应了他，终于让岑娶当了太子。大禄对自己没能取代太子很愤怒，于是收罗他的兄弟们，率领他的军队造反了，蓄谋攻打岑娶和昆莫。昆莫年老了，常常害怕大禄杀害岑

娶，就分给岑娶一万多骑兵，居住到别的地方去。而昆莫自己还有一万多骑兵用以自卫。这样一来，乌孙国一分为三，而大体上仍是归属于昆莫，因此昆莫也不敢独自与张骞商定这件事。

张骞于是就分派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田、扜采及旁边的几个国家。乌孙国派出向导和翻译送张骞回国。张骞和乌孙国派出的使者共几十人，带来几十匹马，回报和答谢汉天子，顺便让他们窥视汉朝情况，了解汉朝的广大。

张骞回到汉朝，被任命为大行，官位排列在九卿之中。过了一年多，他就死了。

乌孙的使者已经看到汉朝人多而且财物丰厚，回去报告了国王，乌孙国就越发重视汉朝。过了一年多，张骞派出的沟通大夏等国的使者，多半都和所去国家的人一同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各国从这时开始和汉朝有了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张骞开创的，所以，以后前往西域各国的使者都称博望侯，以此取信于外国，外国也因此而信任汉朝使者。

自从博望侯张骞死后，匈奴听说汉朝和乌孙有了往来，很气愤，想攻打乌孙。待到汉朝出使乌孙，而且从它南边到达大宛、大月氏，使者接连不断，乌孙才感到恐惧，派使者向汉朝献马，希望能娶汉朝诸侯女儿做妻子，同汉朝结为兄弟。天子向群臣征求意见，群臣都说：“一定要先让他们送来聘礼，然后才能把诸侯女儿嫁过去。”最初，天子翻开《易经》占卜，书上写道：“神马当从西北来。”得到乌孙的良马后，天子就命名那马为“天马”。待到得了大宛的汗血马，越发健壮，就改名乌孙马为“西极”，命名大宛马为“天马”。这时汉朝开始修筑令居以西的长城亭障，初设酒泉郡，以便沟通西北各国。于是加派使者抵达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汉朝天子喜欢大宛的马，因此出使大宛的使者络绎不绝。那些出使外国的使者每批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每人所携带的东西大体和博望侯所带的相同。此后出使之事习以为常。所派人数就减少了。汉朝大致一年要派出的使者，多的时候十余批，少的时候五、六批。远的地方，使者八、九年才能回来，近的地方，几年就可以返回来。

这时汉朝已经灭亡了南越，蜀地和西南夷诸国都震恐，请求汉朝为他们设置官吏和入朝拜见汉天子。于是汉朝设置了益州、越巂（ｘī，希）、牂（ｚāｎｇ，脏）柯、沈黎、汶山等郡，想使土地连成一片，再向前通往大夏。于是汉朝一年内就派遣使者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批，从这些新设的郡出发，直到大夏，但又被昆明所阻拦，使者被杀，钱物被抢，最终也没能到达大夏。于是汉朝调遣三辅的罪人，再加上巴、蜀的战士几万人，派遣郭昌、卫广两位将军去攻打昆明阻拦汉朝使者的人，杀死和俘获了几万人就离开了。这以后汉朝派出使者，昆明又进行抢杀，最后还是未能沟通大夏。而北边通过酒泉抵达大夏的路上，使者已经很多，外国人越发满足了汉朝的布帛财物，对这些东西不再感到贵重。

自从博望侯因为开辟了通往外国的道路而得到尊官和富贵，以后跟随出使的官吏和士卒都争着上书，陈述外国的珍奇之物、怪异之事和利害之情，要求充当使者。汉朝天子认为外国非常遥远，并非人人乐意前往，就接受他们的要求，赐予符节，招募官吏和百姓而不问他的出身，为他们配备人员，派遣他们出使，以扩大沟通外国的道路。出使归来的人不能不出现侵吞布帛财物的情况，以及背离天子之意的事情，天子认为他们熟悉西域和使者的工作，常常深究他们的罪行，以此激怒他们，令其出钱赎罪，再次要求充任使者。这样以来出使的事端层出不穷，而他们也就轻易犯法了。那些官吏士卒也常常反复称赞外国有的东西，说大话的人被授予符节当正使，浮夸小的人被任为副使，所以那些胡说而又无德行的人争相效法他们。那些出使者都是穷人的子弟，把官府送给西域各国的礼物占为己有，想用低价卖出，在外国获取私利。外国也讨厌汉朝使者人人说的话都有轻重不真实的成分，他们估计汉朝大军离得远，不能到达，因而断绝他们的食物，使汉使者遭受困苦。汉朝使者生活困乏，物资被断绝，因而对西域各国产生了积怨，以至于相互攻击。楼兰、姑师是小国，正处于交通要道，因而他们攻击汉朝使者王恢等尤其厉害。匈奴的突击部队也时时阻拦攻击出使西域诸国的汉朝使者。使者争相详谈外国的危害，虽然各国都有城镇，但是军队软弱，容易攻击。于是天子因此派遣从骠侯赵破奴率领属国骑兵及各郡士兵几万人，开赴匈河水，想攻打匈奴，匈奴人都离开了。第二年，攻打姑师，赵破奴和轻骑兵七百多人首先到达，俘虏了楼兰王，于是攻陷姑师。乘着胜

利的军威围困乌孙、大宛等国。回汉朝后，赵破奴受封为浞野侯。王恢屡次出使，被楼兰搞得很困苦，他把这事告诉天子，天子发兵，命令王恢辅佐赵破奴打败敌人，因此封王恢为浩侯。于是，汉朝从酒泉修筑亭鄣，直修到玉门关。

乌孙王用一千匹马聘娶汉朝姑娘，汉朝派遣皇族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嫁给乌孙王为妻，乌孙王昆莫以她为右夫人。匈奴也派遣公主嫁给昆莫，昆莫以她为左夫人。昆莫说：“我老了。”就命令他孙子岑娶娶公主为妻子。乌孙盛产马，那些富有人家的马竟多至四、五千匹。

最初，汉朝使者到达安息，安息王命令有关人率领二万骑兵在东部国境上迎接。东部国境与王都相离数千里。待走到王都要经过几十座城镇，百姓相连，人口甚多。汉朝使者归来，安息派使者随汉使来观察汉朝的广大，把大鸟蛋和黎轩善变魔术的人献给汉朝。至于大宛西边的小国驩（ｈｕā，欢）潜、大益，大宛东边的姑师、扜采、苏薤（ｘｉè，谢）等国，都随汉朝使者来进献贡品和拜见天子。天子非常高兴。

汉朝使者极力探寻黄河的源头，源头出在于窴国，那里的山上盛产玉石，使者们采回来，天子依据古代图书加以考查，命名黄河发源的山叫昆仑山。

这时，天子正屡次到海边之地视察，每次都让外国客人跟随其后，大凡人多的城镇都要经过。并且散发钱财赏赐他们，准备丰厚的礼物多多供给他们，以此展示汉朝的富有。于是大规模地搞角抵活动，演出奇戏，展出许多怪物，引来许多人围观，天子便进行赏赐，聚酒成池，挂肉成林，让外国客人遍观各地仓库中储藏的物资，以表现汉朝的广大，使他们倾倒惊骇。待增加那魔术的技巧后，角抵和奇戏每年都变化出新花样，这些技艺的越发兴盛，就从这时开始。

西域的外国使者，换来换去，往来不断。但大宛以西诸国使者，都认为远离汉朝，还骄傲放纵，安逸自适，汉朝还不能以礼约束他们，使他们顺从地听侯吩咐。从乌孙以西直到安息诸国，因为靠近匈奴，匈奴使月氏处于困扰之中，所以匈奴使者拿着单于的一封信，则这些国家就轮流供给他们食物，不敢阻留使他们受苦。至于汉朝使者到达，不拿出

布帛财物就不供给饮食，不买牲畜就得不到坐骑。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汉朝遥远。而汉朝又有钱有物，所以一定要买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但也是由于他们畏惧匈奴使者甚于汉朝使者的缘故。大宛左右的国家都用蒲陶做酒，富有人家藏的酒多达一万余石，保存时间久的几十年都不坏。当地风俗是特爱喝酒，马喜欢吃苜蓿草。汉朝使者取回蒲陶、苜蓿的种子，于是天子开始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蒲陶、苜蓿。得到天马多了，外国的使者来的多了，则汉朝的离宫别苑旁边都种上蒲陶、苜蓿，一望无边。从大宛以西到安息，各国虽然语言不同，但风俗大致相同，彼此可以相互了解。那里的人都眼睛凹陷，胡须很重，善于做买卖，连一分一铢都要争执。当地风俗尊重女人，女子说话，丈夫就坚决照办而不敢违背。那里到处都没有丝和漆，不懂得铸钱和器物。等到汉朝使者的逃亡士卒投降了他们，就教他们铸造兵器和器物。他们得到汉朝的黄金和白银，就用来铸造器皿，不用来做钱币。

汉朝使者出使西域的渐渐多起来，那自少年时代就随着出使的人，大多都把自己熟悉的情况向天子汇报，说：“大宛有好马，在贰师城，他们把它藏匿起来，不肯给汉朝使者。”天子已经喜欢大宛的马，听到这消息，心里甜滋滋的，就派遣壮士车令等拿着千金和金马，去请求大宛王交换贰师城的好马。大宛国已经有很多汉朝的东西，宛王与大臣相互商议说：“汉朝离我们远，而经过盐泽来我国屡有死亡、若从北边来又有匈奴侵扰，从南边来又缺少水草。而且往往没有城镇，饮食很缺乏。汉朝使者每批几百人前来，而常常因为缺乏食物，死的人超过一半，这种情况怎能派大军前来呢？他们对我们无可奈何，况且贰师的马是大宛的宝马。”就不肯给汉朝使者。汉朝使者发怒，随便扬言要砸碎金马离去。大宛贵族官员发怒说：“汉朝使者太轻视我们！”就遣送汉朝使者离开，并命令东边的郁成国阻击并杀死汉朝使者，抢去他们的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位曾出使大宛的人，如姚定汉等人说大宛兵弱，若真能率领不足三千汉朝大军，用强弓劲弩射击他们，就可以全部俘获他们的军队，打败大宛。因为天子曾经派浞野侯攻打楼兰，他率领七百骑兵抢先攻到楼兰，俘虏楼兰王，所以天子认为姚定汉说的对，而且想使他的宠姬李夫人家得以封侯，所以天子就任命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调发属国的六千骑兵，以及各郡国的不规少年几万人，前去讨伐大宛。目的是到贰师城取回良马，所以号称“贰师将军”。赵始成当军

正，原来的浩侯王恢当军队的向导，李哆当校尉，掌握军中的事情。这一年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这时关东出现严重蝗灾，蝗虫飞到西边的敦煌。

贰师将军的军队已经过了西部的盐泽，所路过的小国都害怕，各自坚守城堡，不肯供给汉军食物。汉军攻城又攻不下来。攻下城来才能得到饮食，攻不下来来，几天内就得离开那里。待到汉军到达郁成，战士跟上来的不过数千人，都饥饿疲劳。他们攻打郁成，郁成大败他们，汉军被杀伤的人很多。贰师将军与李哆、赵始成等商量，说：“到达郁成尚且不能攻下来，何况到达其国王的都城呢？”于是就领兵退回，往来经过二年。他们退到敦煌时，所剩士兵不过十分之一二。他们派使者向天子报告说：“道路遥远，经常缺乏食物，而且士卒不怕打仗，只忧虑挨饿。人少，不足以攻取大宛。希望暂时收兵。将来多派军队再前去讨伐。”天子听后，大怒，就派使者把他们阻止在玉门关，说军队中有敢进入玉门关的就杀头。贰师将军害怕，于是就留在敦煌。

太初二年（前103）夏天，汉朝在匈奴损失了浞野侯的军队二万多人。公卿和议事的官员都希望停止打大宛的军事行动，集中力量攻打匈奴。天子已经讨伐大宛，宛是小国却没能攻下，那么大夏等国就会轻视汉朝，而大宛的良马也绝不会弄来，乌孙和轮台就会轻易地给汉朝使者增添烦扰，被外国人嘲笑。于是就惩治了说讨伐大宛尤为不利的邓光等，并赦免囚徒和勇敢的犯了罪的士卒，增派品行恶劣的少年和边地骑兵，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六万士兵从敦煌出发，这还不包括那些自带衣食随军参战的人。这些士兵携带着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还有无数的驴、骆驼等物。他们还带了很多粮，各种兵器都很齐备。当时全国骚动，相传奉命征伐大宛的校尉共有五十余人。宛王城中没有水井，都要汲取城外流进城内的流水，汉朝军队就派遣水工改变城中的水道，使城内无水可用。汉朝还增派了十八万甲兵，戍守在酒泉、张掖以北，并设置居延、休屠两个县以护卫酒泉。汉朝还调发全国七种犯罪之人，载运干粮供应贰师将军。转运物资的人员络绎不绝，直到敦煌。又任命两位熟悉马匹的人做执驱校尉，准备攻破大宛后选取它的良马。

于是贰师将军后来又一次出征，所率兵士很多，所到小国没有不迎

接的，都拿出食物供应汉朝军队。他们到达仑头国，仑头国不肯投降，攻打了几天，血洗全国。由仑头往西去，平安地到达王城，汉军到达的有三万人。宛军迎击汉军，汉军射箭打败了宛军，宛军退入城中依靠城墙守卫。贰师将军的大兵要攻打郁城，害怕滞留不进而让大宛越发做出诡诈之事，就先攻大宛城，断绝他的水源，改变水道，则大宛已深感忧愁困危。汉军包围大宛城，攻打四十多天，外城被攻坏，俘虏了大宛贵人中的勇将煎靡。大宛人非常恐惧，都跑进城中。大宛高级官员们相互商议说："汉朝所以攻打大宛，是因为大宛王毋寡藏匿良马而又杀了汉朝使者的缘故。如今要是杀死宛王毋寡而且献出良马，汉朝军队大概会解围而去，若是不解围而去，再拼力战斗而死，也不晚。"大宛高官们都认为此话正确，便共同杀死宛王毋寡，派遣贵人拿着毋寡的人头去见贰师将军，与他相约道："汉军不要进攻我们，我们把良马全部交出，任凭你们挑选，并供应汉军饮食。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把良马全杀死，而康居的援兵也将到来。如果他们的军队赶到了，我们的军队在城里，康居的军队在城外，同汉兵作战。希望汉军仔细考虑，何去何从？"这时康居的侦察兵在窥视汉军的情况，因为汉军还强大，不敢进攻。贰师将军李广利和赵始成、李哆等商议道："听说大宛城里最近找来了汉人，这人熟悉打井技术，而且城中粮食还挺多。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杀罪魁祸首毋寡。毋寡的人头已到手，却又不答应人家的解围撤兵的要求，那么他们就会坚决固守，而康居军队窥视汉军疲惫时再来救助大宛，那时必定会打败汉军。"军官们都认为说得对，便答应了大宛的要求。大宛才献出他们的良马，让汉军自己选择，而且拿出许多粮食供给汉军。汉军选取了他们的几十匹良马，以及中等以下的公马与母马三千多匹，又立了大宛贵人中从前对待汉使很好的名叫昧蔡的为大宛王，同他们订立盟约而撤兵。汉军始终没有进入大宛城内，就撤军回到汉朝。

最初，贰师将军从敦煌以西启程，以为人多，所经过的国家无力供给粮食，就把军队分成几支，从南和北两路前进。校尉王申生、原鸿胪壶充国等率领一千余人，从另一条路到达郁成。郁成人坚持守城，不肯向汉军供应粮食。王申生离开大军二百里，认为有所依仗而轻视郁成，向郁成求索粮食，郁成不肯给，并窥视汉军，知道王申生的军队逐日减少，就在某个早晨用三千人攻打王申生的军队，杀死了王申生等，军队

被摧毁，只有几个人逃脱，跑回贰师将军那里。贰师将军命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前去攻打郁成。郁成王逃到康居，上官桀追到康居。康居听说汉军已攻下大宛，就把郁成王献给了上官桀，上官桀就命令四个骑兵捆缚郁成王并押解到贰师将军那里。四个骑兵互相商议说："郁成王是汉朝所恨的人，如今若是活着送去，突然发生意外就是大事。"想杀他，又没人敢先动手。上邽人骑士赵弟年龄最小，拔出宝剑砍去，杀了郁成王，带上他的人头。赵弟和上官桀等追上了贰师将军李广利。

最初，贰师将军后一次出兵，天子派使者告诉乌孙，要求他们多派兵与汉军联合攻打大宛。乌孙出动二千骑兵前往大宛，但却采取骑墙态度，观望不前。贰师将军胜利东归，所路过的各个小国，听说大宛已被打败，都派他们的子弟随汉军前往汉朝进贡，拜见天子，顺便留在汉朝作人质。贰师将军攻打大宛，军正赵始成奋力战斗，功劳最大；上官桀勇敢地率兵深入，李哆能够出谋划策，使军队回到玉门关的有一万多人，军马一千多匹。贰师将军后一次出兵，军队并非缺乏食物，战死者也不能算多，而他手下将吏们贪污，大多不爱士卒，侵夺粮饷，因此死人很多。天子因为他们是远行万里讨伐大宛，不记他们的过失，而封李广利为海西侯。又封亲手杀郁成王的骑士赵第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中被升为九卿的有三人，升任诸侯国相、郡守、二千石一级官员的共有一百多人，升为千石一级以下的官员有一千多人。自愿参军者所得到的军职超过了他们的愿望，因被罚罪而参军的人都免罪而不计功劳。对士卒的赏赐价值四万金。两次讨伐大宛，总共四年时间才得以结束军事行动。

汉朝讨伐大宛以后，立昧蔡为大宛王之后就撤离了。过了一年多，大宛高级官员认为昧蔡善于阿谀，使大宛遭到杀戮，于是他们相互谋划杀了昧蔡，立毋寡的兄弟名叫蝉封的当了大宛国王，而派遣他的儿子到汉朝做人质。汉朝也派使者向大宛赠送礼物加以安抚。

后来汉朝派了十多批使者到大宛西边的一些国家，去寻求奇异之物，顺便晓谕和考察讨伐大宛的威武和功德。敦煌和酒泉从此设置了都尉，一直到西边的盐水，路上往往设有亭鄣。而仑头有屯田士卒几百人，于是汉朝在那儿设置了使者，以保护田地，积聚粮食，供给出使外

国的使者们。

太史公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昆仑高达二千五百余里，是日月相互隐避和各自发出光明之处。昆仑之上有醴泉和瑶池。”现在从张骞出使大夏之后，最终找到了黄河的源头，从哪儿能看到《禹本纪》所说的昆仑山呢？所以谈论九州山川，《尚书》所说的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至于《禹本纪》和《山海经》里所记载的怪物，我不敢说。

佞幸列传

俗语说：“努力种田，不如遇到丰年。好好为官，不如碰到赏识自己的君王。”这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不但是女子用美色谄媚取宠，就是士人和宦者也有这种情况。

从前用美色取得宠幸的人很多。到汉朝建国时，高祖为人极暴猛刚直，但却有籍孺以谄媚得宠。孝惠帝时有个闳孺也是这样。这两个人并没有才能，只是靠婉顺和谄媚得到了显贵和宠爱，竟同皇上同起同卧，连公卿大臣都要通过他们去向皇上沟通自己的说词。所以汉惠帝时，郎官和侍中都戴着用鹝鸟毛装饰的帽子，系着饰有贝壳的衣带，涂脂抹粉，这是受了闳孺和籍孺之流感染影响的结果。后来，闳孺和籍孺都把家搬到了安陵。

汉文帝时的宫中宠臣，士人有邓通，宦官有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因为是仁爱的长者而受到宠幸；赵同因善于观察星象和望气而受到宠幸，常常做文帝的陪乘；邓通没有技能。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因善于划船当了黄头郎。汉文帝做梦想升天，不能上，有个黄头郎从背后推着他上了天，他回头看见那人衣衫的横腰部分，衣带在背后打了结。梦醒后，文帝前往渐台，按梦中所见暗自寻找推他上天的黄头郎。果然看到邓通，他的衣带在身后打了结，正是梦中所见的那人。文帝把他召来询问他的姓名，他姓邓名通，文帝喜欢他，一天比一天地更加尊重和宠爱他。邓通也老实谨慎，不喜欢和外人交往，虽然皇帝给予休假的恩赐，他也不想外出。这时皇帝赏赐他十多次，总共上亿的金钱，官职升到上大夫。文帝常常到邓通家玩耍。但是邓通没有别的什么才能，不能推荐贤士，只是自己处事谨慎，谄媚皇上而已。有一次，皇上让善于相面的人给邓通相面，那人相面以后说：“邓通当贫饿而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就在我，怎能说他会贫困呢？”于是文帝把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邓通，并给他自己铸钱的特权，从此“邓氏钱”流传全国。他的富有达到了这个程度。

文帝曾经得了痈疽病，邓通常为文帝吮吸脓血。文帝心中不高兴，

从容地问邓通说：“天下谁最爱我呢？”邓通说：“应该没有谁比得上太子更爱你的了。”太子前来看望文帝病情，文帝让他给吮吸脓血，太子虽然吮吸了脓血，可是脸上却显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过后太子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吮吸脓血，心里感到惭愧，也因此而怨恨邓通。等到文帝死去，汉景帝即位，邓通被免职，在家闲居。过了不久，有人告发邓通偷盗了境外的铸钱。景帝把这事交给法官审理，结果确有此事，于是就结案，把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充公，还欠好几亿钱。长公主刘嫖赏赐邓通钱财，官吏就马上没收顶债，连一只簪子也不让邓通戴在身上。于是长公主就命令手下的人只借给邓通衣食的费用。竟使他不能占有一个钱，寄食在别人家里，直到死去。

孝景帝时，宫中没有受宠的臣子，但只有郎中令周仁，他最受宠爱，超过一般人，然而仍不深厚。

当今天子汉武帝的宫中受宠的臣子，士人则有韩王的子孙韩嫣，宦官则有李延年。韩嫣是弓高侯韩颓当的庶孙。当今皇上做胶东王时，韩嫣同皇上一同学书法而相互友爱。等到皇上当了太子时，越发亲近韩嫣。嫣善于骑马射箭，善于谄媚。皇上即位，想讨伐匈奴，韩嫣就首先练习匈奴的兵器，因为这个原因，他越来越尊贵，官职升为上大夫，皇上的赏赐比拟于邓通。当时，韩嫣常常和皇上同睡同起。一次，江都王刘非进京朝见武帝，皇帝有令，他可随皇帝到上林苑打猎。皇上的车驾因为清道的关系还没有出发，就先派韩嫣乘坐副车，后边跟随着上百个骑兵，狂奔向前，去观察兽类的情况。江都王远远望见，以为是皇上前来，便让随从者躲避起来，自己趴伏在路旁拜见。韩嫣却打马急驰而过，不见江都王。韩嫣过去后，江都王感到愤怒，就向皇太后哭着说：“请允许我把封国归还朝廷，回到皇宫当个值宿警卫，和韩嫣一样。”太后由此怀恨韩嫣。韩嫣侍奉皇上，出入永巷不受禁止，他的奸情终于被太后知道。皇太后大怒，派使者命令韩嫣自杀。武帝替他向太后谢罪，终于没被接受，韩嫣自杀了。案道侯韩说是他的弟弟，也因谄媚而得到宠爱。

李延年是中山国的人，他父母和他以及兄弟姐妹们，原来都是歌舞演员。李延年因犯法被宫刑，然后到狗监任职。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向

武帝说起李延年妹妹善长舞蹈的事，武帝见到李延年的妹妹，心里很喜欢她。待到李延年妹妹被召进宫中后，又召李延年进宫，使他显贵起来。李延年善于唱歌，创作了新的歌曲，这时皇上正修造天地庙，想创作歌词配乐歌唱。李延年善于迎合皇上的心意办事，配合乐曲唱了新作的歌词。他妹妹也得到武帝的宠幸，生了男孩子。李延年佩带二千石官职的印章，称作“协声律”。他同皇上同卧同起，非常显贵，而且受宠爱，和韩嫣受到的宠幸相似。过了很长时间，李延年渐渐和宫女有淫乱行为，出入皇宫骄傲放纵。待到他妹妹李夫人死后，皇帝对他的宠爱衰减了，于是李延年及其兄弟们被拘捕而杀死。

从此以后，宫内被皇上宠幸的臣子，大都是外戚之家，但是这些人都不值得一谈。至于卫青、霍去病也因为外戚的关系而得到显贵和宠幸，但他们都能凭自己的才能求得上进。

太史公说：帝王宠爱和憎恶的时机太可怕了！从弥子瑕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到后代佞幸之人的结局啊。哪怕是百代以后，也是可以知道的。

日者列传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人方能成为国君，而君王的兴起又何尝不是用卜筮来取决于天命呢！这种情形在周朝尤为盛行，到了秦代还可以看到。代王入朝继承王位，也是听任于占卜者。至于卜官的出现，早在汉兴以来就已经有了。

司马季主是楚国人。他在长安东市卜卦。

宋忠此时任中大夫，贾谊任博士，一天二人一同外出洗沐，边走边谈，讨论讲习先王圣人的治道方法，广泛地探究世道人情，相视慨叹。贾谊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如不在朝做官，就必在卜者、医师行列之中。现在，我已见识过三公九卿及朝中士大夫，他们的才学人品都可说了解了。我们试着去看看卜者的风采吧。”二人即同车到市区去，在卜筮的馆子里游览。天刚下过雨，路上行人很少，司马季主正闲坐馆中，三四个弟子陪侍着他，正在讲解天地间的道理，日月运转的情形，阴阳吉凶的本源。两位大夫向司马季主拜了两拜。司马季主打量他们的状貌，好像是有知识的人，就还礼作答，叫弟子引他们就坐。坐定之后，司马季主重新疏解前面讲的内容，分析天地的起源与终止，日月星辰的运行法则，区分仁义的差别关系，列举吉凶祸福的朕兆，讲了数千言，无不顺理成章。

宋忠、贾谊十分惊异而有所领悟，整理冠带，端正衣襟，恭敬地坐着，说：“我看先生的容貌，听先生的谈吐，晚辈私下观看当今之世，还未曾见到过。现在，您为什么地位如此低微，为什么职业如此污浊？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说：“看两位大夫好像是有道术的人，现在怎么会说出这种浅薄的话，措辞这样粗野呢？你们所认为的贤者是什么样的人呢？所认为高尚的人是谁呢？凭什么将长者视为卑下污浊呢？”

两位大夫说：“高官厚禄，是世人所认为高尚的，贤能的人占据那种地位。如今先生所处的不是那种地位，所以说是低微的。所言不真实，所行不灵验，所取不恰当，所以说是污浊的。卜筮者，是世俗所鄙

视的。世人都说：‘卜者多用夸大怪诞之辞，来迎合人们的心意；虚假抬高人们的禄命，来取悦人心；编造灾祸，以使人悲伤；假借鬼神，以骗尽钱财；贪求酬谢，以利于自身。’这都是我们认为可耻的行径，所以说是低微污浊的。”

司马季主说：“二位暂且安坐。你们见过那披发童子吧？日月照着，他们就走路；不照，他们就不走。问他们日月之食和人事吉凶，就不能解释说明。由此看来，能识别贤与不肖的人太少了。

“大凡贤者居官做事，都遵循正直之道以正言规劝君王，多次劝谏不被采纳就引退下来；他们称誉别人并不图其回报，憎恶别人也不顾其怨恨，只以对国家和百姓有利为己任。所以，官职不是自己所能胜任的就不担任，俸禄不是自己功劳所应得到的就不接受；看到心术不正的人，虽位居显位也不恭敬他；看到染有污点的人，虽高居尊位也不屈就他；得到荣华富贵也不以为喜，失去富贵荣华也不以为恨；如果不是他的过错，虽牵累受辱也不感到羞愧。

“现在你们所说的贤者，都是些足以为他们感到羞愧的人。他们低声下气地趋奉，过分谦恭地讲话；凭权势相勾引，以利益相诱导；植党营私，排斥正人君子，以骗取尊宠美誉，以享受公家俸禄；谋求个人的利益，歪曲君主的法令，掠夺农民的财产；依仗官位逞威风，利用法律做工具，追逐私利，逆行横暴：好像与手持利刃威胁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刚做官时，竭力耍弄巧诈伎俩，粉饰虚假的功劳，拿着华而不实的文书去欺骗君王，以便爬上高位；被委任官职后，不肯让贤者陈述功劳，却自夸其功，把假的说成实的，把没有的变成有的，把少的改为多的，以求得权势尊位；大吃大喝，到处游乐，犬马声色，无所不有，不顾父母亲人死活，专做犯法害民勾当，肆意挥霍，虚耗公家：这其实是做强盗而不拿弓矛，攻击他人而不用刀箭，虐待父母而未曾定罪，杀害国君而未被讨伐的一伙人。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高明贤能者呢？

“盗贼发生而不能禁止，蛮夷不从而不能慑服，奸邪兴起而不能遏止，公家损耗而不能整治，四时不和而不能调节，年景不好而不能调济。有才学而不去做，这是不忠；没有才学而寄居官位，享受皇上的俸禄，妨碍贤能者的地位，这是窃居官位。有关系的就进用做官，有钱财

的就礼遇尊敬，这叫做虚伪。你们难道没有见过鸱枭也同凤凰一起飞翔吗？兰芷芎藭被遗弃在旷野里，而蒿萧却长得茂密成林，使正人君子隐退而不能扬名显众，即是在位诸公所致。

“述而不作，是君子的本意。如今卜者占卜，一定效法天地，取象四时的变化，顺应仁义的原则，分辨筮策，判定卦象，旋转栻盘，占卜作卦，然后解说天地间的厉害，人事的吉凶成败。以前先王安定国家，必先用龟策占卜日月，然后才敢代天治理百姓；选准吉日，随后才能进入国都；家中生子必先占卜吉凶，然后才敢养育。从伏羲氏创制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后天下得以大治。越王勾践仿照文王八卦行事而大破敌国，称霸天下。由此说来，卜筮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

“再说卜筮者，扫除洁净然后设座，端正冠带然后谈论吉凶之事，这是合礼仪的表现。他们的言论，使鬼神或许因而享用祭品，忠臣因而奉事他的国君，孝子因而供养他的双亲，慈父因而抚育他的孩子，这是有道德的表现。而问卜者出于道义花费几十、上百个钱，生病的人或许因而痊愈，将死的人或许因而得生，祸患或许因而免除，事情或许因而成功，嫁女娶妇或许因而得以养生：这种功德，难道只值几十、上百个钱吗！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具有大德者并不以有德自居，所以他才有德’。今天的卜筮者待人好处多而受人之谢少，老子所说的难道同卜筮者的所作所为有什么不同吗？

“庄子说：‘君子内无饥寒的忧患，外无被劫夺的顾虑，居上位慎重严谨，处下位不妒忌他人，这就是君子之道。’如今，卜筮者所从事的职业，积蓄无须成堆，储藏不用府库，迁徙不用辎车，装备简单轻便，停留下来就能使用，并且没有用完之时。拿着使用不尽的东西，游于没有尽头的世上，即使庄子的行为也不能比这更好。你们为什么却说不可以卜筮呢？天不足西北，星辰移向西北；地不足东南，就用海为池；太阳到了中午必定向西移动，月亮到了满圆后必定出现亏缺；先王的圣道，忽存忽亡。而二位大夫要求卜筮者说话必定信实，不也足令人疑惑不解吗？

“你们见过说客辩士吧？思考问题，决策谋划，必须靠这种人。然而他们不能用只言片语使人主喜悦，所以讲话必托称先王，论说必引述

上古；考虑问题，决策谋划，或夸饰先王事业的成功，或述说其失利败坏的情形，使人主的心意或有所喜，或有所惧，以实现他们的欲望。多讲虚夸之词，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可是要想使国家富强，事业成功，能够效忠君王，不这样做又不行。现在的卜筮者，是解答人们的疑问，教化百姓的愚昧。那些愚昧迷惑的人，怎么能用一句话就使他们聪明起来！因此，说话不厌其多。

“所以骐骥不能和疲驴同驾一车，凤凰不同燕子麻雀为群，而贤者也不跟不肖者同伍。所以君子常处于卑下不显眼的地位，以避开大众，自己隐匿起来以避开人伦的束缚，暗中察明世间道德顺应之情状，以消除种种祸害，以表明上天的本性，帮助上天养育生灵，希求更多的功利，而不求什么尊位与荣誉。你们二位不过是些随便发发议论的人，怎么会知道长者的道理呢！”

宋忠和贾谊听得精神恍惚而若有所失，茫然失色，神情惆怅，闭口不能说话。于是整衣起身，拜了又拜，辞别司马季主。二人走起路来，不辨东西南北，出门只能自己上车，趴在车栏上，不敢抬头，始终像是透不过气来。

过了三天，宋忠在殿门外见到贾谊，便凑到一起避开旁人谈论此事，慨叹地说：“道德越高越安稳，权势越高越危险。处在显赫的地位，丧身将指日可待。卜筮即便不周密，也不会被夺去应得的精米；替君王出谋划策如果不周密，就没有立身之地。这二者相差太远了，就像天冠地覆不可同日而语一样。这正如老子所说的‘无名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呵！天地空阔无边，万物兴盛和乐，有的安稳，有的危险，不知所处。我和你，哪里值得干预他们卜者之事呢！他们日子愈久就越安稳，即使庄子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与此不同之处。”

过了很久，宋忠出使匈奴，没有到达那里就返回来了，因而被判了罪行。贾谊做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引咎绝食，痛恨而死。这都是追求华贵而断绝性命的事例啊。

太史公说：古时候的卜者，所以不被记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事迹多不见于文献。待到司马季主，我便将其言行记述成篇。

褚先生说：我做郎官时，曾在长安城中游览，见过从事卜筮职业的贤士大夫，观察他们的起居行走、行动都由自己，常常谨慎地整理好衣服帽子来接待乡野之民，有君子的风帆。遇到性情喜爱解疑、乐于卜筮的妇人来问卜，对待她们态度严肃，不曾露齿而笑。自古以来，贤者逃避世俗社会，有的栖息于荒芜的洼地，有的生活在民间而闭口不言，有的隐居在卜筮者中间以保全自己。司马季主是楚国的贤大夫，在长安游学，通晓《易经》，能够陈述黄帝、老子之道，知识广博，远见卓识。看他对答二位大夫贵人的话语，引述古代明王圣人的道理，原本不是见识浅薄能力低下之辈。至于以卜筮为业名扬千里之外的，往往到处都有。传记上说：“富为上，贵次之；已经显贵了，各自还须学会一技之长以立身于社会之中。”黄直是位大夫，陈君夫是个妇女，以擅长相马而立名天下。齐国张仲和曲成侯以擅长用剑击刺而扬名天下。留长孺因善于相猪而出名。荥阳褚氏因善于相牛而成名。能够因技能立名的人很多，都有高于世俗和超过常人的风范，怎么能说得尽呢？所以说：“不是适当之地，种什么也不生长；不合他的意向，教什么也难以成就。”大凡家庭教育子女，应当看看他们喜好什么，爱好如果包容生活之道，就顺其爱好因势利导而造就他。所以说：“建造什么住宅，为子取用何名，足以看出士大夫的志趣所在；儿子有了安身之处，可以称得上是贤人了。”

我做郎官的时候，与太卜待诏为郎官的同事在同一衙门办公，他们说：“孝武帝时，曾召集从事占卜的各类专家来询问，某日可以娶儿媳吗？五行家说可以，堪舆家说不可以，建除家说不吉利，丛辰家说是大凶，历家说是小凶，天人家说是小吉，太一家说是大吉。各家争议辩论，不能做出决定，只能将有关情况奏明皇上。皇上下令说：‘避开死凶忌讳，应以五行家的意见为依据。’”这就是人们采用五行家的意见的原因。

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了极盛时期，虽然邻近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吠之声互相听得到，而各国人民却都以自家的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所事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不互相往来。”到了近世，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那就等于堵塞人民的耳目，几乎是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耳目总要听到最好听，看到最好看的，口胃总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身体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统治者让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经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这些妙论挨门逐户地去劝说开导，终不能感化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随势引导，其次是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美女；江南出产楠木、梓树、生姜、桂花、金、锡、铅、朱砂、犀牛、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远近，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子满布。这是关于各地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的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低价的货物能够高价出售，高价的货物能够低价购进。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从高处流向低处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的时候，不用招唤便会自动前来，不用请求便会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

《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生产，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的、用的和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

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来源大则富裕，来源小则贫困；来源大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致力于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返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那样，聚集于此。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去朝拜齐国。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江河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富有者得了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于他的宾客也便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夷狄那里，这种情况更为突出。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事。”这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天子，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

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

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粮价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其中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后来年老力衰而听凭子孙，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穷得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简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贡却乘坐四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带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不行君臣之礼。使孔子得以名扬天下的原因，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太岁复至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买上等的谷物。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像猛兽猛禽捕捉食物那样迅捷。因此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可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也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来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

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

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汧、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从有虞氏、夏后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来公刘迁居到邠，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的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做为都城；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关中地区以南则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的器具。南边抵御滇、僰，僰地多出僮仆。西边邻近邛、笮，笮地出产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之物来交换短缺之物。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计算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个足，是帝王们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这里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为小气俭省，熟悉世故。杨与平阳两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向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次遭受掠夺。人民崇尚强直、好胜，以扶弱抑强为己任，不愿从事农商诸业。但因邻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三家尚未分晋之时就已经对其慓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的遗风。所以杨和平阳两地的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中山地薄人

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们常相聚游戏玩耍，慷慨悲声歌唱，白天纠合一起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美色男子，去当歌舞艺人。女子们常弹奏琴瑟，拖着鞋子，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献媚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北面通燕、涿，南面有郑、卫。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扶弱抑强，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南面通齐、赵，东北面与胡人交界。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次遭侵扰，民俗大致与赵、代地区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北面邻近乌桓、夫余，东面处于控扼秽貊、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稠、布帛和鱼盐。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念很重，不易浮动外流，怯于聚众斗殴，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传留的风尚，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所以当地百姓小心拘谨。颇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少，人口多，人们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还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阳也是都会。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亳。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

多，喜好农事，虽然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求得财富的积蓄。

越、楚地带有西楚、东楚和南楚三个地区的不同风俗。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这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慓悍轻捷，容易发怒，土地贫瘠，少有蓄积。江陵原为楚国国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陈在楚、夏交接之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吴地从吴王阖闾、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地。因与闽中、于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竹木很多。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以抵偿支出费用。九疑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杨越风俗。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传留下来的风尚。颍川人敦厚老实。秦朝末年，曾经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宛也是一个都市。当地民俗混杂，好事。多以经商为业。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做“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许多地方出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艰难险阻，是因为重赏的驱使。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财利而奔忙。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避斫脚杀头，这是由于陷没在他人的贿赂之中。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争夺财物。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

行。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不堪，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那就没有什么可比拟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智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户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要从贫穷达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绵不如倚门卖笑，这里所说的经商末业，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瓿饮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

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绵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鲨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腌咸鱼，三千石枣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正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的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卓氏被虏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往迁徙地方。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近处是在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象蹲伏的鸱鸟，人到死也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多达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了游闲公子乐施好赐的美名。然而他赢利很多，大大超出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小气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

得，一举一动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赁、放债、做买卖遍及各地。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刀间收留使用，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去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刀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载货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经商于各郡诸侯之中，无所不到。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此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以此做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取得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给他们，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们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至于那些致力于农业、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籍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杨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墓本来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挣到了千金。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磨刀本是小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它富至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里靠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集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这是否所谓的“素封”者？难道不是吗？